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OP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3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一四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二)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

.....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
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

(二)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

堂刻本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九目次

吏治

明二

程鄉知縣陸克潛銀

廣德州知州孫文冕鉉

池州府知府祁宗規

司員臨邑令王宗玉珩

湖廣副使何尚質淳

兗州府知府吾肇

南昌府知府祝惟容瀚

德安府同知施漢章奎

江都縣知縣陸抑之愈

蘇州知府姚彥容堂

海州知州陸德毅遠

連江縣知縣林時叙鴻

吏治目次

卷之二十九

光緒

上饒縣知縣任亨伯泰

吉安府知府張孟端本

吳江知縣金惟深洪

子模

臨城縣知縣章忱

霑化縣知縣方克和瀟

亳縣知縣胡信之啓

建寧府同知於文瑞琚

遂平縣知縣馮世英俊

廣西副使陳廷祐瓚

子暉

浮梁縣知縣王舜耕坡

泉州府知府包民敬溥

福建僉事查原博約

太平府知府項誠之經

路南知州徐子肅憲

廣州府知府袁景輝爐

臨淮縣知縣呂克中和

徽州府推官謝舜卿愷

洋鄉縣知縣張惟善時孜

古田縣知縣汪右中璫 德平知縣范璫 弟璫孫官璫孫 璫之族附

桐城縣知縣沈敬敷教 重慶府推官李璫

湖口縣知縣陸文盛郁 咸寧縣知縣陳悅

欽州守徐良璧珪 襄陽太守徐子正咸

延安通判周時敬雷 長洲縣知縣吾廷順翁

陽信縣知縣陶時莊儼 清河知縣陸文珮琳 子必附

宜春縣知縣姚應辰參 子篚賀艾孫體信附

山東僉事錢可容宏 鉛山縣知縣杜望之民表

韶州府知府陳用光紹 太倉州判金孔殷江

東海縣知縣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安丘知縣邵本中大章 興化府推官沈大新鑒

蕪州府通判包子木梧 饒州府推官康伯正學詩

延平府推官李珉 惠州知府沈子完垣

歸化知縣章若虛宗實 延平府知府陸大行相儒

徐聞縣知縣王德純朴 咸寧縣知縣錢汝冲木

馬湖府同知薛文明治 常州府知府應子材楨

莆陽縣知縣陶世顯謨 常德府知府陸汝行州

徽州知府陶子述承學 廣信府推官卞信卿謹 子附

松江同知陳敬夫善道 奉新縣知縣來子禹汝賢

德安府知府張鳳來 汝寧府同知錢子元貞

廬州府知府屠宗豫 仲律 濟南府同知楊汝承祐

卽墨縣知縣吳介夫蘆 樂平縣知縣周季實茂恂

吉安府推官盛原陶唐 六合縣知縣茅國卿宰

福寧知州鍾太初一元 崇安縣知縣鍾惟一銳

萬載縣知縣陸溫夫璫 內江知縣沈雲卿伯龍

常德知府葉文榮朝陽 肅寧縣知縣俞汝誠子良

陳州知州洪惟進烝 廬州府同知查鳴周志文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九目次終

東海縣知縣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秀水支如璫小白氏閔

吏治

明二共九十四人

程鄉知縣陸克潛銀

東津

卷之二十九

光緒堂

陸銀字克潛平湖人性至孝父珪嘗患癰銀昨之而愈
母李氏畏雷每雷輒趨母側常達旦不寐成化間由貢
士授程鄉知縣程鄉在山海間多劇盜銀初至邑江閩
界流賊爲寇議者皆以殄盜爲急銀謂與民未有恩信
何遽勞人乃新學舍以禮義爲首上問民疾苦晝夜不
息暮年之後始團練義勇間出勦寇輒擄常至千百盜
賊畏威慕化相約無犯程人構訟多以賂取勝銀門無
私謁健訟者不得行其計日減十之六七常戲語人曰
吾能大畏民志矣無何以母喪歸民號泣攀送者數千
人出境而後返銀竟以哀毀致疾卒於常山逆旅囊無
一錢逆旅主人徐文育爲買棺斂之或謂銀之卒於道
路蓋天之欲旌其廉也銀沒後數十年程鄉人猶相傳

陸公來則谿峒盜賊皆屏伏不敢動其畏懷如此及聞
銀之卒皆設位巷哭立專祠祀焉初朝廷聞銀名擬用
爲兩廣都御史會銀卒不果及子淞孫杰俱貴累贈銀
官卒至都御史

廣德州知州孫文冕統

吏治

卷之二十九

光緒堂

孫紘字文冕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鎮江府推官擢拜
南道監察御史南都有國戚橫奪民田萬計民灼其勢
莫敢言卽言亦莫能直紘至悉稽版籍奪還民守備將
琮冒奪民蘆洲侵後湖墾地爲田多不法紘率諸御史
共劾之不勝坐謫廣德州判陞知州專務德教持大體
不爲煩苛威行豪強而良善者不知有官府期年境內
鵲鴿產白雉雉樓鶴巢乳鶴城南之污漬不澄而清州
民以爲三瑞刻石紀之卒於官紘少貧母病思猪肉不
可得乃爲庠士傭書取值買肉以供母母含淚啖之及
祿終身不食肉有問者佯以疾對居官竟以清節終

池州府知府祁宗規司員

祁宗規字司員山陰人登成化進士第初令唐山拜御
史歷知歙池二郡司員爲御史按治所及務以法懲奸

貪其治一縣兩大郡不以法而以恩爲民定禮制息罷訟節冗緩征愛之如子卒於池民爲罷市立祠祀焉司員性孝友親喪廬墓三年伯兄早世撫其孤如已子居官不苟取田廬無所增拓所著有先憂集仕優稿及奏議若干卷

臨邑令王宗玉珩

王珩字宗玉鄆人舉成化辛丑進士除臨邑令值歲薦飢疫癘大作珩戶訊之授以藥餌無所避忌請於監司不待報發粟以賑吏持不可珩曰罪在令不在若也卒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三

光緒堂

發之民一時俱有生色每訟至立遣決未嘗收繫民歌頌之聲如出一口以艱去既免喪拜南道監察御史尋陞長沙知府府故有吉藩羣小假王勢率暴橫不法前守多被窘辱珩至輒訊其渠魁白王誅之羣小大戢無何卒於官珩天性孝友母目失明日抱持泣與寢食飲必親未嘗須臾去左右宦游必奉以行弟性嗜酒多所乖忤一不與較捐已田宅與之以清約終

潮廣副使何尚質淳

淳字尚質淳安人登成化二年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巡按南直隸風裁凜然尋陞貫州按察司副使改湖廣時旱澇相仍民艱於食淳設法賑濟而人不知飢既而河南山陝飢民扶老携幼流移湖湘間者道路相望皆曰何使君能活我不旬月動以萬計淳命有司驗口計程給以糧食遣之皆感泣去且曰非何使君我輩皆溝中瘠矣未幾陞按察使卒於官民哭之聲震四野

兗州府知府吾肇

吾肇開化人由進士任大理評事擢兗州府知府清慎有爲不憚強禦軍民畏服卒於官囊無長物一子貧無所居人咸惜之

卷之二十九

四

光緒堂

南昌府知府祝惟容瀚

祝瀚字惟容山陰人成化中進士歷刑部郎中風采才望爲時所推擢南昌知府南昌郡當會省號繁劇難治瀚廉明有威聽決無滯時逆濠勢漸熾戕民黷貨瀚屢大啗之濠慄府欲抵罪傾奪其資瀚批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濠卒不能逞竟以中傷謝事歸

德安府同知施漢章奎

施奎字漢章秀水人彰德知府鐸之子由舉人任陸安州學正陞遼府右長史恪勤不怠輔導有方每進對輒引經且以漢東平河間爲美談王深嘉重之先是府校多不律軍民厭苦之奎燕其首惡爲民盡者肅治之自是奸頑斂迹無敢犯成化改元陞南安府同知甫下車首詢耆老訪民緩急次第舉行之寬猛適宜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而人吏治和士風丕變三邑軍民愛敬之如父母且曰自南安有二守以來未有如我公者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五

光緒堂

江都縣知縣陸抑之愈

陸愈字抑之平湖人成化乙未進士知江都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利病而興除之歲凶民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出罰錢贖以聚者幾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

秋成償而不取其息又築邵伯隄教民鑿溝洫時澇洩以溉田旱澇不復爲民患江南屯卒多爲暴境內一旦車騎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縣羨銀數萬兩多議輸大司農愈請撫臣儲以救荒後果大侵民賴以濟召拜監察御史出按西蜀蜀地遠在萬里外非嚴莫治下車卽鋤豪強斥貪墨發奸獍風稜其峻上自崇藩下至羌酋咸慄慄莫敢縱大修成都郡學初養濟院於營昌出成按之不能生者亡慮百十數消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疾卒蜀人惜之

吏治

卷之二十九

六

光緒堂

蕪州府知府姚彥容堂

子鉢孫潛附

姚堂字彥容慈谿人舉進士拜工部虞衡司主事進郎中出知廣信府府有疑獄堂至立辨庶政具舉治爲江西第一以內艱去起知蕪州蕪故多羨金歲以億萬計堂悉籍公帑以備賑恤及修孔子廟與先賢祠先是豪勢人道蕪者輒厚索堂下令驛廩之外不得加毫末民用日省人情大愜會以事失撫臺指乃移守鎮江而以鎮江守林鶚更之牒至堂卽日行什器帷帳一無所移蕪民擁轍遮留不可得乃攀轅泣送出境而返相與證

日雙木作箭不如一搖及治鎮一如治蕪政通惠洽施民復業者九千五百餘戶久之陞廣東布政司叅政以入賀過家卒堂三典名郡皆著異績而尤所注意者興學養士恤孤舉遺棄表名賢以禮化民故所在民懷其惠立祠祀之仲子鉢有雋才領浙江鄉薦鉢子潛舉呂柟榜進士第

海州知州陸德毅遠

兄廣附

陸遠字德毅秀水人成化乙未進士知海州清修鯁介應斷明允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遠疑有冤令吏

吏治

卷之三十九

七

光緒堂

卒邏察之有一人死樹下折擔尺許貫其喉乃土人房勒殺牛商移尸於此密禽之一訊而服又過大伊頗有小犢鳴號於前使人隨犢所之盜牛者方殺犢母捕之於是訟清盜息人稱神明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兄廣撫州知府亦以循良稱

連江縣知縣林時叙鴻

林鴻字時叙建德人幼篤志好學成化間由太學生授既寧縣知縣六事振舉丁內艱服闋補連江邑民邊海不知藝麥鴻至教以播種之法始獲其利咸歌誦之歲

旱禱雨甘霖隨謝民為建喜雨亭致仕卒於家

上饒縣知縣任亨伯泰

任泰字亨伯嘉善人苦學勵行常大書敬字於壁中夜起坐對之期不媿於屋漏登成化進士第授上饒縣知縣平易近民獨持大體邑有名士婁諒折節下之諸生聞風無不束脩自好於是廣置學舍羣秀異絃誦其中暇則躬為講說士風興起蔚稱人文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早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百廢具舉治最一時清六載應召卒於京

吏治

卷之三十九

八

光緒堂

吉安府知府張孟端本

張本字孟端錢唐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累官知府歷襄陽青州吉安三郡吉安多巨室豪右暴橫鄉里本下車首擊武斷者數人豪強歛戢綱紀下吏法在必行雖貴勢無所撓屈陞廣東左叅政轉湖廣右布政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袁瑞開盜發本諭以利害盜稍稍解去竟以不能剽捕為言者所論乃致仕生平聲績著於吉安前守陳深治尚寬和而本更以嚴明吉安皆大治郡人兩賢之壇尸祝至今

吳江縣知縣金惟深洪 子模附

金洪字惟深鄞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靖江縣知縣以治劇收令吳江吳江素稱難治後彖稱縱橫賦役繁劇小民每占一役不破產殞軀不止長區賦者視版籍爲鬼錄洪歎曰虐政有甚於此者乎乃裁抑勢家剗革役吏廣分之後以殺其力裁冗費銀米緡錢凡數十萬公無逋負而私鮮破家之虞吳民德之當道爲請於朝頒其法通行天下每六察至獨與江無訟反怪問之郡守曰金令故善撫民也時比飢饉保留在任者凡七年拜

史治

卷之二十九

九

光緒堂

臨城縣知縣章忱

章忱會稽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至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適歲大飢民多流竄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種

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民願就籍者亦數十戶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擇岡利會夏旱忱率衆築隄引水灌苗又教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鄙舊無醫藥有疾輒事禱以待斃因疾痢代作爲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修學宮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既又買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不勞而舉公暇則引諸士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孝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孟春令民會男女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之病或以訟至庭忱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之義民多自慚惕引退郡帥嘗以非公事役邑民忱堅不奉令郡帥甚銜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太僕寺丞士民爭立碑志思左春坊謝遷爲之記

史治

卷之二十九

十

光緒堂

需化縣知縣方克和謙

方謙字克和建德人成化中由太學生授需化縣知縣先是連年水旱逃亡者衆謙在任六年撫字有方民多復業時有一粟雙穗一蒂雙瓜之祥人皆以爲德政所

感年五十卽致政歸

毫縣知縣胡信之啓

胡榮字信之淳安人登成化乙未進士授直隸毫縣知縣公廉謹敏以勸學興行爲首務民訟多誣察聽之每得其情傳俗漸革時過水橫溢貽患地方榮爲奏聞拯恤之民始獲安未幾病卒囊篋蕭然無以爲飲直指張璠悼歎不已命有司爲替治喪事毫人悲號如失怙恃建寧府同知於文瑞珥

東路

卷之三十九

士

光緒堂

於珥字文瑞嘉善人登成化甲辰進士初任南皮縣知縣尋更具橋外艱服闋改授無極三任皆有能聲陞福建建寧同知衛有屯田久侵於民軍士失業遂多逃亡凡五奏不得白珥核籍悉還之軍復歸伍擢守慶遠土酋多缺貢賦例出金以啗守珥以其物代充積逋夷人悅服郡維夷民士不知學立程式課生徒文教遂興說者以比文翁之治蜀致仕歸卒於家

遂平縣知縣馮世英俊

馮俊字世英平湖人舉成化癸卯順天鄉試選教諭邑僻人鮮知學俊旬授字解捐俸資給人人自奮多以功

名顯旣而擢知河南獲嘉縣大瑞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俊迎謁永稱嘉民貧力不能任供億永爲歛容謝長者詞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兵禦之與許忠節相約誓死封疆匪母安山中而身率丁壯盡地爲守士卒感奮登陴俱有死志賊知備嚴不敢逼夜潛遁去事平富有殊擢而倦遊乞歸杜門高卧絕跡公庭邑人罕見其面簞瓢蔬食晏如也悃悃無譁實心實行人稱君子

廣西副使陳廷佑璣

子暉附

東路

卷之三十九

士

光緒堂

陳璣字廷祐恭政與之子登弘治己未進士初令潛山改青陽皆有惠政歷官廣西副使嘗行部至梧夜夢衣麻婦人持膝哭異之時有王甲者爲兄毆死監司出其兄其妻刀氏訴夫被姪毆而刀乃死矣翌日璣鞠繫囚按兄贖年六十而弟方四十謂哀老毆強壯安得遽死此必姪毆之因悟夢中之婦乃刀也毆者服辜衆稱神明已而免歸囊無長物于嶧成嘉靖甲辰進士

浮梁縣知縣王舜耕坡

王坡字舜耕東陽人弘治初授浮梁縣知縣初至窺戶

有以例金媿者，被一無所受。縣中白額虎，人其衆，有處子將嫁，堂宇嚴邃，侍婢森立，虎直入，獨啣處子去，訴於坡，坡齋沐焚牒於城隍，虎忽夜入城，飲爪牙垂首，如有繫之者，衆因格殺之，食口此吾尹感神所致也。爭獻搏虎歌，無何大旱，坡素服芒屨，自暴炎，燭中三日，大雨如注，四郊霑足，民又獻甘霖頌。在任二年，甚得民心，因忤上官，竟拂袖歸。

泉州府知府包民敬溥

包溥字民敬，鄞人。弘治庚戌進士，授新泰知縣。凡六年，

吏治

卷之三十九

十三

光緒堂

政成，民和。陞南道監察御史，以風裁稱。轉泉州知府，公門如水，庭鮮滯訟。明年入覲，卒於傳舍。平生廉潔，自待衣不紈綺，食不兼味，敝廬數間，僻居委巷。既死也，囊無十金，惟遺圖書數卷，敝衣一篋而已。至今人稱曰包孝廉。

福建倉事查原博約

查約字原博，海寧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陞福建倉事。下東輒問民疾苦，悉力撫循之。屬歲旱疫癘，大作約躬動履，嚙給藥療治，清汎從行，開釋

無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邵武暨福州軍相繼扇亂，約單車申諭，衆咸戢服。擢山東副使，以憂去。補江西，持廉秉公，嘗以訊決脫士人於死人，誦其明。進福建，奉政約舊有施於閩人，咸悅其來，至則治學舍，磨孤貧，惠養士民，士民懷之。陟左布政使，值歲游飢，乃下令諸司掾上納者悉出，穀分貯各倉，以備賑濟。無何而戾官反獄，羣吏皆散走。約以前三郡兵亂，皆單身諭降，威德素著於閩，冀賊可化誨，乃銳身以先。吏卒未及發語，賊稀突而前，約大呼擊賊，左右莫有應者，遂被害。閩人聞約死，皆痛哭立祠祀之。

吏治

卷之三十九

十四

光緒堂

太平府知府項誠之經弟綬附

項經字誠之，襄毅公忠之子，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授南京福建道御史。七年而出守太平。太平國家股股，郡然民貧，不寬不可。於是身撫循之，凡流亡來歸者，數萬計。聞襄毅計奔喪回，太平民留者克道，枳不行，經泣而諭之，乃引去。服闋，移治臨江。臨江與袁筠諸郡接壤，土寇出沒其間，前有司幸玩愒，弗敢動，民無寧居。經憫然曰：夫臨江與太平異寇，弗擊，民弗寧，乃立捕諸豪賊，百八

十人按之一郡肅然逾年臨江大飢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經曰民飢甚矣必請而賑是含口以待斃也賑而弗請罪在太守太守寧以一身活萬人於是發府庫數千金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而監司督賦方急經入諍曰化理民命爲重民憊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沈之淵直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已而歲大稔民感德報稱輸賦恐後卒爲諸郡先監司乃悅時中官瑾擅權天下吏多賂瑾者經獨弗賂瑾怒或以告經曰人各有志也彼烏怒即怒吾命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五

光緒堂

耳卒弗賂尋乃移治汀經曰禍止是幸矣即日之汀臨江民留之猶太平也治汀者期月政盡舉乃卒勒致仕汀民留之又猶臨江也經即夜遁去時經弟綬爲千戶已進指揮矣而又從征廣右有功瑾乃矯詔縛綬編戍遠陽無何而瑾誅諸賂者皆敗經獨以薦起經曰吾今乃可休矣夫人處世若飄風耳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強壯態孰若林阜自怡也乃自號怡庵遂上疏請老授江西右叅政致仕優游林下者凡十七年而卒年七十有八

路南知州徐子肅

徐憲字子肅淳安人領弘治壬子鄉薦授路南州知州州故百度廢弛群盜縱橫憲下車多方料理招集夷民教以耕織生擒賊首百餘人又單騎深入龜竹二山招諭群賊皆叩頭乞降願爲編戶當道皆以其有經世才交章引薦憲執理不同與分守陳一經不合遂致仕歸閉門却掃日以課子讀書爲務年八十餘猶手不釋卷有五峯集藏於家子汝圭字德升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密雲兵備副使蓋得之庭訓云

吏治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光緒堂

廣州府知府袁景燠

袁燠字景燠慈谿人弘治辛丑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郎以耿直稱守備中官蔣琮最驕橫嘗囑燠以不法事弗聽琮銜之誣燠以他事下獄逾年得白而直聲益彰改刑部進郎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最擢知廣州府廣州嶺南大郡前守以賄賂敗事燠至教令一新興廢舉墜每侵晨吏抱大書魚貫進燠爲指摘奸蠹畫一以示涇臾而盡吏受成案去嚙不敢出一語廣民喜告訐皆屬目燠燠悉召其人訊之立得其是非

狀皆匍匐悔罪。圻下始而紛訴，盈庭待命。訟者益少，人弗敢欺。廣爲城控，引諸番際大海，茫洋數千里，雖物貨繁阜，而中有隱憂。撫爲繕治，城郭操練，兵卒時戒，不虞衆或以爲迂。而後倖有佛郎機之變，以有備無患，人始服其先識。郡屬如新寧等邑，半爲盜區。撫曰：是未易以恩信撫也。乃謀之督府，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後始安而自戢。撫按以撫卓異，言之朝，詔進階亞中大夫，食三品俸，而視事如故。將以需大用也。正德初，既六載，考滿，逆瑾欲以順天府丞缺償撫索金三百兩。撫曰：京吏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七

光緒堂

臨淮縣知縣呂克中和

呂和字克中，鄆人。弘治己未進士，授臨淮縣知縣。臨淮故皇陵重地，開闢諸勲裔在焉。又水陸要衝，財賈民困，而豪右併肆侵漁。和提挈綱維，芟削荒穢，百度一新。值歲歉，發公帑兼貸種，以賑助之。民用慰息，又擇子弟

之秀異者，聚之學舍，時給筆札，躬爲程式，毀淫風，四十丘所，撤其材，飭新公宇。僧尼悉還編籍，每中使出，其治悉貪虐，費且不貲。和乃覈符驗，緩急而節量之。治其尤橫者，往往多假他道以去。丁外艱，歸服闋，改建平道出臨淮。民遮道挽留，郡守邊冀以簡書長嚴諭，以再四始聽出境。建平俗囂囂喜訟，素稱難治。和按其豪黠，不可化誨者，窮治之。姦惡欽戢。時黃河水溢，臨淮民赴闕奏改和而建平民恐聽之去，卽數千百人，往爭之士大夫莫不嗟異，以爲未之前聞也。陞刑部主事，員外郎山東

吏治

卷之二十九

八

光緒堂

敘州府推官謝舜卿愷

謝愷字舜卿，義烏人。由歲貢授敘州府推官。操履清介，訊鞠明允。弘治戊申，蜀大歉，奉勅賑濟，多所全活。時盜賊縱橫，招徠安集，民大感悅。兩臺交章論薦，朝命方下，竟以勞瘁卒於官舍。旅櫬東歸，篋惟救荒誓却金圖勸民詩，籠雞說數冊而已。所著有石樓出稿。洋鄉縣知縣張惟善時攷

張時孜字惟善，鄞人，舉進士，除令東莞，以憂歸。吹令洋鄉，洋鄉故濁邑，又屬孔道，冠蓋雜遝，縣令日策馬往來迎送。又時羅列盤盂饋餉，客比歸，則張燈燭，漏數下矣。時孜至，一切不問，日坐堂上，校簿握算，搜剔殘卷，醫瞿矻矻，窮宵旦不休，乃裁冗費，鋤豪惡，毀淫祠，興學校，平反冤獄，布德施惠，與民更始。會天旱，時孜徒跣行，禱雨，隨車而至。時廨舍有蓮一鉢，雙葩，人以爲德政所感，時孜故屏，不勝勞費，遂致疾，歎曰：「吾有三不足，飢不遑食，寒不遑寐，蓬垢不遑櫛沐，孰與田農哉！」然稍足以慰吾者，此耳。竟不起。葬鄉人戶德之，飲食必祝曰：「張侯生我，已而祠之，學官。」

古田縣知縣汪石中瑾

汪瑾字石中，開化人。弘治中以貢授古田縣知縣，下車輒以公廉督於神，均賦役，平獄訟，修橋梁，一介不取。民大疫，捐俸入醫賑，所全活不可數計。時當路有欲橫征者，瑾獨不奉令，曰：「吾不能剝民脂，媚人遂託疾歸。」民懷之。移文至邑，以頌其德。家居二十餘年，絕跡不入城市，悠然自得，直已守義而周貧恤匱，不自知其室如懸磬。

東治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

也求樂吾志其墓

德平縣知縣范增

弟璋孫言曾孫應賓天從孫之族

范增秀水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德平縣知縣。潔已愛人，以治行內召，離任僅餘俸二金，尋以病卒。歷官十五年，貧不克葬，當路爲治兆域。郡邑大夫暨縉紳鄉先生會葬者，舟車塞途，人以爲廉吏之報。弟璋先領成化庚子鄉薦，孫言曾孫應賓又從孫之族，皆舉進士。

桐城縣知縣沈敬敷教

東治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

沈敬字敬敷，慈谿人。正德甲戌進士，授豐城縣知縣。以憂去，改桐城。沈毅有識，篤於愛民，桐故孔道，值宸濠之變，巨閭悍將駐兵江上，供億無算，教力爲裁損，民忘其勞。建桐溪書院，置學田以造士。桐邑稱治，擢御史，巡按雲南，會尋甸土酋安銓構亂，武定土舍鳳朝文應之，六詔震動，夙夜籌策，數月不解，帶卒以底定。時在盛年，鬚爲之白，以是著聲朝野。歷潘臬，爲光祿卿，陟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致仕卒。

重慶府推官李璽

李璽，縉雲人，忠直多大節，嗜學博聞，任重慶府推官，公

庶仁明不勢林不利奪有弟殺人賂坐其兄者庶知之
竟坐弟銅梁有亡寇因其父母妻子者經年墜曰罪人
不孥釋之歸農寇聞感激自赴獄三年考最蒙崇肅然
還家醫業以充行資推知趙州苦節惠民甫五月卒趙
人巷哭家莫建仰德祠於州治以祀之所著有一泉集
倅渝集就正稿

湖口縣知縣陸文盛郁

陸郁字文盛西安人由歲貢監生授江西湖口縣知縣
特值宸濠之變州縣多被收印篆郁獨佩印以死守之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主

光緒堂

卒不能奪毀淫祠以杜民惑賑水荒以蘇民困類多善
政陞廣東鹽運司提舉啓行之日百姓遮道不忍離時
糧長積每歲常例二百餘金餽之以供路費毅然却之
庶靜寡欲嚴於自治終始不渝其操在任八年每食蔬
素時人以陸青菜稱之及任提舉政聲懋著致仕卒

咸寧縣知縣陳悅

陳悅縉雲人浙江省試第一授知咸寧作教民榜多善
政民稱真父母當道交章論薦未幾卒於官士民巷祭
路哭扶柩至家者數百人

欽州守徐良璧珪

徐珪字良璧開化人天性孝友與弟瑄同師求樂吾公
中鄉舉以會試乙榜授唐縣教諭考風憲第一擢令羅
源治爲諸邑最陞欽州守有惠政造景震堂以自勵時
欽民以魚爲業前此賦繁而魚徙珪及其政魚復還民
感異爲建還魚亭以誌之復爲之諱曰潮陽鱣欽海魚
魚利再興鱣害除蓋戴之若韓公云未幾以疾乞歸民
爭挽留之卒於家侍講趙永志其墓

襄陽太守徐子正成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主

光緒堂

徐成字子正海鹽人正德辛未登進士第初守沔陽西
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成務在撫輯與
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成爲之
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
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膳名盛貨帛以進率謝
却之庶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會武宗南巡成凡事
豫戒備無不周銓官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
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射幸父老恪修
粬祀德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難渠

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舊時其人其之猶
汚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載於登績傳至太史內
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戚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
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沮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
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咸天性孝友宅心
坦夷事父母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
後常祿之餘悉俾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問其出入嘗築
園城陘日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泰及里中諸名士携
齒榼棋枰於禪扉竹徑觴詠陶然仙如也辛年八十八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三

光緒堂

延安通判周時敬雷

周雷字時敬松陽人由歲貢判延安出鎮神木督倉廩
謹度支崇學興教思威並行但地接北虜時被侵掠乃
相度地宜築堡防禦使人掣其馬虜遂懼不敢逼又
地高乏水人多病渴令各鑿井利濟無窮及歸民皆遮
道泣餞不忍別林下三十年無暴色疾言人稱長者

長洲縣知縣吾廷順翁

吾翁字廷順早之次子以會試乙榜署天長教諭嚴而
有恩重建學宮簿正祭器獎賢表節教化大行尋舉進

士知長洲廉明剛果人莫敢干以私擢判應天轉工部
主事丁內艱遂不仕四方從遊者甚衆所著有易說濟
庵稿讀禮類編醫書會要藏於家

陽信縣知縣陶時莊儼

陶儼字時莊秀水人舉正德甲戌進士初令陽信遭流
賊焚劫之後士女此離儼盡心撫輯請於監司得以義
金捐通賦民賴全活後歷江陰南樂所至有聲擢南京
雲南道御史監試應天清戎江右風裁凜然後守太平
歷揚州皆有惠政遷河南按察司副使尋告致仕家居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三

光緒堂

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惟延師督課子孫捐田佐族人
之通賦者臨終猶屬其子置義田贍族至今賴之

清河縣知縣陸文珮琳

子必附

陸琳字文珮平湖人領正德庚午鄉薦授清河縣知縣
值歲侵飢殍相望捐俸設粥全活者衆俗不事耕織乃
教之遂爲永業政績卓異擢監察御史按蜀行邊風樂
丕著終撫州守惠政視清河尤顯歸休恂飭自顧不履
公庭每以魚肚二字訓迪後進鄉邦重之子必字契淵
少蜚聲藝林孝友備至潛心理學著有捫心錄運甓餘

抄座右箴易贊時猶作歸真訣今諸孫誦山水章以頌時稱為古君子

宜春縣知縣姚應辰參子篚贊弋孫體信附

姚參字應辰平湖人正德庚午領薦京闈分教饒邑以經義指南諸生擢宜春令賑飢興利搏擊豪強歲省茶貢費十之九民若更生宸濠之變為王公守仁應援斥諸願望者濠卒就擒再尹桐廬尋進水部郎權稅荆南益持水蘓會長子篚舉於鄉欣然掛冠歸居鄉約已敦俗周恤故舊子篚仕至食憲贊弋並舉鄉薦孫體信進士所受父產悉讓之兄弟眾共推之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五

光緒堂

山東僉事錢可容宏

錢宏字可容錢塘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諫獄西曹以明慎稱陟山東按察司僉事巨寇王堂趙志却掠近縣宏督兵一鼓擒滅之進副使華鎮守無名夫役刑其厲民者民賴以安章丘水災解俸勸賑所全活無算擢廣西按察使歷福建湖廣左右布政進副都御史督兵南贛簡閱兵備節財裕民建趙清獻文偉國二祠以訓忠節宏為人孝友篤親睦宗歲租所入

分建姻黨人高其誼在南贛以病乞歸三年卒

鉛山縣知縣杜望之民表

杜民表字望之陳人正德丁丑進士初知鉛山心慈而守介視民如子宸濠之變決策守禦民賴不驚尋拜御史大禮議起忤旨廷杖遂罷歸臺省屢薦皆不報鉛山人祠祀之勒銘云道上有青天之譽獄中無白日之冤

韶州府知府陳用光紹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五

光緒堂

陳紹字用光上虞人弱冠登進士初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有聲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壬寅北虜大侵西人半為屠慘紹忿然上疏曰宋時中國相司馬遠人戒飭邊吏今日者誰執其咎忤宰相意遂出守韶州紹怡然就道至則與民更始榜示十餘事其大者曰清本源禁奢侈汰積積滯輒盜賊一郡咸屏息聽先是徭役以人一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改議一下配糧五斗曲江附郭里甲煩費為之藉籍分日繇十之七部民貧而喜訟得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應德有楊金者殺異禍奉賄吏嫁罪蔣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傳偽牘冀倖免紹一訊皆伏辜合郡以為神明乙巳歲大飢發

康粟躬爲校給迄無冒濫者民大稱便而慶更生已而四月不用至於六月紹閏之編雪於山川日勤其瘞暑毒弗戒忽感暍卒卒而雨至聞者莫不流涕年僅四十紹居官燕慎卒之日衣囊書篋外無一長物遇事審計不輕舉舉必有成交不妄與與者可託死生壬辰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殆紹曰隨衆奔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俟其愈而後別

太倉州判金孔殷江

金江字孔殷義烏人嘉靖初由太學生任太倉州判官

東治

卷之二十九

七

光緒堂

以開濟Y浦有功陞高唐州同知捐俸賑荒民賴全活兩佐大州未嘗廢學公退卽燃燭讀書所著有續綱目書法端本要略華川文滙錄義烏人物記

安丘縣知縣邵本中大章

邵大章字本中錢塘人以明經數冠諸生舉鄉薦起家桐城教諭東贊不行避其秀文而貧者躬誨之以最得安丘令安丘故多盜而董贊王學古爲之魁大章畫策捕之置於法餘盜他徙夜戶不外閉民始得盡力生事以儲蓋藏大章復平稅欵時徭役以務爲休息民各欣

然出其財力以輸公而家更饒時御史何三桂言議海運以委大章大章爲條析其不可狀上御史意殊不自憚然無以難也竟以是去守上思大章不爽其俗敦信崇禮翁然向化其治大約如安丘以才修署懷州治狀加上思以最聞得同知福州府卽移疾歸歸二年而母卒大章柴毀骨立竟以不勝喪死死之明年髮江王世貞來參浙藩悉大章所以治安丘者乃勒石表其封曰嘉靖中循吏錢塘邵君之墓

興化府推官沈大新鑒

東治

卷之二十九

七

光緒堂

沈鑒字大新嘉興人嘉靖乙未進上初授興化府推官庶平不苛攝前田縣事伐石築隄禦海風濤不能害稼而民用大穰陞南京工部主事進員外郎惟稅蕪湖令商自籍其稅而上計時卽以其籍往不更籍胥吏不能爲奸後知延平省里甲節厨傳清筦庫刑清訟簡民甚便之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饒州計擒劇盜數十人以脾病卒於官

蘓州通判包子木梧

包梧字子木邗人領嘉靖壬午鄉薦通判蘓州時織造

中貴怙勢傲視判如下吏判亦庭謁執禮甚平無敢抗者。梧獨長揖不爲屈。額外取索。裁革殆盡。心術之誣。奏達詔獄。請無爲州吏。目木幾。改成都府通判。陞福建漳州府同知。漳瀕海。故盜數。長吏視爲故事。置弗問。梧特設奇釣。致捕繁株。連不遺餘。力中多豪有力者。爲之奧主。蜚語遂四起。竟奪職歸。梧爲文。率奇詭雄俊。自成一家。有白圭集若干卷。

饒州府推官康伯正學詩

康學詩字伯正。世爲浙西甲族。以避寇徙華亭。遂家焉。

東海

卷之二十九

无

光緒堂

學詩少穎異。工屬文。以春秋舉鄉試。數上春官。不第。謁吏部選。得饒州府推官。而郡豪吳陽與弋陽豪仇聞。死者各數十人。案十餘歲。不能決。臺檄學詩與府倅某會。辭之倅。遂巡不敢往。至以罷去。而後代者爲弋陽徐令。滿浦心欲右弋陽民。學詩知之。至獄而二姓各具甲。以從曰。是行也。枉必死之。學詩顧令浦曰。無分民也。察其情不甚懸。而聞死者敵。遂歸獄於死者。而末減豪使從。贖論咸叩頭惟呼。散去就農。曰。徵康君吾曹寧復知生人業耶。諸臺使。獎褒屢下。且遷矣。而以案覈宗室爲所

中調蜀之重慶。其治如饒亡害。又署瀘州州事。一切治辦。嘗苦旱。跣而禱神。雨澍應。歲乃有秋。兩臺交薦。復官遷矣。而竟以持法失分。廵僉事。意謂之臺。以論罷。學詩笑曰。吾再更佐大郡。縱厯厯乏善狀。乃再以一毀而勝。十譽。若承爛然。則豈非天哉。歸而築圃舍傍。有丹石亭。榭之。屬日鴈詠其中。時時從諸老先生社游。及爲酒。酒極豐。乃其自奉則一簞器。食以故。竟老無家指。累卒年七十有四。

延平推官李珉

東治

卷之二十九

三

光緒堂

李珉縉雲人。任延平司理。鞠獄明允。人稱不寬。有父訟其子者。其孫曲護其父。珉曰。爾知爲父之子。不知父亦祖之子也。三人相抱大哭。叩頭悔罪而去。卒之父爲慈父子。爲孝子。孫爲順孫。聞風者。無不感化。聚賢里人多好訟。訪其刀筆。痛懲之。訟爲頓減。尋遷撫州。別駕時。峒寇出沒。布德惠。嚴規畫。境土肅清。僅四月。致仕。日吟咏歸來堂。於世事蔑如也。

惠州知府沈子完垣

沈垣字子完。平湖人。嘉靖乙未進士。除大理寺評事。左

歷寺正奉璽書錄四廣西平反冤獄七十餘人不爲法縛亦不刑法獄上盡如議陞汀州知府內報未上歸補守惠州惠在嶺海間難治垣政先風化廣厲學官嚴御徒吏勾校簿案事至立斷務得民情錢穀出入難以清平點行來手不能爲奸郡人皆曰太守敏達魯某豪有力宗黨皆奸橫凌鄉曲持官府短長嘗謀殺隣人莫敢發垣廉得之逮至卽訊詞証明甚并其宗黨咸抵法李鑑者和平劇盜也糾羣偷負險白日出剽劫垣設方略調兵餉聲言且剿賊乃使人持檄入巢諭禍福鑑自縛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三

光緒堂

家與人交直道坦懷中無厓谷三族故舊恩禮隆洽周恤補助不吝財力茶陵張文隱公嘗曰沈子完舍章篤行可謂慥慥君子當時以爲知言

歸化縣知縣章若虛宗實

吏治

卷之二十九

三

光緒堂

請宗實徐爲平亭而遣之畢事無譴者邑有公使厨傳取辦里甲市小猾得以緩急持之昂物價至數倍乃與宗實第令里甲計費輸官官爲市物歸其贏一時稱便遂行之諸比邑以爲令又損俸餘及嘉肺之美緡飾學官新講堂暇則褰衣延諸生談說經義彬彬甚都而會廣大盜數千突攻邑宗實倡吏士日夜乘城守前是邑門爲木寨以固旁無濠宗實曰是不可攝齊上手起甕甕門上立敵樓四週浚濠使民得漁之甫畢而賊至堅不可下城人飢且內潰宗實急出橐中裝散使賑之以

先諸豪乃肯稍稍相給。賊既退，父老數節，齎金帛詣縣告偵宗實。謝曰：「賴父老子弟，力爲令守，令念無以搞士爲父母羞，何事費父老償乎？」卒不受，無何而廣寇復大起，所過城邑，脅軍資累千金，乃肯退宗實，獨持不與相拒。凡七閱月，賊知不可動，第爲書射城中，以去。盛稱令賢，強爲令故完邑，不者屠矣。賊退而疫人作宗實亦以勞沾疾，且輩謂其家人曰：「死生命耳，吾不負邑。」可以下見先人矣。語畢而逝，年僅五十有一。邑人聞之奔走號哭曰：「令不負吾邑，邑頗可負賢令乎？」爭輸金帛，庀材構祠，肖像以祀之，血食至於今不替云。

東治

卷之二十九

圭

光緒堂

延平府知府陸大行相儒

陸相儒，字大行，嘉興人。嘉靖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出知延平府。行條鞭法，爲八閩倡。閩人稱便，永戴之。又創義倉，行鄉約，興學。右文郡大治，擢貴州憲副。土酋拒命，數載時議撫，議剿無定。相儒獨計其自新，卒歸順。以憂去，復補閩中。會島夷入犯，晝夜集勞，遣材官逆於海，斬獲有功。未及聞，以疾卒於官。士民莫不流涕相倚，天性孝友，粹白冲和。士林僉讓其德，卒以勤民死官，福延。

兩郡祠祀之至今

徐聞縣知縣王德純朴

王朴，字德純，秀水人。天性孝友，勤必師古。歲旦日曆，以自檢押，後以貢授徐聞令。清介自矢，意爲民與利，剔蠹邑，故有珠池課中官恣溪壑爲民患。朴請罷之，又檣柳稅佐縣官，厨傳往往入爲橐中，裴朴爲首革，因著之令。其他釋冤獄，賑飢民，創立社學，教民鑿渠，時漸洩以溉田。水旱不能爲患，民至今食其德，尸祝之。比於桐鄉，威縣知縣錢汝冲木。

東治

卷之二十九

圭

光緒堂

錢木，字汝冲，本姓劉。父滂，贅同里錢氏，因姓。錢嘉靖改元，以尚書登鄉薦，明年成進士，授威縣尹。威號難治，木開誠待之，榜境內求能，箴吾過者，修威廟，創小學，訓家士，相俸倡邑中。賢豪競勸，得穀萬石，築城中，弃地室一千三百區，募受廩者區歲聚一石。人社舍假貸貧民，歲息十二，積數歲，得穀又萬餘石，增築威城，外郭濬湍，植木爲阻，未幾河比大無麥，迺彈相望，威獨全活。流民自相占者，先後三千人，咸苦牧馬，牧馬種尤苦木，度牧馬田爲兩稅，北畝十三，於是民爭受馬矣。境內有藩府個。

辛亥，挾勢凌民，民苦莫可訴。未至按法，焚其尤。豪卒不敢譁，威賦不均。木傲漳州，國幃則壞。畫界爲經遠計，雖勢有力者，請寄不曲聽。貧富咸便之。河北三郡父老皆請於巡按御史，願得錢知縣均我田，咸有門丁產三。從吏士上下其手，與奸市。木就中哀，益人人以爲便。巡御史下其法。補北曲周郭，郭魏游長垣，諸父老又皆請於巡御史，願得錢知縣均我役。木既旁歷諸邑，無勿便者。而內黃南和，敵尤甚。木爲經理三月，內黃南和亦大治。最書九薦，稱循吏。陞工部營繕司主事，無何以疾卒。

吏治

卷之三十九

三

光緒

年僅三十有九，子二，長煥，次炯，自有傳。

馬湖同知薛文明治

薛治字文明，涿州守穰之孫。年十六，廩於學官，時詔簡諸生貢薦京師，毋限年資。治以第六人應選，後先試浙闈、南京，俱不第。遂謁選，得通判梧州。以盡明稱，嘗攝守事，巡行鬱林諸州縣，民苦重稅，并其田不治，治歎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乃召民占數佃作，五年乃稅，編戶樂業。磽确盡墾，狼兵種陸川，餘田稅與民等。治日兵推結，搃弓弩，居守，出征，非若農時修疆畔，日暇其縛者，奈何。

與民同輸乎卒，損稅之半，置轅田焉。三年，舉最，擢知興陵。值歲惡，民流珍珠嶺，有龍神能行雨，祠禱不應。治暴赤日中，跌步往來雨，大澍而歲乃得稔。厚坪羣虎甚噬人，移文城隍神使驅虎，三日爲期。虎如期去，一虎蹲城門下，若伏辜者，射殺之。郭外居民火，飛焰及郭內，州人恐治乘城拜祝，曰：「守誠有罪，願以身受焚。」母及民忽用注火滅，士民歌謠之，莫不曰：「虎北渡河，返風滅火於今，復見之。」始知古史無飾詞，無何以外艱歸，服除，除四川馬湖府同知。九，緝賊叛，督府屬治監帥劉顯兵剿之，贊畫方略，料賊情如燭照，不踰月而賊平。當是時，寺人不戒於火，官殿災，治度必徵材於蜀，賦歛趣辦所在，買翔踊，則民病矣。乃奏記上官，先事早備，卽之徵外，釋裸穴中，採以俟。已，大臣奉命至蜀，楚滇黔四藩獨馬湖事半而功倍。兩臺交薦，計最，推爲水部郎。未，被命道卒。年六十有六。治入官十九年，蔬食布衣如故。母歿，父不再娶，每侍寢，輒泫然涕下。生平一絲一粟必以進父，無私橐。伯兄早世，父孳孳其子，乃盡昇父所授世產而復分祿與已子等解，偏駁之愛，緩急相護。孝弟，庶平，大致如此。

吏治

卷之三十九

三

光緒

所著詩文十二卷，雜著八卷，成一家言。

常州府知府應子材櫟

應櫟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中奉璽書恤刑南直隸，平反獄囚，全活者衆，出守濟南，歷常州寶慶辰州，卓有異政。常州勒石致思，比之蘇黃。天官尚書許瓚嘗宣言於朝，稱其爲天下知府第一。擢湖廣提學副使，累遷山西巡撫，會北虜寇畿甸，卽先諸鎮入援，朝廷嘉之，錫以燕賞，陞兵部侍郎，總督兩廣，以征土山勞，瘁卒於官。計開贈兵部尚書，遣官祭葬，所著

史

卷之二十九

十七

光緒

有慎獨錄，獄獄稿，大明律釋義行於世。

蒲陽縣知縣陶世顯謨

陶謨字世顯，秀水人。嘉靖壬辰進士，初令建德，以才調蒲陽，治爲諸縣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巡鹽山西，商氓稱便，還攝六道事，劾武臣驕縱不法，竟致於理，出按江西，贛州盜起，爲設方略擒之，巡視京營，稽尺籍，清佔役，以千數，丞大理，多所平反，丁外艱，歸乞以身養母，終謨家世孝友，嘗置義田贍族，其子孫多顯，諱里中家法多稱陶氏。

常德府知府陸汝行州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初授南昌教授，遷刑部郎，出守常德，郡受沅靖五溪諸水舊築土隄，捍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費捐帑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勞至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歛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自手，註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

史

卷之二十九

十八

光緒

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州治郡三年，不爲烜赫可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傳費，獎士類，歷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陞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於城北，未幾丁內艱，卒於家，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下如喪考妣云。

徽州府知府陶子述承學

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南京湖廣道御史，出爲徽州府知府，徽故山郡，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爲豪，久者歷數十歲不解，平居不肯出

一錢至賄獄則破家不惜且輕視官府以爲吾貨足以取之也訟不在大卽口語有爭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爲辭勝者戚里皆賀負則閉門憤恨若無地以自容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牽連不已承學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爲問者投賄者假權勢請託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一切不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癢猾魁氣折望府門而心悔者十之九其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卽當與殺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

東治

卷之二十九

元

光緒堂

得實卽重坐僅法一二人而迄終任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時島夷擾東南蕞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徑剽學習以額後意行之伎竟而民不知或之旁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曰太守生我秩滿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潁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箇中無一敝土物敝土慚矣扇墨

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人可乎再三辭謝乃取墨一螺扇一握受之歷轉藩臬諸正使積官南京禮部尚書以失江陵責致仕歸初在檄時下邑人往往書太守爵里祀於家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釐於祠大會飲酢寃者輒走訴或禱卜焉其買四方者遇會稽人必問太守眠食狀若何子綸修望齡嘗一至徽居人爭出覲之所過塞路曰此吾父兒耶父老有泣下者其爲人繫思如此

廣信府推官卞信卿謹

子錫附

東治

卷之二十九

甲

光緒堂

卞謙字信卿嘉善人以進士任廣信府推官爲人儉警決獄精明雖老吏不能及嘗經鉛山嶺道有卧屍忽夜夢一人謂傭者爲主所殺密訪其人得之竟置於理郡有巨室殺人匿屍燕室中獄久不決謙燕知其處發屍驗之遂服辜其善摘奸伏類如此郡中稱爲神明三載考績赴銓部卒於途子錫工詩稅登制科官司勲有聲

松江府同知陳敬夫善道

陳善道字敬夫平湖人嘉靖庚子舉人初知德安築城以禦流寇諸民奸法者悉按治之尋改倅廬州掌錢穀

不私贖金轉松江府同知撫治小民嚴治通首所創規條迄今守之歸田二十年布衣蔬食不減寒素自謂遐時有林田二百畝歸而如故時人服其清

奉新縣知縣來子禹汝賢

來汝賢字子禹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初知奉新奉新江西陋邑也其俗儉閭狠訟抵汗矜鍵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資右已無何依違之否且立去汝賢至根批其尤者數人痛法懲之既而曰此豈道化意耶其他固吾赤子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爲指示經法爲

東治

卷之二十九

望

光緒堂

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諷其父老子弟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願哉不爲非諸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出河許造請諸大夫賢者磨折爲禮視供具徒隸一一指校無失賓客意久之歸縣中爲民均賦平爭訟調從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講說經訓勸行如本籍時考最召拜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以在縣積瘁致嘔血至是益殫殫不爲友遂乞身歸歸五日而卒於家年僅三十有六所携宦索

無千金而讓者謂其受同列之餽士憎茲多口信夫

德安府知府張鳳來

張鳳來秀水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刑官日與諸僚講解律例至一字必嚴辨析及慮因江南多所平反出守德安當景藩之國歲復大侵鳳來調度得宜而飢民不疲治行稱最已備兵九江轉閩泉時廣寇林道乾倡亂勢且蔓延而玄鐘洞山諸洋盜復乘機竝起爲之聲援羽檄旁午民心震怖鳳來鎮以寧靜徐授方畧以次悉平之事聞賜金幣以勞進雲南左叅政未上卒

東治

卷之二十九

望

光緒堂

汝寧府同知錢子元貞

錢貞字子元嘉善人博學績行以選貢入太學領嘉靖丁酉順天鄉薦授福建尤溪縣令拯守峻潔愛民好士陞汝寧府同知悉心佐政保民如赤子代去百姓攀轅不忍捨夾轂焚香送數十里而後返以入覲卒於京邸汝人聞之爲之巷哭所著有實政錄

廬州府知府屠宗豫仲律

屠仲律字宗豫應城之仲子嘉靖庚戌進士初令弋陽政聲籍甚擢南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有埋輪風遷廬

州太守。親身清約。時軍興浩費。更以景府之國郡邑騷然。伸律一意節省。費減他郡十五歲。大侵民多通賦。爲出贖錢代償。又出積穀數十萬與民平糶。所全活甚衆。其他興學育才。銳意風教。士民信愛之。竟以勞瘁歿於官。伸律儻有大度。事母孝。伯兄食貧。歲倡諸弟捐金助之。宗黨故人。多受惠者。至今頌其德不衰。

濟南府同知楊汝承祐

楊祐字汝承。錢塘人。嘉靖己丑進士。選庶吉士。出爲湖

廣興國州知州。擢刑部員外郎。時與同僚者忤。其人檢

吏治

卷之二十九

聖

光緒堂

士流謗當路。遂左遷濮州知州。陞濟南府同知。祐爲政。應平夷閭。其典二州。佐劇郡。皆以平賦。後興學校。著名節。裁冗費。訊決無枉。所在得吏民心。既去。民歌思之。陞江西僉事。甫入境。值弋陽貴溪盜起。祐單車詣部。收其渠魁。餘悉下教原之。盜應時解散。後生典國諷調湖廣。僉事摘劇盜。廣招携。興利舉廢。善政種種。無何卒。祐售莫洞達。胸中無畔岸。魁梧秀偉。翩翩文士。其詩多清俊。能爲顏鮑家言。而游鱗矯矯。傷於息組。每誦晨露之章。爲之太息。

卽墨縣知縣吳介天廬

吳廬字介夫。歸安之菱湖人。生而好文。弱冠補邑庠。第。好員志。苦思精根柢。領要每試。擅優品藝。翰風雅。駁駁。居老宿前。然困於場屋。凡十二試。卒不遇。嘉靖士子。以貢上春官。卒業成均。謁選得卽墨縣知縣。蒞政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款。悉斥廢。頗解隻僕。囊囊窮立。值歲飢。經理額勸。亟亟爲民請賑。得無殍。適修膠河之役。主者銳甚。不能回。廬切憫民瘼。稍不發。濟卒主者持之嚴。廬格其徵。使曰。吳知縣頭可舍。官特餘事耳。

吏治

卷之二十九

聖

光緒堂

朝廷命我收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適負停積。一時徵計使輜相釋下。益苦之。格不與。致邑人。其使搆激語。誚以木偶人。廬作詩解嘲。遂飄然弃官歸。邑士民留者載道。攀泣擗膺。樹屢脫屣。富累贈帙。有帙中詩曰。自君之去矣。凡四章。歎歎痛悼。皆士農工商盡邑之人也。轉相慶和聞者。與悲。又盡天下士。如卽墨也。廬之治卽墨。秉誠御下。與民如家人。不判資分賤。禱雨雨至。驅蝗蝗息。邑之賢家長者。無不傾貺。嘗擬爲古之循吏。今之純儒。比歸。寥落故止。率履荒茫。稽文述古。或酬事德。興下筆。

能淘湯老而彌篤與壯髦相頤頤在夷坦所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見飢寒訴急每極但不遑其自爲終其身不謀蓄封預刻死日至期作詩彈世嗒然瞑目逝年七十有九所著有酩中醒語及詩入若干帙藏於家

樂平縣知縣周季實茂恂

周恂懋字季實秀水人嘉靖丁未進士令樂平五年苞苴屏絕刑清訟簡俗好兵聞至是違約束無敢肆詣京時父老憐其貧餽之金却不受尋拜職方主事監督大朝門工勞瘁成疾卒宦橐蕭然無以爲飲士大夫解俸贖之始克襄事有女不能嫁郡守資之奩具歿後數十年巡御史龐公按部至秀水應恂懋清白狀嘉歎不已給資修墓遣吏奠之而後去

吏治

卷之二十九

聖五

光緒堂

吉安府推官盛原陶唐

盛唐字原陶嘉善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江西吉安府推官每獄獄探索幽隱人稱神明爰書成自手筆吏胥不能售其奸以最召并監察御史兩按陝西河南風稜丕著遷湖廣副使致政歸優游林下不入公府所著有

嘉善志

六合縣知縣茅國卿宰

茅宰字國卿山陰人嘉靖中進士知六合縣守潔政和爲一時循吏之最遷南京刑部主事未幾卒六合人祀祀之宰資性穎敏而好學砥行卓然以遠大自期乃竟以中道夭折識者惜之

福寧州知州鍾太初一元

鍾一元字太初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初任福寧州知州州界山海間值倭警預拓外城爲保障丁內艱著墨哀懇敵福民涕泣挽留立石頌績後守池州會景府官督還關所至驛驛元一意爲民節省力抗內豎幾爲所窘郡民至今思之復守寧國有惠政轉四川副使以祖母年高上疏乞歸結廬郭外泉石觴詠元素介直非我同志卽謝絕弗與里閭尤高其誼

吏治

卷之二十九

聖六

光緒堂

崇安縣知縣鍾惟一銳

鍾銳字惟一錢塘人舉嘉靖乙卯鄉雋屢上春官不第遂謁選得令崇安值神廟初江陵相公柄政務明察行丈量法下令嚴急吏多奉行過當以取媚銳故緩持之監司督促甚急銳徐應之曰崇雖巖邑地磽确且不

加廣安得浮額取盈屬令來教民力田開墾尚未則墾成賦無已而始克之雖然吾甚耻極加稅也於是置坵第縣門令民手實無賴墾田者自首免罪乃得三千餘畝抵縣邑缺額民不擾而賦倍監司愧服銳為政務德教尚禮義更嘉意學校捐俸入置學用以給諸生之貧而無以贍讀者治故有武夷山為海內名勝使者行部及過客輜軒至必一登覽以為快車蓋相望若供億不貲邑為編坊役以應徃破家為民病銳惻然曰是山水為屬也小民膏血奈何為登涉者浚削而縣官復置吏治

卷之二十九

聖七

光緒堂

不問如子民何乃闢山之曠土使民播種之得田如千畝定籍起征以免坊役之供游覽者民食其德歌詠至今兩臺諸監司前後薦剡凡七上例當予臺省會要人諷銳詣政府通謁銳謝不往遂轉武昌郡司馬適丁內艱歸卽請告返初服絕不與戶外事卒年七十有二

萬載縣知縣陸溫夫敬

陸璫字溫夫蘭谿人以鄉進士知萬載縣愷悌有為豪猾為盜者難翦不遺餘孽歲飢民多逋負移檄交至璫卽自械繫民爭願身代璫曰父老無自苦吾寧以此去

不忍劬瘁流離也勸課學徒撫存孤寡皆誠心惻怛後以謗調大庾民痛哭遮留治大庾語無譟妄遇事堅執不為詭隨處繁劇率以簡靜愛民禮士政雅有古風陞福建漳州府通判去後民恒思之

內江縣知縣沈雲卿伯龍

沈伯龍字雲卿嘉興人嘉靖乙丑進士初為內江令有惠政民宜之皆稱豈弟時直指貪悍數伺其隙而不得及內召將行直指盛氣而前盡發行橐止俸餘十數金而已直指赧顏退父老子弟扶輿而出號泣不絕抵京

吏治

卷之二十九

聖八

光緒堂

補兵科給事中忤新鄒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伯龍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政在今日諸君更何待乎於是諸將皆奮無不以一當百又躬自督陣親冒矢石捷聞天子賜金幣陞俸一級隨番保作亂督撫以兵五萬專屬之龍乃謂解甲未久不堪復戰遂呼裸衆諭以國威保聞諭欽呼動地縛三渠魁以獻江陵父卒諸司往弔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僅數月復起江西隨轉山東按察使以積勞委頓遂拂衣歸志行粹白里中稱為長者

常德府知府葉文榮朝陽

葉朝陽字文榮秀水人嘉靖乙丑進士爲人清慎恂恂若書生當事執法雖豪富不能奪初知信陽州首均田賦豪民不得相目爲奸晉工部虞衡司郎中司鑄錢中貴人索例弗與出治鐵冶歲有美金數千兩毫無染指尋陞常德府知府有剽盜張金者囑聚洞庭殺掠官府乃以計殲其渠魁餘黨悉散尋陞郎署兵備轉廣東叅政致仕卒於家

肅寧縣知縣俞汝誠子良

史拾

卷之二十九

星

光緒堂

俞子良字汝誠山陰人領順天鄉薦潛心聖學力敦古道平居無戲言妄動議論侃侃務砥礪名檢未嘗以一事干有司初教諭樂城樂俗不知有禮則諄諄以禮誨之未冠者躬爲之冠有婚喪者爲之品式使遵行焉樂人感而化之雖婦女亦呼爲俞夫子遷肅寧令治邑事如其家甫踰年百廢具舉使使者待以殊等然竟以勞瘁卒軀還之日蕭然敝篋而已所著有明學錄通禮節要尊親錄樂居司牧二集並典切可訓

陳州知州洪惟進丞

洪丞字惟進平湖人隆慶辛未進士少警慧英敏性孝友撫弟遺孤若已子初授陳州知州造士愛民有輯治三十八事大都除疾苦興便宜停解京俵馬三百餘疋以折色代又議處河北歲派驛費省民數千金吏治報最擢駕部副郎攝治部事有無關案當路稱爲通才尋進選部郎方厲以國事未究厥用得勞疾卒於官殽之日囊無長物時論服其清

廬州府通判查鳴周志文

史拾

卷之二十九

辛

光緒堂

查志文字鳴周大京兆秉幹之長子也隆慶丁卯以太學生中應天鄉試數擢不第謁選得廬州府別駕文自旣不及成進士又不獲專城提印以抗功名於時乃隱江自矢曰所不能奮報國家者如此江抱贖佐二千石一切絕苞苴却稅美時割俸以代輸贖緩冰藥聲藉甚時河工告急當事者重文才檄當一函而所當如懷仁雖寧諸處尤端悍難爲功文輒躬負薪鍾身先之時雪甚役者墮指文請便宜當事者利亟成不許文乃私自散遣約以解凍而集工咸如期至感恩奮勵不督而成視諸凌雪搏沙者率後成而又先圯也所省國家費數

千悉輸官帑遷無爲州守叙河功二級加廬州府同知仍管州事州治濱江惠水文潤然曰是安能請命以需越人之救哉卽擅發粟以賑全活數萬計苦旱蝗文齊板露禱蝗輒自投黃白兩河死未幾又值大侵二千石督稅急牒三四下復遣吏督促之益力文乃解印綬更皂帽繫頸而泣請以身坐卽偕吏就道於是百姓奔走號呼吏亦愀然還報二千石乃止文故世家多援而又獨行不顧遂中忌者口文亦稍稍倦事卽解印歸歸安茅鹿門先生爲之傳曰京兆公偉節在天下厚德在

東治

卷之二十九

手

光緒堂

宗黨有志弗竟留以寄之子若孫使京兆爲文正則文不難爲忠宜京兆爲太丘則文不難爲元方然太丘三世令德當漢之季其含光隱耀固宜若文所遵明盛不直忠宜時也而仕以例格所可見者僅如忠宜襄城慶州之績而已使其立朝行志不負所學不亦與龍圖老子輝映後先也哉君子以爲知言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九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目次

武功

漢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零陵太守楊璣平璇

三國吳

左將軍留正明贊

鎮軍大將軍陸幼節抗

晉

武功目次

卷之三十

光緒堂

冠軍將軍謝幼度玄

中軍將軍謝石奴石

龍驤將軍戴安丘遂

營道侯沈敬先因子

建武將軍沈敬士林子

新蔡縣侯孫季高處

宋齊梁陳

建威府司馬沈叔任

建威將軍沈弘先慶之

子文季附

建武將軍吳喜

寧朔將軍戴僧靜

散騎常侍周景德文育子寶安附

豫章內史胡方秀穎

右衛將軍杜雄盛後

員外散騎侍郎沈子恭恪

左衛將軍錢子韜道嚴父景深附

越州刺史駱旗門文牙父裕附

鎮軍將軍章伯通昭達

宋勳目次 卷之三十一

錄事參軍王世雄猛

宜黃侯陳元方慧紀子正義正平附

唐

洮州刺史施世英

右武衛將軍錢九隴父文疆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蕭陽陳 彬效彬氏闕

武功

漢共二人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

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卒廣利征伐之後初

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武勳 卷之三十一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都善以西南道神

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裨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

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

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諸

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

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

始上嘉其功勳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

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

堯嘗城功效甚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

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迭伐僉集之號令班西域矣始日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使吉甕謚曰繆侯子光嗣甕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零陵太守楊機平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初舉孝廉稍遷至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滑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

武初

卷之三十一

二

光緒堂

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請關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三國吳 共二人

左將軍留正明贊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勇果絕倫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創一足自後屈臂不伸捺刀自剔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足伸創愈駱統聞而壯之乃表薦贊亮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

鎮軍大將軍陸幼節抗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陸抗字幼節丞相遜之子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建興元年拜奮武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元年大司馬施續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闢據城以叛遣使脩晉抗聞之日部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四

光緒堂

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晝夜謹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並以攻關比晉救至關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斃士民之力乎抗曰此賊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以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關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西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吾寧弃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蔭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五

光緒堂

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御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管都督俞贊亡諸肇抗日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斷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關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園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惟心加拜都護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順流泛舟舳艫千里星馳電邁俄然行止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關以後益更損耗

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變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瀕欸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登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後。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開。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憾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抗五子晏景玄機雲晏嗣機雲以文名自有傳。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六

光緒堂

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晉共六人

冠軍將軍謝幼度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於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七

光緒堂

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宜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薨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戴逵等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悉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糧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郢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八

光緒堂

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將符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頽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渭，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充青三州，楊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入直指洛渭，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九

光緒堂

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三馬隨騾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緡，千匹。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震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頽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閭人襲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破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飢，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後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旣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

遠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於道疾篤復遣長史劉濟賁表盡送節蓋章傳乞解職以盡醫藥詔遣醫就視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哀請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玄遂與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瑛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瑛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靈運自有傳

靈功

卷之三十一

十

光緒

中軍將軍謝石奴石

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從弟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典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於玄琰然石時爲都督云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兄安亮遷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稱詎不九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襄

龍驤將軍戴安丘遂

戴遂字安丘處士達之弟也驍勇多權略達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肥水之役遂以功多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靈功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光緒

營道侯沈敬先田子

沈田子字敬先武康人先從劉裕克京城進平建業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十二年裕北伐田子與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陽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爲疑田子曰兵貴用奇今衆寡相懸勢不兩

立若彼國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反其未整得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即獨率所領鼓噪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奔糧毀舍躬勸士卒前後奮擊所殺萬餘人弘既降裕宴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力也即以咸陽相賞授咸陽始平二太守

建武將軍沈敬士林子

沈林子字敬士林子之弟少有大度博覽羣書王恭見而奇之曰此見王子師之流也劉裕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乞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累著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光緒堂

軍功裕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裕伐姚泓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均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奔損輕重還赴裕林子

按劍曰今日之事下官目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

同業艱難或荷恩高厚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誓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裕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車之良轍也裕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斫枚夜襲即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光緒堂

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戰皆捷凡所俘獲悉以還紹以示王師之弘裕至閬鄉泓掃境內兵屯曉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軍禦之裕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寇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長安既平還至彭城裕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

威將軍河東太守武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永
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懷少子璞嗣歷官淮南
太守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自有傳

新舊縣侯孫季高處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少任氣劉裕征孫恩
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舊縣五等侯盧循之難裕謂
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搗其巢穴即遣季高泛海
襲番禺拔之備父報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延夫等輕舟
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
武功
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
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劉裕表贈交州刺史
宋齊梁陳 共一十九人

建威府司馬沈叔任

沈叔任武康人赤黔之子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以叔
任爲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新寧縣

男官終益州刺史

建威將軍沈弘先慶之子文季附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
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墾殖勤苦自立年四
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
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五

光緒

相引機謂曰卿在省年久遠北當相論慶之正色曰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
軍及淮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屣鞅縛袴
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
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
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律
下獄以慶之爲建威將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加南藩
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率後軍中兵
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

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發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爲營戶。三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侵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六

九澤

尚書江湛並坐在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營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已。而師出。果無功。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罔礪礪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師。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制。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皆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誰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

沔。咸懼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谷受軍略。會元凶弒逆。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宮。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惟力自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旬日整辦。皆謂神兵。百姓忻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元凶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收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上不能奪。聽以郡公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

武勳

卷之三十一

七

九澤

之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侯來耳。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慶之居西明門外，室宇弘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廣開田園之業。妓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大

光緒

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轎，鼻無轎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詰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恩挹損之。

武勳

卷之三十一

七

光緒

妻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惟娛，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縷七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口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惟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畧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生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

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芸，不爲之顧。元景等微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懽，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廢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諍帝意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及死，贈賻甚厚。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輻涼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更謚曰襄公。子文叔、文叔子昭明、昭光、昭略各有傳。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

以寬雅正直見知以軍功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晉平王休祜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祜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微初自秘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起兵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子

光緒堂

軍事初慶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炊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齊國建爲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晏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份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

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遂發怒啟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蒞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承明中累遷領軍將軍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建武二年魏軍尋退百姓無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轉倚中左僕射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預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子

光緒堂

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園死年五十八朝野究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獻公

建武將軍吳喜

吳喜餘杭人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自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背誦皆上口演之嘗作議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

校尉沈慶之征蠻。啟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還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五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平南。賊方熾。慮後翻。覆生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領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頗縱人剽虜。又時時對客言。漢高祖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

卷之三十一

主

光緒

寧朔將軍戴僧靜

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發詔購贈子徽人嗣侯。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脫還淮陰。齊高帝撫育常在左右。後坐事繫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啣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

卷之三十一

主

光緒

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縱人城。衆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王瑱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瑱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衆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卽位。封建昌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祚。出爲比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

年巴東王子譽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武帝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見過誤使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武帝不答而心竊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散騎常侍周景德文育子寶安附

周文育字景德壽昌人本姓項氏少孤貧爲壽昌戍主周蒼義子因從其姓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光緒

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故嘗爲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弧慰勞白水諸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冬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拜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啟文育同行累征有功贈南海令安興不

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

王勸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勸被代文育欲與勸俱

下至大庾嶺請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

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者又曰君沮

東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

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勸

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

下配焉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裕

獲歐陽頔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圭

光緒

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阜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奔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自將以攻文育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熟擊破景將侯子璽景平改封

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儼命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克杜龕遂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彪悉衆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以彪瑱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金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瑛獨以小艦殿文育乘舟舳舻跳入瑛艦斬瑛乃率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舳舻自丹陽步上時武帝

武帝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

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槩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敗走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勃又遣其別將歐陽頔頗軍苦灘傳泰據塘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舳舻少孝頃有舳舻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虔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文育乃分遣老小乘舳舻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僞退

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半船茅鄒上流則歐陽頔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鼓吹大作賊徒震駭歐陽頔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揚威將軍周鐵武襲頔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以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栗其下遂斬勃以降而勃子孜與余孝頃猶據石頭文育攻之孜降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鄒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

武帝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

武昌與琳戰於沌口及周廻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鷁弟孝勣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廻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賈慶救孝勣而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廻等廻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兵多若取曇朗衆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廻之敗奔船走莫知所在及得廻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

因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
愍。子寶安嗣。天嘉二年。有詔配饗武帝廟庭。初。武帝嘗
曰。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太過。非全身之道。後卒如其
言。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
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媼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
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
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
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
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

重功

卷之三十一

天

光緒

令南討。文帝卽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
平王琳。頗有功。周廻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
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
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
將軍。領衛尉卿。卒。諡曰成子。碧嗣。位晉陵。定遠二郡。

豫章內史胡方秀類

胡類字方秀。吳興人。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
州。類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
武帝進軍。頓西昌。以類爲巴丘令。鎮大臯。督糧運。下至

豫章。以類監豫章郡。武帝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
討侯景。以類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類羅州刺史。
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
建出東關。武帝令類率府內驍勇侯瑛於東關大破之。
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龔。功多。
武帝受禪。拜兼左衛將軍。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宣
謚曰壯。天嘉二年。配饗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右衛將軍杜雄盛稜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天

光緒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少落魄。不爲時知。頗涉書傳。
壽徵南。事梁廣州刺史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
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
景平。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武帝謀誅王
僧辯。稜難之。武帝懼其泄。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絕於地。
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
龔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
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
軍。丹陽尹。永定元年。進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
陵。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

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瑁等。秘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卽位。還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尹。廢帝卽位。加侍進侍中。右光祿大夫。解尹量置佐史。給扶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伐。優游都下。頃之卒於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配饗武帝廟。廕子安世嗣。

員外散騎侍郎沈子恭恪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之爲廣州兼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子

光祿

映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贄。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上山。應之。恪主東土山。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授都軍副。武帝謀討王僧辯。使文帝還長城。立柵以備杜。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龔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龔果與泰。乃走龔果。武帝受禪。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

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肅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帝踐祚。除與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宣帝卽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兵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卒。謚曰光。子法興嗣。

左衛將軍錢子韜道戢

父景深附

武勳

卷之三十一

子

光祿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軍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徵時。以從妹妻之。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嘉縣侯。天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氈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越州刺史駱旗門文牙

父裕附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兒容貌非常。必貴。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親帝儀者。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從平杜龔。張彪。勇冠舉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拜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子義嗣。

鎮軍將軍章伯通昭達

武勳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頂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髻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幸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儔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眾。以蕭柱龔。頻使昭達往京口。舉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龔

武勳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龔。龔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彪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詔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勲第一。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處據臨川反。昭達便道征之。處敗走。徵為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陳寶應納周處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處。處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木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為中撫大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眾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滬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迴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

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舍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戡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石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樓船上仰射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隋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赴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必同羣下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差武功

卷之三十

五

光緒

胡之麟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饗文帝廟庭子大寶嗣

錄事參軍王世雄猛

王猛字世雄東陽太守清之子承聖末陳武帝既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龢龢告急於清清引兵援龢大敗文帝於吳興時廣州刺史歐陽頔亦與清同援中更改異頔竟殺清歸於武帝猛時年五歲文帝軍渡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常氏携猛遁還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

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大建初始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慨懷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息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擒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

卷之三十

五

光緒

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槁不食歎曰巾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助馳驛赴京歸款隋文帝大悅謂助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卽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卽日拜助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肅洗便留嶺表經畧猛仍討平山越奏聞降璽書褒賞以

其長子縉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卒於廣州封歸仁縣公。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諡曰成子。縉襲。

宜黃侯陳元方。慧紀子。正業正平附。

陳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大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及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獻等請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

武勳

卷之三十一

主

光緒堂

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舡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鉄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軍士皆不殺。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

漢口。爲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蕭敗。盡燒公安之儲。僞

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

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

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縉喻羅暉。其

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

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見重當時。

唐共三人

洮州刺史施世英

武勳

卷之三十一

主

光緒堂

施世英。安吉人。家世業農。多積粟。好施予。每衣食一鄉。世英生而勇斷。有才氣。不衣襪。而喜騎射。鄉里年少多嚴爭之。隋大業中。天下擾攘。盜賊竄起。世英率宗族子弟。并鄉里年少。以軍法部伍之。聚糧自守。盜賊聞之。不敢犯。里閭獨全。已而聞高祖起義。率衆歸附。每戰伐。先鋒陷陣。功多。拜洮州刺史。賜資優渥。羣下莫敢望。未幾病卒。高祖悼惜。厚賻其喪。勅令歸葬。

右武衛將軍錢九隴 父文疆附

錢九隴。長城人。父文疆。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

城入隋以罪沒唐公府為奴因得事焉九隴有膂力善
騎射常帶刀以衛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
征薛仁果劉武周累擢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
子建成討劉黑闥橫渠先登敵衆披靡黑闥平功最封
鄆國公改巢國卒諡曰勇陪葬獻陵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終

虞世

卷之三十

宋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一目次

武功

宋

殿前都虞候張伯玉瓊

鎮海軍司馬孫承祐子誘

兩浙都鈐轄沈承禮

知龍泉沈濟叔希稷

台州鎮將杜伯僖子幼常幼偉
孫士賢附

鄧熹

虞世

卷之三十一

光緒

趙育才

薛彥明開兄開闢從子居實從兄謹
言里人鮑若雨包汝諧附

黃仁環唐子
容附

王達

陳彥聲宗舉

承信郎閻丘民表視

殿前將軍童淑

承信郎方彥通庚子五
人附

統軍王子武

錢學山帶弟附

鞏州通判詹至

任彥遠李倫董之邵附

趙權

神勇軍統制呂希祖渭孫

檢校少師孟璞玉珙

元

吐蕃宜慰使陳萍

知吉州軍事楊國華實

東陽尉王靖翁安國

卷之三十一

二

光緒堂

武略將軍董彥光弟沈傳二子附

明

周德閭

袁千戶興

昭信校尉王仕龍威弟承和附

田子貞貞

永康翼左副元帥呂用明文燧弟玄明佐季文附

浦江翼左元帥吳志德蔣可大附

吳啟明文秀

義兵千戶葉良器良殷景勝孟主附

駕前親軍指揮周得璇

吳伯榮壽孫子仁附

陽朔縣知縣蔣公直

指揮同知蔣貴

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陳良輔翼父附

仁和衛千戶王時泰業

懷遠將軍崔惟正端

東陽尉王靖翁安國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劉原熊

山西道監察御史項思誠僚曾孫守禮附

王剛甫

指揮僉事彭懷遠程

都督同知牛允武桓

海寧衛左所百戶陶炳

海寧衛正千戶滿正

嘉興所正千戶張淮

都督同知萬民望表

溫處守備盧子鳴鎧

金恭將丹

朱總兵先

台州指揮僉事陳大成

范文學希雲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一 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

卷三十一

四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鹽官查允亮具卿氏閔

武功

宋 共三十九人

殿前都虞候張伯玉瓊

張瓊字伯玉其先自館陶徙衢遂爲衢之常山人世爲牙中軍瓊少有勇力善射隸太祖帳下周顯德中太祖從世宗南征擊十八里灘砦爲戰艦所圍一人甲盾鼓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光緒堂

謀而前衆莫敢當太祖命瓊射之一發而踣淮人遂却及攻壽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後極鐵着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及卽位擢典禁軍累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愛州刺史時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出尹開封難其代者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卽命瓊代爲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彘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日爲巫媼二

人衛之切齒。發現擅乘官馬。納李筠綠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時建隆四年秋。郊禮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太祖旋聞瓊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耳。太祖遂優恤其家。以其子尚幼。擢其兄進。爲龍捷副指揮使。

鎮海軍行營司馬孫承祐 子誘附

史事

卷之三十一

二

光緒堂

孫承祐。錢塘人。其姊爲錢俶妃。因擢處要職。累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俶子惟濟入貢。詔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鎮海鎮東等軍行營司馬。俶又私署中具軍節度七年。俶復遣承祐入貢。令諭旨於俶。將有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內客省使丁德裕率步騎一千。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俶克毘陵。功居多。改中興軍爲平江軍。其授承祐節太平與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徙泰寧軍節度使。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

史事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軍司馬

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元璫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元璫卒。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卽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克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克毘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兵志有云。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振甲登食。墜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

禮所部敵人不取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李煜歸朝錄其功真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倣畫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

知龍泉沈濟叔希稷

沈希稷字濟叔溫州人宣和初知龍泉三年睦賊洪載入寇諸邑皆陷龍泉民情洶洶希稷毅然為守禦計賊至與戰大破之事平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送者攀轅涕泣為立三賢堂於玉峯寺以祀之

史事

卷之三十一

四

光霽堂

台州鎮將杜安常伯僖

子幼常幼儲孫士賢附

杜伯僖字安常東陽人猿臂善射熟韜畧多智計以功名自期宣和盜起大將楊惟中率師進討伯僖杖策謁於軍門惟中與言大喜留之幕下運籌制勝出奇無窮每與賊對勇氣溢橫戈而前賊無堅陣賊平授誠忠郎轉台州鎮將歷史館檢閱紹興間妖賊嘯聚東鄉鎮將王公雅問討於伯僖伯僖曰愚民迫飢寒弄兵山谷間非其本心但殲厥渠魁則有從自解若縱兵窮討必且濫及無辜公雅從之民獲保全後其子幼常幼偉孫

士賢俱登右科顯顯仕人以為陰德之報

鄧熹

鄧熹遂昌人有勇畧善文章宣和中睦寇犯松陽遂昌聞熹散家財結里中拳勇少年入邑禦侮賊至與戰出奇破之賊衆奔衄兩邑遂全郡將黃葆光聞於朝增秩賜金以榮其歸仍官其一子

趙育才

趙育才與鄧熹同里政和中選為武學博士弟子膂力絕人更精於射去百步而射楊葉無不中者時稱猿臂武功

卷之三十一

五

光霽堂

方曠叛與熹父子集趨壯相犄角邑人恃以安堵時松陽賊侵掠及境乃率所部格於孟山前賊勢張甚育才手射殺數十賊矢盡擲弓於地橫刀直入賊陣賊衆披靡分兩翼左右合擊育才復砍殺數賊力盡死於碭下聞者莫不歎息

薛彥明開

兄開闢從子居實從兄謹言里人鮑若雨

薛開字彥明永嘉人徽言之族子少喜讀孫吳兵法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和末俞寇猖獗開與兄開闢及開子居實謀曰郡將預為守禦計弗許乃與里人鮑若

兩包汝諸議鳩財積穀陰合里中少年族中子弟授以
其器分地自保時教授劉士英與石礪畫城爲八界幸
義民以守之開自與閭守城南之西隅而使居實總其
綱寇至攻永泰門肉搏而登居實發弩開柳槩從兄謹
言奮擣斃其先登者寇氣懾而退開復簡精勇數十人
夜縋城下斫其營寇驚走自相蹂躪死者不計其數寇
遂奔寨去事平口不言功鄉人高之

黃仁環 唐子容附

黃仁環浦江人生而勇悍有智略喜談兵而議論多依

黃仁環

卷之三十一

大

光緒

名節方臘之亂鄉里不逞多從之者仁環以爲耻獨奮
勇出身保禦郡守上其功授承信郎建炎初山賊作亂
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報當以計禽賊
乃與友人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語其首
曰今欲破縣兩主不宜俱行俱行誰守寨者吾初歸無
以自效願率子弟爲先鋒陷陣諸酋大喜盡命賊衆聽
仁環指揮仁環乃引衆東行十餘里將覆賊乃詭分兩
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揮竹於首以爲標識
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奮刀大呼曰轉陣殺賊

賊衆出不意錯愕不知所爲皆束手受刃千餘人脫者
無幾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餐於家酒酣用大斧斫殺
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
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其女竟爲賊所
害仁環官至訓武郎卒鄉人感其德立祠祀之血食至
於今不衰

王達

王達縉雲人生有勇力善劍槩能步聞宣和間方臘寇
縣勢甚披猖縣尉唐良臣以力戰死人情洶懼達乃率

黃仁環

卷之三十一

七

光緒

壯士數百人從間至仙居會呂師囊爲內應取道徽官
軍夾攻之遂大破賊鄉邑乃全事定身退口不言功郡
守上其事授承信郎不受卒之日男女走哭者數千人
相率立祠祀之請於朝封忠烈侯

陳彥聲宗舉

陳宗舉字彥聲東陽人宣和間盜起睦州鄉邑無賴有
謀欲應之者宗舉聞之急竄身無賴中察其稍解事者
一二人力諭以禍福使轉相告譬應聲解散得不從亂
安撫使劉述古聞而賢之知其有可用才因命宗舉糾

合義兵以衛鄉井宗譽卽稚牛置酒悉呼向所識無賴諸少年縱飲之酒酣宗譽語諸少年曰從賊之與從義相去甚遠從賊則禍及宗族且沒身而受惡名從義則保全里閭卽及身而受上賞惟諸君熟計之諸少年曰何微陳父言吾屬爲不義死矣今之身陳父之所生也敢不惟命是聽宗譽大喜盡醉而去諸少年歸各率其黨操戈荷鐮手弓橐矢而前以聽宗譽約束宗譽卽以兵法部伍之畫地爲守賊偵有備不敢犯民用安堵述古欲官之宗譽不肯曰吾用諸少年力而一身受賞能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人

光緒堂

承信郎閭丘民表觀

閭丘觀字民表遂昌人倜儻有大志宣和癸丑陞州廳變賊首洪載陷松陽據其城分兵以攻遂昌勢張甚朝廷下詔招安之當事者縮首莫敢往觀慨然請行遂單

身資詔入賊營以義撼之成約而反朝廷嘉其功授承信郎靖康初京城失守本路帥命觀率衙校處三州兵赴難及至二帝已北轅痛哭旋師遇高宗渡江勤王率所部歸之高宗大喜特旨轉三官後以軍功歷九任積官至武翼大夫

殿前將軍童淑

童淑壽昌人面如紫玉赤睛虎鬚有膂力能挽強弓射百步外無不貫心洞脅者鄉里服其勇宣和童貫討方臘淑仗劍歸之請獨當一面貫以淑知山溪險阨命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九

光緒堂

率銳卒數百爲前鋒開道貫以大兵繼之淑轉戰而前賊徒奔潰直抵青溪方臘據巖險自固不出分兵塞隘以困之會韓世忠從間道入甘源禽臘以出賊黨悉平淑功爲多擢殿前將軍領宿衛建炎初汪來一來二寇闖越東南騷動朝廷命淑率師討平之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撫屬卒贈太尉

承信郎方彥通庚

子文燧文博文郁文思文翰附

方庚字彥通淳安人家世業農庚躬耕隴上喟然歎曰世方多事大丈夫當隨時立功以名不朽奈何沾體塗

足甘以老農終耶。昔周文育以大槩取富貴鄉里至今以爲美談。吾能荷七尺劍獨不能運丈二槩乎。遂擲劍於地。從人學兵法。賣牛買劍。橫磨之曰。以此自立足矣。已而平方臘。破兀術。屢立戰功。拜承信郎。子五人文燧。文博。文郁。文思。文翰。少俱從庚於戎馬間。庚復指授諸進退坐作。攻殺擊刺之法。諸子故俱有膽力。以能戰聞。淳熙間。金人再寇。乃哀義兵。取勝。文燧以承信郎出身。官統制。文博承信郎。文郁進義校尉。知桃源庫務。

統軍王子武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十

光緒

王子武嘉興人。初爲統軍。睦寇方臘。作亂橫行州邑。殺平民二百餘萬。喋血轉關。官軍莫能挫其鋒。來攻秀州。去城南一舍而陣。衆號十萬。子武白太守曰。今日之政。公職守子武職。戰請背城借一。以報國家。請速具軍輿。翦此而後朝食。乃下令簡精銳五百人。長兵在前。短兵相接。弓矢分左右翼夾射。遂啟門鼓噪而出。太守復率百姓登陣。雷鼓發。喊以助之。屋瓦皆震。戰士勇氣百倍。莫不一當百。賊大駭。奔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五千級。築京觀五以表其功。賊遂退據臨安。不敢北向。以窺江淮。

者由子武以孤軍遏之之力也。

錢學山崑弟崑附

錢崑字學山。淳安人。與弟崑俱讀書尚氣節。宣和中方臘之亂。州邑多被殘破。崑與崑團民兵衛鄉井。民服其令。建炎已酉。兀術大舉入寇。高宗幸海道。虜犯臨安。沂浙江而上。崑與崑同邑人。方庚率民兵三千東赴至桐廬縣西牛頭山下。視其迫險。可以置伏。遂偃旗息鼓。以俟敵至。忽鳴鼓揚旗。呼噪。銳起。矢石如雨。崑橫戈擣其。中堅。崑與庚張兩甄夾擊之。虜衆大敗。遽北。通高宗回。蹕嘉其功。各授承信郎。頃之。衢寇張花項犯歙。逼於嚴境。崑復率義兵破走之。羣盜聞其名。稱爲二虎。未幾以疾卒。紹定初。江東部使者列其功。詔封崑爲惠顯侯。崑爲惠濟侯。立祠祀之。賜廟額曰英烈。

鞏州通判詹至

詹至建德人。官鞏州通判。時金人入寇。將至鞏界。至聞報。卽入與家人訣。出坐堂皇上。鳴鼓集吏士。揮涕語之曰。昔人云。君辱臣死。二帝北狩。四海痛心。義與虜讐。天不共戴。非盡覆之不足以雪耻。若至城下而後圍之。則

重圍受困矣。宜及其馬足未停士。吸木飽。先出奇以擊之。然後快顧諸君計將安出。史士齊應口。運籌帷幄。是在明公。某輩但有熱血一腔。爲明公報國耳。至慨然曰。是誠在我。遂下令。選精銳二千人。授以長戈大斧。去城三十里而伏。俟虜過。從後斫刺。以感之。勅尉率民丁數百人。於城南掘穿數十處。以蘆條蓋之。上覆以土布。煮豆於甕北。以引其馬。又選精銳三百人。授以強弩。伏城濠中。俟虜馬蹶。從濠中起射。又選精銳二千人。授甲盾矛戟。伏城左右。爲內應。今日間。砲伏者起。內者出。違令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土

光緒

者斬。於是令男子登陴。婦人治糗。至躬坐敵樓。以待明日。虜大至。去甕數十步。馬聞豆香。爭馳而前。忽墜甕中。人馬相枕藉。後騎爲伏兵所感。勢不能止。如山摧。砲聲一舉。濠矢如飛蝗。城中伏兵鼓噪而出。前後夾擊。大破之。斬獲過當。殘虜駭遁。城邑乃完。張浚以爲能。辟置幕下。浚每有戰伐。至之。借箸爲多。浚薦於公。積官至左中奉大夫。及卒。浚深惜之。命子拭銘其墓。

任彥遠

李倫董之碑附

任戡字彥遠。奉化人。少英敏。多勇略。喜讀書。每慕張子

房。諸葛武侯之爲人。嘗歎曰。假令二賢而在。吾願爲之執鞭。謀者知其不凡。與同也。李倫董之碑。以慷慨好義。義稱。卽四方慕義者。莫不推此三人。三人亦深相結。以名節相期。許建炎三年。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諸縣多被殘毀。戡與倫之邵。奮義鼓勇。共率家丁數百人。禦於泉口。每乘間出奇。以擣虜。虜不敢犯。奉化得全。當路上其事。有詔俱官修武郎。三人者相視而笑。各不受。

趙權

趙權。東陽人。氣豪而有材畧。挽強弓。射百步外。皆摘。趙權。東陽人。氣豪而有材畧。挽強弓。射百步外。皆摘。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土

光緒

心時稱能手。宜和中睦寇猖獗。權仗劍請大將楊惟中。請獨當一軍。一而惟中壯之。簡鎗杖手三百人。隸焉。權轉戰而前。賊無敢當其鋒者。連破青石。光明。上清諸洞。皆生禽。其酋致之幕下。乃令里中少年協力固守其地。而自部鎗杖手四出。殺賊。賊望風而逃。四境安堵。帥府上其功。詔授迪功郎。尋補東陽尉。追捕盜賊如鷹搏兔。見蹤必獲。盜賊畏之。終其任。無敢竊發者。卒於官。

神勇軍統制呂希祖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紹興間。武舉高第。歷有軍功。累

陞殿前司統領官荆湖宣撫使薛象先聞其忠勇權爲神勇軍統制使募兵以守樊城簡帳下千人授之謂孫將行坐教塲堅紅白二旗語衆卒曰吾此行誓以死報國能借死則可借生一人貪生則吾事敗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者立白旗下趨而之紅旗下立者僅四百人謂孫卽以六百人還宜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令有一卒入人家誤碎其釜者謂孫立斬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更募得四千人幸守樊城無出言禦虜當時稱爲名將後爲副都統魏友諒所疑使其將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光緒

警之三軍爲之雪涕

檢校少師孟璞玉珙

孟珙字璞玉歸安人防禦使宗政子勇而有謀金人犯襄陽駐兵國山珙料其必關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諸軍隔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軍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望敵圍中有素袍白馬者珙大呼曰是吾父也橫矛躍馬突圍而入敵衆披靡援宗政以歸由是顯名累功授忠靖郎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統制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

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乃白制置司初平堰於棗陽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穀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紹定六年大元將那顏齊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退蔡徽珙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珙逼其壘一鼓拔之斬天錫獲首五千級復犯呂堰珙督諸軍追擊之進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光緒

遣大河邊逼山險若軍四合金人奔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瑗懼遣其部曲奏書請降珙單騎入賊瑗請死伏階下珙命易衣冠以賓禮見問者風動於是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仙愛將劉儀以壯士二百人降時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爲蔽劉儀曰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砦成禽矣珙乃遣兵向離金今諸軍執黑旗入砦金人不疑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七

光緒堂

縱火掩殺幾盡。直搗王子山砦。斬金酋小元的。梟其頭。軍聲大振。乘勝攻下馬蹬。火光燭天。殺傷山嶺。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破之。是日三戰三克。默候里砦不攻而自下。板橋石穴守將安威王顯大懼。乃因劉儀乞降。而顯軍猶未解甲。琪車騎入其砦。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者。餐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視。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精明。日攻石穴九砦。砦會。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遁走。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兵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宜撫王機約共攻蔡。制置司謀於琪。琪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琪盡護諸收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琪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黃陂。斬首千二百級。進逼柴潭立柵。蔡人恃潭爲固。琪命決其潭。實以薪草。遂濟師攻城。城中絕糧。老弱互相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七

光緒堂

泥食之。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肉薄。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拔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啟。招僭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即取寶玉置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大我。烟焰未絕。琪與僭蓋分守緒。願骨以歸。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制置司奏留琪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巢比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琪以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襄陽圍解。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兵分寇襄陽。淮

甸、靳舒二守委郡去光守遂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
攻黃守王鑑帥萬文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
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
以徇諸將士爛月戰苦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者視療士
皆感泣按定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
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不許未幾授樞密副
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
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軍曹文
鏞復信陽軍劉全三戰皆捷復樊城遂復襄陽初詔珙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太

光澤

敗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
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
未幾元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攻珙知夔
州珙提兵疾走卽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帥銳卒
從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退走升夔路制置大使兼屯
田大使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弁
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斬
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
郡公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

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
諸賢扞患識者是之詔荆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授壽春
珙遣劉全將以往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
壽昌五江口隔一水耳湏兵卽渡何必預達先一日則
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
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
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
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
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
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
堰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
卽役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
諜知達於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
初珙招鎮比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比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贖
珙曰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
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軍武軍節度使致仕
終於江陵府訃聞帝震悼輟朝三日贈太師封吉國公

卷之三十一

太

光澤

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
曲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言折衆志。皆慚名位雖
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
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無事。其學達於易六十四卦。各
繫四句。名警心易。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元 共七人

吐蕃宣慰使陳洋

陳洋。婺之蘭谿人。宋丞相宜中弟。自中之子。宋亡。育於
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子孫。得洋大喜。奇其骨相。

實功

卷之三十一

子

光碧堂

厚遇之。洋刻意於學。兼通梵教。尤精騎射。世祖以爲才。
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官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人
寇邊。烽告警。以洋領吐蕃宣慰使帥兵討。而平之。悉定
其地。賜上尊襲衣。獎諭甚至。及武宗朝。以洋習知西事。
特命撫寧邊陲。初入敵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俾與之
遇。亟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
示閒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敵有以所戴白幘揭於竿
首者。洋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走。由是諸部服從。不
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知吉州軍事楊國華實

楊實。字國華。諸暨人。明經。兼通武略。少補邑博士。弟子
員累舉進士不第。遂弃去。築室桐岡。博綜羣籍。攻苦食
淡。不積餘者十餘年。遂盡通天文地理。風角鳥占奇門。
遁甲之術。延祐間。以人材徵。乃起。歷知吉州軍事。時連
寇犯境。勢鬪甚。民心洶懼。實簡精壯。授甲登陴。復厚募
勇先登。賊衆奔潰。追斬不可數計。悉平之。捷聞。特進河
南東路檢法。升都奏進院。檢試南宮。號稱得人。遷大理
丞。當時稱上馬殺賊。下馬能作露布者。莫不首推楊國
華。

實功

卷之三十一

子

光碧堂

東陽尉王靖翁安國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遷之孫也。個儻有智略。以門功
授成忠郎。當入官。會宋亡。不果。元始有江南人心危疑
未輯。往往兵起。安國以策干大帥高興。歷陳撫綏之計。
署東陽尉。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玉山民屢舉等。恃險
爲亂。殺宣慰使陳天佑。行省左丞史弼將兵來討。安國
詣軍門上謁。曰。此鼠輩耳。宣慰不戒。遂致披猖。力能縛

之寧須大舉以費軍興。弼因遣之安國。親入賊窟。手縛其渠魁。以獻。喇大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首者。尉之力也。延置幕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辭無何而寧海妖賊楊鎮龍反。至山境。接寧海據為巢穴。勢殊猖獗。安國率鄉兵扼險要。拒之。賊出。聞輒敗。乃從間道趨義烏。遇官兵與賊眾奔潰。安國卷甲追之。遂禽其酋。安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服從之。有訟不直於官。而惟尉言是正。鄉閭賴以安輯者二十年。歿後。民有肖其像而祀於家者。

武功

卷之三十一

王

光緒堂

武略將軍董彥光

弟彥傳子谷彪廷輔附

董彥光。新昌人。生平慷慨有志節。至正間。盜馮輔卿作亂。陷新昌。彥光斥家財招集義民屯境上。明日盜擁眾而西。彥光設伏以弱兵引之入隘。遂與弟彥傳子谷彪廷輔挺劍直前伏起。張兩翼夾擊之。禽輔卿梟其首。俘賊黨數千人。郡將上其功。詔授武略將軍。僉元帥府事。子弟三人俱授武信郎。

明共三十八人

周德問

周德問。松陽人。少通書史。尤精武略。值元季寇亂屢率子弟保障鄉邑。及王師下括蒼。辟德問守禦處州。復合兵數萬。東取臨城。屢立奇功。身退不言。有大樹將軍之風。後上諭功。頒賞。德問辭不受。人益高其節。乞身家居。損黃築白龍堰。灌東鄉田數百頃。民饒獲。至今因更其名曰周公堰。

袁千戶與

袁興錢塘人。少好騎射。不事生業。元季兵興。為義兵百戶。屢出奇破賊。賊聞風解散。歲乙未。率眾來歸。隨征宣

武功

卷之三十一

王

光緒堂

州功多。授千戶。諸暨之後。有劉總管者。為賊所執。與橫刀策馬突入賊陣。眾披靡莫敢當。斬首數十。援劉以歸。主帥摸之以為已功。典怙不為怪。亦未嘗以語人。人咸服其量。軍士嘗乏食。典解銀甲易粟。活之。及王師進攻雲南之龍海。典時從征。慨然謂同列曰。吾此行不生食。渠魁不返也。至是請前鋒。遂力戰以死。詔遣使祭之。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

昭信校尉王仕龍威

弟永和附

王威字仕龍。義烏人。側儻有大志。喜談兵。而習弓馬。元

未寇犯永康乃與其弟招集義兵拒於黃龍寨破之戊戌冬王師下婺州威率衆歸即命以所部隸帥府從征有功除昭信校尉觀海衛百戶陞武略將軍紹興衛後所副千戶子孫世襲開國以來義烏有世襲自威始

田子貞貞

田子貞名貞以字行永康人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多奔竄巖穴且飢饉頻仍道殣相望子貞出粟賑之皆羅拜曰我等已在鬼錄賴公生我倘有所後雖蹈水火

卷之三十一

五

光緒堂

無恨子貞因結爲義旅使扞鄉井寇不敢犯肅訪使者檄授巡檢辟戊戌天兵下浙東而七閩猶未歸職方陳友定遣使持空名勅授子貞武義縣尹子貞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戮之而焚其書

永康翼左副元帥呂用明文燧

弟玄明侄季文附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至正間括寇爲亂郡縣發兵討之皆敗遠近騷然文燧與諸弟侄合謀散家貲率衆以備之設禁令明賞罰論以大義衆有圖志賊陷縣治四出焚掠文燧使弟玄明侄季文帥四百人迎破屢戰

皆捷會官兵至與之夾攻賊敗走復其縣帥府論功將授文燧等官皆辭後賊復扇飢民爲亂文燧詣帥府白

之即命文燧總制民兵討賊乃與其弟侄分道出奇屢戰皆捷因義士胡元祚敗死古田賊乘勝復陷縣治文

燧奮義鼓勇復率弟侄合兵夾擊賊大敗走追至上黃

橋復敗之斬獲數百人時行臺遣都鎮撫趙里古思帥

師專征將與會兵方岩賊掩至松明橋擊却之又陣於

剝棕嶺以逆官軍諸軍四面合擊賊遂大潰枕尸三十

餘里諸將分道窮追於是賊降地方悉平論功加文燧

等官復皆辭不受及王師下婺城文燧籍其衆歸附授

永康翼左副元帥知縣事遷中書管勾轉嘉興府知府

松江民亂襲嘉興文燧使告總帥李文忠遣兵擒復諸

將欲屠城文燧力爭止之入朝勅往諭奢婆國行次典

化卒於驛舍

浦江翼左元帥吳志德

蔣可大附

吳志德浦江人元季盜起偕同里蔣可大協謀倡衆扞

禦民賴以安戊戌行省左丞李文忠帥兵下浦江志德

與可大率衆迎謁留置麾下從取諸暨處州功多授志

德浦江翼左元帥。可大副之。未幾。皆以病辭歸。志德與兄志道。友愛甚篤。誓不分異。傳及五世。皆同居。子孫繁衍。遵其家法。至今。

吳啟明文秀

吳文秀。字啟明。浦江人。有膂力。習騎射。兼知韜略。元末寇盜縱橫。乃集鄉人。累石爲砦。以扞鄉井。及王師取紹興。啟明率衆來應。以計開錢清濠。兵遂大捷。勅免其家差役。以旌其義。後授宜武使。卒於家。

義兵千戶葉良器

良器。景陽孟圭師正附。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天

光緒堂

葉良器。青田人。慷慨有大節。元末擾攘。良器團結義勇。保捍井邑。總制胡深薦授義兵千戶。勦山賊。及征方谷珍。克平陽城。功最。陞萬戶侯。攻瑞安。深入敵境。被獲。不屈死。事聞。詔存恤其家。胡深爲文祭之。哭以詩。哀感三軍。無不隕涕。良器弟良殷。子景陽。景陽子孟圭。孟圭子師正。俱以義勇殺賊。有保障功。

周得璇前親軍指揮周得璇

周得璇。東陽人。自少好勇。有大志。家世業農。得璇每儻。而歎曰。終歲胼胝。不得一溫飽。大丈夫。顧甘爲溝中

瘠乎。乃賣牛買馬。改農器爲長刀。躍馬舞刀。便有封狼居胥意。喜曰。以此取富貴足矣。太祖高皇帝。兵克襄城。得璇委身歸附。每遇敵。先登陷陣。功多。累授正千戶。尋陞駕前親軍指揮僉事。上以其勇而有謀。命鎮守北平。永樂間。胡虜犯邊。得璇出奇兵。攻破之。追至黑松林。獲其輜重。斬級過當。陞隆慶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

吳伯榮壽孫子仁附

吳壽孫。字伯榮。浦江人。見義勇爲。里中惡少。有乘亂殺人者。壽孫忿然曰。鼠輩恣肆不軌。罪不容誅。是而可忍。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天

光緒堂

不可忍。率子弟捕獲。送官置諸法。人心肅然。思亂者戢。影以去。一鄉皆稱爲新塘義士。子仁富而好施。以急告者。未嘗不折券相付。遂以財使里中數百家。戊戌冬。王師下婺。寇多竊發。仁簡其素所後使者。得拳勇五百餘人。授甲置砦。畫地以守。縣境賴其保障。朝廷嘉其功。授以官。辭疾不拜。晚築室新塘之椒山。宋太史漁題其顏曰。施惠庵。里人因稱爲惠翁。

陽朔縣知縣蔣公直

蔣公直。象山人。智勇絕倫。處鄉里。恂恂執禮讓。孝友篤。

至人無聞言。洪武初。蕭秀山賊。據縣治四出剽掠。泉莫能禦。公直謀於縣令孔立躬。先率眾伏寶梵寺。出奇攻賊。大破之。禽其渠魁。梟首以徇。招徠脅從者數百人。邑賴以安。事聞。賞白金五十兩。擢桂林府陽朔縣知縣。時居民不識蠶桑。公直令之植桑。仍市蠶種於他郡。教以飼蠶之法。民遂衣被至今。卒於官。

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陳良輔翼 父典附

陳翼字良輔。長興人。父典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伏

冀功 卷之三十一 人 光緒堂

冀附我。高皇帝從征伐。備宿衛。累功。陞驍騎前衛百戶。從征雲南蠻洞。力戰死。翼襲職行間。特授濟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未。征鴉寒山。乙未。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授燕山左護衛世襲指揮僉事。庚寅。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翼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四千。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圍必取。攻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已卯。以白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

鎮國將軍。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永樂己丑。扈駕還北京。進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軍馬。扈巡迤北。至和林逾土刺河。擊斬胡寇。瓦剌人畜殆盡。後七年。上素知翼老成。可屬大寄。詔往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仁宗皇帝念翼勲舊。召還任北京。未幾有疾。詔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三年卒。壽六十有二。計開輟朝一日。給喪具。道里費。勅有司。卽長興祖塋治葬。從一品制翼

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鍾。讀書善騎射。以才氣自負。及

冀功 卷之三十一 人 光緒堂

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先機倡勇。制變履危。耀兵整旅之間。敵常不戰而自却。非獨長驅銳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弔殘恤寡爲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爲一時名將云。

都指揮同知蔣貴

蔣貴諸暨人。長軀偉幹。多膂力。善騎射。未嘗讀兵書。而行軍多與暗合。發跡行間。以從征胡寇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乃書旁午。以貴與任禮爲左右副總兵。率師往伐。

武勢

卷之三十一

手

光緒堂

而一受兵部尚書王驥節制得一切便宜當是時部指
揮使安徽爲偏將驥而怯貴與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
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
狀上密勅驥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徇於是諸將
士皆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
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
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
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堡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
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谷北抵天倉屬貴約以賊小至
則各自爲戰守大至則并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
任禮爲平羌將軍貴與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
台朵兒只伯諸進取悉聽驥謀虜嘗狼山等處乃選
精騎授貴使爲前鋒而自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
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而前搏虜敗
之虜渡黃河遁去貴又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
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開道兼
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
首三百餘獲金銀璽甲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

武勢

卷之三十一

手

光緒堂

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窮追五百里
餘降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而還捷聞貴禮皆
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還部理事久之麓川宜慰
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
以憂死上特拜定西伯貴爲平蠻將軍驥仍總督軍
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
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
矢驥乃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驥乃奏上方略請遣
恭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東兵而貴
率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
十月貴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因其
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遂圍上江因風焚其排柵大破
之斬敵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
貢山道移駐騰衝進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輩者
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貴遣劉聚
官聚分左右翼緣巔攻之不下貴乃自率中軍以進夾
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衆勝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
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斬首

虜二千餘級，遂進圍薊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死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詔令班師，遣戶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封驥靖遠伯。子孫世襲，賜諡券紹輝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當是時，思任發尚在竄也。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諸將士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得，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主 光緒堂

疾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貴乃縱兵擒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詔還京師，加祿定西侯，賞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未幾疾作，薨於位。貴果勇善戰，自卒伍至爲大將，身經五十餘戰，未嘗敗北。每遇大敵，無不先登陷陣，驥前後皆賴之以成大功，而身退不言，無纖毫矜伐之色。驥以故嚴重之，計聞進封經國公，謚武勇。

仁和衛千戶王時泰業

王業字時泰，其先高郵之興化人。曾祖祥元，季從軍浙西，國朝兵下臨安，率先歸附，授仁和衛副千戶，再調吉安。祖斌父成，世其職。當時稱爲將家，業體貌豐偉，多才幹，年十六，父喪明，襲職京師，適軍駕北征，例當扈從。業在軍中，勳循紀律，而勇略過人。同事者皆驚異之，曰：「南人少年能是乎？」既凱還，復任吉安。時年雖少，而言動若老成人。遇當爲事，慷慨無所顧避。雖專督屯事，而一軍之政務咸咨焉。境有急，必以屬業。梅花峒寇作，會議曰：「彼恃險爲亂，攻急則退，不與戰，緩則肆。」非王侯莫之能平。衆推業往，未踰月，果平之。永豐大盤山賊首曾子良聚衆劫殺，勢甚盛，將及於縣，縣遣人告急。郡守陳本深謀於業，業知守急，欲以屬已，乃奮然曰：「兵固不敢擅調，然民患之急如此，可坐視乎？」古有先發後聞者，我其行矣。即日選精兵二百餘人，倍道以行，或諷其急，業曰：「彼賊烏合之衆耳，計無所出，若少緩，則有備，兵法各有所用也。」業果卒至，逼其營壘，賊惶懼出戰，一鼓而勝之。捷聞，陞本所正千戶。無何而閩漸寇起，遣大將軍陽侯佐討之。吉安軍當調業，統以往，從都督劉某殺丁公崖。

卷之三十一

主 光緒堂

崇常爲軍鋒大軍潰而崇之軍獨全浩然歎曰吾不得用其智而徒制於人上不能爲朝廷殺賊下不能爲生民除害何以名爲人臣哉故以是不得論功陞賞以鬱憤卒年四十有九崇爲人輕財好義遇賢士大夫傾竭無所惜其撫馭士卒嚴而有恩臨陣勇氣勃發目光如電橫戈而往前無堅敵有古名將風惜生非其時不得究其才用云

懷遠將軍崔惟正端

崔端字惟正海寧衛指揮食事少有大志偉軀幹多膂力騎射精捷器識不羣生平無狗馬之好喜觀古圖書禮接賢士大夫相與講究九邊阨塞及天下險要南倭北虜策其情事如指諸掌居常輕裘緩帶投壺雅歌及臨戎應事議論英發無顧忌聞者奪氣卽其歸內寬外嚴士亦以此附之景泰間倭入貢還所過求索至攘敘手刃人經浙藩檄端防護端耀兵戢旅隔之以威重倭酋帖服威能動遠自是而東南十餘年絕無倭警無何而處嬰山民相扇弗靖詔遣都督徐恭總內外兵數千往剿之恭聞端有文武才檄爲前鋒端率勁兵擣其巢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碧堂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光碧堂

生禽賊首陶得禮上功幕府進指揮同知尋備倭把總分守浙東端感激自奮竭精神思慮水陸之行無一日休用能備舉廢墜士馬精強而勞頓困憊疽發於背疾革大呼曰大丈夫不以馬革裹屍竟死於床第間乎言畢而逝時側室子雲生僅六月而端就木年僅四十三

山西道監察御史項思誠懷曾孫守禮附

項懷字思誠奉化人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丁憂服闋改授山西道奉勅征討四川筠連等

縣蠻夷衛命以往每懷靡及至則親冒矢石率先戎行險阻嵐瘴一無所避出奇禽斬蠻夷悉平因積勞致瘁力疾回朝復命卒於邸舍以死勤事而卹其不行識者惜之曾孫守禮舉進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以風烈

稱

劉原熊

劉原熊松陽人世居蛤湖父惟賢徙居澄川原熊生而雄毅負奇節正統間陶得義等倡亂松之男女多避難於橫山寨寨去澄川甚邇守寨者謀諸少年曰吾聞與師聚衆而無主則兵無節制而易敗非萬全策也此間

有劉原熊者義士也智勇足備可以爲吾輩主盍往求之諸少年曰諾各捐簪珥請原熊門諸少年膝行而前曰吾儕小人創於賊不得不嘵聚以求生顧智不足以相謀勇不足以相攝人多而耳目不齊心志不一適生亂以速斃耳竊聞長者高義願以諸人之父母妻子爲託不勝簪珥願爲長者千萬歲壽原熊正色却之曰賊因財而致亂子復因亂而受財相去幾何諸君果真心推讓者子請以七尺爲報諸少年大喜原熊因推牛置酒悉召諸少年酣飲之立壇於社原熊登壇而盟之乃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下令曰聞鼓則進聞金則退臨陣回顧者斬諸少年無不凜然於是嚴陣以待已而賊至原熊執父先登諸少年皆呼噪挺戈而前無不一當百賊懼退居城北會夜有擄妻子東逃者賊獲之遂盡知寨中虛實次日大風賊乃乘風縱火劫寨原熊率衆力戰於野斬賊首四級餘賊數百人賊大敗遁走而原熊亦以陣亡諸少年哭之甚哀仍捐簪珥刻木肖原熊像祠之於社曰公以此始亦以此終血性驪酒各率其父母妻子哭拜於祠下而後去

王剛甫

王剛甫象山人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攝東門巡檢時蘭秀山賊反襲縣虜令丞入海剛甫與友蔣公直謀曰任寇虜我令丞據我縣治罪宜誅死事聞於朝大兵必來邑民盡受害矣盍先格殺之乃募衆掩擊殺其渠魁釋其脅從者若干人初天兵聞亂將屠邑京軍二萬已發錢塘而賊先授首遂不果渡江而回邑人聞之泣曰微王君者吾邑數萬人俱登鬼錄矣議者謂是舉力出公直謀資剛甫

武功

卷之三十一

三

光緒堂

指揮僉事彭懷遠程

彭程字懷遠海寧衛指揮僉事素負膽略知天文正統十三年沙縣賊鄧茂七據延平稱剗平王都督劉聚檄程率兵往討禡祭邑生司禮者瘞毛血益忽墮地碎程拔劍欲斬之生踞而言曰此吉兆也賊宛然破矣程喜遂鼓行而前號令甫下旗幟赫然一新明年正月哨延平下營適某帥招飲程移營不赴帥不悅其夜賊劫程舊營不值驚遁走明日程入謝帥知之始大敬服且問故程曰下營時有怪風占必有偷營者故移營以避之

一軍皆稱爲神明。當是時。閩帥屯兵大山。程兵寡。傍溪結營。賊酋朱必森率兵隔溪過。呼其屬指而語之曰。吾此去。先滅大營。回軍。盡殺此奴輩。當以憫。憐爲酒。器與諸君痛飲耳。我軍聞之色動。程亦以衆寡難敵。遂下馬。徧拜衆軍。曰。使賊果得志。回。我屬無唯類矣。諸君。須奮勇。當於死中求活。顧甘作賊。機上肉。乎。諸軍齊聲以應。曰。諾。無何而賊果乘勝回。下溪水挑戰。程令諸軍蹙足迎之。半渡。賊鞋襪。泓水中。拔足不能出。擊之大敗。追奔數十里。初程率兵赴鉛山。圍木柵作城。以拒賊。賊數挑。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天

光緒重

戰。軍士郭阿保善舞。牌劉蠻驢善使鐵叉。二人相議曰。我與若素號驍勇。今不與戰。是怯也。郭先跳出木城。有騎賊從焉。斧之郭。以牌迎斧。乘勢伏地。以進。劉舞叉前支其斧。郭忽滾牌起。斬其馬足。賊墮。劉刺之。斃。乘勢進攻。賊大敗。程軍牌皆黑綠。賊望見黑牌軍。輒驚曰。彭家軍來矣。急遁去。遂進攻前後洋兩寨。及爲峯山大竹口。嚴家島。黃金井。連戰皆捷。累斬首四百級。禽首賊三招。撫脅從者。凡一千二百三十餘名。九月凱還。景泰元年。賊葉宗留復叛。率兵往溫州征之。多。五月。守永康。七月。

游義沙灘渡。大戰。最十一月。次麗水。樓山。十二月。三。姆沿滄。攻麻陽龍潭破。二年五月。天井背大戰。追至。草庵周。秦寨累斬首六十一級。禽首賊五。三年四月。兵部歷敘程戰功。以請爲當路所抑。僅陞指揮同知。功大。而賞薄。論者至今惜之。

都督同知牛允武桓

牛桓字允武。麗水人。由處州衛指揮歷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桓沉重。嚴毅。清慎。忠勤。折節賢士。有敦詩悅禮之風。兩鎮貴州。夷人仰之。如父母。分守左江。士民號。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天

光緒重

泣擁馬首。遞送出境者數千人。所至令行禁止。或夷寇竊發。旌旄所指。無不立折。兇首每臨陣。親執桴鼓。立門旗下。意氣凜然。犯令者立斬之。然未嘗妄殺一人。得賞賜。悉散諸將吏。不以一錢私。募府以故士卒樂用。所向克敵。如落蒙龍。遇方隆。急流勇退。雖致位樞府。而被服如寒士。士論益賢之。

海寧衛左所百戶陶炳

陶炳嘉興人。海寧衛左所百戶矣。也。喜談兵。工騎射。正德初。蘭谿問一劍。光芒射斗。炳隨以將材舉。從討開常。

累征秦六二王浩入陳邦四俘獲過當陞本衛正千戶乃顏其堂曰瑞劍

海寧衛正千戶浦正

浦正海寧衛左所正千戶果毅沈雄曉暢兵法每以生當平世不得一見其奇為恨正德間部軍器上大司馬忽與寇遇寇橫陣而來正手射其前鋒四人應絃而倒寇大駭散去行至滄州首寇劉六劉七率眾萬餘人臨境守臣欲委城通正厲聲曰朝廷築城以衛民設官以守土君去城誰與守將委數萬生靈於賊手乎適仁和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四

光緒堂

胡世寧以公事道出滄州聞寇且至乃引車入城正聞之大喜曰胡公至無慮賊矣乃自守共詣世寧請援方略世寧令守簡其精銳授甲登陴以正節制之正與寇相持凡八晝夜寇中矢死者千餘人力竭解圍而走滄州乃完尚書張繡疏正功不報當是時正之名聞於西北未幾從征開常深入敵陣後軍不繼遂被害詔贈明威將軍子潮陞指揮僉事

嘉興所正千戶張淮

張淮太僕敘之子侗儻有大略正德間蜀寇猖獗太僕

兵備利綿有廖麻之難淮聞變馳入賊壘願與父同死侃侃陳利害嚼齧而語目皆出血與淚俱下賊壯而出之後數從太僕軍中戰通江門鎮有斬獲功別從延綏參將張鳳征倒塔兒等處斬首虜四級時閣臣楊一清行邊甚器重之以將材薦授嘉興所正千戶稍歷蕪州衛指揮同知

都督同知萬民望表

萬表字民望寧波人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慷慨多大節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指揮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四

光緒堂

食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豐習騎射夜無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頹首作求田問舍計予以武舉第一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為漕運參將拜總兵掛印累遷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較表歷滿既久國計盈虛河渠通塞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大者疏小者議累累千百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漕之地尤根

武功

卷之三十一

聖

光緒堂

本至論議者。越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俞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士射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通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捐積。通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士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滅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

武功

卷之三十一

聖

光緒堂

鹽法廢而邊儲日不克。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葺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餓。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湏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根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傅大都表聞之日夜來。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忝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鉅鉢蕭然。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一夕無疾端坐而逝。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

溫處守備盧子鳴鐘

盧鐘字子鳴。麗水人家。世武弁。好樂儒術。敬禮士夫。屋

傍山池幽雅如畫脫堯登即累角巾與士大夫觴咏其中守備溫處屢禽劇賊許二等及倭夷入寇十餘年烽火不息定謀僂力俘其渠魁徐海王直等地方以寧歷官浙直總兵沿海居民祠祀之

金恭將丹

金丹嘉善人卜居秀水少為諸生喜談韓淮陰張睢陽事尋生註誤當立功遂弃而學武龍顧虎餘無所不窺尤精著數能算計見效會島夷內訌賈勇先登制府檄為間諜嘗從戚大將軍行間多所俘斬累功歷官恭將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四

光緒堂

解桐家居穆然儒雅不識者不知其為大將云

朱總兵先

朱先秀水人讀書不成去學劍替力膽略千人辟易慨然有封侯居意嘉靖間倭躡東南胡少保宗憲懸賞格購倭首先所手斬數十級盡以獻之幕府及頒賞不受曰大丈夫志在立功何以賞為宗憲奇而用之歷疆場凡四十年累官總兵絕聲伎之好亦不置田宅園囿輕裘緩帶有古儒將風

台州衛指揮僉事陳大成

陳大成義烏人家於倍磊以雄武稱嘉靖三十七年八寶山礦徒嘯聚萬餘人四出焚劫闔境震恐大成糾率義旅力剿除之遂以武生應募統率子弟兵五千赴台州防守四十年四月倭寇屢犯台州花街白水洋等處恭將戚繼光調遣大成督領王如龍陳子璽等奮勇衝鋒俘斬倭首一百四十餘顆被掠男婦三千餘人既而調往江西援剿流賊戰於弋陽上方復部斬首級一百六十四顆四十一倭賊入犯太平又敗之於烏根嶺屢獲全勝功視諸將為多先是福建興化被陷倭營窟於城中者月餘分倭攻掠旁縣全閩告急至是大成統眾隨戚恭將轉聞而前直抵福興克復城濠倭寇悉平前後凡告捷者十有二欽賞金銀牌面者三加陞祿秩者一歷授台州衛指揮僉事尋轉浙江管理中軍都司時倭寇雖殄而士卒多虛糜口糧民不勝供億之困大成乃建議領兵屯操每年汛期則給常廩出守解汛則減糧回縣逢五起操遇警聽調兵既得以附家地方又可保守當事者如議量減歲省金錢數萬民困為之稍甦云

武功

卷之三十一

四

光緒堂

范文學希雲

范希雲秀水人以明經補郡博士弟子員少負奇氣喜讀兵書嘗語人曰吾以七寸管與黃口小兒爭長於風簷寸晷之間何如仗三尺劍策馬於萬軍中取上將頭乎會倭奴寇郡所司簡兵授甲使付武上將之希雲請獨當一面遂授先鋒率所部禦倭於平湖出奇設伏大破之追至白馬堰接戰三晝夜所殺過當以援兵不繼陷陣死年二十有六

武功

卷之三十一

星六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二目次

德業

漢

合浦太守孟伯周嘗

晉

會稽內史孔敬康倫

子閭附

宋齊梁陳

南兖州刺史陸叔明慧曉

子僚任附

尚書左丞沈曇慶

吏部尚書沈曇真演之

附父

唐

卷之三十二

一

光緒堂

宋

饒州刺史張君選無擇

史館修撰徐處仁岱

國子祭酒姚輝中勛

靈壽令唐浙師翊

太子賓客謝濟之濤

戶部侍郎虞純臣奕

龍圖學士傅國華墨卿

安撫使汪仲嘉大猷

司封郎田伯清渭

中書舍人徐明可敷言

給事中王誠之信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太常丞喻叔奇良能

父薛光兄良倚附

監察御史喬世用夢符 禮部尚書劉文儒章

安撫使劉師文甲 舒州通判沈叔晦煥

少傅趙悅道與權 戶部郎中黃子賜夢賜

知台州王致遠 參知政事常長孺林

太常少卿孫元實子秀 刑部右侍郎黃元章黼

元

上虞令林希元

明一

監察御史張尹誠純誠 監察御史何同

德業目次

卷之三十二

二

光緒

蓬州知州金士琬紘 左副都御史夏廷簡迪

江西按察僉事馮本清 禮部左侍郎章尚文啟

副都御史王景賜暹 兵部左侍郎鄭文樞辰

刑部主事管原理思易 華昌知府戴彥廣浩子橫附

湖廣參議周宗武文 湖廣巡撫蔡廷子錫

禮部郎中蔣廷暉曾祖鑑子宏附 安福簿詹景威

右副都御史盧仲思詹 刑部尚書陸廷玉瑜

刑部尚書薛廷器希璉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刑部右侍郎金縉卿紳 順天府尹魯茂功崇志

董如魯慧

都御史夏宗成垣

太僕寺少卿章用輝瑄 貴州布政使唐質夫彬

工部侍郎李時升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二目次終

德業目次

卷之三十二

三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武原陳昌懋仲修氏閣

德業

漢凡一人

合浦太守孟伯周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始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光緒

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舉孝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

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華易

前政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復其業商

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

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畊傭

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

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

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

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

珠獲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儻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光緒

極樂金而嘗卑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希見爲貴槩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越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會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晉共二人

會稽內史孔敬康愉子問附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備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亡愉遷於洛惠帝末歸至江淮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幾爲所殺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以爲神人而爲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

卷之三十二

三

光緒

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遷侍中太常燕輟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兩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三遷尚書左僕射以議論持正爲王導所銜出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

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聞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闡汪安國闡嗣爵位至建安太守汪安國自有傳

宋齊梁陳共六人

南充州刺史陸叔明慧曉子僚任附

陸慧曉字叔明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時人方之金張二族慧曉清介正立不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二

四

光緒

雜文游會稽內史張緒稱爲江東裴樂齊建元初歷官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触物無不朗然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其爲名流賞矚如此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

良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俄徵黃門郎，遷吏部尚書。官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

德業

卷之三十一

五

沈曇慶

詔帝遣主簿謂曰：都令史諸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以侍中出爲南充州刺史，加督以疾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倖，並有英名。時人謂之三陸。僚學涉經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画。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任御史中丞，倖自有傳。

尚書左丞沈曇慶

沈曇慶，武康人，懷文之從兄也。仕宋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上書請立常平倉儲粟以賑人急。文帝納

之。曇慶性謹實，清正歷仕，有稱績。嘗謂子弟曰：吾處世無寸能，圖作大老子耳。當世稱爲長者。

吏部尚書沈曇真演之父叔任附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父叔任以平蜀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讀書，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六

沈曇慶

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與左衛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議多異同。惟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頒賜羣臣，惟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鳶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未幾遷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

上賜女伎不受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

唐 共二人

饒州刺史張君選無擇

張無擇字君選慈谿人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為訓乃從李孝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為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為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直請領表移饒州刺史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

史館修撰徐處仁岱

徐岱字處仁嘉興人學無所不通大曆中劉晏表為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賢之表所居為後禮鄉貞元初為太子諸王侍讀留給事中史館修撰性篤慎不諛人知宗族孤孺皆為婚嫁儉約一身以行其德彌老不衰至今人能道之

宋 共三十三人

國子祭酒姚輝中勛

姚勛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永康令元祐中召為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趙鼎錫雷同俯仰無所建明累遷寶謨閣待制國子祭酒知明州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卒勛兩遭廢斥不以遷謫自解盡心民事所至俱有聲績尤以孝行著稱每省先墓素衣步出城門且行且涕至墓哀慟如初喪見者為之感動

靈壽令唐浙師翊

唐翊字浙師山陰人世以儒術顯翊生甫七齡日誦千言十三能屬文稱奇童元祐間人士兢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蘄縣簿吏以其初筮少之翊稍露鋒鏑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用而稔常平吏盜倉粟翊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歎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曹所至皆有聲同時陸佃輩皆推服焉

太子賓客謝濟之濤

謝濤字濟之富陽人以文學稱登淳化三年第爲梓州
權監判官李順反成都濤畫計守禦以功遷觀察推官
權知華陽縣亂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
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
書悉以田還主改著作佐郎知典國軍真宗考吏籍內
出朝士有治迹者二十四人名副中書省濤在選中召
對長春殿賜五品服契丹入寇議親征以濤知曹州屬
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轉送濤請
以他漕通睢陽者取以餉軍留曹賦縣廣濟河以饋
漕

卷之三十二

九

光緒

師詔從之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其
濤乃陳請吏治狀且曰有罪願連坐奉使舉人連坐自
濤始久之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
史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
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
所毀撤且遺詔從儉濤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
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太子賓
客卒范仲淹稱濤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
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歐陽修銘其德納諸寬

陽之原子緯自有傳

戶部侍郎虞純臣奕

虞奕字純臣錢唐人元豐八年進士崇寧中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沿相飢徙東路入對上問行期對曰臣退卽
行流民不以時復則來歲嘶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
提刑自請討賊悉降之入爲開封府少尹故時開封治
獄得請寶蔽罪其後悉任情弃法奕言廷尉持天下平
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
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
子奪自顯視戶部如僚屬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
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卽自劾不稱職詔爲
罷內侍之領左藏者卒贈龍圖閣學士

龍圖閣學士傅國華墨卿

傅墨卿字國華山陰人以大父恩補太廟齋郎歷翰林
學士宣和中以禮部尚書持節冊立高麗王楷有功還
賜同進士出身進龍圖閣學士以守正大夫致仕墨卿
凡三使高麗所過郡縣輒爲守人道立德意以寬有爲
務罪囚及當死者多得減釋官吏有責罰編置亦貸除

卷之三十二

十

光緒

之高麗至今廟祀之不絕初墨卿尉江都往來山陽添
為節孝處士徐積所知人間積所為知墨卿者積曰方
欽聖升遐楚之官吏寓客皆易服臨郡庭下惟傳尉客
稱其服吾是以賢之

安撫使汪仲嘉大猷

汪天猷字仲嘉鄞人年四歲對客誦孝經止十七章客
問十人章何以不誦以其慶對客大奇之以父恩補官
授江山尉舉進士改金華丞歷遷大宗丞兼吏部郎莊
文太子初建東官兼太子諭德每侍講多寓規戒太子

續纂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光緒

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官僚同賦大猷曰
鄭衛之音非講讀官所與聞也遷秘書少監給事中孝
宗清燕每訪政事大猷遂陳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
州縣惟富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資產止可行於強
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
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嘗與廷臣論強盜有犯止宜
用六項法上聽之既而大猷使金仍用舊法大猷還朝
自劾求去卒從其議改權吏部侍郎以言去起知泉州
巡撫商輅與人爭鬪非折傷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

國用島夷俗者荷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
三萬詔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瓦不下海中國方
禁銷銅奈何為小夷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擢
江西安撫使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
進士未嘗附麗于進浩添歎美之好周施敘内外族為
與仁錄幸鄉人為義莊割田以倡所著有適齋存稿體
忘訓鑒等書

司封郎田伯清渭

續纂

卷之三十二

十二

光緒

田渭字伯清縉雲人初官辰州教授五溪俗與中國殊
絕渭翔學官刻典籍立程度推訓育俗為一變召為司
封郎在朝八年庶靖自持故舊多要路耻私附以于進
士論重之除浙東提舉常平歲歎究心荒政轉徙者來
復除台處發三州戶科茶稅又奏罷五等差夫送迎之
擾民賴以安著有朋雲刀筆璽齋集若干卷

中書舍人徐明可敷言

徐敷言字明可西安人泌之孫也第進士入為九臧志
編修官召對稱旨校書秘省權御史覆李孝壽所劾
卒獄在廷稱其平未幾除江東運判番陽民吳氏館客

誘其子書不順字持以告并誣其蔽甲朝命置獄欺言辨其妄吳賴以全俄與同列奏事異同下遷兩官謫監富順鹽井朝廷知其非辜召爲吏部員外見執政首爲同列者辯時稱長者擢中書舍人有從臣以墨廢遇赦遽復原官數言檄之堂吏還還刺袖以還宰相又言比舉自代皆爲虛文乞籍記以備擢用詔立法在掖垣七年以寵制守越奏罷貢奉物移守葵有惠政召至國門卒所著有易說及二五君臣論篤愛諸弟當任子先補從子琮

卷之三十二

三

先君

錄事中王誠之信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舉紹興進士第調温州教授會郡飢疫以賑救爲已任召爲勅令所刪定官書成進上比資格實歷四考纔少十二日或謂蓋少遲信曰遲之爲利是欺君也上語宰相曰信在勅局久當序遷宰相以未嘗見其求遷對上曰不求遷乃見其賢耳遂擢考功郎宰相以三蜀士囑信不可宰相服其有守因奏曰近日銓曹之清信之力也有軍官賂吏僞爲磨勘陰薦信察其姦白都堂付之理吏無所容共禱於神願信維他

曹無爲考功官上聞之喜曰一郎官乃能爲朕任怨除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前後論事忠讜上屢呼其官而不名出知紹興府奏免積逋以百萬計開山陰泮瀦注之海民德之歌曰湖水溢大田失湖可耕民以生名之曰王公湖置義田活民之不舉子者創義廩資民之無以葬者嘗使北肄射破的再發仍中金人驚曰得非黑王相公子孫邪謂其善射倖武恭公德用也制誥得古體字逼米元章賦揚州后土祠瓊花詩掩唐宋衆作有是齋文集若干卷

卷之三十三

三

先君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於朝不待報卽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贈絹百

正特與遺表恩

太常丞喻叔奇良能

父葆光兄良倚附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娶黃氏睦寇起青溪婦翁以白金數千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寓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金爲謝葆光力辭弗受人稱長者黃氏脫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舉進士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番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蠲止五代孫晟通德書

卷之三十二

五

光緒

監察御史喬世用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嘗作不欺論諫奇之登淳熙七年知徽州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人歲

苦霖潦夢符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衍遷守潮陽民稱豈弟宰相薦士十九人而夢符爲首改與六院差遣尋除大理正奉旨即訊郭倬獄於宿州不畏權勢獄具除監察御史卒所著有西峴類稿

禮部尚書劉文孺章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第一歷官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竭忠輔導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嫌其不附已出知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歷遷工部侍郎兼侍講論罷提舉崇道觀奉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六

光緒

宗受禪念舊學召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廟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爲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謂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禮部尚書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石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

襄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章力告老，以顯謨閣學士奉祠。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文靖。章容貌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世以比漢孔光。

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七

光緒

東安撫使，與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授大義拒之。因臥疾，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知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與總以右職入川，卽日可瓦解矣。」曦僭王甲遂去官。朝廷又乃徵聞曦反狀，韓侂胄僞以爲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璧以甲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與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上念

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贖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計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舒州通判沈叔晦煥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八

光緒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舉乾道五年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誘誨，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克殿試考官，唱名且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纔八十日，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克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急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威，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煥曰：「且移書御史。」

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妾舍非食自
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
飲者支費頗減歲旱常平使分釋官屬賑恤得上餘餘
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最薦書以聞遂通判
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為念善類
凋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
揚善子媿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媿也煥人品高明
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
兩者無規始可以言學追贈直文華閣特謚端獻

德業

卷之三十二

九

沈隱宜

少傳通悅道與惟

趙興

悅道慈懿王八世孫南渡家於鄞遂為鄞人

嘉定

年進士調會稽尉歷官倉部惟度支以直寶章

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惟酷禁網峻密與惟首捐以于民

該銅鉅縣門欲懲者擊之寃無不直母喪屢起之不可

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禪奉祠復半載乃赴朝遷宗

止少卿兼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制

決明陽壽者咸服郊祀風雷與惟止言國本未定又陳

弭盜固本之策嘉熙改元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

便殿具言防邊之道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

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遂招刺三千人為

忠毅軍以嚴宿衛薦文武士四十人以備銓擇遷戶部

侍郎兼樞兵部尚書星變上章請罷謂臣罪擢髮難數

猶欲以去國為言少悟上聽願祗天威以質德及民始

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賑恤五請寬不允於是中書方

大琮言與惟素自潔修砥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

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

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惟請先

德業

卷之三十二

手

九

欽復同降官屬又累丐祠不許時論楮幣又欲以端平

錢當五行使與惟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

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恰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

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

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躑躅之風

其機皆自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嚙隄執政道帝意

留之與惟奉朝請出關遣使越還時飢民相携溺死帝

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惟涕泣受詔亟榜諭曰

今申奏振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

謂母死曰趙增明必有以活我與體上則祈請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四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方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體至浙江上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為悵然與體三為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增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待讀召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經筵言今日國勢如以壞症付庸醫徒運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豈堪再誤耶時相忌而出之帝青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八字賜之又賜泰卦詩忠邪辨拜少傅不起卒遺表憤不

傳

卷之三十二

五

光緒

忘規正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與體嘗謂士大夫有食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蔽國害民故歛之夕金帶猶賫錢民家云

戶部郎黃子賜慶炎

黃慶炎字子賜義烏人博學善文登淳祐進士第辟荆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庫銀冤獄得釋者數千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觸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傳節浮姦以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

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歸扁所居曰桂隱

知台州王致遠

王致遠永嘉人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飢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為粥以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隣民至日至八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續之迨麥熟始罷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哺以活嬰孩之委弃者病與醫藥死為歛埋山谷窮屬感恩流涕稱為王佛肖像祠之累遷湖北提刑改浙東知台州召為吏部不赴居鄉十年創永嘉書院建青藜閣祀周許二劉鮑五先生朔望序拜講說復捐已地建義倉扁曰思稷平糴以利民鄉閭德之

參知政事常長孺

常長孺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淳祐七年進士調常熟尉遷婺州推官疏失滯訟以剽繁裁劇稱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劾徙監江淮茶鹽所

傳

卷之三十二

五

光緒

蘇湖局不受商稅。廉改知嘉定縣。以特薦除簽書。臨安府判官。主管城南廂廳。訟嚴明。豪右憚之。改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飢民。官吏難之。林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迺以代屬縣償。大農網欠。拜監察御史。首論買似道爭田事。又論皇子竑嘗繼其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林請於朝。捐金發粟。復陂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

德業

卷之三十一

五

光緒

民得莫居。歲復告。給邑人德之。遷刑部侍郎。首論雷雲非時之變。以集賢殿學士出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林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釋於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

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迺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帝怒買似道以御書令委曲行。林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首言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正命。死不得血食。沈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扎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提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開明堂禮成。進端明

德業

卷之三十二

五

光緒

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林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卒。

太常少卿孫元實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以進士主吳縣簿。有稱水仙太保爲妖者。子秀毀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淮東總領檄子秀督宜興縣園田租還。白水災。總領表曰。此軍餉所關。乃敢爾。子秀堅持之。是年卒。免稅。令金壇縣稱最。遷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奏蠲五登鹽之困。民者衢

寇作擇子秀往守賊悉就擒奏調秋苗萬五千石又奏
改廢寺爲孔子家廟於衛如關里遷金部郎左司兼右
時丁大全攻去丞相董悅謀代之三學諸生伏闕上書
十上不得聞子秀從二府就檢院取書徑徹榻前大全
怒逐之尋起爲浙西提舉改提刑兼知婺州婺勢家多
匿田隱稅子秀操之急勢家嗾言者劾罷之尋遷浙西
提刑進太常少卿知臨安府以言罷復知婺州卒子秀
性沈毅遇事慷慨敢爲抵掌劇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
而益親死生患難嘗救不遺餘力聞一善輒手記之喜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五

光緒堂

獎拔後進有古人之風

刑部右侍郎黃元章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第進士累官太常博士輪對言周
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
歷邊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爲清望官仁宗
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
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
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
或昇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

民亦乎其恩信熱其威名天下無事則敗風迹顯著不
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奇俾制方面出
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
矣行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茶鹽召爲戶部員外
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升副使浙東濱海之
田以旱涉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濟計代之毘陵飢民
取糠粃雜草根以克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
捐僧牒緡錢賑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
公事守殿中侍御史歷遷刑部右侍郎以論劾奉祠卒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五

光緒堂

元凡一人

上虞尹林希元

林希元台州人博學能文章由翰林應奉出尹上虞在
官庶介妻子恒有飢色人不能堪希元處之泰如也白
馬湖最關水利每爲豪民所侵乃定墾田數湖始復舊
旱潦成賴之重建明倫堂續修邑志嘗請立箕子廟於
遼東祀董仲舒於廟庭皆有功名教者卒於官貧不能
歛邑士爲營葬之所著有長林存稿

明一 共二十七人

監察御史張尹誠純誠

張純誠字尹誠，寧海人。洪武初，由和州同知擢江南提刑。行部至婺源，見黃山之民病於茶鹽，欲奏罷之。其僕執不可，純誠曰：「國家新立，正當損山澤之利以與民，使天下知吾輕財而愛民也。奈何？」民自殖以沮天下阿化之心。裁辦難數，四使不能奪卒，奏免之。未幾，陞監察御史，與修律令，定官制，持議勁正，中外肅然。一日乞歸省，上因令招集鄉郡之舊為方氏兵者，純誠慨然曰：「臣事陛下十年，無絲毫惠利及鄉里，今歸省而省招集鄉里子弟以為兵，父老其謂臣何？」上動容稱歎，而止。山東初定，欲擇一管鹽筴者而難其人，上曰：「前擬純誠奏免黃山茶稅，不可邪？」遂以為長蘆運使，未至而卒。

監察御史何同

何同，衢之龍游人。洪武中，由人才起家，歷官監察御史，誠朴寬厚，鞠問獄情，無存欽卹。嘗曰：「求生於死者不得，則死者與死者皆無憾矣。」立朝正大，風紀肅清，士論重之。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光緒

蓬州知州金士琬紘

金紘字士琬，開化人。洪武初，舉順天鄉試，歷官四川蓬州知州。愛民守已，不以邊遠鄙其民，民亦甚愛之。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九載政成，清操如一日。給由便歸田里，不赴部。家居環堵蕭然，日以詩文自娛。而周窮恤困，視其力之所能，恒汲汲焉。同宗一門疾死二十餘人，無敢視者。紘獨周旋其間，親視飯含，為之殯埋，其於不義若武免已身死之日，至無以為殮說者，以為真孝廉。左副都御史夏廷簡廸。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天 光緒

夏廷簡字建簡，台州人。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試，春官廸第。入胄監讀書。庚午，試政於刑部，授深陽丞。邑年丁水，涉通賦數夥，其粮里有醫妻貨子，願償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亡家者。廷簡而思之，乃勸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調福建懷安丞，一治以深陽之政。薦陞大理左寺副，廷中稱平。文皇即位，陞吏部次選司員外郎，轉郎中，百司官吏舉得其人名達。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嘉尋拜河南參政，有妬其能者，交訐陰私，繫獄聽勘。

仁皇知其寬請命於行在省之起授兵部司務四日召至文華殿面諭清理戶部田糧卽擢爲浙江司郎中適以浙人解復論之曰爾不作樂何辨爲乃叩頭奉命不數日清理以聞拜四川左叅政時朝廷遣使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橫夭迺因入覲備陳民艱蒙特賜寬免軍民款聲如雷母憂服闋調江西左叅政仁皇卽位召拜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領詔督常州府稅先是常困於水災迺至令郡守等勸貸徧召鄉之巨室諄切諭之發倉撥廩得米六萬餘斛以克賑濟公

卷之三十二

光緒三十二年

壬子

光緒三十二年

私賴以給助丙午二月忽遽疾卒於金臺年六十一建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妻子有不足之態惟竭力拓基構祠以祀祖宗制度儀物類依文公家禮又割父松谷所遺田五十畝以克祭田凡四時先隴等祭量入爲出著時思儀略一篇以識之子孫至今世守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本清

馮本清餘姚人膺貢入太學校湖廣道監察御史永樂甲申奉勅撫撫松常三府長洲有宿盜聚至數百人警兵禽之監司請崇論大辟本清不可奏誅其魁餘差爲

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孽前御史輒避不居本清入而毀之妖遂息他如按賊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甘肅亦如之庚寅扈從北狩歸積最擅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及甚東府歲輸香貨百萬而非其產本清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本清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時遭賦繁重廷簡方宦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追善爲撫諭民感泣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

卷之三十二

光緒三十二年

壬子

光緒三十二年

宣德丁未改江西巡按饒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錄四案仁方蒞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謙督官屬治棺歛歸其喪年六十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

禮部左侍郎章尚文

章尚文尚文會稽人永樂癸未以鄉書首薦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鞠之多不服啟察其兇惟拘其姦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明日復至府官

爭不可敵卒遣之明且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
一人聲色異者卽盜也衆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
外何氏肆被掠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
而自經死太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獲盜
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隣二十餘家別取楮幣如舊之
數而以盜加之敵察其誣辨理之皆得釋宣德初歷遷
至禮部右侍郎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
利遣人白相見禮敵語之曰吾奉詔至爾蓋小國一首
長能盡禮於使者卽所以尊敝朝廷何用白爲卽起拜
坐於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爲巧媚聲欲眩以聲色敵
正色待之終不爲動及還覲贈珍異一無所受利乃以
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卽閉關敵度
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敵復
奉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
比還却贈如初正統元年平陽王復封晉卽以故護衛
官軍田廬爲請敵受命往理之至則較其軍數量以田
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敵故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
衛氏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毋過乎且朝廷

以藩屏望殷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皇上至公
之意璽牒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朝
廷還奏上嘉之遷左侍郎敵蒞政思慮精審防範屬
密以國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
或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爲姦
遂白尚書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付四司使
參酌而行以是事獲適宜奸弊頓革未幾卒於位年
六十○二計開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給傳歸葬敵質
性溫厚待人接物意氣豁然賙貧濟難尤克盡心問學
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庵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王景陽暹
王暹字景陽山陰人登永樂戊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薦擢
河南按察司副使調陝西督儲有勞遷布政司右布政
奉勅勸濟得水一百五十餘萬石民用不飢以母憂去
吏民請留上遣官邀諸途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
朝論難其代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諡命加贈三代祭
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蘆溝京師戒嚴收用老成以護

根本召還。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時遠通軍民。警避聚城下。惶惶待斃。還赦。西直門悉放入朝。以存活者萬計。尋奉安撫順天等處。奏罷被虜諸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改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灣。遂奏定修河。用工次第。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飢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又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隄四十餘里。捍其外城。用不圯。年纔六十。以災異上疏自劾。乞罷歸田里。杜門謝客。優游林下。十餘年而歿。享年七十。所著有慎菴集四十卷。藏於家。

兵部左侍郎鄭文樞辰

鄭辰字文樞。淳安人。永樂中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福安民有告謀逆事。辰往廉之。得其誣狀。抵以罪。谷庶人有異謀。遣辰陰察其虛實。比還。太宗召至便殿。親詢之。辰語其不軌之狀甚悉。尋擢江西按察使。賜楮幣。馳傳之。係潞州盜起。朝廷欲遣兵往討。辰謂此貧民懼徭役。竄入山谷。問者不宜加兵。乃射牲撫諭。遂皆安業。召

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

陞工部左侍郎。奉勅考察雲南四川方面官。還。澹漕河。有言宜自大名開渠。通衛河。以便行舟。辰以勞民奏罷之。陞兵部左侍郎。歷九載。以疾致仕卒。

刑部主事管原思易

管思易字原理。鄞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持法平恕。奉命使湖廣。辨疑獄。釋繫囚。全活甚衆。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姑欲嫁之。不聽。有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而婦遂陷於辟。思易至郡。境夜夢老婦。繫一馬。泣訴於車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

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

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則視隣右尺牘刺之。有馮小二。曰。將無是乎。遠呼訊之。即立承。婦遂得釋。歸州。屬知孟紹芳盜庫銀二千許。弃官去。司府以孟巨璫姻。不敢問。乃囚十數吏。郝洪等思易知其冤。即條奏之。徑執孟抵法。而釋洪等。已而居內艱。起復。仍前職。時有獄王瑯罪不應死。尚書吳中以私憾論死。思易爭之。中不聽。竟殺之。乃歎咤憤惋。發疾卒。思易平生勵志清約。不苟得。赴公車時。道臨清。見遺陌錢。守以待失者。還之。見者異。性至孝友。母喪致毀。足不踰戶限。所入俸悉以供

伯氏與舊子與人交不爲依阿人皆嚴之

肇昌府知府戴彥廣浩 子損附

戴浩字彥廣鄞人永樂庚子舉人初判東昌管河道時有麥商舟覆拯其屍殯之貯遺金數百鑑於公所據引移商屬畫給之九載遷守雷州州故並海涵病稼乃築堤以捍風潮民歌其德又收肇昌歲飢橋發邊儲三萬七千餘石賑之監司語以法浩曰法固知之如民飢何若以一人活千萬人卽死固將安之乃上疏自劾朝廷優詔原焉天順改元乞骸骨肇昌民相率走關下奏留

彥廣

卷之三十二

三

光緒堂

之復任尋循例致仕凡二十餘年躬行德誼表率宗族置義冢以瘞里之無歸者置義塾以教羣姓子弟終其身不衰壽九十三而卒浩善吟咏詞翰戲墨多爲人所珍有黥庵詩稿藏於家季子損教諭以學行稱孫鰲鯨鰲鯨相繼舉進士至顯官皆損子也人以爲積德之報

湖廣參議周宗武文

周文字宗武仁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翰林庶吉士特修永樂大典天下文學之士咸在館局獨雅推文有集述才聲稱赫起然亦以是不得終在史館去爲兵部主

事稍遷員外郎轉湖廣參議黃州歲大侵流移滿野道殣相望文多方籌畫以濟又盡捐俸入以倡富民分果先拯其急及事聞得請亟發倉賑濟全活甚衆無何以疾卒部民擁道哀號至爲服以送歸視者數萬人

湖廣巡撫蔡廷干錫

蔡錫字廷干邗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胥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陞知泉州府廉慎勤敏孜孜爲民樹長畫奏除洛陽東山大橋三鎮戍兵公私便之尤善摘伏境無竊盜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

德業

卷之三十二

三

光緒堂

云石頭磨爛蔡公再來橋故宋太守蔡襄所建而錫追以守至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甚患之計無所出乃爲文徵海神募贊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傍配享端明陞山東副使奉勅恭贊宣府總兵軍務以功陞順天府丞服闋改應天秋滿陞大理寺卿奉勅巡撫湖廣大

飢設法賑濟賴全活者數萬家尋乞骸骨歸蕭然圖書不持一物囊無買山之資至體粥不具逍遙吟詠宴如也有賀山稿行於世

禮部郎中蔣廷暉曾祖鑑子宏附

蔣暉字廷暉錢塘人曾祖鑑元鄉貢為池陽掾民有以飢餓去為盜主者欲盡置於法鑑爭之不得乃陳於轉運達於朝全活者三十二人暉自幼好學博涉子史精楷法以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陞禮部郎中兼侍書明年致仕歸壽八十八卒暉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出

德

卷之三十二

毛

光緒

入禁閤未嘗有過愛重友道一時同事貧不能濟者居停飲食之有歿者復為殯以歸其喪且為經紀其後而身與妻子不免寒餓弗恤也黃養正姚震咸有學行在謫戍中暉力言於朝薦起之皆至顯官暉平生利惠人庶矣未嘗有所責報亦未嘗以語人故人咸以長者稱之書法蒼勁而結體森嚴尤善題署子宏卒官吏部郎中

安福薄唐景威

唐景威松陽人尚氣節敦行誼鄉舉中乙科訓晉江賦

心作人多登仕版將擢風紀以上封事忤當路左遷夏邑幕邑民流亡將謀不軌威至車騎直入諭以義賊皆復業籍得民里七號新官里尋以艱歸起補諸城青齊父旱蝗官稅積十二年不能入民竄過半乃抗章乞貸設法捕蝗歲得半稔民以不飢竄者悉還長令政稍不公即正色請改陞安福簿令散其才竊勸曰君所至皆得民少順上得大用矣威曰吾強仕所以報君親行已學也若屈節取寵不能乃慨時乞歸適憲臣交章薦之皆弗顧

德

卷之三十二

美

光緒

右副都御史盧仲思唐

盧唐字仲思東陽人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丙午拜監察御史廉正明決不為利害所惑嘗按治於遠囚有訴免者十三人皆金川衛卒與卒長也自言謂知山東民運布花多奸弊因合謀執之弗克執反被誣以強盜獄成且二年矣唐察其實冤辨出之十三人者得不死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奉勅以行時北虜入貢勢頗張唐慮其包藏禍心為後患乃上疏乞修武備以防不虞誠者避之辛酉改命恭贊寧夏軍務寧

夏孤懸境外尤爲重鎮府行視險要築沙興武二城列置烽墩十餘所益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初授田屯軍不計腴瘠衆苦於輪租久矣府視瘠者求開田益之因教以墾闢淮既之法不數月田皆膏腴耕者利焉間被水災輒復具奏蠲其稅舊設儒學訓武生春秋二丁恒缺衆錢以祭瘠懼其賣且擾也因規田二十餘頃請於朝以軍餘佃之歲收租入爲常祀費陞右副都御史是秋虜寇大同如府慮時府在寧夏以有備故無患特賜白金文綺以嘉勞之年六十一卽乞骸骨

德業

卷之三十二

三

光緒堂

歸家居十有三年而後卒府爲人天姿淳美孝友忠厚人無間言居喪奉祭必遵古禮若修家譜置祭田凡義所當爲者必勇爲之至於聲色勢利視之若仇居官三十餘年家無餘貲其自奉雖儉薄而於待賓客周貧困未嘗不豐且厚也人以是賢之

刑部尚書陸廷玉瑜

陸瑜字廷玉鄞人登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憲囚淮揚諸郡多所平反釋繫囚三百餘人從未減者以十百數比復命陞郎中出爲山東右布政使適

齊魯大侵民相鬪取富人粟監司坐劫罪瑜曰民苦取粟延殘喘以免道殣耳卽道殣免而復殺之忍乎竟從輕擬已轉左天順二年刑部尚書闕屢推上不獲俞旨特命瑜遂下詔徵拜及陞謝上誨左右曰刑部職司民命適今得人矣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奏指揮李斌不執事下達鞠之達鍛煉以逆狀具獄會廷議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瑜所執者祖宗之法奈何枉人至族邪達譖瑜私出反者罪上不聽止誅斌已而達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爲無罪然比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曾欽之異謀也武夫有希功者執欽佃人數百輩爲逆黨瑜曰欽謀倉卒諸佃相去或數百里安得一旦與謀乎竟得不坐瑜爲尚書十八年明於法比練習國家典故屢辨滯獄人以不冤致仕歸闔門養重十有七年卒謚康僖何喬新志其墓有云其明習法令如漢薛瑄而無煩碎之失其終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獻諫有不爲也世以爲實錄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四

光緒堂

刑部尚書薛廷器希璉

薛希璉字廷器括之麗水人領永樂癸卯鄉薦成宣德五年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按治河南歷遷刑部右侍郎時畿內廣平等府旱且蝗命希璉往視至則黥貪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蝗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蕪民以不流陞巡撫直隸保定淮安一十二府事有便不便者施罷不俟日當是時閩寇鄧茂七作亂師征踰年始克之而郡縣凋弊尤甚移希璉鎮守其地盡心撫輯人民稍安既而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請調兵討

德業

卷之三十二

里

光緒堂

之然知賊黨迫脅者衆可以說解也乃遣人抵其壘諭之曰若等皆良民特誑誤從賊耳能自新者待以不死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希璉悉縱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奉命考察山東罷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時山東久不雨飛蝗滿野食黍粟無遺種希璉禱於泰山雨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飢民百八十餘萬口賜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天順改元上簡賢圖治任希璉

以南京刑部尚書卒於邸時年六十璉爲人忠厚端詳氣貌溫雅居官諫約不以貴勢驕人御衆寬而有制用兵持刑不殺無辜尤請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皆憂國愛民之計至於處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人莫能測其際可謂有德有烈者矣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朱瑄字廷璧鄞人以進士釋褐授工部主事督修通州倉漕舟附甓至故事輸紙乃得納甓積紙至鉅萬皆克私橐瑄悉罷之貧不能自給至鬻釀以供朝夕釀或不

德業

卷之三十二

里

光緒堂

售卽憂不舉火已而改管繕監稅蕪湖蕪湖故利數少乾浚可坐致千萬而瑄衡不一染乃大弛商征而稅入倍溢常數已又收兵部進員外郎時陝西大飢人相食奉命出賑鳳翔稽戶定籍惠利惟均其累竊而囚繫者原之曰此偷活一朝之命豈故乎乃又給穀種牛具課民還耕所活凡六十萬有奇陞河南參議適旱蝗相仍卽以行於鳳翔者推之進本司叅政撫治流民歸還逃劫貪暴戢豪強治決河不遺餘力陞本省右布政使進副都御史巡撫南京興學造士備荒恤災罔不盡力過

瘁而疾作，遂請告以歸。瑄平生義利之介最嚴，有齒及昧賂者，輒嘖然變色。歟！歷中外幾四十年，而家無餘羨。器用陶匏，內子無金珠之飾。郡邑論其匱乏，嘗以薪水餉之一，無所受。會歲飢，家且絕食，都御史王璟適奉命賑濟，餉之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則有之，寧有飢官乎？」妻子竊尤之。當道嘗檄樹綽悍固，辟曰：「煩官錢用民力，死不忍爲也。」終其身，請託不至於耳。貪墨者見卽赧然。童兒有戲以紙錢爲貨者，人止之曰：「無以爲也。」朱都堂不愛真錢，况假錢乎？其爲市井人所知信若此。卒之月，

德業

卷之三十三

星

光緒堂

貧無以爲殮，至賈棺於市。今其子孫戢戢田牧，至無以爲家說者，謂天道無知。

刑部右侍郎金縉卿紳

金縉字縉卿，錢塘人。洪武初，以間右實京師，遂家金陵之上元。景泰癸酉，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陞刑科給事中。踰年，英廟復辟，勵精求治，紳適掌科數召對，所以寵待甚至。上嘗記一二大臣，晡時趣具彈文，卽援筆而就，詞甚切實。上覽而悅之，憲宗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

罪繼令議廷中。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諒，可任大事，宜卽召用。一時達被遠謫，而竑起爲兵部尚書，紳於是益以言責自畫。嘗陳時政八事，悉見採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紳年三十餘，或意紳法比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紳剖決無滯，雖老吏不能過。乃大敬服，居恒嘗曰：「獄者人命所繫，極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廷評爲？」故凡經紳平允者，輒無異詞。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可矜，某可疑，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上特簡紳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紳委藩臬二司官定計受畫，俾各泄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以賑，而凡可以寬民力、裕民財、節財用、弭盜賊者，無不竭其心力。在江右幾二年，凡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三郡之民，賴紳以字未幾，得疾卒，年僅四十有九。紳性簡靜，慎交游，且

德業

卷之三十三

星

光緒堂

官故鄉親舊有以私謁者峻拒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父家居者二十年以公務兼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讀書自號心雪所有有心雪稿青瑣獻納稿若干卷藏於家

應天府尹魯懋功崇志

魯崇志字懋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崇志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隸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天順初奉勅賞邊防範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聖

光緒堂

嚴密下無敢欺成者皆蒙實惠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關崇志適待漏闕下變起倉卒衛士未有應者崇志卽躍馬張空拳與欽格鬪俄大軍合而欽就誅擢南太僕寺少卿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蹇蕃息而民咸稱便以最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飢通賦數萬石崇志爲勸分以代之輸而以次賑其貧者中人王敬怙勢以鹽二萬引懇鬻以規重利崇志厲色拒之蓋崇志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難出身以賞其

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卒年六十有六君子哭於位小

人哭於野爲之罷市者三日論者以爲古之遺愛

董如魯慧

董慧字如魯海寧之泉山人世稱儒者慧自少至長孝弟剛介得於家法務實去華不事章句内外子弟有失道者誘掖訓誨教以事親敬長之節善者有願不善者有警所居不過數椽題其正寢曰終慕獨留意於祠堂器制精備凡事非齊戒不入朝夕省調終其身不聞置義田二百畝以贍三族勸節田六十畝以給族人之孤寡周急田三百五十畝以備里社之凶荒月望給貧

德業

卷之三十二

聖

光緒堂

病者人米一斗死者與之棺無所歸者葬之義冢又建橋以利涉鑿井以濟行路景泰後數出穀賑飢至五千石屢授冠帶皆力辭嘗南至浦江義門鄭氏得其家範文公禮梓於家北至姑蘓造范文正公家廟得其遺文以歸業欲趨闕里繳國瞻挹遺風老不果行居常命念將卒語其子謙曰吾強力爲善禮下賢士大夫勸一世不敢少自肆者蓋欲保家族以成汝兄弟也家範數十條遺書千卷勸節周急田數百畝吾志與事盡在於此吾死後汝宜展親益惠加於故常毋徒過庸不篤以觀

亡人吾目瞑矣語畢而卒年七十有九諡遵治命遺散米三百石周親近以表事始

都御史夏宗成墳

夏墳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華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撓墳累章劾之落其權天順初以薦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陴兵不足取之民墳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

德業

卷之三十二

聖

光緒堂

奚罪哉民皆揮涕去曰公活我旣凱旋都御史韓雍將修爲燕樂墳亟止之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雍規而止成化改元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未幾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夷獠歲多劇寇墳至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盜引兵將逐之墳亟奏曰制馭苗夷當如虎狼其靜也若弄而不使懷疑其動也必驅之而不使爲患今靜苗苗之動何苗松恭將有益兵墳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簡精銳四千八百

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未幾以言事不合輒引疾歸章三四上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自負吾心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并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卒年五十有九

太僕寺少卿章用輝瑄

章瑄字用輝會稽人景泰中進士授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時中貴魏榮領神鎗縱所部京校假冒試習侵關事後府舍人王延倚藉官掖得管押戍卒往往迫淫其婦攫其囊且盡瑄並奏悉置諸法御馬都監指揮祝人

德業

卷之三十二

聖

光緒堂

亦有寵於英廟命使朝鮮而無關符瑄持之不奉詔脫馳奏上震怒械繫關下言官論救乃釋尋遷車駕郎中進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諸番貢馬入境多爲閫帥所擅瑄請歲遣官閱所貢馬於各邊口是歲得良馬無弄於邊徵建學以教列校子弟遣士如知禮義尋乞歸所著有竹莊集四十卷

貴州布政使唐質夫彬

唐彬字質夫山陰人初從會稽章瑄學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復然及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

禮如布衣時而稱人廣坐中有所顧語輒掩口應對時以爲師弟子之禮復見古人在官持法明審數考稱職時總兵石亨運衛內豎曹吉祥權伴人主編修岳正御史楊瑄等露章彈劾悉竄於邊亨山此滋橫陰蓄異志彬復幸同列抗疏論之上心善其言而慮亨律爲變姑調諸御史於外未幾亨敗復彬官巡按開陝所至風望凜然尋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會兩廣賊起上命兩都御史討之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民懼誅不降彬持節徇諭以恩信民涕泣相率歸附改山東副使齊地飢再遷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而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十篋而已

工部侍郎李時升堂

李堂字時升鄞人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監稅蕪湖時中貴宋昂質緣內批指取御木沮遏商人意將漁獵堂務從寬減湖別宿蠶照上年解額存留美餘籍記以充後解一不得染指自是中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兗

光緒堂

貴不復踵差陞營繕司員外郎進郎中清寧宮災手詔營建堂議請發內帑免徵天下計以蘇民困工成減原計之半存積動支之數什三每言曰所規聚斂不如盜臣欲免聚斂先革盜欺故諸大役既寬坐派而存積不貲以備急乏出入勾稽精詳嚴密平日竄穴其中者皆束手無所措陞太常寺少卿進應天府丞時建平縣飢與廣五等聚眾假以稱貸搶掠間右相守望禦侮殺賊訛言洗勦幾激大變堂單騎諭以禍福眾感泣執獻渠魁以徇脅從者悉遣歸農當道贈之以口舌代甲兵

德業

卷之三十二

平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

德業

明二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昂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鐸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津

刑部尚書閔朝瑛珪

蘆州太守向中美錦

陝西鹽運使倪廷瞻順

德業目次

卷之三十三

一

光緒

廣東按察司副使劉公琦璋

工部尚書陳希卅雍

河南右布政使陸克深淵之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達卿達

父澤附

福建右布政使吳德翼昂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光祿寺正卿陳子文煥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聘之儒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遂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工部主事戴時化鰲

工部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工部侍郎方燕

弟矩秋附

德業目次

卷之三十三

二

光緒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峻嶽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宗乾源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臨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工部尚書潘時良季馴

刑部主事陸元晉果

孫基誠附

山東左叅政馮元卿敏功

子伯禮附

高郵州判官姚景陽旭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爲正

太醫院使朱宗魯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泮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終

德業目次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富湖陸澄原嗣端氏閏

德業

明二共三十八人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昂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出知青州先是政弊民携逃亡接踵昂至問疾苦首劾賊吏置於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徭後募民闢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光碧堂

田而緩其課入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飢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欺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飢饉後民不能畊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憫癸無告者開廩棲之時給服食問吊藥槩建漏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湊傳興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

復見富公也。尋忝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史。巡撫江右。時信豐安遠武平上杭等處。劇賊陽九隆等。倡亂。昂奉命統兵討之。先聲所加。民夷皆服。境內悉平。兩廣狼狽。夷叛。江右湖湘閩浙。羣盜乘間竊發。事下廷議。衆共推昂。乃命建節率諸道兵往討。併制六藩。昂親統大衆深入賊巢。斬獲以萬計。散處諸脅。從於襄漢境上。得賞死者八千餘人。捷聞。賜手勅褒之。改督漕運。創開康濟等河。濬安平黃河諸源。未幾卒。勅賜祭葬。陰其二子昂長材遠略。所至輒多德政。始於一郡。終及六省。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二

光緒堂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鐸

謝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舉天順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謝病居數年。弘治初召修憲廟實錄。乃起供職。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請別祀叔梁紇。曾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皆不果行。尋致政歸。以薦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買官。解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儉直。皆出夫皂。

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有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鐸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圯廢之需。至今行之。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避之上疏引疾。給驛以行。正德庚午卒。特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鐸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學。師事終身。其父贈君嘗捐祭田三十畝。鐸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計。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恒第。疏食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作者。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評騭。多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蝓忱稿。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津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登成化甲辰進士。楊學士守陳。一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見奇之口此濟世才也授行人時比虜臨邊假貢獻以規我虛實廷議推津往諭之虜見津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齮指羅拜而去轉南京河南道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樵務中貴百計啖之不可得守備巨堵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津同僚相邀津及門始知卽策馬返出知九江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遑在郡九月巡按御史周進隆以瑞州盜起切實縣令奏津改任郡民赴關乞留不許津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抵瑞卽疏捐逋賦與民更始而賊首王武感津德化諫德業

卷之三十三

四

光緒室

刑部尚書閔朝瑛珪

閔珪字朝英烏程人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庾嶺介南雍南安間三境爭田不決珪方會勘衆忽嘯呼爲變人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爲處決令下三境胥悅各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珪出諭以大義責其逆負遂安堵如故時江西南贛盜起擢珪都御史巡撫其地至則具疏盡賊之作皆巨室是由請逮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賄通嬖倖李孜省諧珪不勝其任遂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召復都察院都御史巡撫畿甸尋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萬諸徭徼相繼爲亂督其下計平之其計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叅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等珪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自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衆自縛以歸珪又歸功於下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遷刑部尚書珪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刑無冤濫逮東指押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孝宗大怒欲置一

卷之三十三

五

光緒室

賈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珪力爭曰法如是足也一貫罪止貶官宜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數百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珪獄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卒年八十有二

蘇州太守向中美錦

向錦字中美慈谿人舉進士除東流令從容不見設施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侵侍郎王瓊承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土著者得食流民多殍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六

光緒堂

死錦閱之白於瓊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譁者瓊特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蘇州府安南夷黎飯因國亂脅居民百餘越屯蘇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夷皆論死錦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籃縷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橐蕭然馮轉運志迎勞之曰若子者真蘇州守也以所居讓二弟得葑田築室其上雖落不捍風雨夷然安之錦博學強記爲詩

過盛唐有寓廬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稿

陝西鹽運使倪廷瞻

倪頤字廷瞻海鹽人天順丁丑進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治泉山東收兵部武選司調兵陝西俱有聲用大臣薦超擢懷慶府知府懷慶財賦累年多逋負而境內盜賊滋蔓自蒞政後逋賦悉完盜賊屏息歲適飢賑貸有法民無流徙以禮法敎治藩府軍校妨民者皆斂戢有違飛語誣頤下西廠窮訊一無驗事解名益彰内外臺交章薦之遷河東陝西鹽運使吏部尚書尹旻語之曰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七

光緒堂

河東重地知君廉慎老成暫借一行耳頤留妻侍母獨携一子之官盡去鹽池宿務利澤大盈欽趾之法懸而不用未幾解任歸居家孝友天至居親喪廬墓有白鵲來巢

廣東按察副使劉公奇瑞

劉瑾字公奇海鹽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奉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瑞執法嚴所司忤阻壞鹽法者奏擬戍邊遂著爲令時兩浙山東水旱疏請賑以鹽筴餘銀全活者甚衆高郵湖風濤不測時時壞運船及

客舟歲不下以千計於是築堤四十里沿堤別爲裏河通漕運名康濟河至今賴之免覆溺之患按廣西大去賊吏擢廣東按察副使聲績益懋正德初請老卒年六十九瑋孝友庶靖恭恪端嚴終日危坐望如泥塑人論者方之叔泰俊矣不及而重厚過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陳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法比詳練尚書白昂倚重之遷湖廣僉事分巡荆南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蘆坡中聚衆至百餘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八

光碧堂

雍擒其四子彥斌遂出就獄壽王之國保寧道由荆南宜都知縣飲民千金餽王雍捕治知縣而責金還民中官欲暫駐夷陵畏雍卽急去正德初歷遷山西右叅議晉副使時奄瑾擅政厚望諸司以貨雍獨不與通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官兵部司務狡猾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相望於道聰渾源州人也雍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雍飲雍託疾不赴履任後又不以書謝聰大憾之造爲蜚

語聞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籍其家雍奉法以治株連一無所逮遷廣東按察使少

傳梁儲家在南海子次擿驕橫殺人兩臺交章發其事并及儲或稍爲調護輒中白簡詔遣官覈之皆顧望莫敢斷雍檢故牘嘗當次擿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而殺人時次擿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歎曰可避言而故重坐乎卽如前擬奏上得允聞者服其公廣州有鴨步稅供制府稿士雜用畜鴨者動以數萬計縱之蹂踐禾稿莫敢問問者輒被罪雍革其稅并取鴨步志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九

光碧堂

焚之民賴以安遷河南右布政轉貴州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值歲飢爲請太和祠稅周給之衛卒爲暴於均州有司捕治聚衆逆拒雍移文詰責卽共縛賊魁鄧璽等首服一州以寧乞休不允會乾清坤寧官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雍工部右侍郎兼左倉都御史領其事雍上疏乞休并言採木之害大略言採木不費金致木費金致木之費不苦雇直苦侵漁今請以兩法行之中材仍故事募商自致巨材官採之以庸法徵金募願往者謹給直寧飽役夫毋飽宿滑

詔勉留雍卽下部議如雍策雍徧歷三省鑿山逼近沐霧露披榛莽至險又處於車援藤葛行度高下遠近以程功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於事三年巨木至京師者數萬而民不言疲官成賜白金彩幣陰一子入監讀書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年九十所司以例請賜羊酒存問雍厚重簡默敏歷中外四十年卒以恩禮終

河南右布政陸克深淵之

陸淵之字克深上虞人成化中進士授禮部主事尚書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十

光緒堂

陳文卒謚莊敏不協輿論乃引司馬光論夏竦事劾之時多其直未幾出知敘州府歲大侵發粟數萬斛以賑郡多淫祠悉毀之以祀前代之賢者諭民甯孝享其先不宜崇惑靡費暇則進諸生講明理道興起者甚衆寬徑省訟四境大治卽白羅夷民亦慨然向化敘人至今俎豆之後參政河南進右布政使卒於官同寅檢其篋笥僅餘俸金二觔耳淵之篤行好學詩文有古意書善行草居喪不出戶限家無宿儲或干以非義堅拒不納部使者移檄爲建坊亦固辭之其捐介如此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吳道寧字世安先爲溫州之潭頭人國初以間左徙實南京父維成化初官溫縣教諭嘗奏於黃河中流蓋樓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而道寧果以禮經魁河南丁酉鄉試戊戌登進士第授鹽山縣知縣迎教諭公就養雞鳴東帶先侍教諭公七著而後出坐堂皇公退復束帶侍立杖履間不命之退不退也教諭公復時時訓之曰爾知事父以孝抑知愛民以慈乎羅一邑之惟以奉一人是謂志養弄升斗之爲是沾沾也道寧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十

光緒堂

奉教故悉心拊循而百姓感戴過於父母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巡鹽河東先是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及道寧勘鹽引十萬應否克給河南官軍俸糧者道寧曰俸糧一省利廣濟渠一府利均爲國家至計吾將兩成之達諸河南兩臺檄下所司重舉如雲渠成如雨溉田數十萬頃運接真定四府墨吏望風解綬去時開州有巨寇魚肉一方交納權姦莫敢誰問道寧設法捕獲戮諸市曹人心大快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雁門等三關兵備創築寧武新城及沿邊堡寨俱募軍克實武備一

新邊人至今賴之。未幾，以微疾乞骸骨歸。時廣濟渠通塞不常，道寧四邇，流窮源相度地勢，直至五龍口，坎曰：「使渠由此而行，救世之利也。」今未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失地利耳。遂白諸當道，遠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別開利人渠。五年而後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初達府城，東流入河，道寧因行渠見其南流，曰：「此古蹟也，豈可與今利而忘古利哉？」復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停，優游林下三十餘年，無疾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九，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教子孫讀書，做好人耳。」當時以為格言。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主

光緒堂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蔡潮字 臨海人。弱冠業詩，更業春秋，浩博精詣，於書無所不窺。弘治乙丑，舉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慷慨敢言，中外想望風采。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奉璽書督學湖湘，轉貴州，又參議貴西，南荒微蠻獠

蕞，兵革相尋，時清平苗寇據香爐山，以叛勢提全省，潮毅然躬鎮其地，扼吭擒虛，竟底蕩平，自鎮至省城七十里而遙，重岡複嶺，崎嶇險絕，旅行者歷數舍無所息。

肩乃為之十里一亭，翼然相望，迄于今，庇其蔭不衰。尋轉福建右叅政，奉勅督理糧儲，悉心擘畫，軍儲給而民不勞，泉漳二郡樹大事碑以表其功。他如萬里林、鹽田、雞飛、鸞嶺諸地，昔皆魍魎魍魎之窟，潮督相其險隘，輒為梁涂，蔽以亭宇，一旦艾薙為康遠，秩滿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時朝天橋燬於火，民以舟渡，多沉溺，公私為病，聞潮過，號泣遮留，願復橋以濟潮惻然，弭節驛庭，解衣為倡，聞者爭助之，即日掄工授成，筭視舊有加，落成而後去，人擬之端明，萬安云：「及蒞汴，凡注厝悉務。」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主

光緒堂

寬平與民相休息，兩河當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郡縣，道周悉植榆柳，縱橫各以行列，賊騎卒難於出沒，而百姓亦賴其薪蒸，未幾具疏乞休，五上始得允，既歸，徜徉山水，淘寫吟咏，迥然樂以終日，不事家人產而賑貧周急，則終身無倦色，凡有便於人者，必盡心力為之，而後已。自筮仕以至蓋棺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卒年八十有三，潮性孝友，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為詩文肆筆而成，求者靡弗應，短章片簡，率寓箴誡，不為無益語，所著編次名言二卷，判義六卷，對偶菁華一卷，藏於家。

廣東按察僉事金達卿達 父澤附

金達字達卿其先鄞人也曾祖真以閩右徙實京師達占籍上元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達幼承家學以尚書舉弘治丙辰進士除陽信縣知縣以豈弟稱三載考最擢太僕寺丞改禮部主客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年爲患達率兵往征一戰而擒其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級且盡善後便宜數十事四境迄安堵千里之內無赭衣當路以爲材方嚮大用而達念都憲老遂乞身歸日侍左右竭盡色養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十四

光緒堂

福建右布政吳德翼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寧祝先生萃者解官授徒四方學者多從之乃短褐草鞋從

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投贊進謁祝先生一見器之

昂荷知己感激奮發鏤心鉛槧業大就弘治乙丑舉進士授宣城縣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昂教之耕織不三年而民無凍餒者更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宸濠大譴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幸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於此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於大王也愚者拘財以忘生惜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勢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諭以禍福諸父老皆頓首謝應時解散而宸濠獨懇懇然謂昂偏袒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飢公私無備民大困昂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數十萬人尋轉南刑部主事以忤司寇乞歸起南兵部武選司主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昂疑其獄禱於神夢一小兒據其腹昂曰殺此夫者必杜福子也踪跡之果有杜福子與其夫賈殺而攘其贖捕之一鞠輒服妻得不死閩人以爲神超陞福建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光緒堂

叅政晉右布政使三疏始得休既歸不復從章縫游或扁舟或徒走混迹漁樵間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晚年尤究心鄉曲利害歲飢數爲請賑海隄爲患特疏於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其保障昂向所從受業祝先生者死昂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喪父說者謂今人古道復於昂見之不啻空谷足音云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江曉字景熙文昭公之子也舉正德戊辰進士主考王文恪高其才以爲宜在詞林曉以文昭公在南京乞

乞養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光緒堂

便定省授南兵部主事改武選考滿轉職方司員外郎時虜入白洋口設謀防禦曉功居多虜退賜彩幣一襲陞車駕司郎中時武廟巡游無度傳旨放關無問晝夜曉日宿於公凡違例者悉不與仍定例則條奏者爲令調吏部積勲司郎中同僚多飭威儀而曉坦夷率性維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蒙宰客及必直言會者候選百餘人咸稱積勲公而怨考功私而刻家宰深憾之由是爲同僚所忌無何而考功忌者轉文選郎中遂出曉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論甚不平曉欣然就道

乞養

卷之三十三

七

光緒堂

惟以盡職爲念每出行部卷筒必露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追侵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陞山西右布政使值歲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曉極力安輯賑濟全活者以萬計時曉聲望日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歷三年始遷應天府府尹憂歸後起尹應天歲大旱蝗不遺種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分賑之全活亦數十萬人晉工部右侍郎大工方興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曉曰濫費孰若節用之爲寬民也今夫匠冗食而物價低昂不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稱儉盡裁內官監所估且防檢嚴肅乾沒者束手諸工畢舉而國用不耗時肅皇帝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令曉先往巡視督理既陞銓出京已復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布先馳吏報曉曉隨照新定程次行撫按陸珩胡守中速辦以須駐蹕已則兼程詣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治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乃先圖奏罪於

曉遠詔獄奪職爲民曉念家屬復徵服間道之京沿途士民相訝曰是前日巡視公也爭具有輿送之蓋曉之奉命而南也恐危駕者衆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快所過止受廩米三升故民感激若此曉既歸角巾野服闔戶省愆無何而胡守中以罪弃市士林稱快自曉被誣臺諫多不平然譏人在位未敢顯言自是累疏交薦無虛歲而曉竟以微疾卒卒十三年穆宗改元用臺諫言贈尚書祭葬悉如制曉束髮登朝敍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歸然爲士林所推天性孝友事父母生養沒哀情逾於禮兄曙弟暉卒無嗣俱悉力襄事教其繼子延承已廢白首怡怡無間言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獻鄉郡沿革與夫裨官野史地理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光祿寺卿陳子文煥

陳煥字子文餘姚人以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改南京刑部員外郎歷禮部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叅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使晉布政使入爲光祿寺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八

光祿寺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九

光祿寺

卿致仕煥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富在淮時武宗南幸巨闕悍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煥曰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於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獍出沒爲患恭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煥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亦不能止其患不如以恩信撫諭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約束終其任不敢犯柳州滇南士習與中土異煥教之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爲先率之自躬士由是嚮方肅皇帝之駕幸承天也所過有司或坐供帳不具得譴湖廣撫臣以奉迎事檄煥煥條其巨細罔不飭備一時以爲能遂簡督修顯陵碑力程工務極壯固稱上旨告成詔進一階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煥泣煥神色不動指顧舟人分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憐人也貸其死笞之卒改行爲良民所行每若是光祿典內府諸膳饈中貴率濫額以需煥披籍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構語中傷之

煥遂稱老乞致仕歸。煥之所履兩逢大特一治。顯慶
他人或惴惴慮不免而煥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輩
宜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蒙之獻捐文以
得情。蓋仁厚性成而智足以行之者也。卒年七十三。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朱諫字君佐溫之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初知歙縣以
幹治稱。艱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彊項失上官意
又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愬逆瑾。瑾怒將
中以奇禍聞。忤晉為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

德業

卷之三十三

王

光緒堂

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
郎。郎中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闔廣數千里中多谿谷
賊憑要害時出為民害。朝議食曰非朱武選莫可治。贛
者遂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即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
捕賊者即以所得賊贖賞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
殲其魁。俘黨惡數千百人。諫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
戈降。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俾耕以自食。
賊感激遂為良民。以功移知吉安。吉安巨鎮素稱難治
又素惡數家。倚宸濠為虎狼。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

問。諫憤然曰。守何為者。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也。且王

府何為。悉械繫之。按如法。時濠未就擒。諫計卒難告

變。則儲餉募兵浚湟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

二年而濠果叛。御史王守仁既稔知諫所為至是謀討

濠曰。吉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

吉安發兵卒擒濠。守仁嘗移書歸功諫。諫頻感曰。宗室負

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為

功耶。服除當遷。自以仕途寡諧遂謝事。不出時年五十

有四。諫孝友純篤。處三黨悉有恩。自奉儉約少有餘積

德業

卷之三十三

王

光緒堂

顯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險人苦負挽。即於海濱平
衍處。斃路餘三十里。行旅以為便。東山渡當鄧台既括
之衝。水駛而深。渡而溺死者歲不下數十人。諫造巨舟
移渡山內。自是民不虞水死。平居手不釋書。究心經典
其令豐城也。蔡虛齋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
之旨。至夜分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為詞家。繼見
政事。謂為能吏。乃今而知君理學中人也。其為世儒所
推許如此。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話。
雁山江心二志。

廣東按察副使施聘之儒

施儒字聘之歸安人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上春宮時逆瑾擅權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託疾歸教授吳門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入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拜監察御史出巡山海關改巡應天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柙者皆遣戍樞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儒有古遠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肅皇帝入嗣大統詔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盜藪擁衆多者至數千人沿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山結寨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何復劫掠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毋爲大耳儒至部勒狼目漢達官軍密授方略分道進剿直抵龍川山悉平之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平姚子園寇皆斬獲二千級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於是無所逃遁今潮惠之間民得老老長幼不聞徵發不事金革者儒之功也摧福建叅議業行矣當路者請量加儒憲職俾得終事潮惠間而儒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夷得

二十金卽說言番嗜鴿可射利輩下爲羣奔走乾沒有以資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无色吝者郡廢耕織鴿若狂儒卽斥言此鳥妖也不可長特嚴禁捕庶首事數十人置之法閱數月而後定有陳給事者與儒同年居鄉橫甚爲怨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儒直怨家而論陳給事如法失樞貴意遂落職歸居數年與湖守劉天其商湖中稅輕重不相準以故民多逋負日以流移而吏課殷劉毅然以均稅請於朝得如議行今所謂惠潮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地立爲縣雖不得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至今盜徒盜賊有所彈壓而不至大爲奸宄者儒之議爲之倡也其施德於地方非淺鮮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稿藏於家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遂

顧遂字德伸餘姚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毅皇帝將南巡伏闕疏諫廷杖幾斃世宗登極嘉其忠陞俸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郎中出知惠州值歲大歉出金糴粟遣官分道煮粥以食餓者復遣檄旁郡約無遏糴民賴全活者數百萬人明年夏復亢

早遂塲誠禱之雨隨注民爲建喜雨亭以志德治旁民
居火作烈甚遂削削拜之火尋滅治惠五年法嚴政平
民戴若父母遷廣西副使兵備賓州等路以父憂去
除改福建副使兼督海防時議造戰艦禦賊遂謂濱海
居民處舟若家寄跡於商乘間爲盜計莫如籍海舟於
官以便稽覈即以巡捕事付之省費數十萬至今以爲
利遷廣西右叅政分守思恩方土目爲亂勢頗披猖遂
親督行陣斬獲酋首餘寇烏散遂曰使賊畏我而退不
若悅我而服也乃單騎之界上招其餘黨諭以利害昭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西 光緒堂

示恩信皆俯首聽約束以功遷貴州按察使進湖廣左
布政使督修顯陵事竣三錫金幣晉右都御史巡撫
遼東坐累左遷山東叅政再遷廣東右布政使尋陞右
副都御史提督江右閩廣等處軍務晉南京刑部右侍
郎掌部事務以伸冤戢暴爲心有監生朱環誣坐殺人
罪久不白遂廉得其實奮筆釋之百戶劉羽兒暴殺黥
殘賊善類且交通樞右爲城社衆莫敢誰何遂按擒之
即日斃之獄至今人猶以爲快會太夫人卒聞訃奔還
哀毀成疾竟不起年六十有六遂資敏質厚平生未嘗

輕毀譽人敦倫尚義日不暇給撫仲弟孤如已子姪應
幼失恃歲携之官教育有成魁乙未會試族黨間里無
不稱爲長者云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陸松字鶴齡平湖入父塲以錦衣官從獻皇帝就國
故得事肅皇帝於藩邸及肅皇帝之登極也詔從
龍諸舊臣皆世其官松以副千戶世襲歷陞指揮使典
詔獄松端毅重厚平居無戲言時大獄數起而松用法
平恕以保全善類爲心雖上意所欲嚴譴松堅持之
不爲動縉紳多賴焉御史馮恩聞松之卒爲製服哭之
曰今誰復持平如陸公者乎其得士心如此松性至忠
以時政得失爲憂喜每治獄得救免忠賢歸輒欣然與
妻孥對酒甚樂有不如其意即默坐弗食家人不敢問
也識者謂松憂時守正有古大臣之風官至都督僉事
卒贈都督同知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陳世良字崇之臨海人以進士令樂安樂安俗惡風艱
於理良勞心殫思恩以撫之威以震之民食且懷時迎

母就養官舍見良貌癯勤勞憂形於色及聞民樂其惠士頌其廉則解顏笑曰吾無發矣及考績適以內艱去民越境攀號依依不忍舍服闋補南和治法一如樂安而益摩厲學官以興教化一時士民蒸蒸向學絃誦之聲達於四境邑之小戶村田數百畝地下每爲流潦所沒良築隄障之隄上雜植榆柳以固其基數年鬱然夏日行旅蔭其下無病渴者又鑿河渠三十餘里引以溉田遇澇則洩而歸之河無所事糞而畝歲收一鍾先時牧馬場歲收租銀一千五百緡有奇不問地之肥瘠而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壬

光緒堂

縣徵之小民告病良請於朝得旨隨地量徵減舊額十之五措置預備倉糧以數萬計窮獨無所歸者有養婚嫁歛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逋逃復業者數百戶而四方流民來歸者又千餘家無不受戴之若父母縉紳士大夫交口而頌者無不色喜良獨泫然曰恨不令吾母見也考最召拜監察御史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賢良憤然抗言之爲瑾所忌尋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瑾中以事罰贖米三百餘石衆皆吊之良不爲動瑾敗首擢良大理卿尋晉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憲度振肅一時

倚以爲重適流賊猖獗良悉心防禦朝夕叩牀令刻期督戰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口不言功及得請卽飄然東歸杜門却掃日與賓舊徜徉湖山間若將終身焉者後以薦起應天府尹堅卧不應卒於家所著有青嶼稿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沈節甫初名之歷以字行更字以安烏程人嘉靖己未進士於時分宜在事欲援之中秘使人投指不應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務甚簡日閉戶讀書考定本朝故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壬

光緒堂

實曾有疑禮無不取吳主部務者深相倚注高靳鄭雖名相亦引重顧時自貴倖會以事詰責主政甚厲節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掾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靳鄭不能奪也而時多玄撰猶屬節具草且曰是該司事節持弗具會又有旨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節曰茲卧榻側而令羽人闖出入非祖宗防微至意又持弗建靳鄭義不能難而具以此失上旨恚甚節移疾避之歸而喪其母服未除卽家拜光祿丞踰年赴召則靳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倖諸附麗者益踰檢押復

錄事

卷之三十三

天

光緒

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始出。補尚寶。永則江陵。爲政於時。多用驚猛士。或軟熟。就牢籠者。而節質本強。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卿於南。蓋自爲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耳。無何。而奪情起。公卿臺諫。同聲責諫。節浩然歎曰。三糾淪矣。遂上書封公。願長乞身。奉林壑。封公不許。不得已。勉之南都。或悲之曰。吾嘗故事。不得無書抵政府。節與謝不從。江陵母人京。取道林陵。送迎傾都。邑獨節一人不出。竟致仕歸。又四年而江陵卒。詔起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尋擢貳奉常。進南光祿卿。復改卿太常。有薦新疏。謂國初本取諸畿內。遠取非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橐耳。宜改派北。不報。已陞南大理卿。刑部右侍郎。無何。召爲工部左侍郎。署堂事。獨念。尚方非時宜。索不可程。首疏請止。一切傳造。不報。自是輒數月一傳奉節。輒持之。上亦輒不報。節乃引祖訓一款。凡內官內使傳旨。各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則覆奏而未得旨者。其不可行明矣。亦竟不報。然節亦竟以此持不行。五請而始得旨。上竟爲裁省諸奇巧。雜成者。歲省費不貲。漸比不登。奏減織造。

錄事

卷之三十三

天

光緒

五之一。歲運亦減三爲二。兩運所寬。率三歲有一而陰爲德。亦不貲。適安樂工興。抗疏請罷。且言陛下亦宜平性氣。慎起居。以防不測。忠懇所發。蓋隱心重臣難言之者。水衡錢大蠹在。預支節。廉其情。不預給。姦商大窘。而王蓋臣者。其魁也。猶挾貴。近人居間不得。且見法一給事。聽不審。願論節不宜重困。蓋臣節志口。吾以法杖一軌法之商。何至煩白簡。遂直疏居間狀。且言法不可施。寧乞臣骸骨。而預支端。必不可開。遂得旨。如節言。當是時中外喁然服。上神聖明察。而節之守正不阿。爲貴近所憚。因言者乃益著。節於河渠。講求最久。往來問河所渚。射分合。渚洩處甚悉。一切隨宜修救。俾無薄陵。無梗漕。勞畫曲中多苦心。而廷臣紛紛上便宜。節一意持審。不欲妄爲。國家興大役。乃疏言。近日河患。在河身且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祖陵憂高。在鎮口。則閘水不得出。爲。運道憂必有以治河身之高。爲上策。其次開腰鋪。使黃讓淮以安。祖陵開韓家莊。使洩閘水。以保運道。爲中策。若其他妄更置者。爲無策。於是諸議盡寢。獨韓莊竣役。而漕艘安流。分黃導淮而。祖陵無

志節嘗言人須辦得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於
胷中而後可以論天下事。故在司空年餘謬謬守功令。
上下無援而獨以身障狂瀾。摩切離宸關。持人主左右。
雖幸聖明優容。然亦艱貞以厲矣。卒以父喪去。居喪簡
出足跡不窺城市。終其身節清真。澹素食不兼味。衣不
重帛。動止尺寸森然。擁書一室。累歲月不厭。朝章國典。
鉅細精研。真有得於寧靜淡泊之旨。自爲郎至符卿十
九在告出亦多在南。自勳卿至司空僅五年。而乞身章
至十五上。每云吾官且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廷無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可輕之大臣而朝廷重其指可親已事封公。屢未嘗有
聲。語不露氣。謹候七箸。微不憚。卽傍徨無容身地。蓋老
而猶若孺子然。其行於俗有義田有義學有宗老會燕
年之七十以上者。所著由醇錄行於世。所集琬琰廣錄
西吳琬琰錄。紀錄彙編。古文類抄并他疏議碑記雜詩
文若干卷。藏於家。節之淡也。赴吊者不遠千里。山陰王
相公南阜鄒公至。歎節古相案松不可再見。太倉王相
公常稱節朝市中隱淪。彙錄中處于時論以爲允。
工部主事戴時化贊

戴紳字時化奉直公。櫟之季子也。櫟有五子。伯鸞仲鸞
皆業儒。乃屬鸞治貢事。鸞入城匿僧舍中。聚書而讀。遇
目輒不忘。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益振厲
發憤。諸經史百家言無不研綜。爲文下筆滾滾無停思。
蜚聲庠序中。乙酉舉於鄉。入南太學。乙未成進士。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默啞
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
闕。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而窪者大半。鸞至。則殫力
經畫。琢其巉岩。碎其砦積。直其掩曲。扶其壅塞。以隄以
路。延袤二十里許。船艦上下如履平地。舉數十年積害。
一旦夷之如決。廉徐故有義倉。業已圯。鸞輒修建。解宇
儲積粟。多以備艱凶。適明年大侵。發粟得二十餘萬石。
隣洪數千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餓殍盈野。召洪
夫與之果而瘞之。數日而盡。逾月四方大疫。而徐不染。
則掩骼之力也。會父降生之辰。以不得親上壽。觴爲恨。
遂請於當事者。求得謝事歸省。不許。輒涕下。爲之不食。
竟鬱鬱發病死。鸞事父極孝。而卒死於孝。識與不識皆
哀之。平生好親古書。攢典不去手。出爲詩文。雄俊警拔。

不作經人語有少山集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嚴時泰字應階漢于陵之裔世爲餘姚人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溧陽縣知縣邑人張湛者素兇悍睚眦殺人莫敢誰何泰薰得其實擒而置之法召拜南道御史以威曉例改鎮江府同知轉福建鹽運司使有涪州場者與島夷相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課賦不輸莫敢往徵泰曰爲君之吏奉君之事豈可以風濤之故而自沮哉遂揚帆抵場旬餘輸稅以萬計陞雲南永昌府知府永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昌爲新設泰治之以不治設學校選民夷之俊秀者訓之以理義而鋤其豪惡莫不畏威懷德有草木知名之誼以功陞山東兵備副使時水旱頻仍民艱粒食特疏奏停起運民稍甦息又多方設法賑濟交會之民治者數十萬壤接黃河不時於駛泰經略有方水患頓息尋轉廣東參政以從征安南功陞福建按察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未任轉左時建九廟採木於蜀夙夜圖維以副其用白草番倡獮平之以兵尋以宗室屬籍久絕部爲題請陞南京太僕寺卿期月轉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四川都蠻不靖茶毒西土稱王者十餘人泰出奇兵剿之斬獲千餘人渠魁投首露布以聞加俸二級陞南京工部侍郎引年歸卒年七十有二

工部侍郎方薰弟矩秋附

方薰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決郡獄如迎刃以卓異徵例得臺諫薰以言責非所任力辭乃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世廟有事齋宮罷朝餘十年所薰時時率諸同舍討朝儀而肄習之同舍或諷薰卽竟舞無所用垂永安事綿蕞及庚戌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虜入上猝臨朝薰相大宗伯上朝儀循行無所失大宗伯爲雲間徐文貞階心獨多薰會島夷數寇吳雲間首被難大宗伯言之太宰則以薰出雲間薰至亟築上海城朝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逞悉皆遁復請停徵發寬田租以甦民力治最天下陞廣西按察司副使進廣東參政當是時大宗伯業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置首推轂故雲間守補之上以爲然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薰以兵荒代至民將不堪抗疏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不啻出

民溝中中言者罷歸 穆宗改元起南京大理寺卿尋

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

如阜屯兵以蠲坐食歲計減省踰萬絮令爲常轉南京

工部侍郎請老歸日與仲弟少府矩季弟典儀秋左右

杖屨間時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義而次文藝歲大饑

請縣出倉粟以賑處其不任而中道辟則又出私粟

廉饋之松葛二溪當巨浸之淫噴堤梁悉圯廉倡衆築

堤以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以便行者間里皆頌德而

化無何而病自刻死日先期命子城標衆薪以備四體

德 卷之三十三 光緒堂

囑家人勿哭衣棺就枕而逝時年七十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父左亭附

馮應鳳字鳴陽會稽人生而警敏有異質父左亭青愛

之曰此兒類我遂破產以資讀書弱冠領於庠文日益

有名而家日以落於是外資賡哺以佐養而內益矜奮

於學癸酉舉鄉試第八人明年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

江遶湖田時出水下歲不得粒食而得鮮邑以故多貧

民鳳至進父老於庭問水所患苦狀爲躬督版車築長

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民始不鮮食而得粒曰馮公食

我遂以名其堤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丁父艱服闋補

陝西時沐國舍中兒豪奪民田民洶洶且羣不逞以爲

滇憂乃以鳳行部鳳素有威望攬轡業已氣奪至則論

沐以舊制卽撤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其罰巨鎮帖服

兵備副使李材以冒功蒙重辟繫詔獄者六年臺省交

章救解未得會鳳按滇撫得其狀遂上疏申理竟得釋

人謂鳳一言回天然鳳不以微德於李李出亦不謂當

時以爲兩賢洎按江右適無歲力爲百姓請命兩兌得

收折價不勝踴而民賴全活其識諸郡獄必務平反一

德 卷之三十三 光緒堂

字不妄下老吏皆咋舌謝不及事竣巡視京營疏請專

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

之一新故事大計羣吏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鳳協

理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人意表無何出理長蘆離務

時同郡何繼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巨鑑

其分理鹽課耽耽若虎見鳳輒欽手相戒以故商竈蒙

利而安食曰天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

焚香虔祝聞代去無不泣下者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

方具疏乞歸而疾作遽死年六十有二風性宏達慷慨

敢任而尤篤於孝友事父惟力是視以永豐考稱封公父笑曰今日養孰與朕多風猶酸然及卒哀毀過禮恤宗鄰之靡室家者掩骼骸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天相其弟舉於鄉又天家無遺胤笑與兩寡命與弟未亡人相保其下之以供祭養凡四奉簡命其所推獎皆名宦者以竿墳至曰此公事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親戚欣然道舊亦時緩急人然未嘗細理法以曲徇也竟以無子死至今人哀之曰天道無知令馮少卿無兒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峻嶽

許嶽字子峻錢塘人登嘉靖庚戌進士第釋褐工部主事權蕪湖稅以冰蘗稱歷員外郎郎中出理九江斬黃蘆政蘆洲延袤千餘里歲入四萬有奇往多爲魏國舍中兒所沒課不登嶽乃抗謂魏國曰君侯荷國厚恩世享湯沐川澤之利諠不得有所問君侯所不與使者簡書具在不敢說法爲使命辱魏國大慚竟無所投蘆政一清擢河南按察僉事備兵額上時倭寇維揚揚非所轄也也當事以嶽才微以戰守事嶽立至危城簡丁壯

授甲登陴命老弱傳食野卒戰士出奇破賊賊即遁去而危城完先是城門晝閉郊垌之民以避寇至者抵關號呼不得入嶽大言曰城以衛民也委民與賊所衛幾何乃親立馬城門下闔右而闢其左令民魚貫入入甫畢而賊至得免於鋒鏑者數萬計當事者惡其異已隱其功顧構誣謫汚陽州同知峻默不言同事以爲難適外艱歸服闋補霸州踰年稍遷岳州府判岳城爲江水所囘築輒圯十餘年不就及嶽董役築輒圯如曩時嶽呼天而泣曰築城守土責也屢築不就而屢陪吾民於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三

光緒堂

版築之下如守土何倘三築不就請身葬江魚以謝百姓夜若有人語之者曰亟穿井城中以灌激湍城宜就嶽如其言不踰時而城成百姓感其冥通欣然顧化治遂爲三楚最轉荊州調德安同知府事如故尋陞常州府太守常爲南北衝郵傳日夜往來如織民不勝供億多弃室而逃者峻調爲令使至僅一續食而已曰吾終不能剝民脂以媚客內艱服除補廣西柳州柳民與僮僮雜居俗若鯢婢耕作而喜從賊峻立命田峻以勸農爲首務自舉趾以逮築場身行畎畝間無虛日有力作

者即止道傍以酒食勞之自是野無與草民以賊害已而從獲入犯懷遠狀殺官吏全粵震動時議募兵大勦以震國威咬乃奏記當事者畧曰稿黃大地蠻徒黃扶法等桀黠異常變詐百出頃受招撫尋復渝盟率眾圍掠坎城陷邑賊殺官吏驅畧畜產焚燒室廬窮兇虐焰上通於天竊料賊所恃者山川險塞巢穴深阻謂我師深入難援則哨聚急則駭散謂我師追襲難金谿四村牙寨四港李尚龍潭楊銀亮等相為犄角謂我師并擊難歷峭輒涉蒙茸輓車不過五石背負不過一鐘復積

卷之三十三

三人

光緒堂

溫知障屬毒營謂我師潛輓難下方船出潭江出洛青船載百二十鐘錫葉百束釜甌資械備則師不燃燄而士風飽矣以金谿委融四港委羅擊融羅橋其虛擊羅融襲其後則力分而不支勢且不得復合洛客一師絕其東柳城一師絕其西賓絕其南懷絕其北則賊不得復逸而勢將束手待縛矣然後大師屯烏蠻據武牢駐銅鼓壁鳳凰則賊之右臂折塞屏石控僊奕則賊之左股斷不十日而諸徑之頭致麾下矣夫利嘴長距終必擅場封豕長蛇必致薦食矣刈蘊崇無使遺種失此

不治後將滋蔓為今之計宜先褒崇死事獎勵三軍興問罪之師嚴首惡之戮解脅從之網則老壯在於曲直而諸徃慕義安知無異陽居股以應於中哉記奏當事者咸噴噴稱歎曰誰謂書生無將帥材疏請報可迺檄五嶺苗狼天姥精銳及下虎符發尺伍各數萬人尅日大舉而檄備器械芻交悉取辦於嶽嶽晝夜籌無一後時諸將因以嶽所上方畧進取屢戰屢捷賊大潰斬首二萬餘級功上天子嘉說欽賜帑金十兩移梧州梧俗好訐獄和之以禮析楊為虛陞廣東按察司副使

卷之三十三

三人

光緒堂

飭兵瓊崖瓊崖居海島中巖巖恭藉與民人錯居間乃狺突為患而大盜李茂者攻椎剽橫行閩廣間嶽乃撫而用之郡縣悉平尋疏上乞骸骨予告歸外臣無干告者蓋異數也嶽既歸而於西泠之側營菟裘焉日嘯咏其中大吏造請至門不見亦不報巡撫銅梁張佳胤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君子以為允卒年七十有一所著有朱陸同源道德解蒙莊卮言若干卷藏於家太平府知府吳望曾一儒

吳一儒字望魯歸安人生有穎質喜讀書父以家世業

農且窘甚無讀書費則令就外氏外氏亦不業儒家亦
窘然憐其志稍資給之學成而游於庠家愈不支則從
里中授章句藉脰脯以養其父母甲午舉於鄉連上公
車不第家益落不可支則挾一經適走江淮南撫吳門
橋李間教授生徒資脰脯以養其父母如諸生時庚戌
始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晉郎中守刑
曹若干年盡心平反獄以不寃已而持節省獄蜀中蜀
故西南徼民貧迫飢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
者踵相接儒又盡心平反疏其名以請減死論戍者三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卑

光緒堂

百六十四人四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者一千二
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餘人而獄亦以不寃以最
出守太平太平在輦轂下號難治儒又盡心撫循之痛
損厨傳供帳之具及裁抑勢家請謁平陵之私百姓始
得帖席卧遇歲侵曲爲賑濟儆富鄭公之法以輟其流
離而瑣尾者未幾又遇旱絛衣踵食徒步請辭者積旬
日夜竟以過瘁致疾比辛貧無以殯當塗令沈子木爲
之殯圖郡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引縶而遮送之江
得年僅五十有六儒性至孝父嘗以事忤邑長吏壁楚

幾斃且擬之成儒力不能解乃倚邑門而號不絕聲者
五晝夜長吏憫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父哉
立釋之而躬自折節於儒爲知己交以刑部考封父如
其官里中人相與修之且曰吳翁不及以經教其子而
卒貽之以榮也如此三子人龍人豹人驥俱肄學官稱
高才人驥以捍母中盜流矢殛自有傳

江西按察副使吳宗乾源

吳源字宗乾錢塘人博學有才名弱冠以文章高等當
廩學官會同舍生年老需次輒讓之益務讀書如故以
禮經第二人薦戊戌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出權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卑

光緒堂

荊州稅以廩稱尋轉屯田員外郎會有太廟之役奉
勅督木運於江淮間不嚴而集無後期遷廣西僉事屬
郡劇寇有掠人妻以逃厚贖者官兵不能制源用間擒
之并滅其黨撫臣以爲才凡入參謀盡出並師旅多以
屬源閱歲徙江西時贛故所招新民互相殺會有以反
告者幕府議以兵往源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
以滋亂不如遣間諜乘之幕府以爲善卒如源策而民
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叅議福故以遠阻歲出其

徵易輕齊市諸物以輸之京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
蓰管輸者偶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後益遁不赴源至
三分其等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
不相兼輸者趨便而役益集久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
檄源厚聚賂以貽所趨附源却之竟以是被撻歸源爲
人謙厚簡慎貞亮惠慈故所至並以德稱至於窮研博
極稽攷作述尤爲當世學者所宗云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莊敏公諸之孫少端毅不妄言笑六歲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聖

光緒堂

出就外傳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洒掃拂几展
席吏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臨獨樂之曰童子分罔
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
之臨嘗問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爲褒錄得
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五原於學官
三十而成進士以射策第二人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故相嵩耳臨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臨輒拒
不見以刺報時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每共揚挖世
務時來大言曰今日世務孰先於去相嵩者因出其疏

草臨讀之曰是爲名計也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訛筆
汰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
苛備或傳且誣伏者臨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膠糗爲
偵伺耗息時來謝毋重累故人臨笑曰固也奈何使君
獨爲善時來得不死以戍去而臨亦以內艱歸服闋仍
故官校錄永樂大典當是時華亭柄政心器臨數引與
議國事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多出臨手華亭
益器之以爲才無何以外艱去甫服除召克世廟實
錄俄校應天試拜南京國子祭酒未幾以少詹兼侍讀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聖

光緒堂

學士召侍上講讀於春官上踐祚遷禮部右侍郎
兼學士侍講讀如故上雖在幼冲聖賢不世出臨思
所以啟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虞昏新
民如澣衣不虞汚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真
未鑒時擴克善端而已每所陳說至謹天戒法祖孝親
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詢飭邊備諄諄乎有味言之也每
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亦嚴重之亟稱先生而不
名改吏部黜陟惟允時稱水鑑未幾以疾卒年僅四十
八訃聞賜祭葬贈禮部尚書謚文傳臨孝友天至既與

伯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屢食貧。然臨莊事之不敢以雁行進。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臨自奉極薄。食不過羹。器衣無重綵。而好施子。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臨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復言之有司。立祠祀之曰節孝。其待臨舉火者三黨諸戚。以及閭之左右。無慮數百家。皆取之。若困廩也。臨每恒言曰。爲善罔極。爲惡亦罔極。譬之岐平南。則益北。則益比。嘗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撫卷三歎。且曰。憂勤惕勵。其古帝王之心印乎。子允宜幼承家學。鄉會皆魁。

卷之三十三

星

光緒堂

其經居官多善狀。稱世德。未艾云。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孫陞字志高。忠烈公燧之季子。生聰穎。喜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喜爲古文辭。年十六。補邑庠弟子。時伯堪仲堪兩兄既入高等。皆十年以長。而陞名與頤頤未幾。忠烈死。逆濠之變。兄弟聞訃。誓死赴讐。廬墓茹素。語在伯子旌孝集中。御史韓君聞忠烈三子賢。一見禮重之。尤獨奇陞。以爲年少而才。面試越王臺。甲古文。頃刻立就數百言。韓君驚詫曰。此今之王勃也。嘉靖乙酉鄉薦。乙未

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初丙戌伯子舉武科。第一。至是人以文武及第爲忠烈之報。云晉右春坊中允。主南畿試。尋陞國子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嘗念諸生性逸難制。宜懸格使不犯。乃署爲二十二條。執行之。雖親貴關說弗聽。至遇貧喪。出果爲助。人咸德之。陞禮部右侍郎。奉勅督建元祐官於舊邸。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供帳甚具。陞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擲去。惟聲微數千里。事竣還。改吏部左侍郎。無何以母憂去。伯子又道卒。陞歸執二喪如喪。忠烈時服除。徵爲禮部左侍郎。旋改

德業

卷之三十三

星

光緒堂

吏部左。陞樂道人善。祭可用。卽以自太宰。不欲其人知也。視金帛雖毫末。若將浼已。人素信之。故前後在銓曹。無敢有私入一物。私干一事者。未幾。晉禮部尚書。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爲人孝友。天植痛父之死。絕手不書寧字。不爲人作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每公退。必稱觴盡歡。稍不懌。長跽不起。事伯兄如父。無巨細必稟命。坐必侍側。終其身不改性。恬淡無所嗜好。一介之微。苟有未安。則曰。趙清獻必不如是。一切不問生計。故躋登無仕。而家益貧。尤泊於進取。當分宜

專政陞其門人乃自吏部乞徙而南其跡益遠而名益重。平居自讀書考古外絕不與他事。唯以水旱寇賊爲生民憂。至形之詩歌以風當事者。交游海內簡直寡合。非其人不得親。然實能容絕口不談人。野又重義好施貧賤之交。賴之存活者數十家。其教諸子不專文藝。以名節相誡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尚書潘時良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

德業

卷之三十三

早太

光緒堂

拜監察御史出按廣東提督北京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以言歸未幾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漕河錄河工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改南京兵部尚書泰贊機務召拜刑部侍郎經筵駕幸天壽山奉勅居守尋罷歸尋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終工部尚書當乙丑河決沛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衡督治而命馴副之馴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帑金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淮

德業

卷之三十三

早太

光緒堂

寧滯其陸百五十里皆蕩爲平野馴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去去而河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漚爲巨浸矣於是天子思馴功凡再起再廢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海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開復築遙堤十餘萬丈以爲外護既告成錄其功所加築上堤鑲堤月堤路堤長堤橫堤守泗堤奇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污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輟車所至更數千里馴與役夫雜處畚鍤葺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綠河之民始復見室廬丘壠煙火彌望焉馴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河卽以治淮令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馴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萬

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馴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觀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馴歿而議者之曉曉也。方馴之督視也。日夜寄命一簣。往來風雨中。或暴洩。或略血。或裹道視事。未嘗以病解。嘗露坐河壩。水忽大至。距其前僅尺餘。衆皆驚走。馴屹不動。卒無恙。又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於河涘曰。潘公再生處。馴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與疾行部。且請開夏鎮。裡德業

卷之三十三

哭

光緒堂

刑部主事陸元晉果 孫基誠附

陸果字元晉。平湖人。自幼凝重。不好弄。長益端方。勤止有法。雖宴居如對賓客。未嘗有惰容。至其與人接。夷粹和平。常若有以自下。雖閭閻高華。子孫貴處之。泊如惟汲汲行義。日不暇給也。尤篤於孝友。季兄死。憑尸一號。絕而復蘇。居父喪。哀號徹晝夜。慘不入口者六日。讀

書。往往達旦不寐。舉嘉靖丁酉鄉試第四人。辛丑舉進士。以刑部主事。理漕刑。執法不阿。與漕臣不合。而罷。果畧無愠意。且曰。得砥修禮訓。以式鄉閭。豈不若一官耶。乃倡諸子置田八百畝。崇賢祠。以周族人。曰。優老。曰。賑貧。曰。勸廉。曰。育才。曰。助婚。曰。助喪。條規甚悉。謂之族田。又置田五十畝。歸世德祠。以供禴祀。謂之祭田。羣里族之子弟。置塾請業。置田二百畝。以給稍廩。謂之學田。以宗族日繁。更徭不支也。置田三百畝。分贈之。謂之役田。平生輕財好施。內外宗黨。以及朋友。無不受其惠。多有割產以食之者。歲首會祭先祠。虔行古禮。召諸子姓。勉以孝弟。有不率者。必以夏楚承之。以故子姓皆馴馴有所化導。又講行鄉約。里中少年。卽有不檢者。耻爲果所聞也。漸皆改行。具中人士。無不高其義者。嘉靖中。島夷內寇。首建議築城。捐資爲倡。已而寇至。得賴以免。年七十三。無疾端坐而逝。子四。光祖。光祚。成進士。餘鄉舉。光祖仕至冢宰。光祚仕至陝西提學副使。各有傳。光祚子曰基誠。字存卿。少爲諸生。篤學重義氣。上繼祖志。益邁種德。戊子歲大飢。悉發儲畜以餉族。若戚而偏。擇五

卷之三十三

哭

光緒堂

父之衢爲糜粥以食餓者所全活無算後設義冢市棺槨收路殍瘞埋之度大稔之後且有大疫豫刺藥餌以待已而果然以施疫者疫良已自是懸壺施藥以爲常誠抱長才弗克試而精心饒於爲吏子錫恩成進士今萬安誠手書親民要畧三十條授之錫恩奉以周旋邑用大治卒獲報最受封如錫恩官卒年五十有六誠性簡重平居不見喜愠雖處華胄而風槩泊如自奉節膏二簋三澣軼五十年不渝而一遇好施則千庾爲傾故誦其義者迄於今不衰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壬子

光緒堂

山東左叅政馮元卿敏功 子伯禮附

馮敏功字元卿揚州司馬汝弼之子嘉靖丁卯領鄉薦第三人壬戌成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轉主客員外郎進郎中遷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南康九江敏功行部至南豐而浙兵調者以餉不足方大掠敏功召其長好語之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爲而言一反手間名爲賊天子檄大軍至糞粉矣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悅敏功卽料倉粟庫錢次第屬於舟使一郡佐導之出疆而選精銳尾之咸懾不敢動屬方議均田而敏功所

部多山高下饒瘠異狀乃同善計筭者周行阡陌間討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爲之平亭其後留籍未三年以才舉拜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潛河甫至而河決睢寧潛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敏功卽受計大吏調士民日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夾塞谷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潮與河一來攻邳敏功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遂還解敏功乃行視諸夾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闕家口以西復築之自是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

德業

卷之三十三

壬子

光緒堂

壁諸邑舊隄潰敏功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逕衛潛河之隔者諸經畫版築捷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惟敏功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則焉敏功素壯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鰲脰脰見者莫辨識遷河南左叅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加口窄葛墟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隄爲運道以示奇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

屬之敏功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硯砂不易鑿
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方之幾何而虐用之持不可
乃幾而事者又欲別縣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
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
乃移敏功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即竟
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
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遂舍敏
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
相藉惠沮始用廷議罷之而敏功乃歸職念父老乞休
已而父母相繼卒服除仍故官改佐漕運淮之南故有
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
溺因議漕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瞻疏上得請而敏
功任其難敏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
故大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
遂得疾將屬續張目妻子環泣厲聲曰人孰無死吾幸
獲以勤事死何憾叩之家事不答第曰內河成於國計
甚利第太逼湖湖善潰而堤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
鱉矣幸語當事者別創隄以護之已而顧其子伯禮曰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聖

光緒堂

吾死死必有購女却而歸諸官言已端坐而逝年甫六
十敏功天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遘盜敏功目鋒刃而出
之愛其弟敏效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
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放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咸稱
敏功父子伯禮字節之好讀書負氣節赴人之急出
貨力如弃糝裨人以爲有祖父風弱冠爲郡諸生屢試
不售遂挾策北上諸縉紳欽其才皆虛左以迎伯禮益
不喜一切謝去獨狎諸文豪日飲燕市中醉輒放髮長
嘯或走易水上尋故高漸離擊筑處低徊歎欽泣數行
下見者莫測其誰何客燕六年竟以無所遇卒年僅四
十有五說者曰昔燕臺駿骨以死售而馮伯禮俠骨顧
以不售死士負超軼絕倫之才不得一當知己其坎壈
可勝道哉當是時西吳鮑生應選江右歐陽生瑛俱游
都下與伯禮爲文字交時兩生者俱無子伯禮先後出
囊裝爲兩生買妾各開別館以授之未幾而兩生各舉
一子士林以爲美談故於伯禮之卒也天下名士爲執
紼吊誄者數十百人而兩生之文尤佳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聖

光緒堂

高郵州判官姚景旭

姚旭字景陽湖之石門人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克寬
爲國學生拜官高郵州判官郵故水壑而旭爲判官職
治水嘗繕完白馬諸湖故隄又穴隄下通水既並湖田
郵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嘗署州事有千戶劉某坐疑
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旭出閱獄火連劉出
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日呼口曰願猶在耶左右杖呵曰
何言也劉訖曰某繫獄自以不親日久病爲或亡爾旭
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罪法固當
早戮無救顧復何言旭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
衆即召更微白御史竟出之郵人以是愈重慕旭然旭
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旭者率得所欲去
以是鄉曲常連接官署中而旭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
是罷然旭不以是更念也歸而益務施無倦色視戚取
旭如外庫然於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
產其產且盡旭輒割已產與之而旭所自有產實不豐
以故鄉人無老穉皆推旭爲長者卒年六十有五十累
自有傳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爲正

商爲正字尚德太僕卿廷試之子登隆慶辛未進士第
授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甫三月卽出按山
東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正以部郎新資爲
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
斷咸相顧失色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潰離渾中蟲生於
版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正馳往慰定之會奉
詔按驗正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
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
盈尺朝濬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才力終
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國計顧弗以事之成毀傷
任事者心疏奏役罷當時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
如雷霆轟然各在其首及改按閩則盡鏟芒角爲簡易
民得日入懇事往往奉問盡得吏奸良民問曲折狀輒
寧衛將暴於軍軍紳之懸旂閉門爲亂正聞變亟馳檄
收衛將庭笞之衆遂解已而縛首亂者斬以徇一軍股
慄初罷御史尚鵬之按浙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撫
閩正謂此善法也宜通行諸閩中然巨室不利多撓撼
正力持之乃決民歌思並祠祀之稱爲龐父商毋云未

幾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江陵都政地急材見正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用數稱美於朝然正益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迹及江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見指獨正無纖毫染然正與人言輒曰張公知我人以此益重之無何乞身歸正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年珥筆持斧備歷榮要人謂正材固足以致之不謂謙也性敏捷強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時與長官論事輒爲言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筆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既處憲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南御史總鎮材也而卒以少卿罷歸論者惜之卒年七十有六

太醫院使朱宗魯儒

朱儒字宗魯其先吳江人移家秀水兄弟四人將析箸儒悉以遺業讓之而自用醫藥入都會大疫起死人無算貧者不受謝且給銀錢爲調理費由是名震遐授太醫院吏目積積爲院使嘗侍疾禁中一日上御文華殿緩閣召儒診視儒奏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

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之自兩官太后及后妃公主有疾率令中消言狀從儒受方多効時有大官之賜一時諸公卿爭延致之儒自論病議方而外語不及私卽惟笑移日杯酒相洽益恂恂自飭不以昵故有所予故諸公卿爭爲倒屣每里中子入都儒戀戀桑梓客死者輒經紀其家歸其喪人皆德之稱爲長者年七十有七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泮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中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亦治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釋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浚歷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畝一鍾且求地氣宜有蔬則導後瀝水瀝水入江宜橋之則僑躍龍浮屠於石頂之上於學宮便則建崇禋浮屠通北港利高明則通北港高明學東空曠宜浮屠於其東郊大葺肇慶陽江學官又爲陽春學置田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飢渴功成太守時未就於監司竟之亦天幸也肇慶幕府所治兩

學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日不至積節出日晏不違
 暇食不致貶已人人得其惟心畫便事悉中窳幕府其
 重之府江之後懷賀之後珠池之後皆有勞焉泮性恬
 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庶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聲冲
 雅書法道麗有其家右軍右丞之致粵中人士皆來就
 正而郡中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
 於河各厭其腹以去十六年遷湖廣奉政高要士民無
 不遮留泣下者建祠祀之俎豆至今弗替云

德業

卷之三十三

表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目次

清正

三國吳

鄱陽太守魏周休騰

晉

尚書令陸祖言納

尚書僕射孔安國

散騎常侍丁世康潭子諒附

中書令王子敬獻之子靜附

清正月次

卷之三十四

一

光緒

宋齊梁陳

祠部尚書王伯重鎮之

左衛將軍謝景先述

侍中謝弘微密

御史中丞孔彥琳琳之弟璩附

侍中王少明悅之

黃門侍郎虞茂瑤玩之

尚書左僕射王季希延之

祠部尚書虞景豫宗

東觀祭酒虞士恭恩

戎畧將軍虞次安寄

唐

吏部尚書錢蔚章徽

宋一

翰林學士詹存孝驥

翰林學士錢醇老恭

朝請郎錢景諱

秘閣檢理王介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四

二

光緒

翰林學士錢穆父聰

白牛居士陳令舉舜俞

祠部員外郎強幾聖至

右司員外郎吳師禮

給事中傅子駿崧卿

福建提舉吳守約詳子賦若附

華陽令唐恕弟慈附

潮州判沈次仲造

翰林學士毛遠可友弟奎子并附

吏部郎李彥淵執

刑部郎史祺孫

虹縣尉徐端益

殿中侍御史沈德侔子游附

浙江提點刑獄王與正師愈

細高居士王槐卿中南

吏部侍郎應仲實孟明

吏部侍郎閻丘逢辰昕

湖北提舉胡子上升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四

三

光緒

太府寺丞潘舜舉大臨

判潼州轉運王佐

直秘閣林懿成季仲弟叔豹附

太常少卿胡季皋襄

司農卿林正甫湜

戶部侍郎馬會叔大同

資政殿大學士沈德之彥

太府簿丘漢規何

起居舍人倪起萬千里

兵部郎孫居敬初

刑部侍郎蔡行之幼學于簪節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四目次終

卷之三十四

四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武原錢 陞西乘氏閔

清正

三國吳 凡一人

鄱陽太守魏周休騰

魏騰字周休上虞人河內太守朗之孫也少與同邑吳
範友善孫策定江南聞其名辟為功曹以忤意見譴將
殺之衆莫能救賴策母吳夫人言得免語在列女傳其

王

卷之三十四

光緒

後事權復以事件意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時吳
以風角占領太史令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而無道
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
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
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
怒欲便投以戟逸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弟
並良久權意釋乃免騰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
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騰性剛直
行不苟合雖遭困徧終不回撓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

令鄱陽太守以清白稱於一時

晉共六人

尚書令陸祖言納

陸納字祖言。玩之子也。清操絕俗。爲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演行外。白宜裝幾舡。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襖而已。餘並封以還官。遷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將軍。謝安嘗欲請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儼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儼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調而歎曰。好家居。繼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清正

卷之三十

二

光緒

尚書僕射孔安國

孔安國字安國。愉之少子。汪之季弟也。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兄弟並乏才名。以富強自立。惟安國與汪少勵孤貧之操。汪旣以直諒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

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瘵。服喪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散騎常侍丁世康。子諱附。

清正

卷之三十

三

光緒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吳司徒固之孫也。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元帝踐祚。拜附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瑯琊王袁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瑯琊王郎中令。會袁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詔下博議。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獨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成帝卽位。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惟潭

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
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屢表乞休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
制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諡曰簡子話位至散騎
侍郎

中書令王子敬獻之子靜之附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
止不急風流爲一時之冠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
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王氏兄弟優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四

光緒堂

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吾人之弊寡嘗夜卧齋
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
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
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
名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駸犉牛極有情態
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謝安進號
衛將軍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
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
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梯書之比訖類

賢皆白裁餘氣息還謂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肯
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尋除建威將軍與太守徵拜
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
安之功勲上疏極言孝武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
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
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俄而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
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

宋齊梁陳共十二人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五

光緒堂

祠部尚書王伯重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中書郎耆之之孫上虞令隨之之子鎮
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
參軍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母喪去職在官清潔妻子
無以自反乃弃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
安福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南平太守召拜御史中丞執
法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
隱嶺南獎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嘗大

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自有傳

左衛將軍謝景先述 兄純附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衛軍長史純之弟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車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弱冠隨在江陵乃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此乘小舡尋求經純妻庾觴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六

光緒堂

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殘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辟爲主簿甚被器遇尋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以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

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華謬卒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童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孫臏自有傳

侍中謝弘微密

謝密字弘微西中郎萬之曾孫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風敏方成佳器峻是司空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七

光緒堂

琰之子於弘微本服總親戚中表素不相識幸意承接皆合禮表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藝賞會常共宴處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羣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

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
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之家事委之弘。
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
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
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
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
而室宇修整。倉廩克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
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
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
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動必
修禮度。尊卑大小莫不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
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卽
位。爲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
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
見兄驩。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
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推寵。固辭不拜。每獻替及陳事。
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
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間上所御。弘微不答。別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人

光緒

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
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
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
奴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財治喪。及啟。混墓
合葬東鄉。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
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年踰四十。名位
未盡其才。此朕之過也。勅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贈太常。
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
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
清正
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
見美如此。子莊自有傳。
御史中丞孔彥琳琳之弟。璩之子。選附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光祿大夫廩之子也。強正
有志力。少好文義。解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爲太尉。
以爲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又議復肉刑。琳
之極論變通之道。以爲不可議。遂寢。玄好人附悅。而琳
之不能順旨。以是不見知。出爲興太守。宋永初中。爲
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典憲。時羨之領揚

卷之三十四

九

光緒

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美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爲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卒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侍中王少明悅之。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勵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憐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十

光緒

賈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庶介。賜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蓋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覆按。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卡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黃門侍郎虞季瑤玩之

虞玩之字季瑤。會稽餘姚人也。通直常侍。攻之子。少開加筆。泛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

罪。玩之依法按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詆黑斜銳。斲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替敝。席履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咨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及帝卽位。玩之表言便宜多。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光緒

見採納。遷黃門侍郎。以父宦衰疾。上表乞休。許之。玩之好臧否人物。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邊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借邊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饒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諂諂。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盟。投皂笈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尚書左僕射王希季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

徒左長史清貧居室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勅村
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
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
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
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
號鎮南將軍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欲凡所經歷務存
不擾在江州俸祿外一無所納獨處齊內未嘗出戶史
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
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晉陵王師卒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十二

光緒

謚簡子

祠部尚書虞景豫

虞景字景豫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
郎景少以孝聞父死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
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
無至者惟景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數
以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太子
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上以景布衣之舊從容謂景曰
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

鬱林王立兼大匠卿已而彼廢景竊歎曰王徐達縛穆
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明帝立景稱疾不陪位帝使
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景以景舊人引參佐命景謂
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
敢聞命慟哭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
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景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
事中光祿大夫尋卒景性敦實與之知識必相存訪親
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東觀祭酒虞士恭愿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十三

光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常侍
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除太常丞尚書祠
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謂
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此是朕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
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
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帝
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
品王抗奕依品賭戲抗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
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亮以此敬丹朱

非人主所宜好也。尋兼中書郎，出爲晉安太守。晉安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太守清肅乃見，愿至，輒見，無蔽，郡產蝮蛇，膽可已疾，不易得，有遺愿者，不忍殺，放之山中，一夜蛇還床下，以母老解職，除後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床上積塵成寸，有書數表，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愿嘗事宋明帝，齊初遷神主於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

戎昭將軍虞次安寄

清江

卷之三十四

古

光緒堂

虞寄字次安，中庶子荔之弟，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荔曰：「此賦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及岳陽王譽爲會稽太守，辟寄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隨荔

八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瑄同舟而載，瑄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永聖元年，除中書侍郎，下詔徵之，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寄知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寶應不聽，及敗走，夜至莆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惟寄以先識免禍，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其慰勞懷，尋除衡陽王長史，兼掌書記，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太建八年，晉太中大夫，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雖白刃不憚也，前後所居官，未

清江

卷之三十四

古

光緒堂

嘗至秩滿。歲暮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每出游近寺。間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普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唐 凡一人

吏部尚書錢蔚章徽

錢徽字蔚章。吳興詩人起之子。登進士第。僑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代饋。坐是得罪。觀察樊澤閱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

清軍

卷之三十四

七

光緒

武士澤卒。士頗希賞。周徽主留事。重擅發軍。唐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一軍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以論淮西事忤旨。改庶子。出爲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弟也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與權。

巢巢者李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以義氣與徽善。文昌怒時帥劔南入辟。卽奉徽取士以私。請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之。有詔王起白居易羅誠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辯證邪。勅子弟焚書。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例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告老。不許。請以吏部尚書致仕。歸。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與已子女等。任庶子時。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七

光緒

宋 一共四十八

翰林學士詹存孝駁

詹駁字存孝。縉雲人大中祥符元年舉進士第一人。真宗御書榮桂二字賜之。時年二十二。官至大中大夫。翰林學士致仕。性嚴重。子適中第。歸省。踰期。拜庭下。父不顧。命去袍笏杖之曰。毋以一第縱忽也。二子俱以孝聞。

翰林學士錢醇老蒞

錢蒞字醇老，彥遠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爲秘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蒞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朝請郎錢景諱。

錢景諱，景諱之從兄也。縣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清正 卷之三十四 八 光緒堂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舉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景諱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祖坐其側，顧景諱視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諱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去。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諱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諱曰：『百事皆可爲。』」

不知者新書後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後書且慰以戎瀘蠻事。景諱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民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諱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矣。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瀘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清正 卷之三十四 九 光緒堂

秘閣校理王介

王介，常山人，強記博聞，性亢直，以名節自負。舉制科，累官秘閣校理。與王安石游，甚款然，未嘗降意相下。初，安石屢召不起，後受學士之命，介作詩寄之，有「草廬三顧動春夢，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不滿也。及安石秉政，介老死，不復通一字。君子以爲不愧其名。

翰林學士錢穆父纁

錢纁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數千言，以蔭知

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益鐵判官歷提點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

清正

卷之三十四

手

光緒

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更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矣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無不中理乃驚詫去責戚爲之欽手蘓軾嘗乘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捧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簡所未見也哲宗初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去帝曰豈非軟軟非少主之臣硬硬無

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惇因是極意排訐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於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白牛居士陳令舉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強記博學從胡安定環遊舉進士嘉祐間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召試館職不就會青苴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直道自信無所回撓在貶所日與太傅劉焄之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

清正

卷之三十四

王

光緒

曰白牛鎮清風里及卒蘓文忠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所著有都官集廬山記行於世祠部員外郎強幾聖至

強至字幾聖錢塘人少有志節力學問異俗喜嬉遊事請謁至一切謝絕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鄉爲舉首登進士工古文尤積思於詩居官聽獄訟不視勢高下輕重窮究辯析平反甚衆居喪毀瘠過制其治終事一出已力不資於人韓琦罷政事鎮京兆徙鎮相繼常引至

自助琦上奏及他書記皆至屬稿琦乞不散青前神宗閱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一日琦行一事不開由食廳至遂力辭去琦言小事至曰小事尚爾何況大事遜謝數日乃肯留琦數薦克館閣未及用而卒官至祠部員外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曾華爲之序

右司員外郎吳師禮

吳師禮錢塘人太學上舍賜進士第元符初除秘書省正字以餞鄉浩免官徽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擢右司諫

清年

卷之三十四

重

光緒堂

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徽宗訪以字學對曰御極之初嘗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治蔡王獄不使誣及王人服其公累遷右司員外郎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嘗與江公望相值公望問曰公得志當何如對曰當爲人作豐年耳由此定交

給事中傅子駿崧卿

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省試第一擢甲科累遷考功員外郎方士林靈素得幸造符書自輔臣以下皆從靈素師授崧卿與曾幾獨不往被譖出爲滿州縣丞高宗召

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詔問建都孰便崧卿言

建康建國宜定基本以濟中興比虜渡江上自越幸四明崧卿殿後乘障盡死力拜浙東防遏使明年知越州上自永嘉還越崧卿乞減供億省用度雖中旨有不便輒執奏賜可乃已後金師復大舉入寇上將親征崧卿入對言留都管鑰旁郡輔翼當及攀輿未發亟圖之庶無後慮上稱善進給事中尋罷歸自國家多事常慷慨欲以功名自見與客言及國事輒憤訛或至流涕攬鏡見齒髮衰落歎曰吾遂無以報國家而死乎在上前論議尤感激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情之所著有樵風溪堂集六十卷西掖制誥三卷其夏小正傳最行於世

福建提舉吳守約詳

子應若附

吳詳字守約崇寧間爲蕪州教授高簡自持不爲貴勢所屈時中貴朱勗以花石綱住蕪州勢焰薰灼有司皆息奔走如屬官詳獨不屑見之人稱其介及爲福建路茶司提舉以廉著名入仕四十年無一桮以庇風雨子祗若登紹興十五年進士

華陽令唐恕

弟意附

唐恕餘杭人。參知政事介之孫也。崇寧中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玠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餘杭山中。

潮州判沈次仲造

沈造字次仲。縉雲人。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同。一心民事。故隨在有美頌。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卽引去。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通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五

光緒堂

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蛇。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舉。經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工書善文章。有文集二十卷。胡惟評其書似歐陽率。更而清勁過之。

翰林學士毛達可友

弟奎子开附

毛友字達可。西安人。少游太學。與同郡馮熙載盧襄號爲三俊。登進士第。累官廣陵帥。了翁陳瓘徙玉陽道出。都江。或疑其蔡黨。瓘先遣書友答。報加禮。且云。公立朝行已。風采重於一時。某願見而不可得。卽出郊候。瓘提

手笑語如平生交。瓘亦待之無間。尋守鎮江。時方臘已殘。睦款監司猶不以實聞。友具奏。時宰相主應奉諸使者皆朱勛客。怒其張皇。友遂監觀。其謝表曰。兩郡生靈已罹非命。一道使者猶謂無他。瓘聞以書譽於親舊曰。蔽遮江淮。阻遏賊勢。斯人有助也。後官翰林學士。卒。所著有爛柯集。弟奎子开皆有名。

吏部郎李彥淵鞬

李鞬字彥淵。富春人。登進士。中宏詞科。爲會要所檢閱官。刊正謚法。宣和初。提舉廣東市泊。居官廉直。珍貨一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五

光緒堂

無所取。未幾。船商輻輳。召回盜逆之於途。乃祛篋隨行。書帙而已。盜亦歛衽退。紹興間。船商以鞬清節。開於朝。除比部郎。尋遷吏部。泰檜欲以子與鞬女爲婚。却之。遷將作監。檜屢遣子就學。鞬告曰。爲天子卿監。豈爲宰相教子。遂丐外。持憲閩部。易江東。旣忤權臣。累奉祠。不復榮望。卒年七十七。鞬滄泊寡欲。廉直之節。重於一時。晚年謂食與病已絕。獨嗅未盡去。因榜其小室曰。去嗅所著有去嗅居士集。

刑部郎史祺孫

史祺孫安吉人舉政和進士第以刑部郎出典頓與國二郡初秦檜謀誅岳飛命祺孫覓索其家交游書札祺孫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遂引年而歸

虹縣尉徐端益

徐端益葵之蘭谿人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植立不爲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諶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狂瀾之砥柱至今讀之令人委靡之氣頓盡

清江

卷之三十四

庚

光緒

殿中侍御史沈德侔

子濟附

沈侔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擢監察御史時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請歷上十事言花木擾民土木獎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剴切不報進殿中侍御史時蔡京與樞州錢欲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侔與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時至

羈卽自夾釋無佐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推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聞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劾侔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旣而獄事竟復囑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侔子濟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濟官至右正言

江提點刑獄王與正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登紹興戊辰進士初調建州崇安尉母喪不行服除歷官州縣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召見言事御札俾條奏嘗稱之曰王師

清江

卷之三十四

壬

光緒

愈諫官御史才也尚書楊傑陰附執政欲督諸郡積通以饋內府貨銀師愈以爲罔上擾民持不可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丐祠卒師愈爲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所至賑荒裕民聲績顯著皆卓可傳戶外二十年人皆以不究用爲恨

細高居士黃槐卿中輔

黃中輔字槐卿葵之義烏人讀書工文辭以奇節自負紹興中秦檜和議旣成日使士大夫歌頌太平之美但有言其好者輒捕殺之中輔每對客言及時事必罵賊

檜嘗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之句檜聞大怒踪跡不得而止居鄉每爲仇家所挾將發之會檜死乃免自號細高居士名其齋曰轉拙

吏部侍郎應仲實孟明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癸未進士歷官樂平縣丞以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食吏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人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天

光緒

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陸幹帝諭之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宜悉意以聞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靖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益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驛奏除之光宗卽位召爲吏部員外郎累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卿擢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著

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侍違韓侂自遣將客誘以謀官俾誣趙汝愚固却不從士論以此重之

吏部侍郎閻丘逢辰所

閻丘昕字逢辰麗水人爲婺州義烏令有政績爲授監察御史累遷吏部侍郎給事中以敷文閣待制知温州時有薛某者秦檜親黨也居郡中承檜密旨俾造漆器昕持正不從薛怒詆秦檜罷斥之昕遂拂衣歸昕嘗憤惟臣專政作周易二五君臣論以排用事者平生不殖產至無宅可居事聞朝廷給宅賜之太守馬光祖卽其

清正

卷之三十四

天

光緒

地建祠扁曰清風鄉人趙崇潔爲太常陳乞請謚太常博士趙崇璿議曰孟子稱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故得失寵辱皆浮雲飄瓦若昕爲言官爲給舍爲選部以獎廉靖惜名器爲先務故不爲權勢所撓真無媿於孟子所謂大丈夫者矣謚法臨官潔正曰清一德不懈曰簡請合二美以易昕名考功郎洪勳覆議曰士有去百年而使人追思所以表章此其名節必有不可泯者至如昕剛毅之氣不可奪也請如太常議奏謚清簡

湖北提舉胡子升

胡升字子上，麗水人。博雅工文辭，初任彭澤丞，終湖北提舉。紹興初，郡將耿延禧創譙門，委誤上梁文，并記刻石畢，以錢十萬，酒百壺餉之，拜曰：升雖貧，終不爲一譙門所驚，邦人高之。

太府寺丞潘舜舉大臨

潘大臨字舜舉，松陽人。嘗以兩浙運司主管文字書檄溫州，獲海寇五十人，閱其實，釋無辜者半，復以太府寺丞出權真州茶塩，時相丁大全使人諷之曰：有羨獻，卽受賞。大臨曰：吾一錢皆籍縣官，羨餘何取？大全怒，馳代者夜半奪甲去，後知廣德軍。

判潼州轉運王佐

王佐，松陽人。領鄉薦入太學，尋補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言：用兵開彙不可，時韓侂胄欲藉此立功，見策憤然。諷御史胡紘劾佐狂妄，出判潼州，轉運司事。佐蒞官政善，人賴休息。嘗作利州學記云：聖人之道，以修己治人爲要，而世方以道爲僞，以窮經明理爲僞，而時方以儒爲黨，是非出於一時公議，定於萬世。四川安撫使

程松，以爲譏訕朝廷，奏聞落職。主管鴻禧觀歸之日，單車就道，隨惟衣冊而已。

直秘閣林懿成季仲

弟叔豹附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宣和第，調婺州兵曹，遷仁和县令。兵亂，捍截有功，改宣教郎。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屬爲臺官，及鼎輔政，累遷吏部郎，尚對乞重縣令之選。且云：願從陛下丐一令以自効。臣承乏郎官，求爲縣令，似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

清正

卷之十四

三

光碧堂

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相，奏令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檜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勾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久之，起知婺州，以直秘閣奉祠。優游田里八年卒。弟叔豹，字德惠，以進士知慈谿，值金兵入鄞，姦民相挺作亂，叔豹捕戮首惡，邑賴以定。終江東轉運副使。

太常少卿胡季臯襄

胡襄字季卓永嘉人登紹興第教授婺州轉臨安召克御史臺主簿明年遷監察御史監國子監秋試時時相客某方以魁選自期及榜揭乃溫人吳蘊古客大怒訴之時相時相亦怒亟擢鄭仲熊爲正言仲熊卽劾之曰自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致高第今襄又爲之倡欲使人人盡歸朝之門而後已遂罷隆興初以王十朋薦除江西提刑召對備言宣靖間事臣實親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攬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傾聽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都承旨左相陳俊卿雅相敬重襄每燕見必舉當世弊事與政所宜先者俊卿喜其助已益重之以疾求去除直徽猷閣江東提刑移福建卒襄早學於胡安國固已一出於正晚復交武夷朱氏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純粹朱氏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襄也

司農卿林正甫湜

林湜字正甫平陽人登紹興第調富陽尉以彈盜功改秩知晉江縣適造戰艦湜不忍欽民欲弃官去諸替寅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三

光緒堂

居者義之咸助其役船成而民不知秩滿空城攀留車不得行夜從間道去通判南劍州奏罷榷酒除監察御史以不阿比爲小人所忌爲殿試參詳官某士對策剴切湜擬爲第一不用及侍御史劉克祖下遷湜曰可以行矣遂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捐科名之在漕司者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太府司農卿韓侂胄擅權仇惡正士力請外進直龍圖閣致仕卒朱晦菴旣以黨斥士諱出其門湜獨執弟子禮不變君子以是重之

戶部侍郎馬會叔大同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三

光緒堂

馬大同字會叔建德人登紹興進士第自爲小官卽以剛介聞改秩除國子監簿對便殿上與語輒奏不然明日謂宰執曰夜來馬大同奏對朕與之辨論凡不然朕說者三氣節可嘉由是簡知孝廟有大用意後每對上輒陳恢復大計歷中外要官必求盡職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所至雖遐僻童孺無不知大同名仕至戶部侍郎學者稱爲鶴山先生

資政殿大學士沈德之復

沈復字德之德清人紹興中進士爲太常主簿賜對便

殿論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類皆備者之餘出乃今士大夫口不談兵緩急就可任用上悅降宗正丞歷官工部侍郎一日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儀者幾何所用幾何虧差幾何復一一奏對訖於所佩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相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為遂特拜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時大臣專政何列厥類承之變發然中立每公會一揖之外無他言府所論議清正

卷之三十四

書

光緒堂

太府簿丘漢規何

丘何字漢規遂安人登乾道進士第宰連江有聲部奏者交薦不自售由是浮沈州縣晚始登朝監進奏院遷太府簿時方詆道學世以道為諱上而廟廊獻納下而庠序講集絕口不言性命等字雖六經孔孟語亦避之何獨奏疏論中庸及皇極偏黨之義語意懇切慶元丁

已將有事於南郊太常欽卿丞肄儀宰相以何名聞遂攝卿行禮自受誓戒至飲福細大無違名聲驟起方將遷擢而晨入署舍暴還僕邸不肯一謁嘗路積二年出守袁州卒

起居舍人倪起萬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詣子入上庠月書鮑列學者宗之登淳熙進士議論文墨籍甚開門授徒戶外履滿以縣最擢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於位特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

卷之三十四

書

光緒堂

兵部郎孫居敬

孫初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太學正遷博士進監丞時京尹房武學生不以其道納抗既爭之不報遂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悉出餞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嘗書真實心地簡徑洪門八字於座右終兵部郎官所著有晦庵集刑部侍郎蔡行之幼學

子篤節範附

<p>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孝宗策士聞其才將置首則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切直其言有曰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絀然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允文等惡之遂得下第爲廣德軍教授入爲校書郎數論列時政韓侂胄不悅除提舉福建常平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有劾侂胄收召名士乃召爲吏部員外郎歷福建安撫使力求罷去奉祠而歸召爲雅兵部尚書兼詹事</p> <p>清王 卷之三十四 秉 光緒堂</p> <p>卒於官謚文懿幼學早以文名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所著有年曆大事記列傳舉要等書子三鑑節範而範最有名守衢化行山洞卓有殊績終於吏部侍郎風力峻整直已不阿爲時名臣</p>	<p>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終</p>
--	--------------------

<p>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五目次</p> <p>清正</p> <p>宋二</p>	<p>吏部尚書俞若琳烈</p> <p>刑部尚書趙煥常汝談</p> <p>大理寺少卿徐純中珩</p> <p>太常寺少卿朱仲文質</p> <p>轉運判官康子厚植<small>父仲穎附</small></p> <p>中書舍人莫粹中子純</p>	<p>清王目次 卷之三十五 一 光緒堂</p> <p>國子司業陳和仲塤<small>子蒙附</small></p> <p>司封郎中史南叔彌鞏</p> <p>嘉興守陳茂叔穎<small>子時附</small></p> <p>兵部侍郎章君寶鑑<small>弟鑄子祖附</small></p> <p>司農卿呂景陽秉南</p> <p>校書郎方子高山京</p> <p>太常寺少卿王處一萬</p> <p>侍御史蔣伯見峴</p> <p>陳錫疇元龜</p>
---	--	--

禮部侍郎徐公望儼夫

福建司理毛君玉蘭

秘閣修撰陳子公均

教授徐受之天祐

承宜使趙待用汝權

監登聞鼓院章升道樵

戶部侍郎商輅仲飛卿

元

監察御史王叔善餘慶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五

二

光緒堂

方希元全翁

勝一

刑部主事屠任

御史柴叔貞履子廷係附

監察御史王進德敏

吏部員外郎張仲高昇

懷安縣知縣胡孟通節

福建按察使陶厘仲

四川兵備僉事王文璉琦

韶州府知府湛用和禮

翰林院侍講王希範洪

王晉叔升子瑱附

兵部尚書柴叔輿車

大理寺卿徐復陽初

饒州府知府葉履道砥

揚州府知府李貞

應天府府尹陳俊民俊

太常寺正卿姚友直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堂

四川按察司僉事謝惟壽忱

監察御史茅維揚

四川按察司僉事王彥修緒

廣西左右政使胡宗愚智

思南府知府求尚圭琰

按察司照磨張友讓禎遜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元靜安

兵部郎中李伯偉山如子德附

四川按察司僉事高汝聯聯

刑部員外郎徐仲規昂

吏部侍郎范理

山東按察司副使童守正真

山西叅政褚克卿讓

廣東左布政使韓伯陽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希文穆子崇志附

提學僉事邵德溫玉子莊附

蘇州府通判陳履信信

吏部尚書魏仲房驥兄驥子完附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五

陝西按察使呂好隆昌

吏部左侍郎俞積之山子諤附

監察御史潘貴模楷弟英附

刑部主事田廷玉玓

按察司僉事王調之鼎子鑑附

廣東巡撫李宗楷棠

江浦縣知縣嚴允迪廸

陝西按察司僉事陳永言詠

刑部尚書樊廷璧瑩

廣東叅政胡廷慎謐子惠附

應天府通判林孟陽春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五目次終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五

五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滄陽賀應旂士以氏閔

清正

宋二共二十七人

吏部侍郎俞若晦烈

俞烈字若晦臨安人祖微與張九成凌景夏齊名烈少

警敏淳熙八年試禮部第一授太學錄遷博士光宗卽

位轉對請酌度平元祐之制日輪講讀官內直以備訪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光碧堂

問進秘書郎出守嘉興上供及額卽止不肯增緡錢以

受最賞召爲司封郎尋除中書舍人論駁不撓忤韓侂

冑論去嘉定初起知慶元府移鎮江撫輯流移曲盡恩

意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不以往事懇於勲戚濫

恩紹璫佚罰官掖黃緣干請多格不行尋除吏部侍郎

兼侍讀進讀通鑑至唐斜封墨勅又讀孝宗聖政至郊

祀不買象事供而言以致諷戒號盤隱居士有盤隱詩

編掖垣制草奏議北征等集

刑部尚書趙履常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十一年進

士佐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已

而汝愚去國與弟汝譙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冑聞者

吐舌遂罹黨禍被斥依祖墓以居者累年益肆力學問

除太社令時侂冑用事熾甚汝談痛憤一日登壇讀祝

大呼侂冑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未

座白哲者何人汝談不爲動召試館職補正字是時具

職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職爲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

之曰孰欲王職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而去出知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光碧堂

嘉興府與郡將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

行安豐守陸俊俱稱循吏改湖北提舉常平賑荒盡力

知温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

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勅戒陳碩曰此諫書也

端平更化以禮部郎召兼學士院權直制詞時朝議出

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

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而汝談獨有憂色未既洛師

敗朝論始服其先見累官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卒汝談

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爲文章有

西漢風篤於倫誼而忘讐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規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惟甚所著有易詩書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註

大理少卿徐純中瑄

徐瑄字純中定之子賀光宗卽位表補將仕郎試中法科由評事遷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會濟邸獄起史彌遠囑其附會賊殺無辜且啖以美官瑄曰殺人以苟富貴吾不爲也守正不從遂削官謫道州又徙象州竟死於貶所端平改元侍御史王遂請加褒卹詔復原官贈集英殿學士官其二子郡立勸忠坊於第左

太常少卿朱仲文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人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爲說孝宗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上書乞斬之虜聞之縮頸尋擢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時韓侂冑議用兵質以爲不可及師出無功而侂冑更欲議和質又以爲戰勝而和尤不足恃况議和於不勝虜有以玩我矣侂冑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堂

大怒卽日移太常少卿兼樞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卒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請詩文雜稿

轉運判官康子厚植

父仲頴附

康植字子厚金華人父仲頴仕至尚書吏部郎中植用世科登嘉定進士授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僑行簡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置制使史嵩之國結漁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四

光緒堂

奉祠徑歸未幾除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執政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出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弟也時爲丞相并及之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轉運判官赴關

奏事卒於途歷階朝奉郎

中書舍人莫粹中子純

莫子純字粹中山陰人以恩補官銓試及禮部奏名俱第一賜進士第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聽公事除秘書省正字歷遷中書舍人燕師且本平江筆吏韓侂冑任爲腹心氣酸薰炙求進者爭趨其門一日遇子純於都堂趨前執禮甚恭子純不爲禮師且已深恨之會師且遷官子純又執不可侂冑怒出子純知鄞州加右文殿修撰改知江州不赴又改溫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八年卒子純性資聰悟博聞強記立朝之節始終不渝士論歸之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五

光碧堂

國子司業陳和仲墳子蒙附

陳墳字和仲鄞人大叔父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墳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墳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以杜詩鸚鵡啄金桃對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以禮部第一登嘉定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息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

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盡令省元初授堂

除教授當自甥始墳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自墳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夫士論高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轉對稱旨遷太學博士改太常獨爲袁熒謚議餘皆閣筆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墳以書告彌遠痛加警備以回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買貴妃入內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墳問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六

光碧堂

曰吾甥殆好名邪墳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力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死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事機使祖宗之仇不報中原之士不復者宰相非其人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陰中之而監察御史王定劾墳出知常州改衢州時土寇卜日發際坑遵江山縣而東墳獲諜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

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歷遷浙西提點
刑獄知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贖貨垓
親按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
心盜橫食害垓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垓治福所
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所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
答書曰福罪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
凶惟君留意及獲福皆欲殺之垓曰若是則刑濫矣乃
加墨徇於市囚之閹土召爲吏部侍郎遷國子司業諸
生相慶得師出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垓家居以泉石自
清

正

卷之三十五

七

光緒堂

司封郎中史南叔彌華

史彌華字叔南彌遠從弟也好學強記紹熙四年入太
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
年始登進士策鄂帥李臺知彌華持論不阿辟谷幕府

事壽昌戌卒失律欲盡誅之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咸
服改知溧水縣嘉熙元年都城火彌華應詔上書謂修
省之未至者有五又言濟邸之寃足以干和祇而召災
異蒙蔽把握良有以也由提點江東刑獄歲早饒信南
康三郡大侵乃蠲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粟丙爲自給
丁余而戊濟全活者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休寧有淮
民三十餘輩挾戈劫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華
曰持兵爲盜貸之是盜盜也推情重者戮數人一道以
寧饒州兵籍濫數供億不計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太濶
清

正

卷之三十五

八

光緒堂

乃呼諸校謂曰汝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
諸營帖然應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
相引嫌焉祠遂以直文華閣知婺州致政里居絕口不
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
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擠嚮然不
污有如此

嘉興守陳茂叔頴

子瞻附

陳頴字茂叔壽昌人少游太學有聲登嘉定十年進士
第官轍所至輒以最聞時相開邊薦參詳官知政事頴

抗論政府非賞功之地。命遂寢。出守嘉興。以大理卿召。言者阻之。且逮吏。稽在任出納。摘其疵。無所得。私歎服之。後其子嘯。爲大理評事。會時相以意嫉邊守。下之理。必欲死之。頴謂嘯曰。殺人以苟容。如天理何。嘯奉法如頴教。竟以忤歸。頴笑曰。是足爲吾子矣。自嘉興歸。闢一室。題曰志齋。十五年竟不復仕。

兵部侍郎章君寶鑑 弟鐸子祖卿附

章鑑字君寶。昌化人。登嘉定癸未進士。調温州永嘉簿。歷官國子司業。兼侍講。進太府卿。以言免歸。端平更化。

清王

卷之三十五

九

光碧堂

曾上封事。復召爲講官。兼掌內外制。時相專政。極論其姦。國且乞罷職。嘗上疏云。進人不可太銳。聽言不可不察。又言流民失業。而有司不以告下。情未易通也。除兵部侍郎。兼給事中。進文華閣待制。積階通奉大夫。爵錢塘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以病丐歸。卒。贈光祿大夫。鑑天資穎悟。爲文立就。爲人忠直淳厚。事有切於時者。必爲上精言之。時相疾其正論。每詠以禍福。鑑不爲動。深爲理宗所知。特見親禮。自號藝翁。弟鐸。登嘉定庚辰進士。與兄齊名。歷官吏部郎官。子祖卿。官承議郎。知浦江。

青捐家帑以全邑民之命。至今言其事者爲之感泣。

司農卿呂景陽秉南

呂秉南字景陽。新昌人。紹定中進士。尉崇安。調寧國法曹。獄無冤滯。校勘涇邑版籍。別疆理。清賦稅。公私便之。改吉州法曹。數治疑獄。有聲。遷淮東路檢法官。考舉令。移改都昌令。查改阻湖郡。秉南錄湖死守。邑賴以完。政成。人輿輪對以正君心。明道術。爲急務。詳極剴切。遷太理寺丞。無何。拜司農卿。時政歸權臣。每除吏。必示恩意。秉南屢遷。無私謝。由是以倣坐免。即日渡江歸。所著有

清王

卷之三十五

十

光碧堂

南明稿十二卷

校書郎方子高山京

方山京字子高。慈谿人。幼孤。旅泊外家。固窮力學。言行修謹。景定三年。進士第一人。或病其制策過簡。勉令益數語。山京正色曰。既徹上覽矣。吾誰欺。除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五年秋。衛文天府。適韓見。山京舉以策士。極言內帑之私。公田之授。及指摘內庭缺失。同事縮頭辭。舌請稍諱忌。山京披襟當之。遂被劾罷歸。貧甚。無以爲家。親故爲築室繼廩。山京處之泰然。無悶也。度宗登極。

辭以前官起山京移知建康軍不行尋除秘書省正字
乞官祠進校書郎差主僊都觀得疾遂不起朝野皆惋
惜之

太常少卿王處一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家貧而勵志於學登嘉定十六年
進士第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萬少忠抗有大志究
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
熙初兼權屯田郎官輪對稱旨差知台州至郡惟蔬食
布衣終日坐堂皇上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其欺多改業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光緒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侵盡力拯之民
無飢死者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
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轉尚書右郎官尋
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
之故相之子昔常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宰相再三
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史嵩之自
江上董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
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東還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
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辭俄

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
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謂萬立朝蹇諤
古之遺直爲郡庶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
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謚忠惠

侍御史蔣伯見峴

蔣峴字伯見奉化人性剛不阿慶元二年進士第授太
常掌故改武康令有治聲調噪縣燭幽捕姦民以爲神
以薦拜右諫議大夫事有不可必廷辨而折端平初除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史嵩之欲開督府與樞密李宗勉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十二

光緒

論不合私請勅之峴曰宗勉無過臺諫乃耳目官豈受
私請邪峴嘗劾鄭良臣上曰良臣嵩之所舉峴對曰公
論不容臣不知有嵩之也嵩之復以書罪蔡範袁肅等
峴曰此有用之才不可誣也因自誓曰勿欺心勿負主
勿求田勿問舍號四勿居士官至賓章閣學士卒

陳錫嘏元龜

陳元龜字錫嘏平陽人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以六典
實漕關升太學擢嘉熙進士第教授瀘州歷江淮諸司
幹官開慶初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關時相怒其攻

已欲去之。將以元龜爲諫官。諷以意。元龜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以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憤。學校公論之。自出奈何。摧折之乎。遂被劾。未幾除主管官誥院。委買江東限田。元龜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爲也。因是又劾去。道得疾及門而卒。自號蒼巖有蒼巖雜著八十卷。

禮部侍郎徐公望儼夫

徐儼夫字公望。平陽人。高才博學。以文章鳴當世。淳祐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十三

光碧堂

辛丑廷試第一。歷官館閣。以忤丁大全拂斥。歸終其用。事杜門不出家。貧并日而食。日抱膝高吟。聲出金石。或勉其抑已。謝過。儼夫笑而不答。景定更化。起爲禮部侍郎卒。

福州司理毛君玉蘭

毛蘭字君玉。松陽人。資性冲澹。簡默莊重。官福州司理。時宰相趙汝楨之黨曰林晃者。有罪下獄。使人夜懷金私之。蘭正色不受。復賄當道者以威怵之。不動。卒坐晃以法。汝楨聞而歎曰。蘭持法如此。何有於廷尉乎。後召

蘭不果行。累官二十載。歷敘凡九考。居最卒。止承直郎。未能脫選。時咸以劉向比之。

秘閣修撰陳子公均

陳均字子公。平陽人。歷知東陽。麗水。西安三縣。以最除大理丞。出爲江東提刑。改廣東。徑寇犯邊。潛攝帥幕。少年邀功。縱殺囚數十。平民於獄。均曰。治兵帥職。欲吾職也。自行審覈。盡釋之。即不悅。媒孽於臺。竟罷去。久之起知贛州。兼江西提刑。以潔滌汚。以慈易暴。咸淳初。除檢正。會買似道以平章奉母居湖濱。欲以堂印自隨。均爭曰。堂印無出城之理。由是免官。未幾以秘閣修撰樞密都承旨致仕。卒年八十一。均少受教於真德秀。故剛正有守。立身行政。務盡其職。雖屢黜亦不顧也。

教授徐受之天祐

徐天祐字受之。山陰人。以父相恩爲將仕郎。銓試詞賦第一。尉歸安。時年尚少。卽以吏事稱。嘗出郊。吏具供帳甚飾。天祐詰所從出。吏以例對。天祐曰。費出於官。則犯法於民。則重擾例安可用。盡却之。貴人居邑者將囑事。出謂人曰。吾見尉自不敢有所請。中進士第。爲大州教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光碧堂

授日與諸生講經義聽者感發德祐二年以國庫書監召不赴退歸城南杜門讀書四方學者至越必進謁天祐高冠大帶議論卓卓見者以為儀刑

承宜使趙待用汝權

趙汝權字待用奉化人肅謹不苟取官至承宜使嘉定五年南安西溪洞尹彥輝跳梁汝權挺身諭之彥輝頓首泣謝曰天賜公活我郡賴以平後被命經理新泰事攝節有方雖府庫克實未嘗一開燕瀕行有牙契錢七十緡吏自例當得之斥不受教官葉逢以母夫人年高

清主

卷之三十五

十五

光緒堂

為勸汝權自指其頰曰鄙陋相豈更望溫飽耶後死無以為歛朝廷聞之給喪葬費以表貞白封奉化郡公

監登聞鼓院方升道樵

方樵字升道昌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習知海徵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叛劉瑄不可任重後全作亂郡官多被其害獨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賊至斂刃而退後宰吳縣通判常州皆以肅公著稱以薦召監登聞鼓院尋以疾丐歸卒樵學宗伊洛議論通暢識達時務所著書有集曾子十八篇章氏家訓

七卷補註春秋繁露十八卷注補古文苑二十卷行於世

戶部侍郎商鞅仲飛卿

商飛卿字鞅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仕無為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輕一造請諭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忤侂胄罷為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

雷平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光緒堂

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餼時欽散稍稍以裕聞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言侂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家貧不克葬人始服其清

元共二人

監察御史王叔善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游京師有耆僧官為統制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致或以

其名聞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縉紳悉服其操行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政聲著稱後使廣東詢問疾苦惠政爲多

方希玄全翁

方全翁字希玄鄞人溫厚誠篤博學力行志不仕元已而方國珍據有明州致書以宗人稱欲強起爲輔全翁歷敘世次由莆來不敢附籍且謂大明真天子出懇詞勸之奉圖歸順國珍不從遂與之絕號避庵以自明其志居鄉以齒德見推守令至輒賓禮之車從及門以政事相訪多所裨益終身澹泊自守以壽終

明一 共五十四人

刑部主事屠任

屠任字人字貧力學善詩文兼精篆隸洪武間任蕭縣訓導遷河南武陵知縣在任九年一毫不苟取有獻瓜菜者曰此苞苴之漸也遂却之永樂中遷刑部主事卒於官昇楓歸葬惟篋書束帛而已

御史柴叔貞履 子廷傑附

清正

卷之五十五

主

先賢

竟不起

清正

卷之五十五

十八

先賢

監察御史王進德敏

王敏字進德寧海人氣剛不與人欸狎讀書至忘寢食家貧甚或飲食不時則嚼菽飲水怡然若飲粱肉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牀褥稍溫軟輒弃去獨臥木榻上曰吾身當適四方甘苦未可知以太學生分教忻州暇日與邊將習騎射邊將奇其材而苦其介於常所燕會處密置美姬伺其醉鎗之而去既覺身自破壁取厯馬乘之而還諸將驚謝懿文皇太子一日謂太史

宋應曰世道日漓人其無古若者乎漁以敏對太子
動容稱歎曰何異魯男子也嘗督運舟川峽悍急同行
者多捨舟登陸敏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
以俟天命何以陸爲且舟夫累人已獨安乎後他舟覆
溺甚衆陸行者皆獲譴敏獨不坐遷監察御史

吏部員外郎張仲高昇

張昇字仲高杭州人弱冠有才識推擇爲郡吏卽以清
謹稱守以下成禮遇之勅視簿書取嚴一介諸爲姦利

者皆敬憚昇賢聲蔚起洪武間謁選超授吏部員外郎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尤

光碧堂

矢志堅貞終始無玷及卒上祭其廬持給驛舟遣內
臣送柩還鄉誠異數也祭酒李時勉誌其墓

懷安縣知縣胡孟通節

胡節字孟通慈谿人由順天鄉試舉人授懷安知縣爲
一時廉能首稱值外艱歸行李蕭然邑人感泣欲贖金
不能強乃建卻金亭於西禪驛之渡口自恨勿克終養
廬墓而卒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

陶垕仲寧波之鄞人洪武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

避權勢上雅愛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

吏貪緣爲姦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
學勸士撫卹軍民俸祿雖厚自奉極薄有餘悉以賑貧
者是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恣垕仲劾之大方有詞
逮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
爲之語曰陶令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卒於官

四川兵備僉事王文璉琦

王琦字文璉錢塘人永樂甲午舉於鄉試禮部乙榜授
汝州學正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廉明勤慎風裁凜然斷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于

光碧堂

獄不爲刻削虛心聽理務盡其情所平反死者幾七十
人陟山西提學僉事精考校敦行實不徒以文藝取士
士習丕丕改觀憂去服闋改四川兵備僉事川故多盜
琦威行令明盜賊聞風聲皆斂迹去尋乞致仕歸琦歷
官三十年清苦潔白守嚴一介家居貧甚永食常不給
郡守胡濬欲餽之懼其不受列狀於朝有詔賜百金琦
固以無功辭竟寒餓以死飯食不具一時藩臬長倡義
卹之始克斂

韶州府知府湛用和禮

湛禮字用和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內江縣知縣陞大理評事再遷至韶州府知府韶歲貢滕而產於南海禮爲疏於朝得免貢嘗造隸卒至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之所禁令能不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矣由是府役至縣皆飲職不敢肆甲乙爭田禮斷歸乙甲復誣訴藩司知其僞命禮按致之禮慰遣令去約五日乃來辨析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清江

卷之三十五

王

光緒堂

翰林院侍講王希範洪

王洪字希範仁和人舉洪武三十年進士授行人陞給事中以文學遷翰林院檢討進修撰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進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秉筆修史位在洪右每事輒咨之及文穆有所請洪輒不聽至欲載其家乘瑞應之徵洪力言上前以爲不可取信天下來世胡深怨之左官禮部主事無何卒洪少英雋有軼才與解縉王璉王偁王達善號東南五才子名重一時居官耿介忠亮文章氣節表表時輩仕未通顯而爲時宰所

擠上論惜之史官鄭叔美曰王子才高乎一世而行幾乎古人特以負氣敢言爲衆所忌時以爲實錄

王晉叔升 子瑱附

王升字晉叔德清人子瑱爲平涼知縣升寄書云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馬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促車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今我老景侵尋倘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

清江

卷之三十五

王

光緒堂

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清心潔已以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薦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惡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

而來餘物非所覲也。此書附之御史臺勾管宇文佳爲吏搜得其書以聞。太祖嘉歎下詔褒美。賁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斤。仍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以旌異之。

兵部尚書柴叔輿車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爲人清慎有節槩永樂間由舉人再轉至兵部員外郎從文皇帝北征還遷江西參政時營造事嚴勅車入閩取材道經廣信太守與車有舊覬窺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堂

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以事左官復入爲職方郎中遷岳州知府勅農視學公暇則周行田野督民耕桑時時進諸生講論德義三年郡內大治復召入爲職方郎中宣德五年擢本部右侍郎已而進左屬西鄙不靖廷議以車幹敏命協贊陝西軍務先是虜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失律蔽不以奏更以捷聞妄要功賞車至發其罪上嘉車忠誠賜金織衣乃逮治廣岷州土官后能家人冒功陞賞車疏罷革在軍中疏凡數十上切中時弊同列咸不喜而車持論益堅於是上察車孤

忠向國益大賢之遣使宴勞錫賚甚厚進兵部尚書卒於京邸賜祭葬給驛以歸其喪

大理卿徐復陽初

徐初字復陽會稽人自幼務精思力踐之學領鄉薦教授灘州久之徵爲給事中仁廟改元首詒治道十事皆見嘉納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勸上親征冀贊有功賜祿獲四人英國公張輔朝會失儀初劾其跋扈無人臣禮上雖曲宥輔而心嘉其直擢大理卿持法務平恕中官阮某守遼東失利按罪當死者三十餘人初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堂

奏誅首惡餘無濫及工部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坐事黜免遇赦吏部輒復其官言者劾以爲黨罪應死初曰是特失覆奏耳吏部因得釋嘗與寺丞楊復論事不合被劾下獄太史奏大理星不見上特復其官星乃見正統初乞歸又十年聞乘輿北狩一時悲憤卒初生平忠誠孝友內外一致而剛廉節槩尤爲縉紳所推

饒州府知府葉履道

葉砥字履道蕭山人少有學行洪武初舉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日杜門力學處之裕如曰吾無規於

心足矣、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者、多宗之、建文元年、詔求賢才、羣臣交薦、召爲翰林院編修、永樂初、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薄田、樊廬、圖書數篋而已、事白、仍與史職、尋改考功郎中、尚書養義、任以藻鑑人才、仁廟出東宮、以祗爲侍講、職無弗舉、久之、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祗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民、庶報効萬一、吏部以聞、卽拜饒州知府、饒有磁窰、銅冶、而丁調復等他郡、祗言於當路、減四之一、諸所刊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圭 光緒帝

病、悉爲典革、刑清訟簡、日賦詩自適、年八十、卒於官、士民巷哭罷市、著書數十卷、孫冕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自有傳

揚州府知府李貞

李貞、海寧人、洪武中補邑庠生、建文元年赴京、條具用兵方略、上嘉其忠義、光祿司賜燕、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未幾靖難兵至、歸隱於臨平山中、成祖登極、滿玉田縣爲民、宣宗立、雅知其名、召知揚州府、特與勅諭、旌其忠直、服職三載、草累百上、民被其澤、考績入覲、以

疾乞歸、謝還勅諭、上曰、知府俱無勅、與爾示子孫、及歸、家徒壁立、持正以終

應天府尹陳俊民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撫南畿、劾賊吏、革宿弊、郡邑肅然、累官應天府尹、以嚴峻繩下、吏有舞文者、卽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爲也、未幾卒於官、貧無以殮、士論服其肅

太常卿姚友直

清正 卷之三十五 圭 光緒帝

姚友直、蕭山人、洪武中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翰林侍書、永樂初、勸蘇王、滕王、皆以皇孫年少、未之圖、上以爲輔導、宜用正人、拜司經局洗馬、進左春坊左庶子、授二王經、匡扶以禮、不激不阿、兩府皆嚴重之、仁宗卽位、滕王始建國雲南、上欲使友直終相王、遂除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領騰府長史事、宣宗卽位、將郊祀、召爲太常卿、友直歷事四朝、剛介、意慎、以結主知方期大用、而遽以疾卒、朝野惜之

四川按察使事謝惟壽忱

謝忱字惟壽永康人登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九爲巡按諸姦禁暴無所假借人稱謝閣王漢府謀不軌庶得其實以聞命勦之賜反屬男女四人因忤尚書蹇義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歲款民多抵法忱閱之爲求可生之途適地方多虎患下教曰有得虎皮三者免一死人爭捕之於是虎患息而民命以全卒於官歸葬之日行李蕭然士民感歎有爲之泣下

監察御史茅維楊惟楊

茅維楊字惟楊慈谿人資性峭深有智計登永樂乙未

肅年

卷之三十五

壬

光碧堂

進士初拜行在廣西道監察御史臺中奏疏及諸道獄獄當否皆出裁擇擢四川僉事轉河南副使四川按察使所至皆有廉名歸田之日囊無羨金邑人錢源以詩美之曰山中此日賦歸來共說清風似寇萊四十二年管解身曾無寸地起樓臺至今以爲美談

四川按察僉事王彥修緒

王彥修名緒以字行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上封事多所俞納勅撫安廣西福建兩省鋤強植弱得勞來安集之體轉四川按察司僉事使節所隔奸

豪屏忌有爲京朝官者居家不律陰持當路短長莫敢誰何竟奏置之法彥修駁臆中外餘三十年惟以廉慎自持身沒家無餘資長於諷詠有懶頗集若干卷

廣西左布政胡宗愚智

胡智字宗愚會稽人永樂中舉進士拜監察御史掌院顧佐深器之謂可屬大事已而出按部多所平反中貴人某怙寵觸法連引齊魯楚蜀數郡智奉詔往訊一鞠得其情權福建按察司副使墨吏望風解綬遷廣西按察使龍州與交趾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敗復爭宣廟特加賞賚進左布政使異政尤多景泰初乞歸杜門謝客守令鮮窺其面居地苦隘守欲以閒曠地益之辭不受

思南府知府求尚珪琰

求琰字尚珪新昌人性穎敏好學涉獵經史永樂間以貢授九江通判在官滿兩考一以公廉自持時勅造廬山廟出帑金萬餘琰用其半餘悉封還於朝用薦擢貴州思南府知府清操愈勵嘗於宅傍種棗一林謂子孫曰吾以木奴千頭遺汝矣入覲卒於京

肅年

卷之三十五

壬

光碧堂

福建按察司照磨張友諒頑遜

張頑遜字友諒會稽人性剛正清介公於嫉惡誦背嚴義利之辨嘗曰我私淑孟軻氏人稱爲張孟子永樂中舉賢良方正授福建按察司照磨持已慎密克修其職數與上官辯時政得失言論侃侃不少詭隨上官嫌之不得行其志友諒卽引年返初服欣然着角巾歸一時詞林諸名人就爲詩文以高其行

江西按察副使周元靜安

周安字元靜仁和人永樂中以國子生授刑部主事陞

南正

卷之三十五

无

光緒堂

郎中安精聽讞慎刑法既履官卽遷處外舍使志慮清曠務得獄情以是人樂輸誠往無冤繫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矢志清白斤斤職守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尺寸之增士論以爲難

兵部郎中李伯偉山如 子德附

李山如字伯偉鄞人永樂間以稅戶人才授鴻臚序班積資陞兵部郎中屢奉使命嘗同石亨紀功大同風采壁立忤尚書陳汝言致仕歸後先歷官四十餘年清苦一節孝友天至非奉母不御酒肉貧寒不改韋布比歸

抱書囊牖間讀之琛者數椽躬任井臼之勞時人稱爲揭穀郎中塵生甌釜饕餮不能自給恩詔歲給月食米五石進階朝列大夫及卒有司襄葬事子德字克明讀書能詩文以市鬻糊口貧不能具棺殯人憐而頌之

四川按察司僉事高汝晦暉

高暉字汝晦臨海人永樂甲申進士累官按察司僉事生平潔廉好義自爲諸生時道逢遺金輒拾置墻隙中俟其人還之未嘗開視也官四川民有烏桓雲蓋部者訟田繫獄更數吏不能決暉至廉得其實立爲斷之後

新量

卷之三十五

手

光緒堂

謝政歸其人以黃金厖馬爲報暉悉拒不受邊夷感其德爲構郤金亭以彰其廉暉未老乞休野服蔬食意豁如也所著有復庵集讀易口課藏于家

刑部員外徐仲規昂

徐昂字仲規錢塘人永樂初由舉人授兵部司務陞刑部員外郎昂謹愿無他技能獨斤斤以廉隅自守有武士謝某者暮夜懷金來饋昂謝曰君以暮夜饋金豈不聞四知可畏乎堅却之謝慚退無何昂致仕遇姑慈病卒貧無以殮謝聞之爲具棺含遺之人謂昂介特謝生

長者清節高義兩無規云

吏部侍郎范理

范理天台人進士釋褐知江陵縣事有循良聲時楊文定溥在內閣其子來自石首州縣官饋遺甚勤理獨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庶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何謝爲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說者以爲兩賢理官終吏部侍郎家無半椽寸土之增服食粗糲如貧生人尤以爲難

清主

卷之三十五

主

光緒堂

山東按察副使童守正真

童真字守正仁和人永樂中由鄉貢拜監察御史巡按四川忠誠端慤風紀振揚爲政不求近名而孜孜奉公惟知自靖擢山東按察司副使食正三品俸秩既滿待次天官當事者諷求一見真不往又使人至其邸真托疾偃卧不與交一言遂徙官廣東真卽拂衣歸贊衆卑鮮識者高之

山西參政褚克卿讓

褚讓字克卿仁和人幼警敏力學登永樂甲申進士授

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吏部文選員外郎濬介特立遇人餽遺輒顰蹙目若謂天下無關西漢子耶凡諸權貴造請一槃啖絕當事者寔不能平出爲山西泰吹未幾乞閑卒於家

廣東左布政使韓伯陽陽

韓陽字伯陽山陰人起家鄉貢司訓蘓松二郡教士有法轉升陽教諭以太常卿姚友直薦升南京監察御史論奏不避權要嘗劾同官王復及內官袁誠不軌事卒置於法禮部尚書楊淵薦陽學行可師表一方乃授湖

清主

卷之三十五

主

光緒堂

廣督學僉事士類向化如吳中時擢江西按察副使感以多所平反以殊績超擢廣東左布政使尋請致仕陽孝友天至母病躬嘗後浚性剛正疾惡當路有過亦面斥之不肯一假借卒以此與郡守交惡家居留心著述有思庵稿二十卷

右僉都御史魯希文穆

于崇志附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太宗巡幸北京仁宗監國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擢抑察強無所顧

避時楊文敏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民因目之曰魯鐵面。文敏以爲賢。特薦於宜廟。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還京以疾卒。遣官諭祭給傳歸其喪。穆爲人剛方。薦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二十餘年。被服如寒素。卒之日。殆無以爲殮。同朝卿士咸購助之。穆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助以器用。穆悉却之。及卒。中復具棺衾歛焉。以穆之行可重也。子崇志。官南京太僕寺少卿。

提學僉事邵德溫子莊附

蕭五

卷之三十五

章

光緒堂

邵王半德溫。鄞人。舉宣德十年鄉試。授汝州學正。秩滿陞南寧及河間府學教授。九年最績。轉順天府學。用薦擢雲南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已乃以足疾納祿而歸。王性至孝。痛母早喪。卽官職萬里。必將父以養。其教士先嚴義利之辨。以身爲範。在汝州歲飢。民多羣死。輒捐俸煮粥以活餓者。嘗三典文範。在山東宿傳舍。逢囊金來謁者。矢天却之。在山西懲前事。豫作警神詩。以自見。比在江西。得人尤多。而嚴潔之衆。始終可對天日。嘗有鬻首飾者。至其家。直可百金。妻取而玩之。輒謂曰。汝欲

之乎。使婦飾百金爲之。夫者難乎其爲。然矣。卒以清約終其身。子莊舉進士。仕終按察副使。

蕪州府通判陳履信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少以修謹。推擇爲吏。益務守廉。所服食。家自給之。宣德間。以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陞蕪州府通判。却例獻慎。官箴清操益勵。督餉之京。部民爭獻白金爲贖。信悉拒却。事竣乞歸。田里道經吳門。前之餽金者。復來獻贖。信一無所受。蕪人杜瑗贈詩云。南還依舊一青瑣。又却吳民餽贖錢。縱使

蕭五

卷之三十五

蕭

光緒堂

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白與人傳。至今人能誦之。

吏部尚書魏仲房驥兄驥子完附

魏驥字仲房。錢塘人。登永樂三年鄉試。授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官。或夜携茶粥勞問。務令以真知實踐爲務。人人皆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獻陵監國令還教三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歷吏部員外郎。進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陞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維部堂。導官亦欲與避。驥遇獨不避。朝士皆吊之。驥曰。即使我

得罪死然能抑權貴植大體亦美憾也明日振果訴於上上御便殿召驥入上曰爾有罪知平驥曰臣竊祿人得罪天地祖宗朝廷甚多願陛下明正之上

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昨日曾得罪孰誰否驥曰若昨日臣嘗遇奄振揖而過未得罪也上曰何不避之驥憐殺曰臣備位六卿而避奄人臣誠不足惜如朝廷名器何上曰爾不畏振乎驥曰臣知畏朝廷耳何知畏振上改容曰爾言是也溫旨諭之尋陞南京吏部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驥嘗至京師大學士陳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五

光緒堂

補驥所取士也謁驥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意稍不悅循亦規其剛方類此茂陵後位進榮祿大夫家居餘二十年布袍糠食不別治生端厚祗慎簡約庶靜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貴多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雕飾自有雋永味既老年事其兄驥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漿月三石久之驥病遺書子完勿以墳墓累鄉里已有司得請如例葬

祭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兄驥以進士官終刑部主事時稱聯璧

陝西按察使呂好隆昌

子議附

呂昌字好隆新昌人舉進士授御史屢言時政得失監收京倉糧剔剝蝨耗民皆便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有切於軍民者銳志勇為大盜嘯聚山谷間昌率兵深入反覆開諭皆感服散去遷江西按察副使聽訟明決臨川令嘗被誣昌為白之間以私饋來謝昌拒之曰汝

清正

卷之三十五

五

光緒堂

以我執法為徇情邪其人媿去中貴葉鎮守橫甚其奴白日殺人市中昌捕得論死會准邸責民子錢甚急昌視其參久入息多者即焚之葉乃設語激怒王王疏奏昌侮宗室事下御史御史素賢昌抗章訟之事乃白再遷陝西按察使值邊備方亟民困供輸昌屢疏便宜十餘事上悉嘉納陝為漢唐故都其謠俗喜仇壯巨族司千戶賁雄一方怙勢殺人甚至聲冤者數十百人司懼要當路以書抵昌昌按其事實有驗即上狀逮繫繫之獄中於是直聲震天下然邇邇不徙者數年疾且革乃

召其子議議至而昌卒。無遺金。僚家將以公錢贖。忽見夢於議呼而語之曰。若父爲吏三十年。未嘗私一錢。乃今欲以遺骨爲利邪。議覺而痛泣。旦日卽奉觀行所。著有耻齋集。

吏部左侍郎俞積之山 子語附

俞山字積之。秀水人。領永樂癸卯鄉薦。以祖母年高。不忍遠違。宣德庚戌復會試中。教官選或沮之。山曰。吾親老。需祿養。秩崇卑。非所計也。授崑山訓導。歷府伴讀。正統己巳以藩邸舊學擢鴻臚少卿。進吏部左侍郎。佐

肅正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堂

銓一以古道自處。凡所薦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者。輒正色拒之。子弟乘間問其故。山曰。用賢朝廷事。而可市私恩邪。臺諫有持正者。以言事取疾於權倖。山爲曲折調護。後相繼顯用。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同列頗有難者。山獨奮曰。鑒輿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况天倫所係之至重邪。極力爭之事。乃克濟。朝廷知山清慎。賞賚有加。且作歲寒圖。題詩贈之。以寓褒美之意。有以易儲請者。山密諫不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乃引疾求歸。進太子少傅。囊橐蕭然。家居日用至假貸以給。爲文據經

史詩歌清麗典則。善大篆。工墨梅。而常晦其迹。所著有梅庄集。子誥。歷工科給事中。終建康府知府。

監察御史潘貴模楷 從弟英附

潘楷字貴模。餘姚人。正統初舉明經。除仁和訓導。擢監察御史。坐劾逆豎王振。左遷通州學正。振敗。復召爲御史。氣節益勵。尋致仕。南歸。落魄無業。卽飢寒迫身。瀕死未嘗少挫其節。從弟英字時彥。以進士拜南臺御史。與同官范霖楊永劾奏都御史周銓。銓自經。當路者坐英等以死。范楊二御史曰。事本霖。永無與英。英爭曰。英實

肅正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堂

同。輝義不獨生。會有訟其事者。得減死戍邊。而英戍遼陽。景泰元年詔復英等官。而英已死。世咸惜之。

刑部主事田廷王玆

田玆字廷玉。奉化人。自少警敏。家貧力學。正統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持法不阿。門無私謁。推謙詳明。而濟之以慈。所案無冤者。尚書魏源多其才。每遇疑事必以委玆。玆盡心訊鞫。以勤勞致疾。疾且革。有指揮坐重律。以白金五百兩賄之。求于輕比。玆閉門不納。曰。吾病且死。得無愧於心足矣。忍以五百金虧平生乎。無何竟卒。家

無一錢之畜。自司寇而下。同官與素所交游者。皆致賻。始克棺斂焉。

按察僉事王調之 子鑑附

王調字調之。南京工部尚書來之弟也。正統中。舉明經。授本縣儒學訓導。以薦陞監察御史。執法堅正。不爲權貴所撓。巡按山西。有知縣郭某者。貪而善賂。調頗行。當路交口薦郭。調固心異焉。及臨縣。郭倍道遠迎。承奉周至。愈益疑之。因摘發其奸。罷其官。民歡呼。動地代還。陞江西按察司僉事。調廉名素著。下車之日。賍吏聞風解綬。未幾以憂去。服闋。改廣東。時流賊剽掠四境。騷然。調歸其妻子。期以盡瘁國事。涉險阻。觸瘴厲。一不避所得俸資。節口自食。而以其餘繕治器械。一日出巡。爲賊所得。昇至寨中。時有二王僉事。一爲吳人。頗貪而多義。賊誤喜。以爲可以媒貨。其中一人識之曰。此浙江王僉事。清官也。不可犯。遂輿送二十里。拜謝而去。賊既平。調以年老乞歸。都御史韓雍時鎮兩廣。素知調廉。出白金百兩爲贍。調固辭不獲。比至中途。因僉事張璜反之封識。如故雍爲之歎息。仲子鑑登進士。官大理副。善於詩翰。

卷之三十五

五

光緒堂

惜早世

廣西巡撫李宗楷

李宗楷字宗楷。縉雲人。登宣德庚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勤慎廉明。獄無留滯。秩滿當遷。樞閣王振怒其不附已。深抑之。或諷崇謁振以謝。崇憐然曰。官可不做。名節不可壞。卒不往。振死。超遷本部右侍郎。巡撫廣右。威惠並著。僮人畏服。土官黃瑑殺嫡自立。崇與總兵武毅收瑑置獄論死。時憲廟在東宮。景泰帝欲易之。立已子。瑑希旨建言。羣臣與者各進美職。陞瑑都督。嚴以事降調。崇遂致仕歸。初。崇過梅嶺時。誓不將一物過嶺。比南歸。閱衣篋中。香草一束。笑曰。此非嶺中物邪。取投水中。惟自携一杖曰。此吾左右手也。留之歸。老菊莊。絕迹城市。天順十四年二月卒。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諡清敏。

卷之三十五

四

光緒堂

江浦縣知縣嚴允迪

嚴迪字允迪。餘姚人。漢子陵四十五世孫也。通易春秋。二經。補邑博士弟子員。貢入太學。屢試首六館之士。宣德五年。出知江浦。江浦通留都。號難治。迪一以長者化。

導之比屋欣歎在任九年以最聞時執政者素知避於成均奏迺爲可大用已得 旨矣會 宣廟升遐部發遂喪正統初入覲懇取乞歸竟得以前 旨晉大理寺少卿致仕進歸囊唯圖書數卷而已家仍茅茨不蔽風雨妻子恒有飢色論者謂不媿高賢之裔

陝西按察僉事陳永言詠

陳詠字永言餘姚人幼從父成於居庸正統間第進士拜南臺御史敢言不爲身計時 英廟北狩 邸王監國進中興十四事九指切將臣失事誤國者願甘心以

請正

卷之三十五

早

光碧堂

謝天下又抗言亡徙長陵衛卒徙卽有變以故得不徙靖遠伯王驥有寵而專詠劾解其兵柄師討鄒茂七之黨勅詠監軍無一卒犯令者寇平降璽書旌之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母疾嘗養母死詠亦以哀毀卒年纔三十有六囊無一錢同官棺歛之耿清惠九疇歸其喪薦紳道真者相望王尚書竑祭詠而亡其楮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一錢死安受此楮爲其信重於名卿大夫如此

刑部尚書樊廷璧瑩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兩淮豪有力者憚瑩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移論禍福交人畏御史清梗皆納款出知松江府府富瞻瑩布衣疏食孚於士民再知平陽以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天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計擒錦田賊首解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凡百萬計以疾致仕薦起撫治鄖陽鄖襄流冗安輯召爲南刑部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其妄理陞平戾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瑩已卒三年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謚清簡瑩明習法令潔已好修侃侃自柯交游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廣東叅政胡廷慎謚

子惠附

胡謚字廷慎會稽人景泰間鄉試第一登進士歷山西提學僉事第士等如別黑白士類頗興毀諸淫祠增祀陶唐義氏和氏以下十餘人遷副使風采益振郡民李鐸聚衆爲亂計擒之調河南建大梁書院祀漁溪以下

十人尋擢廣東參政而卒謚爲人穎敏嗜學勤必師古
歷官三十年室如懸磬怡然自若人稱爲真儒其子惠
亦舉進士登仕十五年兩丁父母憂哀毀逾制終稱部
主事孝友蕙介克世其家

應天府通判林孟陽春

林春字孟陽其先台之寧海人洪武初以戎事遷居金
陵又遷山西太原右護衛父本榮又遷代州至春又遷
萬全都司龍門守禦所至宣府乃定居焉春生於太原
性資穎異有志於學比至宣府時緒紳儒碩請居於是

卷之三十五

星

光緒堂

者衆春往從之資其講益入萬全都司爲弟子員以前
昔領景泰庚午順天鄉薦會試中副榜嘗得校官不受
入太學益博覽羣籍工古文辭從翰林學士呂文懿原
卒業期必中進士而竟不成待次吏部僅授應天府通
判專理馬政以清節自厲攻駟考牧恪盡乃心公平不
苛民受其惠無敢干以私者每行縣較閱止食公廩一
毫不取於民蔣蔬公廨隙地至則摘以自給或有笑其
迂者春日我儒者誠迂若楊伯起則古之迂者也我願
學焉未幾以中暑卒年六十有一春爲人外雖和易而

內實剛毅處兄弟篤於友愛性酷好書每暇輒磨墨伸
紙揮汗呵凍寒暑不少廢筆法清勁道麗得者皆珍襲
之居官草率愛民廉潔之操乃其素志不以始終有變
故其卒也貧無以爲歛哀積衆購僅克歸其喪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五終

清正

卷之三十五

星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六月次

清正

明二

廣東左布政使陳士賢選子戴附

監察御史金尚義忠父惟兄附

寧國府推官王克順樞

萊州府知府施廷偉奇

刑部郎中項文祥麒

副都御史吳尚忠誠子瑜附

清正月次

卷之三十六

光緒堂

通政司右通政陳世用嘉猷

監察御史董廷瑞琳子鑰附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鳴玉珩

武昌府知府吳天爵福子俊孫附

太常寺少卿鄭瑤夫環

刑部員外郎李文盛衍

雲南按察司副使許昌世盛

刑部郎中沈原質彬

趙州知州童邦英俊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仲明昂

兵部員外郎童廷式品

工部尚書張時俊貴

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右副都御史張孟介蕪

山西提學僉事楊質夫文卿子叔達附

澤州知州陸仲奇偉

工部都水司郎中趙有年年

太平府知府劉世用忠器

清正月次

卷之三十六

光緒堂

僉都御史王希文純

雲南府知府董德初復

岳州府同知施克明德

貴州參政沈原節榮從子煉附

雲南左布政使丁養浩

廣西參議張文衡銓

刑部侍郎沈文進銳

吏部尚書王德輝華

刑部侍郎楊志仁茂元

刑部尚書高肅政友璣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監察御史包民望澤

鄖陽府知府俞廷臣璫

涿州知州薛有年璣

河南左叅政秦從簡文

都御史王汝言綸

刑部侍郎王德源浚

工部尚書蔣粹卿璫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六

三

光緒

都御史胡汝登東臯

都御史宋孔瞻冕附孫岳

太僕寺正卿胡時振鐸

廣西布政使楊惟德守隅

淮縣教諭吳慶夔夔

湖廣按察司副使徐汝容潭

山東叅議徐成之守誠

大理寺司務姜實夫芳

吏科給事中吳子華薈

湖廣按察司副使俞仲才振才弟振英附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六目次終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六

四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大易馮洪業茂遠氏閔

清正

明二 共六十六人

廣東左布政使陳士賢選 子戴附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自少潛修獨詣不求人知惟以古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

賢無相將無是乎

卷之三十六

光碧堂

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謂每易素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枝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糊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磨折絃歌俎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袖而成就興起至不可殫數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倅

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劾劄趙拜選獨長

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

大於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生斯文為

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

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

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擢廣東布政使時

嶺南市舶太監常春專恣指他勒富民供辦選奏減其

數春復縱黨通番番品知縣高瑄發其贓鉅萬都御史

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獎瑄眷深銜之知中官戚疾選

清主

卷之三十六

光碧堂

乃誣搆選黨比高瑄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襲令誣執選襲不從行等阿春執襲拷掠襲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曲庇屬官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始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歛以疏綵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險以時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

國之謫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可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予處羣小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春通者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懷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奸首鼠兩覷以致春橫行胸臆汚蟻清節榮感聖明勘官李行承春願指銀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

請主

卷之三十六

三

光緒堂

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寃臣自取春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啖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誣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比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詎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幼引領待哺而撫按潘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

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遣養子密報選死於春以快其憤宵人依毒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就諒其寬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棄來自給百無所圖政目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選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

請主

卷之三十六

四

光緒堂

周族名思遠莊追卒族以選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選有子云監察御史金尚義忠父性兄尚德附

金忠字尚義處之麗水人父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忠少從父宦游四方甫就學輒弃去商販蘓松間年二十見兄尚德舉進士復奮就學補雲和博士弟子數年應貢升國子生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會修英廟實錄奉命往應天等府搜採事蹟還簡試御史於南京尋拜貴州道御史卽上疏陳三事皆人所不敢言者出巡上江

抵南康諸府法尚嚴肅沿江諸司各鑄木榜籍兵魁期更相考覈往來江上無虛日盜不敢肆攝雲南江西山東三道事未幾奉臺檄巡撫松蘿諸郡忠執法不變有被按者誣以事奏遂逮捕忠聞命以妻子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入詔獄獄成命戍遼東三萬衛忠談笑就道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忠曰此正忠平生所不敢爲者若六年病卒時諸子皆不在側家人以冠帶服忠忠已不能言但握手至再易深衣乃一領而絕時年四十有八忠性剛斷負才氣見義無所讓同邑進士具榮卒貧不能舉忠合購治葬又贖所鬻田若干貳遺其家貢御史壁道死忠具棺歛歸其喪致賻以行所著有寬天稿三卷東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於家

寧國府推官王克順

王樞字克順，歙人。景泰中，以貢授寧國府理刑。訓決明敏，獄無冤滯。丁氏婦鄴，少寡，其叔挑之，鄴欲聞於官，叔懼，誘母訟以不孝，守將刑之，樞庶得其情，爭於守曰：「公不惜一婦人，獨不惜寧國郡三年不用乎？」守悟，鄴得免。

卷之三十八

五

光澤堂

未幾卒。囊無餘金，民爭出錢爲購，其子某謂不可以食，故汚吾父，盡却之。太守聞而嘆異，與同僚各捐俸以助，始克歸葬。

萊州府知府施廷偉

施青字廷偉，嘉善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奉使山後諸鎮，閱兵砦邊將有餽遺者悉却之。尋復清匠江西，至建德，鄉人有官藩幕者，以白金來餽，青駭曰：「足安得此？」若執汝，則賣庶矣。亟去，鄉人慙而退。成化初，遷知太平府，丁外艱去。服闋，改知萊州府，卒，奇爲人挺挺。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八

六

光澤堂

有風操，尤精吏事。楊繼宗時爲嘉興守，每造其廬，疏食對談，晝日廼去，而青未嘗一語及私。嘗路莫不嚴重之。刑部郎中項文祥，麒麟，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南京吏部司

刑部郎中項文祥

項麒麟，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由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徵歷陞南京刑部郎中。當憲皇登極之初，詔求直言，麒麟應詔指陳五事。一曰：務正學。二曰：納諫諍。三曰：崇節義。四曰：遠近習五刑。弭天變，語甚切直，皆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病乞致仕，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甘貧屢空。寄居於人，巡按吳某高其節，舉授室一椽，始有寧止。厨

無兼日之積而自視坦然吟咏不輟平湖賓尹以賄敗
臬司邵蕙憲舉麒麟清節論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蓋
魏之也尹意邵雅重麒麟即募持百金求為骨解麒麟聲
却之尹慚規而退未幾以無疾終後巡按御史唐鳳儀
以麒麟與王埶諸遂良同里表其里為忠清里奉王項之
主配於褚廟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烈祠以祀王項二
公云

副都御史吳尚忠誠子璿附

吳誠字尚忠錢塘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
清王
卷之三十六
七
光緒堂

事歷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改雲南卒
於官誠才識宏遠前後所歷官皆有政績賢聲其撫雲
南叛夷尤盡心力為人淳樸簡重孝友誠確敦厚姻族
耻言人過與人交敦信義久而不渝宅心恬澹衣裳朴
野居鄉混迹閭里未嘗傍騶從盛車徒嘗以婚禮盛服
入城鄉人廣南守徐敏見之疑其變節過朱叅政鏞所
言及相與嗟悼之頃則誠至見二人有不豫色詢其故
二人曰時俗可傷也誠曰非以誠今日與服之異常與
二人曰然誠告以故且謝過即屏去役衣故衣其淳朴

如此子璿官御史砥節彌行卒殲其不給稱濟美云
右通政陳世用嘉猷

陳嘉猷字世用贊之子自餘姚遷家於杭舉景泰辛未
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轉刑科嘗兩使外夷堅辭饋獻清
風峻節夷酋皆敬仰之陞通政司右通政居父喪哀慕
不輟無何卒

監察御史董廷瑞琳子鎰附

董琳字廷瑞鄞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南京監察御史時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劉敬父子怙勢肆虐言官莫敢誰
清王
卷之三十六
八
光緒堂

何琳獨疏其不法敬遂逮繫降黜而子亦戍邊風裁凜
然轉山東按察司僉事劾勞致疾乞歸卒子鎰字敬之
弘治庚戌進士補上海令陞監察御史出按雲南鎮守
太監孫景與都督盧和交構累經按鞫莫敢與決鎰承
旨一訊輒得其情皆置諸大辟巨豪為之歛迹及劉瑾
竊柄除不附已者乃矯詔逮之勒令致仕瑾誅後徵竟
以病不起父子俱以神羊觸邪直聲振天下至今人稱
真御史者必口大董小董

山東按察副使張鳴玉珩

張珩字鳴玉仁和人少介特力行好修嘗以一介不取爲本分內事嘗溫州却金亭爲近名人多以肅士期之景泰元年領鄉薦甲戌授監察御史整點京省壯廉老弱過目輒不忘人皆憚其明察丙戌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尋改山東嘗錄一劫盜獄發奸擒伏如神部衆驚服性廉介中貴溫某感其舊德餉以金綺珩拒却之溫媿而擯於河甲午陞本省副使致仕歸橐中蕭然僅如素士卒之日幾無以爲殮

武昌府知府吳天爵福

子俊孫光世附

清軍

卷之三十六

九

光緒堂

具福字天爵錢塘人初起刑部掾屬以從征聞寇鄧皮七有功授兵部司務景泰二年復從都御史蔣琳撫貴州叛夷尋改工部福爲人肅直義不苟取嘗過寶應夜宿驛中獲遺金數百兩急呼驛官掌之詰朝騰付縣爲修學費尚書倪謙學士錢溥咸爲紀其事海內多誦美之仕終武昌府知府子俊孫光世相繼以科第顯遂稱世家云

太常寺少卿鄭瑄夫環

鄭環字瑄夫仁和人厚之子天順庚辰進士及第授翰

林院編修與修英廟實錄遷修撰再遷司經局洗馬主考兩京鄉試授皇太子經於文華殿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欲迎養其母母不欲行乃留妻以代養獨處京邸或勸買妾環曰若是則以養母給吾婦矣比歸省則妻已卒乃奉母之官終身不娶平生直諒誠懇人有過則正色規之方殺家諧與人處同列多不樂其所爲然察環無他腸終亦不怨也尚書魏文靖嘗遺書戒子曰事事當法杭之鄭瑄夫庶可爲人矣其見重於名賢若此所著有果庵稿藏於家

清軍

卷之三十六

十

光緒堂

刑部員外郎李文盛衍

李衍字文盛鄞人貢入太學中順天乙卯鄉試會王振承張太后旨選衍寫經托疾弗往因久次不遂遇恩例授廣州府推官屢辨冤獄以撫勦反寇有功陞刑部員外郎時曹石用事衍家人奪民產訴於朝衍承命往勘歸田於民大忤衍意諷錦衣門達構衍重罪請戍宜府事敗得復官還田里以孝友稱

雲南按察副使許昌世盛

許盛字昌世世居海鹽之武原鄉後析隸平湖遂爲平

湖人生而穎異，喜問學，工文辭，領景泰丙子鄉薦，天順
癸未，禮闈火，更秋試，中式甲申，賜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進員外郎，慮囚陝西，平反洗雪者百餘獄，擢四川按察
僉事，練律比，肺石之下，無冤民，內艱，服闋，補原官，分
巡川北大竹，飢民投券富家而取其粟，有司坐以劫盜，
律死，盛閱牘，歎曰：「投券貸粟以救死耳，隱貸為劫，非情
已，且民方自生於飢，而子民者顧誣死以盜如父母何？」
令貧民具本息以償富家，悉杖而遣之，歛聲動地，時俄
隴土寇嘯聚，勢方克斥，聞飢民之獄，得平也，皆賴手呼
清正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光緒堂

郎中沈原質彬

沈彬，字原質，武康人，莊重端謹，問學閭閻，第進士，拜刑
部主事，進員外郎，小心勤慎，練達治體，為部長所信任，
凡疑獄，平反必與之裁制，丁外艱，起為兩淮漕運理刑，
尋遷雲南清吏司郎中，司隸京畿訟獄，視他司倍乃益，
明慎聽斷，死獄必求其生，且曰：「求其生或失於死，入於
死可復生乎？故雖死者亦自以為不冤，然竟以勤勞致
疾，乞休養，杜門不出，其居官以清白自守，囊無餘貲，有
司時有所遺，輒辭不受，人咸服其高致。」

趙州知州童邦英俊

清正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光緒堂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識達天人，學窮理奧，由舉人知嘉
定，時民事田獵，不知耕稼，俊教以力穡，至今祀為稷神，
遷知趙州，出富民陸氏之冤獄，識拔進士安魁於賤隸，
因內臣王政巡歷，踐踏士類，不屑折腰，遂拂袖歸，民攀
車泣留，共立生祠祀之，歸家，喪殯不繼，家人撤其几以
易米，則持卷於手，誦讀如故，日夕考索經傳，作書韻會，
通若干卷，士論評其家學精則童品博，則童彥兼之者
俊也。

四川按察副使張仲明曷

張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孫也。自慈谿徙居鄞平橋之南。生有奇質貌古而性剛。登成化壬辰進士第。授鉛山縣知縣。有異政。一時稱爲神君。以最擢南京監察御史。時威寧伯王鉞挾其武功。偕保國公張永。太監王直。兵部尚書陳誼。將挑募北邊。昺曰。是爲國家害。不小。抗章劾之。詞連內閣司禮。由是內外大臣皆銜之。而未發也。會南京守備太監薛琮聞昺名。求見不許。且劾琮。嘗放軍伍琮乃誣奏昺擅作威福。遂左遷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以薦轉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鹽利最饒。先是理鹽者。率以賄敗。昺搜剔弊蠹。一新以法。性磊砢。不能與世俗。又每以執法失上官情。遂再疏乞休。不許。而遷昺副使。守備建昌黎州等處。時同事馬太監信用術士周慧。以其善黃白術。將進之朝。昺聞而驚曰。是唐之柳泌也。卽擒慧置獄。而劾馬之妄。事乃獲寢。歲餘度終不能容於時。乃和陶潛歸去來辭。引疾歸。時年甫六十。環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家人糲糲或不贍。而超然容與。日以經史自娛。歲嘗大侵。大臣賑飢浙東。聞昺寔甚。遺五十金。堅拒弗受。利害禍福。不特解遣而自

清車

卷之三十六

十三

光碧堂

不能膠其中。雖於俗不屑苟同。而對衆坦坦。不爲吟域。曾懷如冰玉。不可點染。其表姪憲副余本。每侍昺未嘗不勗以道義。病既革。猶張目謂之曰。努力。今日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元氣於一日也。蓋立身爲國之心。至死不亂云。

兵部員外童廷式品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幼與章楓山齊名。成化甲辰貢於鄉。丙午舉南畿。又十年而始成進士。或勅之減年通籍。曰。吾早學而晚達。命也。敢爲欺乎。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再遷武選員外郎。武庫頗有羨餘。同官以啞庫。諷之云。不可立異。以取忤僚友。不計也。有指揮詭以文憑失水。求之任侍郎力庇之。品力爭不可。聲色俱厲。尚書解之曰。童員外義理勇也。居官僅兩考。遂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長明。貧不自振。而卒。所著有周易羽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華文獻錄若干卷。

工部尚書張時俊

張嶺字時俊。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明年弘治改元。簡

清車

卷之三十六

十四

光碧堂

清江

卷之三十六

十五

光緒堂

纂憲廟實錄於蘇松常鎮乘筆惟公不協推勢除江
西上饒縣知縣以治行第一陞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
先是部屬入守備聽見中貴執禮甚卑前肅批而已剛
正之名赫然晉本司員外郎正德初劉瑾擅權勢傾中
外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姪爭襲奏行該司勘問路
瑾屬憤不可奪乃矯制取入刑曹未幾出知興化府車
車赴任時郡人戴大賓弱冠登第瑾欲以姪女奪其舊
聘屬憤主之嶺不應瑾大怒遂擢隆平侯事落職瑾誅
起守南雄清撫益勵甫一年陞江西參政時宸濠潛蓄
異謀聯絡中外諸臣亦欲要致嶺陰使人道意嶺正色
拒之還本司右布政尋轉左時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
嶺堅不許一時縉紳咸以鉄漢目之濠忌終於掣肘路
擢嶺南京光祿寺卿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
適武朝巡遊權豎江彬錢寧輩往來旁午誅索郡邑
嶺一無所應統轄安堵羣小謀以擠之遂移疾歸世
宗皇帝入繼大統詔求耆舊起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兼理運糧計擒上思州官黃鏐剿平劇賊嚴阮蔡
種三等諸寨斬獲萬餘人民遂以寧取掌南京都察院

清江

卷之三十六

十六

光緒堂

尋陞工部尚書再疏乞休卒年七十有四禮部得請如
例祭葬嶺為人剛方質直服用朴素居鄉出入不用輿
馬處鄉人如家人父子情意藹然接有司未嘗不以時
政得失相規居官四十餘年計其所殖僅足以自給廉
潔之操始終不渝人以爲難
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筮仕刑部出員外
郎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遷湖廣副使守瓊州未行改湖
廣久之進按察使未幾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弘治改
元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飭畿輔邊備兼巡撫兩京
俄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以疾乞休不許卒於位懷學識
端正操履謹嚴習典故洞世務事入手沉密不即發發
卽不可稅法當然不假借一毫素無私請於人人亦不
敢請以私賢者無顯晦一見如平生惟而檢非其人雖
當要途禍福在呼吸間視之藐然也起家司寇隨所至
獄無滯囚且曲得其情如神明左憲皆理屯種法立弊
清屯無惰兵江西增蕪田租三萬餘石湖廣所增數亦
如之握憲畿輔任益重惠益弘修築關隘九十餘所率

不踰時歲大侵請發戶部銀米以賑復借內帑金帛爲糴本實州縣以防後虞歷官中外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非義物未嘗一日及見義所當爲則直前不讓每處危疑大事皆不動聲色犁然當人心而禍本以消鄭司成廷綱傳懷謂見精識到智者莫能測巧者無所售君子以爲實錄

右副都御史張孟介

張應字孟介歸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嘗使封藩堅却餽遺一時以爲廉擢江西按察

清正

卷之三十一

七

光緒

司副使時賊寇廣信永豐銀礦應命塞之以絕其望賊遂解散轉桂州按察使奏誅江豪酋置縣官及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請增桂州解額自應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疏言屬府黎平僻遠而五開軍衛牽制兩省宜令湖廣兵備副使聽節制及別鎮遠土官置縣官如印江例皆從之應剛方耿直好面折人過動輒物件由是被劾致仕行之日父老軍夷無慮數萬遮留之正德四年四月卒於家年七十六三與士一脫白卽致貲鉅萬不必久宦已家比素封應歷仕三十餘

年既卒而家無厚產不爲習俗所移論者以爲賢

山西提學僉事楊質夫文卿

子叔達叔通

楊文卿字質夫鄆人發解浙省第一舉會試第二授兵部主事父死免喪改刑部時有尹清者夜飲殺人事覺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承之文卿一訊知其誣根捕尹清豪長者爲請不聽竟坐清而釋左驗者歷員外郎郎中陞山西提學僉事嚴條約公勸懲嘗曰考試糊名此以革提學之弊非革士子弊也不自爲弊安用是竟不糊名士無異議屏巫覡毀淫祀凡緇黃之居皆

清正

卷之三十一

八

光緒

更爲社學選秀異子弟讀書習禮其中士風民俗爲之丕變陞山東提學副使其教一如山西以積勞致疾卒文卿外員而內方平居恂恂和易臨事卽確然不可奪居官律已務爲清約門無私謁室無長物其死也囊無餘貲惟圖書數篋而已子叔達隱居不仕以孝義稱叔通第戊辰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乞納祿歸應儉不媿其父云

澤州知州陸仲奇偉

陸偉字仲奇錢塘人領成化乙酉鄉薦家貧開門受徒

蕭王

卷之三十六

九

光緒堂

資以爲養二親相繼歿哀毀幾滅性服除謁選吏部試
第一授山西澤州知州州罹游飢人相食偉奏發內帑
以賑先出倉粟作糜以食餓者區畫纖悉不懈晝夜全
活以數萬計州多宗室和買吞併之害其來已久歲發
祿米稍後辱及官吏以爲常備悉裁之以法世家大族
武斷鄉曲凌轢閭左者禁不得肆與夫請托一切不行
因相與銜之乃族宗室誣奏偉數事下三法司勘鞫詔
使初至感於浮言幾中偉以危法而州民無老稚填咽
街巷爲偉稱冤使者既至始應得其實事乃白知州事
如故而偉益以風節自持所治有寧山衛軍民雜處恒
惠弗靖偉憫之以威彼此帖然總鎮中官有祗候之索
所屬爭先取容偉獨不與旣而政通人和民莫不愛戴
之如父母而前之怨家暨諸宗室益不自安輿說造謠
爲害方未已也偉乃歎曰人當自知止足不然必速顛
隤乃力懇當路致其政而歸州民攀留數十里車不得
行爭跣轍而啼如嬰兒偉慰諭再三而後去偉歸惟以
教誨子孫爲務家人奉之如嚴君宗族不能婚娶隣里
不能殯葬者已雖不給亦汲汲以周之間與鄉之不出

清正

卷之三十六

十

光緒堂

及倦而歸者徜徉於湖山之間更唱迭和有歸田錄傳
於世傳每稱曰士當以立志爲先以涵養爲要否則大
本不立一事不可爲矣君子以爲名言
都水司郎中趙有年年
趙年字有年蘭谿人成化乙未進士授行人屢奉命行
祀事諸王府凡饋遺一無所受在陝西值歲歉減廩餼
爲漸泉諸臣倡以賑民飢全活不可數記陞工部營繕
司員外郎監本部殿宿弊除革殆盡中貴憚之差監稅
蕪湖積羨餘萬金悉籍之公帑代還管理五城九門事
執法嚴正不可犯一時目爲趙鉄面未幾晉都水司郎
中時中貴有希旨將於衢州府織造金龍絹者業已成
年聞之卽抗疏極言不可上允其奏自是中貴側目
相與吹毛索其疵弗可得乃誣以嘗醫所乘馬多索價
值下詔獄終不少屈以求免竟坐除名歸而一室蕭然
養穰不憂處之自如所著有一得稿碌碌集藏於家
太平府知府劉世用忠器
劉忠器字世用新昌人成化初進士出知永安改崇仁
擢南臺御史終太平守爲人清操自勵不可干以私郡

有豪宦專持守令陰事以行其私忠器待以禮稍有請託輒拒之其人卒亦不能整也居鄉出入徒步自釋褐至橫金匹馬隻夫不以煩有司或以例言忠器曰吾無一毫及鄉里敢勞費之邪居恒惟以一園蔬韭自給卒於官橐無遺金子孫窮乏不能自振而忠器之名益彰

左僉都御史王希文純

王純字希文世家慈谿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左寺正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領兵備平瑞州賊功最陞河南按察司副使領潁州兵備兼理淮陽諸

清正

卷之三十六

王

光緒

處屯田未幾改廣東時逆瑾以賄招天下響應監司守令爭輦金寶奏其門如日中之市純獨不通問瑾痛恨之適丁父艱去瑾矯詔罰輸邊粟一千石純掃室以應不足又稱貸而益之無愠容服闋改雲南僉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時有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謀不軌者純奉詔往鞠之同事者欲深治其獄以爲功純不肯一持以正平反者數百人轉左少卿未幾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事中貴不協遂以疾乞致仕歸純性弘毅喜

名節任義有貴育之勇其所否者視之若脂居官俸入外未嘗私一錢尤精法比事至立決而多以恕持之故宦轍所歷至今稱爲福星子鎔自有傳

雲南府知府董德初復

董復字德初會稽人成化中進士知縣縣爲民寬徭賦捍水患卹孤乏抑兼併奏最徵拜監察御史孝皇登極首疏斥貴作數十人直聲大振然以是爲用事者所憎出知雲南府其治一如懲縣時民夷德之復性坦直無他腸居官務盡職無顧避是以所至輒奮晚歸衣無

清正

卷之三十六

王

光緒

岳州府同知施克明德

施德字克明秀水人成化辛卯中鄉試爲人剛明仁恕居鄉時卽以鋤強扶弱爲已任弘治中爲濮州守興學勸課洗冤滯賑貧乏士民愛利之豪右憚服不敢肆已陞岳州府同知其惠政一如治濮時抱疾歸居家閉門掃軌赤一不至公府寓情詩酒以天年終

貴州參政沈元節蔡從子煉孫垣附

沈榮字元節平湖人成化中進士授工部主事監龍江
商稅力法時弊有廉能聲知潮州府嚴通番之禁公私
盜之稅未幾輟歸服除調延平所至不畏強禦歷延平
臨江皆有清譽尋陞貴州叅政糧運軍餉裁制有法乃
上疏乞養伯兄早世撫教其孤煉登進士弱冠有聲歷
任江西叅議官轍所至豪右屏息墨吏皆望風引去桃
園寇勢猖獗煉以文臣兼武事誓身殉難卒平寇凱旋
家居睦族信友足跡不至公門榮孫垣嘉靖乙未進士
授大理評事錄囚廣西出冤民七十餘人時土官魏勳

清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光緒堂

雲南左布政丁養浩

丁養浩仁和人成化二十三年費宏榜進士累官四川
按察司副使時有整江富民殺人給孤姪使冒罪賄成
其獄養浩廉知其冤竟反坐轉廣東右叅政時河源程
鄉賊盜起募人守要害使不得逞凡民夷雜處者爲圖
區別以示軍官嚮往以次擒剿四境底寧歷陞雲南左

布政致仕卒平生剛介不阿在言路有蹇蹇譽事母孝
屢官三十年妻子恒留事母而以一僕自隨

廣西叅議張文衡銓

張銓字文衡仁和人吏部郎中信之孫太僕丞瑛之從
子也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爲人耿介不阿剛方
直諒多挺挺大節時尚書南宮其事多徇銓據法執
爭屢至厲於聲色尚書深憾之然亦不能奪也冢宰屠
謀與銓有葭莩親銓絕不與通適屠有慶事同僚期與
偕行銓義不往屠大憾之以爲輕已人有薦銓者屠尼
不行銓在刑曹十八年風節愈勵家貧甚其妻日製糗
餼以給衣食竟以廉介不求出爲廣西叅政舟覆而死
於水

清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光緒堂

刑部侍郎沈文進銳

沈銳字文進仁和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初官西曹法比精練同僚推
重及提刑江右聽讞明允事至迎刃而解會瑞州盜發
銳坐分地謫雲南廣西府通判以艱去服闋改判徽州
未幾陞廣東僉事瀧水後山賊起勢倡銳親率偏師

直搗其巢，俘獲甚衆。平民脅執者，皆爲昭雪，所全活者殆千餘人。復改江西僉事，銳方介寡合，不肯屈志。以干進官五品者二十四年。他人爲之不平，乃稍遷副使。陞廣西按察使。明年進廣東左布政使，尋陟應天府尹。南京刑部右侍郎未幾乞歸，已而逆瑾盜柄，多鈞撻往事，以誣士大夫之不附已者，遂落職。平生清介絕俗，家居杜門，泊如也。嘉靖初，追論舊德，乃復其章服卒。

吏部尚書王德輝華

王華，字德輝，餘姚人。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不忘。六歲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緒堂

與羣兒戲水濱，見一人醉來濯足，濯已便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華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攫去，舉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號泣而至，華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果得之。其人喜，以一挺爲謝。華笑不受，成化庚子領浙江鄉薦第二。明年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弘治中，內侍李廣有寵，華爲日講官，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誦說朗朗，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講已。遣中官賜尚食。正德初，逆瑾專政，士大夫爭

走其門。華時爲禮部侍郎，獨不往。會華子守仁以兵部

主事，取瑾罪惡，瑾大怒，矯詔杖之，闕下竄南荒以去。瑾

復移怒於華，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也，意稍解。冀華一

見，且將柄用焉。華竟不往。瑾益怒，遂出爲南京吏部尚

書，猶使故舊致慰言，冀必往謝。華復不往，乃推轂禮部

舊事，勒令致仕。華性至孝，居父喪廬墓下，慕故虎穴虎

聚，至不爲害。久之，益馴，比致仕，舉太夫人年近百歲，華

壽亦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其親。嘉靖初，論

守仁平濠功，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緒堂

國新建伯，賜諡恭，封華勲階，爵邑如守仁。俾子孫世襲。適華誕辰，守仁捧觴上壽，華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稷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辨此？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庸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守仁跪曰：「謹受教。」自是華日與姻黨置酒爲燕樂，以母喪哀毀過禮及葬，徒

跣數十里，舊疾復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七，計開命有司，論祭治葬事，悉如禮。

刑部侍郎楊志仁茂元

楊茂元，字志仁，禮部尚書文懿公守陳之子，以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練習法比掌三法司奉勅錄南直隸囚徒所平反，陞湖廣按察司副使，丁文懿艱，起服，改山東道河決張秋，憲廟初命中丞劉大夏董其役，繼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治之，興銳事多不法，且掣大夏肘，乃抗疏首言治河之策，乞取回興銳，俾大夏專治之。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毛

光碧堂

有所責效而功易成，并請革陳清鎮守，凡三事，山是中人側目，誣以妖言，逮繫錦衣獄。上察其忠，謫長沙府同知，後治河一如其策。當時廷議謂茂元三疏與文懿講學聽政，疏實相表裏，而劉切過之，所謂有是父必有是子也。抵府不以謫自廢，益盡心民事，過奔致疾，乃乞歸。家食五年，絕意仕進，卒以薦起。知安慶府，稍堅以疾辭。時伍符爲太守，賢者惜茂元抱經濟之略而未克用也。率僚屬暨博士諸生抵茂元責以大義，不得已携二僕以往。時府多火災，軍民苦之，乃爲文以責城隍，患即

四百姓以爲神。三年考最，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風米益厲，問恤烟瘴徇歷所部，必進諸父老，躬問疾苦而爬

瘰之，當是時思川二府土官相仇殺，茂元業以計擒岑雙奏膚功矣，會詔改二府爲流，而降岑猛爲福建平海衛千戶，猛不樂遠徙，遂擁兵叛，勢披猖甚於昔時。茂元單騎入其境，諭以禍福，曰：爾畏徙而稱兵，何異悍豕舟而自溺也？不惟弃巢穴且將弃首領矣，何不善謀？若是今魚窩寨苗賊背叛，汝能備兵從征以功贖罪者，吾將奏請免爾遷，猛叩頭願從。卒平魚窩寨，魚窩寨者，柳慶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毛

光碧堂

盤龍也，以夷攻夷，出不意以搗其腹心，論者以是後得州間之奇。時逆瑾擅權，貪黷無厭，差御史孫迪假以查盤布政司庫藏爲名，所以速賄也。各道密饋瑾銀千兩，而茂元若不聞，或諷之曰：無千金，恐枉桎，不免盡速圖以免禍。茂元厲聲曰：千金之饒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隳，是畏無妄之災而犯有名之律，謹將益深可謂之智乎？有死而已，誓不爲此。瑾聞而憾之，吏部論平苗功，擬峻擢，瑾卒傳偽旨勒致仕，即買舟歸，瑾誅起江西左叅政，陞雲南右布政使，尋陞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

清正

卷之三十六

元

光緒堂

勅奉制四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兵以討算子坪平項
烏雞等苗寇俄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既得咨矣以
爲兵糧已集機貴神速若需交承寇有備矣乃住扎湖
貴中界聲言候代而密投諸將方畧分兵合剿之斬幽
數千人諸寨悉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刑部屢覲乞
身不許無何以疾卒年六十有七茂元偶儻有膽畧見
義當爲毅然爲之不少顧非其義一介不取與其初官
刑部時同年楊仕偉爲汪直所誣事白追賊歷裝不足
又稱貸以益之時長直莫之敢與茂元獨違衆假之署
其封曰刑部主事楊茂元俸銀十兩直見之歎曰好膽
氣其離任雲南也司庫有餘銀數百鎰曰無得錢吏自
惟所用茂元叱之曰此正枉法贓也烏得無得籍藏之
羣吏噴噴曰是何異楊公之四知性復孝友成文懿未
就之志拓始祖及五世祖墓地樹碑益田以脩時樂從
弟二人早失怙恃撫愛周至長求析箸乃垂泣諭以長
策不可回卒舉文懿所遺田盡與之仍歲給俸祿以爲
常問學宏博詩文俊麗尤精八法其草書士大夫爭寶
之張都諫弘謂其字畫遒勁非特臨池之功亦正氣隨

寓而見也時以爲格論

刑部尚書高肅政友璣

清正

卷之三十六

辛

光緒堂

高友璣字肅政溫之樂清人生有至性母病朝夕湯藥
衣不解帶以孝稱既舉進士乞身歸省及捧檄檄赴選
途感異夢覺而驚遂復歸而母疾危克視飯含盡送終
禮人以爲孝感服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擢九江守治璣爲十三郡最陞廣西叅政管田州府事
田故夷方險地土官岑猛者坐與族類構爭削秩詔以
漢官撫之謂非識達權變之人不可遂以屬璣璣聞命
單車入田境宣示威德諭以逆順之理猛初謁猶擁兵
入衛久之感璣誠信遂效款束身聽命不煩兵而寇平
事聞復猛官徙璣內地顧忤權倖意仍以知府調衛輝
三遷而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璣洞達政體剿裁
如流所至有赫赫名然數裁抑貴倖不少假卒以蜚語
降二級致仕用薦起爲兵備棉桂副使復四遷而以右
都御史總督漕運江淮故強徒出沒爲患璣督兵討之
誅渠魁而招徠其黨江淮肅清在漕三年進南京工部
尚書改刑部已而召入北曹居三月謝病歸璣平居色

溫禮恭至臨事則疑疑據執不渝雖屢蹙而與無所依達嬖姻故資久而後大川既用而不獲久學士大夫想聞其名者有冥鴻千仞之恩焉璣既致仕以休入朔書院買贍田教高氏子姓朝望謁祠退考業講學孜孜無倦色所居僅敝廬布衣蔬食終其身蓋孝恭僕素出於天性然也計聞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副都御史朱廷璧璣

朱璣字廷璧鄞人舉成化五年進士第授刑部主事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御史經督漕運踰再期以疾致仕卒

清正

卷之三十六

羊

光緒堂

璣性謙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觀世故典替災祥皆由人致天之報施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者故所至勵節介察不可犯位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歉疏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璣奉命賑飢浙東念璣貧遺百金以佐薪水璣笑而卻之曰公奉天子命賑飢民非賑飢官也且天下寧有飢官乎官即飢亦安得比齊民以邀十倍之惠於天子自欺以欺人不可環聞之疎然不復強聞者兩高其誼以爲賢比卒無以飲當路共醪俸爲賄而始克襄事焉

監察御史包民望澤

包澤字民望鄞之江東人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首以才僑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寧夏固原諸要害以風力稱已而出按湖廣風聲所至貪吏解官先是鄧王國絕遺壘田一百六十頃典襄二府爭攘之執奏不已撫按官不能決澤至詳覈始末請以田歸典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如故其事乃定儀賓蕭璉較轡諸司王實左右之澤曰數亡格憲非制也盍以聞王懼卒出璉就獄太和官巨璫齊某者

清正

卷之三十六

羊

光緒堂

枯寵漁獵聞澤按部輒戕其下曰母縱閭羅包老擒汝矣諸惡少無不縮手避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之過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夷不兵而服未幾復命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澤天性仁孝二親早世孺慕終身不衰諸弟方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比析產一無所取追念祿不逮養積俸入置田四十餘畝爲歲時伏臘之需與諸從共之在官清白自持門無私謁鄉有猾盜詹掠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暮夜啖隣人懷玉盃二黃金數十鎰詣澤丐免澤

厲聲叱之曰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亟言於官置之法卒之日家無私橐惟有東川政蹟十二卷

鄖陽府知府俞廷臣蓋

子諫附

俞蓋字廷臣桐廬人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貴人傅恭家豪敎民田前御史率賄輩兩端莫敢辨蓋毅然剖其田還於民且劾奏恭不法擒其黨惡者數人服其辜時恭方幸於上莫不爲蓋危者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其下恣橫境中吏莫何問蓋執而械之貴戚歛避

清江

卷之三十六

三

光緒堂

吉安知府許聰以剛愎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蓋時權貴必欲置聰死蓋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請判澧州考最擢知茶陵州改知安陸時流民嘯聚於鄖急之則變緩之則爲後日憂兩臺重臣合奏湏才識如蓋者乃濟遂擢知鄖陽府博詢民隱寬猛並施學校城池祠壇廨宇方秩然修舉而蓋以過劬致疾乞致仕歸行至武林卒於驛舍僅年五十有五蓋所至喜與除利害疏濬冤獄與橋民趙網家居於盜莫跡其所由起蓋以御史按其地網見夢於蓋厥明捕盜六人下之獄一訊而服人

以爲神蓋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蓋階中議大夫贊治尹

涿州知州薛有年穰

薛穰字有年鄆人宋知衡州朋龜之後領成化壬午順天鄉薦授涿州知州涿俗強悍民奸聞兼歲大侵盜賊四起穰至鋤強弭盜親問民所疾苦而爬搔之發粟賑濟賴以全活者億萬計三年改知澤州澤故孔道徵發驛騷穰期會供億咸得其宜不煩而事集州歲苦河決發帑金無長堤以捍之迄今以爲樂利澤故多中貴家

清江

卷之三十六

三

光緒堂

假汪直勢爲虎冠率多不法者穰一切以三尺治之不貸遂忤直意遣緹騎逮入詔獄人皆爲穰危穰獨長嘯曰彼蒼者天寧枉無罪哉鎮撫吳綬直之鷹犬也雖心知穰枉而猶脅取家人金賄始肯貸出穰咄家人曰吾寧庾死獄底耳穰而以賄免也何向日見天下士爭事卒得白復原官未數月事更有不平者乃浩然歎曰時事如此尚可婪仕乎哉遂掛冠歸官橐不入私室置薄田數畝與昆弟共之散其餘祿於鄉族力行善事民以粉版記之倣古人黑白豆之意當時稱其篤行卒

年六十有七

河南左叅政秦從簡文

秦文字從簡臨海人弘治壬子以毛詩中浙江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授南京行人司行人轉司副丁外艱歸服闋遷刑部郎時逆瑾之亂羅織京朝官刑曹易染尤甚文以身殉法不少貸藏獄精明老吏皆自以爲不及瑾竟不能害未幾遷貴州提學副使以母喪去服闋仍改陝西文之兩以憂歸也借宅以居蕭然無長物終喪三年哭虞祭莫悉中禮其兩持文衡也以身爲教親

清王

卷之三十六

王五

光緒堂

爲講解大要以抑奔競黜浮薄爲先兩地士習爲之丕變在陝二年遷河南布政司左叅政時河圯爲患民生彫瘵而武宗日事巡遊征調無藝文慨然以不得行其志爲恨遂乞身歸時年五十有六耳復杜門謝事教養子弟者十一年而後卒文歷官三十年一介不苟至晚年持之益堅蓋天性然也其自陝入覲贈錢寧孫安廖鵬輩各以其故來視輒謝不見或以禍福惕之者文毅然曰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奈何與小人作緣聞者咋舌其堅正不撓類如此其學術以聖賢自任仙釋

之說一不入於耳復不爲近世門戶同異之習四方士多就正之稱儒宗云

都御史王汝言給

王綸字汝言慈谿人由進士除工部主事改禮部儀制司進郎中各王府庶生子奏乞祿米綸悉裁之以祖訓且請條牒限年以受封歲省公廩百餘萬陝西守臣進古堡稱賀辨其誣歷陞廣東叅政湖廣右布政廣西左布政所至平政均後飭舉綱維懲著勛伐時久次不調逆瑾方牢籠天下士資淺者俱獲顯擢或勸之應曰

清王

卷之三十六

王五

光緒堂

三十年娶居忍改節邪萬一被螫角巾私第亦復何憾後晉都御史巡撫湖廣年侵盜起逆瑾橫征又修造壽樂二府第動以萬計乃賑乏蠲逋計處工役民困以獲奔父喪歸會仁化樂昌乳源連州盜犯郴桂甚急乃奪情起復督兵往平之事竣歸制以疾卒綸剛方耿介不媚流俗務爲身心經濟之學而以喜聞過罕言利爲座右銘所著有學庸要旨節齋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右侍郎王德深浚

王浚字德深嚴之建德人以進士知蘄州時逆瑾擅政

中貴有占民田爲牧地者，浚奪還之，民理閭大怨，婦詔逮繫錦衣獄，理誅乃釋。陞刑部員外郎，武廟南巡，上疏諫止，杖闕下，得不死。未幾，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沂州，嘉靖改元，進貴州成清兵備副使，有土夷異尚賢，偶得宋印，持以爭官，搆亂浚，設方畧，擒之不費，兵節而地方以寧。又土舍安萬銓，未授宣撫，頗驕蹇，不用命，浚以誠信撫之，適寧國土夷特險作亂，久不能平，累謂非安氏兵不可破，浚移檄召之，卽馳赴，持其巢，進按察使，轉河南左布政使，擢尹順天，浚謂所親曰：「吾昔守薊，地衝而民貧，不勝役，霸饒而辭民力甚紆，吾今得均之矣。」蒞任未幾，遂均二州之役爲勸人，所中乃左遷福建右奉政，歷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時南安守某者，欲規薦剡，置數百金於米囊以獻，浚覺而叱去之。聞者竦然。在鎮三年，進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北，未幾，九廟災，遂懇乞致仕歸，浚素性勤儉，非疾病未嘗不雞鳴而起，暇則手不釋卷，其飲食服御如布衣，凡祖業所遺悉推讓諸姪。曰：「祖宗積德而發於吾，幸有祿位，已天庠與汝輩，析其私邪，歟。」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無

清正

卷之三十六

主

光緒

事，姪毓而去後之，思恒不能已。至今稱之曰：「篤行君子。」

工部尚書蔣粹卿瑤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以監察御史出守荊，尋徙揚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官妾親軍賂遺莫可貨，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猶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惟站設二十更，希迷遣以迎，不復橫飲以爲悅，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目上捕得大鯉，獻言直五百金，謀所以鬻者，彬請以昇瑤，促值甚急，瑤卽脫妻女簪珥及絳絹服數事，滿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有瓊花觀，肯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嶽欽北，蒙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耳。」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官女數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已，臣有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詔罷之。及駕旋，扈送至淮，由淮達徐，布袍小帽，着屨不借，步行露宿，奔走承應若奴隸然。辛苦萬狀，毅然直以身

清正

卷之三十六

主

光緒

任而終不忍煩一民。民德瑤次骨立祠肖像而祀之。兒童走卒至今以蔣公稱。乙酉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擢掌南京都察院事。晉工部尚書。加官保。年七十二引年歸。居家謝跡公府。惟約同好十五人結社於峴山逸老堂。其接人惟和氣謙德見之者如坐春風中。私居僻處陋巷。過其門有不知爲尚書之家者。年八十九而薨。計聞賜祭葬。仍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都御史胡汝登東臯

胡東臯字汝登餘姚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行人歷南

清車

卷之三十六

五

光緒堂

京刑部郎中先後謫大獄數十靡不稱平已而出守寧國夙夜孜孜察民所疾苦而亟拯之在任六年遷四川按察司副使已又改威茂兵備平西番耿弇之亂進按察使尋晉都御史巡撫寧夏奏築花馬池賀蘭山邊牆三百餘里西北至今賴之聞弟喪乞歸再起撫治鄖陽未幾召還內臺以抗直忤執政會太廟災上疏自劾去東臯歷仕與處苟利於人必身任之守官餘三十年田不滿頃孫文恪陞嘗語人曰吾姚仕宦而清貧如寒賸者三人胡中丞東臯宋中丞冕胡太僕鐸時號爲姚

江三廉云

都御史宋孔瞻冕

孫岳附

宋冕字孔瞻餘姚人弘治中進士初官刑部主事以執法忤逆瑾矯旨誅知金谿瑾誅後召爲禮部主事欽歷外藩終撫治鄖陽都御史冕沉毅有議外和而中介所至賑飢雪枉如救頭然屢平巨寇威其魁脅從弗問所活先後數千人居官三十年被服如寒士鄉評重之孫岳舉進士官至按察使

太僕寺卿胡時振鐸

清正

卷之三十六

四

光緒堂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讀中秘書尋改給事中忤逆瑾出爲河東鹽運司運副雖然不染瑾敗累遷福建督學副使其教士一以理學爲先而尤選於易所著易說至與蔡虛齋氏並稱歷太僕寺卿而卒鐸平生坦易無城府然自守其介不可干以私身歿未幾子孫至不能舉火姚人稱爲真道學云

廣西布政使楊惟德守隅

楊守隅字惟德守陳之從弟也登成化甲辰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改兵部車駕司出按陝西馬政剗剔宿蠹百

度以員轉職方司員外郎郎中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時
逆瑾弄權流毒縉紳有誣人不法事罪應籍沒者守閑
獨以爲誣而持之瑾怒先後罰米四百石遂奪職以歸
瑾誅詔起原職旬宜四川遭流賊麻六等下上蜀漢間
勢甚猖獗守閑多方捍禦四川以寧陞廣西布政使懇
乞骸骨再請始得歸守閑端謹醇厚性溫而屬事有不
可則義形於色比歸日與諸伯仲觴咏自適未嘗一跡
城府人尤高之

濰縣教諭吳夢夔

清江

卷之三十六

聖

光緒堂

吳夢夔字夢夔西安人由舉人任永春教諭士頌得師尋
改濰濰士頌之如永春弘治甲子典陝西文衡得士爲
夢夔吳士沈孟淵卒不能飲賻以聘金鄉人崔巍兄弟道
所任並疾卒親爲飯舍而歸其喪當道交薦有日學行
俱優才堪風憲以耻附逆瑾不得顯擢遂乞致仕家居
足跡不入城府僉憲韓邦奇門生也分巡三衢龍游胡
某者懷數百金遺夢求釋罪拒之甚峻卽露東邦奇曰
嫌疑之際毋勞任駕二守喬遷亦門生奉御史檄訊西
安梁宰獄以二百金遺夢求囑免毅然辭謝其剛介類

如此變性孝友母病疽口昨其膳父喪廬墓諸兄室自
構草屋以居風雨不蔽安之甚恬郡守沈杰每科日爲
行君子請總裁郡志著有亭先論後諸集藏於家

湖廣按察副使徐汝容

徐潭字汝容錢唐人廣南守欽之子也弘治癸丑進士
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秉公守法請託不行改工部郎中
時工役繁興潭爲程其出納會計詳慎乾沒者無所容
其奸陞潭爲議秩滿晉按察司副使兵備辰沅時豪
貴陶倫罪當死以千金賂潭潭却之持益急倫懼走賂
代事者竟得縱而潭反被源文之名遂罷歸囊橐蕭然
居無華屋出無輿從性耿介一毫不苟取然好義樂施
赴親交之急輒傾貲與之雖至空匱弗渝也

山東叅議徐成之守誠

徐守誠字成之餘姚人少刻苦自樹潛心理學弘治中
登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嚴於稽覈戎伍以清尋親父
喪廬於墓有馴虎甘露之異鄉人名其山曰慈山服除
補刑部員與四方名士相討論學益進嘗陳時政十餘
事多見採納出爲湖廣僉事理冤糾墨不避權勢遷山

東泰議以疾歸。踰年而卒。守誠孝。友。底介。非其義。視千
駟萬鍾。若土。其歷官二十年。室廬僅蔽風雨。有慈山維
著數十條。爲學者所誦。

大理寺司務姜實夫芳

姜芳字實夫。蘭谿人。博學篤行。稱名儒。弘治中。領鄉薦。
第六。數上公車。不售。謁選授廬陵教諭。正身帥物。懇懇
以文章節義爲訓。應聘典試於闕。或有以私求舉者。峻
拒之。居父母憂。起教蕭縣。九年。考績陞大理寺司務。未
幾。逆瑾竊柄。流毒縉紳。芳慨然以不得行其志爲恨。遂
乞休歸。蕭然一室。下捷讀書。微疾能自知死。日具衣冠
端坐而逝。嘗自志其墓曰。吾以規世之好諛者。

吏科給事中吳子華齊

吳齊字子華。山陰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人翰林尋
拜吏科給事中。剛直敢言。每彈劾大臣及諸貴倖不法
事。無所顧忌。朝野肅然。散憚嘗以事劾天官卿。天官卿
反中傷之。免官歸。環堵蕭然。閉門不出。彈琴讀書。以自
娛。嘗過午不炊。適有餽者。謝而笑曰。餓死事小。安敢以
身爲滿堂卒不受。

湖廣按察司副使俞仲才振才弟振英附

俞振才字仲才。新昌人。弟振英字仲英。成化中相繼登
進士。振才初授行人。拜監察御史。凡朝政缺失。必抗章
論列。不避權要。兩按川貴。風裁愈勵。宋學士景濂。洪武
時誦死夔州。葉非淺土。振才爲改寢成都。封馬鬣。遷湖
廣按察司副使。先是臬司有淫祠。惑人。皆吏以下。敬祀
之母。敢褻振才至。立命撤之。羣疑遂解。兩按藩王。獄執
法不撓。家居務清約。孝親睦族。急人患難。不以存亡二
心。好讀書吟詠。所著有皇華內外臺集。湖南湖湘詩文

卷之三十一

光緒堂

稿新齋集若干卷。振英初知安東。一日得淮流浮尸。衣
夾。揚州市緝目振英曰。是必有冤。遂遣數人分入羣盜
中市緝。察其色號相符者。賞買之一人。得數縑歸。與
目無二。索其舟。果得餘縑。并所掠少女衣物。女言亡官
眷屬被害已十口矣。獲盜二十餘人。皆伏法。人稱神明。
移官臨淮。再補豐城貴溪。所至刑清訟簡。民德其惠。歷
陝西兵備僉事。以斬虜功。擢尚寶司卿。時逆瑾擅權。文
武大吏多出其門。振英至京。或謂曰。曾謁劉司禮乎。書
刺必謙抑。振英再三詰故。乃以刺示英。英不答。出口。吾

老矣不能俛首閭豎遂棄官歸天下高之家居清約如布衣鄉黨以爲難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六終

清車

卷之三十六

聖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七目次

清正

明三

禮部尚書江文瀾

兵部尚書王漢英

福建僉事陶習之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

湖廣副使王時化

大理寺卿葛天宏

附子木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一

光碧堂

豐城縣縣丞陸文溥

山東運鹽副使鄭信卿

貴州布政使李仁仲

成都知府費希明

附子思義

河東運鹽使馮行甫

兵科給事中牧時庸

工部主事李一清

四川參議顧尚誠

左都御史屠安卿

刑部尚書何巨卿

刑部右侍郎王景昭

山西按察僉事孫朝信

僉都御史王叔在

監察御史黃夢弼

長洲知縣鄭溫卿

右都御史車秉文

尚寶司卿劉伯雨

提學副使蕭子騭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七

二

光緒堂

南雄府知府張德卿

晉江縣知縣張文宿

福建僉事沈伯元

監察御史俞汝成

貴州副使諸揚伯

附子孫

南昌府通判嚴敬宗

南寧府知府盛源之

淮安府通判王本源

南昌知府鍾彥材

江西按察使謝國正

鎮江知府陳德卿

工部員外徐成孚

附子

臨江知府錢公良

附子

工部郎中姜幼章

光祿寺卿陸文東

山東布政使邵思抑

真定府同知胡仁甫

兵科給事李九臯

附兄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緒堂

右副都御史戴時重

陝西左叅政陸原博

南京右通政余子華

光祿寺少卿金信

副都御史柴季常

禮科給事中章景南

開封知府沈體行

僉都御史陸秀卿

國子監丞陳正初

河南按察僉事湯子雅彬

廣西副使錢守禮立

太常寺卿嚴汝肅大紀

工部侍郎金汝德元立

右僉都御史趙大聲鐘

四川按察使馮執夫亮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七目次終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七

四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武塘孫叔呂冲和氏閱

清正

明三共六十五人

禮部尚書江文瀾瀾

江瀾字文瀾仁和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修憲廟實錄陞侍讀克經筵講官奉命冊封荆王力
却餽贖其僕亦邠常例曰不欲以是污吾主人簡克東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光緒堂

官講讀陞侍讀學士纂修大明會典陞學士武廟登
極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克講官掌翰林院事克孝廟
實錄副總裁晉吏部右侍郎守官勤慎嚴管鑰不通尺
書著銓育日錄以自檢雅不善逆璫改南京禮部尚書
瀾爲人溫厚純慤不逆人許仁愛周洽尋濟人急冊封
荆王時見覆舟於東林瀾亟呼左右拯之左右曰吾舟
方在急奚暇急人瀾厲聲曰安有見人死不一援者卒
救之瀾舟亦無恙居家孝友篤於故舊歷任三十餘年
不治產業曰吾不欲以是上負先德下累子孫也卒贈

太子少保謚文昭

兵部尚書王漢英敵

王敵字漢英其先衢之西安人洪武初以恩籍隸錦衣衛遂家南京成化庚子以詩經薦於鄉明年辛丑中會試第三人賜進士出身授刑科給事中陞工科右給事中孝宗卽作賜一品服使朝鮮國其國主令陪臣出女樂燕敵敵曰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此其國君臣相顧媿歎乃遣去復命陞左尋晉都給事中凡所敷奏率人所不能言者章上輒毀草曰吾職當爾非以是爲清正

卷之三十七

二

光碧堂

活名地也歷陞通政司左參政母艱服闋補原官尋陞通政使以考績晉兵部左侍郎拜尚書武功黃選冊在內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爲所難例納重賄始得如期對視敵請騰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督京營軍務賜蟒衣以平寧夏功加太子太保陞子會錦衣百戶時逆瑾甫誅敵申明舊章凡瑾所更置者盡革之山東四川相繼盜起請增設諸要地兵備憲臣定賞罰條格分令巡撫官嚴督軍民兵協備其用諸將官及薦諸總制大臣皆允一時人望中外方倚賴之而敵以

盛滿爲懼逐乞休致疏七上乃得允既歸日居京山與朋舊賦詩爲社篇章傳播一時以爲有香山洛社風人有犯不與校風神蕭散若於世故不經心者然所任輒有能聲凡建白多切事宜通國體比主兵假大變倖至

以身當之延納羣議行之不啻已出垂紳正身於巖廊之上不數月疆土復安人始服以爲不可及見人煦煦若和易無崖岸而實潔廉自持堅不可拔其在兵部凡愧謝悉却之所歲積柴薪羨餘毫髮無所取及卒蕭然四壁圖書之外無長物計聞贈太子太保賜諡祭者四

清車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碧堂

勅工部管兆域皆如制

福建按察僉事陶習之惲

陶惲字習之會稽人幼穎悟日記數千言走筆爲文無停思一時以爲才弘治初登進士第初授刑部主事獻獄持平人稱不寬然不爲貴勢撓戚里有殺人者同事意寬之惲竟抵之法不少徇累遷福建按察司僉事逆瑾邀賂且曰與我市不愁無美官惲歎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遂以廣東參議致政歸所著有克齋稿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廕

韓蕙字守清餘姚人弘治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土
隘人貧多轉徙蕙加意撫循不一年民皆復業
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
掠督師勦平之詔賜白金彩幣當是時逆瑾擅權欲以
發倖冒軍功邀世賞蕙以禍福不爲動乃藉他事留
再巡福建蕙必獲蕙抗持益力瑾遂矯詔謫高安縣知
縣已又索蕙舊任鎬秩者三蕙益抗持不少屈瑾大怒
遂逮繫詔獄人爲蕙憂蕙笑曰死生命也逆瑾其如我
何憂之無益處之裕如踰年而瑾誅自獄中除刑通州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四

光碧堂

稍遷潞州守以憂去補知泰州晉河南按察司僉事轉
山東副使兵備天津卒以亢直失兩臺意復調辰州府
知府蕙屢躋屢興馳騁南北官轍所至必孤行一意不
以挫折變其初自顧不借於世遂上疏乞休不報會
世宗皇帝登極崇獎恬退再疏得旨復以山東按察司
副使致仕歸蕙乃開別園植花卉日與耆舊觴咏爲樂
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郡邑諸大夫有終任不覩其
面者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而問焉卒年九十四

湖廣按察副使王時化銘

王銘字時化大中丞純之子也弱冠第進士初授刑部
主事時巨閹犯大辟內批末減乃抗疏執奏罰俸者再
詔獄多濫無敢異同銘獨平反二十餘事衆皆以爲難
遷員外郎郎中權貴或以獄詞爲託還其詞知且賈禍
乃乞改南京刑部繼改兵部車駕司減乘傳十之四五
奏革內使進貢船凡五百艘省歲費數千金清諸衛草
場大司馬王廷相倚以爲重陞雲南兵備副使轉湖廣
副使置竹谿堡築潛江隄立正學書院以造士撫按交
章薦之以嫉惡過嚴搆怨貴倖遂引年歸言官奏起之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五

光碧堂

有司勅駕卒不應居家儉素出入無車馬之飾父子一
德月旦以爲賢

大理寺卿葛天宏浩子木附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中進士初令五河五年拜南
臺御史論劉瑾下獄黜爲民瑾誅後起爲邵武守六年
進参政歷大理寺卿浩耿介蕙靖所至郡縣咸有去後
思參政廣東時平新寧寇不妄殺一人在大理能持法
恕廷中稱平家居杜門讀書內行修謹鄉邦以爲楷模
年九十二卒贈刑部右侍郎子木字仁甫正德中進士

歷刑部出知淮安淮號衝疲難治木唯鎮以簡靜而加意撫字節冗弛禁富者不苦於役貧者得負鹽以自活淮民戴之如慈父遷山東副使轉山西叅政卒於官喪還過淮老幼相携哭奠皆盡哀木爲人孝友清約能世其家嘗夜渡錢塘風濤陡作木安坐賦詩云心與神明合風濤夜不驚可以見其平生矣

豐城縣縣丞陸文溥傳

陸字文溥平湖人父銅淳厚無航人稱銅佛子溥性端潔好讀書以縣學生入背授上海縣丞調豐城有庶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六

光緒堂

名屠康僖嘗贈以詩有官比江流一樣清之句嘗督運過采石遇夜船漏溺跪禱於天日船中有一錢非法者願以身葬江魚拜未畢而船漏忽止天明啟視有三魚裹水草塞漏處人驚異之豐城士大夫有三魚記尋以尤直失上官意棄官歸及其卒也棺衾皆貸而具焉子橋感父事終身不食魚尤其貧以學行者

山東都轉鹽運司副使鄭信卿傳

鄭字信卿世爲平陽人國初從戎南京驍騎右衛因家焉以尚書領弘治乙卯鄉薦已未登進士第授新喻

令以循良被徵授刑部主事疏乞養母改南京刑部遷郎中出知高州府調繁南昌始至適宸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獄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遣凡百需索峻爲拒絕意在翦其爪牙潛消逆萌積恨既深遂以誣奏下獄煅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戢繫於舟欲脅以從獻乘其怠得脫以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軍門都御史王守仁知府伍文定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七

光緒堂

貴州布政使李仁仲麟

李麟字仁仲鄞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改兵部武選進本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陞江西叅

議恤民隱除盜賊治聲赫然正德戊辰入賀至京逆瑾招權賂遺成市或勸借貸賂瑾可得美秩以資償於民麟謝曰進退有命贖貨儼榮何爲者哉時郡縣承風科歛旗校偵事交馳於道一不爲意竟忤瑾罰米九百石瑾敗乃釋時寧藩恃勢凌傲鎮巡以下無不折節而麟卒不爲屈陞廣東按察副使勅董學政愛歸服闋補貴州按察副使陞四川叅政署司事時有巨璫奉命迎佛還自成都勢張甚所至科擾無算麟絕無餽遺省費巨萬陞貴州按察使晉左布政引年以歸杜門掩跡時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人

光碧堂

釋詩文非公事未嘗一詣郡縣士友過從者談論今古低昂可否一不以情徇鄉黨皆宗之所著有心齋稿六卷藏於家

成都府知府費希明愚

子思義附

費愚字希明山陰人弘治中進士初爲延評執法無所撓出知成都廉靖不擾而務以法繩奸竟忤當路謫戍放還愚平生甘清苦甌石不儲妻子恒凍餓不以爲意成都有門人官於浙知其貧甚固請過省中宴款累日乃微以交關意諷之愚正色曰爾乃視我爲何如人即

日拂衣歸遂與絕交郡守延爲鄉飲大賓讀法請教愚曰公刑太苛欲太急守爲面赤愚不顧也子思義精於醫亦端慤有父風而卒無嗣人以爲天道無知云

河東轉運使馮行甫志

馮志字行甫慈谿人清方寡諧出守汝寧豪猾剽禦商貨根窟宗藩吏懼株連請徹其獄詞志不聽大開門捕羣不逞痛治之藩府人織織規伺莫之敢撓猾盜屏息武宗南狩蹕次不常檄報所至皆儲上供物又前途頗諸嬖寵以倖免志獨不爲怵備具簡而法不致珍異既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九

光碧堂

取道維揚帑無虛費竟以勁直忤上官得河東轉運使不踰年解綬歸市宅僅容膝布衣藿食迨如也聞小齋凝香靜坐杜門不與慶弔不履公府有巡按來自汝寧其父老病之曰爲我好酬馮大夫比至浙敦請至會城思有以厚之卒謝不往巡按行縣特爲登堂致父老之意志性耽圖史得佳書佳句如良田美稼以此終其身

兵科給事中牧時庸相

牧相字時庸餘姚人少受業於王尚書華華器異之妻以女弟令與文成同學弘治己未遂與文成同舉進士

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時迎瑾擅權流彞朝野相借給事中戴銑疏其不法數十事忤旨械繫赴京廷杖九十絕而復甦下錦衣獄時文成爲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得罪繫獄三月相祿職爲民文成謫龍場驛驛丞相歸而孝養父母課子授徒每瘠殮不具處之泰然惟聞民間有利病事則義形於色卽走白有司行罷之非是杜門不出也瑾誅詔復其官尋遷廣西叅議除書至而相已卒年僅四十有六

工部主事李一清滄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十

光碧堂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嘗差督覽儀真及司權龍江關廉慎有爲人不放干以私雖中官同事者亦嚴憚之公暇輒與崑山魏校永豐夏尚朴講學窮理以求履聖賢之域一切世務泊如也卒於官賣所乘馬乃克飲鄉人高其風操率私錢爲樹坊以表之楓山章先生題其額曰清修吉士四川布政司叅議顧尚誠正

顧正字尚誠海鹽人弘治壬戌登進士授兵部主事陞刑部員外轉郎中時迎瑾擅政用法者稍有低昂輒爲

窘辱雲南司按隸郊甸訟獄尤繁正剖決如流情罪允當未幾歸省有海寧周彤被誣人命懷千金求解正視其招由曰此必脫無煩以貨也却其金同邑馬惟岳所行多不法直指使廉得之微縣捕置之獄惟岳謂正隣密懷金求救正峻拒之旦日適直指過訪正曰若馬惟岳真巨惡也竟伏其辜邑中惡少無不洒心從善者兩廣巡守非人地方騷動詔擇素有風力者大司寇首疏正名奉勅往律以正法執奏稱旨公論翕然歸之擢四川叅議時白水夷人爭襲構兵正卽繕城撫諭卒不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十一

光碧堂

兵而靖肅皇帝登極賫捧入賀便道歸以微疾弗起未暮朝廷重難白水之功有白金文綺之賜方擬峻擢而正死矣正生平孝友樂易不立崖岸至勢利所值確乎不少遷就位不酬能以個儻也居官二十年屋圯不能修家產益落至不比數於中人亦足徵其清操矣左都御史屠安卿偁

屠偁字安卿鄞人舉正德辛未進士以才試御史出按居庸時武廟欲得生虎命偁捕之使者日數輩織織於道偁抗疏曰此猛獸也擒之必櫻其爪牙陛下欲取

一時玩奈何不惜民命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寢於是屠御史直聲聞天下改按江西寧庶人有異志輦金寶結中外獨憚僑乃陰使鎮守畢真齋重裝自浙餽之僑先事覺堅拒不受至則與都御史孫燧深相結期共圖之會父喪去寧庶人卒敗再起適肅皇帝登極益慷慨思見其奇首疏請日視朝接羣臣親賢圖治聲望隆起爲當道所忌出知保定府調延平久之擢山西叅政遷山東按察使晉廣東右布政尋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蕪率下爲左使入覲不持一物

蕭革

卷之三十七

十三

光碧堂

諸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大理二卿拜刑部右侍郎轉左尋拜南京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秩滿加太子太保僑清節直聲發聞最蚤比登八座年老矣世態體局逐日以異而僑始終一致不爲毫髮少變其初計聞上憫甚贈謚喪葬悉如制其後欲用都御史輒曰得如屠僑否其簡在上心有如此

刑部尚書何巨卿

何鰲字巨卿工部尚書太子少保詔之子也生而穎異絕倫父子間自爲師友正德癸酉舉於鄉丁丑成進士

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旅諫武宗南巡以忠

諫稱嘉靖初議禮忤旨杖闕下直聲震於朝野擢湖廣按察司僉事遷四川布政司叅議值歲飢出廩果設法以賑貧民令活甚衆播州夷警所司土官卑使往招不煩兵而定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州計口受俸委其餘於官以給軍費黜賊罪吏無所徇百姓有蕪幹不阿之謠連丁內外艱起除陝西潼關兵備歷江西河南藩臬使並以能稱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爲當事者所嫉左遷福建叅議嫉者敗召爲應天府丞尋復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進尚書致仕四年而卒計聞賜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詔有司給其葬事鰲由郎署發聞年除歲遷以至六列掌邦禁當是時上在位久熟於法比與人情之微暖鰲惟解燒畫一不爲煩苛諸所獻決受成命而已然清德重望爲天下所歸去時上凡三留之朝紳以爲寵性儉樸居嘗不欲裂一帛爲衣至周親族孤貧則無所吝兄弟四人處之皆有恩意官保既沒事繼母郭夫人尤以孝聞

刑部右侍郎王景昭啟

蕭革

卷之三十七

十三

光碧堂

王啟字景昭黃岩人祖欽舉進士未廷試卒父松母鄭氏無子娶妾黃氏初歸時雙鯉躍於岸衆以爲祥後乃生啟幼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述餽後偶失誤當笞縣令鄭達明恕人也見其氣貌不類凡兒心疑之問爲誰家子故以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啟以讀書對而試以文立就鄭亟歎賞令罷後收而教之比三年頷成化丙午鄉薦丁未成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鄉里以爲榮初知霍丘縣勤政惠民恭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者訟不息啟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

清華

卷之三十七

古

光緒堂

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乃悔議其所爭而退選拜南道御史考滿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先是以事觸劉瑾怒遂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嘗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敗起知蓬州擢南雄府知府歷官藩臬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號爲難治啟輯綴有方人賴以安陞刑部右侍郎以大獄免官歸未嘗有幾微怨懟意日事田園閉戶著書足跡不至公府啟器貌魁偉亂髮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真率無防畛不肯隨俗作好惡以亂是非

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飲食衣服粗糲如野人所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古衍義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撫滇翊華錄元鑑年統等書藏於家

山西按察僉事孫朝信璽

孫璽字朝信平湖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興化縣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轉南京宗人府經歷居艱起復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搆怨奏逮二司時璽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無何入覲以年老罷歸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璽爲人寬厚持重內剛而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悔自爲令時卽力芟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偬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皇莊地土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瑯肺腑爭氣力上下璽處之未嘗不辨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自知縣徒同知自同知徒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撓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張永嘉爲相故交也而同年桂萼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

清華

卷之三十七

主

光緒堂

以是往往齟齬於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平生自俸資外，無所取。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於家。

食都御史王叔在璣

王璣字叔在，衢之西安人。正德己丑進士，拜兵科給事中。值聖駕親耕籍田，上言耕籍實務四事。璣起書生，論時政準古酌今，論者以爲鑒鑒可行。至請分內閣重權以防壅蔽，尤人所不敢言。時烏思藏昆葛鎖南扎叭等國乞襲大乘法王號，貢年例方物外，私進鍍金無量。

清王

卷之三十七

六

光緒堂

佛一軀，及舍利十顆。璣復上言宜酌處外夷貢物，明好惡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辭嚴義正，至引唐宋爲比。識者韙之。補山東按察司，食事兵備武定等處。遷江右布政司右叅議。歲歉民飢，羣不逞乘機弄兵，白晝殺人。省城震動，璣廉其情，先出諭以安脅從，擒首禍擅殺者置於法。餘悉解散。轉山東副使，兵備天津。天津介通滄，戰專郵傳舊道，此者惟應接賓客，批答夫關之不暇。璣至，亟請於撫按，委賢有司一員以董其事，因得專詰兵刑，至今遵行之。沿河皆屯所，無有司。奸人悉駕小舟，假名貿

鹽實，窺便攘劫。被害者奔訴無從，莫之詰實。璣爲籍其

船於官，令船尾各畫一會以相識。別許徑指其船，會以訴盜，無弗得。河道肅清。繼丁內外艱，起復補任徐州兵備。陞福建左叅議。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克淮徐兗州等處招撫。嘗田使璣以久次，驟更要職，權貴欲市恩，援以附已。璣恪守初志，不少徇。或勸璣少貶者，璣不顧。惟以書幣修謝撫屬五府三州。又罹災歉，千里蕭條。璣日擊時艱，盡瘁不恤，悉心招徠，簡任治農官吏，經處農器牛具種子，用力開荒者，立約寬假，以三歲爲期。於是流民

清王

卷之三十七

七

光緒堂

復業者爲戶一萬二千八百有奇，爲口四萬二千九百有奇。所墾田地八千頃有奇。凡歷再期，漸就緒。而河水連溢，以言官論罷歸。比歸，一意歛退，世務悉屏去。嘗曰：吾平生無大過人者，惟是出處分明，不曾少有降屈耳。初仕瑣闕，以不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同列多所嚴憚。撫按無加禮，議論侃侃若不知有薦劾權。在天津日，胡總制守中勢烜赫，他兵臬皆曲意趨附。璣獨守正不屈。守中敗，附者獲罪，咸下璣訊治。璣因自戲曰：使我與衆同流，何人作問官乎？璣三十九登科，四十筮仕，五十居

憂六十再出。出四年乃歸。逍遙林下。復十年以死。死之日。無餘財。克殯。歛費。爲文平實。有理致。類其爲人。所著有在。巷遺稿藏於家。

監察御史黃夢弼傳

黃傳字夢弼。金華之純孝鄉人。生而穎慧。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義理之學。以名節自礪。舉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稱難治。傳與學勸禮。威強梗。惠善良。精敏稱神。明秩滿當遷。民相率伏闕。奏留之。又三年。拜監察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歛避。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大

光緒堂

不久以疾歸。疾劇。無貨以殯。家人尤之。傳笑而賦詩曰。病餐疾藿神尤壯。卧死溪山鬼亦清。所著有白露集。及江陰志。鄭北園。雍贊其像曰。嗚呼。夢弼。問世之英。皎皎玉樹。貌癯而清。氣豪不放。學博能精。志剛而大。行方而成。心胸開豁。貧富不足。崇其應。眼界分明。邪正不能遁其情。文章之技。殆將騁飛黃於班馬。而義理之學。尋流討源。亦欲上邇乎朱程。惜乎壽年不永。惜不遂其生平。

長洲縣知縣鄭溫卿傳

鄭雍字溫卿。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鄒平縣知縣。

值歲歉。檄請官銀萬餘兩。割截而散之。閱丁計地限日。至者卽給。給者皆靡。民賴以活。歲復大旱。徒跣以禱。雨隨注。年書大有。辨諸疑獄。立解隣邑多就質之。以治行第一。調繁長洲。至則遇事。英發執法。不少依阿。權勢殊

不便。乃相搆。以蜚語而雄倖之命下矣。雍浩然納祿。以歸。既歸。力供子職。曲友其弟。以悅親心。旦夕藜羹。不具而赴人之急者有餘。世父與叔父爭財而訟。出金踞泣。以解邑人徐崇英爲童子師。卒於廣雍。以應聘。至而收其遺骸。密置衣笥中。以歸。付其子蔡清子存微過蘭母

肅正

卷之三十七

尤

光緒堂

弟在舟。病且革。從其儲室。而館之殯之。人尤以爲難。平生無他嗜好。惟積書數萬卷。無間寒暑。晝夜讀之。表必標題。旁必點抹。欣然有得。得必書之。不苦構思。惟意之所至。則伸紙迅筆。然務皆切於世教。不苟作也。所著有綱目撮要補遺。道德陰符正解。禮儀纂通。訓子孫有鴻跡。鷺音二錄。平生所爲詩文。復集爲若干卷。曰蛙鳴集。藏於家。

右都御史車秉文純

車純字秉文。上虞人。正德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嘉靖初。

議大禮忤 旨廷杖久之擢山西布政司叅議遷福建
布政司使持節勸閩中人有車布不車金之誼進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一以安靜節省爲政民甚德之已
而三疏乞歸瀕行士民遮道留車不得前純歷官四紀
清介如一日歸田二十年布衣蔬食不異寒賤未嘗以
一刺謁公府客至岸幘延欸劇談天下事壹壹不倦爲
一時表儀卒年八十有九

尚寶司卿制伯兩滂

劉滂字伯雨鄞人由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綜理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壬

光緒堂

嚴密人不敢干以私吏胥有犯雖鄉曲不貸同邑沈廷
評光大忤朱寧下獄欲置之死滂周旋調護得無恙宸
濠國復護衛兵以樹爪牙滂謂漸不可長劾之濠乃鑄
黃金爲象戲白金一千兩密遺滂以結惟滂怒輒下令
各兵馬司逐捕之竄以去滇南守臣襲爵以百金爲贄
竣却之不受崇德胡某者服役中官賂滂千金求爲孝
子滂笑曰豈有失身閹豎而得爲孝乎其人愧而走歲
時表箋護絹山積先是多私爲家人用或告之滂曰路
馬之芻不踰况表箋所餘耶以久資陞南京尚寶司卿

便道還家感疾而卒卒無以爲歛罄所積諸書及故衣
始克襄事人服其清

廣東提學副使蕭子雝鳴鳳

蕭鳴鳳字子雝山陰人童時卽奇穎占對賦詩出語驚
人弱冠鄉試第一尋舉進士授御史屢疏劾總兵江彬
申救副使胡世寧皆人所不敢言出巡山海諸關邊吏
悚懾有傳 武宗將出捕虎乃抗疏言陛下不當賤民
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總鎮以下遞相掊
剋之狀留中不報嘗疾馳黃花鎮微視倉糧直磔居半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壬

光緒堂

且侵剋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時巨璫溫祥在司禮監
有權令二倖折簡爲請鳴鳳併建二倖治之邊境肅然
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目奪上卒首功前御史盡爲
紀驗鳴鳳悉奏革之權貴人雖切齒顧無隙可乘尋乞
歸省踰年起督學南畿至則飭科條絕請託其校士必
以行檢爲高下不徒以文士亦凜凜不敢犯南中有陳
泰山蕭北斗之誼陳謂先提學陳公選也遷河南按察
副使仍督學政凡所注措一如南畿嘗言者有所囑不
得行喉言者劾其過刻無待士禮遂得調當軸者去位

復督學廣東其秉公持正曾不以權挫少阻然危阻歸弗達而鳴鳳亦倦遊矣遂歸家徒四壁不問生計華亭徐少師階其拔士也視學過越造其廬鳴鳳已痼疾見之第曰子升勉之華亭亦唯唯執弟子禮唯謹其能以師道自重如此歿後三十年武進薛應旂自負少許可來視學獨表其墓祀之鄉賢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凡若干卷

南雄府知府張德卿徵

張徽字德卿嘉興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初授大理評

蕭正

卷之三十七

主

光緒堂

事時有妻扼夫吭垂絕者憤妻救自盡坐妾死徽曰妾欲救夫非欲殺妻也又一少年亂隣婦以母切責故絕不與通婦恚恨死少年抵罪徽口致死不以好法安得死竟兩釋之時論以爲平議大禮忤旨廷杖尋復其官進寺副奉命慮囚雲貴釋殊死以下百二十人奏中進寺正擢守南雄多惠政民戴之如父母獨以執古不能浮沉取容有違當路罷免比歸杜門却執不以半刺入公府雖蓼莪不移而意氣浩然日以詩書自娛優游林下者十七年而後卒

晉江縣知縣張文宿

張文宿仁和家人家貧好學博涉墳典工古文辭稅苑稱爲飛將肅正德八年鄉薦屢上春官不第謁選授晉江縣知縣明允信決黎民畏服獨以風恭孤勁見銜繹紳遭讒落職歸文宿賦性奇偉出言譴正耻徇流俗非其人一言不與交義之所在堅僻自持雖刀斧當前不能奪也雖窮約終身而超然不易其操士論重之

福建按察僉事沈伯元弘道

沈弘道字伯元會稽人正德間進士授刑部主事決獄

蕭正

卷之三十七

主

光緒堂

稱平嘗憫囚久繫作圖圖賦讀者悲之武廟將南巡道上書抗止遂被譴迨世廟入繼大統首陳治道八事丁內艱去服闋進員外郎繼遷福建僉事卒於官家居時絕無私謁唯鄉邦利病所閱則侃侃言之有司獨加敬禮言無不從且念其貧欲周之乃令所擬死大豪石某者能致道書則免死豪憚道謀於道子伺道出陳所賂千金於几冀以動之道歸問所從來遽叱去豪竟杖死其消捺不覩屋漏如此平生好學耽述作所著有樵問洪範八十一廓太玄論凭几論冲穆稿等書

監察御史俞汝成集

俞集字汝成，新昌人。正德中進士，知長洲，首除羨銀千餘兩，節愛多惠政。召拜監察御史，屢抗疏彈擊權倖，朝廷肅然。已而出按河南，平黠寇，恤飢民，諸所講畫皆有稱於時。集爲人耿介磊落，卒之日，家無私藏。其風節可表於鄉國。云：所著有西行贊錄、隨筆錄、中州巡稿、奏議雜稿、旗風詩集。

貴州按察副使諸揚伯僞 子夏孫錫附

諸僞字揚伯，嘉興人。正德丁丑進士，初令黃梅，善撫字，推抑豪強，小民感悅。外艱服闋，補大名，因俗爲治，化用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光碧堂

大行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僉事，屯政修舉，轉貴州叅議。貴土官遇上官至，輒有餽，僞悉却之。安宣慰，大酋也，故事承應者必先行貨於所司，乃敢請，僞庶知之，卽爲判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襲居其官二年，晉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於家者。未幾移疾歸，角巾里第，飲人以和。至有非理相干，則輒然見於色，卽久要夙契，竟終絕之，不顧性尤嚴於取予。自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幾橐蕭然，無長

南昌通判劉敬宗

劉敬宗，錢塘人。正德十四年鄉舉，仕至南昌通判，行誼任真，中無底裏，甘貧仕，學博綜羣書，爲諸生已有聞譽。晚授令長，愛民如子，惟恐傷之，以不諧上官，投劾歸。衣食每不足，處之泰然。太守陳仕賢高其行，買宅居之。敬宗大署一聯於門曰：入門見童子，淒涼之色足覩其窮。登堂聞主人迂濶之談，當賞其達，許右使應元嘗稱之曰：敬宗高懷雅度，超然於塵壒之表，立而望之，停停如野雀之在雞羣也。安得不爲名士。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五

光碧堂

南寧府知府盛源之瀧

盛瀧字源之，蕭山人。正德中進士，初知臨淮，終南寧守，爲政嚴明，一毫無所染。謝事歸，行李蕭然。唯杜門讀書，不入城府，臨淮人久而愈思之。有爲御史以巡艇按浙者，知其體病不繼，延之入省，飲款甚洽，然終無所言。一巨商敗法，當戍，携千金因瀧子以請，瀧正色却之。子跪泣曰：大人忍坐視兒媳輩飢寒以死邪？瀧曰：吾誓不以飢寒易晚節。子長號，還商人金去。父子辛相與甘，困不

悔蓋其事與費愚相類越中人稱清白吏必曰費成都盛南寧云

淮安府通判王本源汾

王汾字本源慈谿人賦性誠懇行不欺茹苦談經無廢寒暑舉鄉貢爲歙縣教諭聘主考湖廣鹿鳴歌罷翻然歸舟諸餽物悉不受監臨爲移文巡按必致其儀巡按以爲不辱所舉薦之陟南豐令監可待之侃輒詣府乞休時寧游王度爲守亦峭直不阿強留之及覲期遽稱病篤歸例當黜罷而當道重其廉直竟不罷陞淮安

清江

卷之三十七

王

光碧堂

府通判驤院委掣鹽徽商以千金進叱之行縣督稅縣吏以常例進不納旣而令因元旦進謁使吏潛投案下而出汾得之亟閉門捕吏令懼請罪汾慰之曰吾忍汚君以賣廉邪徐伺令出物而去在淮閱歲竟浩然歸妻子不免飢寒不顧也甘節而貞君子以爲難

南昌府知府鍾彥材梁

鍾梁字彥材萬安永海之子也初海丞懷遠時年禹祠感夢而生梁幼稟風慧七歲通毛詩九歲補邑博弟子員正德庚午領鄉薦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司刑七年勤慎精密獄無冤滯武廟微行

叩馬諫杖闕下幾死已而拜肅皇帝命錄四南畿至

通州有致黃金求減死於暮夜者梁卻其金按之法京

師有伯起齊名之譽擢山東濟南府太守濟南爲山東

劇郡號難治梁廉明慈惠吏畏民懷治爲諸郡最時萊

蕪邵志作亂破城邑梁察機豫防籌畫精敏徂徕戰績

多出指授臺臣以聞詔賜金幣任林月卽乞休得侍歸

養嘉靖己丑以薦復拜南昌守以患肺病劇遂致仕歸

梁長材達識偉度豐願望之爲公輔器急流勇退林壑

清正

卷之三十七

王

光碧堂

徜徉與騷人韵士更歌互答絕口不談公家之事嘗作四詩以述平生曰貧不屈身仕不易節隱不干譽老不疾求無何得脾疾諸子遑遑醫藥梁卻勿御語諸子曰吾反躬內省庶幾不疚此正歸全之時何以藥爲吾近見士大夫臨終有畜以遺子孫我素居官無所利居鄉無所囑惟有憂勤惕勵四字勉爾輩以立身立家爲能白史子孫所遺不既多耶遂自志其墓系之以銘曰彼丈夫者沉酣六經卑視屈賈文章典刑彼丈夫者一劍千里叱咤風雲邦國經紀惟予小子形體不殊驚衆之

力竭涎之濡進德未逮惟日孜孜生無可稱死有餘責知我志者尚有此石卒年八十有二

江西按察使謝國正汝儀

謝汝儀字國正鄞人生而凝重沉毅力學不懈孝友篤至自幼鞠於祖母戀慕尤切登正德甲戌進士授餘干縣知縣縣當孔道商稅不貲慮出入無藝立計簿籍盈縮額外不入一錢時中貴監督茶稅聲勢薰灼汝儀棘棘不少阿迄不得肆其暴以外艱去服闋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以直稱尋督直隸三省馬政已又巡按廣西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天

光緒堂

亟於殄寇安民而制馭猥獍區畫精詳殄思恩之寇弭岑猛之變尤其大者上疏乞寬假議禮諸臣請誅巨寇谷大用等首觸忌諱人爲懷懼陞按察僉事兵備嶺東擒大盜魯蛇仔轉兵備漳南設防海四策時流賊李良武輩聞風解散海道肅清進巡海副使陞雲南參政下車搜剔奸蠹十餘事築尋甸嵩明二城至今賴其保障遷江西按察使便道歸省適祖母疾卒汝儀過於哀毀遂以不勝喪死汝儀平生峻整終日斬斬自持對親愛未嘗輕有笑語至道義孚契卽膠結不能解衆中默然

若無所臧否及遇大事臨大患壁立萬仞毅然不可犯比死竟不能償宿逋家無以爲養知與不知咸痛惜云

鎮江府知府陳德卿文譽

陳文譽字德卿慈谿人性謙和孝友聘妻馮氏病父母欲收卜固辭曰古人有娶妻女者奈何弃之卒結嫡妻早世竟以有子不再娶舉正德癸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論因南畿決富豪之死獄萬口稱快稍遷員外郎郎中審錄江西多所平反大學士楊一清被誣下法司戮治諸曹難之文譽厲色曰顧事實不實耳何愛於楊公

清正

卷之三十七

无

光緒堂

何畏於內府事竟得理出知鎮江府杜請託輕徭役五邑之內百姓晏然以忤當道罷免居林下清介不渝有同年爲巡按御史令有司以牌坊價遺之辭曰吾爲官一介不取乃取償於鄉人耶竟却之

工部員外郎徐成孚用光

子學聚附

徐用光字成孚蘭谿人孝廉袍之子少承家學得窺聖賢之微居父憂哀毀嘔血成痼疾孤貧事母及大母畢力菽水能使二母忘其貧已酉魁鄉薦明年應南官乃歸營父母葬癸丑始與廷對以二甲進士授工部都水

司主事陞營繕司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兼治河道會河
淤果家鄉且百里宰清議者謂宜上聞頃大徵發乃辦
用光笑曰事在然眉而千里望救非計也且吾力足以
任何事更煩縣官乃捐公帑之美召募疏濬不決月告
成事漕舟畢達州守某食人也負與援張甚以事逮竄
戶張欽索重賂不得箠殺之用光上狀請論治卒戍遣
貪守以去津要有欲爲守地者畏用光詞強不敢奪故
事密買發金錢數十萬割其贏以佐公費用光一切謝

絕之未幾遷屯田郎中以代去州民皆泣送百里外道

清軍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緒堂

病行李蕭然有寄戶素德用光者夜懷金爲湯藥費用
光艱然厲聲指所衣白衣曰我榮潔如此衣爾奈何輕
以墨汚之亟持去不數日而卒年僅三十有五用光性
高簡平生不問家產食貧力學無廢寒煖舉南官後居
家三年足跡不到公府比爲郎年未及壯潔已卓有定
識蓋學之於人大矣清源德政碑有烈火真金之譽聞
者以爲實錄所著有徐工部詩集以子學聚貴贈通奉
大夫福建右布政使子學聚字敬輿萬曆癸未進士初
令浮梁以才調繁吉水六年考最召授禮科給事中

論奏多關大體以疏救李豐城觸當路譴黜爲長沙僉
事移西江糧儲陞福建右布政使推擇擬晉中丞俞旨
未下而奸民吳建者窺兩臺虛無人遂潛糾白蓮教數
千人部署已定期期舉發學聚偵知之慨然曰事不避
難臣子之義可以兵未在手爲解耶遂出奇計擒吳建
梟其頭黨與解散不動隻矢而七閩安堵事聞加俸二
級賜白金文綺已填撫命下晉都察院副都御史與當
路不合遂投劾歸

臨江府知府錢公良琦

子片萱附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五

光緒堂

錢琦字公良海鹽人生而端毅嗜學下帷十年衣不解
帶遂博極羣書聞祝虛齋先生講道海昌偕同志共昂
從之游學益粹而精敏不衰成正德戊辰進士初知府
貽值歲旱蝗步禱郊壇下雨應如渴而蝗皆赴水死歲
以大熱時流賊齊彥明等擁衆十餘萬屠城破邑所遇
流血聲言旦夕渡淮官吏望風而遁無敢撓其鋒盱眙
當賊衝樓櫓備禦無足恃者琦奮然以死守自晉召邑
中父老子弟諭以國恩咸感泣受約束於是簡驍勇立
營堡移檄淮南諸郡縣合力死守犄角爲聲援得賊偵

即斬以徇旗幟一新時吳郡方錄張巡守睢陽詩以遺之且曰平生學力正在今日琦報曰業遣婦子南還而以身許肝胎矣賊知有備不敢以一矢相加諸郡縣悉安堵無何擢南京刑部主事便道過謁虛齋先生先生勞之曰守肝胎良苦琦謝曰吳子之教也論者重其不伐會武宗南狩琦上疏力諫其略曰陛下宜以宗廟社稷爲念不宜狎信佞臣輕身遠狩以動搖根本驛驛海宇不報遂移疾歸尋起南禮部祠祭司郎中復改刑部時張永嘉方爭大禮欲得助已者乃出疏示琦請署名琦固卻曰此自有諸公建明聖天子獨斷且琦不足以當知禮無煩子事永嘉乃與桂萼連名上之驟得華懸矣而琦出守臨江弗悔也比任務持大體與民休息不爲刻覈苛察之政以新淦地遠藁菁曼衍爲嘯聚數請析置峽江縣城社具舉井伍臚列自是流竄之民籍樂利而爲善良會當峻擢而遇客惡其簡也爲蜚語中之竟移貴之恩南遂上疏乞身歸脩然三徑日事農畝時吳昂亦挂冠兩人相得甚驩結者英詩社更相唱和足不入城市諸貴人造請多不報建家廟制祭器其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碧堂

義田以贍族人每月朔聚鄉之長者讀皇祖聖訓以教鄉之子弟撫臣雖交章論薦琦卧弗應也子片湖廣永州知府子萱禮部儀制司郎中冠蓋相接而琦身自貶損諸子益醇謹有萬石君家風年八十二卒所著有臨江集十六卷測語四卷大司馬王世貞論之曰習公詩若文者見以爲才士誦南曹疏者見以爲直臣考臨江肝胎政者見以爲循吏乃藉鄉評者見以爲善人君子然竟莫能以一端名公而公亦淵然不欲以名自顯真知公者矣

清正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碧堂

工部郎中姜幼章綱

姜綱字幼章大理司務芳之子性剛介力持古道由進士授南刑部主事讞議詳明時以爲老吏不如嘗請除方遜志奴籍理高介夫冤獄尤爲卓越以議大禮與時宰異獨立不阿時呂涇野官武選一日於朝衆中問及同鄉能詩文者綱不應目前席後問答曰德行本也詩文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呂改容謝之轉工部營繕司郎中剔蠹斥奸爲吏卒所憾共誣以擅用官物下錦衣獄尋得白落職歸家居澹泊自守不預外事亦不以營

家爲念自號方竹嘗爲之讚曰方不就曲竹不諧俗知我罪我方竹方竹所著有鳳林類稿經史等記若干卷

光祿寺卿陸文東淞

陸淞字文東平湖人程鄉令銀之子也四歲能誦毛詩領弘治二年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祖母老乞歸王瑞毅恕薦預修大明會典成擬除翰林力辭授禮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初宗室多越例請乞皆格不行時逆瑾用事倭使宋素卿賂瑾求數人貢淞上疏謂素卿通番以邀中國漸不可長請誅之瑾怒中淞他事下獄淞不

請王

卷之三十七

言

光祿寺

爲懼累遷南京光祿寺卿懇疏引疾致仕歸淞性仁厚與人煦嫗惟恐傷及隣大事毅然不可奪居官四十年被服飲食如寒士清而不矯人以爲難嘗書壁以戒子弟之仕者曰俸祿之外不可苟得患難之來不可苟避又常語人曰士君子當立定脚跟禍福自有天命尤簡朴任真每宴客酒七行卽撤繙繙誦其古道所著有東濱集遠游稿子四杰集各傳

山東布政使邵思抑銳

邵銳字思抑仁和人學本六經文思沉澁正德戊辰舉

禮部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時逆瑾擅政而焦芳劉宇

深相結芳子黃與宇子仁皆爲庶吉士未幾傳旨俱授編修銳以甲第列於仁上亦併授焉耻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欽至以危言沮之且曰以會元而得史職非過忝也公議自在於汝何尤尋以父喪守制瑾敗詔革傳奉官亦併及之言者以去非其罪而銳竟不辯也服闋改寧國府推官尋擢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轉祠部員外郎因病在告庚辰起爲江西督學僉事進福建副使仍董學政銳溫良樂易雅志作人兩爲學使皆情正

卷之三十七

言

光祿寺

以變化士習爲先取士必先行誼多士翕然向風歷顯廣叅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所至咸有惠政陞太僕寺卿以病乞歸卒年五十四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康僖銳爲人謙冲不伐忠信直諒篤孝於親嫺睦宗黨不爲皎皎之行而倫誼克敦其學無所不窺與崑山魏校相友善貽書往復皆聖學精微時政機要不及時俗語內行淳備耻於近名天下以爲真道學云沒之日筭無數金田僅百畝身後之澤諄諄語其子勿請乞也人益高之

真定府同知胡仁甫

胡仁甫，字仁甫，蘭縣人。由舉人，歷邵武、長沙、建昌三府通判。陞景州知州。轉真定府同知。所至廉謹，練達。人以法家老吏稱之。致政歸。官囊蕭然。幾不能自給。安貧樂道。處之裕如。平居孝友。兄弟讓田。有純厚之風。

兵科給事中李九臯

李九臯，字鶴鳴，兄鶴年附。烏人。由進士，授太常博士。選吏科給事中。差查內八府莊場田土。嚴覈侵奪。不避權貴。卒爲權貴所中。左遷金壇縣丞。巡撫侯位檄署上海縣事。庭

書

卷之三十七

手

光碧堂

無留訟境內肅然。位削刻特薦。有力任千鈞。才堪八面之語。詔復原職。尋陞大理寺右丞。仍兼兵科右給事中。竟以剛直不容於時。歸。鶴鳴器識宏深。才猷練達。年承英朗。天性友愛。早孤。受學於伯兄鶴年。年撫愛甚篤。訓以義理。嚴其課業。俾子約拮据家政。以需燈火。而蒙無私。育及鶴鳴。祿仕傳入。亦無所私。婚教諸弟侄。同於己子。爲文章。渾博純雅。而詞意高古。詩賦清新雋麗。永晉臨襲前人一語。所著雙杉亭草十二卷。

右副都御史戴時重

戴時重，字時重，鄞人。舉正德丙子鄉試。丁丑成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歷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

書

卷之三十七

手

光碧堂

撫兵備。繕樓櫓。遠斥候。選將練兵。諭羗夷以恩信。無敢竊發者。民賴以安。先是龍州土官多以賄結兵備。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一以法束之。不少假。至縮縮不敢吐氣。當是時。議禮臣僚有被命北上者。繫道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挽繫以語。而先解維以避。心深銜之。至是爲宰相得君寵。無兩遂。諷所司奪職家食者八年。會時宰物故。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叅議。進副使。兵備饒州。以內艱去。起爲廣西內江兵備。時徭徭嘯聚。稱亂。募府議大舉兵剿之。繫曰。此何足煩大兵。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材官數輩分爲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迴松林諸山。若繞出賊腹。夾攻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餘黨悉鳥散。江道肅清。轉叅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憚之。嘗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通負者。輒焚其書。杖而遣之。曰。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券耶。有一知縣受賕殺人。直指使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惜。繫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命獨不

可惜耶必正法乃已陞廣西右布政使尋改四川左以外
外艱去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所隸諸部雖羊腸
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疾苦爲之興革父老相傳以爲
撫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至此也山是西省將士雖然
歸心而江西舊僚有銜繫者以飛謗傾之落職歸居三
年一日無疾而逝年六十七初鑑家居見河渠不飭作
鄞水利三敘見貪人利番船闖出無忌作海防策特以
負氣高亢不能俯首權貴又不爲同事者所喜故動見
阻抑不竟所施云遇故人必傾心接引有同舍生趙宜

情正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緒堂

者家貧不克葬其父母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冇范
璚者以所居室質錢於璽而期滿當徙璚慰留之曰吾
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持家斬斷閭閻內外
不得輒爲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年閭節
不至其門當路多嚴重之所著有東石詩文稿若干卷

陝西左叅政陸原博溥

陸溥字原博錢塘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兵部職方司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進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遷陝西方
溥之官職方也逆瑾擅政流賊四劫於齊魯趙衛而逆

鐫起寧夏職方稱難溥因事籌畫動中機要司馬卿倚

如左右手瑾誅以瑾連坐者數千人溥白於上悉原

之尋奉勅覈京營諸兵馬素遽於豪右懸其籍溥乃盡

括之著伍豪右獻手謝然竊銜之已武廟南巡溥與

諸省郎伏闕乞留不報肅皇帝登極詔復先朝爭臣

賜俸一級其叅藩江右也淦有負固者號召至千人將

爲亂巡撫都御史以兵事屬溥溥出奇兵掩擊之不旬

日而縛數百人以歸割其地爲峽江縣迄今無反側時

吏部以薦擬按察副使請不報凡請者四而四不報繼

清王

卷之三十七

三

光緒堂

又以薦以叅政請不報亦四請而四不報久之始有陝
西之命或曰銜者中傷之也溥不以爲然志節愈勵單
車赴任至靈寶忽一疾卒溥生平仁恕而樂易不求異
於人而人自不及故人樂與之至與權貴交屹然不可
犯卒以此齟齬不達靡悔也卒年四十有五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余子華本

余本字子華鄞人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刮觚角正
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
克經筵講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本慨然具疏指

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乞補近地儒學官便養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主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已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耽靜視卑陬囁嚅之態不啻若與穢行事一不當於理卽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鳳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莠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勸鳳尋以京考落職而本適罹外艱服除當道促赴選本不可未幾起復山東按察督學如故其行事不改嶺南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距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無何而以疾卒年僅四十有八本見義必爲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日親族有急輒傾囊以濟之於書無所不讀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已意不屑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爲國家長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

光祿寺少卿金信夫廷瑞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四

光緒堂

金廷瑞字信夫錢塘人登正德己丑進士第除泰州知州擢營善司員外郎未幾以議禮杖闕下稍進虞衡司郎中尋改營繕丁內艱復補原官用九廟勞食四品祿出知鎮江府有詔改京秩拜光祿寺少卿加賜白金文綺亡何爲嫉者所構免歸後三年山陵工起上顧左右問金廷瑞安在蓋將進用或詭對以沮之不果召瑞之爲太守多善政獨不便豪右豪右爲毀言聞當道當道愈敬信毀不行初毅皇帝之南狩也道出淮南寶應與泰隣供億不貲非嚴幹吏不足任無臣遂以委瑞亡不立辦者會久雨湖決諸臣懼罪計不知所出瑞徐行視曰不足憂也隳林捷石難火夜作而隄塞龍舟獲濟中人法外需索不得欲困瑞夜分傳詔曰上將大魚趨具網瑞卽具網上亦不敵也二事非瑞不能辦臺部使以爲木交章薦之會世廟稽古正郊廟之制程品百工簡練曹興登才良斥厥窮而瑞以材臣綜理盡瘁爲司空所引重然禍亦自此起矣凡將作經費悉關內府內府會其數以牒尚書瑞裁損常十六七以是多與中貴忤竟與搆去瑞爲人溫良易直不立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四

光緒堂

崖岸亦不隨俗爲浮沉人以此愈親愛之母貞居寡擇以色養得其惟心事伯兄多推與田宅其自奉甚儉至周族里緩急無靳也居恒以書自娛客至奕棋呼酒對酌夜分乃罷卒年五十有六所著有衡居雜纂一亭集若干卷藏於家

副都御史柴季常經子應賓附

柴經字季常鄞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轉湖廣威信並著風動三楚歷遷貴州叅議更江西廣東四川藩臬左右使遷南

清車

卷之三十七

星

光碧堂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視院兼署大理寺會法司有爲言官修故怨者文致人死罪池州守爲前守滅仇家且籍其貲株連者十數輩經皆平反之故諸人銜入骨因賂言官攻之而當道者不察竟落籍以歸經居官介介門無私交自蜀陟內臺時僚屬修故事餽贈經一不受足未厠倖門雖親故在通顯不一抵書問與人交無熟語亦無矯行臨大事次大疑則侃侃不同而以一言定是非人有過不宜有一善即揚之不去以人皆稱爲長者子應賓仕終福寧州知州

禮科給事中章景南迨

章迨字景南蘭谿人少孤事大父母曲盡孝敬比冠携其弟述邁師名儒凌德容瀚步趨不違沉潛禮義淳如也舉進士授行人宣布上命所至行李蕭然權禮科給事中時世宗未有倦勤意無敢言及儲君者乃慨然曰事有大於此者乎爰進講讀疏雖忤上旨而風節凜然殆人所難未幾引疾告歸竟不起家無羨儲妻然一布衣也所著有道峯集若干卷會州山人王世貞爲之序

清正

卷之三十七

星

光碧堂

開封府知府沈體行光大

沈光大字體行慈谿人正德六年以進士起家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性剛直精法比守正不阿人無冤者父憂服除補比仍故官當是時上與諸倖倖游宴恣其請求不與閣部大臣接而錢寧最昵一切刑賞出其以方以都督典親軍緹騎督察中外莫敢誰何十二年五月寧摘白蓮教道人艾道清等百餘人誣以大逆及無辜相連坐者甚衆刑部依違莫敢抗獄成送大理寺獄覆光大披牘歎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吾敢殺人媚人

邪竟坐以本律，並得全活。寧自謂奇功，可邀上賞。一旦爲光大所抑，銜之刻骨，未幾，寧遣校尉王宜赴寺，有所請。光大不聽，宜出不遜語。光大杖之，墮下。寧大怒，遂劾奏光大朴傷直憲校尉。上怒，逮送詔獄。光大歎曰：「吾守法死官下，亦復何憾？」寧傳旨杖光大四十，錮以枉罪，絕飲食，欲置之死。數日，竟不死。若有鬼神護之者，時朝論洶洶，謂沈評事不過爲國家守法耳。一旦斃之，圖上咎將誰執？寧懼禍，遂送刑部擬罪。刑部曰：「光大冤狀，今還故官，而寧竟矯占，創光大籍，歸編氓已而宸濠以。」

請王

卷之三十七

聖

光緒堂

叛逆伏誅，寧以交關亦坐死。臺諫始交口訟光大守正，宜大用，乃除南大理寺左評事，遷寺副。嘉靖初，政旌直臣，擢知河南開封府。時大旱歲飢，老穉相枕籍死。壯者則去而爲盜，光大下車，惻然憫之，賑其生而瘞其死。旁招商買務昂米，值以與之。市車運馬，馱載粟輻輳，民以不飢而盜亦相隨散去。帶牛佩犢者，改而事耰鋤。衣襪襍，逾年遂大稔。光大益導之禮讓，以福其俗。境內大治，俗歸淳厚。顧念母年登大耋，不忍以二千石易一日遂乞身歸養。卒於家。新建喻均論之曰：「沈公以下僚抗權，」

伴，崎嶇往行中，筆楚在前，刀鐮在後，卒之出百死，得一生而罔怨尤。人猶以感激疑之，既遭聖明，與大郡德澤流於百姓，駸駸顯重矣。而乃慕李密之陳情，陋陳威之千進，卒挂冠海上，負未海隅，茹瓠飲水，樂而忘死。千仞高翔，飄然風德，貞哉！余故著之以戒乎世之還迴末路者，當時以爲知言。

會都御史陸秀卿

陸卿字秀卿，嘉善人，潛心理學，以聖賢自期待，篤行誼重氣節，爲文根本六經，有關世教。嘉靖丙戌登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平反訟獄，與大理丞相軋，白尚書奏請，詔從卿議，著爲令。嘗作文贈同寅，時嚴嵩爲禮部侍郎，見而奇之，屢造卿，拒不見。嵩托人私詢其意，卿曰：「此人雖赫赫有時，名實奸雄也。」嵩聞而銜之，改兵部武庫員外郎。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羨金，人易乾沒，卿率不改封，以發清聲振一時。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士民攀轡載道，尋徙岳州。岳州大飢，卿不待奏報，發倉廩以賑，民賴以全活者數百萬計。頌聲四溢，時嵩柄政，銜前事，十年不調。御史譚敏生巡歷至府，卿供奉甚簡，

清正

卷之三十七

聖

光緒堂

伊直入其衙惟老蒼頭二人敵篋無鎖檢之惟殘書數百卷布衣數件而已特疏薦之時世廟勵精罔治以吏乏循良作青詞黜告是夕夢神告云岳州有賢知府十年不調何謂無良牧耶晨起閱伊疏大喜即允陞京堂伊以薦賢陞一級邇至都不調嵩嵩遣其同年萬生諷諭之邇正色曰受職公朝拜恩私第賢者猶不爲况未受官而先謁權貴乎卒不往官亦不補滯京邸者三年草疏求還萬生知之密報嵩始有太僕少卿之推進正卿轉南京光祿寺巡撫河南未幾乞歸卒之日戒家人勿哭語之曰全生易全歸難當淨掃思慮以完吾造化故物哭無益徒亂吾意耳時年五十有五所著有風雅輯略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國子監監丞陳正初旅

父璉附

陳旅字正初台州臨海人父璉以詩經發解冠南省歷官翰林院檢討按察僉事提督江西廣西學政清節粹學師表一方旅承家學以明經舉爲江西新淦縣學訓導廡以律已公以率人鄉賢有死節爲人所諱者首題其名於碑以示勸暇則修治學官規益縣政上下交誦

清正

卷之三十七

吳

光碧堂

人勿哭語之曰全生易全歸難當淨掃思慮以完吾造化故物哭無益徒亂吾意耳時年五十有五所著有風雅輯略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其賢擢翰林院孔目改國子學錄操履一如在新淦時

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遷監丞承職雖卑而權則重監之紀綱自祭酒而下得恭預焉旅乃首黜厯宇遺財力清宿弊律已率人益嚴而厲監規爲之肅然改南京國學六館之士素聞其清正望而畏之曰陳監丞來矣及署堂印遽奏請修飭廟學盡出羨餘以資公費一無所私輸粟生與外夷遣子入學者例皆厚贍旅一無所取顧於寮友生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傾橐周給之無吝色九載秩滿即乞休諸生請於朝曰人師難得願再借留旅不待報翩然歸十載乃卒年八十有一

清直

卷之三十七

吳

光碧堂

河南按察司僉事湯子雅彬

湯彬字子雅海鹽人三歲失恃事繼母以孝稱童年廩於學官博綜今古精研經術名重一時四方鼓篋從遊者戶屢時滿顧偃蹇場屋者三十年嘉靖乙卯以膺貢始中順天鄉試丙辰成進士授廬江縣知縣吏畏民懷治績報最積薦至二十七章以不通分宜饋抑至五載始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九邊士馬殫心稽覈大司馬倚以爲重時綏帥炳勢張甚人多繩附者

彬母故陸氏於兩分富爲甥彬以家素貧賤不敢攀附爲舜卒抗禮兩大衛之故恭將湯克寬以禦倭有功於益爲倖臣詿誤繫詔獄以彬邑人給其功行千金求緩死彬毅然卻之爲白於當路具疏論救得減死立功自贖擢河南按察司僉事河南方出伊庶人膏火彬下車約法一切解去煩燒平亭獄訟民稱不冤巨寇李得貴等聚衆萬餘橫行荆隨間蔓延及洛攻劫城邑殘殺官吏中原大震彬振甲馳赴設方略擒斬六百餘人餘黨解散中州晏然彬之力也而忘者顧以微功他省論罷

清正

卷之三十七

聖人

光碧堂

聞報欣然即日就道所屬州邑各持贖追及於襄陽計資千餘金秋毫不受單車南下歸家足跡不入公府蕭然如寒士同年王得春以持節按部至郡聞彬貧欲稍佐其不足彬卒無所言時兩賢之彬爲人文弱然見義激昂則奮勇直前有萬人必往之勢於聲色貨利一無所嗜孜孜好施不計有無生手無燕客無衰詞表裏始終如一所著有四書心解書經精意錄行於世

廣西按察司副使錢守禮立

錢立字守禮仁和人幼而失母父食貧無以爲供讀費

或諷立姑從業立奮然曰寧儒而誦爾不願他而竊也長老壯其志爲次策受書成嘉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海忠介瑞以言事下獄居處索餽視遇惟忠介得長繫無恙未幾調兵部武庫復改工部屯田所督厥主薪蒸乃條上便宜七事汰冗剔蠹以庶幹間外艱服除授前官會有山陵之役立監將作役竣校費省他曹十之三、四、賞銀幣加秩一等進營繕司員外郎歷郎中出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開稅操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盜令急執賈人誣伏償亡

清正

卷之三十七

聖人

光碧堂

欲以塞責立閱牘歎曰是非盜有司真盜矣解縱之授捕者方略不決旬盜盡獲始議城蕪立謂蕪不虞盜盜所利賈人爾縣當道賈七民三受役令旣布而城成壯乃逾他邑考最罷廣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永寧永寧僅地立謂不當繩以一切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土夷爭田治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剿立不聽檄諭以禍福皆羅拜曰惟公生死之立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無數立故恬於仕進自郎署典郡意未嘗不在林壑而會八寨議起立不忍發無辜以易

首功與膏肓爭之強遂投劾不待報歸既歸精心課子屏跡公府獨時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處一室焚香手一編不戾念是非利害顏所居曰恬老卒年六十有三子養廉以進士官終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立之卒也會稽陶太史望齡嘗狀其行有三不識之評云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弁事衣食淡非室無姬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簿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雜事蓋其天性也君子以爲確論

清江

卷之三十七

手

光碧堂

太常寺卿嚴汝肅大紀

嚴太紀字汝肅餘杭人幼英穎父太醫給事大內受知世廟以紀從戊午舉於燕明年成進士時方弱冠授大行歷宗伯郎出食江右憲副歷藩臬長召入卿光祿旋晉太常寺告歸隨卒年纔五十有二方紀成進士年未表一時分宜相風諭引爲同宗其黨紀紀執不可其銜之相旋敗得不及屆考選期以望嘗得臺省而年未及格時時相爲座主論以稍益孟陬紀又執不可比入卿光祿會壽陵之議起而政府多左袒遷大略者上

疑之勒諸司各議保紀獨執不署致上問又有劾露

章者紀又執不可曰我實不諳堪與家言何敢妄有陳引第上下雷同非國之福故不爲耳舉朝服其言執政者益銜之遂嗾私人據他事訟奏遂拂衣歸紀居恒恂恂若儒生而遇大事屹如山岳生死利害不能搖動未嘗侈口譚天下事而典職拮据不辭艱鉅所至有清節倬功如却冊封餽遺嚴藩蔭奇美擒晉楚劇盜定中州亂兵戡定之烈無不咄嗟而就方在晉檢民田溢額者二百頃有奇衆欲增額稅紀執不可乃止以故宦轍所經無不尸祝之如畏壘者家居孝友有至性事父母務色養貴而愈篤從大夫後乘輿至里門必下而趨宦中遇同鄉無間識與不識無不引見衣食之當肥者必委而脫之郎宗伯時有某生以文投贊無所售紀獨以爲青延禮給餼廩使得畢業再期遂成進士及忝江右藩而此生儼然同官矣一夕厚遺稱報堅謝不受其爲德不見德大都類此沒幾三十年薦紳士庶猶有思而泣下者言必稱嚴太常云

工部右侍郎全汝德元立

清江

卷之三十七

手

光碧堂

全元立字汝德鄞人嘉靖乙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辛丑克會試同考官所舉多名士丁外艱去服除補原官滿九載考進修撰克經筵日講官癸丑復同考會試得人如初先是河套議起分宜枝督撫曾銑詣於上逮論死并傾桂溪次第辟西市舉朝冤之莫敢有言者元立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有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以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元立益憤然益盛詆分宜訟言於朝貢諛者輒以聞分宜怒甚屬所私刺元立陰事卒無

清正

卷之三十七

聖

光緒堂

所得遂遷侍講學士出掌南京翰林院事時宦者幸少南曹爲散地元立獨念太孺人春秋高便省視輒欣然就列遷南太常卿兼署光祿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會歲早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當自劾元立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惟王父恩命未及故忍而及今度吾書生耳不復有所樹且休矣遂抗疏乞歸上猶難其去而分宜乘間進得旨致仕分宜謂元立所親曰爲我訊全侍郎能悉歸田故否元立撫掌答曰乞休得休豈相危哉爲我謝

嚴公勉旃自愛比分宜敗輿論謂元立且旦夕召乃元立執太孺人喪竟以積毀卒元立長髯修幹丰神俊爽望而知其爲偉人自少以簡重練達見推前輩及歿歷既久該洽絕倫遇事輒迎刃而解時寓內北中虜南中倭集議戰守動操前箸而當事者故爲枘鑿卒無所見其奇往往形之詩歌以泄其憤懣不平之氣守史官二十年以文章爲職業宏蔚爾雅登作者之壇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右倉都御史都大聲鏜

清正

卷之三十七

聖

光緒堂

趙鏜字仲聲衡之江山人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讀書翰林改授河南道御史督長蘆釐政時軍興需塩課甚急人謂鏜儒者未必稱而鏜悉心經理尋究弊源逾月條上封事皆中肯綮老吏所不能及會代改應天巡按慎舉劾勵風裁諸不法事輒以柱後惠文治之威名大振適南畿學政缺天子以鏜才命董其事寔壬子四月中旬也棘闈期迫就試者不下萬餘人而分宜相方擅朝政士之負綠干請者一切峻絕之不爲動明年按江南益失虔慎所拔多一費之僞如與相公時行許

相公國王相公錫爵皆鍾所深契而首錄之者也其他布列中外展采錯事者不可勝數蓋督學官之得士未有如鍾多者無何引疾歸仍補河南道擢順天府府丞攝尹事改大理少卿聞父喪輒不御酒肉晨夜馳還苦塊哀毀骨立服闕除膳黃通政未任會都察院缺右僉都御史部推鄒某而以鍾副之世廟曰協理院事非趙鍾不可卽弄甲與之鍾既荷特眷日夜奮勵思所以報上者爲條六事以獻世廟益器之注意大用矣而穆宗改元以舊臣移疾歸鍾立朝侃侃負重望一

清正

卷之三十七

舌

光緒堂

且退守林泉恬然若素無用世意者當是時江陵已在政府與鍾有同年同館之誼人謂馳一東道地立可召用而鍾不屑也曰吾奚敢忘朝廷第非自重如吾志何終不與江陵通唯杜門讀書不問外事與至則與一二親故徜徉文溪郎石間取古人四留之意更號留齋居士有留齋漫稿行於世

四川按察使馮執夫亮

馮亮字執夫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初令潤之丹徒邑綰南北孔道民疲於往來供億亮以身任怨汰其十七

而民力稍甦吳中諸郡邑素苦白蠹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蠲亮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錢代輸故隣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故最聞擢兵科給事中轉禮工左右陞陞兵科都給事中按成國公希中不法權貴飲跡尋陞河南布政司叅政會歲大侵至易子而食析骨以炊亮極意賑恤捐俸入爲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歲入覲以治最賜宴南宮陞四川按察司使按諸貪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盡心獄事日夕手爰書識牘至達曙方寢遂以此致察疾再請始得歸行至夔州而殁年僅四十有四亮素不問家人產而持已特廉河南入計時吏自羨金萬餘兩公卽不自入不可爲餽遺費耶亮叱去之曰安有行苞苴焉公者歿之日夔守爲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金而已其廉乃益著云

肅正

卷之三十七

舌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七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八目次

清正

明四

吏部尚書聞靜中淵

臨江府知府徐子淳顯

副都御史孫道甫繼魯

右副都御史石兼伯簡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峻伯維嶽

父麟叔龍弟維京附

右副都御史葉景暘照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八

一

光碧堂

巡撫陶景熙大順

子允淳從子允宜附

應天府通判呂伯時言

太僕寺丞張有功遜業

貴州叅政陳中孚良謨

順天尹查性甫秉彝

子志宏附

刑科都給事周孟登崑

四川左叅議韋希尹商臣

江西叅政陶長卿大年

尚寶寺丞陳石卿鯨

廣平府知府翁輔卿相

翰林侍讀學士諸大綬

鶴慶知府沈子輕南金

贛縣訓導龔希文象

弟驥附

貴州按察使劉元白玠

子附

山東巡按御史葉叔明經

雲南副使姚夢賢良弼

萊州府知府錢大行同文

廣西布政許子春應元

清正目次

卷之三十八

二

光碧堂

汝寧府知府賈名儒

四川副使孫右文校

工部員外呂宗文穆

伯子儔祖附

太僕少卿周允直如砥

湖廣副使徐鳴川鷗

孫繼美附

吏部侍郎姚繼文弘謨

開封府知府許堪

刑部主事郁文芳蘭

刑部尚書孫斯立植

廣西副使趙子衡伊子邦

按察副使陳彥材楠

山西參議徐仲孚炳

吏部尚書嚴直甫清

刑部主事俞一清乾

按察使馮晉叔觀子有翼

兵科給事許貫之道卿

臨江府通判陸子任鰲

河南副使沈子進科

清正員次

江西布政使秦鳴和鈞

貴州按察使郭可忠孝

吏部尚書陳登之有年

泰州知州沈元明恭子弘

少詹黃懋忠洪憲父琮子

錦衣項子南元津

通政司參議朱洪虞廷益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日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武原陳 梁則梁氏閱

清正

明四共六十四人

吏部尚書聞靜中淵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

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淵刑部廣東司會部中

失囚淵與同舍郎當坐瑾獨陰急淵使人語之曰淵來

清正

吾且爲之地淵謝曰罪在我何敢抵權闕撓天子法

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淵委蛇

自若瑾曰聞郎貌似夫子臨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淵

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

睚眦廷中詞不服淵搥筆具獄數日瑾爲造符璽私畜

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改吏部員外郎

轉考功郎中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食

吏某某賂寧幸得免太宰計未決乃私語淵二豪得寧

寧能得上卽議斥上不從奈何淵對曰三載黜陟

官守之謂何。卽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淵益以謬。謬聞尋轉選部。益有聲。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嘉靖初。永嘉張聰。安仁桂夢。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淵獨以爲然。永嘉謁淵。幸得借淵名列疏首。淵謝不可。終不欲勦說。以結主知。及張桂被召入京。請應天請舟往。淵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乎。張桂自此銜淵。尋改順天府府尹。勲貴諸豪舉。皆歛手。千里稱平。晉太常寺卿。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後皆有塞。

靖正

卷之三十八

二

光碧堂

外功。稱名將。召拜刑部右侍郎。歷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獄訟故繁。淵勤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淵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淵始以尚書就道。永嘉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牘。願爲我勸石。樹後堂。淵不答。其後僚屬通至。皆爲永嘉致叮嚀。淵徐答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銜淵。九廟災。自陳不職。張擬旨策免淵。上不從。改南京吏部尚書。尋

復入爲刑部尚書。刑部諸曹郎。鮮事事。率以優游相高。淵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淵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進吏部尚書。務正己。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執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淵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淵無讓。三君子云。淵節儉。出於天性。卽退食尚書署。十年着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

靖正

卷之三十八

三

光碧堂

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產。未幾卒。有司以聞。世廟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葬。錄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

臨江府知府徐子淳。字子淳。錢塘人。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第。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爲世宗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難治。顯既明察。強力有執守。日夜孜孜。心法家言。踰年大開習。所書獄詞。老吏不如也。由是練達刑名之譽。英

奕指留都間而顧趾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明道朱晦菴之爲人顓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未幾進員外郎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則靜修於中無何以外艱去服闋仍原官當是時蘭谿唐某爲少宰延訪天下士士多推較顓者少宰就見顓驟問責難於君何以謂之難顓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少宰悅以顓可

請正

卷之三十八

四

光緒堂

任大用薦爲北禮部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顓咸爲草創其儀無遺謬者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顓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顓允鴈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已志專心上報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內出爲臨江守躬勤庶政常風典以矯游惰撻奸發伏如神明民莫敢欺達官貴人取道臨江者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顓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請託輒拒之日

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強之家抵禁痛繩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年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卒年四十有二顓少時善飲酒父嘗戒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解額以未奉父命爲辭人以比之陶侃爲難能云副都御史孫道甫繼魯

孫繼魯字道甫其先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請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賢生理理生鐸鐸生三子祥禴禴生數子魯其一也已卯舉於鄉登癸未姚涑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

請正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緒堂

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郎中擢守衛輝會歲蝗旱魯竭誠禱於天蝗害除而大雨隨應民以爲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淮安亦遭旱魯亦竭誠禱於天大雨亦隨應如衛輝歲仍大熟士民每晨夕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師民曰我父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魯抗阻之遂構疏於朝逮詔獄時執政者力護解得無事魯出弗謝然而所遭非霍謫也茅禍本矣遂調知貴之黎平黎苗境也魯宣猷數德不歸夷之而苗亦格心擢湖廣提學副使陞山西左叅政分守朔南強藩欲戢

尋陞山東按察使。士民擁馬首不得去。而宗藩百餘人。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屨。無囊金。衆愕曰。我高皇帝御宇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乃相率載酒。追於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橫暴弗靖。悉置之法。弗少貸。兩臺交薦。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晉提督。雁門等處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安撫大計。以心永肩。而文經武緯。譽望重於一時。會有西陲之役。持論與總督不合。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御史楊爵在獄中。無楮具。以破碗劃壁。倡和百餘詩。名破碗集。知魯者以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六

光碧堂

百日保之。山西有宗藩抗疏救辯。即前解裝肆挾者也。魯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阱之不已。竟疽發於背。卒。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先塋之次。隆慶改元。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為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其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謚清愍。陸一子入監讀書。紛銀三百兩。勅有司董祠祭。嗟夫。魯之清聲直節。至是在天下萬世矣。右副都御史石庶伯簡

石簡字庶伯。自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

餘干縣知縣。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考績之京。不調。見權要。權要銜之。僅轉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出知廣東高州府。高州當徑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藉息。民戴之如父母。以才調直隸安慶府。歸途遇盜。發其囊橐。如洗。盜噴噴去。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之。為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兩。刊為令。迄今不廢。陞雲南兵備副使。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赫然。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簡威望素著。檄委招撫。簡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七

光碧堂

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倒戈降。無何以病乞身。歸久之。以薦補山東左布政使。晉雲南巡撫。都御史而沒。簡平生忠信剛介。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為。貞志不回。故蒞職精明。政績炳炳。所得俸餘。悉周親族。囊無餘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具棺殮。蓋入官三十年。而以貧終身。如簡者。不易見也。

右僉都御史吳峻伯維嶽

父麟叔龍弟維京附

吳維嶽字峻伯。孝豐人。父麟與弟龍同舉嘉靖丙戌榜進士。並官藩臬。有聲維嶽之始降也。麟夢舍後山。高出

雲表岩岩嶽立，因以命名。丁酉鄉薦第五，明年成進士，除江陰縣知縣。三載應召，得刑部尚書郎會慶大入，收兵部尚書，坐吏議輕，連坐議者，獄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發耳，不報然廷中獨多異，郎慮因江西因得從末減者，萬五千人，仇者侵徐滾，母家滾殺之，獄當曰：深以母故殺人，且侵冢，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姐子不孝，里姐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姐子，獄當曰：誅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邪？從輕議釋之，尋轉駕部，歷員外郎，陞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嶽下車，搃功令，惟謹。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八

光緒堂

檄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舍，宣言曰：建首善，請自三氏始。其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左右文行，無不當於人心。五年進湖廣布政使，右參議，尋陞江西按察使，已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半雜夷，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枝偵，察之嚴，踐更懸賞格，凡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若干人，保界分區，界內有犯者，坐夷長，諸夷無敢竊發，道乃通。於是獄部署諸夷，軌不法者，相次就擒，境內底定，會以人言改南去，嶽履直方正，不取苟容，其初令江

陰也。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下，御史方齡訥諸縣官，恭甚，嶽獨倡言曰：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跪而峨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嚴分宜嘗屬嶽序鈴山詩，嶽固辭謝，留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嶽，謝曰：僕待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間相國，卒以直道不容歸田里，時季弟維京亦自禮部移官，嶽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駸駸暮矣，自今惟日討諸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齒壯，其母忘先業以報國家，未幾疾作，召季與諸子訣，無私言，忽張目曰：鄉人某子甲，往饋朱衣，毋以飲，乃瞑。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九

光緒堂

右副都御史葉景賜照

葉照字景賜，宋葉水心之後，年十八領鄉薦，始歸娶，再上春宮，不第，益旦夕下帷讀書，恂恂如諸生，時絕不濡迹游宴，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授石埭知縣，以才調繁，新建邑隸省城，最號繁劇，照區劃裁制，咸中倫度，案無留牘，獄無滯囚，以最閒徵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出巡廬鳳，再按河南，劾舉不事苛細，風裁峻卓，出副使廣東，巡視海道，廣東番船奸商多竄入島夷為市，照嚴下海之罰。

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搜珍奇以餽朝貴久之陞廣西右叅政晉山東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三省流民以萬計易動難安照鎮以撫靜民御於野來歸者三倍於舊時時念父母春秋高引疾乞歸再請而後得旨歸承色養餘一年父母相繼歿哀毀過禮凡衣食棺槨必期於誠信不事彌文因舊廬稍加葺治無所增分二子田不及一頃服食儉素蕭然如寒士及卒囊無餘貲所著有用拙稿羹牆錄溝壑集若干卷藏於家

清江

卷之三十八

十

光碧堂

廣西巡撫陶景熙大順

子允淳從子允宜附

陶大順字景熙莊敏公諱之長子文僖公大臨之兄也弱冠從莊敏官京師以三河籍中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驩於朝順與八人者皆歸克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允淳成乙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喪起補武選陞職方員外郎歷郎中當是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暇給順條畫詳練事倚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人一切待不用干請遂絕而是時文

清江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光碧堂

僖亦已為吏部侍郎兄弟並管樞機板文武功材士進用之名為得人門庭肅清外無覬覦而性俱周慎退食冲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子允淳時為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為盛事職方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家遂力請外補得湖廣兵備副使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還山東糧儲道叅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中言者致仕歸順器識通敏氣慮深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楚之郢邑與宜慰司隣民相與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聞當死會官論決順知其寃至是平立不署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勦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奈何乃殺一人餘乃獲免時巡按御史楊四知當決囚屬順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為謔笑納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笑視順所差前後無一人與四知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宦游凡三十年徒仰諒入居楚時

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省城及長閭藩筦錢穀之日最久尤謹嫌疑每出內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以清白顯人亦以此多之

應天府通判呂伯時言

呂言字伯時文懿公原之孫太常卿憲之子也以蔭補太學生數試不售喟然歎曰吾先聞人之裔也吾祖遵德紓謀其後太常公寅直亮采無替厥休夫人所自致

清軍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光緒堂

者奚一第已也雖一命足以見志矣遂弃不就試歸歸十餘年而當正德甲戌始入選試吏部授太平府通判太平近江商賈往來郡故咸有稅言至則令曰夫商賈國有恒稅郡今又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賈益纒纒來集而民用遂饒仰高皇帝起兵鳳陽壤與太平諸郡接詔減諸郡田租之半然令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後政敝諸郡民日貧飼馬馬多死率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馳就之比至

則困敗不任用乃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

竄匿不願飼馬言職專馬乃宵旦經畫行邑勸勞如故

事每一令出民必言新判今也便於是竄匿者稍稍歸

言又嘗有馬政疏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

南駒少北地多且良請使民歲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

京師購良馬不因敗而費省十九迄今官民兩利無何

以喪繼母歸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適江南大飢流民

就食應天者數十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言受節賑濟

親給食飲不少避流民存活者十三而言以過瘁致疾

清軍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光緒堂

遂乞身歸歸一年而卒年五十有八言歷兩政幾八年

妻子弗以隨惟一童年僅十餘耳平居治政常日晡不

暇食卽食無兼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吳中丞時巡

撫江南阿叱羣吏無敢近每見言入必肅然起曰廉判

來廉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議天下事若潤遠

無近功然卒有大致乃人曰通判迂言亦曰吾迂吾迂

弗較也其清不絕俗和不忤物類如此

太僕寺丞張有功遜業

張遜業字有功文忠公孚敬之仲子以文忠蔭官中書

清江

卷之三十八

清

光緒堂

舍人尋侍文忠疾歸永嘉文忠卒而業年甫十五有奉
當路指歸訖文忠家門者業弗爲顧日治喪禮天子
方幸承天聞文忠訃而悼之贈太師予謚所以優卹祭
并加備業奉文忠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遺書數百
通白金印記若而枚天子歸自楚詔進尚寶丞持節
冊封荆王王始少而賢之享饋加禮業悉謝弗受業因
饒於才其於詩擅宏麗又能縱筆爲行草一時聲稱籍
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卽致之爲長夜飲相歡于
世蕃亦好飲內莊忌業而外浮慕之業亦陽交驩而酒
酣不能無語失又業所善錦衣沈鍊者上書攻相嚴稱
罪下獄業索餽不廢百方爲其帥居間而事稍解當流
置上谷業需丙舍爲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
衣食我仇會考滿當遷爲卿乃用大察鑄秩兩淮都轉
運判官將發上忽下劄相嚴曰故張少師乎今何官
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規業因謂其客爲我少留
張丞吾力能復之瑣聞業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
哉遂發轉運權益利至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業自
矢爲撝益堅離卒坐法不能償且死業至頓索而代之

清江

卷之三十八

十五

光緒堂

債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而道遇寇問知爲業遂巡引
去曰是黨吏安得廉資乎御史上其事始人爲光祿寺
署正遷判順天府未幾陞太僕寺丞是時相嚴勢愈盛
與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戍業所以慰存有加世蕃
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仇也方謀逐業而業以暴疾
卒年三十有六業見爲所弛而天性孝友喜著書圖顧
其弟中書舍人稍長能鑒別卽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
昔有歸也當分著業故謬爲不解而取瘠者又先其宗
族戚友之急甚於己以故索鮮美資至歿而不能庇寇
然識者以爲有梁陳開元風
貴州右叅政陳中夫良謨
陳良謨字中夫吳興安吉人生十月而孤母都氏誓節
撫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嘗護月諸生多踰距相
許笑良謨獨默晚不少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自
以生不識父親遺像輒涕覆面事都母恭恭敦謹四十
年一日也及成進士以母老郤選歸省及卒毀瘠幾殆
旣免喪復廬於墓五年而後出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

書王

卷之三十八

七

光緒堂

給事御史選或曰盡少需之良謨不應起辭之官授刑部復乞南爲祠郭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再改儀郭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忝議湖廣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忝政貴州以道遠多瘴不欬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年僅五十七耳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劾薦亡慮數四而良謨無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初良謨爲諸生以治易稱名家安吉廖守奇其才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忝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良謨贊武令爲先容良謨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忝試而薦良謨預鄉書廖守始得良謨謝弗往狀不釋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及居官所至常例悉籍之官歸而垂索蕭條山田百畝恒無藿食弗計也有巨商介良謨友人書爲權要居間者徐出千金爲壽良謨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良謨口不敢言財父十歲解作詩於書無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索纂要數十百卷藏於家卒年九十有一

順天府尹查性甫秉彝

子志宏附

查秉彝字性甫海寧人中丞約之從子舉嘉靖戊戌進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七

光緒堂

士授貴州府推官以能稱召拜禮科給事中時楚世子弑其父有司未能正法彝嚴其報計日月之訛而律以春秋不嘗藥之義獄遂定轉戶科右給事中尋轉左會朝覲考察疏陳黜陟吏禁罰贖緩征科等若干條語多觸時諱竟以忤旨杖闕下謫雲南定遠典史役爲建寧推官遷刑部主事改吏部累遷至文選郎中盡取諸條例去其舛復裁爲一定吏不得爲姦有干請者溫詞造之卒無所撓眉間有誚責居之如常或教以迎合謝不能而起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至舉其職遂尹順天蒞事五日以觸暑致疾卒年五十有八彝凝重簡遠有黃子之度若恒恂恂長者及臨事確有定守不可以毀譽利害擾之使亂迫之使急至於進取之際澹如也當始舉進士時將疏請展墓或謂宜少遲以需臺諫之選笑不應及予告還例授貴州推官尤之者雜至終笑不應彝於爲子爲弟以孝敬稱撫其伯兄之孤以慈稱自爲諸生以文稱歷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暴與人處退然若無能者蓋其性然也子志宏領順天戊午鄉薦清謹有父風父卒於官購儀一切啖謝時京

兆得以例請祭葬不欲爲縣官費遂罄世產以給之隱於龍山絕意仕進拜中丞府參軍義不受祿當時以爲吏隱

刑科都給事中周孟登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少有大志博綜羣籍所學輒通悟方爲諸生時有權貴人行縣諸生皆入候崑鄙之不揖而出由是名顯舉嘉靖癸未進士令玉山賓旅行李四方蜚集晝夜續無已時崑節其贍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欵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吳清妻有外私殺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八

光碧堂

夫以滅口久繫獄不能決崑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冒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立鞠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如玉山最聞召拜吏科給事中未幾進右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上書論兵事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勲戚皆欽手避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侃相繼得罪下廷鞠禍且不測崑獨正言申救得從未減哀都督繼勲臨敵不力戰崑彈劾之甚厲聞

者咋舌一時以爲天子嚴臣父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卽士大夫造請踵繼不一見所居卽先世敝廬或欲廣之者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人生產獨事父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質行臺使者先後交薦於朝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有八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韋希尹商臣父子厚附

希尹字希尹長興人父子厚以進士官黃州郡丞清修豈弟有古循吏風卒之日貧無以爲歛郡守何顯高其節爲營殯瘞云商臣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哀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九

光碧堂

毀動無踰禮時前母兄竟臣析令自食值歲大侵喪殮不繼而咀糠茹草怡如也顧益奮勵攻舉子業乞乞不少休不數年學成遂領正德庚午鄉薦登嘉靖癸未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詔獄下大理獄奏商臣自念白頭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詳刑則吾職也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剴切忤旨謫常州靖江丞盡心民事民咸父母之量移德安府推官發遣有神明稱陞河南按察司食事分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河南諸權貴類出錢贖民旧土及期不能

債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遺播商臣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以故諸權貴衛次骨騰蜚謗於朝竟以考察論罷時已轉四川左叅議矣衆論譁不平兩臺會疏論採而商臣一不爲意歸而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觀山之社倡酬爲樂家素貧乏又居官不私一介既其稅籍無可以爲生乃督率家人晝夜拮据僅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寒士所不能堪者當時以比胡威父子

江西右叅政陶長卿大年 子九光附

清正

卷之三十八

辛

光緒堂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生而穎異十六爲諸生二十八舉於鄉明年辛丑射策登進士第時夏文愍當國文愍父與莊數爲同年又習年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吉士以爲一修刺造門者秘書郎可立得令其門下所善客道指年固謝弗往客訝然去年仰天大笑曰男子生而墮地賦予以定彼安能陶鑄我且既藉名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希遇令自是絕足不至文愍門文愍深憾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遷駕部郎執法不撓惟利是視而孤行

其意惟貴者無所關其說竟以正直不容於時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劇郡號難治年以肅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舍巨盜劉某主與援暴里中前守莫敢誰何年至則嚴督賊曹掾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爲某子甲巨室也或謂年是百足蟲扶者衆矣年不聽竟置重典郡中悍然遂用治郡具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禽大猾施仁解其黨與事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閩督撫請增憲臣一人巡視海道部議以年往比至閩寇已薄福寧城督府與年約得畫地而守年請當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壬

光緒堂

福寧時福寧在重圍中一夜馳至其地爲壁畫戰守具相持累月謀知有備去圍連江連江邑小城庫幾陷者數矣年勒所部兵大破之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倭酋六人賊勢大阻已而督府易年守漳泉自以其兵駐福興福興遂不守非年所轄也督府既欲委罪年自解脫遂沒年前後功不敘直以福興失守爲年罪疏聞奪官一級爲四川叅議分守川南道是時潮寇張璉者倡亂勢張甚四省合兵會討年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金綺之賜晉江西右叅政協

平三巢諸酋以督餉功賜金綺如前居無何以內艱歸時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年故所論主盜某子甲業以脫罪而其子且貴為京朝官欲甘心年諸夢家為年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年相率為飛語聞遂落職報至年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下之譬予也是時封公尚善飯而子允光已舉於鄉人有惜年解官者年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脫解奉知敎直敵疑耳且修業而息之是在吾子遂一意修甘旨佐封公惟絕口不問戶外事年端方正直慎取子寡言笑自幼至老恒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主

光碧堂

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著有讀史口抄竹屏偶錄見聞瑣錄宦轍私記諸書藏於家

尚寶司卿陳石卿鯨 子登附

陳鯨字石卿慈谿人登嘉靖丙戌進士第授湖廣瀏陽縣知縣治稱神明伏蒲當遷士民具疏借寇復任三載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轉文選晉稽勲郎中轉驗封周歷四司殫心厥職題本堂稿積之成帙讀者稱其盡事情通達國體時永嘉執政百度肅清訐謾大議多與鯨商度可否欲轉春坊論德引以為助鯨力辭之永嘉益

重焉永嘉去桂洲代之數對人稱鯨才擬大用忌者側目而鯨益自遠桂洲方以為訝忌者乘是間之桂洲遂不喜欲外補鯨聞之喜曰吾母老矣得外任以就養相公之賜孰大焉遂授南京尚寶司卿時大臣惜其才者援之甚力鯨一不顧霍渭厓賴時時語人曰陳石卿道以正行事以曲濟經世才也奈何投之散地鯨如不聞也者竟拂衣歸居鄉二十餘年未嘗以竿牘及有司諸有司每折節下之于四皆慷慨尚義有父風仲子登歷官兩淮運鹽司判釐獎正法一清如水商人稱為陳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主

光碧堂

天水解官歸惟篋書數卷而已鯨不覺色喜曰有兒如是吾無憂後世矣未幾卒年七十有六

廣平府知府翁輔卿相

翁相字輔卿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以親老乞南改南京刑部郎中遂迎養二尊人出則省獄內治文書入則偃僕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問之私擬相近萬石君家少長亦不言而化未幾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內諸郡無藩臬監司之轄二千石出入得陳兵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

衛甚尊寵、縣尉稍稍不給、相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自晝劫刑獄、殺略吏民甚橫、相捕得其尤桀驁者、置之法、餘悉縱舍、盜旋亦解散、河北諸郡飢相不及、以檄開倉賑濟、全活甚眾、由是諸部使者、交上其賢、稱相治行爲河朔最、旦夕且報遷、而相已移疾歸矣、相爲人耿介、直亮少與許右使應元友善、以忠節相期許、已俱嶄然樹立、鄉邦稱賢士夫人、謂翁許善交、庶幾古切劘之義云、相居鄉貞素、服食不求華美、杜門養高義、不入公府、士人識不識、無不歎其清正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碧堂

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

諸大綬字 山陰人、父宗輔、母陳氏、叔父宗教、無子、以綬爲後、嘉靖癸卯舉於鄉、四上春官、輒不第歸、歸則杜門茹酒、今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臚日、越

臥龍山鳴、聲聞數里、授翰林院修撰、已未、克會試同考試官、額天自矢、名士多入彀中、舊制凡爲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綬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祈胞封、梓甚懇切、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嗣後綬爲學士、爲侍郎、兩值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綬官未幾、乞假歸、生母陳淑人卒於途、哀毀執喪、一如喪父時、服除、補原官前、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綬顧服陳母喪、衰經疏水者三年、踰假期且兩闕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其情、爲疏於朝、凡後於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乙丑會試、再克同考試官、其所天一如已、未、無何、世宗崩、莊皇帝卽位、克纂修 世宗實錄、總裁、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克經筵日講官、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 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音吐宏暢、莊皇帝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意、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未幾、莊皇帝復上賓、綬自以始終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碧堂

莊皇帝世無日不在侍從沐寵遇殊他班每一哭臨至失聲病大作莊皇帝尋卽幽宮綬又扶疾徒跣行二十餘里哭送於郊自是病益甚不可起涉秋追季冬凡四上始得請歸不數月竟卒

鶴慶府知府沈子卿南金

沈南金字子卿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副正擢廣東廉州府知府處官以誠卽竊盜猶嚴情時有縱舍調江西贛州賴爲江右巨鎮宿重兵民疲供饑南金身先節儉以佐民急杜請託忤時貴竟坐清正

卷之三十八

天

光緒堂

是遠徙雲南鶴慶府移疾歸南金爲人亢直簡素性剛友不能容人過卽尊貴者嘗面折之不少假士大夫家居有司率具輿隸以從南金却而徒行然行亦不入公府也處家約素食粗衣布破則綴之遇子弟隔隔至奉親則愉色婉容若兩人然性獨性堅持孤峻所親成規之日舉世混俗乃公獨爲矯矯哉南金不應年益老操執益厲卒年七十有九

贛縣訓導龔希文象弟驥附

龔象字希文義烏人幼通春秋奧旨開門授徒與弟驥

以孝友聞由貢授贛縣訓導而同邑虞守愚爲巡撫時有監局首領以失軍器干辟者象居間持百金以謝象曰我家自忠愍以來世守清白肯受若金以汚吾祖乎竟揮之肅聲振於遠近已而告老囊篋蕭然無以資衣食處之泊如也足跡不入公門惟非罪罹法者象憐之問一白其在當事者素重象無不立釋其罪亦不受謝如在贛時以高壽卒於家

貴州按察使劉元白舛子世挺世教附

劉舛字元白繕部郎木之子木贅於錢從其姓未及復清正

卷之三十八

天

光緒堂

至舛復爲劉其母鄭端簡曉之舛也八歲遭父喪哀而能禮端簡嘉其不凡十九爲諸生二十一舉於鄉二十入成進士除知江西金谿縣時分宜秉國諸郡縣吏歲時存問其家其監奴所過具賔主禮薦賄恐後舛若罔聞也者比入計於分宜父子又無私覲以此雖考最稱治行第一而僅擢南虞衡主事舛益精心吏治出督真州開持心如水而舟航爭蟻於其途擢車駕員外郎改武庫在南六年僅擢撫州府知府以去時閩廣大盜林朝曦等突犯郡界我師敗績副使汪一中死之舛下車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天

光緒堂

卽弔死。問孤除苛政。汰冗役。簡兵保穀。又築崇仁樂安。宜黃三城。修千金。旰民食。其利寇至。斬俘中律。功上詔。賜金幣。郡人建大功祠。生祀之。以功進按察司副使。治兵福州。閩數中倭。山寇緣間鈔暴。民卧不帖席。於以計焚薙。略盡功最。擢廣東右叅政。嶺西大盜曾一本。竄究羅旁。四出行劫。於佐英。翦其羽翼。一本卒成禽。晉貴州按察使。建議改程番爲貴陽府。設新貴縣。以彈壓水西諸酋。而諸司體勢益尊。擢江西右布政使。署篆越月。清積案數千事。會有以私憾爲詆諆者。當事議左遷。於聞之。卽日行。主藏史白羨金八千。應治裝。麾不受。藉而貽之。後人丙子起用。除湖廣右叅議。分守上荆南道。則江陵乘國矣。父里居。大吏趨承載路。於復若罔聞也者。尋擢貴州按察使。貴之民夷。故服慕於聞其來。欣欣喜色相告也。先是安酋亭殺其從父信。信子知仇之。相格用不休。中丞某邀功。議用兵。於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兄弟相殺。有戎索在。遣一文吏往。索有罪者以贖贖而已。中丞不聽。卒有朶泥之敗。比於至夷。卽詣吏就訊。而兩家之難解。明年直指知江陵。銜於將誣劾。遂引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天

光緒堂

年致仕。時年方五十有六。於禮政服官。時也。伯于世。舉進士。爲行人。於曰。吾世受國恩。未效銖兩之報。幸有子可代矣。竟拂袖歸。於早喪父。痛不逮養。事母至順。以承其惟。母卒。毀幾滅性。母嘗爲製一食。歷數紀。至屬續時。於不忍弃也。仕宦三十年。無尺書通朝。貴還山。亦幾三十年。無尺書通有司。閩門獨處。雖過存者。謝不見。生平手不執珠玉。口不言什一之方。粵閩多奇貨。索無一焉。室中圖書滿。度竹床。練帳。香爐茗椀而已。卒之日。遺金財半鎰。年八十有三。初世誕之以進士就館。試也。當事者擬居首選。江陵聞其才。欲羅致之。以平宿憾。使人諷意。世挺堅不往。竟爲所尼。置副卷。授行人。世挺欣然。就職。思以清操振父風。凡輜軒所過。一切饋遺謝弗受。以才望擬選兵垣。司諫忽暮夜有客。請問曰。公能以四百金爲我壽者。名乃定。不然。易父世挺謝曰。盛明之朝。誰敢干之者。且吾家世清白。孤立無援。吾寧不得兵垣耳。不可以不義汚吾節。比岸出。而名果易父之。乃補南比部主事。世挺欣然。就道。益以清操自勵。留意愛書。多所開釋。曰。吾以是終父未竟之志。以上報天子無

何。以恩親致疾。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一。世。兩謝華。秩。不越捷徑。大節勁氣。昭昭在人耳目。乃天促其年。素所蓄積。未及稍展。竟以微疾死。孰謂天可問乎。其弟世教。高才博學。工古文。辭以鄉進士。調選得福。建閩清縣知縣。亦以壯年年於官。文章政事。爲一時羽儀。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山西按察副使趙宗仁祖元

趙祖元。字宗仁。世家金華之東陽。生而奇穎自負。周覽六籍。及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

傳單

卷之三十八

手

光緒堂

卽邑諸生。亦無不人人。心遜曰。趙生果才嘉靖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而雅志厭薄吏事。疏請振鐸。一方以所學淑後進。士爲國家成就人材。以上報天子。遂得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祖元率一郡諸生。就請益。無不洒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監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仇直聲。又二年。僅得山西按察司僉事。是時適地震河東。蒲州境。屢歷過半。盜賊乘之。崛起抄劫。晝行。祖元乃審

設方略。解散黨與。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宜貯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久之。遷江西布政司叅議。所以治之者。一如山西秩。滿遷山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未幾。以內艱歸。先是族弟太史祖鵬。女歸平湖陸太保。炳炳以貴倖。帥緹騎。勢甚張。自相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逐。波及祖元。以陸黨罷。而論者亦遂以是并訾之。夫嚴陸方貴倖。時諸蠅附士。一奏其門。卽旬日間。無不踴數資。被顯擢者。祖元歷官二十年。資遷例轉。僅止一。則使尚可謂之黨援乎。及歿。而諸子蕭然。食食至。質資稱貸。以償所遺。子錢祖元之心迹。始暴白於天下云。

傳單

卷之三十八

手

光緒堂

山東巡按御史葉叔明經

葉經。字叔明。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父憂服闋。再補常州。決幽滯。絕請託。風裁凜凜。召拜御史。時分宜爲禮部尚書。受諸藩賄。濫與封爵。經抗疏劾之。下撫按勘其事。分宜切齒。已而出按山東。東平有尚書子。橫州里。多不法。立捕案抵罪。遠近肅然。是年鄉試。經職監臨。發策以比虜內侵。禦應失當。爵賞冗濫。征求四

出財竭民困爲言錄既成同事者請刪改且怵以危禍經不聽及錄上果以語含說訕下禮部議分宜因摘錄中有云繼體之君德非至聖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皆涉毀謗貼註以聞械繫考治擬以大肆說謫無忠敬心詔午門外杖八十發原籍爲民遂卒於道同事者十三人並下獄謫謫有差先是御史楊爵以封事獲罪下錦衣獄同輩遠引避禍經獨通問調護不絕及經繫獄爵使人視之經兀坐不少動卒年三十九爵爲著傳於獄中隆慶改元詔復原官贈光祿寺少卿

肅王

卷之三十八

三

光緒堂

官其子一人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夢賢良弼

姚良弼字夢賢錢塘人父鉞隱德不仕以孝義稱江文昭公銘其墓以爲無媿古人如蔡中郎之銘郭有道也良弼安貧力學舉嘉靖乙未進士釋褐南刑部主事歷知岳州府有廉幹聲監司遷土酋索欲寄府藏弼不許監司怒之因誣撫謫河南運同尋轉知惠州嶺海險阻盜不時起行旅結隊伍挾弓矢而後敢行民間不復有儲蓄意盜時時破其室輒攘歛以去弼奏記當事者請

募民兵團保伍每隘列柵建樓懸鼓其上令之曰每盜發某處輒登樓擊鼓餘隘聞鼓各鳴鼓應之然後陳兵守隘盜至卽禽者賞縱之者與盜同罪無何而盜解散民得安枕已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東川酋作亂弼出奇平之論功當峻擢而柄相于索賂不得遂罷其官歸弼性廉介坦易閉戶讀書不問生產事異母兄甚恭撫其子如已子共焚四十年無間言及歿幾無以爲殮至今縉紳士大夫間高其清

萊州府知府錢大行同文

肅王

卷之三十八

三

光緒堂

錢同文字大行嘉興人生而文弱好讀書矯矯獨立厲志聖賢之學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祁門縣知縣永業自持省儉德行愛利執法嚴明人無敢干以私者歷官萊州府知府清操益勵後移疾歸幾於金魚塵餽人以比范萊蕪先是同文弱冠領鄉薦已聘襄人女有議易婚者同文峻拒之竟娶襄人女相敬如賓然卒以無嗣終至今人敬而哀之

廣西右布政使許子春應元

許應元字子春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泰安州知州

貞白自持惠養所部不疲民以媚上行部者以供饋不
豐管其僚吏輒校劾欲自免歸部使者固留之乃止改
泰州知州治泰一如泰安稍遷都官員外郎歷郎中出
知夔州府肅靖平恕輯和民夷興學勸士孜孜如不及
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遺跡而祠祀之吊古嘯咏篇
什流播以儒飭吏彬如也而夔之治遂爲一道景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尋調廣西攝兵府江誅三巨獍巨獍者
莫氏兄弟以雄勇名兩粵間徃往大嘯破城殺吏討之
潘乃去前兵備以獲渠報至是罪人始得督撫欲上其

清王

卷之三十八

三

九碧堂

功應元念如是則前兵備當得罪乃力沮之不復上人
皆多其長者更數遷始至廣西右布政使所在有政績
士民懷之及入覲卒於家應元自幼穎敏日誦數千言
篤嗜古典游心藝林爲文宗西京班馬而下不足道初
登第時試庶吉士文已入較執政者知其名欲一見應
元曰吾始仕也而當僞僕與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如生
平何竟坐是不得充館職然應制諸作已籍籍人口矣
天性孝友尚承親志振人困急至傾貲無吝心其遇宗
黨尤厚溫恭退讓恂恂不伐爲正君子也所著有水部

稿隋堂稿所撰次有春秋內傳國語史記抄漢語若干
卷行於世

汝寧府知府賈名儒

賈名儒嘉興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抗節持法
不爲權貴屈撓有考功吏受賂事連名儒訊卽重比考
功郎銜之竟以是出守桃江再補汝寧令世廟駕謁
顯陵道出南陽一時郡邑吏胥重歛民錢佐供億費不
肖者因竅沒其間名儒獨揭榜示民給還之汝民咸舉
手頌德肅聲振於一時未幾遂乞休歸優游林下者四
十年食粗衣布如一日未嘗以一介干人人以清介稱
四川按察司副使孫右文校

清王

卷之三十八

三

九碧堂

孫校字右文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主事營繕司轉
武選郎考彝章謝請謁以行已志都闕將校挾貲憑社
者悉繩以法無不匿影以遁尋以僞黃註誤累謫提舉
廣東市舶轉同知衡州府賑荒息訟出赤子於湯火而
登之春臺無不戴爲父母晉南京刑部郎風裁益勵豪
右爲之歛跡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出淹繁撫豪酋與農
講武平徭簡賦夷漢輯寧暇則問俗禮賢橫經訓士上

風爲之一變以病累疏乞休歸足跡不入公府衣粗食
糲處之裕如至於兩喪執禮孺慕終身舊居故業悉讓
弟昆而稅屋不蔽風雨人尤以爲難

工部員外郎呂宗文穆 伯子澤祖附

呂穆字宗文文懿公原之曾孫也嘉靖癸丑進士初守
邳丁外艱補青州治最擢工部員外郎督建三殿主計
琉璃廠省費萬緡大工成賜金幣陞俸一級因忤嚴分
宜尋致仕隱居白苧鄉潛心理學多發先儒所未發遠
方多師承之拾其餘唾取青紫去者甚衆穆平生篤於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三

光緒堂

孝友而義之所在奮勇必爲郡守黃懋公墓爲豪右所
侵力爲恢復以存其祀性尤嗜書老而好學如袁伯業
至於家人生業未嘗口言阿堵及卒囊無餘資伯子惲
祖倅四川彭山彭氏興誦尋以疾歸囊携眉州志數帙
世守清白羽儀一時

太僕寺少卿周允直如砥

周如砥字允直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初知瀏陽改娶
源時汪太宰鉉方柄銓家奴橫甚如砥一裁以法不少
貸汪銜之移判武昌汪罷去如砥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歷

郎中時 九廟四郊 慈慶 慈寧諸大工繼起川湖

巨材斷尾至故事至則挽入臺基山西二廠聽內豎取
裁繕司唯唯而已如砥密召工師索其總冊梁若干柱
若干長若干圍若干檁楠楹檻之類畢具乃令挽木者
悉以木置長安東西街召諸匠如式裁用然後進兩廠
而所餘關頭悉送器皿廠製造御器內豎一無所得時
內外提督如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並貴寵用事雖屢
肆叱辱如砥第含忍偵卒日夜伺其間竟無所得後以
積資擢太僕寺少卿念親老未嘗携家憂思勞苦竟得

清正

卷之三十八

三

光緒堂

疾請告歸歲餘卒家無以爲斂其清操益著云

湖廣按察司副使徐鳴川鶴 孫繼美附

徐鶴字鳴川海鹽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榜次得爲京
朝官鶴恬於進取請得教授常州以身爲率雖斤馳之
士無不就其羈一曰千里者往往而是遷南京國子
監助教六館士執經問業者鶴必爲剖析疑義各解其
願而後已轉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儀真通商便民所
立規條至今爲令轉刑部員外郎歷郎中有巨寇戍守
孝陵者毀封樹屬鶴勘治行千金祈緩二日以需援者

鵠不爲動。卽日具獄詞。當大辟。以是失當路意。出守肇慶。肇慶古端州也。土沃民樵。而征歛無法。吏復恣爲漁獵。民不堪命。遂起弄戈。不爲盜端。當事者重按之。而橫征如故。民之不靖亦如故。鵠乃首上一條。鞭法民始惴然。稱便。而向之弄戈者。胥轉而緣南畝已。又郡設門廝。踐更。顧出身應役者。復歸其直於官。以爲常。鵠曰。奈何。後其力而攘之。食乃召役者。悉還之。郡界多徭。雖刀耕火種。其食自足。而實需魚鹽於民。往往私貿易而官多厲禁之。使不通。於是剝舟毒弩。伏藏莽棘。伺便抄掠。河漢以爲患。鵠下令行互市法。許以所有。易所無。僮人帖息。不敢騷境。土進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永衡。郴桂壤接。東粵山峒。聯絡林菁。茂密盜窟。穴流劫近地。鵠簡練卒士。嚴設隄防。兵威震肅。民以衽席而忌者。中以考功。遂拂衣歸。鵠質性簡直。內行醇篤。於書無所不讀。縱筆百千言。橫放奔逸。而不必成一家言。爲政奉法循理。孜孜爲民。不必炫飾。邀取時譽。行已恂恂。無所異同。於人而遇事。可否有踴。隔獨行之介。交知多在津要者。力可以資。推挽絕不通一宇卒。以其故見青。不悔也。身致

清軍

卷之三十八

天

光緒堂

金紫服食儉素。如寒約。有司歲賓鄉飲。十不赴一二。及悼史乞言。無一語不可爲著。蔡者。故有司嚴重之。辛年七十七。于九容九牧九牧博雅。工詩。圖稱佳。公子無嗣。以九容次子繼美。爲子九容性高亢。不諧於俗。爲仇所誣。直指使下有司逮理。九容素貴驕。未嘗經挫折。聞逮一恚而絕。繼美大痛曰。是不共戴天者。遂挺身詣直指。與仇簿對言。辭慷慨涕淚橫集。直指色動。竟坐化。以誣謫成邊。而繼美之孝名一時。無何而從子有不任糧運者。爲攬戶所侵。漕大夫下有司索逋課主名甚急。從子素善病。及聞逮一怖而絕。繼美復大痛曰。是不及兵者。復挺身詣有司。與仇簿對言。辭涕泗如所以。白父冤者。有司色動。竟坐攬戶以償。而從子之家乃完。當是時。繼美之義。又名於一時。及其出後。九牧也。一以所生者。事之。生養死葬。悉如禮。宗族鄉黨皆噴噴稱之曰。是繼美之孝。又以義起者也。遂相與私謚之曰。節孝先生。

吏部侍郎姚繼文弘謨

姚弘謨字繼文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壬戌分校禮闈慈谿袁相國意有所不愜欲

清軍

卷之三十八

三九

光緒堂

易之乃引故事爭曰往時詞臣無易卷者袁銜之卒左遷其後一視學兩司成俱爲人倫師表所識拔多名士一時稱爲山斗仕至吏部侍郎以病乞歸時門下士方柄政所虛借立躋顯要而弘謨顧無一字抵政府屏居卻執入其門而無門焉者弘謨在襁褓時父廣文卒於官母更適乃依祖母以迄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文

開封府知府許堪

許堪衡之龍游人由歲貢讀書太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以繼虞文趙閻道擬之秩滿陞開

清正

卷之三十八

早

光碧堂

封府知府嚴明剛決吏不容奸有包孝肅之風未幾卒於官郡民思而祠祀之自筮仕至官成清白之譽老而彌篤爲守三年所餘惟俸資七金而已

刑部主事郁文芳蘭

郁蘭字文芳秀水人舉嘉靖甲午鄉試屢蹶公車時吳太宰鵬與蘭爲肺腑親密使人語蘭曰貂裘敝矣盍及我而選善處蘭不答及鵬歸始謁選得績溪令蘭節廉自好裁諸供億不經之費持法公平不肯嬖阿上官其

甲希執政指論逮胡宗憲郡守微伺他執法狀以屬績溪令蘭掀髯曰司馬有功東南奈何欲文致之寧以官去不能也胡竟得末減已遷南京刑部主事尋乞終養居家絕迹公府以澹泊終其身

刑部尚書孫斯立植

孫植字斯立璽之子嘉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疏乞終養尋居父喪哀毀鬻產治葬服闋補兵部改光祿寺丞歷少卿時嚴分宜柄政希進者多附之植獨守正不阿以故九年不調故事祠官祝釐取辦光祿費多

清正

卷之三十八

早

光碧堂

不經植爲稱正歲省大官金錢數十萬一時巨璫皆以鐵人稱之擢都察院右都御史繼督河道尋晉刑部右侍郎比虜內犯勅守崇文門虜退擢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掌院事拜刑部尚書時魏國事起下南法司植議邦瑞居長宜嗣魏國溺愛宜罰鄭氏詭封宜追奪讞上輿論翕然未幾高靳再相以閣臣秉銓盛欲修隙於植言者希風旨疏劾奪職植歸十七年日杜門屏處超然聲利之外嘗道交章薦起再躡乞休致仕卒之日家無餘貲僅足棺歛植爲人外和內方鮮嗜慕欲平居溫

溫抑抑若不勝衣而臨大利害輒挺然以身當之卽刀鋸鼎鑊不爲動事定絕口不言而人亦弗之知也大都植之學問篤實踐履不規屋漏嘗曰惕然自警於幽獨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於危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於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荷於衆目昭彰之日蓋其平生所自督者如此賜謚簡肅朝論快之

廣西按察副使趙子衡伊

子邦秩附

趙伊字子衡平湖人弱冠舉進士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選時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變

清正

卷之三十八

聖

光緒堂

附相嵩曲得上旨伊爭不可遂拂衣還久之起車駕郎置郵關符查禁甚嚴要路嫉之遂陞廣西按察司副使竟移疾歸伊自登第以既歷官凡二十餘年家食者居半其高節如此子邦秩以進士令海門清白自持不媿乃父卒於官民立專祠祀之有遺愛錄

按察副使陳彥材楠

陳楠字彥材上虞人少穎敏日記數千言遂博綜羣籍稱鉅儒嘉靖丙戌登進士第授湖廣長沙府推官歷大理寺正獻獄多所平反尋出知寶慶府慨然慕古之循

良暇矣野盜興學造士三年而惠大洽遷按察司副使備兵蕪松以亢直不容遂罷歸歸而杜門讀書清約如寒士其蕪靖簡朴之風足以勵頽俗云

山西布政司參議徐仲平炳

徐炳字仲平海寧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陟河南兵備僉事以憂去改山東僉事擢湖廣布政司參議轉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減供餉汰冗費裁省民兵溢額以休養魏人魏人咸德之屬邊戍缺伍部使者出清勾諸郡邑令甚峻炳曰勾軍補尺籍

清正

卷之三十八

聖

光緒堂

無益戎備抵破民家又發間左護之行兼亦破里乃入言部使者不便狀一道賴以全活轉山西布政司參政無何卒炳爲人孝篤於慕親少以父命嗣其伯氏乃獨加意所生庚戌中會試以近例仕籍不得書本生父遂罷廷對歸友愛諸弟教子以義方與人交坦夷夷則不爲町畦自奉澹泊在大名值米貴遂舉家食黍豆室人有噴者炳歎曰民多菜色吾何忍獨飽且古之牧民者年飢受芋以准俸吾何爲獨不然百姓聞者爲之泣下數行

吏部尚書嚴直甫清

嚴清字直甫其先嘉興人五世祖名子敬者徙居汝清遂以汝清登嘉靖甲辰進士第除富順尹以抹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除除郎其治如故擢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三載課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卽其地轉右布政使隆慶改元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清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劾二十萬金就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品

光緒堂

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其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卒以是中蜚語予告聽調五年而起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右侍郎晉尚書尋轉吏部上之知清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恤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直牘之間幾無一跡無何疾作馳驛歸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計聞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性檢厲勤於事

其操行嚴於取舍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霍不取諸人其初拜尚書也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帶故在耶清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其清而不刻無崖岸峻物之行有如此

刑部主事俞一清乾

俞乾字一清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冒郎秉公執法不少阿私嘗有勢豪犯重辟者夜携千金挾中貴人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品

光緒堂

以請乾正色却之竟致之理時首輔夏言爲嚴嵩所傾論死西市乾監斬私念自古刑不上大夫未有宰相而伏歐刀死者必有中旨放還需之不能得言竟死刀下乾義氣憤激忽仆地良久始甦立具疏乞歸同官憐其貧贖之悉不受或贈以詩有直道難容宜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之句歸家五月以憤卒

廣東按察使馮晉叔觀

子有翼孫貢附

馮觀字晉叔海寧人家於錢塘六歲悟章句弱冠補府學生與童漢臣許應文方九敘輩爲文字交時海內帖

括之士率入餽餉以眩耳食取青紫如按蠅不復知有古學。覲乃力持頽靡與漢臣諸人鑒錯夾持浸漬發沃蔚然倡爲敦大博雅之體而一時操觚家無不望風興起。甲午大校覲冠軍領鄉薦至甲辰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北虜內犯中外震驚覲守西直門正當虜衝同事胥倖惛無措覲獨意氣詳雅親冒矢石密爲機謀晝夜撫循詰察威令赫然士氣百倍虜知有備遂解上嘉之有白金彩幣之賜轉武選司郎中無何而母喪歸枕苫卧廬衰墨之容三年一日服除補原官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明斷不私庭無冤獄轉廣東左叅政分守嶺南出按樂昌等縣倖與盜賊遇勢甚披猖同事皆走間道去覲獨冠服張一蓋危坐厲聲示以大義賊要之入巢覲因覘其險要居三日賊屢拜求稿覲正色斥之曰我天王重臣爾輩亦王民也不知有王法乎我飲水蒞官安得稿賊知不可犯乃興覲以出駐韶州覲因知賊虛實遂選勁卒千餘人該奇襲之獲賊首馮應科等九人從賊百餘送軍門支解以徇覲還省乃自劾曰守臣不能宣布上德化導民善反爲賊所要不敢莫

清正

卷之三十八

聖天

光緒堂

大於是請自免兩臺以覲職非兵務事出倉卒糊陷賊不挽卒獲賊首才略具見慰留不報尋陞廣東按察使忽疽發背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五覲風儀俊朗賦性介直時趙文華附嚴分宜父子禍福人如反掌其子慎思貴倨凌人嘗銜無錫某令乃潛於當路欲文致之覲力稱令賢而止思慎知覲爲令地銜甚日夜思所以中之未發也或語覲當往趙所謁謝以解覲怡然不以介意徐曰仕止有命趙氏子其如命何卒不往覲平生於世好一無所染惟喜積書史殆千百餘卷多所淹貫嘗曰吾退休時卜湖上一隙地築斗室對古人言時與二三知己吟嘯其間吾願足矣若朝夕營營爲子孫作馬牛非吾志也有存稿八卷藏於家子有翼字君卿幼承家學工古文辭以庠生入南監領應天鄉薦官終上猶縣知縣以清正稱居家孝友所以卵翼庶弟有相者愛均六子庭家之內長弟化之雍雍如也民間有閭閻者人輒尤之曰爾獨不規大小馮君乎其於六子則日夕討而訓之率成佳士孟贊鄉進士官梧州司理餘多蜚聲譽序而貢尤有名以早夭裁林多惜之

清正

卷之三十八

聖天

光緒堂

兵科給事中許道卿賈之

許賈之字道卿錢塘人狷介孤棲不忘溝壑始舉於鄉十年不上春官攻苦食貧蕭然寒士人咸介之嘉靖乙未成進士授吉水縣知縣時按浙使者吉水人也意有所屬卽欲酬以浙事以微言諷之賈之曰如此則類賢易有市心矣愛養部民煦之若子權貴于諸一切謝絕由是吉水治行爲江右冠而士大夫多憚其峭直有嫉之者徵入爲兵科給事中將去官卽出已資斧解字格完具以待後尹曰吾不忍重勞民也其瘠已厚民若清正

卷之三十八

吳

光緒堂

臨江倅陸子任

陸鷺字子任平湖人九歲悟漸頓一途之旨人稱爲小象山嘉靖戊子領鄉薦倅臨江時江盜橫甚鷺單騎諭降而當事者欲勦之鷺爭曰業降已而勦之何以令民民之所服者信也令而不信民始疑矣殺降不仁疑民不智有死而已不敢奉命當事者悟盡釋之時督儲使

者至例有金贈鷺釐之使者快快直排公閱囊橐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使者歎服而去

河南按察司副使沈子進科

沈科字子進嘉善人嘉靖甲辰進士初官行人晉緒郎庚戌廣海都下大司空倅不能具車牛科旦夕爲治具飛輓旁集卒賴以濟出知臨江勤恤民隱民尸祝之已治兵頭平劇盜李文標地方勒碑紀其功時宣其地者分宜半疏而致之分宜子開科才陰令人風科使附已科正色曰某卽不才奈何以天子憲臣爲相公私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吳

光緒堂

人乎分宜銜之詭謂銓部曰賴兵使以報去以朱某補朱分宜客也銓部謬以朱來及朱來而科實無故也理賴目若朱亦次且不取進司銓者度無可奈何隨轉科苑馬寺卿左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有欲爲科謀解於分宜者科謝之曰吾奈何遂首鼠耶卽柄人幸而釋我更何屑目俛仰人間乎卒不聽分宜愈銜之嗾當路論去科天性孝友生平磊砢多大節耻一切檢阿態居官多庶惠聲待人輒飲以和無城府嗜學能文熟于長家言有史抄二十卷藏於家

江西左布政使秦鳴和劬

秦劬字鳴和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博士故事有事太廟恒宴集中貴人與堂卿並南向坐而博士東向坐劬至見設席如故怫然欲去中貴人曰秦先生難我乎此例也劬曰非國典誰能遵之自是博士別宴他所著爲令晉南京吏部考功郎常大計持議侃侃冢宰志曰司官何動相左耶劬曰某知公道宜爾不知其他考績至燕所執羔雁惟悅筵諸要津目之胡廬曰吏部郎何挾之奢耶劬對之怡然坐是滯留曹

清軍

卷之三十八

辛

光緒堂

十餘年不調嘗除夕家人覓百錢市薪不得以問劬笑曰且日突無煙一歲中清寧其吉而孰大於是卒不炊者數日劬方擁鼻爲洛生詠聲出金石已晉山東副臬治兵青州肯故盜藪聞劬清名諸椎埋作姦者革心行旅野宿如堂與禾幾以內艱歸齊民悲哭揮涕如雨枳車至十舍不得發時恒王好賢雅重劬每宴賜算器食外不敢以幣交至是以古硯贈劬曰姑爲劬張耳劬不得已受之此故函則百金籍其下劬驚并視返之王親撫特爲書謝過服闋補湖廣辰沅兵備適紅崖苗叛

劬輕身往撫之首衆盡降所省兵力不訾絕口不言功

尋叅政滇藩所治銀場地饒珍寶先任者無不滿篋而劬獨垂橐歸右轄陝西轉江西左都臬山納屬郡佐廉能者更司之俾署名封識未嘗一放其緘有美額悉申貯爲經費不染一塵時撫臣翔行錢法民稱不便而督責頗急劬與議不合遂上疏乞休歸里居杜門掃軌片牘不入公府布衣蔬食蕭然如寒士比卒不能具棺歛閭里多爲之隕涕者劬傳極羣書下筆氣格滌淪如高江急峽下澗瀕不可以舟楫歷凡三十年所著樹聲實清主

卷之三十八

辛

光緒堂

貴州按察使郭可忠孝

郭孝字可忠仁和人嘉靖己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外艱服闋補北刑部福建司主事時游忠介瑞以直諫忤世廟欲寘極典大司寇有依違意孝忿然曰禍在一時議在百世遂署牘以進曰海瑞海外迂儒罔識大體志急沽名誤觸忌諱雖出位之愆莫追而敢言

之氣足多素可得緩死無何而分宜獄起叅論諸疏多出孝手中外以爲快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備兵惠潮時嶺表盜賊充斥巨寇魯一本林道乾爲之魁巨艦乘風出沒波濤間剽劫無忌當事者莫敢誰何幸至大修戰兵而明諭以禍福道乾遂倒戈降而魯酋獨頑梗不受撫孝密遣間諜使自相攻因檄閩廣兵尅日大舉孝親執炮鼓立矢石間士氣百倍自朝至夕短兵互接遂大破之酋斬過當魯酋遁去方密授方略諸將吏分道禽之而當事者忌其功願以郊迎後時

清江

卷之二十八

五

光緒堂

爲罪客部量移別用孝遂角巾歸第絕口不言功陶然以詩酒自適若將遺世者未幾起補河南轉陝西布政司左叅議晉江西按察副使分巡饒南九江等處襟帶長江洪濤千里盜賊剽掠行旅苦之孝乃增置戰艦星布要津賊發卽受捕江道遂清嘗獲礦盜數百人悉杖而遣之曰此貧乏求延旦夕耳不以功聞也尋轉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過莆陽環視城形三面夷曠東南外擁高山城俯接其下孝曰此衝實也往歲城陷應從此入遂增闢城圍內山城中三月而功畢郡人士皆舉手加

額曰自今世世可無虞矣同安獲偷兒巡臺惡其入校官舍欲坐強擬死孝力爭得從減因忤臺使意卽日開門引疾適有新命遂以貴州按察使致仕歸孝歷仕中外幾三十年產不及中人居家不治垣屋門無閭閻或請更新之孝曰此吾先人在荆歸田守此敝廬與邑中諸朋貴同游比皆甲第連雲今幾易新主而故廬無恙幸矣夫復何營已而干掇構亂巨室多被焚劫獨曰郭公清正不可犯子孫至今守之貧不能時葺幾無以蔽風雨已方孝之備兵江西也吏屬火延及官寺民居數

清江

卷之二十八

五

光緒堂

百家吏懼甚請死孝笑曰我火延也爾無罪或曰公不火延也何說而代吏罪乎孝曰我火火倖吏火火家一時稱爲長者

吏部尚書陳登之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副都御史兄宅之季子也以父廕入胄監舉嘉靖壬子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吏部文選萬曆改元晉稽勲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奉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而首輔江陵與中人馮保爲奧援勢在必得時

太宰缺。少宰署部事。少宰江陰人朱氏。賜田多在宜興。素有連。其爲與援。與江陵中貴等有年。執誼爭之不聽。遂具疏請於上。詔下。竟王希忠有年。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卽去。何硜硜耶。有年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異乎。乞休不獲。竟引疾歸里。江陵在位十年。不召。江陵敗。始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請託不行。書問皆絕。謁選者。掇應得官如拾芥。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尚儉朴。一意以無事安民。會江南兩浙大侵。詔下賑卹。仍令無遏糴。而江西弛禁尤甚。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春雨無麥。米價騰踊。民困不能支。而外賑者猶不已。公私咸憂之。有年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且請暫止外賑。以免異時之空乏。忌者遂以違詔論罷。歸而家。燬於火。乃市一故樓以居。室家而身寓羅岩寺中。未幾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尋改吏部左侍郎。晉吏部尚書。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

清軍

卷之三十八

孟

光緒堂

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忝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上。至宜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于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遠。至分宜在閣久。而吏部之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爲真相。視吏部如屬也。然江陵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絀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端簡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餘。姚孫公繼相。繼無改其舊。而諸司郎皆咬咬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有年。有年節槩山立。卽江陵不能屈諸公益嚴。憚之自是片楮不敢及門。有年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以抑奔競。時無錫顧憲成爲選郎。與有年意合。一時人情莫不懽懽望治。居無何以會推閣臣失。上旨有年姑不問。司官俱降雜職。有差。有年乞罷。因請宥司官。不

清軍

卷之三十八

孟

光緒堂

允是時閣臣亦上疏申救終不聽已而又盡削諸司官籍有年益哀懇稱病篤疏凡十四上乃得賜告歸出都日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歸仍寓羅岩寺中讀書自娛間與故人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翺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綌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卒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銀三兩幾無以殮貸於姻戚乃克襄事訖聞詔賜祭二壇遣有司治祭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爲人廉直細行必矜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清正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緒堂

青州府知府李汝致學道

李學道字汝致東陽人其先爲宋都監處耘既下荆南以功名爲大官徙居烏傷再徙東陽之古堰里父思明以任俠雄里間舉道獨子不欲苦之儒曰守吾故武足潤也道乃自匿從師受經屬文有聲補博士弟子進舉

嘉靖辛酉壬戌上第釋褐丹陽令三年以治績冠江南薦剡屢騰且內召而適以父艱歸俸餘財五六金不能具喪事則開里塾授徒自給服除赴吏部選以未滿考當再補邑而會有臺諫選楊尚書傳風聞道賢謂其屬曰若卅陽李令者可待滿而後擢耶留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尋按視中城中城狐鼠窟也涓人爭治室以居冶童賤倡索非分利道悉逐去之涓人固已心恨道而會有內使許義挾刃攔入民家橫掠酒食財物者道捕皆之繫於獄未竟也諸涓思挾以甘心焉會朝罷出右掖門羣涓微道而箠搏之至敗面裂裳不已道猶叱言曰若徇黨乃敢凌天子之執法臣耶御史大夫以下俱上疏論糾諸涓時官府洶洶莫適爲勝輔臣陰與柄內樞者謀而先發之逮三首惡杖之百發戍邊餘九人各杖六十謫佃孝陵然猶調道郡職以兩解尚書楊博疏請留道仍故御史歸里養病不許道嘆曰我何惜惜國體耳乃所遣際逾於崔發遠矣遂得廬州之司理無何擢南車駕主事進職方郎中擢知順德府未上而以王母喪承重歸服除補山東青州府知府道既有鹽直

卷之三十八

五

光緒堂

名又精悍練事體青人已內版之道至取滯獄之積十餘年者一讞而決悉得其伏情黠吏大猾脅息不敢爲非然不專爲威拊以恩信懷碑之俗一變易歲之後訟獄稀簡日垂簾坐嘯而已會上有大婚選事下郡國驅馳過剗感疾卒得年僅四十有七道有經濟大略材器磊砢不凡亟用而亟不盡僅一見之郡邑稱循吏而已官材者至今猶惜之道性狷介非其義一介不取自奉澹泊至不能飽妻子而間有所施予傾橐應之無吝色也在丹陽時嘗雪一死獄其人夜懷千金以爲報道

清華

卷之三十八

五八

光緒堂

自克類如此

泰州知州沈元明

子弘遠附

沈藩字元明海鹽人家貧力學舌耕以養父母門下士拾其唾者撮青紫如拾芥而藩獨屢踰名場無愠色益力學以自勵至隆慶丁卯始與賢書明年成進士釋褐泰州知州甫下車值歲旱赤地千里民之飢死者以澤

盡急發廩以賑不足捐俸勸分以益之明年大雨霖潦潮決萊色之民半充魚腹藩呼天而泣曰某奉職無狀以致上天降劓非身塞决隄何以謝咎乃布衣草屨日奔走春鍾間泥濘沒踝不恤也百姓感其誠頓忘飢疲不旬日而隄成說者以比漢之王尊當是時水旱相仍流離載道彼荷鋤者且艱於粒食而矜佩之士顧安所得半菽而啖之然藩不忍獨飽也節縮釜庾與諸士共諸生無不奮起每月朔必請學官謁先師進諸士於堂校其行藝而上下之諸士無不欣然相告曰沈公我師也每公暇輒携酒內巡行阡陌間有勤於樹藝者躬執酒以勞之遇病瘵則撫摩之如小兒百姓亦無不欣然相告曰沈公我父也諸豪猾聞之無不捫心去曰不可汚我沈公諸舞文作奸者亦無不洗心自矢曰沈公仁君也不可欺欺仁君者不祥不某年而因固爲空幾於卧理矣顧性清簡重廉耻而略禮文計日受俸不名一錢諸縉紳以幣交者不受亦不報諸縉紳初疑其矯然而察之真清也時饑使者爲同年生念藩清苦檄權知鹽樵事嘗例所入使者不無有割腴之想而藩殊不屑

清華

卷之三十八

五九

光緒堂

屑也。比至懸鈇趾之具於庭，一切以三尺從事。富商乃
贖數千金以例進。添大怒叱曰：「奈何污我！」即投徽歸。以
是失使者望，遂誣署其考曰：「催科政拙，添聞之笑曰：『吾
非拙於政，拙於貪耳。』」竟拂袖歸。未幾調河東、陝西都轉。
鹽運司副使乞身養親，遂不起。日出其所學以訓諸子。
仲弘遇以鄉進士，官終邳州知州。孟弘遠不屑仕，以君
陳之政施於家人，稱孝友。無間言。先是添歸貧，甚於諸
生時。確田數畝，無以供饋。粥陋屋一椽，不足蔽風雨。添
處之晏然。郡邑當事者重其品，時時造請，促膝終日。
清年

卷之三十八

卒

光碧堂

語不及私。或當事者欲以私微規添，亦終日相對不敢
言。退未嘗不歎息曰：「沈公不言私，猶可及也；使吾輩不
敢為沈公言私，不可及也。」其清德為人所服有如此。卒
年五十，有九誥贈奉直大夫。

太子少詹事黃懋忠洪憲

父錄子承玄附

黃洪憲字懋忠，秀水人。父錄初官兵部主事，時同里有
為太宰者，覬錄祖址，啗以美官。錄屹不動。時人稱其勁
官終貴州憲副，居家以節儉聞。嘗訓諸子曰：「不大節者
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故洪憲幼承家學，刻志讀書。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卒

光碧堂

足不窺園者十餘年。衣冠樣素，不識者不知其為貴家
子也。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又三年舉南宮第二，授中
秘文章冠天下。萬曆初，江陵柄政以人望推憲，分校禮
闈，欲屬其子憲，不可。江陵廷責之，至聲色俱厲，弗為動。
後江陵敗，人服其有持操。癸未入闈，校禮經，尋預修會
典。國史直起居注、乙酉主考。福建戊子主考，順天所拔
皆一時之譽。天下誦其文。歷春坊庶子、太子少詹事，侍
讀學士。侍日講，會忌者摘其所舉士文，不中程，遂乞歸。
日與故人門生讀書談道。杜門，卻軌。又十餘年卒。憲端
謹醇厚，生平不設城府。至其取子嚴於一介，初為編修
時，使朝鮮歸，止携圖書數卷。諸牢醴，實皆籍記遣譯
者。謝卻之。朝鮮人為立卻金亭。北於許相公國故先
以使事至者也。獨其剛腸疾惡，斷斷不少假借。修郤者
必欲以試事中之為愉快，天下聞而冤之。所著有皇明
文獻、朝鮮典志、鑿坡制草、學易詳說、學詩多識、碧山學
士稿各若干卷。子承玄，弱冠舉丙戌進士，起家水部治
河有勞績。官終福建巡撫，以廉幹稱。

錦衣項子南元淳

項元淳字子南。裴毅公忠之曾孫。蘇州衛指揮使。子也。生五歲而父鏞卒。宗人有利其世官者。嘗令人挾匕首伏床下。母黃心動。搜得之。命以屬吏。元淳跪請曰。死生命也。且殺一人。一人復至。徒以重怨。不如備耳。母黃喜曰。童子而有仁心。吾無慮矣。乃寄養他所。而以餘貲萬三千金。寄郡帑。俟元淳長而授之。無何而郡大飢。母將歸所寄帑中金。為家人益釜庾之備。元淳歎曰。吾一家飽。奈何坐視一郡之人飢乎。乃詣白郡將。郡將固廉吏。大詫曰。此有司事。童子何為者。因歸元淳金。元淳

清正 卷之三十八 空 尤碧堂

固讓。還糴穀以食飢者。所全活無算。母黃大喜曰。始治一人。而今活千萬人。童子之仁心益廣矣。今而後吾真無慮矣。年十三。補邑博弟子。以高等授錄文舉。日輩三異。高才生無不歛衽下之。曰。項生射雕手也。先是裴毅以石城功。唐一子世爵。錦衣衛千戶。尋以廷劾注直不法事。為所中。奪職歸。并徙廬蘇州衛指揮。非法也。至元淳且三世矣。嘉靖初。有詔錄勞臣後。自公侯以下。擢排失職者。皆得叙。於是元淳伏闕上書曰。先臣忠從。英廟北狩。重跡自援。薦經驅使。頗著勞績。屬逆虜滿四盤。

據石城。殺一伯。三指揮。全陝震動。遂總六師。躬行天討。親冒矢石。以時削平。憲廟嘉悅。予世官。錦衣衛置諸親臣之列。晉大司馬。憤巨璫汪直志橫。首疏發奸。罷其西廠。卒為中傷。錮官於外。逮臣父鏞二世。以不得執戟闕廷。為恨。乞下所司覈實。以彰公論。上覽書。即日還官。元淳錦衣衛抑一階。為百戶。尋轉千戶。為西司房理刑時。分宜子貴。重用事。意所不可。輒屬錦衣中以法。元淳陰說其帥陸太保炳曰。吾訓法以伸意。是代彼受惡名也。寬且代彼受禍。度能爭甚善。不能爭。莫若陰寬。吾

清正 卷之三十八 空 尤碧堂

法而徐以解其意。太保以為然。言者多恃以全。而太保亦有購緝紳閥。分宜子故聞元淳名。臣後精經術。思借以為重。使人好語元淳。即少假太保坐。且暮可至也。元淳默不應。而外父吳尚書鵬方秉銓。元淳念欲引嫌。遂以新安之後歸。錦衣號親臣。奉使者官校多不法。莫敢誰何。元淳為申約束。所至傳舍秋毫無敢犯。譏者以為得體。既畢事。或勸之行。元淳曰。吾官如嚼蠟。無復餘味。且兒輩相次長矣。不可以無教。不教之子。何以亢宗。吾自有所創。不可身自蹈之耳。蓋指分宜子也。居無何。分

清正

卷之三十八

齋

光緒堂

宜子果敗當是時海內士大夫不能自固者輒有濡足之患而元津獨脩然無累從容笑曰吾之一丘一壑過人遠矣遂大發其所藏書日夕課諸子不少休已謂大兒世芳曰若任執戟乎趣爲我入衛天子語小兒承芳曰若其畢我志則以厚幣走四方招置諸名士與承芳相切磋而承芳果成癸未進士官刑曹里士大夫相顧語曰錦衣公教子之言驗矣項宗其益亢乎然元津不數數也居恒雅好賓客座上常滿中外親戚待之舉火者數十家計一歲所入隨手散施略盡坐是產日落索中日益如洗而元津行意自若或無以應則舉首仰視而不言諸子知其意密共營辦始津津色喜曰兒輩知吾心乎其天性好施如此生平無他嗜每笑人好丹青及佞佛求福者惟是坦衷直腸絕不以機械惜其方寸故神明至老不衰素強無疾忽絕粒二十餘日止啜蔗漿一兩口遂脩然而逝若委蛻人言元津不求仙而得仙之冲虛不信佛而得佛之解脫云卒年九十有二

通政司叅議朱洪虞廷益

清正

卷之三十八

齋

光緒堂

朱廷益字洪虞嘉善之武塘人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丁丑登進士第授漳浦縣知縣下車問民疾苦謝絕饋遺歲不登捐俸糴粟徙跣郊垌手調粥糜以食餓者全活無算亡何以救荒論列謫判連州稍遷嘉定縣知縣其所以賑卹飢疫者功倍於漳三載不通家問丙戌墮簷跨蹇上都門繫無所修贊治行第一且注銓曹而依二親不能北請南遂得禮部儀制司主事故事禮曹郎宴享費出諸伶悉屏去之移南選司主事遷考功郎請託不行少宰海公瑞曰朱君疑嶷其中流之砥柱乎下交爲同志友尋奉勅提督江西學政凡二載校士環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益王饋古果受而微於學官以備羽籥翌日以兄弟請不應諸豪貴不敢干人服其公而嚴擢南光祿寺少卿晉大理寺丞時御史李世達侍郎趙用賢相繼去位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尋以外艱歸服闋起南通政司叅議署司事每黎明而訊兩造時璫使橫行多所株連江湖道梗上疏言小人蠱惑萬衆騷動畿輔不報無何而以瘠下卒年五十有五卒之日鄉人檢其遺棄僅得錢數銖越葛一端而已廷

蓋天性孝友甘毳先奉二親出入請命祭祀躬自涓澣
 一稟古禮待宗族友朋多所賑貸食無兼味衣無重綰
 人有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可爲他人請得
 父遺田不增一畦凡寸善片長之士虛心引薦不令人
 知不受人報日行一善易若成一人所若有語錄若干
 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蓋言志也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終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九目次

才望

漢

江夏太守賀仲真純

吳郡太守章憲子巨

三國吳

沈子正友

典軍中郎將丁誦

晉

濟陰太守虞子文昂

廣州刺史孔德澤汪

中丞孔敬林羣

吳興太守虞思行斐子谷

身望勳次

卷之三十九

光碧堂

吏部尚書謝弘道奉

黃門侍郎王子猷徽之附子

尚書左僕射謝叔源混

宋齊梁陳

侍中沈景緯冲

兄淡

楊州別駕陸遜業附子終

尚書左僕射陸士完緒

楊州中從事孔淹胤廣附子

謝右丞岐

弟騫

隋

禮部侍郎許務本善心

唐

太子詹事陸餘慶 <small>子璵附</small>	給事中徐處仁岱
秘書監馮退思審 <small>子絳附</small>	
宋	
工部侍郎錢就之昱	防禦使錢明叔晦 <small>弟暄附</small>
天章閣待制沈典宗起	少宰劉德初正夫 <small>父載二附</small>
荆湖轉運判官劉先之 <small>收附</small>	判南京國子監方閼 <small>弟閼附</small>
安撫使盧行之知原	錄事參軍何茂恭恪 <small>父集兄附</small>
寶謨閣待制陸務觀游	平江守徐吉卿嘉
知鄂州莫子濛濛	吏部侍郎鄭汝諧
才望 <small>自次</small>	卷之三十九 二 光善堂
轉運判官葉實之慕	朝請郎王道甫自中
知閩縣胡巖起 <small>父巢子居仁附</small>	直秘閣趙蹈中汝謙
中書舍人陳介翁力修	進士孫吉甫枝 <small>父允子起子附</small>
兵部尚書洪伯魯勳	
元	
治中陳剛中孚	胡仍仲之綱 <small>弟之純附</small>
明一	
刑部主事葉夷仲見泰 <small>弟附</small>	刑部郎中詹國器鼎
大理寺評事顧觀	禮部右侍郎蔣良夫驥

禮部尚書李至剛銅	南國子祭酒陳光世敬宗
刑科給事中陸中善 <small>子珪附</small>	尚寶司少卿朱永年祚
辰州知府何彥容瀕	翰林庶吉士柴廣徽欽
少詹鄒汝舟濟	太僕寺少卿沈升
監察御史陳廷章憲	陝西左叅政李孟博約
山東叅議張子良	刑部郎中鄭良載厚
兵部尚書徐良玉琦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南太常少卿夏韞輝瑄	僉都御史陸仲興矩
大理寺卿湯正傳宗	刑部右侍郎葉景暘春
才望 <small>自次</small>	卷之三十九 三 光善堂
左副都御史邵以先玘	監察御史陸子達和
工部尚書王原之來 <small>子鑰附</small>	禮部尚書王一寧
巡撫都御史陳德清濂	應天府尹彭中孚信
左春坊周中規旋	兵部郎中洪子常經
少詹事司馬恂如恂	湖廣叅政倪良弼輔
禮部右侍郎汪伯諧諧 <small>子附</small>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副都御史陳宗之鑑 <small>弟欽附</small>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纂

平原沈延銓秀納氏閱

才望

漢共三人

江夏太守賀仲真純

賀純字仲真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藝三舉賢良皆不就復徵議郎數陳災害上便宜數十事多見省納官終江夏太守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吳郡太守盛孝章憲子巨附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居餘姚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不附已者憲素有盛名策深忌之少府孔融愛其不免致書曹操稱孝章丈夫之雄天下談士依以揚聲宜有以引拔之操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孫策所害子巨奔魏官

至征東司馬

三國吳共三人

沈子正友

沈友字子正會稽吳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

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教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畧當世之務權改容敬焉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殺之

典軍中郎將丁誦

丁誦錢塘人時方尚門閥而誦地族寒微與陽羨張乘烏程吳榮雲陽殷禮並有時名頑勁拔而友之為立聲譽以並陸全之列仕吳至典軍中郎將

晉共九人

濟陰太守虞子文弼

虞弼字子文弼之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弼持節都

督武昌以上諸軍事及建鄴不守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晉武嘉其有禮授濟陰太守抑強扶弱甚著威風卒於官

廣州刺史孔德澤汪

孔汪字德澤會稽內史愉之次子也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三

光緒堂

中丞孔敬林羣

孔羣字敬林餘不亭侯愉之從弟也有智局志尚不羈燕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惜其目導有規色歷仕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屢覩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

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不足了麴藥事其沉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沉傳在高隱

吳興太守虞思行驥

子谷附

虞驥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驥驥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四

光緒堂

內史

吏部尚書謝弘道奉

謝奉字弘道山陰人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免官東還道遇謝安停三日共語安欲慰其失官奉輒引以他語雖信宿竟不言及安深恨之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黃門侍郎王子猷徽之

子慎之附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遂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嘗問卿署

何曹對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時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浩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徽之共讀高士傳，讚徽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後爲黃門侍郎，弃官東歸，與徽之俱病篤，未幾徽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徽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疽，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尚書左僕射謝叔源混

謝混字叔源，會稽內史琰之子也。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長。

才華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堂

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米幾帝崩，袁粲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衛，初元帝始鎮建鄴，公始寤，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鸞尤美，輒以薦帝，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爲禁鸞，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謝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宋齊梁陳 共十人

侍中沈景緯 兄淡深附

沈冲字景緯，懷文之季子也。仕宋，歷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救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在

卷之三十九

六

光緒堂

東官待以舊恩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遷五兵尚書
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
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武帝方
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揚州別駕陸遜業閑 子絳附

陸閑字遜業慧曉之兄子也有風采與人交不苟少爲
吳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曰
車駕晏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
至矣乃感心疾不復與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

才筆

卷之三十九

七

光碧堂

據東府作亂或勅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
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放閑
不與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
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行刑
者俱害之厥襄自有傳

尚書左僕射陸士完緒

陸緒字士完御史中丞任之子也幼有志尚以雅正知
名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
辭不拜陳武帝受命遷侍中出爲新安太守文帝嗣位

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官管記繕儀表端麗進
退間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拜御
史中丞猶以父所終故固辭不許乃權授驛字徙以居
之歷官太子詹事尚書左僕射參掌選事別勅與徐陵
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子數歲詔引入
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慧辯字敬仁

揚州中從事孔淹原廣 孔道附

孔廣字淹原會稽人美容止善吐論以才學知名一時
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臣不須來

才筆

卷之三十九

八

光碧堂

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
祭酒其爲名流傾囑如此仕至揚州中從事時同邑孔
道抗直有才藻嘗製東都賦於時才士稱會稽二孔云
謝右丞岐 弟囑附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
仕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於張彪彪在
吳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
彪敗陳武帝引叅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
儲多缺岐所在幹事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

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學爲通儒

隋凡一人

禮部侍郎許務本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新城人祖茂梁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衛尉卿頗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嘗陵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新安王法曹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九

光碧堂

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代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歸高祖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收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階下悲不復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是我之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三十匹從幸泰山還授虞部侍郎時有神雀集於含章

閣高祖召百官賜燕善心卽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

之高祖甚悅除秘書丞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

禮樂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時陳後主卒善心爲祭文

稱後主爲陛下字文述以爲言煬帝召問有實自援古

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

符合善心議以國哀南爾不宜稱賀帝方自御戎服東

討善心復上封事忤旨帝責不平遂免官明年復徵爲

守給事郎從度遼授建節尉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

貴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赦前勲授通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十

光碧堂

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偕

位改元隋官盡請朝堂謁賀善心獨不往化及遣人執

而殺之時年六十一越王侗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

縣公謚曰文節曾孫遠自有傳

唐共五人

太子詹事陸餘慶

子孫附

陸餘慶陳右衛將軍珣之孫也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

顯兄玄表暗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讀書

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

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宿春孫逃京兆，常述與蔣冽、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光緒堂

宗朝倖臣貴王斜封，大行，陷利，害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子璵，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官京畿，改新鄉令，用按察使宇文蠡薦，遷漚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嶺驛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推勸好豪人，不敢犯爲中書蕭嵩所器，嵩罷，他宰相俾陰薦嵩短璵口，與人交過且不可言，况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阱，璵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給事中徐處仁岱

徐岱，字處仁，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大曆中，劉宴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栢筠欽其賢，署所居爲後禮，鄉名達於朝，擢懷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爲太常博士，專掌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讀，遷給事中，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儒者大論，麟德殿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常渠，年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於善。帝大悅，賁子有差兩官，恩遇無比，性篤慎，至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光緒堂

官殿中語未嘗道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皆爲婚嫁，卒贈禮部尚書。

秘書監馮退思審子緘附

馮審字退思，東陽人，左散騎常侍定之從弟，同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秘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以才幹稱。

宋共三十一人

工部侍郎錢就之昱

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子宋建隆初入貢京師太祖
器之太宗於南府置宴引弓校射一發中的太宗解玉
帶賜之後隨忠懿王叔奉土歸朝改領白州刺史上太
平錄一卷太宗賞其才授秘書監除工部侍郎

防禦使錢明叔晦弟暄附

錢晦字明叔文僖惟演之仲子以父蔭歷官東上閣門
使時貴州團練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閩門定朝立宴
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
爲外夷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勾

牙望

卷之三十九

主

光碧堂

當三班院羣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
曰陝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
呼爲貴戚子弟也晦頓首謝尋改潁州復還三班院同
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卒弟暄字載
陽歷官駕部郎知台州進少府監權監銖副使暄鈞考
諸路通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賄上言浙部仍歲飢
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歛於民民不堪矣神
宗卽詔釋之尋以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謨閣待制卒

天章閣待制沈興宗起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進士高第監真州轉般倉開父病
委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
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勵天下之爲人子者服除
特遷之知海門縣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以論
興國監銖事不合出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飢盜起除提

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誘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
唯恐後遷湖南轉運使召直舍人院加集賢殿修撰知
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
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

牙望

卷之三十九

十四

光碧堂

自是爲定制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未幾代蕭注經略
交趾無功貶團練使安置郢州已而徙越又徙秀卒起
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孫武
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少宰劉德初正夫父載子阜民阜民附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父載字子厚剛正有守魁
南省仕檢正以論事忤執政疏乞歸正夫未冠入太學
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第進士除左司諫時
方究蔡卞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徐舉淮南尺

布斗粟之誰以諷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尚書太學諸生習樂成蔡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毋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問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遂拜特進少宰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堂

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有與至內殿長子阜民掖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克中太乙官使封康國公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有六贈太保謚文憲帝眷命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閣待制

荆湖轉運判官劉先之收

劉牧字先之其先爲臨安人曾大父彥琛爲吳越王將

有功刺衛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牧生而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牧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亦數稱牧勉以學任之以事無不立辦歲終將舉京官牧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安撫河東乃始舉牧可治劇於是爲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牧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六

光緒堂

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懼怖不知所爲欲走牧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嘗是時富丞相弼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牧掌機宜文宇保州兵士爲亂弼請牧撫視牧自長垣乘驛三日抵其城下會弼罷出牧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以外艱去通判青州又以內艱去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牧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

修陰隲墓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昧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荊州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牧初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牧亦慨然自以爲當得意已而屯運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是以榆材者至今爲之悵然

判南京國子監方閣 弟閻附

方閻嚴之淳安人博學工文章與弟閻同居太學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七

光緒堂

試必迭爲之魁時人語曰兩浙三方天下少雙閻仕至

判南京國子監閻歷右文殿修撰致仕錫號龍亭居士

閻仕歷太僕少卿

安撫使盧行之知原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累官梓州路轉運

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募兵指築城亘二

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固諫言之黼怒罷去

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先是綱運阻

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詣道上京

師進一官尋除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論罷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勛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湟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由海道轉粟及金縉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卒弟法原自有傳

錄事參軍何茂恭恪 父渠兄恢附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渠多材略睦寇竊發詣軍門獻

策主帥楊維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八

光緒堂

稅營卒謀爲變密白郡守而往誅其元惡釋其誣誤上

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辟主管本府機宜

文字未踰月徑歸每謂人曰使吾二子文行有成勝吾

擁使節踰侯封也恪與兄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

官恪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好

古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於文初主永新簿再調穀州

錄事參軍未赴詣關上萬言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

不合歸治園構亭奉母爲樂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

寶謨閣待制陸務觀游

陸游字務觀左丞相之孫也少穎悟問學該貫喜爲詩歌工文辭淹諸先朝典故名振一時張孝祥以詞翰自擅獨見游輒傾下之初以廕補官高宗聞其名欲召用而游以口語觸秦檜故抑不進紹興末始召對張論再三賜進士出身孝宗卽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和議將成游以書白二府抗陳不便又代樞臣張燾言龍大淵曾覲招權植黨榮惑聖聽上詰知游所代草怒出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衆則攻無則守又知蜀帥吳玠將叛請以吳玠子拱代之以絕亂階炎不從後玠子曦果叛人服其先識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議其類放因自號放翁預修光孝兩朝實錄成陞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八十有五常以中原未復爲恨每形之詩歌有示兒詩云老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其恢復之志垂老不衰如此所著有劍南詩集二十卷續稿六十七卷渭南集四十五卷行於世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尤

光碧堂

平江守徐吉卿

徐嘉字吉卿必之曾孫也甫冠登第令德安以材薦召對稱旨卽改秩監都茶場宰相趙鼎以嘉文儒宜在清禁遂教授王邸爲御史累遷侍御史擢戶部侍郎兼樞密書言者論其有黨上曰嘉朕親擢安得是紹興三十一年嘉亮遣使指索將相要求壞地議遣報聘上獨召嘉及前侍郎劉岑同日見岑言臣老矣恨無以報國當以頸血澣亮衣上不悅次問嘉嘉對願奉命與子婿俱往授次對爲樞密都承旨過泗亮遣使馳驛止之乃還明年亮被屠嘉請和復使館伴既覲嘉使不肯以書授中使嘉徑前致書以進嘉大沮上嘉之孝宗登極以舊職守泉最聞從帥越進職改守平江嘉皇詔孝宗曰是嘗手致虜書者詔過關覲兩官治菹踰年遇德壽慶典進兩階致仕卒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子

光碧堂

知鄂州莫子濛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蔭入官兩魁法科累官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於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踪跡之約三日復

未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門倖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倖至庭。詢竊發之由。聞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低悟。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錢穀。遂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金淪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憶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頓首曰。職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爾。才望

卷之三十九 主 光緒堂

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陞倖。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閫。分授諸將。各刻姓名堽堞間。懸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趨赴。濛堅不從。竟不能奪。使歸。除刑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出知鄂州。卒於官。年六十有一。贈奉政大夫。

吏部侍郎鄭舜舉汝諧

鄭汝諧。字舜舉。處之青田人。登紹興進士。穎悟貫洽。出

入五經。雄衡諸史。辛稼軒一見。推服曰。老子胸中有甲兵百萬。丞相洪景伯薦於朝。孝宗書其名御屏。曰。鄭汝諧。威而能惠。時浙東苦旱。舉行荒政。轉大理少卿。持公論。釋陳亮囚。進吏部侍郎。告老。以敕猷閣待制致仕。卒。

轉運判官葉實之墓

葉纂。字實之。義烏人。以世科。累官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悅。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勵。會京師募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巔。纂以山無水泉。且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主 光緒堂

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置制使趙方不從。纂歎曰。敵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歸。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結廬東山。顏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卒。子由庚。傳在理學。

朝請郎王道甫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登淳熙第。以薦召對。論古今兵制。查數百言。頗末具舉。孝宗動容嘉歎。改官爲籍田令。通判郢州。召還。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卿姑爲郎。以相佐乎。自中頓首謝曰。臣已累壽。不敢復累陛下。固

請外出知延州遷知興化軍終朝請郎自中博學能文章平生尚氣雖知名勝士達官知其無愛嘗世意直嬉笑孩視之陳同甫亮嘗稱其文曰韓筋柳骨獨步當時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葉水心以自中與亮同墓志云志復君之譬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貳其守大節也春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銘曰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於此見二公生平之大節已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堂

知閩縣胡巖起

父巢子居仁附

胡巖起娶之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台州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巢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貨急施人以鄭莊稱之巖起登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現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間全活數十萬人子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三世才名重於兩浙一時以爲寡濤

直秘閣趙蹈中汝諫

趙汝諫字蹈中汝諫之弟少偶儻有軼才智略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諫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諫慙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諫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恩補承務郎召監左藏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諫兄弟倡言非是且上書訟汝愚冤乞斬侂胄以謝天下竟坐汝愚黨廢斥者十年後登嘉定元年進士第除大社令累遷司農丞除湖南漕遷江東憲辟除直秘閣廣東經略又辟仍舊職知温州卒詔以直煥章閣致仕汝諫嘗將旨江湖威聲聳動襄帥趙方嘗力薦以自代嘉定兵端再起獲黃柁阿魯哈羈於潭州汝諫時將漕欲入金以藩隸厚遇之黃柁吐實以二蠟丸書投汝諫未能白其策而卒黃柁在潭聞之歐血死其規畫之不遂天也汝諫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宗虛立身則德業當如子政

中書舍人陳介翁力修

陳力修字介翁平陽人上舍優等第一人登紹定第歷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堂

官禮兵部梁闕被旨督運江東以給豐濠盧壽五閱月致米三十五萬斛邊儲用裕擢通判泰州改知無爲軍時行和余獨不奉詔除司封郎去之日父老將士攀轅垂泣尋爲浙西提刑海寇蘆六積暴衆所切齒前使者置不問乃設計授吏舍之拷竟其罪嘗手殺平民四十餘立誅之而貸其黨浙石震肅除祭酒都承旨兼中書舍人面對言揆路蔽賢之罪理宗大悟會戚里有以濫恩驟進者格其命遂奉祠去盜起荻浦朝廷欲鎮以舊人乃畀憲簡往行訓諭盜聞風解散久之復請祠歸卒

才望

卷之三十九

王 光碧堂

力修識見高邁遇事敢爲故所至聲譽藹然久而猶在進士孫吉甫枝父九子起于附

孫枝字吉甫鄞人父允受業鄉先生沈鉢學以真實爲本教授鄉校者十年枝與鉢之子煥同游米文公嘉門問學益精著書解十三篇嘉定間與子起予同登袁甫榜進士九時尚無恙郡守程單表其里曰重桂鄉枝卓邁有智略自秦隴荆襄達之淮海凡邊事軍謀靡不練習淮海帥延之幕下枝以祿不逮親辭不就起予爲昭武參軍羣卒噪呼於市起予往諭之羣卒羅拜曰孫司

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兵部尚書洪伯魯勲弟嘉熹附

洪勲字伯魯咨夔之長子登淳祐四年進士第少爲崔與之魏了翁所知仕至兵部尚書嘗爲詞臣發明先皇與子之意人稱其有父氣骨膽端明殿學士謚文靖弟熹熹亦與勲齊名皆能紹其家學

元 共三人

治中陳剛中孚

陳孚字剛中臨海人自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署上蔡書院山長陞翰林院國史編修官擢禮部郎中副尚書梁曾奉使安南詔其世子陳日燁不庭之罪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嚴氣直名重一時尋歷建德衢州兩路治中召爲翰林待制改本路治中卒贈翰林直學士嘉議大夫追封臨海郡公謚文惠有天游觀光玉堂交州桐江柯山等集

身望

卷之三十九

王 光碧堂

胡仍仲之綱弟之純附

胡之綱字仍仲永康人汲仲之從兄也與弟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嘗被薦書自負才名不屑小官遂薨

獵藝林博綜墳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戊戌進士踐屐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與汲仲同稱時人謂之三胡明一 共三十五人

刑部主事葉夷仲見泰 弟惠仲附

葉見泰字夷仲臨海人王師取台州見泰衣褐造軍門謁其帥帥趣見語三日夜不休署部從事遂下永嘉取福建收兩廣皆與有力焉木幾使安南卒能論其君長來貢以功授高唐州判官遷睢寧令終刑部主事所著才望 卷之三十九 毛 光碧堂

刑部郎中詹國器

詹鼎字國器台之寧海人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於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與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邀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游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逾年遂通其

師所能師辨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而不敢慢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不得已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蕪名一心守法被諸下獄半年乃釋爲上虞上虞與僞吳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於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後雖元帥葛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嘗以事過臨海令以下皆迎謁且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於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言詣闕下須駕出

才望

卷之三十九

毛

光碧堂

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從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於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笑以貲屬掾吏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弃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辯甚美又能爲梁趙聞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

才學

卷之三十九

无

光緒堂

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也待半歲除留守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僚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賊御史覆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談逼古人守身庶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

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并以買書其爲人青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大理評事顧觀

顧觀蕭山人自童幼時卽一覽不忘善屬文年十六遭洪武開科之始遂以尚書領浙江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太祖甚愛之日侍左右遇有咨訪呼曰小翰林。

太祖嘗訪天下利病觀對曰治徒罪以上悉廷審臣民皆苦其煩請自死罪外悉從外省徑決上允之遂爲一代定制尋擢大理評事每審獄必令唱名卒於官年

才學

卷之三十九

三

光緒堂

才二十有四魏文靖驥嘗從之學惜其無嗣爲設主祀之終其身。

禮部右侍郎蔣良夫驥

蔣驥字良夫錢塘人弱冠領鄉薦舉洪武庚辰進士授行人美丰儀善詞令在稠人中形神秀朗獨異若游麟矯矯見之者知非常人累官檢討司直進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與修太祖成祖仁宗實錄及永樂大典等書多所裁定仕終禮部右侍郎子琳卒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自有傳。

禮部尚書李至剛剛

李剛字至剛以字行世爲台之寧海人父塾洪武初分教華亭因家焉至剛少穎秀不凡嘗從學楊應夫爲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太子初授禮部試郎中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爲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懼至剛建議假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左叅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至剛來朝大臣多言其才者且洪武舊人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且暮在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尋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繁挫至剛長於剗繁修理井然益見寵遇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命至剛以冊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東宮開經筵至剛與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四方羣儒皆集仍以至剛董之無幾爲侍郎宋禮所間遂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劇務必以屬至剛仁廟嗣位念舊功臣復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出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至剛仰祇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歲受於官年七十

南國子祭酒陳光世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登永樂會孫榜進士時選俊才二十八人以應列宿之數入翰林讀中秘書名曰庶吉士而敬宗與焉文皇帝自教之令內府給以書籍筆札工部布凡席擇泛居與處以便宜召禮部給夜誦膏費光祿供饌醢茗果食罷許出遊息仍免朝謁自是益得以沉潛經史百氏之言上時至閣試之易其文行期與韓歐並驅後先敬宗愈加磨礱奮發會纂修永樂大典命敬宗等考正謬謬書成授刑部主事入史館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改翰林侍講管獻北京賦平胡頌元夕觀燈賜宴偕儒臣應制賦詩上獨稱善宣德改元母憂起復勅修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監司業秩滿陞祭酒力以師道自任不少厭倦嚴立教條痛革舊習居常持敬以身爲表率諸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時比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比李云敬宗平生剛平介潔勢利紛如一無所累評者謂其撓之不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位有至卿貳者而敬宗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景泰元年引年

致仕德望文章名聞天下退而家居不輕出入有被接見者雍容談論莫不感發興起別號澹然居士至是號休樂老人有詩文十八卷曰澹然居士集卒年八十一

刑科給事中陸中善 子珪附

陸中善字中善慈谿人洪武丁卯由國子生授刑科給事中正直敢言聲譽日起逮文皇帝北巡留皇太子監國以尚書蹇義金忠為詹事以中善為丞與侍講楊士奇共總青宮之政小心慎密夙夜匪懈後坐解縉事出為交趾丘烏令未幾復職疾亟謂其子曰當今仕宦為子孫罹禍者比比吾歷官二十年受知二聖竭忠守分以清白遺汝吾目瞑矣仲子珪承家學為儒官

尚寶司少卿朱永年

朱永年字永年寧海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為鎮遠侯家塾教官十三年進元宵觀燈賦上喜而賁之由是知名洪熙初用尚寶司少卿袁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宣宗見其詞賦處之近密特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祚能詩能文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不恤毀譽晚

才望

卷之三十九

重

光緒堂

稍自懲因號默齋正統十年正月卒

辰州知府何彥容

何順字彥容仁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官刑曹郎持法嚴不撓貴勢京師為之語曰母縱誕避何鐵面受知成祖每大獄親呼順名使決之出知辰州裁抑豪強凡鎮守總戎殘擾市肆者悉舉正其罪未幾致仕歸家居十年不入城市以子琮貴贈通政使

翰林庶吉士柴廣教

柴欽字廣教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陶氏

才望

卷之三十九

重

光緒堂

其姑助力守節以不聞柴氏家聲欽九歲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墮志於他技雜巧者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為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鄉前進器重之皆謂伯玉有子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太宗文皇帝初御極拳拳於作興儒術文士選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宿使為庶吉士翰林欲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世欽在列益感激奮勵務盡其學窮日夜而書不絕聲累積之厚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着不蹈襲陳腐而發

駁欲追古人轍跡尤善爲賦每出一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纂修大典徵天下遺書備採摭欽進言其師國學典簿趙爲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既至京師與纂修職分修禮樂音韻書日進退於館閣勞心思於考索編著縉紳皆問其勤善其平生清苦刻勵天性然也卒以劬瘁致疾歿年僅三十有六京師士大夫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

少詹鄒汝舟濟

鄒濟字汝舟餘杭人冲和易直表裏洞然不爲崖峻刻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堂

削之行洪武初以明經授本縣學訓導被薦入翰林預修高廟實錄永樂間知平度州爲政廉平簡重頗以寬厚得吏民心進禮部郎中從征安南累遷左春坊左庶子位望清華不敢驕溢侍東宮朝夕講誦待遇優渥陞詹事府少詹事卒之日家無餘貲惟藏書數千卷宜宗登極念講讀舊勞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太僕寺少卿沈升

沈升海寧人永樂初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升

立朝好獎拔善類凡同年同官中有文武才能堪爲時用者亟疏薦之後皆不負所舉人多賞其鑒識

監察御史陳廷章憲

陳憲字廷章定海人永樂中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莊重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邑吏之賢否而去留之無不協於輿論者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之以爲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安吉守禦千戶臧清貪淫兇暴爲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監司直指雖知之莫敢何問憲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緒堂

至憲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宴然拊舞於道未幾以代歸而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皆引憲初鞫爲證遂并下刑部憲恚甚已得微疾既事白宜釋矣以覆奏未報尚羈獄中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臧清雖罪狀明白尚繫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之憲不勝忿竟以宣德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各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上深惜之因是不直禮後有告清他

罪者立命磔於市

陝西左叅政李孟博約

李約字孟博仁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左遷交趾通判未幾復職歷九載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每行部審繫獄聽讞精明直枉立判冤繫者多所平反人皆稱之調山東復入爲兵部員外郎兩使朝鮮不抗不隨人謂得使命之體時胡寇西鄙陞陝西左叅政督餉事竣還朝有僞稱校尉求郡邑賂遺者約籍其贓械送入京事連塞北邊軍及京營衛士反誣約居職方時才望

卷之三十九

三七

光碧堂

山東叅議孫子良

孫子良錢塘人洪武間貢入太學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爲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武選郎中成祖北狩以尚書方賓從行命子良攝部事時兵政繁劇子良應答如流大爲監國所眷注侃侃持正請託不行人多忌之子良本以郎曹領部鈐制屬吏同列滋不能平

羣口交妬遂落職請交趾布政司吏目夷俗素不知學

子良善道誘之皆喜漸濡德教多有成者洪熙改元以言者薦起掾屬拜交趾參議已調山東督理河道上章乞休卒年七十八子良少喜學詩出入唐宋諸大家所著有螺城集四卷行於世

刑部郎中鄭良載厚

鄭厚字良載仁和人篤志問學所寒暑雨未嘗去書詩文典雅居然以方家稱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授武選司主事陞南京刑部郎中臨事周慎未嘗有過以持法不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三八

光碧堂

阿忤時致仕歸卒厚自祖父世承詩禮一門內外循循雅飭馨欬不聞服食起居咸有軌則未嘗隨俗浮靡鄉以善守家法稱之所著有虛車集三卷

兵部尚書徐良玉琦

徐琦字良玉世爲錢塘人祖德富戊寧夏而生琦天姿英毅耽耽經史至忘寢食以蔡氏書中陝西鄉試登永樂乙未進士寧夏之有進士自琦始也授行人遷兵部職方員外郎宜德間黎利倡亂南鄙廷臣議撫之擇庶僚有才望者以行乃擢琦行在右通政持節往諭既至

利拜命畢遣人議相見禮琦曰吾奉 上命至爾曹盡禮使者即所以尊朝廷禮何庸議利聞即趨拜坐下坐所餽悉拒不受還還兵部右侍郎未幾 上復命琦賞勅問黎利往年抗拒王師之罪并定歲貢常例至則利死利子麟蓄疑未服琦宜布朝廷威德曉以禮義示以禍福辭旨英暢意氣慷慨一國竦聽無有不帖服者由是麟感戴 上恩乃鑄金人一以代躬謝仍備方物遣陪臣以進關廷 上大悅宴賞特厚遂命落琦戎籍蓋異數也進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留守南都二十年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深沉果斷每臨大議衆論盈庭徐以一言決之衆皆悅服卒謚忠襄

僉都御史陳廷誥詔

陳詔字廷誥青田人少英敏絕倫日誦萬言以尚書魁永樂庚子鄉薦登宣德庚戌會試第一除監察御史遷四川按察副使時閩浙盜發溫處屠掠尤慘 上素知詔威望特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命巡撫浙江勦平山寇詔至諭以利害不煩寸兵斗粟而定悉平事聞 上大悅陛見錫賚甚厚將論功崇爵一夕疾作卒於官先是

郡省運金帛鉅萬犒軍委詔不問出入詔例給券餘即封還府庫無所私麾下歎曰此公家物也乃棄不取何爲其廉靖類若此

南京太常寺少卿夏輗輝瑄

夏瑄字輗輝太師忠靖公原吉之次子少聰穎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 宜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於家拜瑄尚寶司司丞明日瑄入謝時年十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瑄將扶柩歸葬 宣廟閱其幼特免守制使養母於官而別遣行人護喪歸且厚恤其家瑄強記過人張太師輔呼爲小友蹇少師義而下多瑄父執禮重之時雲南夷逆命瑄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驥奇之欲以瑄往有沮之者乃已尋命署本司事時四方多事瑄上疏陳七事多見採納十四年虜犯京師瑄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

才望

卷之三十九

光緒堂

聞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

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既舉國人寇邊無所禦且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虜使至瑄又言虜無故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

光緒堂

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強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齊用兵敢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瑄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潦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爲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爲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主勞以酒幣揭名於旗以倡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諸地利能爲

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于謙請試用其才監察御史王偉亦請勅瑄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以母老乞就養留都命掌南京尚寶司事內艱服除復陳三事一曰賞罰以爲禦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二曰去利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利致害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

光緒堂

者貪虜人貢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汚吏賣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邊患三日審機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太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退爲

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學士高穀見瑄疏亟稱其才議疏薦於朝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還遷少卿成化二年進正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卿仍掌尚寶司事無何以疾卒未卒前五日猶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貽謀之至意願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才望

卷之三十九

星

光緒堂

未敢輒上今臣病且夕死此而不言永無日已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遣官諭祭於南京

命都御史陸仲與矩

陸矩字仲輿世家湖之歸安父斌坐累謫戍河間之阜城矩遂以戍籍登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陞郎中奉命從征閩寇是時主將不戢士道途所經民不勝其擾矩白總戎嚴制之凡號令敷奏之文一出矩手軍士屏息不敢出氣至則賊渠已死餘黨據山寨自固官軍分道並進矩與副將保定伯梁瑄獨當一面併

力以攻刻日破之擒其僞將而悉釋其脅從者閩境以平以功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守真定諸郡當虜寇侵掠之餘民往往離散不止矩百方招輯發德州廩粟數萬石賑其飢者民志始定以憂去服闋參贊延綏軍務陞辭賜楮幣二百錠至軍號令一新未逾月廢墜者日以修舉邊人私相告戒曰今之參贊非昔之參贊比也不可犯明年春方行邊冒風雪得疾亟還竟不起時年四十有八將佐以下弔哭之皆哀軍士有出涕者真定諸郡民聞之皆巷哭爲之罷市

卷之三十九

星

光緒堂

大理寺卿湯正傳宗

湯宗字正傳平陽人初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食事陞山東按察使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蘄州府知府時郡連遭水旱細民轉徙通租百餘萬石無所出宗不忍迫促諭富民出水代輸富民知其能愛民者皆從其令不三月通賦悉還又坐事左遷知祿州以薦召授大理寺丞時外夷貢使病死使者從人謂醫殺之獄成宗聞廢數日夷人知醫素無仇怨寧有故殺之理卒辨其誣河南水患民多流移仁宗在東宮給其才命往賑之

比還命署戶部主事未幾坐累繫獄者十餘年仁宗
蒞祚立出之復大理丞俄進左少卿陞南京大理寺卿
宣德元年命清理戎籍於山東時天久不雨宗極陳民
間飢饉疲困之狀即日召還勅有司免租稅蠲徭役罷
不急之務二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三計開遣官賜祭命
有司治葬

刑部右侍郎葉景陽春

葉春字景陽海鹽人幼警敏知學有才識洪武中舉自
邑史歷事吏部者六年永樂初禮部尚書李志剛知其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主

光緒堂

通練薦於朝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勤敏周密爲上官
所重陞郎中再陞兩淮鹽運使改福建布政司右參政
宣德元年以蘓松常鎮嘉湖諸郡姦吏土豪肆爲貪虐
以毒細民久而愈甚特降 璽書命大理卿胡榮與春
巡歷訪察務去惡以寧善後又益以錦衣衛指揮任啟
監察御史賴瑛等奉命所至秉公推明行之以果無
所屈撓於是數郡之內氛廓清敵訟聞闕咸有生氣
時事之裁制一董於胡然在春之鄉知之素明而行之
無私視諸人尤難事竣還奏 上嘉之數人者皆進官

春進刑部右侍郎歲中遭疾卒年六十有四

左副都御史邵以先玘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永樂乙酉鄉試明年成進士
廣東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紀究律意而
用法平恕至遇巨奸滑爲民厲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
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 仁宗皇帝監
國尤所簡知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缺堂上官率命玘
署有重獄數以付玘玘 感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
理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主

光緒堂

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苦上官和買長里役者供一
日費家爲之空玘視事之日立罷之惟聲溢路而私不
便者皆側目焉然視玘自用簡儉亦莫敢一語侵之在
江西五年政用肅然改福建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
倍繁稍濟以寬人稱得體宣德三年召爲南京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而御史尤縱玘奉勅簡
擇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勅偕六部長貳簡黜
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大振玘爲人內寬外肅仕二
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例故實與夫施措之宜

默識明習所至糾合官邪舉大體而略瑣細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蘆潔之操蓋始終一轍卒年五十有六

監察御史陸子達和

陸和字子達江山人以進士任監察御史巡按中外凡九年力持風裁所至百司戒飭嘗奉勅監軍禦虜降俘塞道立朝抗疏直言甚裨治體京師號為鐵面

工部尚書王原之來

子鑰附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領宜德元年鄉薦會試中乙榜授江西新建縣學教諭被薦擢監察御史巡按直隸獲松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

光緒堂

常鎮諸郡風采凜然尋奉命考覈守令而下貪暴者望風引去正統初陞山西左叅政調廣東先是倉儲久腐奏以歲徵折銀餉邊寬西北人民轉輸之勞上嘉納定為令陞河南左布政使時流民數十萬屯聚奏請土著撫御備至卒解其患已巳河水衝溢乃築堤植柳捍之民賴其利景泰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諭河南湖廣北虜犯京師聞召即率兵馳至衛輝以寇退引還尋陞都御史時貴州苗賊倡亂命總督湖廣軍務以勦之縛其渠魁常同烈等而撫定其餘黨師還召見便

殿慰勞之轉南京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條陳時政十二事多見采納蒞事逾年疏別釐正百役就緒英宗復辟賜致仕成化改元詔進一階卒年七十有六來偉姿貌少俊邁不羈善詩有奇語臨事明達事無大小面訊立斷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治辦稱子鑰中浙江鄉試授監察御史

禮部尚書王一寧

王一寧僊居人父俊用以鄉貢官國子監丞寧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仁宗在東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

光緒堂

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京闈鄉試又四年戊戌舉李騏榜進士尋以外艱歸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宜廟求文士甚切吏部以寧應召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皆當上心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於文華殿未幾改任翰林修撰與修宜廟實錄書成進侍講以母喪歸服闋克進講官尋遷禮部右侍郎奉勅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勦苗賊措置有方軍與不乏景泰二年被召還京理部事遷左侍郎晉通議大夫無何以疾卒訃聞賜賻楮萬緡遣

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命有司歸其喪并爲營葬感寧爲人聞敏而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絕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爲人所稱卒年僅五十有六有才而見於用不既世共惜之

巡撫都御史陳德清瀛

陳瀛字德清鄞人登正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明習文法如吏師進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僉事轉則使巡視海道海盜竄而圍山又瀕海盜勢猖獗瀛親冒矢石出奇應變日夜露禱誓不與賊俱生忽雷電友

才望

卷之三十九

聖本

光緒堂

作風雨晦冥盜迷蹟相擊殺俘誠無算海南肅然歷陞廣東左布政使尋陞巡撫廣東都御史廣人益欣戴頌聲大作時荐歲兵興供億師旅勞止日甚瀛懇懇矜憫如或傷之尋奉命總督漕運動疏濬立程度輸運無後期者兩淮故南北孔道諸豪家漁獵貨貨率多暴橫凌啖庶姓悉裁以法善良咸獲其所丁內艱去適河南缺巡撫上謂非瀛不可詔起復瀛辭不許灑泣就道未幾改命巡撫北直隸兼巡紫荆諸要害明年上計漕運事重還瀛原任比至淮疾作卒於蘓

應天府尹彭中孚信

彭信字中孚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選讀中秘書擢山東道御史巡歷紫荆諸關塞邊烽爲之無警巡撫廣東時嶺南未靜武將專征頗易信儒生及出師普衆信爲帥指陳方略揆度事機切中竅繁卒之殄滅夷獠兵無挫卹信功居多倖奏帥以彼所得賞格信信曰吾文士也吾自有階矣以武爲識者偉其功而多其不伐內艱服闋改貴州道巡按陝西歲滿且代藩憲交章願留謂關右民悍勁其與儒者至不能自立信治之強者鋤弱者植威惠並行得憲臣體上從之爲留信再期而後復命巡按河南當是時信爲御史秩滿且代而復留者再巡歷諸藩無寧歲其勞績茂著上在東朝雅知之及卽位首擢順天府丞奏最階中憲大夫進尹以疾卒於官信爲人性度坦夷人謂其有納污藏垢之量至於遇事敢爲果斷立發則又謂其不苟柔吐剛云卒年五十有二壽不竟其材用世者惜之

左春坊左庶子周中規旋

周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正統丙辰擢進士第一入翰

才華

卷之三十九

聖

光碧堂

林爲修撰進侍講景泰壬申懷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如故授奉政大夫又明年是爲景泰甲戌正月二日風興方盥櫛造朝忽得疾遂卒旋六歲喪父未冠又喪母然自立入郡庠爲弟子員卽奮發刻苦於學儕輩咸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弗偶而其志弗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詔選庶吉士俾積學中秘益進修不息其聲隆隆起儕輩復推讓之如諸生時同考壬戌會試得劉儼所作大加稱賞擬置高第同事者沮之旋不平爭之愈力已而廷試儼果大魁人皆服其識未幾而景皇卽位儼然曰安夏壞夷此其時也上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講學勤政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年五十有八旋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爲文章耻陳腐務出己意爲奇語每作輒呼酒引滿三數行捉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求者接履戶外而旋應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兵部郎中洪子常經

洪常字子經鄞人中正貌戊辰進士親政兵部尚書

才華

卷之三十九

聖

光碧堂

楚侍郎于謙謂常有經濟才特疏授武選主事政不沉俗斷斷莽錯綽有裕餘會土木之變楚死謙爲尚書時虜患孔棘奏對劬勩一以委常每入朝必佩華札以從事至且語且疏卽不草立上進員外郎郎中英廟復辟謙被讒死讒者復誣常爲謙黨上特原之讒者歸貶不止遂誣常吏以姦敗當事者聞於常常曰彼罪當則可知以常故則不可時侍郎陳汝言素惡常不附已遂因都指揮李進事誣常入進賂私庇之上亦置不問會西鄙多故命兵部尚書馬昂往征之昂言部署乏人上問洪常安在昂以憂去對詔起復之遂奉勅與陳武平伯會訊夷人常徒步往陳高其節以白金八十兩餽常買馬謝不受久之昂薦爲本部侍郎讒者忌之遂劾昂私常遂乞骸骨歸家食三十年非歲時飲射不至公府蕭然一室左圖右書宴如也常爲人謙恭蘆潔不問家人產重然諾好抵人之急嘗捐俸歸條友李鳳喪倡義葬主事李山如其高誼類若此

少詹事司馬恂如恂子圭附

司馬恂字恂如山陰人自以宋溫國之後思輯其休光

在鄉校出入動止皆有常度正統中貢入太學祭酒李時勉延教其子尋中順天鄉試第一拜給事中使朝鮮朝鮮主素知恂名專禮特異有所僂遺峻却之朝鮮至今猶有能誦其詩文者在職論事能持大體不爲苛察英廟復辟卽同列極論人臣懷二心者慷慨引義擊刺權奸辭甚切至然敦厚周密權奸欲中傷卒無可乘者未幾還爲春官贊善是時石亨曹吉祥內外相要結朝士多趨附之恂獨簡默自守亡何亨敗附者皆獲罪而恂竟以敘遷進少詹事兼國子祭酒敦禮範衆持其科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碧堂

條諸生毋敢自便者尋以病乞歸司馬氏自宋來清白相承至恂歷顯仕服習如寒素其文學政事爲一代名臣卒贈禮部侍郎遣官祭葬如禮子在刑部員外郎亦篤行能文章稱世家云

湖廣叅政倪良弼輔

倪輔字良弼平湖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天順間由進士授吏部主事三載遷郎中剔姦革蠹不避權貴嘗奉命冊封秦楚二藩倪遺悉却之歸惟圖書數冊而已陞湖廣叅政一介不苟撫治洞徭如赤子恩信所

及無不感悅卒於官士民哀思如失怙恃所著有類劇藏稿獻存稿藏於家

禮部右侍郎汪伯諸諸子舉賜附

汪諸字伯諸仁和人御史澄之子舉天順庚辰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纂修英廟實錄一時稱爲良史錄成進修撰歷陞右庶子選侍東官講讀誠心啟誘孜孜夙夜及孝皇帝登極進少詹兼侍講學士克經筵講官修憲廟實錄克總裁擢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屢疏乞休歸諸博學強記深沉不泄有大臣度持身整潔如玉界尺事母極孝居喪枕塊遂得痺疾卒贈禮部尚書子舉賜皆進士舉官太常少卿賜至副使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碧堂

工部尚書胡拱辰

胡拱辰字拱之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授縣縣知縣有惠政擢監察御史英廟北狩屢疏以選將保邦修德弭災爲言尋陞左叅政轉左右布政使歷左右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尚書成化中儲位尚虛拱辰率諸大臣疏乞早定國本拱辰平生清謹所至以典利除害爲務在貴州兩廣四川督勦叛夷爲都御史時提督孫江勞績

可紀者甚多。年七十，懇乞致仕而歸。弘治辛酉，孝廟特賜之月廩歲祿。正德改元，遣官以璽書存問，賜祿廩有加。三年正月卒，賜太子少保諡莊懿，賜祭葬如例。拱辰卒時年九十三。大老居退林下，獲享榮壽，若拱辰代不多見，人以此方諸魏文靖云。

副都御史陳宗之鎬弟欽附

陳鎬字宗之，其先會稽人，占籍南京。欽天監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試第一，成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右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以病

才望

卷之三十九

五

光碧堂

乞歸，命未下而卒。鎬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當，得士心。巡撫時平漢汚之盜，民賴以安。鎬與弟欽同科進士，而皆有才名。欽亦官廣東提學副使，兄弟文衡一時以爲盛。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目次

才望

明二

太常寺卿王惟臣獻

太常寺卿呂秉之憲

吏部侍郎楊惟立守卅

翰林院編修戚文湍瀾

河南布政楊名父子器

雲南布政使薛之綱綱

才望目次

卷之四十一

一

光碧堂

翰林院檢討元勳勳子孫附

刑部尚書屠元勳勳子孫附

工部尚書俞德彰琳

刑部尚書韓大經邦問父附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

翰林院學士豐原學熙

吏部左侍郎李子賜旻

四川左布政使陶時明照

左長史張廷光景明

右僉都御史徐章甫錦	副都御史陸容之鈞 <small>季父健附</small>	副都御史王天宇應鵬	右副都御史錢可容宏	河南按察副使陳約之東	大理寺少卿羅質夫輅	右僉都御史秦懋功鉞	右僉都御史張子清灝	侍讀學士姚維東涿	才望錄次	刑部侍郎楊章之 <small>六章</small>	廣西按察使陸選之鈺	刑部主事胡文徵憲仲	監察御史沈汝材楠	太常寺少卿傅朝鳴佩	南京司業朱象玄大韶	副使卜吉夫大同 <small>弟大有大順附</small>	四川副使顧日翔耕	國子助教司馬式古軫
卷之四十										二								
										光碧堂								

禮部尚書閔師望如霖	禮部尚書秦子豫鳴雷	廣東左叅政吳汝堂玘	禮部尚書汪振宗鏗	福建左叅政馮明卿臯謨	右春坊屠文升應堦 <small>子孫附</small>	廣東右叅政管道夫見	廣東副使王育叔裸 <small>祖父附</small>	湖廣右叅議蔣汝才勛能	才望錄次	卷之四十								
										三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武塘丘遂叔遂氏閔

才望

明二 共四十九人

太常寺卿王惟臣獻

王獻字惟臣仁和人天賦穎異羈貫日誦數千言過目即終身不忘年十七領鄉書登景泰辛未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閣賜居第及大官酒餼

才望

卷之四十

光碧堂

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之不別立師傅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獻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官中最稱敏贍尋授編修修寰宇通志陞修撰入內閣授中貴人書癸未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為同考是科先後兩入簾不改命者唯獻一人已而聞父喪即日陞辟星夜行抵家治喪葬戚易兩至時日與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侈之態人以爲難專用薦起復之疏乞終制服闕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克經筵日講官陞翰林學士賜金帶本朝學士非

典密務侍日講者皆不與是賜蓋異數也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道獻祭告闕里比還適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仍兼學士戊戌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於文華殿與修文華大訓成陞太常寺卿兼官如故蓋自擢第入翰林歷三十有七年先後擢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年已五十餘矣後進推之爲先達知已期之於大用然訖不登樞筦屢要劇少展其抱負以死君子惜之

太常寺卿呂秉之憲

才望

卷之四十

二

光碧堂

呂憲字秉之嘉興人文懿公原之子生有異質書過目輒成誦甫貫卅即精故訓尤善度時事多曲中文懿奇之以蔭補國子生授中書舍人猶刻志文學居常手不釋卷每以不階身科目爲恨上疏乞應試報可言者以爲非例憲廟獨允之遂中順天辛卯鄉試仍官中書秩滿遷主客員外郎進郎中時珣珠國乞歲一入貢謂子之事父定省不可間其意實利於買市以自便耳廷議難之而患無辭憲請折之云若知父子之禮當遵父命衆服其言西夷回回奏乞取廣東道歸國朝廷將從

之憲執不可曰西域貢有常道更之恐有他發且經涉江海萬餘里勞費將不貲遂寢其奏權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得爲人所窺文卷例不刷浸以磨滅登耗無所於考憲曰他官不與知是也太僕所掌何事而可罔聞乎乃建白凡馬政卷許太僕官歲一照刷以爲例未幾改通政進太常寺卿祀事多更張卷牘浩穢至或相牴牾乃采輯累朝沿革爲條例若干卷事至按而行之至今賴以無誤大學士楊一清稱其志存澤物而久官閒散不克自展布其政事終爲文學所掩云

才華

卷之四十

三

光緒

吏部左侍郎楊惟立守陞

楊守陞字惟立文懿公守陳之弟也文懿文名擅天下守陞家自師友稱文豪舉成化戊子鄉貢第三戊戌禮部第四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南京吏部右侍郎進左七十引年進尚書致仕逆瑾竊政矯詔奪所加秩瑾敗乃復家若七年一日筆語於冊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越五日卒壽七十七贈太子少保道官諭

祭葬如例守陞文學論議隱然有文懿風履歷亦略相似而舉解元爲學士爲少宰對署兩京翰林亦稱奇云翰林院編修戚文瀾

戚瀾字文瀾餘姚人以庶吉士歷官編修雖居木天清華之地而意象翛然常欲駕風雲而斥八極覺非人世榮利可得而羈縻者天順初予告歸省歲暮詣京晚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耀江水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向一舟皆懼瀾曰毋懼我知之矣推憲謂九人曰若非桑將軍九弟兄耶皆跪

才華

卷之四十

四

光緒

而應曰然曰去吾喻矣須臾風息浪平瀾卽命舟人返棹歸謂家人曰吾某日逝矣及期沐浴朝服端坐頃之向九人者率甲士來迎戈戟旌旗晃耀閃爍遂卒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

河南左布政使楊名父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常熟縣知縣因時立政盡然歸於禮法稅入常後期下令先輸者無耗期日遞加既乃以多益寡耗足轉稅而民無敢後考最召補吏部考功主事轉陞郎中驗封每與同官談治

體自六部達諸鎮能歷道其故及當變通之宜北虜時
時蹂塞下嘗陳邊務數十事大司馬以爲才 幸陵山
陵初起子器聞有水石爲病上疏極言之下詔欽執不
變已而果然遂還舊職時逆瑾方橫會有議薦者擬子
器翰林聞之亟爲書辨於內閣事爲之寢當是時奸難
虞辨尤難識者題之未幾還湖廣右叅議分守辰常道
會郴桂賊起遂請改道自效冒暑提兵討平之陞福建
提學副使以進表至京會轉河南右叅政時方以郴桂
積勞成疾而東賊且將渡河天又寒甚有勸緩行者子
才望

卷之四十 五 光緒堂

器亟騎而往至嵩縣卽居守賊方走湖廣子器曰賊遁
土兵必復向汝州洛陽藩籬備不可缺乃自嵩馳赴之
賊至子器輒食登城晝夜調度手書示城中人曰不上
城及上而輟下者皆斬旣而有將下從賊者卽斬以徇
城守益堅賊遂引去進右布政使以湖廣郴貴功受金
綺之賜入覲北行卒於衛輝之驛舍年五十有六子器
性介直濟以和易與人交能以量容以情恕不能以辨
色假故人於子器無喜怒而有媿感性惡華侈仕至方
伯服食如平生時有規遺於故舊僕而不貨或問之子

器曰吾生平惡貨交而顧交人以貨是居已於清而居
人於濁也故不敢

雲南布政薛之綱綱

薛綱字之綱山陰人以進士拜御史巡按陝西其所建
明皆邊防大計已督學南畿學政振舉擢湖廣副使督
學如初歷廣東按察使雲南布政皆善其職以老乞歸
尋卒於家綱簡直夷坦不矯激而能持正爲文醇雅有
深沉之思所著有三湘集榕陰鼓吹等篇藝林多稱之
史治文學遂爲一時冠冕

才望

卷之四十 六 光緒堂

翰林院檢討朱文佩敘

朱綬字文佩秀水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侍
坡主講讀弘治庚戌王出就府邸奄宦專權輔導臣僚
殆爲虛位綬據例抗疏 孝廟是之頒行諸藩國自是
政務悉諫輔臣永遵舊典越遷楚藩左相內艱服闋改
相晉藩時王年耄世子世孫俱薨有欲竊柄者幽王曾
孫於別宮潛奏權國上下疑莫能決綬密疏有王曾孫
在乃得封晉事始定丁外艱歸楚藩以綬奏請於朝復
起相焉未幾乞休先後爲國相二十餘年方正不阿有

董江都之醇雅而無賈長沙之牢騷不平卒以壽終於正寢天下以是賢之所著有四書輔註易經精蘊等編

刑部尚書屠元勳

子應塤應坤孫益玄仲律叔方保謙附

屠勳字元勳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凡諸司大獄多付之鞠獄精明法比人稱不冤遷南京大理寺丞晉少卿請差官審錄革煩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諸路兵備嘗分三路屯兵使緩急相援虜聞遠遁迄任不飛尺羽又增黃花鎮諸營堡以固聲勢至今爲利寶坻

才望

卷之四十一

七

光碧堂

歲供銀魚中使因之橫索勳上疏極言請約束無以困民又奏罷麻峪山採礦民甚稱便已遷刑部右侍郎尋轉左會河間戚畹與民爭田而鬪勳勘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大非國體卒歸田於民已丁母憂服闋改左副都御史尋陞右都御史正德改元陞刑部尚書未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賜祭葬謚康僖著有東湖遺稿子應塤副使應坤叅政應堉論德自有傳堉子益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工部尚書俞德彰琳

俞琳字德彰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行人拜監察御史進鴻臚寺少卿儀度安整音吐宏暢擢右通政再轉通政使仍掌寺事每讀疏大廷朝寧傾聽其任鴻臚及銀臺者皆十許年累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琳天性醇樸無巧僞習慷慨尚義嘗以忠孝自許爲工部日值塞北有警上曰保定五府武備當嚴非其人不可乃命琳兼右僉都御史往視師琳毅然星駕指授方略既戡定邊患戢兵歸朝口不言兵士論多之

才望

卷之四十一

八

光碧堂

初爲行人嘗使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卽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薨五老人鬚眉皓白語琳曰爾母壽高爾病亦當尋愈毋多傷琳叩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之則宋太子少師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八十廟食其地云

刑部尚書韓大經

父弼附

韓邦問字大經會稽人父弼耿介有學長於詩官襄府長史邦問因舉湖廣鄉試成化中登進士第授大理寺

評事處因四川多所平反出知淮安府節冗費辨滯獄
又集漕卒禁私鰾其所設施不為苛察而人畏服久之
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時中官駐饒燒供御磁器因而恣
橫需索閭里騷擾邦問力言小民凋弊狀上感動輒
止之後以刑部尚書致仕卒於家邦問雅性坦直不妄
笑言其居雖逼狹市而出入甚罕至士大夫以國典民
隱造質輒響答忘倦身雖退而不忘經濟如此里人至
今想其丰采卒謚莊僖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

才望

卷之四十

九

光緒堂

周南縉雲人由進士除應天府六合縣知縣選授四川
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按安遠侯柳璟不法朝廷肅然
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有邊功
為劉瑾所惡置大同獄瑾誅得釋復巡撫宣府尋改南
贛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以疾乞休家食十有四年而
歿計開詔予祭葬贈太子少保南居官以才略見稱宦
轍所至勲績爛然初大帽山賊流劫三省攻城殺人兇
鋒不可撓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
獲數千計因移兵攻姚源賊黨及江淳山巢悉平之遂

撫其地南贛巡撫之設自南始

翰林院學士豐原學熙子坊附

豐熙字原學鄭人生而穎異志趣超卓讀書精舍嘗署
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即非夫
也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
昂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舉弘治乙卯鄉薦已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已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
袍帶嘉寵之授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修孝宗實錄
轉春坊右諭德時逆瑾用事朝士多懼之熙獨不為禮

才望

卷之四十

十

光緒堂

瑾銜刺骨出掌南京院事尋父歿喪之如喪母既免喪
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才望隆赫中外士莫不
傾心謂宜握持鈞軸以襄化理而忌者陰沮之久之不
調世宗皇帝御極陞學士詔定大禮熙議不合方進
用事者憾以危禍冀得附已而熙卒守前議不變遂得
罪戍鎮海衛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口不言時事未
幾而彗星掃文昌遂卒熙性嚴重不妄交一人其可者
必肫肫見中底而不可者即通顯人未嘗跡其門故卒
與世齟齬傳極羣書而尤潛心六經為文古雅典則不

規模模擬而出入張弛一不鑒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長所著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庵集一齋集子坊鄉舉第一人嘉靖癸未進士官終南京吏部主事以能書名

吏部左侍郎李子賜旻

李旻字子賜錢塘人成化庚子鄉試第一甲辰廷對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領修憲廟實錄克經筵官陞左春坊左諭德上疏乞終養不許尋侍東宮講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署南京國子監事正德丙寅召修

才筆

卷之四十

土

光碧堂

孝廟實錄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仍修玉牒克講官賜金幣奉命授庶吉士業尋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事晉南京吏部左侍郎未任卒旻爲人長身修髯狀貌英偉逸才淵識倜儻高邁其學無所不窺貫穿百氏流覽藝林卽素稱博洽者多推下之善於談議每發言如倒啖懸河四座傾聽然跼弛不羈濶略世故每於人多齟齬云

四川左布政使陶時明照

陶照字時明壽隱君之裔也世居秀水之雁湖菊隱且

戒子弟弗仕元於是陶氏世稱隱德八傳而爲照當敬皇帝時年甫二十餘與兄煦同舉進士於是人目爲雁湖二俊復稱陶氏名家照始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內艱起復改刑部錄四種松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時蠻徭羣起爲盜惠潮清遠間蜂屯各數萬人照察土官陳朝亮才授以方略最糧逮捕不煩帑藏而廣地悉定未幾以父憂起改湖廣尋陞四川布政使忝議時藍鄙作亂蜀人驚擾先是照過新都道衝而無城照卽日命城之城畢而寇至人賴以安竟以平騷功授從三品俸加

才筆

卷之四十

土

光碧堂

賜金綺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備兵威茂改河南陞雲南右布政尋轉四川左先是爲雲南時有大盜橫行哨義阻險深入歲不能下照至卽平之於是詔復賜金綺照性斤斤簡飭言不出口未嘗面可否人至所歷乃表以武功見當事者始知照爲大才可備國家緩急用無何而竟以中議去家居幾十年無一語怨尤時時謂人曰布政司錢穀謗翕翕易起人炫廩自飭而吾子徐弗以外繳當逆瑾時人有官不患不能顯而吾優游舊僚要之無疚耳與鄉人處油油煦和生平無怒容雖與

臺藏獲弗嚴斥也一時皆稱長者卒年六十有七

左長史張廷光景明

張景明字廷光山陰人幼聰慧日誦千餘言舞象作文即多奇警童州補邑庠弟子員試輒高等同輩多歛衽下之成化庚子領鄉書庚戌成進士第時 肅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馬政輩以不職罷 孝宗皇帝命吏部擇廷臣中負才望可以輔佐王者尚書王恕即以景明爲左長史袁宗輦爲右長史人多借此兩賢遠弃藩國不得大用者景明日賈長沙畫江都不有問於時乎析

才望

卷之四十

主

光緒堂

然入謝 肅皇諭之曰卿等皆名賢當大用今屈卿爲輔幸共勉勉以善聞於世耳景明等頓首謝明日上疏劾 肅皇正心謀學以周公及漢東平河間爲期又獻爲善最樂詩以寓規諷深見嘉納賜金幣以酬謏言居數歲從之國詔賜四品服國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法上書陳六事 肅皇優旨答之仍賜金帛久之以憂去 肅皇上書請虛其缺以待越三歲返國 肅皇晏駕世宗爲世子方在諒陰令攝國事中外肅然尋病且革語其僚曰死何足恨但嗣君幼冲不得終輔之以酬先

王之厚德耳言訖而瞑時人皆惜其才不得大用卒後旬月 世宗入繼大統念舊輔功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

廣東左布政使謝于吉廸

謝廸字于吉元輔還之弟登弘治乙未進士釋褐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選司員外郎是時文勝旁午揮遣若流悉中肯綮時稱其才正德初逆瑾亂政兄還以不合罷相去瑾移怒於廸勒令致仕廸怡然退處林下嘯詠自適若將終身焉 世宗登極懋隆治化思用舊臣起

才望

卷之四十

主

光緒堂

爲江西右叅議尋晉河南按察使未幾遷廣東左布政使人覲還任以疾卒於途廸具逸才久鬱弗施起廢以來益圖奮勵以答 明主之知故其叅議江右時發奸摘伏人稱神明以績最薦兵備九江九江地爲江湖要衝自逆藩煽變之後凋弊弗堪事多可慮廸乃除其煩苛務爲綏輯民賴以寧河南按察時風裁愈肅獄無滯因事至立剖揮遣文牒如流水僚友旁視無不噴噴歎服嶺南之握事先要領裕民剔弊不遺餘力論者謂廸深於經學不尚詞華發於舉措鑿鑿可行有補於世才

識明敏足以濟之使天假之年得盡其才事業所建尤當有不可量者惜乎其遽止於斯也卒年六十有三

右倉都御史徐章甫錦

徐錦字章甫

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福建甌寧縣

知縣三載考最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淮陽及廣西等處整飭大體不事煩苛事竣會建仁壽諸官奉勅督理同事多中官每索取常例不一滿望則多端沮勒錦委曲開諭備述官民輸運之艱中官爲之感動反從寬恤上嘗錄錦名於御屏曰是可大用既而陞南

才望

卷之四十

十五

光碧堂

京大理寺丞進太常寺少卿聲望益著會推順天巡撫上覽疏問中官曰少卿徐錦待非向御史乎親簡注焉獲拜都察院右倉都御史巡撫順天兼督理薊州邊備值星變引咎自陳乞休恩賜致仕家居每遇聖旦必沐浴具朝服拜祝於庭賦性寬和與人輒夷易未嘗以貴顯自尊大故其卒也人多惜不盡用其才云

右副都御史陸容之鈞

季父健附

陸鈞字容之郵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車駕司主事會寧藩稱逆駕幸留都兵部尚書喬某恭贊機務每

事必引鈞籌之曰我益友也陞署職方員外郎隨駕旗

牌官章例分守城門依勢騷擾鈞日爲點視錯綜其時

中官有不服者正色折之以義八月駕回鈞已別遷渡

軍非其職矣喬尚書曰此非陸郎中不可鈞乃行處之

以體卒無譁者嘉靖改元出守安慶安慶經宸濠之變

毒於兵燹財竭民疲重以飢饉流殍紛然鈞至以撫綏

爲首務從簡易非捕巨猾更卒不至鄉邑民甚便之而

訟日減嘗訊囚堂上忽市中譁然報曰縣囚劫獄且直

赴府來矣鈞顏色自若麾坐者列所訊囚搜於階下徐

才望

卷之四十一

十六

光碧堂

捕逸囚皆獲蓋兩囚相通舍此取彼則乘而跳梁兩不可禦鈞沉機應變破其謀囚卒就駢首誅陞貴州按察司副使整飭龍里等處兵備先是鈞季父健嘗僉憲於貴政有體要名聲赫然聞鈞命下凜凜相戒曰四明陸公來矣下車出令果慰所望有龍溪二場軍夷貿易每因而致亂鈞使巡捕官軍彈壓剛暴者執之取死囚數人箠死於場衆爲帖然歷陞四川廣東江西福建藩臬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地方會聖駕南巡鈞倉卒經畫至忘寢食候駕發而回臈減骨

立人有不識者。先是都護軍門及諸中貴皆有厚望。或偶語於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劉應曰。記得。更記得節用而愛人。遂爲蜚語所中。落職歸。劉偉安山立氣度。豁如不設崖岸。而確然有不可奪之志。好積書。博覽孜孜不倦。以是自老云。

副都御史王天宇應鵬

王應鵬字天宇。鄞人。性貞嚴。沉毅。年十六游郡庠。卽有志經濟。挺然以豪傑自負。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嘉定縣知縣。以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時武宗數

才學

卷之四十

七

光緒堂

徵行。及取佛烏思藏。鵬伏闕爭之。以清戎入閩。兼理鹺政。興革得宜。民用不擾。尋出按山東。務持大體。銓邪剔姦。不數月而風清。齊魯改督學畿內。擢河南按察副使。仍督學政。進山東按察使。甫三月。擢僉都御史。撫畿內。達軍王朝相等弄兵。一鼓討平之。境內安堵。無何而晉寇陳卿倡亂。當道謂非應鵬不治。改撫山西。先聲所攝。不廢隻矢。而俘禽元惡。尋丁外艱。服闋起。副都御史總憲內臺。條陳時政。以義利名實四字悟上心。言甚剴切。竟以誣劾落職歸。怡然山水間。觸物題詠。若將終身。

焉。兩臺交薦。默不應。未幾以疾卒。鵬天性孝友。戶庭無間言。於物無所嗜好。雖權量不識。頗獨好尚論古人。卽在仕途。未嘗廢學。不妄言笑。作事確有定守。遇變故不懼。徐應之無不立解。若熟諳者。世以是稱其才。所著雜稿凡若干卷。

右副都御史錢可容宏

錢宏字可容。錢塘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轉副使。時武皇南狩。供應靡紀。極當事檄宏取分隨事。經緯貴近。弗能屈。章丘濬

才學

卷之四十

八

光緒堂

歲大侵。宏賑卹有方。全活幾萬命。時巨璫鎮守役民無常時。宏首裁之。不少徇。民聞宏名。輒以手加額曰。錢使君青天也。進廣西按察使。持憲有體。馭後僅有恩。比入覲。諸酋長率衆送道左。蓋曠事也。陞福建右布政使。轉湖廣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南贛地屬上游。不可一日弛武備。乃刻武藝圖以訓將士。躬自臨閱。軍聲大振。會疾作。懇乞歸。歸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一。宏平生嗜學好問。所著有江樓遺稿。先工漢隸。日臨池不倦。宏之先本汴人。扈宋徙錢塘。玉泉山祖堯之左。

有司所營葬也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約之東

陳東字約之鄞人生而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汎濫百家上下屈朱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也海上詩書之士無不爭言陳生會稽董中峯玘有女待年擇聲或言陳生佳乃織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凝脂目如點漆望之非閭里嬰兒子也玘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辨語盡玄秘也玘喜目左右

才望

卷之四十一

十九

光緒堂

取日書以來親爲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師玘日爲程業課肄之東唯唯奉命然其心弗好也竊取古人書意所契會者鈎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意而京國詩書之士又無不爭言陳生已乃成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游神塵墟之外以極宇宙之變態每一篇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東顧施施自得不少貶改諸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戶不納時嘗道被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東獨不一向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

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東瓠乞骸骨不報轉福建提學副使尋徙河南督學如故時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試畢以過劬瘵血死東傳治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每與人周旋款語無不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悲踴踏家人巢踰其故第左右列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盃已而忽大嘔血頃臾可數升蓋才高而用非其所故鬱鬱若是死無以爲歛同官經紀之送其妻孥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得刻而傳之

才

卷之四十一

十

光緒堂

大理寺左少卿羅質甫輅

羅輅字質甫其先嘉興之秀水人國初以聞右賓京師遂占籍江寧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冊封益王世子中道正使遽卒命專節以往比至藩邸諸所舉錯中禮度一時稱其才復命疏乞就養得改南大理評事抵家三日而父以無疾卒得親視飯舍人以爲孝感服闋補前官未幾擢江西袁州府知府三載改成都御史王守仁薦其才堪治劇改贛州其治最一如袁復以都御史盛應期言江西劇郡莫若南昌又疏改南昌至

郡七月聞母病竟弃官歸久之復補南昌南昌人夾敘迎之者載道曰我父至矣輅第以治袁與輅者輕重布之紡績農桑男婦雙課而南昌復大治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思母復上疏乞休未報卽還家五月而母卒復得親視飯舍如所以喪父者人益以爲孝感云服除補四川按察副使兵備建昌未至移山東甫三月擢順天府丞明年改大理少卿時晉宗室與撫臣構隙上命輅往勘輅正國法而體人情復命人皆稱平於是廷臣益多其才兩舉節鎮上曰廷尉不可以無輅不報無何而以微疾卒年僅四十有九訃聞上痛惜之遣官諭祭異數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懋功鉞

秦鉞字懋功世居餘姚之梅川正德癸酉與從叔濮州守吉從弟吉安守金同舉於鄉人稱其盛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考最召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以風力稱未幾巡兩淮盜政出按江西監試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州歷進山東按察使所至有政績得憲體尋陞右布政使時廟建方典下工師

才望

卷之四十

三十一

光緒堂

才望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光緒堂

議取給外省鉞以徵歛繁多恐竭民用乃盡閱郡邑存貯贖銀以克其需白於當道者猶豫以爲難會京兆尹張漢亦請開府庫罷征求疏入得允當道乃服而才望益隆轉江西左未上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惠簡練兵馬克實邊儲士庶九孚境內大治夏相公言嘗稱鉞十郡銷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無何簡命佐理院事竟以爲官考察引疾歸歸而築室吳山之麓優游泉石不復談時事母歿勞哀過常忽遘末疾卒年五十有九鉞長身偉貌丰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爲文淳古以辨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綴集後時而判其才識過人如此子二伯宗儒淮府右長史仲宗道山東布政司右叅議亦以才望稱

右僉都御史張子清瀛

張瀛字子清仁和人弱冠領浙江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勉修職業爲大司寇所倚重未幾以才望改吏部稽勲司主事毅然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晉文選司郎中志操益勵義所不可奪卒不能奪士大夫有負時望而權貴人欲抑之者或時論所不予而權

貴人欲庇之者皆從容諷諭務在獎恬退抑奔競獨立
行一意而已惟貴人雖陽然其言而多陰銜之請謁不
行苞苴無所用其力一時仕路爲之肅清權通政提督
膳黃惟貴人雖陰銜之然無所修其卻會虜入寇瀕以
守都城有聲遂出瀕爲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也
田事蓋以能使爲名而定遠之也未幾復坐訕左遷瀕
不就曰吾以直道不容於時今而後無復有能其官者
矣遂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樹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
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客或
才筆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堂

勸之出則笑而不答瀕負經世才期一大展以報聖
天子卒爲媚者所中一蹶不復振而託趣林泉以自老
其志亦可悲已顧論者不量猶借嘖嘖之口爲達者詎
病何異仰蒼旻而議寥廓耶歸安茅坤銘其墓有日記
盟范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耻屈貴游左右若遺僅託
書碣書之何以天地一嘆

侍讀學士姚維東來

姚洙字維東兵部尚書鎮之子母夢吞日華與五色鳥
接懷而生六歲喪母哭踊如成人七歲就學聰慧強記

能屬文嘗於途得遺書遂引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以爲
序讀者稱奇及長脩髯偉幹顧盼燁如若恒議論輒以
天下爲己任舉正德丙子鄉試第七人嘉靖癸未禮部
第二人及廷對遂魁天下拜翰林院修撰尚書亦自廷
綏還拜工部左侍郎父子同誥闕諍之同杖於廷尋復官
年大禮議起洙偕臣僚伏闕諍之同杖於廷尋復官
克經筵日講丰儀峻偉陳義誠切上多嘉納進方春
坊左諭德與修明倫大典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
正華夷之分奉勅校累朝實訓成賜宴內廷加錦綉襲
才筆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堂

永晉侍讀學士主丁酉北畿試得士多登甲榜文詞爾
雅爲天下式未幾居尚書喪孝勤備至遂感疾卒後
上嘗問壽狀元安在或以卒對上深爲悼惜特賜祭
沐明達魁岸其學長於史務求政要爲經濟事不拘拘
文辭嘗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
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
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
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
阻之處指諸掌謂海運當講於平居時又曰中國之兵

強夷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蓋草昧法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命繁而寬所以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矣能見道者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持論侃侃聽者忘疲

刑部左侍郎楊章之大章

楊大章字章之餘姚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知瀏陽瀏陽號難治奸民遁稅累鉅萬且狡猾善訟不可窮詰章則根究弊端庶務迎刃而解奸民爭先輸適無敢後邑豪

才望

卷之四十一

五

光緒堂

李鑒者儻貴犯禁無忌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章一旦出不意卑騎即其巢擒之以故強梗豪俠之徒皆縮頸改步不敢犯瀏陽號大治外艱服除補知歙章治歙如治瀏陽亦大治以卓異徵擬臺選已當事有忌之者改刑部主事公論殊不厭章曰吾方憂職之不稱豈以刑部爲少耶未幾改兵部擢武選司郎中銓事吏多緣爲奸章嚴具條格抑絕徼倖吏惟坐聽行文書而已而予奪遲速一出於獨裁天下武弁待選者以得選爲幸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霸州霸州固盜藪而亡

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門出入莫敢近章遂驍騎一二跡其向往追至臨清縛來斬之不啻如儿上肉以武清靜縣地廣居民無城可依適歲侵議及時興工繕築以寓救荒之意不數月而功成不惟土著者恃以無恐而流離就食之衆全軀保妻子者不止數千人頌聲載道無何坐武選貶貴註誤乃左遷江西布政司經歷三轉而陞福建叅議遷湖廣副使兵備荆州轉叅政晉南京鴻臚寺卿改光祿陞工部右侍郎轉刑部左當是時鄭端簡曉爲尚書素重章凡獄情重大者必虛心咨章章亦爲之詳盡必當而後已天下洗然無冤民無何以微疾乞身歸章雖家食而念切憂時每聞朝廷有善政未嘗不躍然喜及時事少不當意則仰屋太息不已歷官四十餘年清約不異寒素惟養父母則竭力滯體不敢以貧故儉其親一時稱之曰孝卒年七十有八

廣西按察使陸選之銓

陸銓字選之鄞人嘉靖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禮部儀制司晉郎中時上方稽古禮文以陸制作議四郊

九嬪親覲親籍諸禮內降旁午而討論陳奏頃刻數四
宗伯大臣盡倚以爲辨莫不當 上心資望功賞皆宜
得右秩而內閣輔臣以圖 上祭器不先關白遂大忤
意遷福建按察添注副使益爲策勵嘗攝海道漳故盜
藪而利宿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貨餌監司闖出爲患
銓獨嚴立禁網剗剔奸蠹卒不爲諸射利者餌 河南
參政撫民南陽陞廣西按察使時弩灘倭賊侯公丁雜
處胡藍二姓之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兵盡誅之銓曰
堅賊黨而分我兵非計之得也不若計殲渠魁而撫其

才華

卷之四十一

主

光緒

刑部主事胡文徵憲仲

胡憲仲字文徵海鹽人少博雅工古詩文浸淫秦漢晉
魏風骨揮灑之譽重一時嘉靖庚戌成進士官工部主
事工固閒書仲益喜讀書邸舍下帷篝燈如諸生貸子

錢買古載籍淫誦之巨卿大僚多器仲爭爲折行交應
尚書大猷嘗解所佩刀贈曰此託於君虔誼也無何虜
闖入郊畿報書請市諸大吏袖手無策仲爲條一略
曰虜入深矣已已之變于肅愍爲兵部尚書時當大軍
駐德勝門外與虜對壘今日之事本兵當據甲出營相
機勦殺局縮不能議戰而與議市哉此城下之盟也竊
耻之又云卿生躡屣談說漢帝輟洗迎之代軾下齊七
十城士被褐負奇欲效黠矢石者豈謂輦轂下無人哉
文吏拘泥以目皮相失不羈士謨甚部曹偉其論俾仲
督造兵械協巡九門不嚴而肅部曹始知仲爲有用才
不徒以虛聲倡議者虜退轉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有巨
姦麗罪夜懷百金私仲仲却之竟置諸法兄弟兩監生
爭產淹繫三年仲諭感悟泣呼胡青天時倭蹂兩浙
留都戒嚴仲寓書浙帥策倭曰仲浙產歲罹倭能言倭
情倭屯若散誠也疾合如馳聲捕也倭見短狀川奇也
倭進止盡司馬法而我師惛惛乘之逼城城潰掠鄉鄉
殘謂民命何言三策曰防曰困曰聞傳其言南中南司
馬曰是郎曩言比事復策倭是知兵以仲守太平門亦

才華

卷之四十二

主

光緒

不嚴而肅。倭知不敢犯。未幾而疾作。仲始究心大業。期以文章鳴世。至憤時疾事輒裂裳髮上指冠。欲身當之。垂竹帛歟。而一疾竟不起。年僅三十有九。仲少從鄭端簡學。端簡奇其才。已端簡官考功。仲上之書曰。無使人知吾之所好。無使人知吾之所惡。無使幸者德我。無使不幸者銜我好。惡彰則迎合者不可測。德怨樹則好惡者不可禁。端簡用其言。卒稱良吏。部仲學不獨博古修文辭。每於聖賢微言中直窺性命之要。嘗與龐嵩論學曰。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論誠之爲貴。而不知虛之爲先。

才望

卷之四十

五

光緒堂

監察御史沈汝材楠

沈楠字汝材。吳興之樟溪里人。嘉靖戊辰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南昌簿牒繁委。獄情詭秘。楠防檢既周。聽察尤慎。姦欺屏息。請謁不行。以故幽隱畢達。人雪覆盆之冤。市絕橫羅之辟。花園鄉故稱盜藪。役久無功。楠受牒單車詣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歸農。楠白於部使者。盡解縱之。事聞。有金幣之錫。三載考最。召拜江西道監察

御史。數月即真。每有論建。務持大體。同臺宿望多自以爲弗如。又二年。巡按陝西。下車問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僚。咨以吏治得失。及郡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與庶屏墨威暴澤枯。且詢且行。孳孳若弗逮。又閱延綏兵馬入衛之疲勞。遼瀾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分辦花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觸暑行部。焦勞卽事。竟以劬瘁致疾。卒於耀州邸舍。士民相與悲傷之。櫬發關中。關中入白衣冠而送者如堵。無不執紼夾輿而號。聲震山谷。楠爲人孝友。踈節而廉。於財遠聲色。如臧喪父。食貧事母。曲盡志。物撫諸宗族。有恩與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口不郵傳人過失。其篤厚如此。卒年僅四十有二。

才望

卷之四十

三

光緒堂

太常寺少卿傅朝鳴佩

傅佩字朝鳴。仁和人。嘉靖乙未進士。授興化縣知縣。興化軍寇奪民之田地而不稅不役。民貧累逃亡過半。至困死無所戀。司軍寇者。又深庇之。而視民如讐。前令不敢詰詰。輒爲所構。往往罷去。佩慨然曰。若是何以令爲吾奉。天子命爲民父母。民在倒懸而不解。安能覩顏。

在位裁乃極言宿弊疏上於朝者三必行而後已鮮沮撓百計至有操甲以攻者佩棘棘持議益力卒還軍憲所擄奪於民者民乃庭田賦悉平召拜兵科給事中世廟幸承天佩以才望扈從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回鑾之日卽抗疏劾之忤旨奪職佩聞命欣然就道無何郊廟禮成得還章服佩夙稟正直平生無脂韋煇炯態又素有經濟天下志地方諸所利弊有可以裨民生益國計者遇事侃侃論辨不少假聽者無不捧手起敬以是巡撫兩臺咸謂佩宜大用前

才望

卷之四十

三

光緒堂

後薦刻凡十四上竟不用穆宗改元廣開言路起用先朝言事諸直臣佩膺首薦又以例當引年僅晉秩太常寺少卿致仕以卒

南京國子監司業朱象玄大部

朱大部字象玄世爲興興人七世祖尚德贊華亭烏溪里遂爲烏溪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故事庶吉士選者閣臣爲選次先後以名聞幸上俞允肅皇帝嘉詔所詠賀善詩拔至第三人詔既窺於文而又得以才情自見其思雲涌川決頃刻數千言

立就允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每國家有重事諸公相與議輒問朱先生云何已酉授翰林檢討辛亥奉使冊封湘藩道維陽入隆中探南陽鹿門之勝事竣卽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三山諸名勝所紀咏著作爲多旣役命分校癸丑禮闈所推較俱名士時倭寇起東南海上苦兵視親舍越在千里外燕居深念計不令二尊人南而已獨此遂力請得南司業以去先是分宜未柄國時以交驩封公故與詔爲通家及分宜子用事諸附離之者不可勝數詔以濡足樞門爲戒不與通分宜子銜之而又與平湖陸太保有連太保方貴寵橫甚詔雖數往還非其好也陸意不能無小望詔雅欲避籍此自解脫無何而二怨果修郤擠之解部官縉紳多爲不平者詔夷然不屑曰吾向已知之輦上君子肯爲余再伸志耶歸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親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歲時行園召所厚故人從命觴奕談說鄉里事爲樂絕不問門外事四方造請碑志序記屢滿戶外詔投甕以應之有餘力雖居陋巷中而名稱籍籍無異朝省

才望

卷之四十

三

光緒堂

時詔負才倜儻意不可一世而勇於任事誠以待人有古君子風卒年六十有一

福建按察副使卜吉夫大同弟大人順附

卜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處因河南以平允稱歷員外郎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斬黃漢岳會於洞庭江流彌亘千里而遙盜負濤浪行劫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置憲臣便詔以大同往大同既至按行詭俗去民所疾苦飭封守立里保審形勢定徑防行期年

卷之四十

三

光緒堂

而羣盜屏息遷湖廣布政司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弗禁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管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幸避弗肯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而大同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大同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既會吳越間攻城掠邑蹂躪數千里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聞得大同晏然卒後三年而閩始以警

告大同持身孝友居親喪三年不入堂內課弟大有大顧皆成進士大有令無錫執法不撓權貴稱彊項中忌者謂潛山歷南儀曹以忤時宰出爲尋甸守大順令當塗治行稱最召拜銓部歷司勳郎能留意人材卻閭閻不脂常逐時好並無規於乃兄云

國子監助教司馬式古軫

司馬軫字式古山陰人平陰知縣簡之子生而狀貌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文章華暢聲稱煒然累因名場以鄉選登乙科授潁州府

卷之四十

三

光緒堂

學訓導軫士父弗克解軫誡誨而嚴課之士爲典起未幾董越遂破天荒登進士一甲第三名陞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與學一若在軫時再陞國子助教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五軫有大志抱奇才恒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勲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函丈弗克布一籌以終方官軫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國之謂非軫莫可任者軫輒曰軫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携一奴躍馬走寧都萬山中

入豪筭爲明天倫示國法明啟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誠懇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四以見巡撫軫念勅減豪罪而賞其餘卒自新於是衆稱軫達今未脫牙頰間軫自號端齋所著有端齋杜誤子聖編爲十二卷藏於家

四川按察司副使顧曰翔

顧曰翔字曰翔慈谿人嘉靖戊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外艱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進員外郎卽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庶訪籍記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

才

卷之四十一

重

光緒

當權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額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額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號難治紳從容料理案無留牘豪惡毛至剛占奪民婦女田產恃雄貨無忌紳竟捕之置於法額壽間盜多株連不解紳下今日以姻連生者勿治卽日去三木而荷犁鋤者數百人無何坐註誤左遷許州判官改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尋復權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紳悉緝治之遂歛跡晉福建布政司忝議適倭奴倡獮而福寧尤急巡撫王詢特以紳往勦之三戰三捷擒斬五百名級有奇倭大勦遁去地方

以寧捷聞有金帛之賜晉四川按察司副使四川松潘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叛服不常紳至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卽就戮有奸軍周尚武者陰蓄異志紳密偵之擒其首十八人如儿上肉餘黨悉平因條上五策皆彊國大計撫臣乃疏請行之而紳以西土寒甚不堪堅請致政歸歸六年乃死紳數歷中外逾三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威惠並行回濟世才也顧履蹟屢起竟徘徊藩臬間而止士論惜之

禮部尚書閣部望如霖

才

卷之四十二

重

光緒

閣如霖字師望烏程人嘉靖戊子舉於鄉壬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右侍郎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歸踰年而卒始終稱爲完節霖爲人寬大溫傳與人交不爲畛畛然亦未嘗苟同於人歷官清華不一踐繁劇而遇事能斷在廷諸老往往以疑事質之應聲剖析無不中窾以故才名重一時三典文衡校閱精審其所獎掖往往在文藝尺幅之外應天旣撤霖有在生某者誦霖目言霖令誦其文誦未畢霖抽所落卷示之議彈甚悉其人媿服而去掌國學主於嚴身

率物不爲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及教庶吉士嘗目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商論國家大政使知輔養所急顧令雕鏤文字相夸示爲工邪故是科最號得人留者皆名士云

禮部尚書秦子豫鳴雷

秦鶴雷字子豫臨海人僉憲禮之子生未滿月失母甫五歲而僉憲復不祿當是時伯父大恭文無子楊夫人嘆疑雷遂子之弱冠補諸生而大恭死哀能成禮大恭故清白家日益落雷食貧讀書益不懈癸卯薦於鄉甲

才望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

辰歲進士廷試閣臣擬進呈第七及肅皇帝親閱卷則首揭雷次日以例謁分宜分宜曰吾不敢食天工君蓋天子門生也因出御制示雷始知平津有繼美云授翰林院修撰無何楊夫人卒奔赴哀毀一如所生服闋仍前職是時皇帝方事玄修分命史官撰玄不次權在位多染指焉雷序當首推特先期請假去聞者重之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以九載考陞左春坊左諭德進翰林院侍讀學士克廷試讀卷官轉南京國子監祭酒進太常卿仍理監事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乙丑克會

試知貢舉官雷前後兩握文衡二典成均號稱多得士進吏部左侍郎以論罷無何薦起南京禮部右侍郎未行卽家拜禮部尚書適穆廟登遐典禮藁存臺省畿輔來就質者旁午於道雷稽古援今舉疵修墜時論允協故事南京聞詔後禮卿率百僚上疏慰安一如北京例雷言南都聞詔已匝月疏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比輦轂下哭臨時禮力主罷議者題之明年乞休歸歸而優游家食乘肩輿游覽山水間若齊雲雁宕石梁天姥皆累糧策杖以窮其勝時時命駕過武林穿幽透深於兩

才望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

自具意態所著集若干卷行於世

廣東左叅政吳汝瑩批

吳玳字汝瑩錢塘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歷司副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司僉事尋進副使擢布政司左叅政卒於官始其父士寧三娶無子年五十有七周宜人始生玳故玳最愛於父母然於學問不督而能弱冠爲諸生名蔚然起及官刑部時嘗同考順天鄉試其所爲文章諸方家自謂弗及故海內知玳能文然玳固知兵習吏事爲員外摘叅扶隱如神明大廷尉讀

才鑑

卷之四十

五

光緒堂

其獄詞必曰吾固知非吳員外不能辨其所治四卽罪死無號呼不平者爲僉事飭兵嶺南蒐士卒立保伍明法令察盜所出入根拔苗藪境以大寧連寇作督師征之殺略過當而清遠峽以險阻多盜發卒六百入鑿山三十里爲梁二十有一舟用得挽以濟爲副使籍民舟之買於海者什伍爲綱紀約寇至共擊之私去爲盜者衆發之不發與連坐海寇頓息性疎爽喜調笑諧謔治園亭西湖之濱與賓客燕游其間若樂而忘檢者至持官奉親特嚴以孝縣吏嘗植柑分巡廨中間遺玳玳曰

此官物吾不可以私盡易錢輸之庫周宜人病痢割股肉和藥以進痛父以食芋遺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游四方必奉像檳懸之祭則展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領之而逝年六十有三初玳之至嶺南也勤於其官按行郡邑觸冒毒瘴遂患癘比爲叅政會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既疾革猶日命吏抱文書置榻前卧閱之故以羸卒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汪振宗鏜

才望

卷之四十

四

光緒堂

汪鏜字振宗鄞人年十四以戴記游於泮官鄞諸生故善易勘爲戴記者鄞之有戴記自鏜始故鄞有汪氏稱嘉靖甲午領賢書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諸少閣所業也鏜每爲談小雅巷伯以下保其專良之志多信悅者考滿陞侍讀管理文官誥勅陞左春坊左諭德出視南翰林篆尋署南國子監事留都士驕伏鏜飭規勵行六館之士端典甲子召還復管文官誥勅陞國子監祭酒頒五倫條約禁止起墓及清廩餼之乾沒者以給諸生廵行敦誨文教一新擢南京工部侍郎莊皇帝御極大典錄成陞俸

一級歷晉南京禮部右侍郎尋召比爲禮部右侍郎管
國子監事克經筵講官癸酉 純皇帝初御經筵陞左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回部管事隨克寶錄副總裁
兩朝實錄成陞禮部左侍郎尋晉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如故五疏乞休給馳驛歸鍾天性疑雅斤斤矩矱寡言
笑無町畦可尋起詞科三十餘年在嘉靖時方沉濁不
可以莊語而鍾優游奉璋素筆之事不爲感減悲歌之
態亦終無踰染隆萬來雅意獻納一稟於仁義 上嘗
慮已聽納乞休之疏歲有蓋自謂器非適時思抗域外

卷之四十

聖

光緒

之想耳 上篤念老成端慎綱繆甚厚雅志求退分安
止足可不謂善始善終哉卒年七十有七守臣以間禮
部上議賜祭二壇遣行人賞葬事贈太子少保諡曰可
福建左叅政馮明卿臯謨

馮臯謨字明卿海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
主事歷員外郎恤刑江南多所平反秩滿陞江西按察
司僉事攝九江時東夷寇吳越川廣兵調過九江橫甚
臯廉得首將名令勒卒歸伍士民迄安堵既而攝湖西
分宜舍中兒多怙勢不法臯悉縛置之獄當是時廣東

倭夷海寇與峒賊並發而大盜張璉復崛起張甚視諸
藩最多事會臯以久次當徙分宜遂以舊銜陞廣東
布政司叅議專董湖潮兵事當事者稔知臯才卽詢制
禦之策臯曰璉等若與倭寇合則兵不易戢今莫若先
赦海寇使得自效與同力逐倭倭遁然後會兵大征一
舉而璉等可擒也當事以爲然亟表臯行副使事盡以
兵事屬臯於是海寇許朝光林道乾王伯宣等悉爲臯
效命而倭連挫伯宣者機智尤雄時官兵與倭相持三
河日久臯密出平書招伯宣立功伯宣素服臯威信聞

卷之四十

聖

光緒

命卽至臯喜降階慰勞立賜卮酒授以旗牌所將精兵
千人詭爲倭裝夜駕輕艘疾至三河先佈鐵蒺藜令死
士數人從山後登踰高岡發哨吹笛倭衆倉惶驚竄盡
觸蒺藜扶傷而戰自辰至午死者大半遂解三河之圍
甲子四月集水陸師十萬於廣州分爲五哨合和平詔
安二哨爲七臯以烏槎哨居中兼制之尅期向饒平師
度程鄉山行七日夜食且晝軍中洶洶言食盡將甘心
督餉者皇聞之卑騎迂道至一村大呼曰我馮副使也
天兵臨賊且暮且破而乏食若輩能相佐乎村民稔臯

德爭捐私帑得米數百石羊豕數百頭師乃大安五月
丁亥國餘平軍於大埔諸將請攻璉卓曰不可攻璉則
堅者現先襲蕭雪峯擒之璉窘乞撫卓僞許之而陰勒
大兵迭進遂擒璉斬首千餘級招安者從數萬人捷聞
實授副使賜以金幣還福建左叅政時論平廣功擬卓
開府而分宜銜卓不置竟不果未幾謝政歸歸三十餘
年杜門著書累薦不起卒年七十五所著有居閒集白
霍園漫稿行於世

右春坊右諭德屠文升應坡

子仲偉叔芳孫謙象大

才望

李之田十

聖

光緒堂

屠應坡字文升康僊公第六子也少疎朗曠達不繩細
行一出諸輒驚其先輩初以父廕入太學旣而見其兄
應垣應坤皆列方面金紫耻獨以閥恩貴乃力學自苦
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坡自負倜儻意不可一世人而屢中秘消燕羅百
氏言盡讀之其學日益闊大窮變爲文比事屬辭陳誼
類情縱橫子史經傳而宗本于長詩法沈澗百家意有
獨至而陰摭其勝於衆人沿襲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
不傾已下之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

子潛晉江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坡與之友日相引上下
其議論又館中諸吉士盡負才名與坡雁行列而坡貴
衙官命之方其居常賦詠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爲美及
坡脫稿出羣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忠
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往往
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坡校刑部主事調禮部
主事歷儀制郎中諸郊廟典禮多所裁定改翰林修
撰同校列聖訓錄成賜宴謹身殿仍賜金幣進侍讀
尋轉右春坊右諭德引疾乞休疏四三上始得請歸卽

才望

李之田十

聖

光緒堂

疾作數年不能起先是交趾弗靖不臣貢者且二十年
所詔廷臣議才望者使往諭廷臣議以坡應詔坡奮然
曰人臣無橫草之功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天子威
聲萬里外吾之願也而議乃寢不行然而坡志亦壯矣
坡生平好爲奇節豪宕風發飲酒百鐘不醉又好內後
庭多稚齒嫖娼之人稅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
年大致如此或云欲令捐真坡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
不自廢退卽病能勉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
卒以病廢病亦遂卒長算屈於短日可勝惜哉所著有

蘭輝堂集行於世子仲律廬州知府叔芳山東副使孫謙山東副使蒙甲子省試貢士大壯戊子順天鄉試貢士

廣東右叅政管道夫見

管見字道夫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常州府推官風檢嚴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椎勢不可動擢蒞任未幾豪強歛迹諸當道有疑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見見一鞠無通情以治最召拜吏科給事中尋轉兵科左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部建議加賦以佐工費見抗疏極陳

才望

卷之四十

望

光緒堂

利害以為不可上是之仍黜建議者海內陰被其澤未幾轉戶科都給事中以疾乞歸尋起補禮科辛丑正旦日食上召輔臣暨大宗伯偕禮科諸給事集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不敢決見議朝賀宜擇日行明皇上敬天之意上嘉允之明年擢廣東右叅政廣地故多貨寶見冰蘗自持醇然無毫髮之染無何引疾歸足跡不入城府日以睦族善隣明農教子為事臺使者屢疏薦起之卧不應葺草堂於峽山之間以耕釣自老卒之年七十有二

廣東按察副使王育德叔果祖鉅父淑附

王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琅玕及朱有惠者徙永嘉遂為永嘉人凡七傳而為封公鉅果之王父也鉅二子長淑官福建左叅議而仲子淑至國子祭酒淑娶潯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果果生而英異七歲工儼語十三補博士弟子未幾薦鄉書高等嘉靖庚戌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以使事歸省而倭寇海上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烏獸窺果與弟果謀曰不早為備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願以家

才望

卷之四十

果

光緒堂

索為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時果猶在公車不復請請與果相索而躬畚耜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歷員外郎郎中出閱視薊鎮兵請罷昌平帥歲省以萬計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為猥雜號吏數果至當注選與諸僚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負宿弊若洗滿六載以不謁分宜僅遷湖廣布政司右叅議治荆西荆西為承天德安二郡承天世廟故邸也有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為景恭王初封國而地中肯威晚爭換重之內赤子為業果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

竟果任相戒無敢犯者會分宜敗吏部以果舊資重甫
一歲餘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時廣數中倭大司馬以果
屏恐不能勝軍旅而重其文疎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
部知其指果歸里聽用果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
知我遂杜門不復出家世素封而雅不問產聽子弟息
之了不知也日食不能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咀膾魚
乾脯衣僅布素或三泔破則繹之婢美粉黛一不以人
目遇亦如無曰生不曉名儉寧論奢性一切無所嗜顧
獨嗜書無一日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衣之

才鑑

卷之四十

聖

光緒堂

永嘉縣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湖廣布政司右參議蔣汝才勸能
蔣勸能字汝才餘姚人臨江太守坎之子年少善屬文
補邑弟子員以貴入太學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授行人
擢禮部祠祭司主事是時署中多知名士共訂讀書約
欲兼通古今先讀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龍門
班范諸史各以意加評點十日爲期公退時集署中名
榜所讀快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辯論勸

才鑑

卷之四十

聖

光緒堂

能沉細不爲枝蔓談衆方覲辯時勸能默聽之間出一
語輒中的尋擢精膳郎出爲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分轄
衡永其治以慈惠爲本不屑屑求名而仁澤及民者甚
多零陵有要人氣焰甚張官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
干不爲意遂誣構之中白簡鐫一級歸又明年楚直指
復加重劾直指臨江人也屬父坎舊治或有宿嫌未可
知而勸能遂不復言仕矣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
嘗記之謂隆然肩碑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
壘也夷之而又亭凡持鐺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
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時鐺者其死於勞且役耳土
烏能神論者以爲然勸能在永時彼要人欲攘此寺爲
宅郡邑皆唯唯勸能獨持之不與及歸而地竟屬彼土
功與執鐺者八人一日死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遺
勸能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
之者無不驚恠以爲奇按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
此所云餘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
然則理誠不可曉子厚以勞疾當之者亦臆說也勸能
家居好讀書所著有姚邑賦詩文集若干卒年六十八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一 目次

恬裕

漢

丘勝

韓績

三國吳

黃門侍郎郭元禮成

晉

參軍沈世明警

恬裕目次

卷之四十一

一

光碧堂

司空陸士璵玩

子始附

米齊梁陳

南昌別駕梅昌圖盛

尚書令孔季恭靖

侍中王敬弘裕之

子佩之附

豫章太守謝宣遠瞻

侍中王思遠

侍中謝景恒澹

吳郡太守王伯奮秀之

司徒將軍謝敬冲

子說附

謝光祿諲

子哲附

侍中王茂遠峻

北中郎長史謝仁悠顯

散騎常侍阮萬齡

太子詹事謝義潔潛

唐

衛州刺史孔若思

護王傅姚斯勤勗

恬裕目次

卷之四十一

二

光碧堂

右庶子滕珣

秘書少監孔述府

子敏行附

右補闕孔季和誦

主客員外郎翁子平洮

宋

兩浙都轉並運司使李藏用若拙

子釋附

工部侍郎郎叔蕪簡

海門令元知禮奉宗

龍圖閣待制唐叔元肅

尚書郎關魯	<small>子景仁附</small>
太常博士周啟明	
光祿卿盧仲辛革	
周沂	<small>任大中附</small>
將作監主簿吳儼	
右司諫唐士憲淑問	
中大夫周南伯邦式	<small>子芭蔚茂附</small>
吏部侍郎胡嘉言國瑞	
屯田郎中俞退翁汝尚	<small>孫作附</small>
太常寺少卿沈望之周	
司封員外郎張聖休禔	
太子中舍沈子達兼	
右司諫王子雲縉	
中書侍郎馮彥為熙載	
兵部尚書詹持國又	
敷文閣學士蕭德起振	
荆門守郭次張知運	
國子博士陳斯士輔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堂

提舉常平李文授孟偉	
知臨江李叔益友直	
司理夏敬仲明誠	
寶文閣直學士王彥舟渙之	
安鄉令劉必明愚	<small>妻徐氏子克附</small>
監察御史胡子先說	
劉元益應龜	
進士王用亨	
太常寺丞王起巖夢得	
元	
江州倅丘履常一中	
翰林侍講學士張師道伯淳	
俞升鼎金	
處士吳仲可再	
處士盧思誠中	
明一	
國子學正蘓平仲伯衡	
白鹿生楊本初恒	

卷之四十一

四

光緒堂

按察使趙澤民淵

工部主事劉季旉韶

翰林院檢討陳君嗣繼

翰林院檢討黃胤宗

刑部主事王自牧謙

視樂生許士修繼

太常博士陳世昌

應天府治中凌賢

子吳如附

禮部右侍郎吾紳

卷之四十一

光緒堂

五

光緒堂

某根居士吳宗禹

祭酒貝宗魯泰

禮科給事中吳登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 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

武原徐元星遠之氏

恬裕

漢共二人

丘勝

丘勝與興人光武朝歷公卿二千石澹然無欲每自處
不爭之地壯歲掛冠屏居田里乃於先人故塋傍與弟

子築室而居席簾不蔽而吟誦不輟經其戶者無不知

作

卷之四十一

光緒堂

爲君子

韓續

韓續嘉興人少好文學性恬默不交當世東土稱之成

帝時以安車東帛徵爲國子博士力辭不起以布衣終

三國吳 凡一人

黃門侍郎郭元禮成

郭成字元禮與郡富春人也夙著節義漢末羣雄競逐
四方糜沸成獨乘扁舟泛五湖遊滄江探奇逐勝以書
劍自娛與黃武初以賢良徵不起有司敦迫不得已命

駕拜武義校尉還黃門侍郎以功封永興富春二縣侯
遽表乞身優游泉石時賢服其高

晉 共三人

參軍沈世明警

沈警字世明武康人休文之曾祖也淳篤有行業學通
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
進意謝安辟爲參軍甚相敬重未幾謝病歸安固留不
止乃謂曰沈參軍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
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
恬希

卷之四十一

二

光緒堂

司空陸士瑤玩子始附

陸玩字士瑤散騎常侍曄之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
名公府交辟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
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曰培塿無松柏蕭蕭不同
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累加奮武將
軍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薤陵反玩與兄曄俱守官城玩

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平興伯轉尚書令授左光祿太

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表辭讓皆

不許會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

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

玩既拜有人詰之索杯酒瀉置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材

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哉卿良規既而歎息

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

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陰其

恬希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堂

德字幾年六十四謚曰康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宋齊梁陳 共一十六人

南昌別駕梅昌圖盛

梅盛字昌圖台之卓海人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
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有靈鳥降其所居
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
帝聞而下詔褒美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
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未幾
舍爲丹丘寺云

尚書令孔季恭靖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母喪服除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靖遽起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贈給甚厚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靖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靖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

傳

卷之四十一

四

光緒堂

侍中王敬弘裕之子愜之附

王裕之字敬弘以字行晉陵太守茂之之子敬弘少有清尚起家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邀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桓玄篡位屢召不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歷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未幾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未幾又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請都表辭竟不拜東歸未幾復申前命復拜明年薨於餘杭山之舍亭山年八十八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基發入勢所若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左右常使二老嫗

傳

卷之四十一

五

光緒堂

然五條紳者青紵袴襪飾以朱粉于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旄朝請無限故無旄吾欲使汝處不旄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養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拜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

豫章太守謝宣遠贈

南齊書

卷之四十一

木

光緒堂

謝瞻字宣遠晦之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瞻時爲宋臺右衛惟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瞻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表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興

典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瞻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戲笑以絕其言瞻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疾篤還都帝以瞻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瞻曰吾有先人獎廬何爲於此臨終遺瞻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抑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瞻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侍中王思遠

南齊書

卷之四十一

七

光緒堂

王思遠平西長史羅雲之子也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瞻長爲備并總訪求素封傾家送之建元初歷司徒錄事參軍求出爲遠

郗除建安內史。歷遷御史中丞。建武初。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推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推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陳病。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

恬靜

卷之四十一

八

光緒堂

饒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希。拂其坐處。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恩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替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恩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遷思遠爲侍中。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

侍中謝景恒滄

謝滄字景恒。太傅安之孫。琅琊王友璵之子。任達仗義。不啻當世。與顧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

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璽當須人望。乃使滄攝。滄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滄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滄別。晦色自矜。滄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滄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滄從弟混與劉毅昵。滄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滄先言。故不及禍。

恬靜

卷之四十一

九

光緒堂

吳郡太守王伯奮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侍中敬弘之孫。吏部尚書瓚之子。仕宋爲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故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味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累遷侍中。祭酒。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業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

書深勗以靜退贊之爲立兵尚書未嘗訪一朝貴江謠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輔國將軍出爲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無後仕進意管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現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布希

卷之四十一

十

光緒堂

司徒衛將軍謝敬冲

子設附

謝朓字敬冲中書令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之曰真吾家千金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朓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朓佐命改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

布希

卷之四十一

十

光緒堂

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朓爲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者懼乃使稱疾欲取慕人嘲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永明中爲義興太守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潛時爲吏部尚書朓至郡致酒數斛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築室郡之西郭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章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朓胤並不屈梁武帝起兵平建鄴徵朓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卽位徵之復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朓乃詣關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固陳本志不許武帝臨軒遣謁者拜授五年

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至歷三時乃拜授
焉是冬亮車駕臨哭謚曰靖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讓
歷官東陽內史及遷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日數奏
劉寵更以爲規

謝光祿謚子哲附

謝謚肅之仲子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
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爲士君子所重
仕梁至廣陵太守入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
左長史卒謚康子

侍中王茂遠峻

王峻字茂遠秀之之子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
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謝朓
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其得名譽峻性詳
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
吏部尚書出爲典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淡
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
遷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惠子

北中郎長史謝仁悠顓

謝顓字仁悠肅之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
頭迷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
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有而不問永明初高遜文
學以顓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
郎長史

散騎常侍阮萬齡

阮萬齡左光祿大夫裕之孫黃門侍郎寧之子萬齡少
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
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恬
於進取歷位左戶尚書進太常出爲湘州刺史政尚清
簡無赫赫名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

太子詹事謝義濬

謝濬字義濬莊之子年七歲能文性敏膽嘗與劉俊飲
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濬曰苟得其人
自可流酒于日俊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尋拜
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濬滿與
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齊卧竟不問

外事明帝卽位。潘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之。潘因天下事以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典席。潘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功。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潘共載。欲相撫悅。潘又正色曰。君果宿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潘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頗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祜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加領軍右將軍。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譙蘭子。初。蘭爲典。潘於征虜送別。蘭指潘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故潘於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

唐

卷之四十一

十四

先君堂

唐 共七人

衛州刺史孔若思

孔若思。山陰人。祖紹安。以文辭稱。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止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以行。三遷禮部侍郎。力求外

補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故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累封梁郡公。謚曰惠。

樊王傳姚斯勣勣

姚勣。字斯勣。秘書監合之弟。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用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塩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搥索支黨。無敢通勞問。德裕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勣數饋餉。問候不傳。時爲厚薄。尋晉襲王傳。遂引年歸。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爲床。曰化臺。而刻石以告後世。

唐

卷之四十一

十五

先君堂

右庶子滕珣

滕珣。發之東陽人。大曆貞元間。歷茂王傳。以詩名於時。意趣恬淡。不干榮利。每一登進。常若不勝。年未五十。卽以右庶子致仕。歸。四品給。參還。卿自珣始。

秘書少監孔述睿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監察御史祖爵之孫。少孤。與兄克

符弟克讓借隱嵩山而述唐尤資警嗜學大層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累遷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述唐每一遷卽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賈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回諱弗許父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後爲史館修撰述唐天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峒同職峒數抵侮然卒不較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季涼之難尤惻怛以述唐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父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帝特致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左補闕孔季和李誦

文獻附

孔季誦字季和若思之從弟也父誦第進士歷官絳州刺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季誦簡貴有父風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一見賞之曰神清韵遠當今之衛玠也誦亦高自標致遺落世務久之轉左補闕喟然歎曰不補闕則曠官補闕則搜身身與名孰親吾思之

儒林

卷之四十一

十六

光緒室

熙矣遂拂衣歸山陰曰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吾於是中時領佳趣終當以樂死耳一日無疾卒

主客員外郎翁子平洮

翁洮字子平壽昌人舉進士授主客員外郎退居不仕僖宗以建州刺史李璣薦遣使徵之令睦州守臣催促上道洮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僖宗復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朝追謚爲善慶公

宋共三十八人

兩浙都轉運使李穀用若拙

子繹附

儒林

卷之四十一

十六

光緒室

李若拙字穀用西安人質狀魁偉尚氣有才幹初舉拔萃又第進士太祖時爲著作郎後累進史館修撰歷兩浙江南轉運使自以久官在外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子繹亦舉進士

工部侍郎郎叔應簡

郎簡字叔應杭之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舉進士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出知寧國縣徙福清令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應是必係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尋以尚書工部

侍郎致仕卒年八十有九簡性和易喜賓客卽錢塘某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導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集驗方數千首行於世一日謂其子繁曰吾退居不五年未嘗小不憚今怠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頌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俸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

海門令元知禮奉宗

元奉宗字知禮德昭之孫景德二年甲科及第知通州

卷一百一十

木

光緒堂

海門縣地苦斥鹵奉宗爲鑿池注甘泉人甚利之遷隸士拜屯田員外郎告老歸杭奉宗天性恬靜舊居在閩閩乃謂家人曰官春佳山水真吾退閒之所遂卜居焉景祐戊寅卒其後有終

龍圖閣待制唐叔元肅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七歲能誦五經性清直廉儉恬於榮進咸平初登進士第爲泰州司理有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具獄肅

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就辟擢本州觀察推官遷著作郎知洪州蘇舟南康或問其故曰職由以四月爲限今遽往得無起利乎踰月乃上仕至龍圖閣待制

尚書郎關魯子景仁附

關魯錢塘人大中祥符五年以進士起家盡力於官歷守池台二州爲尚書郎上疏引年歸老錢塘陳襄爲作鴻飛之詩謂其能以禮致仕而老成之德不衰請養於朝天子不能用皇祐四年卒八子皆學行修立以進士舉者六人而景仁尤著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光緒堂

太常博士周啟明

周啟明龍泉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既而罷歸教授子弟數百人後仕進時稱處士轉運使陳堯年表其行義詔賜粟帛仁宗聞其恬退有德業詔拜太常博士力辭不起所著有詩賦雜文千六百篇

光勝卿盧仲辛華

盧華字仲辛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問語人曰以私得薦吾耻之去勿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歲

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幸經畫軍。預先事而禦。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幸。應知龔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華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請廢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年八十二卒。

清獻

卷之四十一

手

光澤堂

周沂 任大中附

周沂。江山人。博學而好吟詠。性介特。不妄交。當世少獨與趙清獻友善。清獻常稱其爲天下士。視軒冕爲上直。時西安儒學任大中作詩清苦。能自守。亦爲清獻所喜。清獻常稱曰。士君子立身。患每生於有欲。有欲則言動由人。便多尤悔。如周任二公者。禍患當何從來。其爲清獻所歎服如此。

將作監主簿吳鉞

吳鉞。龍泉人。以行義見推。甘於隱遁。康定中。郡將孫沔

奏授本郡教授。率士先行業。而後文。稅士風爲變。郡使者薦於朝。賜粟帛。授將作監主簿。未幾。即乞休歸。卒。門人私謚曰。冲和先生。

左司監唐士憲叔問

唐叔問。字士憲。叅知政事介之子。第進士。官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論以謹家法。務大體。叔問見帝初卽位。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

怡裕

卷之四十一

王

光澤堂

叔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傳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飢。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叔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臆甫爲中丞。叔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遜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河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

耻難進易退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中大夫周南伯邦式 子芭蔚茂附

周邦式字周伯錢塘人少好學中元豐二年進士第主
楚州實應簿歷官提舉江東常平爲淮南運判徙梓州
路入對留爲尚書度支郎中邦式夷澹不樂中都官復
出提點淮西刑獄徙兩浙又徙江東京師營土木命輸
殿材邦式奏言非地所產有詔辭妄斥官禁事者邦式
被命治詔獄其人自分必死獄成纔生遠徙代歸知宿
州滑州皆不赴提舉南京鴻慶官起知處州舜不行積
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五子芭蔚茂芭最知名

卷之四十一

主

光緒堂

屯田郎中俞退翁汝尚 孫伴附

俞汝尚字退翁湖之烏程人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
不可於意默而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
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
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
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舜不
許至則悉以資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劍安西川判官
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惟

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幕王安石當國忠一

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置之御史使以次彈
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徑免親
故有責以不能爲子孫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
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
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
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已稀吾與夫人皆
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疋
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

柩移

卷之四十一

主

光緒堂

去纔十日孫莘老銘其墓孫伴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吏部侍郎胡嘉言國瑞

胡國瑞字嘉言壽昌人登崇寧進士第以博洽稱大觀
初命修九域志除編修官時奔兢成風國瑞獨以在館
中爲樂不覲他徙宜和寇起鄉郡命國瑞爲鄉導勦之
高宗中興累官至吏部侍郎與丞相秦檜爲姻家而力
排和議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懇求外補知舒州
致仕該郊恩奏澤讓其弟國士以慰母心再郊復澤其
兒子儔而後其子家居開義學有贍士田鄉人至今名

其田曰義坂

太常寺少卿沈望之周

沈周字望之錢塘人少孤與其兄相踵成進士起家令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蘄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蘄州由蘄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周者不爲聽若項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周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遺者

卷之四十一

光緒堂

五

光緒堂

以百數周斷治立畫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周自紕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周爲其判官獨曰堵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周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周寬厚即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周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周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有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王荊公銘其墓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櫛有松有鬱其岡不他不審萬世之藏

司封員外郎張聖休祠

張祠字聖休餘杭人少孤與其弟祗皆以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叅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舉劾得體以風力稱然素寬裕靜退耻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州之父老子弟追喪車而哭者數千人祠事母孝友其弟至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邪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祠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

太子中舍沈子達兼子起附

沈兼字子達其先世家吳興後有名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潮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蘄州以能

聞愈甚。性開朗。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
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達入之法。除
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達歸。怡怡。間爲五字詩。
自戲。娛。無。躁。戚。言。卒於家。年七十三。子起。好學。通政事。
爲王安石同榜進士。居官以能守節。法稱。

右司諫王子雲縉

王縉字子雲。分水人。天資純粹。事親從兄。誠意篤密。訓
勅子弟有法。與諫議江公望皆以風節議論顯於世。爲
鄉里所重。其權侍御史。遷右司諫。知無不言。每謂人才。

節

卷之四十一

美

光緒堂

實難參事之際。九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
論安危大計。與所以教悟君心者。退歸幾二十載。怡然
自樂。年八十七。一日語其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可
矣。夜分而逝。

中書侍郎馮彥爲熙載

馮熙載字彥爲。西安人。舉進士第。宣和間。由尚書左丞
遷中書侍郎。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多不叶。言者論其
不省墳墓。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熙載言臣方以不省
丘隴獲罪。乃今守毫。何以塞言者之口。乞歸田里。乃奉

祠。尋居母喪。起復赴闕。熙載又力辭。乞終制。不能奪。後
知福州。後引疾。領祠。卒。謚文節。

兵部尚書詹持國

詹又字持國。青田人。以直亮文學著。道君常呼先生而
不名。比使至。每問曰。詹父尚在否。蓋以父爲父也。累官
至兵部尚書。給事中。歷事四朝。靜正忠鯁。爲時所忌。力
丐休致。高宗以其恬退。有守。進端明殿學士。主管洞霄
宮。以寵其歸。時汪藻承制。謂又勁直多聞。確有所守。遵
聖語也。後高宗對執政語曰。詹父文章泰山。比斗欲大
用之。累召不起。卒。謚惠安。

節

卷之四十一

七

光緒堂

敷文閣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
學。嘗奉父母。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
兒遠大器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與守議
不合。守每因事危之。及守以職去。振獨爲辦行。守乃規
謝。調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視之曰。
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問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
願爲時輩。獎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癸辛揚言。欲

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卽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繕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仔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顧仕已或薦於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

卷之四十一

光緒堂

光緒堂

光緒堂

以執政薦召對稱旨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章數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中正少卿俄擢侍御史出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天平觀後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供涉錫徽猷待

制謫居池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誦思之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惟呼載道連疏乞休不許竟卒於成都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潁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

荆門守郭次張知運

卷之四十一

光緒堂

光緒堂

光緒堂

郭知運字次張鹽官人少刻志問學博通經史弱冠登進士甲科時相強與爲婚弗樂詒停之仕至荆門守倦求榮利因號息庵老人有文集四十卷自題之曰狼稿國子博士陳斯士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永康林大中聞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恬靜有守以婦翁在政府力辭擢用大中薨乃拜掌故之命累遷國子博士至著作郎會臺臣建議朝士不曾作邑者不當遽典州郡乞授叅議官黼遂乞祠歸貧無室

廬卒於永康寓舍有文集二十卷。

提舉常平李文授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參知政事光之幼子也光南遷之日年始六歲以遺表恩累官太府丞韓侂胄連逐留正趙汝愚因使其私人倡言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侂胄慙而止出知江州廬福建提舉常平詔入對言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侂胄誅史彌遠其親故也入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常或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替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說讀史雜志等書

知臨江李叔益友直

李友直字叔益餘姚人少有雋聲而恬於進取史浩初尉姚見友直文奇之妻以女浩既入相而友直在太學同舍生不知其爲丞相婿也既登第銓註蕪湖簿未赴而浩再相孝宗問子婿孰賢浩曰婿李友直以進士主簿蕪湖乃除勅令所刪定官輪對稱旨上嘉納付其疏中書友直力請外乃補通判婺州改湖州擢知臨江軍

卷之四十一

光緒堂

易廣德程大昌曰友直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淵乎似有道者真叔光曰友直如美玉無瑕可指其爲名流所實重如此

司理夏敬仲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於呂東萊而自負甚高常言人人可以爲聖賢而多不能盡其才者功利汨之也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調安康司理不樂仕進致政歸益究心問學作文必根理要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爲是樓之辱柳貫稱其理明文莊詞全韵勝

信裕

卷之四十一

三

光緒堂

寶文閣直學士王彥舟渙之

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累官編修時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上欣然延納欲任以臺諫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後累官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官每云乘車常以類陸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過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安鄉令劉必明愚妻徐氏子克剛

劉愚字必明，衡之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旨，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皆奏愚行義上記。」曰：「此何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與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謀下，與某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玉蘭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通賦，計愚最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米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粟數千石以備飢旱。」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頽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于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

修德

卷之四十一

聖

光緒堂

歸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有孟光之風焉。子克登以詩名，葉適稱其可繼陶韋。

監察御史胡子先說

胡說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內侍董宋臣竊弄國柄，說屢疏劾之，奪職，調將作少監，即日弃官歸。泊然不復以勢利經心，後累召不起，人稱雲岫先生。所著有孝經論語釋。

劉元益應龜

修德

卷之四十一

聖

光緒堂

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又之以優陞解褐，德祐間退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會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強起主教鄉邑，尋引疾歸。所著夢稿、痴稿、祈雨留稿，共二十卷。

進士王用亨

王用亨，崇德人。少孤，事母至孝。嘉定初舉進士，耽玩墳典，不樂榮利，志欲讀盡天下書，手抄口誦，至忘寢食，鄉之登仕籍者，多出其門，嘗作二記於座右，以不欺、不食自警焉。

太常寺丞王起巖墓得

王慶得字起巖金華人端平乙未進士調錢塘縣主簿兼領學事以薦進兩資再遷知益官縣史嵩之嘗因或薦除寧波力辭不肯躁進未幾嵩之去國人服其先見京尹因怒於潛宰欲劾之以辟慶得慶得曰奪人之職以自利吾不忍爲也亟奉母東歸差克安邊所主管文字爲之置籍俾諸郡課入易於拘催積欠累鉅萬疏剔自於朝裁界蠲免除太常寺主簿有薦於丁大全者欲引察官劉舜選寺丞差知建昌軍擒捕巨寇羅勳突暴其渠魁縱令脅從者數百人因自劾請祠歸公論俞然惜其去家居三年儒素如故積階朝散大夫元共五人

江州倅丘履常一中

丘一中字履常金華人能文有聲尤工於詩志趣恬雅超然不爲世俗所染仕武學博士嘗倅江州爲闕帥汪子厚所知聞居薪水不繼作詩云仙都有勅到林泉誰信祠官無俸錢陶醉猶能應客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是無今憂枸杞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

無緣箇箇珥貂蟬屢薦不起卒以窮約終其身

翰林侍講學士張師道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授建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元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朝者遣使召問明年始入見帝問冗官風憲益焚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卽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於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卽家拜翰林侍講學士固辭不起命有司勸駕明年始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俞升器金

俞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管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委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代有聞人歷九世而生金少好學善自程督銅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辨疑昧多所發明學者

師事之。受業者趾相錯。金德愈加學愈篤。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矢嘗是時。元既有江南。以夷變夏。爲士者。率辨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快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金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周旋俛仰。辟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金爲異。或尤以爲迂緩。而金不顧也。辛年七十有二。金既卒。而宋之遺風。無復有知者矣。故金之名。亦不太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

卷之四十一

美

光緒堂

處士吳仲可再

吳再字仲可。處之麗水人。生而敦厚。以易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一時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閭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邀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雅不喜言利。且

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者。以田來售度。與本作。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其學於爲人。皆類是。故人咸稱爲善人。隣家火延。燎旁近舍。無不煨燼者。而處士家獨完。僅煨一二椽。而止。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欲易椽。處士勿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耳。然處士終不以諍人也。處士生於元之盛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獨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於世云。

補

卷之四十一

美

光緒堂

處士盧思誠中

盧中字思誠。台之寧海人。生丁元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辨髮左衽。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中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恭儻。禮不變。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早起。擲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輯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罷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

詳審精深雖苦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應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規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歿也莫不悼惜焉子二曰質曰朴質以縣學生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置第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入禁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與聞者人以是益賢之後二年庚午卒年六十有四

附錄

卷之四十一

表

光緒堂

明一 共一十五人

國子監學正 蘇平仲 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文定公轍之後也轍子選以工部侍郎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歎服人謂有祖風元末鄉貢士入國朝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嘗作贊說四十首學者傳誦之以薦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請丞相府力以職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也遂乞歸省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

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缺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病瘵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洪武十年宋濂請老既入謝上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蘇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飾行爲文辭瞻蔚有法不可以微疾廢遂下詔徵之比至京宰輔以下咸躬禮往候詢所以答上意者輒以疾辭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上矚目久之

附錄

卷之四十一

表

光緒堂

既退問羣臣述其所以對上然之賜表裏寶鈔以錄二十一年會試聘爲考試官既竣事復辭歸竟以壽卒於家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不之知故能單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有集六卷宋濂劉基敘之以傳於世

白鹿生楊本初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俊爽翹然欲超其羣時外族

有建義塾延賢俾以館四方游學士者恒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蓋遜其一席地聲光流發越閭煙煙能動人競要邀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膳戒子姓執贊致辭恒躍然曰是或可爲也卽日上道臯比中居以倡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年所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櫻冠披羊裘帶經嘒嘒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

惟裕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光緒堂

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恃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子師恒半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間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缺失鳳必移書咨訪恒白以利病俾助實多後若干載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恒力辭如前鐸不敢強恒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腑相示耻爲覆藏事垂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怒家無僮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恒憫其蠢愚謀諸鄉鄰活之氓輟烏犍爲謝恒拒之頤賴於地潸然出涕恒曰東作

方典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恒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恒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致饋繼以金幣恒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胥指恒爲法效學焉因其所居稱之曰白鹿生

按察司使趙澤民淵

趙淵字澤民會稽人洪武中領鄉薦授陽穀令歷遷山西按察司使繩臧吏興學校政績赫然未及年卽挂冠

惟裕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光緒堂

歸結奉先隴之側輦駟誦讀無異布衣

工部主事劉季麓詔

劉季麓名詔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授行人使朝鮮得體有囊衣寶鑑之賜擢陝西左奉政陝不產硃砂而歲以爲貢民有以此破家者季麓爲奏罷之召爲刑部侍郎以仁厚求生爲本會纂修永樂大典上命少師姚廣孝尚書鄭賜總其事而擇卿佐有文學行誼者一人副之季麓被選功多於討論坐註誤左遷兩淮運副未行改工部主事竟致政歸季麓爲人清素位都顯

嬰泊然自持。至段秋無幾。徵見顏色。居家敦孝。讓御人。雍容泊經。長於春秋。喜吟詠。中潛優柔。又精於律學。法家宗之。

翰林院檢討陳君嗣繼

陳繼字君嗣。其先吳興長城人。徙南康之都昌。再徙吳城。繼生八月而父歿。母吳躬紡績以訓育之。既長。奮志於學。而家貧甚。躬事農圃。以養親。自喜不求聞達。或讀書。或援琴高歌。因以研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尤以其爲文簡健有法。求者

恒裕

卷之四十一

四十五

光緒堂

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屢以目青。母老。辭不就。母死。喪葬盡禮。有聞於人。仁宗皇帝卽位。宰相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院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爲得人。歷翰林檢討。逾年。乞骸骨歸。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歿。吾卒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有何事。答曰。無事。遂卒。得年六十有五。

翰林院檢討黃胤宗

黃胤宗。名某。以字行。海鹽人。世業儒。父文餘。洪武中爲

秦王府教授。胤宗生而秀偉。好學篤行。孝友出於自然。伯父文俊爲鳳陽淮遠丞。卒於官。無嗣。胤宗承父命爲之後。躬往迎其柩歸葬。服喪盡禮。由是顯名。遂舉爲郡庠生。以易經登庚辰進士第。當得顯官。固辭不就。乃擢福建汀州府儒學教授。內艱。服除。改河南之彰德。能以其道訓諸生。諸生學成而仕進者。彬彬然。以績最陞比京國子博士。講論有章。課試有法。得其開益者。莫不敬服。秩滿陞翰林院檢討。既三載。以微疾竟不起。年六十五。有四素性簡約。罕與人接。公退則閉門靜坐。無求。無營。

恒裕

卷之四十一

四十六

光緒堂

刑部主事王自牧謙

王謙字自牧。錢塘人有至性。父母歿。歲時思慕。哭盡哀。有女兄以篤疾弗嫁。事之如母。居必擇交。客有弗當其意者。來謁相對。移時不接一語。所居在闔閭中。左右皆華族麗宇。而謙環堵蕭然。意泊如也。洪武中官中書進刑部主事。尋上章去。恬退靜默。不喜逸遊。人以爲士林

高致云

觀樂生許士修繼

許繼字士修，寧海人。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食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繼爲人忘其爲貧，繼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繼能文，辭而好游山澤間，物偶令心遊，觀熱視，繼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繼洋不取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

惟格

卷之四十一

樂

光緒

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博浩漫，洞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

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

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吾樂耳。衆人

之所樂者，富與貴也，釐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

亦不能守，藉能守之，觀觀然如鼠食乎機噐之傍，且墮

且日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身能斯須樂

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寓

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聞其言而異之，曰：觀

樂生其知道者耶？後竟不知其所終，人以爲蟬蛻云。

太常博士陳世昌

惟格

卷之四十一

樂

光緒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古文，不慕仕進。元至正初，以布衣召入翰林，母老力辭，不許，詔有司勸駕，不得已就官，未幾乞外，遂奉勅代祀海上，值道梗，寓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授太常博士，尋以母老甚，疏請終養，三請得旨歸，無何而母終，復下詔徵之，力辭不起，以壽卒。所著有希言集。

應天府治中凌 賢子晏如附

凌賢字 歸安人，領洪武戊辰浙江鄉薦，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

尋又請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
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
都察院事、並辭、上歎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
之法、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
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
避寮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庸、而素無
長物、祿入不繼、至賣產以供朝夕、既卒、計開、遣官諭祭
給驛歸、翰林侍讀苗衷志其墓、

惺惺

卷之四十一

四六

光緒堂

禮部右侍郎吾紳

吾紳、衢州人、擢永樂甲申進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讀
書、因同列言理刑事、太宗聞之、遂俱改刑部主事、治
獄寬平、人稱不冤、尋陞郎中、起拜禮部右侍郎、太宗
謂禮部尚書呂震曰、吾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既
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右參政、尋復職、改南京刑部、奉
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參政素貪黷、結權要、且以
紳爲故僚友、妄冀二天之庇、而紳竟斥之、時稱其公還
朝、復禮部、未幾卒、紳性率直、於人短長無所較、視榮辱

若不以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
供具、或謂之曰、拜官卿貳、不祀先燕客乎、紳笑唯而已、
萊根居士吳宗禹

吳宗禹、括蒼人、喬出延陵季子、少簡亢志、氣高不與世
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游江淮間、釣淞水上、兀坐
長嘯、曼聲所激、林木俱振、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萊
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萊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
以自名、所居種萊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
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而折之、
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
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
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
至、輒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恠其疏長、問
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
累官於時、無赫赫名、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
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
所識也、卒以萊根居士終、

祭酒員宗魯泰

怡齋

卷之四十一

四七

光緒堂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少以文行稱永樂初由太學生中京闕鄉試授餘干縣學教授遷國子助教尋陞司業起拜祭酒以文學受知宣召見便殿賜御製招隱歌前後在太學四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從化後致仕歸蕭然如布衣縣尹欲為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因謝却之不得已改為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禮科給事中吳登

吳登錢塘人永樂中以文學薦擢禮科給事中小心謹密愛知文廟月待宸翰退朝不交妻子一言近親

怡祿

卷之四十一

吳八

光緒堂

經歲不相接上益親信之終鴻臚寺丞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二目次

怡裕

明二

秦府教授鄭本忠子復言雍言附

桐山歸牧汪遷善改孫九齡附

督學僉事王孟堅鉅

國子助教金汝用礪

吏部郎中陳叔剛

興化府知府潘舜絃

怡祿目次

卷之四十二

光緒堂

開封府知府金尚文德

太僕寺丞金本清湜

撫州府知府沈和子給附

太常寺少卿陳惟成贊

江西僉事陳廷嘉璣

廣西右叅政朱廷用鑄

學正張弘裕順

四川叅議朱惟正貞

禮部主事凌叔京鑄

山東右布政陳時起振

中書舍人王允達汝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福建副使司馬通伯聖

曲靖知府章景恂父瑛附

池州府知府包汝調弟鴻孫附

江西布政司參議張裕夫以弘子景琦孫元冲曾孫一坤附

太常寺卿任克誠遜

靜樂居士徐士威震

儒林自次

卷之四十二

二

光緒堂

國子監典簿趙尚確魯

陝西按察使來伯韶天球

萬安丞鍾巨川海

刑部尚書王明仲鑑之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肅

兵部尚書張常甫邦奇

江西副使惠從道隆

刑部右侍郎樞天秀民

刑部郎中李宗文儒

刑部主事徐果夫寬父義附

山東副使沈景明暉

隆慶州知州杜世英傑

廣東參政祝惟真萃

刑部員外郎凌約言子建知附

太常寺少卿潘時用辰

承事郎程敏恭俊用

臨江府知府尚美儀縉

惠州府通判沈懋德儀孫瑞附

儒林自次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堂

湖廣布政司參議謝汝正忠

東陽善士徐仲學志

刑部右侍郎葉良臣相

貴州布政司參政陳良謨

吏部左侍郎謝以中丕

方逢吉人

沈大威駭子光華英華附

涿州知州孫本

封禮部主事王暄之賜從子任用子三賜三接附

湖廣布政司叅議盧子春煦

禮部左侍郎陳晉甫陞

江西布政司叅議王直夫庭

安慶府丞鄭文光燁

繁昌縣知縣祝思堯繼英

工部員外郎孫吉夫廸

國子監祭酒王子揚激

永州判官許達夫淪

南京兵部尚書趙世胤天祐

修裕自次

卷之四十二

封廣州府推官駱伯瑜璋

子昂敬附

布衣周尚行輦

鴻臚寺卿周用賓文興

翰林院編修駱質甫文盛

星子簿許朝儀瑛

延平府同知蔡潤之玘

南京光祿寺卿項秉仁錫

青州府知府施平叔峻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四

光碧堂

雲南按察司副使張伯啟元論

文學楊以齋美璿

鴻臚寺卿胡秀夫森

橫州判官王伯雨濟

廣西按察司副使沈道初啟原

子邵附

沔陽州知州楊志澄茂清

尚寶司少卿徐深甫自得

同安縣知縣邵以升旭

漁江沈時幹文楨

修裕自次

卷之四十三

南京吏部郎中鄒醇甫國儒

雲南叅政朱良矩方

湖廣叅政李樂

五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吳興茅元禎公良氏閔

恬裕

明二共一百五人

秦府教授鄭本忠子復言 症言附

鄭本忠鄞人學問淳正言行敦卓以明經舉授秦府教授以身率物不假言說對之者如坐春風中不再荅卽解官歸日以詩書自樂超然不知名利爲何物自號安

恬裕

卷之四十二

光碧室

介生所著有安分集藏於家子復言雍言相繼登進士俱至顯官而談然自視如布衣人尤以爲賢

桐山歸牧汪遷善改姪孫九齡附

汪改字遷善桐廬人洪武中領鄉薦授丹陽縣儒學教諭獻三策於朝深切時務陞臨清丞永樂改元并官歸自號桐山歸牧安貧樂道以吟詠自適性行端潔不混流俗環帽骨篋未嘗簪戴日畜類之毛死獸之骨豈可加於首乎晚好神仙年八十餘照校丹書手不去筆詩文取達意不事雕綴類其爲人惜多散逸不傳姪孫九

齡字良永領正德己卯鄉薦授肇慶府推官以卓異拜南京山西道御史直聲聞於一時

江西督學僉事王孟堅鉅

王鉅字孟堅諸暨人幼聰慧日記數千言及長益博綜經史永樂壬辰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宣德中同修兩朝實錄書成引疾歸正統初起爲江西督學僉事少師楊士奇薦之也鉅正身率物大小各有造就長河洞氓聞其賢亦遣子入學考績至京顯者倨傲弗爲禮卽日引退安居田里以文翰自娛鄉士大夫至今推重之

恬裕

卷之四十二

光碧室

國子監助教金汝用礪

金礪字汝用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遷需次者久之永樂庚辰始擢國子監典簿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置諸太學無所於儲礪慮其敝乃聚蔭除爲席屋中列架以度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疑積涉致泯損故梓刻得傳至於今者礪之功也大學上楊士奇雅重之礪爲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爲文以贈焉旣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

以為賢云。

吏部郎中陳叔剛

陳叔剛字叔剛餘姚人初為縣從事永樂初舉賢良起為吏部主事歷郎中性廉潔在官三十餘年居處服御如寒士上方屬意大用叔剛屢乞休勉從之宣德中再被召不起有故家故事陳吏部集

興化府知府潘舜絃琴

潘琴字舜絃世居景寧之沐鶴溪年二十四舉正統丁卯鄉貢天順丁丑成進士歷南京吏部稽勲主事改兵

修補

卷之四十二

三

尤碧堂

部武庫遷職方員外郎擢福建興化府知府每以片言折獄庭無留案建社學毀淫祠籍廢寺田以贍公用禁端陽競渡元宵放燈諸舊俗先是岳正為守以執法行政積怨成謗去其官繼者方以簡靜獲譽琴實再繼之大為設施不避權貴人始譁而終信莫不愛戴之若父母嘗路方交薦之擬內召不顧竟致仕歸琴早遠經史為文典則有古風性嚴重不苟合自致仕以來家居三十八年口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惟教子姓及鄉後進文學尚德隱然為東南重雖踰耄耄神采精健不異少

壯時所著有竹軒稿七卷詠史詩一卷忽夢人贈以詩曰吾將還造化矣會小疾即移正寢戒婦女無敢近及脯而逝年九十

開封府知府金尚德文

弟尚義附

金文字尚德世為麗水人弱冠補邑庠時草寇攻闔郡城御史李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文應募建策多所裨益城卒完舜實不受一時高其才識景泰庚午領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語言見者嗟讓陞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連丁內

修補

卷之四十二

四

尤碧堂

外艱服除再補刑部明刑十三年始終無請託之議察宋稱之無異詞陞河南開封府知府時累歲淫雨宮稼黃河岸決百姓薦飢流離殍死者不可勝計文親履災所驗實圖狀之為下為奏免其賦又奏便民七事詔皆可之文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道忌而銜之會諸道嚴官潛以文名附章末乃得詔與致仕時年纔四十九耳知文者無不為之太息文聞之不待報即忻然治裝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辭以寄意文於兄弟中友愛尤篤弟尚義為御史好直言時值星變文知其必不自晦乃

作東隱童子篇以諷止之北尚義被逮請戍遼東寓督
府防察甚至衆皆謂文不宜往視文日往酣咏寬釋至
就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文天才縱逸詩文
援筆立就平生著作甚多與尚義唱和二集日墳苑和
聲既謝事治別業去城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
隨所得爲題詠日鏡潭雜詠晚年更號鏡潭主人卒年
五十有四

太僕寺丞金本清湜

金湜字本清鄞人幼有異質甫髫髻能詩歌長益宏肆
作格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漁獵墳史中正統辛酉鄉試升太學以習古書法授中
書舍人待詔文華殿遷太僕寺丞時監牧者多以墨敗
孽息日耗土耽居之湜獨奮曰食泉豈能汚庶士耶卽
日乘傳詣寺釐剔宿奸風節琅琅國人相顧駭曰此鐵
漢也憲宗卽位勅賜一品服使朝鮮朝鮮雅尚文學
凡中國使至必求詞翰嘗之湜卽席數十篇立就其國
素稱才俊者輒吐舌不敢出一語因請湜所經歷題詠
刻之名皇華集又選美人入侍湜以詩却之還朝上章
乞休不許竟拂衣歸自號朽木居士家食二十年足不

一跡公府雖親黨慶唁多謝不往惟與名勝士結社爲
樂若常坐卧一小樓操弄觚翰篆隸行草綽有漢晉人
風度又善寫生性尤喜竹人有丐者輒欣然命筆不經
思致而恣態橫發隨綴小詩其上流麗可愛人得其片
楮珍之暇則過僧廬吟諷忘倦一日口占一律示僧云
都將浩氣還元化只把清風付後生後數日果卒

撫州府知府沈和子綸附

沈和仁和人家貧篤學登正統十年商輅榜進士第授
刑部主事盡心詳讞獄多平反有德之者懷金謁謝怒
却之曰爾以我執法爲私耶出恤刑淮安安慶各獄寃
盜獄活九人遷撫州府知府有惠政民愛之稱沈父未
幾解組歸鄉掃墓坐未嘗至公府非遠出不乘至里門
必下子綸官至撫州知府父子二千石而清素如貧士
布衣徒步遇者不知其爲五馬貴也

卷之四十二

六

光緒堂

太常寺少卿陳惟賢贊

陳贊字惟成餘姚人以薦爲儒學訓導會纂修宜廟
實錄天下郡國會萃事蹟以上而兩浙十一郡之事贊
定總之時稱史才書成簡任翰林待詔遷五經博士以

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時廣寇黃蕭養之後民極凋瘵贊撫摩曲至訪鰥寡幼稚之被掠責以還其家瘞兵死遺骸親爲文祭之聞者感悅景泰初遷太常少卿疏乞致仕不許三請始得旨時年未六十也有別墅在西湖之上遂留家於杭先是浙中名卿大夫致仕家居者六七公而南京吏部尚書魏叔良其一也聞贊歸皆來會喜相語曰歸老之榮皆上賜也乃約月一集爲恩榮會會必賦詩爲樂時以比之洛社云

江西按察僉事陳廷嘉璵

信裕

卷之四十二

七

光緒

陳璵字廷嘉台之臨海人起家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坐郎中盧信士繫獄遽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璵意極哀之而未嘗幾微怨盧時稱長者久之事自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考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年方岳大臣咸禮於其廬而鄉里有訟者不之官而求一言以爲解蓋雖投閒致散能以善成其俗如此正統丙辰聘同考會試事竣乞歸執政強起之擢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纔五月而嶺南數千里

信裕

卷之四十二

八

光緒

有二

廣西右叅政朱廷用鏞

朱鏞字廷用仁和人登景泰丁未柯潛榜進士第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父艱服闋改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廬州府秩滿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自入仕後屢乘傳就行事立辦在營繕適楚府災民方困食計以武昌商稅所入業修建人不知費時希事者欲新南北畿行殿及鹵簿鏞具陳緩急所宜皆報罷廬合肥僧殺其師陞跡服喪舒城民婦因奸殺其夫六安

民殺從弟皆誣逮他人具獄上獄請開成案庶得實盡
平反之人皆心服專至廣西適以軍務行邊紀功蒼梧
督平蠻林賊遠師有疾遂得請致仕歸深居簡出脫却
世故日以黃老方藥之書自娛與致仕夏大理李爵張
憲副鳴玉陳都閻彥章數人觴詠逸會於西湖山水間
號歸榮雅會卒年六十有七鏞平生崖立負氣慎許可
落落若難合而情致恬雅文辭豐蔚意見所至酬應不
窮一時稱為宗匠至於進退老壯之節無不合於古人
者士林以為難

恬裕

卷之四十二

九

光緒堂

學正張弘裕順

張順字弘裕杭州右衛人天順間由舉人授沔陽州學
正丁內艱服闋補平度州已而又改定州順為人高邁
閒曠襟抱洒洒工諷詠善鼓琴三為學博務以絃歌化
人積官六年不遷虛疑璽席澹如也平生勇於為義鄉
人沈明嘗忤縣令陸樞樞欲陷之死適有井中尸竟坐
明明苦拷掠不得已誣服樞入覲鳴丞斃之獄順聞之
往告丞曰人命至重君職為丞當平反寬禁以補令缺
願可殺人以媚人邪丞悟轉聞其事於上明得不死久

之明始知順為之地走謁謝順閉門不見明號泣叩頭
外戶而去

四川布政司叅議朱惟正貞

朱貞字惟正錢塘人祖繼有學行為黔國沐公所重請
於上延為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父皞以家學嗣
居師席生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兄稍長傳通經
術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
知州有異政改鄧州以憂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三
載考最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

恬裕

卷之四十二

十

光緒堂

舉措以便民為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恃
險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剿捕四境以安事聞賞與
將塲逮以及年疏乞骸骨歸軍民攀送縉紳供張為別
觀者榮之既歸葺田廬為怡老計暇則與林下士大夫
為真率會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又七而歿平生保重
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居官與物無忤
而好施樂與出於天性舊識某者稱貸久不能償召其
子以券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藏獲之亡者其
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晚變為行益妙所著有息

軒稿若干卷

禮部主事凌叔京鎬

凌鎬字叔京新城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外艱改禮部在任逾五載未調或以進取說之鎬曰在郎署猶恐弗稱敢他覲邪人皆高其恬雅性質實耻爲導諛事或未善雖尊者前懇懇論弗避嘗以此齟齬於人至其臨下恩意優厚未嘗以惡聲加也居官廉靖卒之日囊無遺資京邸多逋負人不責其償喪始得歸

山東右布政陳時起振

恬裕

卷之四十二

士

光碧室

陳振字時起鄆人成化辛丑登進士第授知縣以考最補河南道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使連丁內外艱居喪九年服除補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寺卿尋引疾乞歸疏已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致仕優游林下十二年而卒振性恬淡寡營歷仕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囊橐蕭然疏櫪僅以自給家居足不踰戶闕口不及時事姻親故舊鮮接其面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草草言而危行好勝者莫與之爭明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少假借於家於官裁如也關心

述不二始終不渝快且嫉者無所投其象宏雅之譽人稱之至今

中書舍人王允達汝

王汝字允達義烏人忠文公禕之曾孫也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第上疏乞就本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許乃授中書舍人守正不阿適有進不以道者羞與爲伍遂謝病歸築室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部莊事變性都御史虞瑤交薦於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汝猶力辭侍講學士謝鐸祭酒章懋致書勸駕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卒因居齊山學者稱爲齊山先生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初從父戍燕清苦力學慷慨有大節天順間成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號有風裁時官留都者莊景劉大夏倪岳羅倫輩皆海內名流壯與定交日以行義相淬厲尋改江西僉事以憲度督察官吏雖

素所愛厚無所假未幾抗疏乞歸李少師東陽重其去有莫與越人謀出處直夫先謝外臺歸之句歸十餘年用薦起官福建萍弗許尋擢河南副使甫蒞官卽懇疏乞休既得請杜門讀書絕請託事有不平者輒爲直於所司或歸德焉辭不居典至携賓朋涉泛觴詠陶如也壯直道事人志未竟而退退而爲鄉之典型者二十年有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

福建按察司副使司馬通伯璽

父軫附

司馬璽字通伯山陰人父軫由學官歷國子助教學術

格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宦業皆有聲璽幼承家學博極文典性通朗恬雅與人交如飲醇成化中以御史視學南畿校文日閱千卷評品次第如鑑衡不爽南人士至今稱之擢福建副使卽乞身歸歸卽杜門謝事闢園亭以自娛嘗題其門曰獨呼明月長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閒其襟懷曠達如此尤工辭翰所著有蘭亭集

曲靖府知府章景恂

父珙附

章恂字景恂會稽人成化間進士初令臨城累遷曲靖守所至有惠政民並肖像祀之恂天性孝友淡於榮利

家居二十餘年城府罕入其自述有曰政謂身從顏氏樂直將心比伯夷清所著有臨城集克齋稿恂父珙有孝行鄉人稱之

池州府太守包汝調

弟僊孫節性樸芳附

包調字汝調嘉興人成化戊戌與弟僊同舉進士調授兵部主事歷陞郎中乞改南部出知池州爲政務大體不事煩苛號爲清簡郡中大治性恬退有泉石之好年未至遽乞休弗問家人生產足不入公府調孫節性俱爲御史節性樸瑯謝成風裁凜凜卒贈光祿寺卿性南

格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比部郎中食楚泉參蜀蒲均賦駭亂俱有茂績汴子樸芳先汴釋褐授禮部主事隨晉督學號稱得人及歸捐田贍族艱於婚葬者悉力賑之優游林下三十年而卒江西參議張裕夫以弘子景琦孫元冲曾孫一坤附張以弘字裕夫山陰人成化中以進士起家拜吏科給事中凡所建白皆持大體出爲江西參議致政歸性寬簡疑厚終身無疾言遽色居鄉恂恂然飲人以和無賢愚皆稱張公長者子景琦孫元冲曾孫一坤四世舉登進士而家仍儒素景琦初官主事忤宦豎謫判大名終

桂林知府清約自甘糲殮每至不給元冲以給諫歷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為人簡厚有祖父風

太常寺卿任克誠遜

任遜字克誠溫之瑞安人生而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摩窠大字徑數尺俱有法有司以神童薦於朝宣宗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積學所以供給之者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遜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始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

作務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歸復家食十六年以癸亥卒時年八十二遜為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儵然如衲僧與至弄筆墨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觀物遺世意名雲山樵語若干卷秘惜不以示人藏於家

靜樂居士徐士威震

徐震字士威淳安人自少秀穎端重八歲入鄉塾書過

目輒上口晝夜孜孜涉獵經史旁及陰陽地理律曆諸書靡不研究年十五父母相繼歿治喪祭一循典禮宗

族稱孝焉性尤好施子每遇歲歉發廩以濟貧乏不能償者置之外貌和悅而中有定見是非奸惡一出於公鄉人有為不義者惟恐聞之或爭論不平及田地疆界不明必造門求直得一言以為解訓教諸子孫皆以義方每誦諸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之語勉之于貢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嘗遺書戒之曰吉人有言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吾兒不

作務

卷之四十二

六

光緒堂

可不勉平生雅愛山水遇奇勝處登臨忘倦嘗構靜樂樓以為遊息之所罔自號靜樂居士又預卜壽藏於天堂之原人皆稱為達者卒年八十有四稱封公者二十年未嘗以赤一干於有司君子以為難

國子監典簿趙尚確魯

趙魯字尚確山陰人以尚書領鄉薦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高其養正統十二年陞國子典簿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

坐談情懷有味令人興起今之貴叔度也久之還典鐔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秩甫滿卽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已

陝西按察使來伯韶天球

來天球字伯韶蕭山人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調刑部陞員外郎武宗登極闕璫擅權懷不與東揖之恨出僉陝西屯田時四川流賊入漢中府界督撫洪鍾行委監軍紀功得以便宜行事遂指授總兵官關綱方畧擒其賊首藍五等以功陞本司使持憲

伯韶

卷之四十二

七

光緒堂

嚴明禁無滯贖適河南鎮守廖堂調陝球發其陰私於直指使者方指參間而堂先以馬檄誣奏矯旨逮直指等官下獄球喟然歎曰平西賊易平廖賊難城狐社鼠可奈何哉吾有以自處矣因入覲自陳乞骸骨歸球曰時行時止吾其到岸之舟乎雖有風波吾知免夫時與士友適意於湘西二湖間嘉靖乙酉次于應山舉於鄉球意有以自慰家構南山堂引江風與山月以自樂卒年七十有九

萬安丞鍾巨川海

鍾海字巨川海鹽人世有隱德而海獨以文無害起家初授懷遠縣丞以名節自喜時時左右其民不忍傷時令籍戚畹濫甲科挾勢漁民無屬厭也海戚然曰是虎而冠者不幾盡食吾民乎益出身左右民事事執法與令反令患之遂誣海以不法事屬其黨聞於朝海亦實採民間患苦狀奏之並逮繫詔獄當路者以令國之肺附不得獨直丞竟與令同報罷後七年事白復丞萬安一時監司守令聞其風胥高其節不卑其官每遇盤錯輒曰非鍾丞不可海故不耐煩乃浩然歎曰奈何以七

伯韶

卷之四十二

大

光緒堂

尺殉五斗哉遂拂衣歸方海之將歸也寄詩家人有何日南臺公事畢釣舟春雨卧滄浪之句比歸而謝絕塵事日與二三同好擁鼻高唱於青山白雲之際性復清簡不問家人生產至醫所居以佐吟資裕如也子梁爲濟南守不著而解綬梁之季子夏丞貴溪甫九十口卽挂冠君子曰是子是孫不規乃祖乃父亦春風滄浪有以風之也梁先以刑部主事考得贈海稱封公吟弄風月者復十餘年以高壽終

刑部尚書王明仲鑑之

王鑑之字明仲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出宰元氏召入臺爲監察御史巡按貴州督學南畿擢大理右寺丞進少卿會都御史再進副都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北未上轉左陞刑部尚書乞身歸在元氏有惠政於民既爲京官民以事來者必踵門拜謁如見父母在南畿嚴考校公去取聲威赫然初若不可犯已而講論經義指授嚮方臺壺不少倦聞者興起爲余都經畧紫荆諸邊關爲副都撫治鄖陽再撫湖廣皆有政績可紀及爲尚書值逆瑾竊柄事多掣肘歎曰此豈可爲時耶遂引年去

卷之四十二

九

光緒堂

上不能留賜玉帶以寵其行比卒命有司賜祭葬皆如例鑑之風儀峻整而性恬澹每進秩處之若不勝未嘗色喜歷官內外清謹如一日雖居臺省位常伯至老家無一長物嘗謂人曰希聖希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望歎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乎其見如此故能知幾勇退克保終始非偶然也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疏

韓庶字守清餘姚人登弘治丙辰進士第授任縣知縣任土陞人齊轉徙者半庶加意拊循省刑節費民縣是父母之相率歸附治爲天下最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剿平賜白金彩紵當是時逆豎劉瑾擅權欲以孽孽冒功脅之禍福庶不爲動乃藉他事留再延莫在必獲庶抗持益力瑾矯詔誅高安縣知縣已又挾舊隙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猶銜之逮繫禁獄將甘心焉踰年瑾誅得白除通州判官稍遷潞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秦州晉河南按察僉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上疏乞骸骨會世宗皇帝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庶乃開別園植花卉日與者舊賜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卒年九十有四庶襟度高朗視天下事一無可撓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爲庶憂庶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於難而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庶之謂矣

兵部尚書張常甫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世居鄞之槎湖，生而岐嶷，年十五，六已沉酣六經，鈎稽百氏，然竊志聖賢之學，游神高朗，耻爲世俗煢煢者，十八舉於鄉，二十二成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時中閹劉瑾竊持政柄，子弟之干恩澤者，謁跡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誚讓之，邦奇私於所知曰：瑾殆不可燎也，易危壯，煩孔戒已甚，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謇乘桂賦以見志，瑾方日弄威福，數徵文以法縉紳，有荷校而斃者，衆稍稍緘焉，而諸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整諸學士，屏

卷之四十二

三

先君堂

斥殆盡，人謂邦奇有先見云，已乃乞身歸省，食貧者數年，當道交薦，復力辭，至微有司勸駕，不得已，至京，力乞外補，遂出爲湖廣提學副使，躬御父母，以從時，武皇四出游幸，宸濠稱逆，四方洶洶，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身，終養，得請，復躬御父母，以歸，肅皇帝登極，旁求俊乂，起爲四川提學，無何以病免，又起爲福建提學，歷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以父喪去，服終起爲吏部侍郎，推轂善類，靡有遺力，而終不泄露幾微，久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瘵曠殃

之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如老母何，乃徙翰林，已又徙詹事，終以母老，故不樂居，數上疏乞骸骨，上憐其意，特改南京吏部尚書，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無何以病卒，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滯於宦情，故屢進屢退，無繫心，然邦奇卒官八座，年六十餘，考終，而其母尚在，蓋百有餘歲，而後卒，則天之慰邦奇者至矣，視世之嗜名躁進，一蹶以遺父母憂者，寧啻逕庭哉。

江西按察副使惠從道隆

卷之四十二

三

先君堂

惠隆字從道，仁和人，父達，精書翰，善鼓琴，憲廟徵補中書舍人，改錦衣百戶，隆亦就學京師，遂以順天蕭舉弘治壬子鄉薦，癸丑成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永平，改寧國，終江西按察司副使，隆爲人簡靜，恬雅，知幾達時，兩爲郡，綏柔保釐，有循良之稱，及副臬江左，爲讒者所搆，卽拂衣歸，杜門掃軌，養高息營，足跡不及公府，構西爽樓，臨水對山，日婆娑其中，或與親故父老詰桑麻及閭里細事，林棲四十年，無一造請人，皆以爲士林高尚，所著有北屏存稿若干卷。

刑部右侍郎蘇天秀民

蘇民字天秀其先爲處之遂昌人洪武初我太祖大封親王轉遷東南巨族以克侍衛民曾祖良與焉時從愍王之國遂爲秦人籍儀衛司民自幼穎悟不凡弱冠遊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會督學使者校諸弟子員民第名在柳先生上當廩食民自督學使者曰弟子不可以先師柳先生師也即民偶以一日之長蒙賞識亦師之功安可先師受廩乎且以文章小技爲後先而使費序中失長幼之序亡師弟子之禮不可以訓督學使者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堂

雖然起敬曰不意流俗中乃有知讓如此生者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從之時鄉士大夫皆曰蘇氏子賢能讓未幾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授山西榆次縣知縣考最徵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時逆瑾擅權惡其不附已構落職爲四川糧梓驛驛丞民毅然就道在任盡職不敢以遷謫解無何瑾誅復官爲工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三轉爲文選司員外郎陞驗封司署郎中爲諫止遊巡奪俸六月再調考功司署郎中世廟入繼大統凡諫止巡遊官跪廷受杖者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郎中文選據

要地多所嫌疑民處之特有清譽乃陞太常寺少卿正興督四夷館尋陞工部右侍郎內艱家居清修自持一毫不以干人服閔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嘗署工部事八月餘司廳以直廳百金奉民民正色却之曰我自有應得者此何以爲南都人士服其廉陞北京刑部右侍郎甫兩月得微疾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三

刑部郎中李宗文儒

李儒字宗文嘉興人其先徙於華亭遂家汨涇績學稱宿儒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中會試引疾不廷對歸

儒報

卷之四十二

吉

光緒堂

甲戌始進士年四十餘矣人謂儒蓄久而發之是且斷於遠售而儒見時事不可其意竟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澹然無復有冀於世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嘉靖改元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儒名在數中始就選爲建寧府推官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儒爲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時年五十有七駸駸何用矣而儒已決於去遂請老歸又八年而死儒儉朴而寡欲稱飯布衣終其身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

貯書數卷而已。唐順之銘其墓有曰：士之勇於進怯於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苛然求之今世，得如公者何其少也。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進士之時，則爲難。蓋官成而不能去者有之，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嘉靖之時，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榮，而者公固其人與？時論以爲允。

刑部主事徐栗夫寬 父義附

傳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徐寬字栗夫，海寧人。登成化辛丑王華榜進士第，授工部主事。調禮部，以清節自勵。年未四十，卽挂冠歸。閉戶讀書，六經子史靡不通解。孝友敦睦，出於天性。父義嘗發果腹飢，踵而行之。嫁隣女之貧者，人到於今稱之。所著有醉陶詩集，楊文懿守陳志其墓。

山東按察副使沈景明陳

沈陳字景明，雲和人。性聰敏，有才識，雅志簡淡。由弘治乙丑進士，累官山東按察司副使。所至俱有能聲。在山東宣漢時，適王鏊寇發，勢甚猖獗。陳設方畧，勦絕境。

以亭官路偉其功，薦擢殊擢，而意已倦遊，竟致仕歸。晉階重中大夫。林下日以詩酒爲娛，自號東村野仙。

隆慶州知州杜世英餘

杜餘，字世英，其先陝西天水人。宋南渡徙家於噪，噪人因名其所居曰杜家堡。父真，當宣德初以旗籍隸錦衣衛，始家於京師。娶宋氏，生餘。少穎異，通尚書，弟子從受經者甚衆。成化丁酉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弗利。念親老，將從吏部選，或止之，謂曰：吾爲親屈耳。比選授山東文登縣知縣，乃奉親之文登。甫八月而不祿，執喪甚哀。

傳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服除，補夏邑。滿九載，以課最勦，贈其父母。餘，津邑喜日。吾今而後可以爲子矣。尋判湖廣辰州府，擢知河南陳州，改直隸隆慶州。禦虜有功，當遷，竟謝政歸。而于民表舉進士，由鉛山知縣徵入，拜監察御史，得諍及餘進階奉直大夫。未幾，御史以言事獲罪，餘復津津色喜曰：吾今而後可謂有子矣。乃與俱還，噪食甚，飲屋以居。無愠色。餘爲人和易坦率，生長京師，不事華麗。蒞官所至著績，初爲文登，却海鯨歲例錢，沿海諸營衛軍餉取給於縣，令率苦之。獨憚餘不敢犯，夏邑瀕大河，爲築長堤。

明年河驟溢老幼咸泣曰無此隄吾偏其魚矣在辰州時承順與保靖交關鎮巡議剿之條請往諭以禍福遂皆歸命省兵糧數十萬既久又奉檄之保靖保靖餉以金貨一亡所受故家居益貧而性喜施予見故舊有窘難出貨力振解之如弃稊稗然曠俗有訟者徐出數語解之無不立散去一鄉之人皆尊稱之曰杜公蓋居曠六年而終得年八十有二

廣東叅政祝惟真萃 子繼皋附

祝萃字惟真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工

部從徐侍郎賈治水吳中發卒二十萬綜理有方士卒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堂

樂為之用進虞衡司員外郎著上疏請上親禮儒臣以資啟沃不報再請又不報乃亟乞歸養正德壬申起為陝西提學副使進廣東左叅政遂解官歸萃性至孝每侍親側愉色溫詞保愛周至惟恐傷之博綜藝林雜象緯星曆山經地志醫卜諸書無不研究安恬靜退再疏懇車忠蓋敢言不忍以纖默克位所著有禮經私錄古文集成宋元史詳節等書子繼皋癸未進士仕終兵部員外郎

刑部員外郎凌約言 子迪知附

凌約言與烏程人黔中校官震之子震有賢稱能文章言少受家學業甚工甫弱冠就試諸生間往往冠其首然至應鄉薦輒病不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又久之始謁吏部選為全椒令其月而全椒大治吏部課令最得汚陽守汚陽名為饒而因涉言為築下流之隄以捍荆湖漢沔諸水水暴至不能損稼年書大有邑人食其德不敢忘所自相率呼為凌公隄稍還同知廬州

作傳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堂

黃蘆所至吏民畏愛之出太守上會有居間而索金於夜者言發之挾如律豪猾惴惴受事而言不以自多曰吾規夫逆絕暮夜人也用治理卓越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會丁內艱以過毀得疾服除不赴調竟治菟裘為終老計時胡太宰與言義故移書起之出言謝曰身素已老之不能為太宰失也日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過是已又好禪恍然若有悟於出世也者榜其居曰淨因齋更自稱淨因居士卒年六十有八子四而迪知最有

名登嘉靖丙辰諸大綬榜進士第官工部員外郎

太常寺少卿潘時用辰

父清流附

潘辰字時用杭之漾沙坑人五季時避亂徙處之青田後分爲景寧父清流舉鄉試入太學嘗著聖駕臨雍賦爲祭酒李忠文所重學者稱爲竹坡先生辰生七月喪父三歲喪母育於外家幼岐嶷讀書一目五行轉成誦

下筆爲文每出諸生上凡四試於鄉每以疾弗克終事遂去不復應有司試有司每勤敦譬卧不應弘治癸丑唐府尹珣王給事綸夏給事昂交薦其學行於朝授

怡泰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翰林院待詔王舜而後就職丙辰內閣諸公薦典秘書撰次諸草尋陞典籍進五經博士正德己巳南京國子缺祭酒吏部以葉城石學士及辰薦上以石爲祭酒而擢辰編修具疏乞休三上不許九載考陞太常寺少卿非常調也累疏辭免優詔慰留踰年疏又三上堅請不起始得致其事表祖宗朝立賢無方洪武永樂中卿佐巨僚多自布衣薦起如楊文貞其尤顯者弘正時惟吳與弼及辰二人與弼未受職辰在職二十七年嘗纂修孝宗實錄大明會典精覈明信稱良史才自轉

典籍時未嘗就吏部考課議者以爲不失難進之風爲

詩文乎正典雅家藏手稿毋慮數百千篇諱草稱是暢楊官守敘述屢歷各盡其情得之者往往自慶其所遇性尤喜客其遊處皆一時聞人車馬過從駢咽委巷通宵連榻或至忘歸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南屏先生云

承事郎程敏功俊用

怡泰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程俊用字敏恭系出新安鄱陽太守文燦之後文燦子康仕爲青溪丞因家青溪今之淳安也歷世有隱德而父純獨以醫顯有遺愛於人俊用生而穎敏涉獵經史通其大義每讀古人孝友事輒嘆曰聖賢去人不遠自一本而達之天下易易耳與人交敬而無失謙和遜順與物無忤家饒於財而喜以意氣赴人之急視捐款百千萬如一毛鄉人多貧者貧不能償往往折券不問他目復貸復樂與無厭心正統初應詔輸粟二千石以實官廩成化間復應詔輸粟如初天子嘉歎詔授七品冠服階承事郎俊用喟然曰片有餘以佐公家之急臣子分也藉是以邀榮非吾志也有司重以君命廣之

修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弗起。汝宜勉承吾志。言訖而瞑。時年七十有二。鄉人無男。頗長幼皆聚哭。寢門之外。商文毅公志其墓。

臨江府知府尚美儀縉

尚縉字美儀。其先嘉興人。曰官盛者。軍於睢。遂爲睢人。官盛生雲從。太宗北伐。沒之軍。雲生與從南伐。有功。不錄。君子謂尚氏有後矣。曰。無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與生福。福生綱。果舉進士。又生縉。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謂尚氏有。天身遺其功而

修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兩孫登之庸。成化丙午。縉調刑部。爲員外郎。有明決聲。孝宗立。則特命之錄畿內之囚。平反甚衆。時稱神明。陞郎中。雲南司掌京甸。凡三法司事。無巨細。由馬前官。每苦賄盜。剛柔胥難。而縉則獨以能稱。謂之尚一公。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峻擢。縉會杖殺衛尉。乃出知臨江。臨江當楚粵之衝。士習豪猾。縉至。首檢謝金。薄等數十人。又釋誣死罪者數人。又賴有巨盜。縉計剿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產。累歲不決。縉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至是耶。立爲剖白。咸稱縉爲再。生也。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又方擬峻擢。縉會章榷鎮稅課。舊爲五府據者。縉奏奪歸諸公。遂遭構陷。而縉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耳。居無幾。美中美信。俱以參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蓋輝奕。填塞閭里。然位不稱德。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教。君子於是乎。謂尚氏長矣。卒年六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使究其用。則縉之業。豈直前云云。於乎悲哉。所著有江西志。水南稿。睢州志。諸書藏之家。

惠州府判沈懋德儀 孫瑞臨附

沈儀字懋德，仁和人。司寇銳之子，生長高華，耻習統緒。正德己卯，舉於鄉，每下第，歸即閉門讀書。應事左右，列圖書，古史日參，安其中。若將終身，其於聲利，澹如也。如是者二十年。嘉靖戊戌，謁選，授清江縣知縣。恬淡寡欲，安靜不擾，吏民大歡樂之。督學使者徐公階行部至清江，見其衣冠樸野，心頗易之。居數日，則察其六事，修舉所守卓然。乃歎曰：「設吾以友相，天下士幾失賢令矣。」陞惠州府通判，遂授勅歸。始司寇公無厚遺儀，又不治生產，家窶甚，人不能堪。獨端居靜養，游心境外，若孤鶴高翔，有翩然之致。孫瑞臨官行人。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湖廣布政司參議謝汝正忠

謝忠字汝正，越之上虞人。生而敏悟，八歲能屬對。比長，受易多所領解。舉弘治乙丑鄉薦，已未成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權荊州稅，進員外郎。父艱，服闋當上，而遭瑾扇虐，坐誣逮。瑾誅得白，遷都水郎，奉勅督視漕河，羣盜焚掠，運艘勢甚熾。獨徐泖以南，在忠所部者，不敢犯。代還當遷，尚書李河南亢言於廷曰：「吾工部乏舊官，且多事，如謝忠者，才必留爲工部。」重銓部特之。居數月，卒。

怡馨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留工部，改屯田郎。忠不色愠也。益恪勤，乃職時資格郎官十年以上，有聲稱者外遷。卒，子秩三品。忠在工部，前後幾十二年。李尚書復亢言曰：「謝忠即外遷，必予秩三品。」會湖廣缺督糧，參議銓部，即擬忠名上。僅秩四品，以去。忠亦不色愠也。怡然就道。恪勤乃職，如在部時，未幾竟報罷歸。忠多材能，曠達自負，論議屹屹不下人。吏事尤警敏，按機應猝，亡不立具。在工部，請公貴人多知忠者，皆交口薦譽之。要非出忠意，而卒用得謝，既歸乃任。時治產曰：「吾亦欲用之家。」去縣後一里許，卽山麓爲亭。

東陽善士徐仲學志

徐志字仲學，其先本相縣之後，封於徐。至偃王失國，走太末，而其族散處於衢婺之間。故二郡徐姓最多。東陽

其一也。東陽之徐志族爲最大。在國朝有爲福建按察
僉事者曰隆。有爲建寧知府者曰子玉。皆於志爲曾叔
祖父。而志之父曰鳳。則隱德不仕以孝。人誦志生而端
靜。讀書畧諳大義。而率履參中。居僉事父母。免憂甘滑
必適所欲。執喪不離。苦塊見鄉俗作佛事者。常斥以爲
非。與人交。謙卑抑下。雖數侵辱。無所報。有所推予。未嘗
有德色。人就之謀。爲處白利害。歸之情實。往往謝服以
去。故鄉黨識與不識。屈指善人者。并其父而稱之曰大
徐君。小徐君。志益自挹損。虛其中以游。而入於其中者
無不人人自得。曰徐君愛我。忽有疾。爲之請禱者。千百
爲羣。或曰二豎不仁。來病善人。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卽病庸何傷。無何竟卒。年僅四十有九。鄉閭族黨之
來弔哭者。皆哀有餘。曰徐君不祿矣。天之報施善人。顧
若是耶。及子珙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封父如其官。鄉閭
族黨之來稱賀者。皆喜有餘。曰徐君不死矣。天之報施
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竟若是耶。無何而珙亦卒。
年減父之二。官僅終臨江太守。於是鄉閭族黨之來弔
且哭者。始而哭。旣而疑。莫不曰徐君竟死矣。夫歷世種

修補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堂

德而不能登年以載。其冥之中有知耶。無知耶。說者至
今猶疑於天道云。
刑部右侍郎葉良臣相
葉相字良臣。其先爲會稽人。自會稽徙揚。遂家江都。以
詩經領弘治乙卯應天鄉薦。登壬戌進士第。授金華府
推官。擢刑科給事中。屢遷至禮科都給事中。時逆瑾方
熾。人情洶洶相怙。然不以爲意。封駁論建。行其所欲。若
不知有所謂利害者。瑾惡之。出爲湖廣叅政。相亦欣然
往。至則敷仁宣化。興利剔蠹。民愛之若父母。內艱服除。
補貴州左叅政。無何陞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左。陞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川。兼理軍務。江省民無老少。遮道泣送
之。貴州民知其來。舉首加額曰。吾父母至矣。其得人心
如此。時貴有芒布之亂。相以計擒其魁。而撫之。事聞。
天子賜鐵幣。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加
憲職。奉勅賑陝西。暑行病瘧。遂上疏引疾歸。家居十年。
少瘥。則與鄉士大夫之賢者爲耆英會。其於世慮。滯如
也。兩臺交薦其才可大用而。天子亦檢知其賢。復起
爲南京工部左侍郎。三辭而後就職。尋陞刑部左侍郎。

修補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緒堂

永興即以病乞年溫有慰留明年復以引例拜吏部選
云刑部左侍郎相以端重之度廉介之操正宜為選
賢之儀未可允聽車之請疏凡四五上始得旨歸後
饒伴泉石者若干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一計聞賜祭葬
如例相為人寡言笑慎交游天性孝友入仕四十年家
食者強半足跡不履公庭有司咨詢必盡言忠告歷東
洲嘗評之曰公以學術經世以行誼表俗以正直立朝
以剛哲保身時論以為允

貴州參政陳良謨

初釋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陳良謨貴州州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生甫十月喪父母
都氏守節育之艱苦萬狀比舉進士而母卒哀毀骨立
貢士以葬廬墓三年起儀制司郎中歷官貴州恭吹聽
以諫不逮親為恨每轉一官必鳴咽不食者累日竟以
疾乞休歸恬澹寡欲睦族敦友有古人風所著詩文溫
純典雅卒年九十一

吏部左侍郎謝以中

謝以中以中文字正公遷之仲子以文正三品考績恩入
監舉讀書辛酉舉順天鄉試第一乙丑舉會試第四人

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即請告歸省頃之
劉瑾黨禍文正見幾勇退已而落職瑾移怒亦為民
不構嘉應貶遷二圖日與高人燕賞為樂世宗登極
詔復翰林編修陞左春坊左贊善晉太常卿提督四夷
館兼翰林院侍讀是年文正被召再入相而不克經筵
日講官士林以為榮無何文正乞休不欲請告扶侍南
歸文正不可曰日講臣子效忠版沃時也毋苟曠逸弗
果每進講敷陳剴切而儀觀詳雅上為之傾注自是
龍澤日深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如

初釋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故駁駁大用矣以內艱歸服除撫按交章薦起五府勿
應後有被召當國者與不為察舊道武林不避不一見
常華權近亦不一通問遺暇即汝湖勝處茸東岩關留
園為遠老所盤桓其間因自號留園野老病革命諸孫
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為報身後慎勿乞卹
與卒年七十有五計開勅贈禮部尚書諭祭二壇

方達吉人

方人字達吉世家錢塘以貴高推長一里之後錢塘故
都會也南通閩粵北達齊魯燕趙道里之交部院親風

潘泉監臨之湊正德間復以閩人克鎮守諸市泊進鮮
舟車旁午後於官者百需立辦少不給皆掠立至達吉
何綜理罔缺每傾貲以佐公家之急時時語諸同役者
曰身父母之遺也財乃外物耳奈何以彼易此以故終
役於有司而上官之顏色不變然竟以此寤而家用少
衰達吉處之安然惟日延師課子豐廩俸厚幣儀錄破
產爲之不少各未幾而子九敘補邑弟子員達吉喜曰
庶人之後其少紆乎然猶有進於是者孺子毋自滿幸
卯舉於鄉達吉不色喜第曰後人有時已彼受後如乃

卷之四十二

三

光緒

公者可念也乃九敘四上春官不第達吉不色惟第曰
出處命也遲速時也胡戚戚爲甲辰始成進士時達吉
壽八十矣九敘適奉使南還稱觴舞綵浹旬而後罷人
數爲榮明年九敘拜官司馬出守山海關迎達吉祿養
達吉曰人子以養志爲大若官清慎胎親以安卽會哉
飲水應於問烹安在分官果以相哺乎九敘不敢強留
妻子以侍七著車之任後二年而達吉以疾終達吉
爲人溫良以謙雅自將家居無疾言厲色子姓有過失
不譴讓祇微言諷之曰汝某事誤矣罔不相責謝改窮

通顯一委之運不喜作家人生業晚年日優遊里閭
暇則覽釋官野史自娛倦則出接比隣笑語移日無賢
愚舉煦煦相得也勢利芬華一不以入心杭故諸封公
喜遊結駟連騎盛冠蓋饒僮奴春月則携壺挈棹徜徉
西湖山水間笙管絃麗更歌逸舞窮日落月而其興愈
酣往往來召達吉達吉不往或有譏其固者達吉聞之
曰人各有好節林吾性也享海鳥以釣天之樂不將以
目眩死乎終其身不一赴時人稱爲長者

沈大威 子光華 英華附

卷之四十二

四

光緒

沈鏐字大威嘉興人少英敏通經傳以父獨持門戶乃
棄舉于業爲父任勞暇則輒取諸經史百家語誦之父
命受辟藩司嘗丞七家嶺非其志也至官僅月餘得父
書輒歎曰古稱愛日親老矣奈何廢斗粟以違膝下遂
解官歸年未及者卽屏家政時泛舟湖上與諸長老爲
會觴咏優游晚謝客棲居二十年室無長物然終日
類古之知道者焉二子光華英華俱以文學有聲孫思
孝舉進士自有傳

涿州知州孫本

孫本錢塘人，弱冠爲博士弟子員，試觀高等，以拔貢赴南官廷對，宰相奇其文，擬授館職，將羅而致之門下，本毅然曰：進身之始，而卽濡足權門，異日何以自立？館職於我何加焉？乃就國學，尋中嘉靖丙午順天鄉試，久之謁選，得涿州知州，執法鉅強，民賴以安，未幾解綬歸，席門深巷，以彈琴讀書自娛，瓶粟屢空，未嘗色溫及其卒也，布被橫床，手足不斂，一時名士醵錢爲絞衾梓之，具四方聞之者，以不得與爲恨。

封禮部主事王暄之賜 從子任用子三錫三接附

修辭

卷之四十二

聖

光緒堂

王暄字暄之處之分水人，其先有爲崑山州學正者，因家焉，歷七世而爲暄，暄生而穎敏，讀書日記數千言，以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文舉蔚起，而會父兄俱先後卒，獨暄與兄之遺孤任用在家故薄，又其先領匿稅代賠且盡，至遺田若廢丘者，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大丈夫豈立槁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博戲胃脯，竊奸民餘，夫知用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此吾所庶幾耳。乃幸其妻孥相折節爲勤儉，其課研紡幸勞食與臧獲之最下程，勞取其上者，食取其下。

修辭

卷之四十二

聖

光緒堂

者以爲常，適有天幸，屢歲得以益斥旁產，稍稍饒矣，遂以例貨入太學，祭酒先生試而奇之，戒暄毋用貨生禮見，諸貴生多三與富家子，脂粉怒馬，鮮服餽食相高，而獨暄晨起，啜一粥，敝屣楚楚造節也，其豪偶竊笑詆之，暄自若，居數年，而暄所撫從子任用應鄉薦，三年子三錫成進士，又六年子三接復成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封暄如其官，人或謂暄今獨不能鵲鷄其衣連車駟矣，守相快素所不快哉，今公猶舍家翁得毋爲諸封公笑乎？暄不答，諸封公間邀暄謁官長，時有所干請，暄獨無。

湖廣恭議盧子春煦

盧煦字子春，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初任長垣縣知縣，修濬城池，選練丁壯，以禦流賊，垣邑賴安，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芒部爭立，川貴合

兵討之不克。煦率衆往平之。邊境宴然。陞湖廣布政司
參議。提舉太和山。具疏乞休。再陳未下。遽拂衣歸。甘泉
湛若水稱之曰。勇退急流。以全晚節。有細萬物。於八紘
之意。當時以爲知言。

禮部左侍郎陳晉甫陞

陳陞字晉甫。光祿卿煥之子也。嘉靖辛丑。以進士高第。
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每試輒先脩草。館閣諸大老。翕然
以公輔器期之。陞顧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
不服。其雅量。授翰林院編修。充纂會典官。丁外艱。服闋。

修辭

卷之四十二

聖

光緒堂

還任。九載考。擢本院侍讀。充會試同考官。戊午。主考應
天鄉試。陞念以人事。君其事至重。毋承校閱之命。殫精
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多佳士。擢左春坊左。兩德
晉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丁內艱。歸。既終喪。卽於故
址築室。有終焉之志。無何。召補南京禮部左侍郎。會有
旨。修鳳陽。陵。陞當幸屬。會撫按。守備諸官。相規制。程
物力。課時日。至則徒步往返二十餘里。又心計手書。悉
出於陞。竟以勞瘁致疾。卒。卽聞遣官諭祭。有司營葬。贈
禮部尚書。諡文僖。陞性質純粹。器度宏大。平生安於義。

命不欲與物爲競。其於官職。進退遲速。尤未嘗關心。昔
肅皇帝每用詞臣。擬玄。得驟轉。速化者多。趨之。陞獨堅
辭再三。或問其故。笑而不答。在翰林二十年。讀書談文
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爲游觀。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
稱國華。卽起敘不爲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
竟以是終。卒年五十有九。

江西布政司參議王直夫庭

子敬臣附

王庭字直夫。其先金華人。宋南渡。徙居長洲之陽城林。
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

修辭

卷之四十三

聖

光緒堂

士釋褐許州知州。改國子博士。教化人人。舉。命上建。戊
子。當大比。世宗皇帝。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庭
始。陞南京禮部主事。初庭拜許州。爲親故求改。南官不
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庭意也。尋轉刑部。歷員外郎。郎中。
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廣聚千
人。殺及府佐。闖司官不能制。庭審捕其黨一人。解縛。叩
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者。當貸爾死。其人許諾。不數
日。果詣崇出遊。伏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震一時。
尋乞終養。數年。後補汀漳兵備。先陞所至。盜賊懾服。有

席帽山洞。負險出劫。庭領正朔。及布疋。以禮賜之。洞人皆北而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持二首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參議。卽引疾乞身。歸。三疏始得請。上勅曰。王庭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蓋特旨也。歸時行李蕭然。所携惟蘭花數本而已。家居圖書四壁。兀坐終日。典至則爲歌詩。與二三知己商榷古今。公門非鄉飲禮。安不輕入也。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以高壽終。子敬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薦授翰林院博士。

惺齋

卷之四十二

星

光緒

安慶府丞鄭文光輝

弟炯附

鄭輝字文光。錢塘人性耿介。喜讀書。爲文務根理。要事靡刻。以爲華靡。領嘉靖壬子鄉薦第六人。授涇縣教。授以文行高等。擢國子監博士。朝論欲以御史官之。太宰欲致其一見。不可得。遂出爲安慶府丞。節操愈勵。人對之者如在風霜中。纔十七月。以母老。自投劾歸。家居誦讀。與弟炯共篤孝友之行。炯字文輝。自舉泰軍。轉判太倉州事。年方強仕。未艾也。聞兄弃官。亦卽解綬。從兄相與修葺水之。惟怡怡然。未嘗一刻離親之左右。時人

以比漢之二方。

繁昌縣知縣祝思堯繼英

祝繼英字思堯。文直先生洪之孫。最長而敏。從季父虛齋先生萃授三禮學。爲諸生祭酒。從例入貴北雍。正德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嘉靖十四年。謁吏部選授直隸太平府繁昌縣知縣之官。未幾遣家累還。二僮奴與處服食諸用。取給於家。不於官。操手事事。日飲江水而已。遇羣吏以禮。蒞民事以情。不喜爲小威。官有急需。少費不以煩民。時出橐中金應之。邑人雖耆前未之有也。居去

惺齋

卷之四十二

星

光緒

年調補廣東石城縣知縣。以衰年遠道家。鉅子幼。弃官歸。繼英性澗畧。不治威儀。與人言不爲曲謹。夷曠可親。居家一不同生。作事飲酒無何巨觴。滿引豪酣。日舉無算。不泥醉不已。然未嘗病。醒狂。醒也。人謂繼英中非無主者。殆賦於時。激於中。無所於發。而寓之於斯。所謂託總蘊迷昏冥者耶。晚尤慕佛。持齋好施。盡收市租充費。遇佳風日。游村巷入市。僮一僮子。囊泉刀果。餌從之。老稚數十。誰諫。擁隨恐後。所至布散錢果於地。縱觀羣兒。旬旬爭先攫攘。顛頭爲笑。樂若是。十餘年而後卒。許給

諫相卿銘其墓有曰在昔酒人感應豪賢今豈其然得全於酒儻符漆園陳村新窺何千百年

工部員外郎孫吉夫廸

孫廸字吉夫平湖人性穎異通經史弘治乙未以古今文尚書舉進士令旌德三述職皆書最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明年正德元旦日食廸曰此中豎驕悍不謹之占上封事極言忌諱已而豎瑾果竊柄盡逐名士骨鯁異已者請廸推官德安未幾瑾敗詔復廸官官廸南刑部主事尋陞虞衡員外郎無何有于喪侵尋不遂病

告終

卷之四十二

昆

光緒堂

廸請告歸十一年銓育三起廸竟不肯起嘉靖丙戌廸乞致仕戊子大禮書成進一階越四年卒廸識度雄辭儀觀魁梧文章言論清邵秀爽晚年啖牧豎積稍有餘財田宅之外書畫連屋鼓鑪壘洗選畜精良町場鹽米薪布舟輿百務綜理咸有程度顧其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時有憎訛不恤也卒年六十有六鄭端簡銘其墓銘曰矯矯孫公龍田虎韋三仕徘徊惟我方格結志深棲既堅既壺出我處我誰使諱尼公貌山河公心天日豈殄厥愠而甘同遁鳳皇之阡杉松奕奕孰阿所好有

此貞石

國子監祭酒王子揚激

王激字子揚永嘉張文忠孚敬之甥也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吉水縣知縣吉水劇邑也精於吏者咸病其冗激臨之若不經意者日出坐堂皇數刻發遣公事無留積事已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暇日與諸生管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諧笑聽者忘疲訟者至多引古人忍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繫繫因循爲空以賦役留者言語煦煦如家人父子節縮簡濬惟所欲

恬裕

卷之四十二

吳人

光緒堂

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惟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凶人王璵五六輩發其奸置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爲操縱得宜當是時張文忠以議禮得幸尊寵冠一時希進者奏其門如市激視之如弗有也議者顧以文忠爲激與授胡愁不驟貴已而果以治最內召激私心計之曰吾曷日柄用外語方籍籍吾可以身爲口實乎欲引疾以明志當路不許始應召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歷考功郎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未幾召主膳黃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部

進退黜陟人才務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已無所他
徇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六館士無不恂恂就範者然
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爲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
揣知之往往構譏相軋遂決意弃去蓋屢疏始得歸歸
而連遭內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卒激長身玉立風致
魁岸負氣不肯下人獨與喬太宰白岩孫山人太初爲
文字交其於世故泊如也每進一官輒抑抑若不自勝
而一種矯厲偶遇之致若赤霄孤鶴超然不受羈絆故
能遺落名利如敝屣云

管齊

卷之四十二

先

光緒堂

永州通判許達夫滄

許滄字達夫世家海寧袁花里生有逸表英邁不羈修
髯炯炯見者盡傾文思譚鋒銳其口占手屬食頃數千
言沛如也五試浙省不售由邑諸生貢春官卒業南太
學兩試京闕復不售士論以爲命選湖廣永州通判政
成民和人稱不煩忽慨然曰人生快意耳何卿相爲卽
弃官歸歸而絕口不問家人生作事日縱酒耽詩豪宕
自喜者十餘年卒以樂死初滄爲童子時父細嘗被誣
就理楊按察使樂宗憑怒頂之入見滄掖以從髻而秀

題試之立頃呈草按察且讀且撫凡大訝曰吾幾動浮
言吾幾動浮言非積善家安有是兒叱破械出滄由此
知名初人屬滄以廊廟之幹滄亦自負旁睨無所下以
是人多忌之然其所交知皆一時雋雄賢於已者故宦
雖不達天若靳焉而名之所至有獨高千古之意其所
得多矣卒年六十子三而材卿有名主桐城教稱人師
南京兵部尚書趙世胤天祐

管齊

卷之四十二

平

光緒堂

爲多不法神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斃諸獄將逮按銓
撫臣某納銓賂使僞爲授甲狀而爲之移文諸司指仁
木之死爲召募以有神祐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
卽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
不服貴與湖廣隣也祐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
勦之二省以寧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晉刑部左侍郎奉命勘伊庶人而分宜實爲與主囑
祐寬之祐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祖訓

帝

卷之四十二

聖

光緒堂

違者分宜怒甚出祐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刑部尚書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其故富家法有長勢引嫌莫敢斷祐獨毅然出之聞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璫意丐祐緩死祐竟奏弄市有冤獄逮繫數年祐歎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爲白乎遂以疑獄一時稱爲明允三載考績進階勳封贈王父母父母俱如制乃浩然歎曰古人三公養不以一日換親老矣移衣之舞將屬何人乎遂上疏乞養三請而後予告後三年穆皇帝嗣位用臺諫薦悉召起諸賢士大夫而祐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親老養不報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辭不起明年竟以微疾卒初祐之以大司馬徵也諸紳紳相與私議祐之出處或曰公大臣嘗以國家爲重其必來或曰公素孝養以親老去今親加老其必不來已而祐果再疏乞終養解之者曰公志堅不可回且公未衰其爲國家用固有日姑聽之以訓世之爲子者於風化庶有益乎銓卽以爲然擬如祐請詔從之蓋羣情於祐深有冀于將來故聽其歸如此而祐竟長逝不返於是論者咸歎訝於事之不可知與國家之

不幸不獲究賢者之用然君子固曰趙司馬之於事親其可謂無憾也已矣

封廣州府推官駱伯瑜璋子居敬附

帝

卷之四十二

聖

光緒堂

駱璋字伯瑜世爲會稽著姓所稱金字譜駱氏者也世隱於農至璋父焯以儒顯令萬安璋生而喪母少行傳寄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在襁褓中已吃吃有巨人志九歲父之萬安璋獨留把家政日出而就塾師讀諸子書晁而課研纖至炊浣米泉醞醬瓦木所學盡必嘗用而其後任職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所使有繼而已而不爲市兢什一甫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罷應有司辟萬安公於令潔無美貨獨身與閭籍歸璋安之也璋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萬安公萬安公不復問家事安璋也璋貌朴甚恂恂寡言笑而中洞於表食不喜肉乃獨喜飲酒及魚魚取鮭小者而酒不甚能醉故貧亦天性然間里羣惡少年間來誘使過狹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痕瘡卒不應而隣何苗者驚其郭外田問畝率直六金璋行視陸曰土膏六金已也畝更率一爲七金而苗以非覲得大塊服璋不欺璋

既傷萬安公官少達而已幼孤抑其志農則撫子居牧
泣曰我騷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幽宮於大風錄曰載昌
不肖未有應也爾場哉居敬乃更益讀書博而涉湛淫
之恩乃薦應天釋褐廣州推官考滿封璋如其族然居
敬廉璋教不敢以巧藏官竟坐飛構報免日踟躕跪謝
過璋莞然曰置之夫萬安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磯犀
玳瑁果布之奏也爾不一見奈焉而人蒙之是何異盜
賕誣伯夷耶吾小而安萬安公之肅吏遺也老而安若
之肅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爲引滿至醉而居敬亦陶然

修辭

卷之四十一

奎

光緒堂

建忘其不爲官者久之璋竟以老終年八十有二

布衣周尚行章

周章字尚行海寧人生而篤慎溫確聞善言行轉口之
不置於不善者若罔聞也性耻矜衒好文史時時讀朱
子家禮小學書服膺講習之及壯尤力治生出分僅中
人產晚歲貲累數千金已乃周族黨賑鄉隣務實不爲
名薄俗或厚負之一笑而已嘗自稱曰吾生平養身無
操欲之疾作家無越分之費與人無求勝之忤處世無
自作之孽九十年來不罹世患殆以是耳吾寧敢妄附

於聖賢君子之道然吾子孫循吾言而持之惟身及家
吾知免夫其他家訓查查千餘言皆有根據若輩者殆
今之善人而有識者耶輦弱冠美風儀善琴奕尤樂與
勝已者游及耄而康精力視聽猶六十許人也一日喟
然曰有生寄耳數適短長物終歸盡尚乃流浪俗間不
爲一旦卒然之備吾其愚矣遂日杖屨岩陽營高敞地
爲生塋求九杞山人志其墓又數年而卒蓋幾百歲云
鴻臚寺卿周用賓文與

修辭

卷之四十二

奎

光緒堂

周文典字用賓江山鳳林里人生而穎異丰神瀟灑自
幼時卽慕李泌之爲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
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爲顯官則無望矣
其家聞其言遂強爲博士弟子未幾成進士卽乞身不
許乃以疾告遍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衡嶽匡廬遊
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刑部主事後以憂歸築室
於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世若將終身焉嘉
靖改元起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吏部
稽勲郎屢遷至鴻臚寺正卿卽乞致仕歸晚年移居武
林猶徬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爲方外交胡總制宗憲爲

造高士堂以居文興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藏其味中年頂上結一疋令人以大棒槌之不知痛人以爲丹成之驗故信從者衆卒年八十有二無子終於武林

翰林院編修駱賢甫文盛

駱文盛字質夫武康人嘉靖乙未進士高等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簪筆荷蒙日侍天子以紀言動望之者以爲榮而文盛往往憤世嫉邪殷憂過計時有浩然歸休之志未幾上疏引疾得請歸果絕意仕進攜小墅

修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於舍南樓息其中賦歸田諸詩以見志更號伴雲道人監司郡縣勅駕致起高卧不起半刺不入公門亦未嘗寓書京國時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酌酒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大侵鬻產典衣以給朝夕浩如也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有遺稿十二卷雜談二卷

星子簿許朝儀瑱

許瑱字朝儀昌化之畠川里人九歲而孤大母畜長之使授詩博士督學使者行縣大奇瑱笑曰邑三戶安得許家兒輒授廩食比如有司數不合中年貢入太常嘉

靖初授星子簿瑱獨與季子往未脫裝次旬上書所部乞骸骨部使者謂簿強而才不許瑱歎曰吾寧草澤而飢無寧求飽樊中凡三上所部卒以禮歸之里故負郭而居瑱足跡不入縣市縣令舉鄉飲酒禮虛西北席延

瑱瑱固謝不往縣令急延卽博士諸生固請往瑱僅一

往焉自是縣官至必過瑱問民所疾苦瑱則以民不便者宜莫如解京以是蕞爾與諸鉅邑同征民不堪命久矣罷之便於是縣官上其議罷昌化并解京諸父老德

修

卷之四十二

五

光緒堂

瑱獨貧二子從容問曰大父遺業宜諸父均何至今日瑱叱曰若能讀父書足矣毋問產也瑱卽生事僅僅顧獨務振門內之窮供億寡嫂李沒身不怠諸弟欽諸孫深無以爲家爲之給衣餽畢婚嫁無所憾伯子應元稍長遣之受業諸名家時仁和傅諫議慈谿袁相國皆守明經人承之奇也瑱執贄而見伯子伯子皆師事之退語伯子曰汝師貴人毋以今日故事師不謹及伯子與兩人者先後成進士則又皆謂瑱知人而善教子卒年八十有五汪司馬道昆爲之傳論曰世或有據高位都

公卿一旦脫屣去之則人人以爲奇節薄卑官耳雖雀之集淮水豈以一羽爲衆寡哉然世或以立談而得公卿故其去之也易彼以窮經而迄自首猶之九仞而始及泉魯不一歎而行其無怏怏者幾希矣梅福陶潛至今取重朝儀其二子之徒與

延平府同知蔡潤之圮

蔡圮字潤之德清人弱冠廩於學官顧歲比輒高等而大比七試七不售至嘉靖壬午始舉於鄉於未游於辟雍子汝楠領辛卯鄉薦明年成進士圮慨然曰吾荷國

轅轅

卷之四十二

壬子

光緒堂

蒙作養父康康祿忝科名豈可以未第進士故遂自弃不思亟報稱耶凡六上春官不第乃謁選銓曹試第一授福建延平府同知會守缺攝篆者久之嘗曰守令民父母也第與民休息不宜操切如東鄰令民潤目重足卽今行禁止何補於治故其政尚慈恕延平人德之銘其政於石三載考績最玘曰有子報國卽吾所爲報也遂自免歸去之日父老走送寒路至有攀轡不忍別去者旣歸湖中諸耆碩故有社亟邀玘入會玘與諸君子日嘯詠山水間以杯酒文籍自娛時汝楠以衡守報最

封玘階中憲大夫如其子官未幾衡守擢四川按察副使遷江西叅政前後三上疏乞侍養俱不報玘聞之愀然曰父子受國厚恩吾老不能宣力效尺寸上報天子乃又以吾老故令兒弃王事歸自逸吾何面目任衣冠耶亟貽書令弟歸身自就養江西時玘年已七十六矣會誕日叅政服金紫稱觴上壽縉紳皆榮之未幾以疾卒於藩署玘遺家式微獨以文學自樹不營貲產博綜羣籍尤遠於程朱易後進從之學易登臚仕者甚衆旣茂觀歸邑士人合詞謂玘學不爲人仕不爲己請於

轅轅

卷之四十二

壬子

光緒堂

南京光祿寺卿項秉仁錫

項錫字秉仁兵部尚書襄毅公忠之孫江西右叅政經之子陝西督學祝虛齋先生萃之婿也登嘉靖庚辰未進士第授建陽縣知縣三載書最陞刑部陝西司主事或爲錫歎錫顧喜曰此吾大父舊游地得一展遺跡幸矣益留心律比傳以經義不爲法縛亦不河法聞聽明允有聲西曹外艱服除補福建司主事同年進士王子揚徵在考功擬薦錫自代錫遜謝之語漫聞於人人以是

益重錫尋改尚寶司尚寶直內廬職符璽錫一以慎恪
將之六年陞少卿尚寶尋陞南京鴻臚卿閏四載進
南光祿卿錫曰叨第二十四年官至卿寺三品章句書
生無他行能誤被聖恩實踰涯分吾將營於舊隱老

焉疏且欲上而逸口相峨者藉藉聞之言路頗無可踪
跡者直論以不稱職錫聞之笑曰吾儔裝辦歸久矣毋
煩逐客爲也遂拂衣歸未幾而當事者敗衆意亟起錫
錫不可起矣錫既及初服卽郊墟故庄布製築室中爲
草堂榜曰歸來水丘林壑窈窕崎嶇嘉木名花周匝籬

卷之四十二

光緒

光緒

光緒

落時乘笨車或棹舴艋遊息無時惟意所適春和景明
賓朋沓至適足洗腆竟日淹留然自奉儉薄脫粟盤食
未嘗不飽尤善下人不屑蘭丸野老村童必與鈞禮孤
寒之士苟有一技皆得衣食焉以故人無貴賤才不肖
皆喜就錫錫內行修飾其處人倫之變包荒清瑣殫有
人所不能言者子弟或違教未嘗顯斥微詆論之能改
卽止歲時燕會必述先世積德事及虛齋先生所論經
義學衡訓之虛齋子繼臯與錫同舉進士其後稍不振
數數周之爲置墓田祀虛齋終其身賢者以爲難至其

論析經史商確政事又能出入古今審中利害外若渾
淪而內有條理是故所至雖無赫赫名而其操身御物
嶢然無可訾議也卒年六十有四

青州府知府施平叔峻

施峻字平叔吳興人以明經發解浙省登嘉靖乙未進
士第授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郎歷郎中陞
山東青州府知府瀕行適遇考察爲人所忌去其官峻
在刑部久以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
不少出入雖推勢不顧且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或

卷之四十二

光緒

光緒

光緒

不令程度直以其意訾之以是交構其短長推墮之不
惜也人多爲峻不平峻若不屑意者歸而不問家產歲
中多種秫田以備酒材閉門却執對時撫化飲酒哦詩
之外別無公事相晤其妻沈氏才而賢佐助蒸嘗料理
家事凡峻所欲爲者悉先其意爲之客至樽俎脩潔不
問而辦峻以是優游自適無內顧心卒年五十有七峻
自少有器度其才宏暢通達處骨肉每事致力任置田
贍其族之貧者排難解紛不遺餘力徇其性急聞人非
行或至面發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

士固終身不息也詩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力高簡體裁平實固一代之長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各以其資之所近者爲能峻獨有所造諸固雅道中興之一助也稿多散逸不傳者藝林多惜之

感恩縣知縣黃道卿遺

董邊字道卿蘭谿人爲楓山先生高足弟子累不薦於鄉乃就業太學去司南昌府訓累薦遷江浦令以不能俯仰於時上章仍乞文學掾移近養母顧益遠調海南感恩縣知縣踰年以終養乞骸骨詔許之邊平生典學志道行在孝庶年十九而孤奉寡母五十餘載如一日家苦瘠必備膏澤力衰憊必散扶持問與寒食飲嗜嗜如小孺孺然母壽終九十五邊年且七十二矣猶哀哀劬勞餐蔬啜水如初兩職教又兩幸邑一介不污其身授老之秋荒徑蕭然藁莽寥間朝夕不謀也士奉情曲者謂天下絕不以片紙干人至今人皆稱曰真孝庶

雲南按察司副使張伯敬元論

張元論字伯敬浦江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督修內殿中貴無所染指羨餘悉歸於上中貴

卷之四十二

空

光緒堂

多銜之會有誣論他事聞於銓司者銓司詰有諸論從容答曰有之不過罷官爾何足辯銓司服其雅量誣者喙息歷本司郎中以忤權要左遷常州通判卽日就道無愠容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清白不淪戚者政績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奉表北上卒於途居官之日家積餘租悉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所著有脣信集蓬底浮談等書行於世

文學楊以齊美璿

楊美璿字以齊文懿公守陳之裔世以經術行能顯名

卷之四十二

空

光緒堂

當世璿少機直好學弱冠補邑弟子員邑故多才士每試輒居高等諸才士無不心下之所與交游多門內之賢與邑中大人長者故識博器宏內行修而爲文日益近古嘉靖乙酉秋方入試而心動卽徒步夜馳歸母已暴疾死璿以此自傷又傷父復相繼謝世去毀瘁幾不勝禮已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爲言相地吉矣奈不利長公何璿曰葬以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言乎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母及諸弟遂葬如初卜璿故不善視家人產則兩弟美璿美璿實營之卽橐中藏有奇

龍弗問也已從兩弟意析居凡便利腴美田宅悉推讓兩弟而自取其瘠且隘者人人以爲難而璿初不自異也惟身自爲經師日督課諸子講誦不輟且戒之曰吾非欲若曹資口耳以徼富貴爲取古人之精蘊而實有諸身心用之則天下才不用之則天下羽儀固吾志也後屢舉明經不第而布衣之交已多位至通顯者璿益居貧自勵無所求於人卽故人具書馳車馬迎璿璿輒拒之孝謝故人不乏窮交足矣安在分公家粟以相餽耶並不赴及仲子子龍爲弟子員璿退而歎曰吾竟老於經生哉遂自罷不就試壬子子龍舉於鄉璿喜動顏也曰是兒雅負奇氣今用世有階矣自是益厭結束入城府退居鄧之西谷中角巾野服日與社父老故舊賓客相飲爲娛無何而微疾不起召諸子孫命之曰喪不必過哀葬不必過侈第篤學力行無墜吾家聲耳語畢遂瞑年八十有三所著有西谷俚語字學直音及經書序解藏於家

鴻臚寺卿胡秀夫森

胡森字秀夫湯溪人嘉靖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轉吏部郎中陞太常寺少卿轉鴻臚正奉大夫字開濟風度穆清有經濟天下之志而時事多不當其意竟拂衣歸初大禮議起森與永嘉意合永嘉欲授森爲助以父命不敢與名奏疏後永嘉得政每令人致意欲引之再出竟不從惟徜徉九峯山水間有九峯文集傳於世

廣西橫州判官王伯雨濟

王濟字伯雨其先泗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烏墩鎮遂世爲烏程人濟少穎敏好學以郡學生例補太學屢

試不售謁銓曹選授廣西橫州判官會缺守州政多弛盜且作濟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集議議定乃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不變盜亦潛弭用以無事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其下系其風土物宜與域中大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無何以母老乞疏終養橫民傾城留之不得歸事母又十年色養之餘沉酣古雅寄興山水時致作尚書劉南坦麟僉憲龍西溪寬與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方結社湖南喜濟之歸爭邀致之登臨鵬詠高風自持所謂崇

雅小社者倡自南坦傳諸海內爲美談云清永冠甚右
臺當昇越要衝驛人壘客日常滿座酒行豪暢忽自稱
紫髯仙客或病其放蕩不屑也天性孝友而尤樂施予
鄉黨隣里故舊凡以貧病婚喪告急者永食之廬居之
蕭然擇地之無吝客故內外人士瞻望濟若綴旒之有
冕添延庇覆以爲恒卒年若干所著有谷應水南詞和
花蕊夫人官詞傳於世

廣西按察副使沈道初啓原 子卯附

沈故原字道初秀水人湖廣奉政謚之子弱冠舉於鄉
三上公車不售益閉門讀書父子自相師友有所研解
必盡然與交一時稱爲宏博當是時侯亂暴起以軍興
加賦閭閻騷然而督撫以破食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
駐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上著之兵皆在餓廩行糧日
費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
竭矣原偶以他事謁令令忽忽仰屋深念原曰公何念
之深也令曰非他也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將卒俱在
僕僮不數目而倉庫如洗有能具五日費者則某之責
可逭已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原亦拜即夜歸率

卷之四十二

空

光緒堂

沈

卷之四十三

空

光緒堂

幹僕數人持千金昇之聞者以爲難已未成進士二甲
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
人按分宜勢下銓部欲得選首主者執不可遂並授南
曹而原得工部屯田司主事原怡然曰南北等耳況予
性簡澹南曹甚宜我歷本司員外郎郎中遷四川布政
司叅議分轄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揚時與相讐殺
當事者莫知爲計原至微示兩家禍福利害令其收圖
兩家果感悟應時解散銓東部夷以歸命於原邊民始
得帖席卧無何以內艱歸服闋補山東叅議未幾遷陝
西按察司副使丁丑子卯成進士以庶吉士第一讀中
秘書原開報歎曰夫子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三世
哉吾其歸矣會忌者中以蜚語奏上原翻然登舟無幾
微見期而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
留不能去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者以原清望久著
輒議補原輒卧不應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
惟日相羊於長溪之上其葦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
息計葛巾野服與親舊往來如山人性澹朴無所紛華
辭榮取予一粟於義有請託輒遜謝之脫窻抑不自疑

然爲之申理，雖造物議，不惜也。平生珍玩貨寶，雖色相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舊有舊書，後爲先人藏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構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窗，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老而彌篤，竟以好學終。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

汚陽州知州楊志澄茂清

楊茂清字志澄，吏部尚書守陞之子，博學工文章，弱冠補郡傅弟子員，尋以父產爲太學生，屢試不第，需次銓，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大鴻臚某公者，有人倫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二

光霽堂

豐盈稱之曰此唐裴李宋韓范之流，孰謂任子無奇哉。在散職者九年，茹瓊服散，以寡約自持，視貴遊公子，崇奢侈，率茂如也，秩滿考績，陞直隸貴池縣知縣，池濱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訟，訟難治，涓乃因土俗，相宜，燕民情，稽故，勝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其月之內，上信下服，俗用以熙，有古循良風，陞山東河州知州，去之月，蕭蕭圖書敗絮，數事士大夫酒泣祖帳，庶民連袂扶杖，擁道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治沂一年，以才更汚陽，道出貴池，父老商旅，逆之江上，摩肩接踵，翼舟輿而趨，曰何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二

光霽堂

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袂泣下者，至汚陽，卽以其所以治池與沂者，參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楚矣。比三載考績，贈其生母鍾氏爲宜人，清乃喟然歎曰，夫仕凡以爲親也，生則致其養，沒則榮其號，非以章殺私其身也。今母氏已沒，國恩吾何求哉，且白首而徇祿，貪人所以自徇也，知止而免殆，哲士所以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歸也，緝祖父之墓，敦敦誼飭家，教課子姓於戶外，事一無所問，與鄉老輩爲耆英會，嘯詠風月，白首麗眉，步履矯健，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郡邑長吏，無不折節賓禮，春秋鄉飲，率尊之爲賓，蓋藉以屬俗云，卒年八十有七。

尚寶司少卿徐深甫自得

徐自得字深甫，世系四明，國初詔徙吳越，大姓實中原，乃隸籍雍丘，嘉靖甲午，舉河南鄉薦，辛丑成進士，筮仕行人司行人，奉使藩藩，明典禮，卻餽遺，得使事之體，改兵科給事中，時大虜擁衆，戕殺衆，願禍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衣食耕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莫韃之利，者自得上言，朵顏三衛宿稱犄角，一旦遭殘破之慘，既

不敵於彼。將必窺利於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勢固然爾。迤北諸虜。性猶豺狼。既飽而驕。饕逾亡厭。且朵顏既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趁起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耻復仇之義。仍申飭邊備。繕堡廣偵。以觀未萌之象。疏入。五日不報。同列或爲危之。命下。則大見採納。他日有以吏垣協理請者。疏不及自得也。特批曰。徐某乃知。上默識自得名。因將大用之矣。是歲九廟成。覃恩。父母皆得受令封。卽陳情。終養。既得請。南歸。賦閒居於板輿。詠循陔於蘭膳。朝夕承驪。

怡希

卷之四十二

先

光緒堂

爲百年壽。又四載父歿。容瘠骨立。人稱死孝。奉繼母一如奉父。居則游情圖史。以開卷自娛。視世情紛華脂膏。不翔將晚。如是者數年。乙丑詔起諫垣。乞終養。不許。補工科給事中。陞尚寶司少卿。俄聞繼母訃。匍匐歸里。襄事。既免喪。竟堅卧不復起。自得起家。三紀立朝。蒞官甫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既歸。構市隱堂數楹。歌誦其中。且齊物蒙莊。眷懷仲統。學衛生之經。廣卧遊之適。樂志棲神。耆年孺色。亦恬澹足以養生之效已。平居杜門却掃。跡絕茶屐。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義。揮

斥千金不顧也。至惇睦宗戚。歷卹孤寡。則倒孟生之篋。折馮媛之券。亡所憾。人以他事干請者。正色謝絕。至里衍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奮袂。爲之上鳴。詩尚典奧。不驚纖靡。文爾雅有則。一洗鉤棘雅工詩餘小令。少游美成而下。不多遜也。所著有苦中踏野二稿。京華集。京華續集。大游子樂府二卷。藏於家。

同安縣知縣邵以升旭

邵旭字以升。仁和人。四川按察副使琮之子。生有至性。稍長。受易補德清縣學弟子員。累試高等。年三十。以貢

怡希

卷之四十二

辛

光緒堂

補南園學士舍。嘉靖壬午。調選吏部。按圖同安縣知縣。同安岩邑。旭以安靜治之。民以訟至。率以理論遣。有不。可已者。亦爲推誠處分。不盡法。民咸革心。以訟爲耻。居二年。得羸疾。度弗仕。卽投劾去。既歸。杜門角巾。不復及天下事矣。旭蚤失父。十歲事母極孝。已復背養。乃泫然曰。所貴禁諱。以逮親也。不逮何施。故雖棄舉子。而進取之念日衰。元是以國子資滿當入官。顧曰。吾有先人田廬。皇皇何爲者。乃南築蔬圃。樹藝其間。將終身焉。越十。年。始就職。未幾歸。則愈益治園。中有竹泉精舍。邀

月臺吟風亭茶竈藥爐羅列其間賓至則班荆坐已登
亭臺涉園取疏治具飲酒賦詩竟日乃罷晚年益養高
布衣芒鞋不異寒素時諸子梗登進士既領南月興謀
來迎旭偶有所往梗署使候旭見却走曰此屬徒亂
人意竟屏去雖其勵志執節而修姱雅淑多其天性所
自得云

漁江沈時幹文楨 子明臣附

沈文楨字時幹鄞人生甫二日而孤少弱不仕學既長
而好之折節從經師開丙舍羣子弟之有文者數筆鮮

惟

卷之四十二

七

光緒堂

召賓客爲文酒會以貲赴人之急若流退而不復句校
以故千金之著日損楨夷然弗屑也生習書其於方丈
大書愈益工自負其奇以爲可一當人主遂益置橐北
游京師久之無所遇橐裝行盡楨顧視其腕笑曰謂君
中書不中書耶大丈夫何所不托跡歸而斥餘若幕酒
家傭列肆錢塘西湖周行詭譎間意殊適也而會酒人
多負進故習楨弗肯譬楨亦莫能誰何之橐又稍稍盡
幸貲減十之五乃又謂其舍人曰家東海卽不能署商
陽長庶幾雄於漁師哉以百金治餘皇他器物居網木

稱稱是漁而獲一巨蟹若三石盎竟不得一魚以是甚

困貲幸減十之七乃買他舟魚膾枯轉需抗越諸郡魚

價輒不登最後一歲遇霖雨鹽驟貴而所買魚過時不

得暴暴又觸烈日盡餒且臭強負至嵎山中殘膏之僅

獲菽麥十餘石綿數十鈞他果菜稱是竹木器數十以

是益大困歸而貲盡不能賈諸傭徒盡亡去楨內恨爲

杜門者數年而子明臣稍長能肩文楨顧妻女啐啐無

所出輒撫明臣頂曰兒在何渠憂貧而明臣亦自刻厲

抗顏人師脩帛奇英輒以付酒家稍稍取之矣楨家笑

惟

卷之四十二

七

光緒堂

黎江其西爲平楚亭稍南爲綠雨溪北爲鏡水門橫塘
表之在在足魚蟹楨興至輒釣得魚輒酒因自稱漁江
云或謂君不當復稱漁耶楨笑應之曰吾嚮者誤吾今
乃知漁夫王弘之吾師矣卒年五十有九楨有三子而
獨明臣賢爲諸生久厭弃之任使吳楚間越間業工文
駿駁西京大曆語卽海內所稱句章山人者也

南京吏部郎中鄒醇甫國儒

鄒國儒字醇甫嘉興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改
南吏部進郎中給假送母終養丁憂服闋不赴部爲人

惡俗折節下人不談人短亦不作脂韋態其於仕進清如也自諸生傳教邑中師道嶽嶽歸田弟子日進讀書談道外無餘事一時有鄒夫子之稱

雲南參政朱良矩方

朱方字良矩永康人性樸實言笑不妄初令丹陽水藥自持聽斷詳慎歷淮安同知晉刑部員外郎郎中轉寶慶知府擢履不踰遷雲南參政乞致仕當道疏留之竟引疾去程松溪先生出其門終身執弟子禮方亦以師道自居時兩重之云

帖裕

卷之四十二

圭

光碧堂

湖廣參政李樂

李樂號臨川烏程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起家縣令以循良拜禮科給事中歷官湖廣參政所至以端亮清肅稱一日慨然曰古人云仕至二千石吾今參藩過甚矣知止不殆老子所以言猶龍也遂引疾歸歸而杜門養重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至公門三十年如一日當路者重其人每屏于旋過從清言竟日一語不及私退輒歎曰與臨川先生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

卷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三目次

風節

漢

龍丘萇

嚴子陵光

會稽太守陳業

晉

何幼導準

沈道虔

子惠錄附

司徒主簿王方平弘之

宋齊梁陳

風節自來

卷之四十三

光碧堂

顧景怡歡

沈雲頑麟士

唐

孫郅

靜樂先生方太初吳

五代

章魯風

白雲先生石延翰

僕射大夫何溥

謝金吾銓

宋

陸行正正

子應奇孫士賢附

兵部尚書陳存

國子博士杜文甫

提點刑獄游魯望汝

吳太學大有	金華令陳天瑞
修職郎章子壽鏞	吳子善恩齊
義烏令周公謹密	安節先生徐英文俊
七民劉君用若濟	定成尉牟成甫應龍
軍成判官孫潼發	陳弘道宗儒
三教道逸趙孟個	葉仲凱
海門簿程元爽塏	片澗先生蔣芸
正節先生衛富益	泃南放翁肢公源澄
介白散人劉弘宗楊祖	楊吉甫子祥
鳳節自次	卷之四十三
容州文學方韶父鳳	東山先生朱元之清
黃行素奇孫	金一之應桂
胡子蘄	鄭玄璋時中
陶菊隱	杜若川濬之
壽岩老人欽德載	龍圖閣待制萬鍾
元	
清節處士虞伯和如埧	姚君衛榮
溫日觀	呂徽之
蔣叔圭琰	純德先生陳天祺應麟

張克明	潛齋先生毛彥明輝
全開老者王存道宏	水雲子汪大有元量
潛省中伯修	張子長樞
潛聲甫音	
明	
玄白先生黃觀成中德	石鼓山聲呂不用
練希魯魯	陶九成宗儀
李長民公瓚	監察御史童守真
葉啓明子曉	張羽阜翺
鳳節自次	卷之四十三
三鄉老人葉子雲	廣西參議張文衡銓
荆府長史施魯	太崔山人陳洛夫中州
給諫許台仲相卿	孝廉張文東冰
漢陽令董碩甫敷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邦城何閔中問卿氏閔

風節

漢 共三人

龍丘萇

龍丘萇太末人隱居九峯巖義不降辱王莽連辟不起

更始元年在延為會稽都尉保吏白請召萇延曰龍丘

生躬履德義有伯夷原憲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光碧堂

焉寧敢召之遣功曹奉謁疾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歲

餘延躬詣萇乃署僕曹祭酒尋謝病去

嚴子陵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一名遵本姓莊避顯帝諱莊曰

嚴光少有高名梅福妻之以女光武微時嘗與光同學

及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下令物色之後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

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

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

邪光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

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

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

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

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云

會稽太守陳業

陳業上虞人初為會稽太守潔身清行遭漢中微委官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光碧堂

去隱於縣歛間朱育稱其高邈妙縱天下所聞

晉 共四人

何幼導準

何準字幼導海鹽人穆章皇后父也弱冠知名州縣交

辟不就兄克驃騎令準仕封曰第五之名何滅驃騎蓋

準第五也克後居宰輔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衙門不與

外事徵拜散騎侍郎卒不就後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

晉興侯子俊以非父志表辭不受

沈道虔

子惠鋒附

沈道虔武康人性仁愛好易老隱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爲甚道虔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因不改節州辟凡十二命皆不就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徵爲散騎侍郎不起以素書自娛子惠鋒修父業充心希古不應州辟說者以爲肖子

司徒主簿王方平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上虞人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時又陳高行徵爲通直散騎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碧堂

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着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勝地名三石頭弘之垂綸其處經過者不之識問曰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州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及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宋齊梁陳 共二人

顧景作歡

顧歡字景怡益官人六歲時父使驅雀田中歡因作黃

雀賦不復顧雀食稻過半貧無所受業窮隣人讀書悉記不遺傳吳興邵元之經學開館受徒常百餘人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次齊主道成踐祚迎歡稱山谷臣顧歡表曰道德綱也物勢目也湯武得勢師道則詐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則率土之賜臣志盡幽深無與勞勢請卽辭歸帝賜廬尾素素有文義三十卷

沈雲顧麟士

沈麟士字雲顧武康人虔之子也幼俊敏聰叔父岳談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四

光碧堂

玄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絕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誤認其履麟士曰是卿履邪既而反後隣人得履送前履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何尚之深相接謂子鯁曰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汝其師之未幾歸吳羌山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築室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閉門教授居成市征北張永爲吳興守請其入郡麟士聞郡堂後

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請為功曹麟士曰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得負杖來謁必欲饒
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路
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黜辱乃止復歸荒山負薪汲水
并日而食終老讀書不倦髮黑蝶賦以寄意累天監中
卒於家

唐 共二人

孫郃

孫郃奉化人自幼負氣岸博學高才唐末為左拾遺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五

光緒堂

溫墓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即脫冠裳服布衣超然肥遁
養勝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靜樂先生方太初吳

方昊字太初淳安人生於唐末唐亡雖非所仕避隱嚴
谷中與越錢氏招之不往聚徒講學於上貴精舍以終
其身鄉人化之稱為靜樂先生

五代 共四人

章魯風

章魯風桐廬人能詩與餘杭羅隱齊名錢武肅崛起以

魯風善筆札召為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沉於江後以
隱為錢塘令懼而從命因宴獻詩云一個欄衡容不得
思量黃祖漫英雄自是鑄始厚遇之

白雲先生石延翰

石延翰新昌人父渝兄延俸皆仕吳越錢氏翰獨耻之
隱居沃洲山白雲谷以書史自娛後贈白雲先生

僕射大夫何溥

何溥越州人識雲氣善地理為南唐僕射大夫貶休寧
尉未幾國亡溥大哭嘔血即挂冠隱芙蓉山剪髮為頭

風節

卷之四十三

木

光緒堂

陀儼疎禪門而不談內典喜談道德經每歎曰老子真
聖人也猶龍之稱仲尼寧虛借哉其有所譽必有所試
矣居恒專煉火化後果以火得解脫

謝金吾銓

謝銓會稽人仕南唐歷官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
李氏以國歸宋銓守義不辱挈家遁居祁門士論高之

宋 共三十六人

靖獻先生陸行正正

子應奇孫士賢附

陸正字行正海鹽人今屬平湖正博學篤行通律呂象

數之舉。舊名唐輔。宋亡。與族父霆龍。以家世宋臣。矢不仕元。遂更名正。御史程文海薦之。不赴。後役與處士劉國同徵。俱不赴。隱居教授。其學以慎獨存心為要。所著有正學編。樂律考。七經補註。克己雜言。凡八十餘卷。卒年六十七。門人謚為靖獻先生。子應奇。字景祥。郡守劉澤民察其賢。欲奏官之。謝曰。某老矣。早喪先人。失學不願為官。守笑曰。名儒之子。何言不學。力辭而止。孫士賢。字彥良。樂善好施。有意氣。元末名士流落者。如會稽楊維禎。宣城黃師泰。錢塘陳彥博。多客於其家。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七

光緒堂

兵部尚書陳存

陳存。安吉人。累官至兵部尚書。端明制置使。宋亡。元遣使七徵。不起。尋遯疾。却醫。絕食。旬有四日卒。

國子博士杜文甫

杜文甫。臨海人。咸淳進士。歷瑞安軍節推。德祐初。除國子博士。宋亡。義不仕。元翰林學士趙與愚薦于朝。侍御史程文海奉旨召。皆以疾辭。終不起。自號南峯山民。提點刑獄游魯望汶。

游汶字魯望。德清人。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點刑

獄。俱有能聲。買似道當國。時事大非。汶與論事。忠誠懇側。至於流涕。遂罷官家居。沒迹草野。入元。抗節不仕。恭政儲大年。以遺老奏。召為福州總管。堅辭不就。所衣一布袍。書其背曰。前來遺民。大元百姓。不問燕居。叙會。晴雨寒暑。未嘗脫解。論者悲之。

吳太學大有

吳大有。嵎人也。寶祐間。游太學。率諸生上書言買似道奸狀。不報。遂退處林泉。與林昉仇遠白挺等七人。以詩酒相娛。時人以比竹林七賢。元初辟為國子檢閱。不起。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八

光緒堂

卒葬戴顯墓左

金華令陳天瑞

陳天瑞。臨海人。咸淳進士。師事金華王柏。精性理之學。志潔行廉。為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避林壑。詩文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文集五十卷。

修職郎章子壽鑄

章鑄。字子壽。吳興人。仕為修職郎。謹直敢言。宋亡。歸隱於家。元世祖令故宋官納諍勅。仍量授職。鑄不就。自以世食宋祿。坐未嘗北向宋人。之仕於元者。鑄皆絕之。不

與往來世高其節

吳子善思齊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父遠官至朝散郎思齊少穎悟以詞章知名由任子入官監新城稅調嘉興縣丞善決獄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時丞相賈似道貴戚謝鏜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譚惡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寓居桐廬值宋改物家無擔石有勅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已嫁不能更二夫也思齊天性直慤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每與婺州方鳳福州謝翱游諸名山酒酣氣鬱輒望天末慟哭而返大德間卒年六十四

義烏令周公謹密

周密字公謹錢塘人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與趙子昂仇仁近戴表元爲唱和友詩極典雅善畫梅竹蘭石得意輒自題其上

安節先生徐英文俊

徐俊字英文德清人以明經爲國子生咸淳中憤時率謨國率六館諸生葉李等抗疏乞斬賈似道疏三上不

報宋亡遷於林野至元中累召不起言及宋故輒泫然流涕及卒門人謚曰安節先生

七民劉君用若濟

劉若濟字君用青田人咸淳進士義不仕元自謂出於六民之外別號爲七民

定成尉牟成甫應龍

牟應龍字成甫烏程人父熾官大理少卿應龍以父廢當補京官讓之於弟未幾舉咸淳進士對策忤賈似道調定成尉宋亡不仕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文章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九

光善堂

卷之四十三

十

光善堂

大家名於東南人稱爲陸山先生

軍成判官孫潼發

孫潼發桐廬人咸淳進士授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宋亡家亦毀乃避地萬山中採杞自給元侍御史程鉅夫奉旨搜訪江南遺逸以潼發應詔堅辭不起卒槁死巖穴時人義而葬之

陳弘道宗儒

陳宗儒字弘道自號樵同臨海人獻肅公之從子也平生尚節槩不苟取與伯父檢院念其貧割田贖之力并

不受吳丞相堅延爲上客。每說之曰：道不行，志不遂，尚復何待？吳不省，遂拂袖南歸。竟與之絕。益庚不繼，咽水讀書，聲出金石，當時高其風。

三教遺逸趙孟頫

趙孟頫，宋宗室也。其先家於黃巖。文天祥見之，曰：瑚璉器也。其後天祥開闢江東浙西，俱辟以行。及召赴闕，孟頫留吳中，僅五十日。宋亡，元兵執孟頫，欲官之。因辭以疾，遂去。吳依親友以居，絕口不談宋事。游情佛老，號三教遺逸。居嘉禾，及天祥卒，爲文祭之，慟絕。復臨終，口占曰：王室之懿，文山之客，千古忠赤，端坐拱手而逝。所著有湖山汗漫集。

葉仲凱

葉仲凱，餘姚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爲當國者所忌，罷會代。易終身不仕。或勸之曰：君未食宋祿，今仕元何不可？而甘貧賤。仲凱對曰：吾聞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人各有志，奈何違之？勸者乃止。仲凱教授鄉里，敦篤之風，藹然爲詩歌，寓廢興存亡之感。故老性性置，不忍讀。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士

光緒堂

海門簿程元爽

程塏，字元爽，括蒼人。樟之四世孫也。朝海門簿，慷慨激烈，每念世受國恩，宋亡，弃官歸，自傷亡國之臣，卽戴冠爲道士，建太極陽明書院居之，自稱神陽先生。

芹澗先生蔣芸

蔣芸，開化人。咸淳鄉舉，上疏論賈似道奸，不報，遂不就南官，試而歸。宋亡，元累徵不起，人稱芹澗先生。

正節先生衛富益

衛富益，崇德人。有異質，識見高遠，不爲章句之學。聞宋亡於崖山，日夜悲泣，設壇具祭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詞極哀慘。觀者無不墮淚。嘗負笈往從金履祥學，深探易旨，決意不仕。隱居教授，創白社書院，會布衣友賦詩講道，縉紳不得就列。風度飄然，至大間，有司欲薦聞，不就。怪其迂，毀其書院，遂隱於湖之金蓋山，絕口不言世務。絕足不履城市。一日遭疾，悉焚所著書，曰：吾志晦迹，安用名世？卒年九十六。門人私謚曰正節先生。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士

光緒堂

泖南放翁殷公源澄

殷澄，字公源，嘉興人。家富好施，見義勇爲。元兵壓境，澄

猶保聚未下。元將大怒。命屠其城。澄仗劍扣軍門曰。民猶水也。水順則流。逆則激。民順則從。逆則亂。今將軍不廣好生之德。施不殺之威。顧欲盡剿斯民乎。元將怒。欲斬澄。厲聲曰。卽殺一人。活千萬人。死安足惜。斃氣益壯。元將感悟。一境獲全。丞相伯顏聞而義之。授澄軍民都總管。使守其地。澄曰。大宋之亡。吾以親故。不與俱亡。乃能覲顏。以事仇讐乎。遂野服放浪九峯三泖間。自稱泖南放翁云。

介白散人劉弘宗楊祖

風節
劉楊祖字弘宗。慈溪人。幼有志操。穎悟絕人。舉景定三年進士。授崇文院校書郎。以不附賈似道。屢進屢退。積官禮部郎中。益勵志節。遇事敢言。時賈似道崇建臺榭。廣求名花異果。珍禽奇獸。以實之。楊祖特疏論之。謂國步方艱。正大臣矢心戮力之秋。不宜忘經國大務。以生待其斃。賈大怒。又欲斥之。會楊祖丁內艱。不果。自是國事日非。每扼腕歎曰。人臣當與國同存亡。今大事已去。不可爲矣。遂有肥遯山林之志。逾年而宋物改冠帶。哀慟及元。下詔求賢。楊祖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寺之東原。

建介白樓以爲讀書之所。日與子弟輩講解經傳。議論規飭。皆正氣激發。鑿田給食。自號介白散人。以示不臣於元。

楊吉甫子祥

楊子祥字吉甫。餘姚人。卓犖有奇氣。言行侃侃。必稽于道。江萬里異之。舉爲縣監稅。不就。教授海濱。學徒甚盛。遭宋亂。兵興。避地西浙。時劉夢炎事元。爲吏部尚書。雅聞子祥賢。欲致之。子祥不顧東還。過鄞。牧謝翱及方九思於臨安。相與弔古賦詩。徜徉湖山間。後有薦此數人者。乃皆去。歸其鄉。子祥歸姚。杜門著書。垂二十年而卒。

風節

卷之四十三

光緒堂

容州文學方韶父鳳

方鳳字韶父。浦江人有異材。徧交海內知名士。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禮部。不中第。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遂絕意仕進。益肆爲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悼天塹之不守。顧翠華以無從。領盼徘徊老淚如霰。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凄切。不勝黍離之悲。臨沒。囑其子樸曰。吾死可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宋末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

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能不朽否則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行於世

東山先生朱元之清

朱清字元之富陽人自幼力學平居以道義自持爲詩文務底平實嘗與葉李同門清賞其不凡已而李以京學生叩關斥言宰臣賈似道置公同受僭幣諸新法非便得罪投漳州朋從莫敢往省清獨往與之談且爲具凡飲食服用之需俾所親護送出二千里外及似道敗李免歸清候之江上相見無一語相勞第勉之以風節

卷之四十三

五

光碧堂

黃行素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度魯孫也敦行誼有古風師事俞浙韓性避元隱居不仕所著有南明志蜩鳴集及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藏於家

金一之應桂

金應桂字一之錢塘人博學能詞章宋末嘗爲縣令宋亡誓不仕元隱居風篁嶺以書畫自娛書學歐陽試西學李龍眠非其人不妄下筆是以傳者絕少然識者以爲尺璧寸珠不是過也

胡子燕

胡子燕嚴之淳安人也自幼慎重不苟言笑嘗過日輒成誦弱冠博極羣籍不肯一下筆作舉子文字既而聞呂東萊之學遂徒步往從之遊盡得其趣未幾宋亡歸隱不復慕仕進窮居樂道以終其身

鄭玄璋時中

卷之四十三

六

光碧堂

鄭時中字玄璋壽昌人少聰俊博學善屬文明五經通子史以清談得舉見宋雖將移嘆曰吾其左丘矣浩然有避世志遂居家不仕研精覃思作春秋指迷詞音高遠開論後學聲譽不倦以經籍自娛絕口不談世道人或問之答曰人生富貴利達皆身外物吾有道人滿田弊廬足以供飢粥蔽風雨讀書誦詩足以陶性情以樂吾生豈不快哉親授二子各一經皆有成立嘗語之曰吾友邵西坡詩云取相封侯兒輩事老夫只占月三

間功名之事汝自爲之非吾願也

陶菊

陶菊隱嘉興人以號行今失其名德祐末元兵南下菊隱聞勤王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以拒元詔文丞相於軍宋亡遺士流寓者多以爲侯戒子孫勿食元祿當時同邑有趙孟頫殷澄稱秀州三義

杜若川

杜若川字若川金華杜伯高之孫也明春秋領鄉貢宋易世矢不仕元感激自悼作述志云寧枉百里步曲木

風

卷之四十三

七

光碧堂

不可息寧忍三日飢邪萬不可食雖云食息頃便分淑與慝志士當暮年聞道轉歷歷要使此一身如琢復如滌整冠與納屣微燧費貶別未若瓜李地絕不見吾迹矯行晦名肯食西峯僧寺以終

壽岩老人

欽德載與典人仕爲都督計議官宋亡德載不肯送降款元兵募生致之欲授以官德載裂其板授書卽遁隱碧岩山中自號壽岩老人

龍圖閣待制

萬鍾歸安人也仕至龍圖閣待制國勢日危致仕居家元世祖三徵之終不起卒以農業老於橫塘之

元共十三人

清節處士

虞如頃字伯和義烏人世業儒師事王炎澤恬靜自守不以利祿爲意薦授永嘉教諭不赴有司勉令應貢亦以親老歸名聞衆賢院界以清節處士之號尚義好施游心經史終老不倦

姚君衡榮

風

卷之四十三

八

光碧堂

姚榮字君衡幼敏悟長通經術尚書程堦器重之妻以女恩授永嘉簿不就賓興於京會買似道專輿太學生伏闕論之不報遂退里居元史宜慰來括請見說以仁則得衆勿放欠縱兵人心自安史從之衆賴無擾史奏授慶元簿不受歸對諸子作論直筆及范輪林奉旨訪求好人榮爲舉首以母老力辭續薦俱不起扁所居曰心易尤精地理有雲外樵歌若干卷

溫日觀

溫日觀瑯嶠寺僧也宋亡出家豪飲不羈往往出憤世

全閒老者王存道宏

王宏字存道西安人博涉經史工文詞書法魏晉咄咄逼真中年崇事理學著易啓疑春秋辨證文有蓬窓集每自憤生丁元運隱而不仕其紀生仍用德祐年號以貫已卯先號半閒至永樂承平隨號全閒老者侍御鄭辰銘其墓以爲衡高世抱道不求聞達之士云

水雲子汪大有元量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官掖元兵入城賦詩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人端門陣陣酸萬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碧堂

馬亂嘶臨警蹕三官洒淚濕鈴鑿兒童賸遺追徐福厲鬼終湏滅賀蘭若說和親能佑國嬋娟應是嫁呼韓頃之從三官北去流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曰愁到儂時酒自斟挑燈看劒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風孤館夢一牕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蕭蕭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醢酒城隅鼓琴欲別

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詩曰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元量既還錢塘往來彭蠡間風踪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跡遂傳以爲僊也人多圖像事之自號水雲子士流題詠其事

潘省中伯脩

潘伯脩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偶遂決志隱居教授以著書爲事旁通天文地理律曆之學爲詩文皆寓微意嘗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碧堂

谷珍寇海上浙江參政朶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脩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之曰倡亂者獨谷珍爾吾民無罪也乃得免國珍聞其名欲降之不屈遂被害黃雲泉有言潘先生莫邪大劒也其光燦然足以動星斗其鋒鋦然足以破堅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爲千金之寶也可謂深得其爲人者矣

張子長樞

張樞字子長東陽人聰慧過人讀書週目輒不忘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異教道尤長於敘事嘗別撰漢本紀

附以類與載記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

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類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於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伏節死者固已有傳在史氏若卑官下吏士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僞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至正初右丞相脫脫監修宋遺金三史奏辟樞長史力辭不拜後以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不就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以病辭歸卒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

潘聲甫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幼聰敏強記能文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匡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益以事元爲耻日惟杜門讀書談道多所自得後因訪弟元甫於義烏因往從草廬吳澄學泰定間澄以薦召欲行音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所著有待清軒稿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緒堂

明共十五人

玄白先生黃觀成中德

黃中德字觀成黃岩人幼穎悟受學於鄉先生潘伯修之門及伯修爲方氏所害乃歎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警其可以不復聞天兵至發卽持書問道詣軍門請爲師復警會方氏歸附事乃寢遂與其徒徜徉山水間不復有仕進意學者稱爲玄白先生

石鼓山聲呂不用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緒堂

呂不用新昌人初名必用字則行嘗應元鄉舉有奇名稍長悟曰吾家世宋臣事胡非義也遂更名不用字則耕率諸弟耕石鼓山下以奉二親已從金華黃潛學博涉經史爲詩文翩翩有逸氣時與宋濂劉基相唱和及基謝輔高皇帝屢欲薦之以雙疾辭晚年應經明行修辟授本學訓導時亂餘禮徑晦蝕率諸生綠簪覓剔親爲驅解且訂集朱子家禮行之一時翕然向化後以雙疾退居因自號石鼓山聲所著有得月稿牧坡稿力田稿

練希魯音

練魯字希魯，松陽人。至正間，父進官京師，因恭省以宦籍就試中第，無何，元駕北陷，魯方弱冠，離亂南還，不復有仕進意，力耕以供子職，遭母喪，啜粥飲水，哀毀逾節。比葬，廬墓三年。高皇帝即位，詔天下賢才輔治，有司以魯應聘，力辭不起，後命有司勸駕，不得已，至武林，著辭病詩九律，聲調悲壯，思志哀鬱，若不知其意之所在。竟歸家，閉門謝客，後撰朝會樂歌六章，則又若喜聖人之世，出慶遭逢之不偶者，然卒不一出以老死所著有《崆峒集》傳於世。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五

九碧堂

陶九成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台之黃岩人，博稽宏覽，善古文，尤精字學，性度冲粹，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秦不花辟舉行人，不就，遂避地松江之亭林，力畊自食，張士誠據蘇，擬署軍咨，堅拒，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人才，郡邑以宗儀應，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歎曰：「一微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觀乎？藝圃一區，果蔬

薯蕷，量給賓客，其餘地悉種菊，間遇勝日，引觴獨酌，花下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晚年尤好著述，世所共傳者，說邪一百卷，輟耕錄二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李長民公瓚

李公瓚字長民，太平人，方國珍據有台溫，一時人士多附之，獨公瓚杜門屏迹，若將浼焉，有所感，必於詩發之。洪武初，累薦不起，後以子茂弘貴，贈北京刑部主事，所著有藥所稿藏於家。

風節

卷之四十五

五

九碧堂

監察御史童守正真

童真字守正，仁和人，永樂中，由貢生拜監察御史，巡按四川，忠誠端慤，風紀振揚，爲政不求近名，而孜孜奉公，惟知自靖，擢山東副使，食正三品俸，秩滿待次，天官嘗事者，諷求一見，真不往，又使人至其邸，真托疾，偃卧，不與交一言，遂徙官廣東，真卽解綬歸，貧索單鮮，識者高之。

葉啓明子曉

葉子曉字啓明括之雲和人言行質直處家端嚴善屬詩文甘心窮約人或有贈餽者卽曰無事而受非義也有司嘉其賢而上之微辟不應

張羽舉朝

張翺字羽舉仁和人生而穎異涉獵經史流覽百家至於推步天文占望風氣若有神授宣德間有潛中丞者浙人也將往南粵視師素知翺有兵略習占候除室迎之翺感知己強與偕行一日坐帳中仰視片雲隱起謂潛曰事濟矣烈風南來乃克賊兆也已而果然多獲首

鳳節

卷之四十三

壬

光緒堂

勝潛擬疏薦翺曰所以共事戎行者報知己也可以名爵相浼乎竟逃去易名晦迹以終其身嘗作詩自述曰有意欲嘗干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烟其志可知矣臨終語其子曰吾推數循理後人必有大吾宗者翺死後數十年而曾孫應祺應祜玄孫瀚瀾洵洽瀚洲皆相繼登高科躋顯仕人益服其先見云

三鄉老人葉子雲

葉子雲世家青田爲三鄉老人正統間閩寇竊發沐漢等處皆爲巢穴朝廷命都御史陳韶提兵討之子雲請

軍門白曰子雲請以三寸舌下賊不煩隻旅都御史許之子雲準步見賊諭以禍福賊相顧咋舌遂留子雲飲夜出四女子侍寢并餽白金一盤子雲悉謝不受賊義之一夕解散子雲籍所弃輜重并所掠婦人四口上之幕府事聞議報以官因辭逃賞不知所之

廣西恭議張文衡銓

張銓字文衡仁和人吏部郎中信之孫太僕丞瑛之從子也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爲人耿介不阿剛方直諫多挺挺大節時尙書南宮某事多偏徇銓據法執

鳳節

卷之四十三

壬

光緒堂

爭不已尙書心切憾之竟亦莫能奪冢宰屠公某者與銓有葭莩親銓絕不與通適屠有慶事僚友期與偕行銓義不往屠大憾之以爲輕已而銓恬然不顧也在刑曹十八年風節愈勵家貧甚其妻日糊紙鏹以給衣食竟以廉介不求出爲廣西恭議舟覆死於水

荆府長史施魯

施魯仁和人純志潔學古守高寧遜世違時而耻爲苟合寧困窮沒齒而一毫之不義不可干也正德初以舉人仕爲荆王府長史務以正道匡王是是非非介然

不同王甚禮敬之。既請增秩四品，以方嚴簡充，不爲劉瑾所悅。矯勅致仕，瑾誅，詔徵魯復用。魯自以年及不應召，遂終老于家，而無一畦尺椽之藉。東西僦賃，不常非其義弗受也。嘗有施姓書生，餉粟三十斛，求目魯宗，魯曰：「余惟不爲冒昧之事，以至於斯。固却之時，方絕糧處之晏如也。竟蔡叔不給而歿，未歿前數日，操筆爲文，自誌其墓曰：『吾懼文士之以虛辭潤我也。』其不爲名高又如此。」

太霍山人陳洛夫中州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緒堂

陳中州字洛夫，詔之曾孫也。敦樸好古，務爲高奇，自弱冠應試，屢列前茅。所作文論，遠近誦法，貢爲廬江教諭。復轉王山，以典起人文爲任，往與永嘉張少師游好，及謁銓選，永嘉令作清稷殿賦，將薦授館職，不屑就。作詩論之曰：「上馬伏波還未老，下車馮婦也堪羞。」人稱其節氣。歸來結一室，依古木下，自號依樹老人。又稱太霍山人。每爲詩文，挾摺臂，如孟郊賈島，湏出不經人道語。以自羨，又嘗自題其小像曰：「髯白子，生何暮，百請無一遇，動與世違靜。」如泥塑人，以爲痴天然之素，謝多岐之

迷取一窺之悟。大明平世之民，義皇上人之步，咸謂實錄云。

給諫許台仲相卿

許相卿字台仲，海寧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第官兵科給事中。屬世皇新政，乃抗疏論政令不便者數事，先是中人張銳、張忠恣橫，法曹議在死律，內降欲當之贖金，相卿力爭之。又李賢以中貴張欽義子，襲錦衣指揮，林俊以正人被言者誣，相卿皆力言其非，是語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至善上爲氣驕，志怠，迥異初心，云云。舉

風節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緒堂

朝皆爲咋舌。由是許給諫直聲震天下，居一年，抗疏致仕。歸，縣官具輿臺騶隸如常，相卿曰：「此後屬里閭善故里中人也。」假令吾乘軒擁蓋，揚揚出里中，使吾父老親故走匿旁舍，此於事不當。吾誼已不入公府，毋徒患苦父老爲也。堅却之。乃築室紫雲山中，巖居川觀，食力詠志，益務覃思墳籍，游心藝術之場，常製短篋，長筮以二。崔自隨，遇佳日，披蓑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野叟爲爾汝交。時就彼傾村醕，食脫粟以爲惟，或一言目爲貴人，輒投袂而起。縣官高其賢，爲樹表邑中。

堅辭之不得。既竣事。命當一往謝。則五鼓伺門入向縣治。再拜而去。時令卧未起。卒不能禮之。館舍師使者歲時存問。餉之金錢。輒推不受。元輔桂溪與相卿善。貽之詩。有九杞山人不出山。不將一字落人間之句。相卿爲人豪邁。正直高視一世。林居三十年。海內咸傾仰之中。外薦者以十數。嘉靖己亥。以禮科給事中召起於家。部使者臨門敦逼上道。相卿力以疾辭。元輔爲書招之曰。明天子在上。故人忝備政府。可強爲一出。相卿報曰。居高者勞。乃公方飽食無涸。乃公境不起。後海上變作。當

鳳節

卷之四十三

圭 光緒堂

路者就問籌策。相卿爲口直便宜事。語多效。其清風峻節。老而彌壯。士大夫識不識。輒相敬慕。咸以爲人中孤鳳云。

孝廉張文東

張淶字文東。海寧人。生有異質。方童時。日誦數千言。爲文詞。采煥麗。氣焰輝赫。一時名輩咸推下之。皆以爲王子安後生也。辛卯舉於鄉。時尚未冠。英聲雋譽。動於縉紳。士大夫樂與之交。潘臬大僚。至禮於其廬。世父嘗負官錢數百千。無所償。淶議斥產以代。或曰。若幸交富路。

一言而解。何重惜齒牙。而輕議先人遺業邪。淶曰。資產易得耳。至於節槩。一失不可復贖。淶卽餓死不顧也。竟罄產抵之。以是家益貧。初淶爲諸生。與童憲副漢臣方郡守九叙友善。時稱三傑。後兩人皆登仕籍。閭閻寒處。時時餽餼。輒推不受。或固餉之。強至再三。勉爲一受。卽盛治具。召其人至。共飲食。必盡其所餉。然後已。淶於世。一無所屑。與富路高談累日。未嘗及時事。抗志守高。噴視塵表。卽藜藿不給。卓如也。竟以肥窮。不得志而歿。卒年三十三。詩文俊爽。有奇氣。所著有窮居集。漢臣爲

鳳節

卷之四十三

圭 光緒堂

粹行於世。

漢陽令董碩甫

董毅字碩甫。從吾先生濬之子也。正德丙子舉於鄉。嘉靖辛丑授安義令。更令漢陽。俱劇邑。綏輯鎮定。所部不擾。介然守正。罔突拂取容。竟與上官枘鑿拂袖而歸。耕於海上。安貧樂志。冲曠夷猶。每值粒罄。過午未炊。散步陂塹。湖濱採白蘋以嗅。淡如也。相知者或念其貧而周之。一介不取。空腹而歌。聲如金石。旣而侍其父游王陽明先生之門。獲聞良知之學。精修深詣。時稱高弟。每喜

陶靖節形影神釋之詩取蘊文忠水月不變之旨知者以爲陶潛竝增云所著有碧里四存前稿識於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三

鳳集

卷之四十三

三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四目次

高隱

春秋

披裘翁

漢

張齊芳

張儼

陸文該瑋

三國吳

中散大夫嵇叔夜康

姚仲翁

晉

卷之四十四

一

光緒堂

謝慶緒敷

夏仲御統

虞仲寧喜

張文君

孔德度沉

韓興齊績

張偉康茂

宋齊梁陳

樓知遠惠明

戴仲若顯

兄曼附

徐文楚伯珍

朱百年

妻孔氏附

嵇元臻伯玉

孔祐

子道敷孫德附

杜景齊京產	沈處默顓	唐	張子同志和	秦公緒系	五代	文通先生宋榮	宋	趙仲罔宗萬	高隱目次	和靖先生林君復通	慎東美伯筠	白雲先生周翊臣沂	鄧江先生王君一致	王應求說	朱文昭嗣	史升之詔	朱合甫聲	靜翁陳孟容弱
	沈徵		陸魯望龜蒙	羅萬象		嚴永		周侃	卷之四十四	兄子 附	賈耘老收	大隱先生楊韓道適	竹隱老人潘亨甫祖仁	子增孫勳玄 係正已附	俞秀老紫芝 弟 附	茗溪漁隱胡仔	四明居士朱元翰	周彥通
								光碧堂	二	弟師 附								

石室先生陸永仲維之	許梅屋斐	朱子益有聞	洎宅翁方仁聲勺	花翁孫惟信	兗光居士林崧孫	孝隱先生樓文舉斗南	蔣季莊璿	雪溪先生常宜卿詵孫	高節先生嚴君友侶	高隱目次	錢深雲塤	常名仲棠	李至隱寓	王宗孚孚	碧厓先生吳一飛雄	蓬廬處士史掇史公珽	莘疇居士張倫	葉本山林
		棟真子黃敦政璣 弟 附	薛寧仲高 從孫 附	姚君愈獻可	休休翁石成已余亨	許少明景亮	廻峯先生徐立之	南窓先生劉準 子汝 附	劉良佐應時	卷之四十四	山南先生劉元益應龜	弟 附	梅江徐天錫禹圭 弟 附	王居正子中	唐仲暹光祖	董仲貞鎮	應子孚恂	謝彥實暉
								光碧堂	三									

耕雲處士周天常與昂	貞白先生吾子行衍
鄭處抑昂	文行先生鄧牧心牧
陳允文	何介夫景福
李寧之康	葉拙修孟傳
陳象賢子	黃伯成珍
大癡道人黃子久公望	董靖傳嗣果
句曲外史張伯雨天雨	陳時敏
陳渭嬰	梅花道人吳仲圭鎮
貞白道人朱景仁	沈元吉貞
南隱自次	卷之四十四
雲林生崔彥輝	韓進之循仁
樗散生李孟言詞	居林子金建
顓公鄭君作天祐	章德一子橫
鄭彥淵謠	晴附
明	
陳子才	施德華
呂宗學九成	薛原禮敬
汪師道與立	胡仲厚敦
夏義甫	楊大本立

少微山人陳德詢	董宗楚荆
紫芝老人俞子中和	竹溪逸民陳澗
歸全先生何德齡壽朋	烏性善本良
孫蔗田包太	王復初紹原
白附	
灌園生潘時雍	趙廷堅檜
香雪坡老人王用賢齋	文莊先生胡希華榮
王志道遠	陳光大煒
陳孟熙雍鄭壁夏	迂叟金宗實華
誠附	
胡寶之拱壁	南園居士沈昌甫啓隆
南隱自次	卷之四十四
向永修道淳	懶仙賈必明愚
周益褒陞	章克平總
溪雲先生錢珏	朱從儒
吳琬	胡用良禎
袁良貴仁	岑子英俊
許半圭璋	寒溪子方元素太古
峴巖道人王貞翁埜	女藥屏附
李文正端孫循	王時雨澍
義附	
楊汝鳴珂	王本澄蓮
李用晦元昭	邵汝宜穆生
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當湖陸澄原嗣瑞氏閔

高隱

春秋 凡一人

披裘翁

披裘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寒暑所服惟一裘因呼披裘翁隱於天目山嘗出採薪遇延陵季子見道傍遺金季子命翁取之翁投簾於地瞋目而言曰何子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一

光碧堂

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莊語言之俚也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問其姓名不對而去

漢 共三人

張齊芳

張齊芳驃騎將軍意之子歷官中書郎無心用世退隱句章之靈山採山釣水以自適人皆賢之遂以其父之官名其山曰驃騎立祠祀焉

張儼

張儼餘杭人好學有賢德不樂榮利開園種瓢以所買

錢造橋俗謂之葫蘆橋

陸文該璋

陸璋字文該錢塘人漢季時艱納祿歸隱於靈鷲山蓮花峯下

三國 共二人

中散大夫嵇叔夜康

嵇康字叔夜上虞人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而土木形骸不事藻飾博覽無不該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乃著養生論所與莫逆者惟陳留阮籍河內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二

光碧堂

山濤預其流者何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叩之不言康臨去登始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山濤將去選部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康性絕巧而好鍛居貧嘗與何秀共鍛於大材之下以自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慕康造焉康不為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以此恨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遂害

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梁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國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太師箴一篇

姚仲翁

姚仲翁吳興人天性儉素種瓜灌園以供衣食鄉人尊之稱為長者或有饋遺一無所受不得已而受者即惠貧乏未嘗以一介自污瓶粟屢空潘如也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三 尤君堂

晉 共七人

謝慶緒數

謝數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辟命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燕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會稽人士嘲逵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夏仲御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自此不與宗族相

見後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睨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克惟而問之統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克使問其士風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克甚異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克又謂曰卿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夏禹遜會稽山朝會萬國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見娥投水而死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四 尤君堂

虞仲寧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句章人少立操行博學好古元帝初鎮江左諸葛恢荐喜懷帝即位徵拜博士皆不就賀循

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志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康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喜辟疾不赴咸康初內史何克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歆克闢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與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與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探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屬薄俗疏奏詔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喜專心經傳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碧堂

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註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註述數十萬言行於世

張文君

張文君永嘉人逸其名隱居樂清丹霞山修煉服食之事嘗乘白鹿吹玉簫遊諸峯幽勝郡守王羲之慕其名往焉文君卽遁入山之苦竹中羲之不得見而去其地常有白雀飛翔故更名曰白雀山

孔德度沉

孔沉字德度山陰人有美名何克薦於王導辟丞相司

徒掾瑯琊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喪遠之弊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弊於是服之是時沉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而沉獨抗高不仕尤爲時流傾屬

韓典齊績

韓績字典齊嘉興人父建仕吳爲大鴻臚績好文學以潛退爲搢布衣蔬食不交當世東土人士並宗敬之司徒王導辟爲掾不就會稽內史孔愉疏薦詔安車束帛徵之不起卒于家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六

光碧堂

張偉康茂

張茂字偉康會稽人以耕稼讀書爲事不就徵辟與同郡孔愉丁潭齊名愉字敬康潭字世康時人號口會稽三康

宋齊梁陳 共十四人

樓知遠惠明

樓惠明字知遠金華人以篤行聞居金華山藏名遜跡宋齊之際連徵不起文惠太子以師禮請之不得已應命未浹月辭歸忽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道回之豐安

旬日妖賊起屠其城豐安獨全人以此異之

戴仲若顯 兄毅附

戴顯字仲若達之子與兄毅並受業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毅制五部顯制十五部傳於世顯嘗游桐廬居吳下又止京口黃鵠山後還剡宋文帝每欲見之不能屈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晏戴公山下也後卒葬剡所遺文有釋禮記中庸篇月令章句逍遙論等書數字長雲仕爲散騎常侍與父達弟顯並高蹈物外爲世所稱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七

光緒堂

徐文楚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太末人少孤貧筆業學書誦讀不輟遂通經史宅南去九峯山數里伯珍移居之庭除水生連理白雀雙巢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徵兄弟四人白首雍睦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徒千有餘人皆爲制服

朱百年 妻孔氏附

朱百年山陰人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

如此人稍惟之積久乃知爲朱隱士所賣頂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好飲酒頗談玄理時爲詩詠有高勝之言隱述避人惟與同縣孔顯友善顯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顯陵爲東揚州伯百年米五百斛不受後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

褚元璩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有隱操寡嗜欲往剡居瀑布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八

光緒堂

山下三十餘年隔絕人世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減景雲棲不事王侯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人昌門於茲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望其返策之日蹕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爲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

淵矣。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召聘不就。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齊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

孔祐 子道徽孫總附

孔祐，山陰人，愉曾孫也。隱居四明山，嘗兄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礫，樵者競取之，則化為沙土。又有鹿中箭來投，祐養之，創愈而去。後引羣來依太守王僧虔，欲引為主簿，不屈。子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隱居南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九 光碧堂

山終身不窺城邑。齊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亦有操行，凍餓自甘。郡縣徵辟皆不就。

杜景齊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願涉文義。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歎，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并東山，開舍授學。會稽太守武陵王曄遣儒士劉勰入東山為曄講說。曄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勰至舍講書，傾資供

侍。子栖躬自屣屨，爰禱生徙下食。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稚珪與陸澄、虞琮、沈約、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元儒，博通子史，流連文藝，沉吟道奧，掛冠辭世。家業窮岩，採芝幽澗，耦耕自足，新歌有餘。確爾不羣，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崑谷含權，薜蘿起幃，不報後以員外散騎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鈞，豈為白璧所回？齊疾不就。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十 光碧堂

沈處默顗

沈顗字處默，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輿賓客填門，顗獨不往。勃就見顗，送迎不踰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修，居家以孝友稱。兄昂一名顯，亦退素，以家貧為始安令，相隨之任。及昂卒，採薪自資，與家人并日而食，怡然不改其樂。或有饋粱肉者，閉門不受。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俱不就。

盛紹遠

盛紹遠餘杭人梁封關內侯天監二年葬榮嘉通開門受徒執贄稱弟子者數百人歿門人立碑以旌德業

沈徵

沈徵吳興之武康人法興之孫太子文學承學之子隱

江口山孝弟力田累徵不起縣丞常慶表其所居爲

茂德鄉

唐共四人

張子同志和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士

光碧堂

張志和字子同婺之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志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扁舟垂綸自稱烟波釣徒著書三萬言號玄真子說者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凡雅齡亦有文學志和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茆齋以居之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桐河夫執舂就役曾無忤色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迹觀察使陳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

出錢買地以立開闢旌曰迴軒巷門隔流水十年無橋

少游遂爲剏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垂釣去餌不在得魚

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

樵青人問其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

蕲蘭薪桂竹裡煎茶陸羽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

爲室明月爲燈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

舞筆飛墨應節而成顏真卿以舴艋既敝請爲更之答

曰倘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泔泝江湖之上往來若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士

光碧堂

雪之間卽野夫之幸矣其詠諧辯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跡率誠澹然人莫能窺其際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厥光之比云

陸魯望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茶自判品第有別業在松江時升舟設篷席齋東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雲水間自謂江湖散人號天隨子又曰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赴

所著有笠澤叢書三卷詩文十六卷行於世

秦公緒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留守薛蕙訓秦爲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丈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統慮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致饋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峯

羅萬象

羅萬象分水人隱於紫邏山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使人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七

光碧堂

召之萬象聞之更逃入深山築白雲亭居之終身不出五代 共二人

文通先生宋榮

宋榮義烏人隱居縣西覆金山下通尚書春秋廣順中累徵不就學者私謚曰文通先生其後有名相者遷金華之潛溪相五世孫瀛以大儒邠運洪武初放還嘗於岩下建書院以誨宗族子姓名曰金山書院

嚴永

嚴永永嘉人初仕南唐歷顯官一旦避地嚴永冠於平

陽前倉青華山岩穴間爲市人傭作以自給後朝使以詔命物色得之永不得已於岩穴間取所藏衣冠以行未幾復遁去竟不知所之邑人名其處曰嚴公岩宋 共五十一人

趙仲因宗萬

趙宗萬字仲因山陰人博極羣書以進士應詔藉於春官其天資蕭散於世故澹如也壯歲卽築室於郡之照水坊左瞰平湖前挹秦望首一窺號丹砂引以爲侶足跡不入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十四

光碧堂

詔舉道逸郡守康戡以宗萬薦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獻敗絮傳以自見且請乞爲黃冠朝廷不奪其志卽其家賜以羽服後十餘年卒宗萬神宇清明識度夷曠終日凝澹若嬰兒真方外之士也然取捨去就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通俞扁術或辟穀導氣嘗爲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屏列春山眼暫開蓋其志也

周侃

周侃永嘉人隱身東修篤行仁義真宗東泉徵之不起

郡人名其巷曰招賢巷終老於護國山中

和靖先生林君復述

兄子翁附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刻志學問放浪江淮歸隱西湖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史歲時勞問逋善行草爲詩孤峭澄淡嘗詠梅花有暗香疎影之句爲絕唱詩每就輒弃稿或勸存之則曰吾終志林泉不欲取名於時况後世乎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杭守王隨每與唱和李及薛映時往清談蓄二雀曉縱之雲霄暮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湖諸僧寺客至則童子放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碧堂

崔爲候逋棹舟歸臨終有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葬舍傍逋嘗識李諒於布衣以爲公輔之器逋卒時諒守杭爲服總仁宗謚曰和靖先生逋不娶無子教兄子翁登進士甲科仕終侍御史

卧雲先生管師復

弟師常附

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從胡安定學俱有盛名時稱二管師復長於詩隱居不仕仁宗聞其名召至問曰卿詩所得如何師復曰滿塢白雲畊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賜爵不受歸人稱卧雲先生著有白雲集

行於世

慎東美伯筠

慎伯筠字東美西安人豪於詩應貢京師至禮部貢院見棘園嚴甚慨然曰是非所以待天下士也拂衣歸縱遊山水以詩酒自娛嘉祐間有盛名韓琦薦之與林和靖俱至伯筠留京師一日遇髻髻道人傾蓋如故談論累日人莫能解日是不復飲酒亦不作詩未幾竟潛去不知所終王逢原嘗贈以詩曰世網挂士如蛛絲大不及取小綬之宜乎惆儻不低飲醉脚倒踏青雲歸前日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六

光碧堂

才能始誰播一口驚張萬誇和雷公峭句不妾媚天骨老硬無皮膚人傳書染莫對當破卵驚出鸞鳳翔間或老筆不肯屈鉄鎖急縛蛟龍僵少年奇氣狂不羈虎脅插翼白日飛欲將獨立誇萬世笑謂李白爲顛兒四天無壁才可家醉騰憤痒遣酒拏欲偷北斗酌竭海力拔太華壓鯨牙世儒口軟聲如蠅好於壯士爲忌爭我獨久仰願得見浩歌不敢兒女聲讀是詩亦可見其槩

賈耘老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有詩名與蘇子瞻交善其居有水

關曰浮暉子瞻遊道場山回值風雨泊舟登浮暉閣命
官奴秉燭掃風雨竹於壁間收素貧子瞻每念之嘗寫
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懸槌
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處士貧甚無
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時輒一開看飽
人否若與興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
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雙荷葉耘老侍姬添丁耘老之子也後耘老
作亭以懷慈名之有詩一編號慘慈集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七

光緒堂

白雲先生周翊臣沂

周沂字翊臣江山人趣尚高遠隱身不仕號白雲先生
少與趙清獻并同席研書并甚敬之既登政府欲一見
沂沂因入都扣門大呼曰我欲一見趙四關吏大驚走
白并并曰周先生天下士視軒冕如土直豈知有我哉
整襟肅入延之上坐強留邸中清言數日不及世務竟
納屣去

大隱先生楊韓道適

楊適字韓道慈谿人篤學力行不求聞達躬耕養親非

義之饋一介不取鄉隣有盜其稼者人告之適慨然曰
彼窮厄求採其生耳勿問也盜者聞之慚悔自是一鄉
之中無復草竊孫汚出按兩浙刑獄召之不赴遂之越
川居常親者四十年望重一時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
軻以名聞賜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
學助教州遺從事致書具衣冠車從以迎之弊不受還
還大隱山鄉人尊之曰大隱先生卒年七十六

鄧江先生王君一致

王致字君一鄧人與楊適杜醇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十八

光緒堂

諸生子弟師尊之皆稱爲先生年踰七十樂道安貧妻
收遺棄子拾墮薪浩然無悶閑其風者莫不傾慕之仁
宗朝詔天下立學有文材道義者與本州校官致辭不
受宰臣陳執中奏錄致文得一百八十篇燕之秘閣卒
葬邑之樓鳳山王安石題之曰鄧江先生之墓

竹隱老人潘亨甫祖仁

潘祖仁字亨甫金華人好學能文自號竹隱老人子女
七人獨以身教清素之風行於一家嘗放牧桑七發作
七進詞以爲志卒年九十餘

王應求說 子所孫勳玄孫正已附

王說字應求鄞人王致受業弟子也隱居教授餘三十年建書院於桃源鄉以居四方來學之上熙寧九年神宗特恩補將仕郎試州長史不受御書桃源書院四大字賜之說無用以食無桑麻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家子珩宗正少卿孫勳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不識船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為購子正已却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庶叔度也清白之傳皆致之家訓正已終大府卿

高隱

卷之四十四

本

光碧堂

檜隱士趙上朋占龜

趙占龜字上朋黃岩人志尚超卓與石尚書公弼李恭政光為內外兄弟二公貴無一字相通其介如此家有軒面植雙檜人稱為檜隱士宜和寇亂動以火攻獨於是軒相戒無犯

朱文昭麟

朱麟字文昭平陽人學於陳傅良不事舉業躬耕於南蕩山抱其學以終嘗著紀年備遺始堯舜迄五代至呂武莽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

葉水心為之序

俞秀老紫芝弟附

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弟澹字清老二人志操修潔引身不仕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好歌秦少游作紫芝字叙稱金華居士又黃魯直答清老寒夜三詩末一首云牧羊金華山早通玉帝籍至今風低草艤艤見白日金華風烟下亦有君履迹何為紅塵裏領鬢欲雪白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云

史升之詔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子

光碧堂

史詔字升之鄞人父簡母葉氏遺腹子也頗秀豐下少有大志從鄉先生樓郁學以孝行聞遇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或曰取薦所以榮母也詔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為已榮邪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况忘親欺君子君子所不為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詔應命遂與母避於縣東大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為八行先生以孫治貴累贈太師越國公

若溪漁隱胡仔

胡仔爲程人少無宦情自號荅溪漁隱閉戶讀書留心吟詠取古人詩考之傳記作葉話百卷詞林稱其博雅

朱合甫聲

朱聲字合甫永嘉人隱於江北合山穴巖以居作合山游教千言號歐歛子有隱堂非其人不能履其閤郡守周延篤教致問遺悉不受曰吾不忍以身爲溝壑也

四明居士朱元翰

朱元翰義烏人卓犖不羣博通經史爲文必根理要紹興中嘗獻賦行在言切時政不報遂隱遁終身自號四

卷之四十四

王

光碧堂

明居士

靜翁陳孟容鶴

陳鶴字孟容義烏人志趣高邁不喜自衒靖康初游太學京城陷束書東歸結茅於雞鳴山之陽采蔬拾薪以奉其母而母亦惟然忘其食貧也自號靜翁有詩稿五

卷

周彥通

周彥通永嘉人豫之長子也當恩補避匿弗出父沒貲產貨財一無所取結廬謝池未嘗交俗歲嘗蔬食鄉里

親戚推其忠信篤敬過其門知爲隱居入其堂知爲君子

石室先生陸永仲維之

陸維之字永仲餘杭人丰神雋拔議論獨儻少以計偕入汴羣法從邀與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指維之曰秀才叩以科第則曰且歸山道人揖別贈以粒丹緩急用之陸下第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湧舟將不勝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維之遂有超世之志隱於大滌洞天石室人因以石室先

卷之四十四

王

光碧堂

高隱

生稱之逍遙林谷詩酒自樂光堯嘗召之稱疾不起後光堯幸大滌憲聖亦侍羽流起居問以山中詩客以維之對進其詩光堯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欲與孝宗言憲聖曰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要他出去却是苦他遂止未幾卒有石室小隱集三十卷行於世

許梅屋棊

許棊號梅屋世居海鹽之秦溪業儒博通內外典不樂仕進居分四榻前垂簾懸白傳坡仙二像後儲書數千卷徧嘗筆研黃朱墨卿杖管無虛日每有題著必撫几

嗟賞謂語意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別築小園於秦溪之北。鵝植梅花於四簷花時雪霽月升淡香疎影不減羅浮。適有張生自雁宕抱朶來訪對梅一揅恍然太古之音贈之歌曰抱朶來今雁山低抱朶歸今雁山崔嵬卜居西湖之涯今身伯牙今心子期每自稱曰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樂而可以忘死殆振奇人也。所著有梅屋稿獻醜集并樵談若干卷。

朱子益有聞

朱有聞字子益滿江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揮簷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三

光碧堂

冬不擁爐久之淹貫百氏無所不通作文尚質實有理致方其搦筆曲折自如甘貧味道視富貴一無所屈冷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也。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再以書速之竟不往淳熙十六年卒。

葆真子黃敦政璣

弟輔附

黃璣字敦政金華人少剛直負高世之志與弟中輔齊名以早失所怙絕意仕進建炎初嘗從舅氏宗忠簡一至汴京忠簡將授以官謝曰璣之來豈爲覓官邪卽辭

歸追贈白金數錠計所用取之返其餘後忠簡必欲官之秦補迪功郎卒不受老於家號葆真子

泊宅翁方仁聲句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隱居湖州西溪號泊宅翁取張志和浮家泛宅之語而反之以見志。潛良貴嘗贈之以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云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茗溪訪葛洪詩序稱其超然遐舉精神散朗如晉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所著有泊宅篇十卷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三

光碧堂

薛寧仲高

從孫嶠附

薛高字寧仲永嘉人任進城簿弃官而隱讀書作文至老不休家有讀書樓陳謙贈之詩萬卷編抄高似屋一門師友重如山之句從孫嶠字賓日登寶祐第調長溪簿一日亦掛冠歸非所好也科目以世其學耳一行作吏雅道遂廢日以詩酒自娛且自營窳穢自作挽歌人稱其達以此司空圖

花翁孫惟信

孫惟信愛人工詩喜談諺嘉定初嘗於大雪中登廬草

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作紀游卷弃官不仕隱居武林湖山間自號花翁病沒安撫使趙與憲葬之湖上

姚君愈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屨出迎如舊識臨歿預以書告適曰我能守義不屈子幸爲我銘及卒適銘稱其孤鶩自潔至老益加所著有西園雜稿

兄光居士林崧孫

林崧孫字壽瑞安人幼孤力學長於易詩與陳鵬飛友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碧堂

善鵬飛既死遂息意仕進自號兄光居士與沈琪韓汝翼修古故事保墳墓以厚風俗後進言典刑高尚之士必稱之

休休翁石成已余亨

石余亨字成已新昌人登咸淳進士仕於鄞於衢已而弃官歸沃洲自號休休翁避丙子之亂奔走萬山中更號遁翁平生自喜爲詩文孫樸欲梓遺稿弗許曰聊以適吾意耳未必名家已而慨然曰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余身益窮今老矣然不屑於盜賊不死於道

路獲奉遺體下從先君子於九原亦幸矣因預爲之銘銘曰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瘁余形乎寧亟歸以全余真乎悲夫

孝隱先生樓文舉斗南

樓斗南字文舉義烏人天資渾厚制事有繩墨人有爲不善者惟恐其知之少遊太學晚以特科補官非其志也再調台州司理辭不赴取白樂天詩語題所居曰中隱以歸老焉事母至孝治家圖奉母嬉娛後母沒築堂縣東門號望雲旦夕瞻慕終身不衰鄉人稱之曰孝隱先生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碧堂

許少明景亮

許景亮字少明瑞安人景衡之兄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望之偉然兒時日誦數千言弱冠游太學文辭秀出三試禮部不中爲治說二十篇上之不報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退隱鄉邑具禮交聘堅不起年八十餘無疾而逝

蔣季莊璿

蔣璿字季莊慈谿人閉戶窮經不妄與人接高閑居明

州每過訪其廬。輒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或問。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與君厚。何也。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未判。與闕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端。輒一叩之。無不響答。蔣君所長。他人未必知之。閱得爲知己幸矣。

廻峯先生徐立之

徐立之舊名炳學。老子法。隱於西湖之廻峯。人稱廻峯先生。通判都官員外郎。蕪爲嘗謂之曰。何不仕乎。曰。若時與命會。可以佐天子。福元元不然。悔吝生矣。曷若追冥鴻。霽豹與孤雲。俱爲敬其言。爲之著傳。廻峯今需峯也。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壬 光碧堂

雪溪先生常宜卿流孫

常說孫。字宜卿。諸葛之孫也。宋季多故。隱居著書。公府交辟。俱不起。所著有天閑雜著。傑齋筆記。雪溪稿。門人稱雪溪先生。

南窓先生劉準

子汝舟附

劉準。鄞人。自幼好學。少長。遂博通經史。宋末國事日非。絕意仕進。隱居教授。門徒常數十百人。以甬東負郭。非

隱者居。卽築室青山之原。左圖右書。日以研窮典奧爲事。學者稱爲南窓先生。子汝舟。字端甫。確守父訓。平居無戲言情容。郡之名士大夫。相繼來居。一時林下衣冠爲盛。剝啄問奇者。戶屢常滿。汝舟用呂氏鄉約。身率而推行之。苟非其人。輒謝絕之。不附權勢。不事請託。不入城府。不語及州縣得失。務本節用。有餘則以濟人。說者以比管寧。

高節先生嚴君友侶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壬 光碧堂

嚴侶。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也。生有奇氣。研精讀書。不以應舉名。人勝士。遇釣臺者。必訪之。炙炭煮茶。清論終日。或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孫無聞焉。吾鼻祖去今一千三百餘年。而高風遠韻。與桐江山水相爲流峙。侶不敏。願爲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從遊者甚衆。一日與文丞相客謝鄧雪夜。登西臺。驪酒慟哭。以鉄如意擊石。曼聲楚歌。響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暮年建汝社爲會。取曉而有信之意。躬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南臺。葬之。築許劭亭於墓左。嘗游錢塘。偕胡石塘。仇山村。過孤山。醉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勳

於中告二賢曰吾常時如是親必不安亟歸及室而父死擗踊氣絕者數四既葬廬墓三年不脫衰經不見賓客有白燕巢於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衰哀慟踰他時至順辛未卒年六十門人私謚曰高節先生從祀祠祠揚維禎銘其墓

劉良佐應時

劉應時字良佐慈谿人性敏而勤於書無所不讀隱居林下刻意於詩興寄蕭散范至能深賞之以爲孟郊買島之流所著有願庵稿

高操

卷之四十四

三

光緒堂

錢深雲塤

錢塤字深雲世居東錢湖之里讀書尚節槩不求仕進力耕食貧裕如也晚年別築一室手植松竹以自況日與同里高友文橫經講道得一善則服膺不忘鄉人敬其隱德皆尊之曰先生而不名

山南先生劉元益應龜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之青岩人少恢疎落落多大志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噪一時久之以優陞解褐目擊時艱不欲以身爲殉

遂退隱於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所著有夢稿茹稿凡二十卷

常召仲棠 弟棟附

常棠字召仲同之曾孫也家於澈川身棲海岳志薄雲霄踴躍無儔浩然自得時值宋季朝野穢淆戕民征利每竊歎曰東南其夷乎閉關不仕苦心篤學善屬文統庭種竹數百竿以屬操自號曰竹窓所著有澈水志三卷其秀野堂記尤工文多不錄弟棟亦能文善書嘗書此記時稱二絕

高操

卷之四十四

三

光緒堂

元共三十八人

李至隱寓

李寓字至隱東陽人性恬淡質直嘗習辭賦爲舉子業宋亡遂隱居不事進取日以文史自娛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嘗曰讀故書如對故人得新義如得知已樂以忘憂不知齒之既暮也壽逾一百一歲而終所著有隱居雜稿

梅江徐天錫禹圭 弟禹瞻附

徐禹圭字天錫鄞人與弟禹瞻皆刻厲好學家貧無書

董抄夜讀雖躬耕畝畝弗倦於勤受業於汪元春兄弟自相琢磨蔚成名儒禹圭嘗兩中浙江鄉試以序老不仕隱身教授時程端禮歸老於家相與討論默契心融生徒從者遠近如歸門人因其里居咸稱曰梅江先生禹瞻字天葵亦嘗試藝於鄉值元季遂隱居泉石講學授徒餘五十年弟子有三世從之者爲人沉懇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

王宗孚字 弟宗尹附

王孚字宗采山陰人蘭亭書院山長中元之第五子也

高隱

卷之四十四

王

光碧堂

孝友淳樸動遵禮度爲後進楷模以先世有田廬在菱湖之上時方擾亂遂同昆季渡娥江寓焉杜門畏影晚年益敦友愛與弟宗尹哦吟自怡相繼而終俱無子隱德無傳人共惜之孚有山林餘興詩稿

王居正子中

王子中字居正武康人博學能詩有起世之志每閉戶獨吟不屑仕進一時名士如柯敬仲虞伯生皆相善率多唱酬有掛蓑吟三卷行於世

碧崖先生吳一飛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志趣高遠不屑與世浮沉閉戶讀書精研墳索一言一動輒以古人自期嘗辟本州儒學正高卧不起時人稱爲碧崖先生

唐仲暹光祖

唐光祖字仲暹其先金華人父以仁從間人夢吉避地永康遂家焉仲暹幼承家學長從李草閣游學問淵源屬文典雅隱居教授儼然以師道自尊號委順夫所著有委順夫集

蓬廬處士史楮史公珽

高隱

卷之四十四

王

光碧堂

史公珽字楮史鄞人學通諸經尤精易理作文典則名重一時同里鄭爽夫以道學文章自命每有論議必俟公珽鑑定然後出葉隱居教授者數十年程端學薦主甬東書院遂弃去遊西州寄興吟詠以陶寫性情每對人論宋季臺閣故事壹壹不倦及忠臣義士死節者必慷慨流涕廣平李堯民七喪不舉公珽傾家貲之且爲著哀辭告其常所往還者自號蓬廬處士所著有蓬廬稿易演義及象數發揮若干卷

董仲貞鎮

蕭鎮字仲貞海鹽人博通經術有用世之志值元亂遂
隱於海寧之泉山每夜靜月明輒登山頂劃然長嘯風
生海湧聲聞數十里或悲歌慷慨繼之以泣歸輒閉門
竟日卧有慕其名者扣戶謁之相對危坐終日不出一
言人以爲不可測

莘嘯居士張燿

張燿字人也少孤立不凡自以家世宋臣絕意仕進作
休休吟以見志自號莘嘯居士所著有記蹟錄每日所
行必書之以自考至老不輟當時稱爲篤行君子

蕭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緒堂

應子孚恂

應恂字子孚永康人純樸好古博涉書史力耕自足一
介不苟取於人訓誨子弟與教授門生必依於孝友忠
信嘗自贊曰不能執中寧過於厚不能有爲寧過於守
約身畎畝者數十年清貞之操始終如一所著有純樸
翁稿

葉本山林

葉林字本山錢塘人喜讀書詩文得古體性不苟合布
衣飄然遊天目至九鎖山築小室溪山間有終焉之志

每遇積雪登岩谷四顧月下獨步林影間深夜忘返里
人鄧牧與林深相得每月夜往來相與劇談弗往牧則
自至大德丙午正月一日無疾書偈案上泊然而化

謝彥實暉

謝暉字彥實先資陽人識見通敏受業胡長孺之門以
德業自勉或勸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
耳仕矣所急哉時趙文敏以書名天下見而愛之授以
書法一臨池遂得文敏之神爲詩文簡淡雋永尤長尺
牘人得其片楮者以爲拱璧暉亦不自秘惜求輒應之

蕭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緒堂

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與人交必以義人有一善
必揚之藩帥郡將詣門請交未嘗造謝每相對清言終
日一語不及私說者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暉實有焉

耕雲處士周天常與昂

周與昂字天常遂昌人隱居桃源五峯之下通史籍精
卜筮以耕雲處士自號終老丘園足未嘗一人城府手
蔣松竹梅於屋側以養歲寒之志有古逸民風

貞白先生吾子衍衍

吾衍字子行其先太未人從父游太學遂居錢塘性高

豫傳通子史百家篆隸追秦漢詩效李長吉雖性嗜
檢妙左目跛右足而風度醜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
吹洞簫或弄鉄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自比郭
忠恕隱居教授獨處一樓坐學童樓下遣高弟子巡授
之客至童子輒止之俾登乃上燕訪使徐瑛來訪衍從
樓上呼曰此樓何可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走謝瑛素重
衍笑而去竟亦不謝也後以無妄被逮義不受辱赴水
死謚曰貞白先生所著有尚書要略九歌譜聽玄造化
集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構机晉文春秋道書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堇 光碧堂
授神泉石鼓詛楚文晉釋脫中編竹素山房詩集說文
續解
鄭處抑昂
鄭昂字處抑平陽人志趣高遠不肯諸俗與人落落不
合隱居讀書處貧安分視勢利澹如也雅好爲詩清新
俊逸一字不苟至正癸巳冬叛卒陳安國據城以禮訪
之昂弗見挈妻子隱西華山中事息始歸食憲宋伯顏
不花高其義屢薦不受有詩傳於世

文行先生鄧收心收

鄧收字收心錢塘人生十餘歲讀莊列二子書悟文法
下筆追古作者不事榮名遍遊名山大川歸隱大滌山
人稱爲文行先生所居有超然館宴坐累月不出時時
作詩文以自娛每一篇出人爭相傳誦與葉林李坦之
友密石塘胡長孺爲作傳所著有洞霄記游山志雜文
稿

陳允文

陳允文瑞安人賦性耿介不樂仕進每慕徐孺子陶靖
節之爲人盡取靖節所爲詩而和之其與人交無一毫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堇 光碧堂
疑僞意蓋而知爲佳士常賦詩鼓琴以自娛雖嗜酒里
大姓有不能屈農者之招或時赴焉既醉管坐茂樹臨
清泉散髮濯足翩翩然物外人也年五十不復執筆凡
有述作輒口授子弟書之年八十餘卒

何介夫景福

何景福字介夫淳安人爲人學博行修超然獨立以所
遇非其時累辟不赴惟詩酒自娛以終其身所著有鐵
牛翁詩集一卷行於世

李寧之康

李麟字寧之，桐廬人。事母篤孝，人稱孝子。從永康胡
仲喬游，工詩文，博及書畫，乘奕無不冠絕一時。素以功
名自許，兩試藝不售，輒弃去，以古學自鳴。元至正二年，
郡守馬九皋遣使幣聘不起。九年，張奉使高其行，又起
之。復辟十六年，宰臣塔失鐵至邑，卽遣幣命縣令羅良
詣請議事，康不得已而往，極談當時得失，欲官之。以母
老懇辭而歸，未幾以疾卒。高陽許瑗、青田劉基臨其喪，
爲詩文弔之。所著有杜詩補遺、桐川詩派、梅月齋永言、
看山清暇集各若干卷，藏於家。

蕭鑑

卷之四十四

三

光緒堂

蕭拙修孟傳

蕭孟傳字拙修，定海人。隱居讀書，不求聞達，爲文根極
理要，手口互宣，而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每一篇出四方
傳誦，以爲文矩。及門受業者踵相接也。舌耕自給，處之
晏如，未嘗以貧故少屈於人。當時以爲石隱。

陳象賢子學

陳子學字象賢，奉化人。負器幹，精藝文，書法李北海，嘗
爲慶元路教授。因國事日感，遂隱居田里，經生學士慕
其德學，執費受業者，羔雁成羣。家雖貧，束修之外無妄。

受。每風晨月夕，輒載酒溪山之上，與高橋章壘、甬東鄭
奕夫輩廣唱迭和，以發抒懷抱。所著有思刻集，藏於家。

黃伯成玠

黃玠字伯成，定海人。寶章學士震之曾孫也。自幼服膺
先訓，博洽無不通志。尚卓然不隨俗進退，躬行力踐，以
古聖賢自期。隱居教授，孝養二親，聞其名者爭遣贄迎。
致之每渡浙而西，富家宦族尊其德學，爲築館舍，貫田
產以居之。當時以方邵堯夫之在洛也。樂與山水之
勝，卜築弁山，遂號弁山小隱。與趙文敏子昂、黃文獻晉
卿相友善。所著有弁山集，知非稿、纂韻錄、唐詩選各若
千卷行於世。

蕭鑑

卷之四十四

三

光緒堂

大癡道人黃子久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
水，運思落筆，氣韻流動，畫家有極力不能追者，每擬其
爲，僂人得其片紙，皆寶之。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瑛
辟爲書掾，不就，遁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癡道人。
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

董靖傳嗣果

董嗣杲字靖傳錢塘人隱迹黃冠中博辯強記談前朝典故如指諸掌作詩詞不經思索下筆輒成有西湖百詠詩行於世

句曲外史張伯雨天雨

張天雨字伯雨錢塘人宋文忠公九成之裔早棄妻子隱於黃冠風裁凝峻見者知其爲方外高士工書善詩歌文益奇古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潛交甚善嘗屏居修茅山志因自號曰句曲外史

高隱

卷之四十四

五

光碧堂

陳時敏

陳時敏瑞安人習易書能推步天象嘗受學於陳堯佐每心領神會於不言之表故其術尤精閩浙間言曆者必推本於溫厝後隱居山中時人以陳詳議稱之至正壬辰歲正月朔日食能辨司天臺推算之差郡聞於朝遣翰林學士范天碧以禮徵之不起後差茶司提舉李鶚促其行終不起年七十四卒於家

陳渭叟

陳渭叟杭人也讀書學道不混於俗賦詩有天然之趣

隱居葛溪歲一入城名人勝士爭要致之惟恐其去也所著有紫陽編若干卷葉森嘗贈之詩云一度詩來一見君只應芳杜襲蘭薰有時寫到遊仙句繞筆秋香生紫雲

梅花道人吳仲圭鎮

吳鎮字仲圭嘉興人性高介隱居不仕工詩翰尤善圖山水竹石每題詩其上當時稱爲三絕有勢力者求之多不得惟贈貧士使取直焉以愛梅自稱梅花道人未歿時嘗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塔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四

光碧堂

貞白道人朱景仁

朱景仁海寧人事父母以孝聞有異母兄二事之甚恭同居共爨始終無間言待宗族煦然有恩外姻亦如之交友敦相恤之義元季之亂四方衣冠之士避地海寧者景仁悉解衣推食與同甘苦屢徵不就自號貞白道人

沈元吉貞

沈貞字元吉長興人甘貧力學雖在畎畝中手不釋卷宅傍有一井冬夏源泉涌流溉田數百畝元吉往來吟

咏其上絕無仕進意著茶山稿十二卷

雲林生崔彥輝

崔彥輝錢塘人自號雲林生與王叔明皆趙文敏甥善篆隸詞賦畫亦超詣隱居賣藥於塩橋市口不二價當時以爲壺隱

韓進之循仁

韓循仁字進之金華人明經潔行隱居授徒一時名士如朱濂吳履皆其深交元末兵起避地永康之岡谷以山水文集自娛貧屢無所介意所著有南山集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聖

光緒堂

樗散生李孟言詞

李詞字孟言錢塘人號樗散生元末受業於會稽楊維禎負氣節善爲詩賣藥金陵市中病者趨其門無弗與者所與無不立差蓋賢而隱於醫者也

居林子金建

金建瑞安人有學行隱居不仕以春秋教授不爲詞章記誦之習而以躬行實踐爲急人有善亟稱之有過輒面折不少貸士大夫翕然尊慕之至正間方氏海鯨犯境首獻策令築城備禦郡賴以安省府聞其名爰辟之

徵爲秘書管勾不起優游田里以居林子自稱及方明善據郡以禮延致知其終不爲已用遂不強未幾卒

顓公鄭君作天祐

鄭天祐字君作淑公之後也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豪傑之才耻與牛鷄同皂遂處南湖塢中是爲南湖處士至正末天下益亂上下涸貲競爲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淳返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以媿世之貪鄙者漫游四方齋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卽驚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聖

光緒堂

爲顓公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燕氏馬乎其一朱紫白毳龍帶鳳臚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踈膝蹠蹠善蹶奔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亦不避穢以養精也人益不測其所藏第稱之曰顓公而顓公亦以顓終其天年

章德一子樹舉附

章德一歸安人十歲能文比長不樂仕進學士程雪樓

薦之不起。積書萬卷。從學者遠近畢至。有悠然先生集。子橫塘。號丹霞。仙客。有稽古之學。善畫蘭。家貧。鬻蘭爲食。不苟取。與洪武初召拜知府。對曰。臣有布政才。以下官不能也。辭弗就。宋景濂以詩贈其行。

鄭彥淵謚

鄭謚字彥淵。金華人。晦迹衡門。不求聲譽。攻陰陽曆數之書。嘗註郭璞葬書。以爲獨詣。後聞其友葉儀范祖幹之論。方知正學。刻苦研窮。晝夜不輟。有心學圖說。蘓伯衡胡平仲爲之序。

高隱

卷之四十四

里三

光碧堂

明 共四十八人

陳子才

陳子才海鹽人。生而神俊。喜讀書。凡五經六藝。諸子百家。無不通解。尤善丹青。點染自娛。不輕爲人下筆。嘗元末兵亂。隱居不仕。日焚香靜默。獨觀元化。洪武初。下詔以人才徵。弗就。有司爲之勸駕。卒不起。或問之笑而不答。年四十歲旦。忽命童子折梅花一枝。侍於側。自繪其像。形神宛然。閣筆端坐而逝。

施德華

施德華烏程人。性樸素。能詩。洪武中有司以明經累薦。不就。結屋數楹於郡城南。自號城南小隱。

呂宗學九成

呂九成字宗學。與兄不用九思齊名。時稱新昌三彥。自以宋室世臣。不肯仕元。兩兄倜儻有才氣。而九成澹泊。雅循時。誦說溫公晦庵之書。言動由禮。不與時移易。其後兩兄以徵辟仕本朝。九成竟隱。約終身。絃歌自適。欣如也。同宗子弟咸敬事九成。如嚴師。嘗戒子弟勿游市井。曰。此最壞人心術。後百餘年。天水胡繼宗行部至新昌。乃爲九成勒石題曰逸民之碑。

高隱

卷之四十四

里四

光碧堂

薛原禮敬

薛敬字原禮。鄞人。宋進士朋龜九世孫也。容儀魁岸。稽古好修。嘗典教象山。秩滿調鄞。時元政不綱。退隱於鄉。以醫術自晦。國朝公卿大夫。凡蒞茲土者。聞其賢。必虛左以迎。訪問時事。生民利病。言之詳懇。而未嘗及私。公卿大夫皆嚴重之。以爲碩德之隱。

汪師道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

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常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身教授不干聲譽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胡仲厚敦

胡敦字仲厚鄞人家世業儒潛心經史得其指歸與後學講說懇懇不倦晨夕衣冠如對大賓雖童稚必束帶見之人有過未嘗發諸口每芳辰勝旦衣冠高會磨唱迭和若與世相忘旁精醫卜而尤工寫山水人物頗自秘惜非其人雖授以重幣弗屑也輕財重義人甚高之

蕭隱

卷之四十四

聖

尤碧堂

夏義甫

夏義甫鄞南人少以孝行稱博學好古值勝國兵亂築室天目山杜門避影者四十餘年與張羽劉佐周倬沈貫諸君子相爲師友每有得輒爲吟嘯又善畫今傳於世者天目山房圖蓋其得意筆也

楊大本立

楊立字大本諸暨人性孤介言行無偽嘗結廬祖墓課農圃善吟咏非其力之所出不衣不食也時人稱古逸民著有蜩鳴藻

少微山人陳德詢

陳德詢松陽人博通經史雅志高尚獨立不羣性喜吟尤好山水每逢勝處輒延行遐想思入風雲題咏務求奇絕一時名士多推下之益以詩自豪脈薄軒冕屢聘不起自稱少微山人所著有少微集蓋少微乃括蒼星次處士淵藪其所號著殆有託而逃云

董宗楚荆

董荆字宗楚新昌人曾之予也博學好古長於詩文尤善画每含毫吮墨以寫其遠意國初隱居不仕洪武十

蕭隱

卷之四十四

聖

尤碧堂

七年舉博學宏詞上親問治道稱旨授縣丞辭不就終老於家所著有翠微漫稿

紫芝老人俞子中和

俞和字子中和杭人號紫芝生隱居不仕能詩喜書翰早年得見趙松雪運筆之法臨晉唐諸帖遂能入神行草摸松雪得其骨力高處咄咄逼真暮年更號紫芝老人不復執筆以故傳世絕少

竹溪逸民陳洄

陳洄烏傷人幼治經長誦百家言爲文喜馳騁意功名

可以赤手取。一旦忽弃去冠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每當水月爭麗時輒腰短簫乘小艇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風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扣舷而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今頭成雪頭成雪今將奈何白鷗起兮衝素波望兒之者以爲謫仙人時洞已五十益恬淡無所繫間私語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其友以爲誕洞曰樵於水意不在薪漁於山意不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則樂矣君子以其言近道相

卷之四十四

聖 光碧堂

與微而傳之稱竹溪逸民云

歸全先生何德齡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學於葉儀窮理守道隱居教授一介不以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葬焉學者因其自號歸全咸稱曰歸全先生

烏姓善本良

烏本良字性善慈谿人幼與弟斯道同席研書樂潛味道父慶備無饒在昔耕養母時斯道方弱冠而二季三

妹皆在齠髻仰賴不足遂教授錢塘以自資時大家有欲以女妻之者本良力辭曰此來爲母與弟妹衣食計耳所願未遂何暇言婚後撫二季稍長畢嫁諸妹然後娶一日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讀之自謂如坐春風中遂以春風名齋終其身抱德於潛而窮經以老卽古之孝弟力田者何以加焉爰爰弗貴論者惜之

孫蔗田 包太白附

孫蔗田不知何名錢塘人隱於西溪不受徵聘以詩文自娛樂所著曰蔗田集與同邑包太白名行相參時人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聖人 光碧堂

目爲西溪二隱

王復初紹原

王紹原字復初山陰人自幼嗜學治毛詩刻意吟咏伯仲五人值元季兵亂家盡毀紹原偕諸弟攻苦食淡恬如也及海內既平於舍傍闢一軒扁曰耕讀與常所往來者觸咏其中灑然免於世累所著有耕讀集行於世

灌園生潘時雍

潘時雍錢塘人性簡淡力學隱居郡城之東自號灌園生詩多奇語字亦遒勁爲徐大章賦獨樹軒詩贈炙人

趙廷堅檉

趙檉字廷堅江山人性聰敏負氣節博學能文少孤母周嘗勸叙造就學於百里之外既歸母流涕語檉曰吾始可見若父於地下矣隱名養母終身不仕有一齋集十二卷藏於家

香雪坡老人王用賢觥

王觥字用賢鄞人貌清而癯性溫而厲讀古人書以自淑嘗慕宋廣平林和靖之風植梅庭下雖凝陰沍寒焚

卷之四十四

光碧堂

香雪坐對之不去自號香雪坡老人先游錢塘無識者

題詩城隍廟壁曰行盡錢塘數十家無人爲我煮新茶一襟清思難消遣嘔出胸中萬斛花由是人就延請拂衣而歸

文莊先生胡希華榮

胡榮字希華葵之湯溪人居家孝友名動鄉閭蒐獵百家旁通九藝躬居煢煢然獨立於塵垢之表守令高其行每題車過之踰垣不見年七十以疾終門人私謚爲文莊先生所著有澱洲漁唱集

王志道遠

王遠字志道錢塘人足一跛家貧賣藥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衮衮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事質之應答如響所著有蘭楚集

陳光大煒

陳煒字光大慈谿人丰儀如玉衣冠灑然讀書過目不忘旁通曆數之學洪武中有司累薦不起晦迹林下畜雞豚藝果蔬釀秫爲酒時與賓客昆弟酣歌笑詠傲睨乾坤同里余處道邑令余瑄廉其行強之仕辭疾弗就

卷之四十四

光碧堂

皆稱高尚

陳孟熙雍 鄭塵夏誠附

陳雍字孟熙仁和人父士寧涉獵書史與同邑鄭壁夏誠莫逆交並不事榮利日爲湖山游又皆畜古法書名畫彝器之屬時時過從品鑒相賞士寧與壁母皆年高在堂造必升堂謁拜如所生母歿互爲服總三人交義風動一鄉壁之子孫誠之子皆登進士惟雍樂志幽隱縣大夫兩以明經舉皆不就世居搢櫟厭其露塵徙城北獨山之陽從事畊釣若將終身焉年四十二卒無子

人多情之。鄰家素裕無他兄弟。士寧獨教之。錄自幼通五經而尤長於易。爲文不構思。頃刻滿紙。爲詩亦豐腴。可喜。以學膽氣克故也。父子俱葬獨山人。稱曰世隱。

迂叟金宗實華

金華字宗實。鄞人。洪武間從成。燕山值文皇靖內難。守通州有功。召見時弟忠。以近幸授兵部尚書。上欲推恩與華。辭不就。賜歸。徙東湖韓嶺居焉。足不履城府。日坐斗室。耽玩經史。朱墨不去手。朋從往來以詩酒爲樂。興至則泛舟湖上。吟風弄月。竟夕而還。後尚書迎養於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至

光碧堂

金臺官舍。未決旬。謂曰。萬鍾之富。其如我湖山樂何。遂拂衣歸。永樂乙未。尚書卒。復召見。賜白金文綺。華伏關謝曰。臣布衣野人。不敢用此。上稱爲迂叟。一日讀宋鑑至王倫泰檜事。撫掌歎脫頤。而道人稱爲白雲先生。

胡寶之拱壁

胡拱壁字寶之。淳安人。天性孝友。穎敏好學。經史諸子百家皆通。其大旨恬澹閒雅。不以事物經心。兄莊懿公既貴。輒貽賂。愈深。足跡不履公府。邑行新飲。雖加賓禮。

終不能致。家居惟讀書吟咏。或寫蘭竹魚鳥以寄意。六十年餘不變。所守鄉縉紳先生論其人品。以爲可方古之逸民。所著有更拙稿。陶情稿。藏於家。

南園居士沈昌甫啓隆

沈啓隆字昌甫。其父漁隱公。居吳興勝國之季。一旦棄妻子逃之五湖。隆遂徙嘉興郡城之東水南。有園日吟嘯其中。自號南園居士。後徙思賢鄉。叔子禮仍處舊廬。構有草亭。玉峯夏太常果園。其亭勝并顏東郭草堂四字。鏤二石以傳。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至

光碧堂

向永脩道淳

向道淳字永脩。慈谿人。幼傳家學。得慈湖寶峯之宗。架插遺文。多宋僕射。蔣林舊籍。精研博采。反求於心。卓有匡濟天下之志。及父朴死。靖難。哀衣冠葬嘉山。手樹松楸。洒泣輒枯。遂弃科舉。業杜門教授。事母徐極盡誠。孝與顧慤爲忘年友。慤被召顯榮。欲與乘征。淳笑不應。州邑重其孝。隱薦辟交至。竟稱痼疾不起。

懶仙賈必明愚

賈愚字必明。杭人。少以周易爲郡博士弟子員。試藝屢

紉遂弃去。因自號懶仙。布衣簞瓢。悠然自得。日旁搜博采。求古人之所用。心寄興風月。放懷山水。其於末俗紛華。聲利泊如也。居家孝友。尤精翰墨。得其片紙者。居如奇貨。蘊德弗施。論者惜之。

周益養陞

周陞字益養。慈谿人。為人介特。隱居不仕。家居市廛。一室如舟。所儲書史外。無他長物。因號書舫齋。為詩詞格調高古。不類時人。每酒酣擊節歌陶淵明詩四顧慷慨。旁若無人。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聖 光碧堂

章克平總

章總字克平。會稽人。性孝友。博學工詩。宣德間兩徵不起。風節凜然。為世所推。魏文靖銘其墓曰。隱遯不汙。南村一人而已。

溪雲先生錢珏

錢珏慈谿人。古道自力。不慕榮名。雖獨處燕居。不廢冠履。遇天日晴美。輒游里閭間。步履有循。而儀觀整肅。不問皆知其為溪雲先生也。性好吟咏。口吃若不能言。至其為詩。清麗雄渾。得少陵家法。有和唐青溪雲稿行世。

朱從儒

朱從儒嘉興人。初從羽士。沉酣老莊。已復潛心周孔。為博士弟子。尋弃去。崑居川觀。或游戲筆墨間。摹山水花草人物。皆入神品。為人豪宕。睥睨塵世。滑稽似東方朔。志慮似郭有道。高潔似徐孺子。或謂其有簡道。玩世風。吳琬

吳琬長興人。勵志讀書。不屑舉業。築室董塢山。與安仁

劉麟金陵龍寬關西孫一元歸安陸崑結社湖南稱吳

興五隱郡守劉天和每有請贊必造其廬。現精邵子皇

高隱

卷之四十四

聖 光碧堂

極數博極羣書所著有三才廣志三百卷。史類六百卷。藏於家。

胡用良禎

胡禎字用良。新昌人。甘貧慕古。絕跡城市。士大夫聞其名。或造廬見之。結草亭於宅外。聚古今圖籍。終日吟詠。其中不慕仕進。所著有草堂愚辨諸書。古淡平實。有關世教。與江浦莊景嘉禾呂原以詩文友善。景嘗寄以詩云。聖主在奴自。古容溪山此意便無窮。誰知宇宙千年病。我與先生一樣風。越水以東唯剡曲。子陵而下幾漁

翁閒忙莫問今誰是時止時行道只同其見許如此

袁良貞仁

袁仁字良貴嘉善人父祥祖顯皆有經濟實學至仁愈邃天文地理曆律書數兵法水利之屬靡不熟諳謂醫賤業可以藏身濟人遂寓意於醫崑山魏校疾召仁使者三至弗往謝曰君以心疾召當吹阻仁義炮治禮樂以暢君之精神不然雖十至弗來也校疾愈訪仁與語三日大驚遂定交焉顯嘗作春秋傳三十卷祥作春秋或問八卷以發其旨仁復憫世儒溺胡而弗信也作鍼

高顯

卷之四十四

蓋

尤碧堂

岑子英俊

岑俊字子英慈谿人隱居雲崑學通經史工草隸詩通漢晉嘗授業吳興有錢氏子負所寄一無所諳由是人目爲長者正統間舉經明行修以親老殯平生悃悃無華口未嘗言人過至治家喪葬一以禮年九十疾革猶與客誦所許魯男子詩云雨崩牌額屋風裂夜難禁門

戶却迷難全無側隱心語畢奄逝

許半圭璋

許璋字半圭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嘗躡蹻走嶺南訪陳白沙先生其友王轅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王文成初養疴陽明洞唯與璋及王轅輩一二山人兀坐終日共參道妙互有資益其後擒逆濠成功歸每乘筍輿訪璋山中菜羹飯信宿不厭璋歿文成爲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璋於天文地理及諸經頗略奇門九通之術靡不精究正德中與文成游嘗西指曰帝星今在楚數年後君當事之已而世廟龍飛與邸其占多奇中類如此

高顯

卷之四十四

蓋

尤碧堂

寒溪子方元素太古

方太古字元素金華人少警敏博學能詩有聲縉紳間居女埠溪上自號曰寒溪子性好游放舟三吳中與姑蘓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相唱和已而入武夷稱魯孫謁天姥登九鯉湖尋九何君煉丹處復歷探匡廬九華句曲林陵諸名勝以山水之奇供其揮灑而詩益工晚好黃白術歸隱金華解石山中不入俗者才餘年老乃至

寒溪故居其詩頗似郊島大率感時憤俗之意爲多所著有寒溪集藏於家

蛻巖道人王貞翁堃 女藥屏附

王堃字貞翁山陰人生有異稟家貧肆力經史絕意仕進築室卧龍山南教授自給守介而氣和鄉人士雅慕重之郡守洪珠屢造其廬扁其堂曰逸士晚歲喜讀易習養生夷猶山水間自號蛻巖道人壘石爲生壙於亭山之麓題曰小芙蓉城爲詩冲澹自得書法逼趙吳興所著周易衍義蛻巖詩集餘多不載堃無子有女曰藥

卷之四十四

毛 光碧堂

屏少寡依父以居女紅精巧每有所製人爭購之以自給能詩然不多作後居十餘年先父歿歿而檢笥中得詩數十首每焚香誦經有詩云禮佛焚香易修行定性難古來成道者心肺鐵般般葬小芙蓉城側鄉人題曰節婦王藥屏墓塋歿鄉人思之請於郡守梅守德卽故居立石曰王隱士里

王時雨澍

王澍字時雨錢塘人性高亢不諧於俗讀古史諸書爲詩多獨創語寄興山水自號山人人亦以山人稱之貧

解構石儲而意常豁如一介不取高談論世自比英傑與士夫鼎貴者游口未嘗言貧終身無所干請人以是益賢山人先是客游京師與胡端敏同還至滄州遇賊劉六等數萬人圍其城數日不解山人爲州將盡方略賊卽遁去端敏大奇之欲薦之朝山人力辭卒以布褐終其身

李文正端 孫循義附

李端字文正鄞人天性恬澹不嗜名利隱居畊讀以吟詠自娛與金太僕混倪處士光魏學博偕締爲詩社東

卷之四十四

毛 光碧堂

夏貢使歸乞詩爲贈有肩擔雲影江頭別衣帶天香海上還之句夷人傳誦以爲不減王右丞孫循義舉嘉靖癸未進士爲諸生時屢不得志於有司上書自陳主司大怒欲加譴乃試以滄海遺珠賦下和泣玉論蓋窮之也循義應命而成文不加點奇詞與義讀者每不能句遂以才名聞天下

王本澄澄

王澄字本澄錢塘人幼嗜學從王伯安先生講道稽山獲聞良知之旨攻苦力學而性好游幕司馬子長之爲

人歷齊魯燕趙登泰山覽日觀西望太行海游都門並
游而南遵吳道越東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勝一以山
水之奇發之筆墨同點染吟詠率多奇致其過太行詩
有客中秋過半山外晉全分之句勤著述於陰符經程
張諸書皆有補註抗志風塵耻與時俯仰終身不求榮
利日以登涉自娛嘗自品曰亂山秋寺孤燭苦吟平生
滋味也嶺猿江鳥冷狔幽蘭平生朋好也老牛負載跛
驚蹣跚平生技能也黍離麥秀吊古懷賢平生寄託也
濁酒一壺南華一卷平生心知也雲停春渚月滿秋空

卷之四十四

无

光君堂

平生意態也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其標韻

楊汝鳴珂

楊珂字汝鳴餘姚人始爲諸生稱祭酒已從王文成游
稍厭薄時稅會沙汰例嚴督學使者檢察過當珂歎曰
是豈待士者哉遂拂衣歸隱居秘園山養母以孝聞鉅
栗屢空晏如也爲詩瀟灑不羣書得晉人運筆法而自
成一家晚歲益夷曠飲酒浩歌終日不亂遠近咸愛敬
之

李元昭用晦

李元昭字用晦杭州右衛世爵千戶侯也少尚節俠好
遊冶日與里中諸少年呼盧蹴鞠臂鷹走狗以爲樂年
二十六始折節讀書咀嚙墳典至忘寢食欲手拾青紫
以一洗世弁之陋顧才通命塞屢試不售不得已始襲
祖爵顧視堦臺如積穢在首心弗善也遂弃去避居靈
隱寺之西澗築一室如斗引澗水環於席下蒼松翠竹
周迴籬壁間人跡既絕唯有泉鳴鳥啼與書聲相爲和
答興至攬筆按爲韻語神與境會言言逼真久之機融
趣淡工深力到直闢漢魏之藩而窺其室六朝以下不

高隱

卷之四十四

六

光君堂

屑形之筆底一日忽自歎曰古之善詩者莫不浪跡寰
中遊神物表故能目通萬里思接千古今方爲醜雞輟
鉞而欲與垂雲之翼擇日之髻料天地江海之深惡
可得哉遂以六尺筇挑雙不借拂衣出門由徑山登兩
天目入黃山白嶽觀所謂天子障者度天台石梁至於
雁宕上武夷登幔亭求魯孫故燕處躡香爐峯頂含瀑
布泉而漱之日月俱淨遂由九華抵泰嶽登日觀觀日
出赤光蕩昱如金之在鎔遂走燕雲歷九邊倚筇長嘯
驚沙欲飛益覺撫劍者之爲陋於是迴登嵩嶽掃捷徑

於終南西陟華山採蓮花於玉井極於南服衡嶽爲最
探齊雲之梅柳撫洞庭之湘竹順流揚舠騰於赤壁求
折戟於沉沙覺曾睹之膽猶然欲墮凡高高下下巖齋
所觸無不筆之爲詩奚囊俱滿遊總八年而後歸故隱
復自歎曰詩之爲道不凌高則氣不暢不極隱則思不
幽凌高極隱已而不言志則辭亦不達予志在五嶽五
嶽莫勝於衡山而予南服之民也蓋嘗夢寐朱陵而徘徊
紫蓋矣因自號曰嶠嶠山人山人既歸詩名逾重四方
名流韵士過武林而不一見李山人如浮洞庭不嘗

高隱

卷之四十四

空

尤碧堂

橋也然山人亦不厭客煮茗焚香終日清言不倦客或
一言及俗輒起擊石磬數聲以代清耳當道慕其名者
或鳴騶相過卽捷戶不納葛巾野服輒欣然相對晚結
西湖詩社操觚之士以不與爲耻山人四十一掛冠而
隱隱十年而雲游雲游八年而還故山復高卧二十餘
年而後死人以爲蟬蛻云所著有雲遊稿農唱集若干
卷行於世

天隱道士邵汝宣穆生

道士名穆生姓邵氏一名重生字汝宣仁和人比部員

外郎經邦之仲子生而負奇骨相磊落音吐弘亮少爲
諸生不屑科舉比耦之學年三十餘卽屏居靈鷲山之
呼猿洞手鑿岩岫得勝處卽取材於山營構軒閣不用
梓人而曲者中鈎直者中繩員者中規方者中矩榱桷
枅栌無不合作者四圍皆茂林修竹復於隙地雜藝花
藥杞菊曉起手自斟灌欣然自得曰此吾山中良友也
所貯書自六經二十一史而下多古文奇字玄筌秘笈
之文晨昏披覽足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性孤僻高簡
對俗子如仇未嘗輕假色笑而俗子亦詫遠之當道有

高隱

卷之四十四

空

尤碧堂

耳其名者多鳴笳過之輒踰垣逕去至毀薪析屋終不
與一接惟是高僧韻士酒徒墨卿扣扉卽啟蓬鐘卽答
與至卽浮白長嘯與哀猿警霍相唱和終日夜不勌也
客或言猥俗卽揮杯塞其口或言忠孝大節及人間不
平事則慷慨而起若不惜以身殉者尤好山水遊凡杖
屨所及輒以筆貌之丘壑奇邃烟雲變幻未嘗襲古人
一筆然無一筆不自古人中來重自珍惜不肯爲人作
以是傳世者絕少詩稱唐而不模擬唐格遑遑自快胸
臆類李長吉然亦無意也生平寡嗜欲簡言語其潛修

密証人多不能窺其微獨見其晝夜跌坐脅不抵席者
二十五年癸巳四月忽勒辭於石曰某年某月某日某
人試天劍於此至丁巳三月忽倒身臥胸突生一骨痛
不可忍即猛然省跌坐如昨而痛骨立消於是召子于
巖來命之曰速爲我治龕我死踰月即葬於此山之巔
冢上置塔塔覆以亭毋他易遂卒年八十有一未殁之
前三日斷穀食飲水四五斗遷居樓下危坐靜存端寂
而逝目將瞑一僧欲焚香唱佛爲導師忽張目大喝曰
義文孔子吾師也佛吾友也吾不念佛其定力堅毅有
如此所著有武林山七誌山中甲子陰符黃庭經註各
數十卷虞長孺先生題其塔曰天隱道士邵汝宣之藏
室而黃貞父先生爲之銘略曰承義文師爲巢許隣百
家二氏或友或臣蟬蛻塵埃四十餘春高卧青山逍遙
玄津巍然一壟身隱道伸我銘爾式千載若新

高隱

卷之四十四

空

光緒七年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四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五目次

文苑

漢

嚴夫子忌

嚴侍中助

三國吳

武陵太守謝偉平承

朱侍中育

鄱陽太守虞翔

任奕

晉

尚書郎褚季雅陶

相國參軍陸士衡機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光緒七年

右司馬陸士龍雲

軍容祭酒孫德施惠

散騎常侍陸恭仲喜

子育

散騎常侍于令升寶

宋齊梁陳

謝康樂靈運

子鳳

法曹行參軍謝惠連

吳郡太守王休泰韶之

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

尚書吏部郎謝玄暉朧

中書令謝希逸莊

吏部尚書謝景滌覽

弟舉

尚書左丞謝玄慶微

宋處深廣之

散騎常侍孔德璋稚珪

丘祭酒靈鞠

子進

尚書僕射沈休文約

孫泉

吳叔庠均	太子中舍八陸佐公任 <small>子附</small>
丘令楷	御史中丞沈初明炯
陸韓卿厥 <small>真炎附</small>	東曹掾孔道
黃門侍郎陸子龍雲公	黃門侍郎顧希馮野王
吏部尚書陸伯玉瓊 <small>子從與附</small>	散騎常侍陸溫玉琰 <small>弟附</small>
隋	
秘書丞姚伯審察	秘書學士顧仲文彪 <small>魯世達附</small>
秘書學士虞士裕綽	
唐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五
弘文館學士姚思廉簡	東官學士賀德仁 <small>兄德基附</small>
散騎常侍褚希明亮 <small>曾祖湜父玠附</small>	西臺舍人徐將道齊翀 <small>子附</small>
內史舍人孔紹安 <small>子叔孫季訓萬壽附</small>	溧陽尉孟東野郊
監察御史吳少微 <small>子肇附</small>	楊衡
監察御史舒元興	秘書監賀季真知章 <small>子澄子附</small>
殿中侍御史沈下賢亞之	工部郎中皇甫持正湜 <small>子附</small>
沈千運	中書舍人徐季海浩
進士施希聖肩吾 <small>附徐凝</small>	著作郎顧邈翁況 <small>子非庶附</small>
著作郎孔惟徽至	包進士融 <small>子何信附</small>

散騎常侍馮介夫定 <small>兄宿附</small>	秘書郎錢起
丹徒縣尉項子遷斯	協律郎章八元 <small>子孝傑孫附</small>
職方員外郎袁還朴	不約方雄飛干
戶部侍郎吳子華融 <small>祖肅附</small>	閻士和
工部尚書陸祥文晨	嚴子重憚
和州刺史凌宗一準	給事中羅昭諫隱 <small>子塞翁附</small>
五代	
嚴州刺史劉昭禹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五
	三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纂

錢唐陳義適林道氏閱

文苑

漢 共二人

嚴夫子忌

嚴忌本姓莊避明帝諱稱嚴由拳人也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遇明主而遭暗世乃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曰哀時命遭景帝不好辭賦無所得

文章

卷之四十五

一 光碧堂

志聞梁孝王右文通賓客乃徒步入梁受知孝王與鄒陽枚乘俱見尊重而忌名尤甚世稱嚴夫子

嚴侍中助

嚴助忌子也或言族子武帝時罷舉賢良對策百餘人帝善助對擢中大夫是時帝務開邊屢舉賢良文學令助等與公孫弘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尤大臣數詘而助獨親幸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不及也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詔助持節發兵救之助風諭南粵遣其子入侍又持論淮南王發兵臨粵帝益賢助嘗

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

所辱上問所欲助曰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乃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

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比枕大江間

者濁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蕪秦縱橫助恐上

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留侍中後淮南王反以助嘗受

賂遺帝意薄其罪御史大夫張湯以為腹心之臣而外

與諸侯私交不誅後不可治竟論殺之歸葬由拳

三國吳 共六人

文章

卷之四十五

二 光碧堂

武陵太守謝偉平承子崇最附

謝承字偉平山陰人洽聞強記一覽不忘以女兄為孫

權夫人仕吳官至武陵太守後漢書百餘卷子崇最

崇揚威將軍最吳郡太守並知名

朱侍中育

朱育山陰人少好奇字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

書佐太守濮陽典正旦宴見掾吏問昔王景興問士於

虞仲翔而未親仲翔對也書佐寧識之乎育因舉成論

開說州治沿革條答詳敏太守稱善育後仕朝嘗在臺

關為東觀今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優絕

鄱陽太守虞翔任奕附

虞翔章安人仕吳為鄱陽太守與同邑任次龍各馳文
傲煒若春榮次龍名奕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蔣秀
請為功曹嘗以秀不奉法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
被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歷官御史中丞咸和三年卒
晉共七人

尚書郎褚季雅陶

褚陶字季雅錢塘人弱不好弄少而聰慧以墳典自娛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三 光碧堂

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吳平召補尚書郎

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
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親不
鳴不躍者爾華曰故知延陵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
矣仕至中尉卒

相國參軍陸士衡機

陸機字士衡海鹽人抗子也少有異才服膺儒術抗卒
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勤學太康末與
弟雲入洛造太常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

後利獲二僞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為祭酒累遷太子

洗馬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

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預誅賈誼功賜

爵關中侯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

北大都督被譖為穎所殺機天才秀逸聲藻宏麗張華

曰人之為文恨才少而士衡患其多弟雲曰君苗見兄

文輒欲燒其筆研後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

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為

一代之絕所著文三百餘篇有集十卷今存詩賦論議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四 光碧堂

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

右司馬陸士龍雲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文與兄機齊名號二陸吳尚書廣

陵閔鴻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入洛

刺史周駿召為從事曰陸士龍今之顏子也補浚儀令

有異政稱神明尋拜吳王晏郎中令入為尚書郎侍御

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轉

大將軍右司馬與兄機同遇害所著文三百四十九篇

新書十篇集凡十卷

軍容祭酒孫德施惠

孫惠字德施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貢之曾孫口訥好學有才識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說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于越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就久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容祭酒每造書微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散騎常侍陸恭仲喜

子育附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五

光緒堂

陸喜字恭仲機之從父兄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序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玄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英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嫺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者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

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散騎常侍于令升寶

于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徙家海鹽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薦寶於元帝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署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六

光緒堂

之其書簡潔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意京房夏侯勝等傳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又爲左氏春秋左氏義外傳註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行於世

宋齊梁陳 共三十五人

謝康樂靈運

子風附

謝靈運玄之孫也少好學博覽羣書與顏延之並以文章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受

禪降爵爲侯。爲太子左衛率。少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遂肆意遊遨。踰旬朔。尋引疾還。始寧修營舊業。有終焉之志。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稱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註以言其事。文帝徵爲秘書丞。不赴。命光祿大夫范泰敦趣。乃出。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意常快快。多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返。乃賜假東歸。與族弟惠連等。東海何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七

九君堂

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鑿山浚湖。功業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障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躋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大駭。以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始寧。有休惶湖。靈運求以爲田。太守孟顗固執不與。遂成怨隙。表其異志。靈運詣闕。自陳。文帝不罪。更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靈運興兵逃遁。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

上愛其才。乃降死一等。徙廣州。或告其買兵器。結健兒。詔於廣州并市。年四十九。靈運恃才放逸。多所凌忽。故及於禍。子鳳。元嘉中爲奉化令。有惠政。民祀之。

法曹行參軍謝惠連

謝惠連。會稽太守方明之子。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元嘉七年。始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塚。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復生。不能易也。年三十七卒。

吳郡太守王休泰詔之

父偉之子驥附

王韶之。字休泰。郎中令偉之子。偉之少有志。當世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爲撰錄。韶之少孤。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爲文善敘事。有良史才。除著作佐郎。宋武帝以其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曹。出爲吳郡太守。得父舊書。私撰晉安帝春秋。叙王珣貨殖。王厥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八

九君堂

作亂珣子弘適領揚州刺史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繼夙夜勤勵稱爲良守有孝傳三卷及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作也子暉位臨賀太守

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

謝超宗鳳之子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泰始中爲尚書殿中郎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以爲義興太守坐公事免請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九

光緒堂

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勅司徒褚彥回等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凌忽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坐怨望免官武帝卽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帝遂下超宗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嶲行至豫章賜死子幾卿自有傳

尚書吏部郎謝玄暉

謝朓字玄暉正員郎緯之子吳興太守述之孫也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詰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未幾

東苑

卷之四十五

十

光緒堂

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附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欲更立始安朓議不合輒爲祏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中書令謝希逸莊

謝莊字希逸，侍中弘微之子。七歲能屬文，及長，詔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文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野，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光緒堂

莊令改正宜布之。莊遺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書，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遷侍中，領前軍將軍，廢帝卽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詠言贊，執亮門廢

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詠，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因。」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敕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惠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

吏部尚書謝景濂覽弟舉附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十二

光緒堂

謝覽字景濂，濂之子。遷尚書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帝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遇。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嘗侍坐，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拜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以蕪淞稱時人，比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

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初官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卽二龍於長途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歷遷吏部尚書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於內臺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

尚書左丞謝玄度微

謝微字玄度景仁之子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散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卷之十三

主 尤碧堂

宋處深廣之

宋廣之字處深錢唐人喜清談初顧惟著三名論以正

四本之失時賢並立論難而廣之獨爲精詰

散騎常侍孔德璋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少多學涉工文辭時周顒隱鍾山已而復仕稚珪作北山移文譏之齊高帝爲驃騎召爲記室與江淹對掌筆歷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南郡太守以魏連歲南侵百姓死傷乃上書陳通和之策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室盛管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卷之四十五

主 尤碧堂

丘祭酒靈鞠 子遲附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勅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勅知東官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五

光緒堂

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羅餽其強切如此武帝卽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靈鞠好飲酒載否人物在沈淪坐見王儉詩涂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靈鞠在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大典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暹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在齊以秀才遷殿中郎梁武帝平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出爲永嘉太守至任下教曰貴郡控戴山海利養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積瘠治絲無聞于宴巷其有畊漚不修桑榆靡樹遨遊廬里酣醺卒歲才異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懸仲蔚而三徑没人是非盛世之民名都之俗卑其舊習務其本業維新化理安育老稚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冀遂之遺風竟以不稱職爲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六

光緒堂

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爲臨川王宏諮議參軍北伐魏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卒遲辭采艷逸鍾嶸評之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如此

尚書僕射沈休文約 孫衆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陰蔡典宗爲郢州時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及爲荊州典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又辟爲征西記室事齊文惠太子爲步兵校尉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竟陵王秉政約以文學見親與范雲等號稱八友梁武帝在西邸與約遊建康平引爲司馬及受禪拜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特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瞻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叙其事久之加侍中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天監十二年卒於官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典聚書至二萬餘卷都下無比歷仕三代該悉

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比之。山濤所著。晉書一百卷。宋書齊紀。梁武紀若干卷。又撰邇言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行於世。又撰四聲韻譜。自謂在昔詞人。累千載不悟。而獨得。得。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嘗。問。曰。何。謂。四。聲。約。曰。天。子。聖。哲。孫。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辭。事。梁。爲。太。子。舍。人。時。武。帝。製。千。文。詩。衆。爲。之。註。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七

光緒堂

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文德殿。帝令衆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書舍人。燕散騎常侍。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尋得罪賜死。

吳叔庠均

吳均字叔庠。吳郡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惔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一時文士多效之。號吳均體。惔薦之武帝。卽召入。賦詩稱古。待詔。

著作使撰史。通始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均所著後漢書。齊春秋。又作十二州記。錢唐先賢傳。續文釋。各若干卷。

太子中舍人陸佐公倕 子續 續附

陸倕字佐公。南兗州刺史慧曉之季子也。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十七舉本州秀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督褊褻。預其燕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勰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梁武帝雅愛倕才。乃勅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又詔爲石關銘。勅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續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次綱。貌酷似倕。一看始不能別。

丘令楷

丘令楷。吳興人。工詩。嘗與齊蕭文琰。濟陽江洪。餘姚虞義共打銅鉢。嘗減卽詩成。皆可觀。竟陵王子良甚稱其才。以爲敏妙絕於一時。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八

光緒堂

御史中丞沈初明炯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少有俊才，爲當時所重。仕梁，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業，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就戮，或救之得免。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購得之，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製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景平，特封原鄉侯，拜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

宋苑

卷之四十五

九

光緒堂

魏尅荆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爲表陳情，乞還，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電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濟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果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與？旣而運屬上仙，道窮冥駕，以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殯，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懸，應別風徐述，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

歲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思心。黍稷非馨，敢望微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北，夏后瞻仰，炯震伏，增懷戀未幾，放還，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軍國大政，多預謀議。卒，贈侍中，諡恭子。有集二十卷行世。

陸韓卿厥 虞炎附

陸厥字韓卿，揚州別駕閑之子也。少有風藻，善屬文。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與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官商，以四聲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厥以爲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呂必貴其如一，如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揚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與約書往復論難，約論四聲雖妙，有詮辯而諸賦往往與聲韻乖，時論者以厥言爲是。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

宋苑

卷之四十五

十

光緒堂

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盼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東曹掾孔道

孔道山陰人有才藻製東都賦才士稱之陳郡謝謐年少時遊會稽遇父莊問入東何見見道否其見重於名流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終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

黃門侍郎陸子龍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厥弟桓之子也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倅與沛國劉顥執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顥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主

元鼎堂

釋行參軍雲公先製蔡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續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續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僕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時天泉池新製鰩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惟引太常劉之遴國子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續時爲湘川與雲公叔襄書曰都信至知黃門殞逝非惟貴門喪寶實爲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

黃門侍郎顧希馮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海鹽人巢之後也祖子喬父俱

以儒術顧野王七歲讀五經知大旨九歲製日賦領軍

朱异青之十二歲隨父建安撰建安地記及長備經

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圖書無所

不通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野

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回古賢命王褒書

贊時人稱爲二絕父卒憂毀不勝喪聞庾景胤遂募兵

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

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主

元鼎堂

不壯之天嘉中勅補撰史學士歷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軍將軍所撰玉篇輿地志各三十卷符瑞圖分野樞要續洞略一百卷行於世國史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吏部尚書陸伯玉璣子從典附

陸璣字伯玉雲公之子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號爲神童武帝召見璣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製歎曰此兒

必衛門。基所謂一不爲少。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殿中郎。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應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申勅付璵。歷官給事中。黃門侍郎。領人著作。初父雲公。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璵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於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至德四年。卒。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過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辭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位。太子洗馬。陳亡入隋。官著作佐郎。尚書楊

素集

卷之四十五

王

光緒堂

素。奏使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訖於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卒於南陽縣主簿。

散騎常侍陸溫王瑒弟瑜附

陸瑒。字溫玉。梁記室參軍。令公之子。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宜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瑒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常使製刀銘。瑒援筆立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無通直散騎常侍。東官管記。以母憂去官。卒。追贈司農卿。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

成三卷。弟瑜。字幹玉。少爲學。美辭藻。州舉秀才。歷官東宮學士。兄瑒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成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

隋共四人

秘書丞魏伯璠

文苑

卷之四十五

王

光緒堂

魏伯璠。字伯璠。武康人。信之九世孫也。六歲日誦萬餘言。不好戲。尋。精學。業十二。能屬文。開見日博。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陳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江左舊先在開右者。皆相傾慕。沛岡劉臻。竊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察白尼顯。要未嘗受人餽餉。有私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者。察謂曰。吾所衣者。止是床布。蒲練於吾。無用此人。遂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餽遺。隋授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史。文帝嘗指察語朝臣曰。

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丁後母憂。喪哀逾制。時有白鳩巢於戶上。太業初。授太子內舍人。三年。卒於東都。遺命薄葬。察性至孝。有人偷鑒。識冲虛識。還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說林。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文集六十餘卷。行於世。又撰梁陳史。未畢而卒。子思廉續成之。思廉自有傳。

秘書學士顧仲文彪

魯世達附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博雅工文。筆尤明尚書春秋大業中。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二十卷。文集雜著百餘篇。時同邑魯世達爲國子助教。與彪齊名。每有篇章。一時傳播。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秘書學士虞士裕綽

虞綽字士裕。餘姚人。身長八尺。姿容甚偉。博學有儒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傳卒。有盛名於世。見綽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不可及也。大業初。拜秘書學士。奉詔撰長洲玉鏡等書。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遷著作佐郎。與族弟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思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頗見大鳥。詔綽

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波逸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問綽於穎。穎曰。虞綽粗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交。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者。帝甚銜之。及玄感敗。以黨玄感。賜死。年五十四。所著辭賦。世多傳焉。

唐共四十四人

弘文館學士姚思廉簡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三

光緒堂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吏部尚書察之子。少承家學。文譽雄於一時。入隋。爲漢王府參軍。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不去。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得無禮於王。衆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臨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後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

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秦王爲天策上將軍開府招
賢置文學館以杜如晦及房玄齡等一十八人並以本官
爲學士禮遇隆重時人號之有十八學士登瀛洲之目
及卽位後置弘文館以虞世南房玄齡等之嘗引入內
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加通直散
騎以潘師舊恩凡政事得失許審以聞思慮亦展盡無
諱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
陵

東官學士賀德仁 兄德基附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七

光緒堂

賀德仁山陰人與兄德基皆以文辭稱時人爲之語曰
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以此
漢荀氏太守王仁改其所居里爲高陽云武德中除中
書舍人徙洗馬爲東官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有集二
十卷藏於四庫

散騎常侍褚希明亮

曾祖湮父玠附

褚亮字希明錢唐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
警敏博見國史一經目輒志於心年十八請陳僕射徐
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請詞人在席皆

服其工累遷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官學士遷太常
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
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
祖二祧不從遂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於已疾
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
俱至隴山徽死爲歎瘞之人皆義亮後爲薛舉黃門侍
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
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謝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
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天

光緒堂

衆馬帛二百段卽授王府文學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
與秘謀有裨補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
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初太宗作
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命圖立本
圖像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
以章禮賢之重當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嚮慕謂之登
瀛洲子遂良別有傳

西臺舍人徐綽道齊 子堅附

綽一名齊暉字將道吳興長城人八歲能文太宗召

試賜所佩金削刀累官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從事東宮聘上書諫以爲擅褻冒頓之裔解辯削社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之義帝題其言聘善文詰帝愛之令侍皇太子諸王屬文以職樞要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死欽州卒年四十四子堅字元固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樂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

文苑

卷之四十五

元

光碧堂

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祖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俄以禮部尚書爲修文館學士唐宗卽位進封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曦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曠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久乃遷秘書監左散騎常侍玄宗改麗政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誦集賢慢舍在百官上說令捐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鳥取多上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

夫卒年七十餘贈太子少保諡曰文齊聘姑爲太宗克容仲爲高宗婕妤好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云

內史舍人孔紹安子禎孫李詡孫萬壽附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與兄紹新早知名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之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竦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秘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內史舍人子禎歷監察御史門無賔謁時譏其介禎子李詡字季和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

宋苑

卷之四十五

三

光碧堂

溧陽尉孟東野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始登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澗平陵城林薄家窮下有債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奏爲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郎餘慶鎮興元復奏爲行軍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

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韓愈所稱次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

監察御史吳少微 子輩附

吳少微淳安人與武功富嘉謨相友善長安中擢進士第俱尉晉陽又有魏郡谷衡者並富文辭號北京三傑時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衡少微嘉謨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與修三教殊英以常嗣立薦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哭之慟尋亦卒少微嘗撰崇福寺鐘銘最爲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瑄特以殊禮代仁瑄作九萬銘詞亦典則其爲詩通莊道勁沉鬱克揚如濃雲密布雷電勃興令人神駭驚隔不可正視子輩開元擢第爲中書舍人亦以能詩世其家

楊衡

楊衡吳興人以詩名有盜其詩以登第者衡因請開亦登第偶與盜詩者遇盛怒詰之曰一一在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孟東野有悼楊衡詩

大亮

卷之四十五

王 光碧堂

中書舍人朱德源巨川

朱巨川字德源嘉興人年二十以明經擢第嘗著四皓碑磅礴君臣之際表章出處之跡正或蒙難顯黜於晦柔能麗明語賢於默道弘藏衍義與定傾議者已知其有易諒佐檢之風已而北戎病燕華夏爭土巨川乃深居里巷讀書養母考經義之箋訓撰策書之讚序每立新評必度常均將欲含堅超長鍼育起瀉又著睢陽守城論一篇以爲義者忠之徒危者節之末苟忘義以自重是臨節而可移固以探二公之心垂萬古之訓使建難者銷聲以結舌苟生者寄愧而終身斯深於春秋而不義者遠矣尋以賢能舉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改睦州錄事參軍召拜監察御史擢左補闕內供奉傳納從容休問昭晰擢起居舍人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凡載書之傳信者贊書之加命者詔策之封崇者恩策之褒厚者其辭必溫其道必直洪而不放纖而不繁時稱作者建中四年遭疾卒得年五十有九北海李紆銘其墓銘曰倚朱君秉國文星迴漢鼎歟汾勾吳邑靈海濱降精英宅還眞門脩夜非我春聲孤石垂後人

文苑

卷之四十五

王 光碧堂

監察御史舒元興

舒元興。發州東陽人。始學。卽穎悟。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燕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階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篚筥。皮幣何輕。賢者

文苑

卷之四十五

王

光緒堂

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者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俄擢高第。調構尉。有能名。裴度表掌典元書記。文徵衆徒。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刻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興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中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正。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正。而無困人。又不露所蘊。

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子百年。披剔刮抉。有可以補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世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元興浮躁譎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與元興善。及訓用事。再遷左郎中。不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興嘗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親牡丹。凭殿闌。誦賦爲之泣下。

文苑

卷之四十五

王

光緒堂

秘書監賀季真知章

子信子附

賀知章。字季真。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族姑子陸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嗣聖初。擢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玄宗自贊。賜之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秘書監。知章晚節。務誕放。邀嬖里巷。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幾數十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鏡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

鎮湖刻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卒年八十六贈禮部尚書

殷中侍御史沈下賢亟之

沈亟之字下賢歸安人居小敷山下學於韓退之與皇甫湜詩文往來太和初登第適李同捷反朝廷授栢耆德利行營諸軍計會使亟之以殷中侍御史爲其判官會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者欲襲誅之以掩其功亟之曰業請降已而襲之恐生諸將心且殺降不祥軍志之明戒也者不聽竟馳入滄誅同捷諸將嫉其專冒比奏功攢詆之文宗不得已貶者循州司戶參軍亟之貶南康尉

工部郎中皇甫持正湜子松附

皇甫湜字持正淳安人元和中爲陸渾尉應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牛僧孺俱第一宰相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爲翰林學士王涯甥涯不先言坐貶湜不調久之遷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立碑求文於白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三

光緒室

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願從此辭度謝之

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綉絲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文三千字三綴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韓愈爲河南尹愛其才厚禮之遂爲韓門弟子與李翱張籍齊名有文集行於世子松工文弊嘗著醉鄉日月三卷備述飲中事宜全於酒者也大隱一賦尤爲綺麗如牛翁虎僕等語足稱博雅而其得名乃在樂府宮詞大都奔出於風人莊士之口持正之家學不無少損云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三

光緒室

沈千運

沈千運吳興人食貧篤學攻苦詩文力追作者後生多取法之以詩益窮至老不廢吟哦年七十餘卒元結篋中集云沈千運獨挺於流伍之中強振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五六人焉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肯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吾欲問之其爲通人所歎息如此王季友張籍集中皆有過吳興沈千運

舊居詩

中書舍人徐季海浩

徐浩字季海會稽人擢明經有文辭爲集賢校理張說見浩五色鵠賦歎曰後來之英也肅宗朝授中書舍人詔令誥策皆出其手遣奔騰速而書法甚精帝嘉之又夢太上皇誥冊寵絕一時投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令有至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卽署乖愼卹意請如故事便詔可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文惠

卷之四十五

光緒堂

進士施希聖肩吾 徐凝附

施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年與徐凝同舉進士隱於洪州西山終身不仕自序其詩云二十年辛苦烟蘿松月之下或時學龜息蟬飲而不食腸胃無滓形神益清見天地六合之奧凡卉兆異狀閱乎心目者銳思一搜皆落我文字網中幽不可道也後或傳尸解而去凝與肩吾同里元和中以詩名與元白相結官至金部侍郎

著作郎顧逋翁况 子非熊附

顧况字通翁居海鹽縣西三十里橫山禪寂寺側才華而真率翁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偏於逸歌長句駁發踴躍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至德二載進士與柳渾李泌爲方外友德宗時渾秉政召爲秘書郎及李泌爲相自謂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累歲脫縻無復出意結廬茅山號華陽真逸壽九十卒有集十卷

卷之四十五

光緒堂

著作郎孔惟微至

孔至字惟微若思之子也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章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剗去之說子垺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

紛紛耶初書成以示率述。述謂可傳。及聞增語。或欲增損之。述曰止。大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時。述親士冲霄。換類例而至。書稱工。

包進士融子何信附

包融烏程人。舉開元進士第。任集賢院學士。與故鄣萬齊會。稽賀朝江。兩荆臣才名振世。時稱包萬荆賀融二子。何信皆以文世其家。

散騎常侍馮介夫定兄宿附

馮定字介夫。婺州東陽人。博學工文。辭與兄宿齊名。人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三六 光緒堂

方漢之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於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疑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官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画鵝記。章休符使西番。所館寫定南山記於屏。其名擢戎夷如此。

秘書郎錢起

錢起長興人。登天寶進士第。任秘書郎。少情雅。以能詩

名。其初隨計吏也。寓於驛舍。聞有吟者。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及就試。賦湘靈鼓瑟詩。結句未得。因以二語足之。主司曰神句也。遂居首選。大曆中與郎士元俱以詩名。士林爲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公卿出牧。奉使。二人無詩。祖行人以爲耻。有集十一卷。子徽別有傳。

丹徒縣尉項子遷斯

項斯字子遷。台州人。會昌二年進士及第。爲丹徒縣尉。卒官。斯於寶元開成之際。聲價特甚。楊敬之雅愛其詩。

文苑

卷之四十五

三六 光緒堂

所至稱之。所謂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者是也。斯有詩集。行世。水部張庠序之。庠以斯爲江東人。協律郎章八元子孝標孫揭附

章八元桐廬人。登大曆六年進士。貞元中。調句容主簿。遷協律郎。少從會稽嚴維學。詩有悟。號章才子。嘗於郵亭偶題數句。蓋激元楚以弊家也。維大異之。遂親詣。論數年。克賦擢第。其題慈恩塔詩。元白名家。深爲詫異。且謂不意嚴維出此弟子。與郡司馬劉長卿更相唱和。長卿酬句有云。禽家唯好月。深愧子猷過。其爲名流實鑒。

如此子孝標登元和中進士第爲山南東道從事決大理寺評事初孝標下第流輩多爲詩以刺主司孝標作海燕詩獨存忠厚侍郎庾承宣展轉吟諷卒以受知孫碣登乾符三年進士詩多佳致深得風人雅致有集一卷行於世

職方員外郎袁還朴不約

袁不約字還朴新城人登長慶三年進士又試平判入等仕至職方員外郎有袁不約集一卷羅隱候新城築記有云天下無事吾鄉則有凌準吳降袁不約以文學進

卷之四十五

甲

光碧堂

方雄飛干

方干字雄飛桐廬人咸通中屢舉進士不第初居縣之鷓鴣源後隱鑑湖時餘甡有詩名一見器之授以詩律干貌寢陋又免缺而喜陵侮嘗謂燕即誤三拜人號方三拜晚遇贊補其唇又號補唇先生其詩清潤小巧幸多警句庶帥方薦於朝而干則死矣門人私謚曰玄英先生有集十卷行於世舍人王贊云干之爲詩殺肌膚骨氷瑩霞綺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紛苦不瘠棘

齊其得志候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然孫邵云先生爲詩高堅峻拔其秀也僊遊於常花其鳴也靈簫於衆齊咸通乾符廣明中和間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光化中補缺帝莊始奏追賜及第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齊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後宋景祐間范文正公守睦州過其故居想像遺風繪像於釣臺以配子陵

戶部侍郎吳子華融

祖翁附

未竟

卷之四十五

甲

光碧堂

吳融字子華山陰人祖翁有時名大中時微辟不赴賜號文簡先生融學益自力富辭調龍紀初舉進士常昭度討蜀表掌書記累遷御史歷翰林學士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於時左右驍駭帝有指授疊十許稿融跪作詔少選而成語富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有詩四卷行於世

閻士和

閻士和烏程橫山人以詩名於時隱居不仕結庵道場山下名之曰歸雲與僧皎然爲方外交皎然嘗有舟行寄懷詩云二月湖南春草遍橫山渡口花如霞相思一

日在孤舟空見歸雲兩三片其標致蓋可想也

工部尚書陸祥文墓

陸泉字祥文嘉興人宣公贊之族孫也光啓二年舉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泉屬辭敏贍若注射然一時詞臣皆以爲不及昭宗甚寵異之常侍金鑾作賦帝嘆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能作內廷文書今得卿斯文不墜矣遷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階光祿大夫嘉興縣男尋貶陝州刺史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帝自華州還封吳郡開國公

文苑

卷之四十五

聖

光緒堂

嚴子重憚

嚴憚字子重烏程人博學能詩尤工七字清便柔媚逸於常軌十舉不第卒皮日休傷之其詩序云子爲童在鄴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有與進士嚴憚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憚予志其名久矣逮懷文見造於是樂得禮而觀之生舉進士亦十餘計惜予方究之謂竟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與後兩月嘗人至云生以疾亡矣噫生徒以文辭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湮沒邪於是哭而爲之詩云

和州刺史凌宗一準

凌準字宗一富春人以孝友聞工文辭著後漢春秋二十餘萬言準爲人有謀略尚氣節年二十以書干丞相擢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郾寧節度掌書記涇源之亂以謀畫佐元戎有大功累遷殿中侍御史浙東廬訪使判官拊循疲人按驗汚吏吏民敬愛召爲翰林學士遂爲尚書山本職參度支調發出納有方出爲和州刺史降連州司馬卒

給事中羅昭諫隱子塞翁附

文苑

卷之四十五

聖

光緒堂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隱居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性傲睨工詩博物多智好譏評人物舉進士不第病卧長安屬旱詔所用作法隱上疏諫其辭婉轉規諷復從事湘南歷淮潤不得意歸謁錢鏐表爲錢塘令遷著作郎後爲鎮海軍節度掌書記鏐時初授鎮海節度命隱草謝表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詞也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經昌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第一朱溫篡唐隱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鏐雖不用心甚嘉之累遷諫議

大夫給事中卒隱爲詞章有風力於詩尤工與同姓杜
鄰齊名時號三羅舊龍江常有二氣夜旦天及隱與杜
建徽生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鍾焉隱著湘南
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諷書六十一篇行於世于寒翁爲
鎮海軍節度推官善畫羊超妙絕於一時

五代 凡一人

嚴州刺史劉昭禹

劉昭禹金華人博學爲詩刻苦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
從天外歸後仕湖南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有詩三

文苑

卷之四十五

聖

光君堂

百篇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五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六目次

文苑

宋

翰林學士錢希白易

兄昆

侍中錢希聖惟演

公安謝化南炎

邵正字煥

集賢院學士楊子正

鮑弱翁剛

葉郎中參

子清

職方員外郎齊祖之唐

姚寶臣鉉

施昌

殿中丞方公輔仲謀

屯田郎謝師厚景初

進士吳可幾

弟知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六

一

光君堂

郡丞楊公濟蟠

都官郎張先

徐教授無黨

知南雍周廉彥錫

晉陵令陸元光蒙老

吳縣令沈膚達遠

毛筠川維瞻

劉燕

安撫使陳思子汝錫

秘書正字周汝成邦彥

司勳郎鮑欽止慎田

毛秀州澤民滂

魯虔州伯能

林國材幹

洪州錄參萬先之庚

新喻尉喻季直良弼

潘雄飛翼

中書舍人范元卿端臣

集英殿修撰何德輔

樞密院編修官姚令威

滕元秀

林進士伯仁

南陵尉蔣朝式

進士王子潤

江東提刑王順伯

太府卿王清叔

衡陽簿薛持志

朝奉大夫華安仁鎮

知臨安鞏仲至

隆興教授陳彥羣

守興化軍樓叔賜

閩門舍人潘德久

趙紫芝師秀

徐道輝

著作郎劉安道

周會卿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碧堂

國子助教陳釋曾

秘書少監俞兼善

北門學士盧申之

翰林學士應之道

國子司業陳壽老

萬竹先生高瑞叔

趙叔午汝迂

神童柴蒙亨

趙幾道汝回

時天舜少章

嚴州司戶趙澤民

閩風先生舒舜侯

忠州判官趙李清

解元姚正子

戴復古式之

黃彥實叔英

處州教授邵德芳

編修林能一千之

尹耕道起莘

薛叔容據

翰林承旨趙子固

孫因晉

知江寧莫光朝

元

學錄鄭德仲

子覺民

于介翁

淵穎先生吳立夫

教授戴帥初

黃宏

侍講學士袁伯長

翰林待制柳道傳

趙子昂孟頫

翰林學士陳子經

祖著父必附

儒學提舉白廷玉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碧堂

金叔肖似孫

陳景傳堯道

吳見心復

徐秉國

寧國司理楊仲弘

傅景文

仇仁近遠

應彥文

翰林承旨張仲舉

甌寧縣丞盛明

秘書監丞李季和

葉景修

姚時和應鳳

奎章閣博士柯敬仲

馮士願

高則誠

桐廬李文

莫景行

赤城令楊肅夫維楨附自戴叔能良

孫以貞固 諮議參軍王元章冕

梁建中 林愚齋靜

沈元吉貞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六目次終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六

四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吳興茅維孝若氏閔

文苑

宋 共八十四人

翰林學士錢希白易兄昆附

錢易字希白先世臨安人自其父吳越王侔爲大將胡進思所廢始居會稽而立其弟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獨不見錄遂刻志讀書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一 光碧堂

題日中而就其司以其輕俊黜之然自此以文恭知名太宗嘗語樞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欲用唐故事召至禁林不果咸平二年再舉進士甲科爲光祿寺丞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擢至翰林學士卒易才思敏贍數千百言立就真宗封泰山獻殊祥錄汜汾陰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易歌詩有義山長吉體而俊逸過之又善行草有集一百六十卷青雲總錄一百卷洞微志十卷兄昆亦能詩善草隸舉淳化中進士歷十州治尚

寬簡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老於家

侍中錢希聖惟演

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從假歸朝。爲右屯衛將軍。傳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修冊府元龜。大中祥符八年。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兵部樞密使。除大名軍節度使。知河南。加同平章事。判許州。上耕籍入侍祠。爲景靈宮使。判河南。改鎮崇信。辛卯侍中。謚文僖。惟演出於勲貴。文章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二 光碧堂

於書無不讀。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年於秘府。所著有典懿集。樞庭擢髦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清書事諸書。行於世。

公安謝化南炎

謝炎字化南。嘉興人。爲文慕韓柳。與盧荊齊名。俱吳儒。炎勁急性。相反而相厚。善時稱。盧謝端拱初舉進士。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治績粲然。有集二十卷。

邵正字煥

邵煥淳安人。登進士第。官至金部員外郎。煥英年挺秀。精蕃過人。七歲時。隨父兄應舉。時郡方建鼓樓。題詩於壁。援筆而就。郡守杜惟一奇之。奏令赴闕。真宗以其年幼。賜帛遣歸。咸平三年。十歲後。以童子召赴闕。令賦春雨詩。頃刻而成。文不加點。是年登進士第。除正字。令於秘閣讀書。上嘗引之入宮。命賦睡官娥詩。煥應聲云。玉腕枕香腮。荷花藕上開。乃命就職。

集賢院學士楊子正大雅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碧堂

楊大雅字子正。錢塘人。十歲作雪賦。稍長。日誦書數萬言。端拱二年。乙科登第。咸平三年。交趾獻犀。大雅獻犀賦。召試學士。明年上書。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歷二十五年不遷。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天僖中。賜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江上遇風。冠服盡失。丁謂遣人遺衣一襲。大雅不受。謂以爲歎。宰相王欽若亦不悅。晚與陳從易並知制誥。出知亳州。卒。所著有大隱集。職林。兩漢博聞。若干卷。大雅幼孤。自

立刻苦爲文躬儉約不妄進取人知其爲有德君子子
洎清涿漸沉濕六人

鮑弱翁剛

鮑剛字弱翁括蒼人少負大節善屬文尤長於詩始舉
進士不第卽毅然曰此非吾所學也遂徜徉於東南山
水間俗事略不關意時將士陶弼以詩名少許可得剛
所作以爲出已上願得爲友剛亦雅聞弼因徒步歸之
初剛與呂惠卿善熙寧中惠卿參知政事欲用剛剛曰
吾老矣卽日出京師竟卒於泰州旅邸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四 光緒堂

葉郎中夢

子清臣附

葉夢烏程人博學多文工於筆札宋初州人業儒者寡
夢卓然自立苦志讀書不爲流俗所移咸平中登進士
第累官兵部郎中出守鄉郡子清臣天聖初舉進士踐
西掖北門之選詞章炳蔚馳譽一時

職方員外郎齊祖之唐

齊唐字祖之山陰人唐觀察使幹之後也少貧苦學得
書輒手錄之過誦不忘郡從事親庭堅聞士也謂唐曰
今士多不讀書唐曰幸公任意以几上書令唐一誦之

庭堅以一帙開示乃文選頭陀寺記而唐誦不遺一字
庭堅大驚服登天聖八年進士嘗進龍輅豹略賦兩應

制科對策皆第一當路忌其切直復排去之後爲南雄
州僉判會交趾進麒麟唐據史傳非之斥蠻人給中國
衆服其博物以職方員外郎致仕卒初盤湖東北有山
巋然與禹陵相望最爲山水奇絕處唐命其山曰少微
而卜築焉所著有學苑精英少微集各三十卷

姚寶臣鉉

施昌言附

姚鉉字寶臣吳興人博綜羣籍能文舜嘗取有唐一代
之文拔其尤者得百卷題曰文粹當時服其精確以此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五 光緒堂

昭明文選鉉自爲序其略曰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
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詞興李杜傑出
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謀述之
任雄辭逸氣聲動羣聽藉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
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體之體演絲綸
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遠古以
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轡轡首唱
古文遇橫流於昏墊開正道於坦夷於是柳子厚李元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六

光緒堂

施昌言爲撰後序仕殿中侍御史亦一時文士也

殿中丞方公輔仲謀

方仲謀字公輔青谿人登進士第累官殿中丞仲謀稟性貞介而文湛蔚然其爲詩不事雕鏤聲律渾厚有神
慘獨運之能無纖穠華媚之態一時稱爲作者有雉山
集二十卷行於世

屯田郎謝師厚景初

謝景初字師厚終之子也慶曆六年甲科及第以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始作海塘防水患民賴以安景遷

益州路提點刑獄以屯田郎致仕景初性儻勁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子婿黃庭堅以詩名家庭堅自謂本從謝公得句法

進士吳可幾弟知幾附

吳可幾吳興安吉州人舉景祐二年唐卿榜進士好古博雅與弟知幾相繼登第以文章雄視一世時以方吳之二陸可幾所著有千姓編知幾性尤篤孝父歿廬墓三年平地泉涌人稱曰孝子泉

郡丞楊公濟蟠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七

光緒堂

楊蟠字公濟臨安人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嘗作錢塘百詠詩歐陽修讀其集有詩云蘓梅又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王安石有答蟠書曰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願造所聞蘓軾守杭蟠丞郡與軾倡酬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提點荆廣鑄錢卒

都官郎張先

張先烏程人登康定進士第歷都官郎中詩格清麗尤工於樂府有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破處見山影隔牆

送過鞦韆影等句時號張三影年八十九卒有文集一百卷

徐教授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脩學古文辭脩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涌而出又云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止郡教授而卒惜勿究厥施云

知南雍周燕彥鐸

周鐸字燕彥鄞人師厚之長子也生而秀穎十歲如成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八 光碧堂

人十四入太學力學勤苦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益究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論著其本旨爲文踴厲競爽超古作者不以絺章繪句爲工言必期於有用旁至天文地理罔不該博初調桐城尉辭不赴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力薦之起知南雄以言邊事忤時相入黨籍退休西湖作四休堂日吟哦山水間所著有文集二十卷承宣集一卷明天集一卷六甲詩書一卷

晉陵令陸元光蒙老

陸蒙老字元光歸安人博學喜吟咏嘗爲晉陵宰時州

幕官有好譏同列者一日同會聞蟬幕謂陸曰君可詠此陸卽席詠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陌梁莫倚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其人聞之自是少戢

吳縣令沈膺達遠

沈達字膺達錢塘人達弟也少好學做晚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少摹倣之輒近似乃鋤植縱舍自成一家長於詩歌尤工翰墨王安石曾布皆學其筆法安石得其清勁布得其真楷趣極高爽飄飄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登第後游京師偶爲人書裙帶內侍買入禁中神宗初嗣位勵精求治見之不悅會遣使察訪兩浙就以諭之時達爲吳縣令遂遭劾王安石救之不能釋乃坐削籍後卜居池陽築室曰雲巢好事者多往遊焉達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作爲文章雄偉綺鍊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所著有雲巢編

毛筠州維瞻

毛維瞻西安人以詩名與趙清獻并同里相得爲山林之樂元豐中出知筠州政平訟理民惟樂之如親父母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九 光碧堂

時菴子由請筠州監酒相與唱和有鳳山八詠山房即事十絕傳誦藝林

劉燾

劉燾長興人生而警敏讀書日數行下終身不忘工文辭捉筆立就無淹思弱冠游太學與陳亨伯等以八俊稱元祐三年燾職知貢舉賞其文章與雅置之高第尤工書法筆勢遒勁貴庭堅嘗曰江左又生羊欣矣有見南山集

安撫使陳思子汝錫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十

光緒堂

陳汝錫字思子青田人幼穎悟博學善屬文或以其詩示貴庭堅有問悉其浪遣留為痛飲資黃學節款賞曰我輩人也登紹聖四年進士邑之登第者自汝錫始提舉福建學事官至浙東安撫使卒贈中大夫有崔溪集十二卷

秘書正字周汝成邦彥

周邦彥字汝成錢塘人疎曠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傳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計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通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

為正字五歲不遷益肆力於文章出教廬州知涿水縣遷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正字歷校書郎累官至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府自號清真居士有清真集二十四卷

司勳郎鮑欽止慎由

鮑慎由字欽止龍泉人少侍父兄祿官湖外時同邑有珉在長沙大無文士慎由以少年坐末坐即席命賦圓飭詩慎由立就意新詞警文不加點張舜民輩皆驚曰此郎他日必以文藝顯後登元祐進士召對上曰見卿何晚邪除工部員外郎歷司勳考功內外所至有聲坐黨禁流落註杜詩又註夷白堂集神宗嘗御札飛白書夷白堂三大字賜之

毛秀州澤民滂

毛滂字澤民江山人元祐中職職守錢塘滂為法曹秩滿辭去是夕燕客有籍妓歌贈別小詞落句云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賦以為佳因問妓誰作以毛法曹對賦語客曰郡寮有此詞人不及知賦之罪也翌日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滂因此得名官至祠部副郎知秀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十

光緒堂

州所著有東堂集。

魯慶州伯能

魯伯能安吉人博學強記九歲通五經日讀萬言家貧無油夜乘月光誦讀達旦歷官慶州太守生平無他嗜好唯以文翰自娛有文集三百餘卷

林國材幹

林幹字國材樂清人崇寧初士皆以合法論秀登名幹獨不事舉業屏跡田里閉門著書居木榴山因號木榴子著淵通四十八篇以儆老子道德經著單思十三篇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緒堂

以儆楊子法言邑令鮑輝得其書而讀之歎曰理義精微非後學所能測其涯矣程守邁慨撰時政以進幹爲進策五十篇藁成而卒所著書多散逸不傳學者惜之

洪州錄參萬先之庚

萬庚字先之樂清人善詞賦太學與首中優選紹聖甲戌上舍釋褐授緡雲尉調全州教授清湘士子掃火初至郡丐增廩給以養士郡將異其才俾兼攝幕職爲文雄深雅健追步韓柳湖南諸郡碑碣不得庚文不以登石秩滿改洪州錄參虞允文人相王十朋自泉南貽書

薦之謂庚爲上舍第一今太學上游多在館閣而獨庚汨沒乞加職權以獎恬退虞得書議除學官未上卒

新喻尉喻季直良弼

喻良能何恪陳炳附

喻良弼字季直義烏人與兄良能叔奇俱以古文煒有聲太學良能成進士而良弼僅以特科尉新喻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龍川陳亮曰烏傷四君子叔奇與人煦煦有恩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盡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緒堂

盡而無厭也四君子尤工於詩其二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四人之中良能最知名一時鉅公若洪內翰趙陸特制萬里諸名公皆與爲文字交
何恪字茂恭博雅好古工文辭藏書至萬餘卷以進士主承新傳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關上萬言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陳炳字德先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好古文務爲奇語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陳龍川曰德先舉一世不足以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遊然其文清新勁

展要不可少所著有易解五卷廣堂雜稿二十卷

潘雄飛翼

潘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末徙居樂清貫穿諸子百家之書凡禮樂制度與夫傳註箋疏雜說靡不淹通明天文作星圖證驗休祥畢應又著九域賦凡山川州里遠近與嘗親歷者言無少異括隱僻字補註韻篇遺漏辨爾雅本草名物訓釋舛誤尤工古文記問橫臆動輒數千言邑之聞人登科者多出其門詹事王十朋少從之游每歎不能竟其學後二十年將編次其文刊諸泉南會召不果今多散逸不傳為可惜焉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十四

光緒堂

中書舍人范元卿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也受學於浚以宏博稱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有集三卷出入風騷卓然名世學者稱為蒙齋先生

集英殿修撰何德輔備

何備字德輔龍泉人博學工文以進士教授紹興時方與金和姪備哀少康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事可施行

者為中興龜鑑上之乾道間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廬州

上賜詩祖餞有奏議內外制西漢補遺大學講義若干

卷藏於家

樞密院編修官姚令威寬

姚寬字令威陳人升明之次子也由江東安撫累遷樞密院編修官博學強記尤精天文定顏亮入寇虜眾百萬人為震慄寬抗論歲星入翼虜亡之兆未幾亮果斃後入奏疾作仆榻前卒上為官其一子所著有西溪集十卷註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補註戰國策三十一卷五行秘記一卷及玉璽等書又擬樂府數篇俱超越漢魏云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十五

光緒堂

滕元秀岑

滕岑字元秀桐廬人紹興名士平生苦吟與陳垎相倡和其佳處自謂高視大曆十才子所作詩凡三千首趙汝愚知郡日借其稿竟掩不還故傳者絕少

林進士伯仁越

林越字伯仁父通自龍泉徙家青川之沙阜而生越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行在諸司審計平生學力深於

漢史。據其文。附以訓詁。凡五十篇。名曰漢雋。一夕感夢。上帝召署仙官。無疾而逝。

南陵尉蔣朝式則

蔣則。字朝式。縉雲人。舉進士第。調尉南陵。適歲大侵。則諭巨室。出米數十萬石。減直賑糶。惠及當塗。池陽之境。修復廢陂。溉田數萬頃。則詩體平淡。深得盛唐人志趣。佳句多落人口。嘗試百雁圖。姜特立指為雞群野雀。

進士王子潤壁

王壁。字子潤。鄞人。生而穎異。七歲日誦千言。一過輒不忘。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光緒堂

忘弱冠登進士第。年少氣銳。以遠大自期。悉焚前所為。舉子文。披閱羣書。蘊畜日富。舉筆為文。波瀾洶湧。朝廷方復博學宏辭科。首冠其選。未及授官而卒。士論痛惜之。

江東提刑王順伯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歷淮西運判。每言事忠懇。溢出改江東提刑。進寶謨閣。致仕。平生好古博物。尤注意金石刻文。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題跋周宣王石鼓文後。考訂秦惠王

太府卿王清叔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臨海人。博學工古文。辭不隨時。好力還古雅。登乾道五年。鄭僑榜進士第。歷官太府寺丞。假吏部尚書。克金國生辰使。未行。進太府卿。卒。終朝散大夫。卿月嘗推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掌制誥。所草詞百餘篇。不避嫌。不修怨。不飾美。以市恩。不畏勢。以屈筆。深得代言之體。嘗草胡銓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彊趙時論重之。自稱醒庵居士。所著有醒庵集。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光緒堂

衡陽簿薛持志真

薛真。字持志。昌國人。少有文名。及長。以聖人執權賦。領鄉薦。調衡陽簿。時史彌堅帥湖南。一日寇起黑風洞。檄真往撫諭。將至。有道其姓名者。其首曰。非四明作聖人執權賦之薛真邪。遂投戈而退。

朝奉大夫華安仁鎮

子初平附

華鎮。字安仁。會稽人。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鎮博古工詩文。名冠一時。嘗輯會稽覽古詩幾百餘篇。最稱精覈。

子初平亦登進士為太常博士討論典故據經攷索初集阿附靖康初爭金人尊號貽怒當塗及二聖北狩竟憂憤卒

知臨安華仲至豐

華豐字仲至武義人學敏而蚤成自童州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固已多所該習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淳熙中以太學上舍擢進士第累官知臨安縣改提轄左庫藏卒所著有東平集二十七卷文無險怪華巧而文苑
卷之四十六
人
尤君堂
以理屈人片詞半簡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首

隆興教授陳彥羣季雅

陳季雅字彥羣永嘉人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見能述自高其才不樂師授與人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季雅高等讀其書道熟如素指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中淳熙進士第授隆興府教授改漳州未上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務為周覽編索鈎得其要年四十五卒所著有兩漢制議等書

守典化軍樓叔賜昉弟昞附

樓昉字叔賜鄞人登紹熙進士與弟昞俱以文名少從呂成公游其文汪洋浩博凡所論議援引敘說小能使之大而親宗據要風止水靜泊然不能窺其渙從學者常數十百人最顯者鄭清之應錄鄭次申趙興權尤善章表李壁黃裳為侍從所為文俱出昉手守典化軍以疾卒清之既相追贈直龍圖閣率其弟子祭於墓

開門舍人潘德久棧父文虎附

潘棧字德久永嘉人父文虎右科第一棧以父任補右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尤君堂

職繼舉茂舉召試為開門舍人父之授福建兵馬鈐轄卒平生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籍其人莫能備永嘉言

唐詩自棧始有轉庵集若干卷

趙紫芝師秀翁卷徐璣附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登紹熙第淳熙州縣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漁洛之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俾律呂相宜也至潘棧出始倡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釋尊遺緒日鍛月鍊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其詩清

新園美若野水參於地春山半是雲瀑近春風濕松多
曉日青等句人傳誦之

徐道輝照

徐照字道輝永嘉人工詩水心葉適銘其墓云有詩數
百斷思尤奇皆橫出欵起水懸雪跨使讀者變踴慄
首肯不自已又云發令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
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其詩
之如此

著作郎劉安道澹然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干

光碧堂

劉澹然字安道松陽人博極羣書舉嘉泰壬戌進士歷
官秘書省著作郎初安道之爲舉子也遊三衢試士以
風雲龍虎之賦魁於衆作郡守史相奇其才而館穀之
邑人項安世徙江陵其子容孫以浙東憲使行縣展墓
安道以啓致之曰立春繡於霄漢之上孰不慕公子之
威名耀畫錦於井落之間我但羨長卿之丰度又曰于
萬世之人物山川豈收入吏部精神之表八十歲之鄉
隣父老尚能誦平翁卅角之詩其俊逸之才如此著有
午溪集

周會卿學古

子宗夷孫如堅附

周學古字會卿行已孫也兩薦漕闈卒不第還息意場
屋以風雅自娛水心葉適序之云周會卿與潘德久齊
名德久漫浪江湖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戶
讀書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居謝池坊窟山
宅水自成溪致其子宗夷遺子家集零落十數紙感失
怙早收次不多然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
限斷哉宗夷名景略爲鄉善士孫如堅登丙辰右科終
合浦令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壬

光碧堂

國子助教陳繹曾

陳繹曾括蒼之龍丘人生而口吃喜讀書精敏異常諸
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煒如論者謂與
蕭田陳旼相伯仲官至國子助教

秘書少監俞蕪善亨宗

俞亨宗字蕪善山陰人隆興二年進士洪适帥越聞亨
宗行義延至郡齋又偕至番陽與弟樞密邊內翰邁
游日以文章爲事後知漳州以勤幹稱嘉定初入爲秘
書少監以老求奉祠章六上除直顯謨閣主管成都府

玉局觀卒年八十九所著有文豪二十卷宏詞習業五卷山林思古錄十卷羣經感發十卷

北門學士盧申之祖阜

盧祖阜字申之永嘉人登慶元第歷館閣嘉定中以軍器少監與建人徐鳳並直北門屆時慶澤孔殷綸言奮布祖阜抒思泉涌號爲稱職當事方將處以不次俄卒於官工樂府意度清遠江浙間多歌之有滿江集

翰林學士應之道餘

應餘字之道昌國人第嘉定十六年進士未第時豪越

東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尤碧堂

公紹爲京尹餘掌殿記留門下一夕坐有美堂欣然若有得同門客有最善樂府者暮從外歸問曰何欣然也以擬明堂詔書屬對甚善答之客哂曰一第脫飢寒猶未能明堂詔何施焉餘後直內制卒用所擬詔而客以樂府游公卿間困蹟以死教授臨安鄭丞相清之見其文奇之清之將拜相俾草相麻後卒用焉餘以著作郎兼學士院推直端平開邊兵敗洛陽餘與邊議生斥而清之亦罷相居東湖益與餘收拾文史號建章集皆刻諸所需清之再相餘復用以禮部掌內制遂力薦爲內

相理宗疑焉一夕召餘入院降詔草五制夜四鼓進人上始信之翌日卽除翰林學士後拜叅知政事以疾告歸卒

國子司業陳壽老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傳學能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揚而文張晁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投之垂死囑焉而曰吾向語呂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水心既歿壽老之文歸然爲一時所宗所著有論孟紀蒙貧窶集赤城志行於世

東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尤碧堂

萬竹先生高端叔元之

高元之字端叔鄞人家貧無書得易編口誦不輟數月忘盥櫛隣士憐之稍借之書後受易春秋學於沙隨程迥時傳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元之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元之作變離九篇曰懲時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日感迴波曰力勸曰危表曰悲嬋媚曰古誦曰釋思傳於人口米儒擬騷弗能及也集春秋說

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凡百五十卷易詩論語後漢曆志解各一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稿五上禮部卒不第將死手屬書樓鑰以歐陽公南省白欄求志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於桃源鄉立祠祀之號萬竹先生

趙叔午汝迂

趙汝迂字叔午樂清人族貴且蕃兄弟輩從多擢高科登顯仕汝迂尤以能詩名登嘉定第駁駁進用矣因夜雨梧桐王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觸時相怒謫官淪落不得志而卒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圭 光緒堂

神童柴蒙亨

柴蒙亨長臺人母徐娠夢神人遺大珠乃生蒙亨甫能言卽口授書日萬餘言過耳輒不忘六歲暗誦九經通春秋大旨郡將面試童科作文者三以神童問得免解加賜帛益勵志力學端平二年初赴省嘗從幸六和寺上指示塔云一塔七層八面萬佛千燈蒙亨卽應聲曰孤舟雙槳片帆五湖四游上大嘉之卒於杭華而不實惜夫有詩集若干卷

趙幾道汝回

趙汝回字幾道永嘉人登嘉定第終主管進奏院名重一時苦吟興致高邁自成一家詠橘花云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晴時水亦香詠水倦云屈原一點沉湘恨李白三生捉月身皆爲詩人所珍從其學者多知名

時天驛少章

時少章字天驛全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漢魏文沂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初由鄉貢入太學年六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圭 光緒堂

十始登寶祐於丑進士調麗水簿改教授婺州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遂以凌躡劾之未上而罷改授寶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之爲所性集

嚴州司戶趙澤民崇滋

趙崇滋字澤民永嘉人少穎悟博學負志卓犖卑視一世登嘉定第調嚴州司戶尚氣不屑每與守諍守降意下之趙與憲長版曹檄和耀浙右辭不行人贊其滑同

年生多居要津不肯附麗以求速化工詩優入騷人閥
越過制沈興崔悼步月諸篇膾炙江左善筆札得義賦
遺意每興到拂紙援毫頃刻成數千言曳金玉而走龍
蛇觀者神駭以是名重一時

閻鳳先生舒舜侯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寧海人賓祐進士官終承直郎年二十
六時以文見吳荆溪荆溪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
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後果以文學名奉
化戴表元在元大德間稱東南大家其得於嶽祥者多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主末

光緒堂

多所著有史述漢祔補史家錄蘇墅稿避地稿篆畦稿
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藜藜續藜殘藜傳藜肆
昔遊錄深衣圖說凡二百二十卷學者稱為閻風先生
忠州判官趙季清善得

趙善得字季清永嘉人少以恩入仕繼登紹定進士第
歷僊居丞忠州判官考舉及格未引見卒性穎悟文思
泉湧下筆輒千言嘗云今人不解道古以胸次不如古
豈惟不能道古亦未能鋪今蓋有四難意難潤聞難廣
情難寫心難公又云作文如下黑白子有眼者勝又云

閱文如閱好山起伏多也子汝染孫崇栗俱登科
解元姚正子慶午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主末

光緒堂

當世知名士聞風願交不獲少繫見於世惜哉

戴復古式之父東阜子附

戴式之字復古黃岩人其父東阜子以詩名式之承家
學又嘗登陸放翁之門放翁與真西山稱其詩不下孟
浩然所著有石屏集行於世

黃彥實叔英

黃叔英字彥實鄞人先大父文潔先生舉寶祐丙辰進
士頌材能尚氣節而尤邃於經術叔英能世其家而於
經史百氏過目輒成誦爲文俊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

可禦而要其歸能弗畔於道有懸菴下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於家

處州教授邵德芳桂子

邵桂子字德芳淳安人安仁薄吳攀龍子也鞠於所養因從其姓以博學宏詞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弃官而歸鑿池構屋扁曰雪舟晚年慕天隨子之風家於松江之修竹鄉歿乃遷葬平生喜爲詩而意象冲融足淹高聽裁謝風塵之表脫超凡徑之外所謂卧深巖窓思遠滄洲瀟灑風流固宜爾也所著有雪舟勝談勝稿等書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壬元 光緒堂

編修林能一千之

林千之字能一平陽人由右庠賜第再換文科歷官樞密院編修官知信州千之性穎異博洽今古工文辭深爲江萬里諸人所知迨元初徜徉里居以翰墨自娛家藏國書法帖其富鑒裁精審士林以好古博雅推之所著有雲根癡菴集

尹耕道起莘

尹起莘字耕道柘溪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有感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變因朱子資治通鑑綱目爲著發明五

十卷大行於世魏了翁稱其深得文公之意云

薛叔容椿

薛椿字叔容平陽人性明敏有志於學弱冠文譽已彰諸老爭相延致嘗採諸子百家裨官緯紀之書輯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撫古今輔相經略開濟之業粹爲宅揆成鑑一篇二書既成中書舍人劉克莊秘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略云藩垣置筆華藻不兼上可備乙夜之覽觀次可入崇文之藏貯其爲時賢實激如此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壬元 光緒堂

翰林承旨趙子固孟堅

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入官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遷翰林學士承旨孟堅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書法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跡又善作梅花水偃蘭竹於山水尤奇世皆珍之襟度瀟灑有六朝諸賢風致時比之米南宮晚徙居崇德年九十七卒謚文簡

孫因晉

孫因晉餘姚令統之後也隱居四明山道逢鹿亭樊榭

間傳綜今古工文筆嘗採會稽遺事作越間以補王十朋風俗賦之缺縣林多傳之

知江寧莫光朝

莫光朝崇德人博學強記下筆數千言縱橫曲折無不盡文之致尤好爲詩力洗宋末庸劣之陋識者謂其得意處不在唐入下舉進士知江寧以撫字稱

元 共四十三人

學錄鄭德仲芳叔

子覺民附

鄭芳叔字德仲鄞人宋亡徧遊遺老之門博學廣記家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十

光緒堂

貧無書嘗假與篇秘秩躬自繕錄積數十百卷爲文一

根理要不事浮靡而縱橫曲折筆與心應從游常數十

人兩司郡訓敦厚嚴重以道自尊而尤篤於人倫晚暑

學錄未上卒子覺民字以道積學累行不墮父名母嘗

患目日以舌舐之卽愈後病癰衣不弛帶父當非過病

瘡甚劇人止其臨壙泣曰幸從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

憾返而差薦授龍游教諭三月卽弃去以疾卒有文集

三十三卷

于介翁石

子石字介翁蘭溪人貌古氣剛喜談諧以風流自命少從王宗庵業辭賦接聞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後隱居不仕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爲山林曠士也一時言詩者多引以爲不及有集若干卷金履祥嘗序之

淵穎先生吳立夫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生而慧解四歲口授孝經論語及穀梁傳應聲成誦七歲能賦詩族父幼敏家素多書萊每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窺乃班固漢書也指谷永杜

文章

卷之四十六

三十

光緒堂

鄴傳謂曰汝竊窺吾書能誦此當貸汝爵萊琅然誦之

至終篇不遺一字幼敏三易他篇皆如初因盡出所有

書使讀之方風時寓幼敏家歎曰明敏如此兒雖汝南

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其學授焉自是該貫古今無所

不考年未冠撰論候千七百言論議俊爽識者謂有秦

漢風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

司退居深農山中益窮諸書與古著尚書標說六卷春

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圖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

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集

副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服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間者服之。柳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斬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以御史薦。調長蘆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四十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緒堂

教授戴師初表元 任士林附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第進士。調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大德八年。執政薦起家。拜信州教授。以疾辭。初。表元閩宋文章。氣萎薈而辭散。腐陋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獮祥。並以文學師表元。一世表元皆從受業焉。故其學博麗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開事。舉重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

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表元而已。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四明有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黃宏

黃宏。黃岩人。博覽羣經。尤長於辨賦。宋亡。寄意於酒醉。卽長吟不輟。人有慕其名而造之者。相對兀坐。終日不得一語。或以酒飲之。不醉不已。醉復長吟。亦終不得其。一語。人皆以爲不可測。至正初。有以史才薦者。宏笑而不就。自是不復家居。落魄江。湖者幾三十年。遂以客死。文章流播四方。有穀城集若干卷。

文苑

卷之四十六

三

光緒堂

侍講學士袁伯長楠

袁楠。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部之曾孫。幼穎悟。絕棄戲弄。始從戴表元學。績文脫去凡近。長師王應麟。授以文獻淵懿。深有悟造。尤長於論史。悉究前朝典故。叩之。晝晝不倦。嘗謂宋末文晦澁。益自奮厲。希古作者。大德間。用薦爲翰林檢閱。擢應奉。尋除待制。詞義冠絕。聯內外制。纂修累朝實錄。多裨國論。累遷至侍講學士。恬退。歸里。自稱清容居士。卒。贈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諡軍陳郡公。謚文清。有文集五十卷。刊於家。

翰林待制柳道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術。數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春容舒徐。人多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祭舉。爲江山縣學教諭。改國子助教。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規畫設施。必俟貫論定。奉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多延名儒爲學者師。上風大振。已而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

大亮

卷之四十六

音

光緒堂

疾卒。年七十三。館閣之士。多至灑泣者。貫局度凝定。燕居默然端坐。嚴重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人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人有一善。諄諄稱舉。唯恐不聞。天曆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楊侯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高之。號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稿無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所著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

翰林承旨趙子昂孟頫

大人贊氏子產附

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之宗室也。登進士第。爲潤州

錄事參軍。國亡。家居。絕意仕進。時時以文翰自娛。至元間。以薦入朝。世祖見其神采煥發。軒軒霞舉。心甚異之。卽拜兵部侍郎。日被寵眷。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孟頫博學多才。風流蘊藉。六經諸史百家之書。無不該洽。操筆爲詩。文千百言立就。不務雕幾組織。而以春容平澹爲工。文追東都。詩在元和。長慶間。畫師顧陸。人物飛走。花草竹木。無不點染絕神。而尤精於山水。其高處不減王右丞。書摹漢魏。得力乃在大令。

大亮

卷之四十六

音

光緒堂

學篆。飛白。種種皆妙。至於蠅頭細楷。大無半菽。而結構有經。丈之勢。此其獨詣。至今片楮隻字。傳在人間者。價重於珠玉。真一代之才人。稅林之傑士也。夫人管氏。亦善書。畫尤工。於寫竹。風枝雨幹。烟梢露葉。無不逼真。然能取態勢於筆墨之外。所以爲妙。子雍字仲穆。詩文書畫俱不逮父。而以文雅繼其前修。亦可謂能子官至海州知州。

翰林學士陳子經

祖著父必附

陳經字子經。奉化人。官至翰林學士。祖著宋秘書監。知

晉州嘗本綱自者書以紀歷代之統。父泌元饒州教授。表章家學訓釋唯謹。經自束髮受書。即思弘前人之業。乃敷筆紀二百卷。又上論歷古逮於高辛。會於有宋。比事較義。專正統以定大分。其紀年師司馬公補遺。其書法師朱文公綱目名曰通鑑續編。行於世。

儒學提舉白廷玉珥

白珥字廷玉。錢塘人。博綜經史詩文。主於理。紫陽方回劉辰翁稱其詩謝陶常書。退顏柳仕至江浙儒學副提舉。所著有湛困集。

文苑

卷之四十六

美

光碧堂

金叔肖似孫

金似孫字叔肖。金華人。少雋敏。強記。工舉子業。文科既廢。遂一意於詩。清新警拔。有思致。善諷切人。然性傲俗。寡交。好使酒。多與人忤。既僭無所施。益縱於酒家。遂落感激悲憤。一發於詩。歌與師道。稱其負才不屑於俗。殆古之所謂得者。其詩觸事感時。亦足以附於風人之列云。

陳堯道

父希聲弟堯道附

陳堯道字景傳。義烏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堯道

好學不羈。浮游物表。以能詩聲。黃潛稱其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玩之。而不厭。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緒紳稱之。

吳見心復

吳復字見心。富春人。少落拓不羈。中歲折節讀書。晚好游聞。有名士不憚千里求見。見聞益博。善樂府歌詩。高處逼盛唐。與會稽張憲齊名。所著有雲樵集十卷。

徐秉國鈞

徐鈞字秉國。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也。以父任。

文苑

卷之四十六

毛

光碧堂

爲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發其篋盡讀之。至古今興亡之變。治亂之故。有繫於中。則發爲詩。歌通計一千五百三十首。名曰史詠。許白雲黃晉卿爲之序。

寧國司理楊仲弘載

楊載字仲弘。其先自浦城徙家錢塘。載少孤。事母孝。博涉羣書。年四十。以布衣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舉進士。爲浮梁別駕。改寧國府推官。載爲詩文以氣爲主。黃文獻公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尤以詩名。家人問作詩法。答曰。詩當取才於漢魏。取音節於唐人。多宗

之與虞集揭傒斯范梈並駕齊名世稱虞楊范揭云

傅景文野

傅野字景文義烏人博學工文辭與劉應龜相繼以詩鳴於時黃潛嘗評其所作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百怪隱見不常

仇仁近遠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元初爲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有山村集批註唐百家詩選

文虎

卷之四十六

天

光緒堂

應彥文文虎

應文虎字彥文黃岩人家貧好學通易詩書三經尤長於詩虞伯生楊仲弘見其梅魂詩極加歎賞稱爲應梅魂黃潛剡陳衆仲嘗薦之不起

翰林學士承旨張仲舉

張翥字仲舉其先晉寧人父爲吏官杭州鈔庫副使遂卜居錢塘翥遂爲錢塘人翥少負才備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

暫假受經學於李存得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復從

仇仁近學詩盡得其聲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鳴於

一時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薦起家爲國子助教會

修遠金宋三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歷遷侍讀兼祭

酒翥勤於謄板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

學者樂親炙之有質經義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

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以翰林學士

承旨致仕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

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

文虎

卷之四十六

天

光緒堂

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

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

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

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大笑一座盡傾入

其室謠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子多散佚者僅

有樂府律詩各三卷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

爲書曰忠義錄識者建之

臨寧縣丞盛明叟

盛明叟昌化人以文學名築蒙齋讀書因以自號工文

聲所著有來蠅說雪賦蘇轍子傳爲士大夫所稱仕終
臨寧縣丞

秘書監承李季和孝光

李孝光字季和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好古文辭隱居雁
蕩五峯之下四方從遊者甚衆聲譽日聞泰不華以師
事之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見於宣
文閣進孝經圖說順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
書監丞卒於官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於
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不道有文集二十卷
史苑 卷之四十六 四 光緒堂

雁山十記一卷行於世

葉景修森

葉森字景修錢塘人早從貞白先生吾子行遊古文歌
詩咸有法則一時所與交者如王直人眉叟薛真人玄
臆張外史伯雨張承旨仲舉唱酬極富所著有瓦缶鳴
集贈灸人口

姚時和應鳳

姚應鳳字時和慈谿人自幼習家學卽以文字爲業頗
自雄其才爲文喜馳騁每屬筆於廣衆中詞鋒橫逸一

座皆驚後特以謁同郡袁楠楠告之曰子文不受束縛
然法度自不可廢也應鳳領之自是務爲莊重簡嚴日
益深邃至元間嘗就試省部時以龍虎臺命題有司得
應鳳賦歎曰此楚漢故物也遂擢置高第今其詞猶爲
世所傳誦有納軒稿若干卷藏於家

奎章閣博士柯敬仲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偃居人官至奎章閣博士號丹丘生與
虞伯生趙子昂爲友工於詩尤善圖竹木以書法作之
筆勢生動論者以爲文與可之後一人每得意輒題詩
其上 史苑 卷之四十六 四 光緒堂

其上一時珍貴稱爲三絕

馮士願

馮士願富春人贈集賢修撰驥之子也少儻儻有大志
稍長折節讀書博雅能文章作詩風格清俊與吳見心
黃子久並負才名

高明則誠明

高明字則誠瑞安人性聰明自少以博學稱嘗自言曰
人不明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筆
削大義屬文操筆立就一時名公卿皆慕與文登至正

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歷轉江南行臺掾。所至政績赫然。稱神明。數忤當路。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強留。置幕下。力辭不從。又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就。卧病而卒。有詩文行於世。

桐廬李文

李文桐廬人。博學。以能詩鳴。與楊鐵崖宋潛溪相往還。嘯嘯子山深器之。元季多故。江浙行省。以便宜行事。檄爲桐廬主簿。辭不就。遂與許立夫等游金華山中。飄然有物外之想。意以詩文終。所著有近山集。

文苑

卷之四十六

聖

光緒堂

莫景行維賢

莫維賢字景行。錢塘人。好學。能詩。雅尚標致。築別業於靈隱天竺間。遠屋栽杏。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游咏其中。列二十一題。時人比之輞川。所著有廣莫子稿。

赤城令楊庶夫維楨

楊維楨字庶夫。諸暨人。太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家居幾十年。會修宋遼金三史。維楨著正統辨千餘言。歐陽玄讀之。歎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爲忌者所阻。尋用常格。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張士誠據

浙西。累使求致。不能屈。而撰五論及復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太祖在軍中。時聞其聲。張士誠聘甚高。其義及登位。召諸儒考集禮書。迫於敦遣。乃至京師。時年八十餘矣。作老客歸。謹以見意。上笑而遣之。還松江卒。

文苑

卷之四十六

聖

光緒堂

維楨在娠。母夢月中金錢墮懷而生。稍長。父器之。解脫馬爲資。俾遊甬東。得黃氏日抄歸。學業日進。平生性度爽曠。喜戴華陽巾。披羽衣。與賓客周遊山水間。以聲樂自隨。有晉人風。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而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又與俱化。縉紳先生與岩穴之士。投贊求文者。日無虛席。以致崖鑄野刻。布列東南。宋太史淵嘗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摩。受霄漢異。越諸生多宗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然也。撫其論撰。如視商牧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如神龍鬼設。不可察其端倪。其文中之雄手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鑰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

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
樂府上皇帝勅忠諫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祈上諸集
通數百卷

附鐵笛道人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
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
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
經學推進士第仕亦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
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聞雪中

文卷

卷之四十六

署 光緒堂

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沂大小雷
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
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
笛得洞庭湖中冶人族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
用銘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
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
時時唱清欸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
江秋太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
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離城中

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

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卧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

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登

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

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

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

善奕圖謂奕損閒心回爲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

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噴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

文卷

卷之四十六

署 光緒堂

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

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

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

十卷藏於鐵崖山云贊曰有美人兮號鐵冠冠鐵

葉之粲粲兮服兔褐之蹉蹉雷浦之濱兮鐵崖之巔

陰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賴于天其漆

園之傲吏兮猿山之遊仙也耶

戴叔能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性警敏嗜讀書雖祁寒暑雨恒至

文苑

卷之四十六

聖

光緒堂

夜分乃寐。自經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詳究。初業舉于。卒。去。專爲古學。時柳貫黃潛興萊皆以文章鳴於浙水東。良往來諸公門下。盡得其間奧。貫卒。良爲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然後歸。余闕持節過。發聞良善詩歌。與論古今作者。詞古優劣。闕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微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生所得。於師友者。於是良之詩名遂雄視東南。結屋縣西。日與同志討論聖賢微旨。或與鄉之名賢。寓公羽流。釋子相與燕集。爲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蕭然有塵外之趣。至正丁丑。以薦。擢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時事不靖。度無可行。其志乃奔去。逖跡四明山中。益肆其力於詩文。現奇磊落清新雅潔。往往無媿於古。作者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召見。試文。稱旨。欲官之。以老病辭歸。卒於家。

孫以貞固

孫固字以貞。嘉興人。雅致恬澹。讀書談道。辟署華亭縣學事。與楊鐵崖陶南村詩筒往來。唱酬成帙。固嘗自題其齋曰聽雪。著有聽雪齋稿。孫植官尚書。自有傳。

諸讓祭軍王元章見

文苑

卷之四十六

聖

光緒堂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年八歲。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特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歿。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數薦之。當路欲署爲吏。冕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庭下。備奴使哉。屏居小樓。客至。僅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耐。是哉。竟奔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北游大都。館秘書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遊矣。尚可言仕。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溧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俱無。

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滌陽。取生遺骨。學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見為妄。見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植梅千樹。桃李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令人見。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尹事業豈難致哉。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鸞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

文苑

卷之四十六

梁

沈潛堂

言竟日不倦。食至輒食。亦不煩辭。謝善。回梅不減。楊補之求背肩相望。以綳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議之。見曰。吾藉之以養口體。豈好為人作畫師耶。未幾。汝穎兵起。一如見言。高皇帝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居人傍徨奔避。見獨不動。兵執之。則曰。我能為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大海。告以攻城之策。高皇帝聞其人。召與語。頗合。置幕府。授咨議參軍。一夕病卒。見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宋太史瀛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

肝上潛樹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必膽沮。激便欲偃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細翻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見也。見真。旌民哉。馬不惡。駕不足以見其奇才。見亦類是矣。

梁建中

梁建中錢塘人。早嗜伊洛之學。復有志於文辭。下筆滔滔數百言。皆典雅溫厚。得聖賢修辭垂訓之義。絕不以聲牙佞倖為奇。一時士大夫皆稱譽之。金華朱瀛序其文集。瀛門人稱建中刻苦好學。老而不倦。以比漢之袁公業云。

林愚齋

林靜號愚齋。德清人。臨歲時。卽解綴篇什。研窮經史百氏。旁及玄銓釋典。無不掇其芳潤。郡邑累辟不就。以詩文自娛。著有愚齋集。宋瀛為之序。

沈元吉

沈貞字元吉。長興人。甘貧力學。雖在試前。手不釋卷。宅傍有一井。冬夏源泉涌流。溉田數百畝。貞日往來吟咏。

其上絕無仕進意著茶山稿十二卷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六終

文苑

卷之四十六

平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七目次

文苑

明

漫吟先生金仲孚信

子聲附

布政使陳博文約

弟綱釋附

吳文可景奎

夏義甫

劉佐張羽周仲沈貫附

唐處敬肅

子之淳蔡肅毛鉉附

鶴岩先生楊仲彰

子獻附

草澤閒民劉坦之履

監察御史黃叔賜

守黑子夏中甫時

弟中孚中聘附

教讀平仲微顯

子宣附

永新令烏繼善斯道

子熙附

國子助教趙本初

初附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七

光緒堂

鄭教授本中

子復言雜言附

長史瞿宗吉佑

清節先生王用賓賓

白衣巡撫汪陽復

初附

按察僉事時季照銘

滄江散人徐方舟

教授凌彥翀雲翰

黃思銘

馬浩濶洪

王修德

郭士淵附

王百源淮

湯胤績張楷附

祝蕪州宗善

給事中許廷慎伯旅

檢討周維翰

吳琬

葉維新銘臻

斗南先生胡虛白奎

沐陽尉周伯器鼎

大理少卿楊復	莊秉衡平	附	正
司經正字顧存誠	附	學	禮部主事王希範洪
大理寺卿夏季爵時正	劉士亨泰		
進士張廷珩琦	禮部尚書倪克讓謙		
監察御史姚公綬綬	劉邦彥英	趙廷玉	附
兵部主事羅邦彥信佳	附	石城訓導魏達卿儒	
簿冠道人徐延之伯齡	司理戴孟常經	附	
稼翁洪唯卿貫	附	父性	司訓沈明德宣
郡司馬周天雨澤	劉季俊杰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七	二	光緒堂
翰林院修撰錢與謙福	文學董子壬淞		
莫仲璵璠	吳文英驟		
叅議吳維新鼎	太常卿吳仁甫惠		
陳用明鑑	文學郎仁寶瑛		
桂林守華仁卿愛	朱元素朴		
沈用之賓國	提學副使陸舉之鈇		
施進士侃			
孝廉沈士明燾	附	弟	翰林編修王懋賢相
尚寶卿戚希仲元佐	諭德姚維東涖		

大理寺卿沈遠伯玄華	文介先生支心易大綸		
工部侍郎蔡子木汝楠	同知范孔嘉言	附	彭幹
沈懋學仕	孝廉王茂成養端		
陳山人奎	項子瞻元淇	附	弟元
田督學汝成	按察僉事楊汝承祐		
江西布政徐子與中行	徐文長渭		
翰林院修撰沈懋孝	方太守九敬		
袁州司理徐茂吳桂	太學茅樞廷翁積		
叅議吳明卿國倫	贈工部郎中沈澄夫涖	附	子
光祿署正卓徵甫明卿	東臯子殷方叔仲春		
吳少君孺子			
文苑目次	卷之四十七	三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當湖呂 游巨源氏閱

文苑

明 共百十二人

漫吟先生金仲孚信 子 梓附

金信字仲孚金華人穎悟攻詩從楊維禎游往來吳越間每至山水佳絕處輒吟嘯終日詩飄爲滿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優游洞以詩自娛學者稱爲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光碧堂

漫吟先生有春草軒集傳於世子聲字伯鏞亦能詩與袁仲仁陳大有輩皆以風流儒雅能詩聞於時號十才子云

山西布政使陳博文約 弟 綱釋緝附

陳約字博文嘉興人貫綜百氏以能詩名弟三人綱字簡文釋字思文緝字熙文以家學切磨善言名理間爲詩歌友于唱和如埙篪然而綱尤有聲元季之亂放情湖海與楊蔗夫顧仲瑛輩以詩聲唱有竹林集約應聘官大理卿終山西布政使

吳文可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金華人酷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其所著集曰約房樵唱米漣爲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庭襲懸慕於梁虎雕龍綵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悽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廟廊由其才無不兼故體無不備讀之者如入玄圃而攬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視天禾肉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光碧堂

芝之貴誠可謂擅名作者之林競爽稊文之場者矣其爲名家所稱許如此

夏義甫 劉佐張羽周倬沈貫附

夏義甫鄞南人少以孝行稱博學好古值勝國兵亂築室天目杜門隱居者四十年與劉佐張羽周倬沈貫諸君子相爲師友每有得輒爲吟嘯又善繪嘗作天目山房圖筆墨簡澹力追作者至今寶之

唐肅敬肅 子之淳蔡庸毛鉉附

唐肅字處敬山陰人洪武初召至京師纂修禮學尋擢

應奉翰林文字，眷注隆重，已而罷歸。卒，肅傳學工文辭，與姑蘇高季迪、楊孟載並稱。於時所著有丹崖集。子之淳，字愚士，潛心著述。同時蔡庸、毛鉉、鉅績俱有詩名，而之淳爲稱首。以方孝儒薦，官翰林侍講。嘗集古今治亂爲書，將獻之，不果而卒。所著有穀齋詩居二集及文斷十卷。

鶴岩先生楊仲彰芾 子獻敬附

楊芾字仲彰，東陽人，性穎悟，刻志於學。早從陳樵游，復登黃潛之門。文辭典雅，操筆立就。二公皆愛推焉。洪武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

光善堂

初聘爲義烏學官，膺薦上京，辭歸杜門，益以著述爲事。所著詩文有百一稿，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爲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稱鶴岩先生。子獻敬俱能詩，敬嘗補金華賢達傳爲士林所稱。

草澤閒民劉坦之履

劉履字坦之，上虞人，少貧力學，有詩名。至正末，避亂太平山，自號草澤閒民。洪武初，被召至京，卒於會同館。嘗做朱子傳註補註選詩爲風雅翼十四卷，行於世。

監察御史黃叔賜昶

黃昶字叔賜，義烏文獻公潛之曾孫也。受業宋景濂之門，能古文辭。以春秋領鄉薦，肄業成均。時集修大明日曆，詔選天下俊彥有文者二人，考義繕書昶居一焉。昶見上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宋濂對曰：文獻公潛昶曾祖也。上悅，遣侍臣出上方綺裘革履以賜之。學士承旨詹同偕宋濂侍，上燕同被酒而還，愛昶有逸才，賦詩贈之，聞於上。上卽和同詩，命宋濂書之以賜昶。朝士以爲榮。未幾，任王府伴讀，三年歸省。宋濂賦詩十四章送之，起拜監察御史，卒。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四

光善堂

守黑子夏中甫時

弟中孚中聯附

夏時字中甫，上虞人，博學善屬文，已而失明，自號守黑子。與二弟中孚、中聯唱和爲文，一篇成輒命筆之，次而成，編曰守黑稿。

教讀平仲微顯

子宜附

平顯字仲微，仁和人，博學多聞，風流蘊藉，詩文皆有典則。書法深穩，可尚。黔國沐公重其才，辟爲教讀。卒，所著有松雨齋集。子宜亦能詩，仕終蒙化府通判。

鎬孟熙績

子師邵附

錫績字孟熙山陰人少負才氣無所不學善屬文尤工於詩詞樂府與同郡蔡鼎毛鉉唐之淳朋友善並有文名時稱唐錫毛蔡績所著有詩律霏雪詩集等書今數十卷子師邵亦善屬文所著有盧胡紀遊諸稿

永新令烏繼善斯道子熙附

烏斯道字繼善慈溪人文尚體要尤長於詩典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嘗評之云斯道之作峻潔如明月珠洵湧如春江濤其實鑒於名流有如此尤精書法小楷行草各臻其妙遠近求之屢常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五 光碧堂

蒲戶國初用薦起為永新令有惠政以疾去官民遮留不可得為立祠祀之所著有秋吟稿春草齋集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

國子助教趙本初倣

趙倣字本初山陰人宋宗室也八歲能詩文指物輒賦稍長博涉經史為文通秦漢賦尤擅美部使者河中何約按部至越聞倣名延見之從容問諸史倣矢口而談上下三千年君臣行事至於夷狄山川形勢如其身所履者約歎曰窮年讀史不如聽趙生半日談尋登進士

時方右武儒者絀不用遂隱居明興徵拜國子助教是時典成均者皆極殊選而倣與蘓伯衡為冠弁云

鄭教授本忠子復言雅言附

鄭本忠字本忠少篤學攻伏氏書鄞人元季方氏據浙東三郡擅爵祿人本忠義不食其粟杜門不仕益務記覽涵濡停畜為文必中尺度國初舉明經不起未幾以薦授昌國訓導遷秦府教授卒於官所著有安分集子二復言雅言復言舉永樂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預修永樂大典應制賦白鹿詩稱吉授禮部主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六 光碧堂

事陞員外郎以太僕少卿致仕雅言舉乙未進士亦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監國屢命賦詩頃刻立就尋命署禮部尚寶司及六科事陞河南按察僉事宣宗御極雅重其名留直文華殿日備顧問特賜給事牙牌以便出入陞太常少卿兄弟友恭無媿家學人稱二難云

長史瞿宗吉佑

瞿佑字宗吉錢塘人學博才瞻風致俊朗年十四鄉人張彥復命賦雜詩美甚遂知名楊庶夫稱之為千里駒

洪武中，以薦授仁和訓導，轉臨安教諭，陞周府右長史。師道振舉，輔弼有法，永樂間，以詩禍，編管保安，久之釋歸。復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所著有春秋貫珠詩經正龍閣史管見，鼓吹續音，存齋詩集，行於世。

清節先生王用賓

王賓，字用賓，鄞人。少卓犖，不羣，甫長，博學強記，貫穿經史，百家，避地村疇，澹然自適，號水村隱者。洪武六年，舉茂才，以母老不起。既終養，復以文學薦授休寧教諭，身率諸生，屹屹忘寢食，上不懲而勅，秩滿考績，廷試鍾山。雨霽詩及蔡鶴賦，上奇之，命供奉翰林，以老辭，教授溇陽，卒。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所著有書隱西上南遊等集。

白衣巡撫汪陽復一初

汪一初，字陽復，淳安人。少嗜學，以詩文鳴。洪武庚子，守將薦之朝，上方觀書，命作詩立賦，一絕以進，有花影上階春滿地，讀書餘暇問蒼生之句，即命以白衣侍講。踰月授儒學提舉。明年以親老乞歸養，庚申復召見，對策第一，擢太常寺卿，辭不就，遂命白衣巡撫山西，卒於

卷之四十七

七 光緒堂

頴州 上聞嗟悼，賜祭以柩歸葬焉。

按察僉事時季照銘

時銘，字季照，以字行，慈谿人。少機敏，好學，能詩及冠，漁獵經史，未嘗釋手，為文奇正，間出變化，不窮希古作者。洪武二十九年，鄞學請職訓導，已而赴京，和御製，思得人詩，上獎諭，凡兩召對，特授監察御史，鞠獻平恕，未嘗輕附爰書，以疾還里，未幾復用，薦為崇仁令，三考稱職，陞四川按察司僉事，風裁益振，嘗夢一蒼顏縞衣人，手授以墨，自是文思益進，因號所著詩文為夢墨稿。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八 光緒堂

滄江散人徐方舟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博學能文，尤工於詩，少與青田劉基游，洪武初，基被徵，過桐廬，邀之同行，舫荷蓑笠以見，示無仕進意，因共縱酒歌詩，而別築室江皋，日吟哦於雲烟出沒間，儵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戀戀終日，不忍捨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及卒，宋景濂銘其墓，稱其詩曰：圓熟璀璨如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非虛美也。所著有滄江集。

教授凌彥翀雲翰

凌雲翰字彥耕仁和人博通經史工於詞章領至正十九年鄉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閉門讀書以文翰自適嘗作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稍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韻調變美洪武初舉杭州府學訓導陞成都府學教授卒所著有柘軒集

黃思銘

黃思銘象山人身不勝衣而侗儻好讀書問學克裕詩章清麗纖美無山林枯槁之態得唐人標格性復恬退不嗜榮祿洪武初累膺人材明經之聘卒不赴所著有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九

光碧堂

東谷詩集方正學源許之

馬浩淵洪

馬洪字浩淵錢塘人以辭賦擅名東南清修苦節開門授徒以給養親之費結首韋布而含珠吐玉聲價益重所交皆一時名士每過從出游衣冠雜集車從都雅洪獨葛巾草屨高步其間人望之昂然若野雀之在雞羣也詩有大層以還風致其詞調尤極妍麗每一篇出人爭持稿以去不甚惜故亦不甚傳

王修德 郭士淵附

王修德寧海人與郭士淵皆以文名初太史宋景濂見方遜志之文歎曰真奇才也遂留左右不忍舍去既見修德士淵之文喟然曰吾道台矣林公輔嘗因景濂之言而評之以為遜志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克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態士淵之文如蒼鵠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為人所長修德之文如月落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而清明之氣可掬當時以為善評

王百源淮

湯胤績張楷附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十

光碧堂

王淮字百源慈谿人長身美髯儀觀秀整博極羣書考索評騭湯錦衣胤績亦以博覽善辯名嘗遇於湖之慈感寺對語移日不相下及語青陵臺事淮曰青陵臺有三而胤績祇得其二淮歷歷口誦無所遺胤績歎服他日謂知府岳璿曰百源行秘書也淮平生好作長歌下筆輒數十韻造語奇麗擅名江湖間同邑張楷嘗以詩贈之有長驅文陣衝韓壁高立詩標上李壇之句年八十而卒所著有大愧稿藏於家

祝蕪州宗善

祝宗善江山人博學能詩洪武間舉文學爲邑庠教諭秩滿之京館雞鳴僧舍一日客有微服倚闌吟者韻未竟宗善長揖續之客駭問其名而去翌日傳手詔召見擢知樞州府始知微服倚闌者太祖也宗善守廉介以詩文擅名後坐誣籍其家唯圖籍數卷而已卒復其官

給事中許廷慎伯旅

許伯旅字廷慎黃岩人洪武初爲刑科給事中以詩名時稱爲許小杜林公輔嘗觀其感興諸詩問其得何法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十一

光緒堂

而然廷慎曰法可言也法之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識者以爲不妄

檢討周維翰翰

周翰字維翰鄞人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年會車駕臨太學獻賦稱旨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翰第一命進學翰林預修永樂大典七年除翰林典籍秩滿陞檢討預修兩朝實錄簡牘浩繁翰殫心窮力書垂成而病病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翰爲

文根柢班馬出入韓柳歐蘇下筆頃刻千百言當時稱之豪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吳琬

吳琬長興人勵志讀書不屑舉業築室董塢山與安仁劉麟金陵龍寬關西孫一元歸安陸崑結社湖南稱吳興五隱郡守劉天和每有請質必造其廬琬精邵子皇極數傳極羣書所著有三才廣志三百卷史類六百卷藏於家

葉維新銘璫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十二

光緒堂

葉銘璫字維新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少以文名詩得盛唐風格每爲舉主解學士縉所稱賞時韓王有梁園之賢一見悅之遂請爲伴讀王改國於涼懇歸得允與祭酒陳敬宗齊名鄭瑒來守郡造廬求見時銘璫杜門已久謝不出客曰來求作府堂記耳何拒之深也乃出見惟如平生延至郡齋援筆爲記鄭歎服立碑堂隅其居家動遵禮度不戚自肅士大夫語家法之善者以爲稱首所著有詩集二卷若家集三卷

斗南先生胡虛白奎

胡奎字虛白海寧人博貫經史尤長於詩以寧國薦爲府教授嘗過望湖亭和東坡詩書於壁間有老人觀之曰六百年來無此詩矣君非斗南先生邪言訖忽不見故人稱爲斗南先生

沐陽尉周伯器詩

周剛字伯器嘉善人少警敏書一覽輒成誦既長以文學知名時有尚書金公帥兵南征闕寇過嘉興以布衣謁見金與語大奇之辟置幕府預參籌畫號令文符皆主之未幾寇平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抑授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圭

光碧堂

沐陽縣尉適淮民飢奏請賑濟復忤當道意遂罷歸南爲文嚴整峭厲援筆立就尤工於詩浙西文士凋敝猶推剛絕句爲江南獨步一時學者多宗之所著有土苴集十卷行於世

大理少卿楊復

楊復長興人刻苦問學善古文辭力還古雅不修辭績玄言空部無不研解嘗日抄唐韻數過得字義之精永樂初浙江鄉試第一四年丙戌成進士拜監察御史累遷大理少卿決獄無冤人以比之于公所著有土苴集

五十卷

蘧秉衡平 弟正附

蘧平字秉衡海昌人性穎悟意氣踈傲幼時有詠繡鞋詩膾炙人口時稱繡繡鞋永樂間以賢良方正薦不就放情山水間所著有雪溪詩集弟正字秉直工詩文篤志學問與兄遨遊名士間時稱吳下十才子而平正兄弟與焉張楷式之奇詩有云浙詩門逕未荒蕪獨賴英除有二蘧其推如此所著有雲壑集其門人張寧爲作碑記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古

光碧堂

司經正字顧存誠悠 岑瑩附

顧悠字存誠司諫道之子也少聰警於書無所不讀以文自雄空視四海仁宗皇帝俯念司諫舊德詢其後尚書蹇義以悠對詔起之挾裝北上路出藩省進謁悠野服拜堂下省臣不與均禮悠起立不拜抗聲曰朝廷起予非庶人役於官者公等不爲禮悠何敢僕僕自卑省臣訝其言意其中未必有也指所坐廳事曰堂名紫微能記之否趣其楮墨令面爲之悠從容疏席展紙濡毫頃刻立就文不更草書體數家俱備衆皆歎曰奇才

也。以上客禮之。陛見。擢司經正字。聲譽日起。然性素抗直。不能隨時俯仰。欲因事引退。幼喪母。鞠於祖母。弟趙中和氏。值中和沒。陳情乞歸。爲之哀。忌者劾以非禮。謫戍南丹。在戍。發爲詩。章幽憂。覃思有柳柳州之情。卒年二十九。有克然子集。游江岑。瑩重其交。義不遠萬里。函其遺骨。置諸枕中。歸葬焉。

禮部主事王希範洪

王洪字希範。錢塘人。自幼岐嶷。異越人。以童子原郡庠。大爲同業生所畏。讓嘗從長者游。輒口占詩曰。跣足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五 光緒堂

拾紫芝拂衣坐芳草。唯彼塵埃人。蠅營爲誰老。時杭郡博胡粹中一聞器異之。授以春秋。日記數萬言。操觚立就。十七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行人。膺薦。擢史科給事中。尋轉翰林檢討。修大典。爲副總裁。尋陞修撰。兼侍講。時上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如麒麟白澤玄兔騶虞芝草醴泉頌歌賦辭之作。幸以命洪。文學之臣方病苦於考索。問奇者趾相錯。而洪應答如注。一時諸老前輩咸爲遜折。節下之方洪之爲副總裁也。秉筆者位在洪上。每事任決。取舍衆莫敢逆。唯

洪持正不阿。至欲載其家乘瑞應之徵。洪力言於上。不可。取信於天下。後世緣是見忌。居二年。遷禮部

主事。會大宗伯奉勅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命洪敷奏。諭事詳明。上心奇之。方屬意重用。而竟以末疾不起。年僅四十有二。上痛惜之。故其疾也。得賜藥物。其卒也。復得賜棺。且給舟歸其喪。皆異數也。洪雖負高才。然持志甚卑。而獨抗立。朝之節。凡朝廷大制作。大建議。未嘗輕徇時好。一時視爲重。輕使天假以年。則其施設制作。必有大過人者。負才志而不大盡用焉。命也。奈何所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六 光緒堂

著有敘齋詩文集八卷。行於世。

大理寺卿夏季爵時正

夏時正字季爵。慈谿人。操履端潔。不尚依違。博學強記。通經史百家文。思紆鬱。詩逼盛唐。書迹亦道勁。有法。登正統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大理寺卿。操履不苟。簡知當宁。時遣十二使行天下。考察官吏臧否。皆選廷臣位高望重者。時正分隸江西。一時墨吏素畏威名。皆望風解去。而後照懷怨者。騰飛語聞於上。皆所黜。非公。時正遂自劾請老。其父與誠嘗居杭之仁和。有田在

橫水間。時正就居之。杜門讀書。足跡不入城市。嘗巢居
閣於孤山。時往憩焉。凭闌送目。屏絕世慮。泊如也。晚歲
文益。工人得之。若拱壁。潘泉諸公欲見。不得。每就容焉。
平生大節高行。如龍。驟風舉。爲人所追仰。所著有餘留
稿。太常志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
禹貢詳節一卷。葉文莊獨雅愛其爲文。以爲如春蠶絲。
蘭秋鶴引。阮云。

劉士亨泰

劉泰字士亨。錢塘人。負奇志。特立不羣。景泰天順間。隱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七

光緒堂

居武林山中。好學篤行。肆其餘力於詩。精麗奇偉。爲一
時絕唱。每一篇出。則競相傳誦。南北之士。來客江左者。
歸必得泰一詩。以取重鄉里。否則雖金珠滿案。不足誇
詡也。風雪中。蕭然環堵。人不能堪。泰吟咏自得。無幾微
憂愁抑鬱之意。其高尚固不在袁邵公下。所著有菊庄
晚香雪餘唱和諸集。

進士張廷珩琦

張琦字廷珩。更字宋卿。慈谿人。天資穎異。讀書一二遍。
輒終身不忘。作文有俊才。自卅角入庠。校負其才氣。旁

若無人。前輩亦畏憚之。正統辛酉。中浙江鄉試。時猶未
冠也。及試禮部。屢不售。益自奮於學。文氣浩瀚。如峽江
春流。不可挹。禦時海盜張寧餘姚魏瀚嘉興姚綬俱有
才名人稱浙江四才子。天順丁丑始登甲第。未幾以疾

卒。

禮部尚書倪克讓諫

倪諫字克讓。其先錢塘人。洪武初。徙實京師。占籍應天
之上元。生有異質。雙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性極穎敏。

書一經目輒不忘。領正統戊午鄉薦。明年賜進士及第。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八

光緒堂

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編修。入閣中秘書。已奉使朝鮮。
遠人一觀。丰采竦然。歎服。時有所作。卽席揮洒。略不經
意。莫不縮頭吐舌。驚以爲神。景泰間。直文華殿。應制賦
詩。中官立埃。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憲廟於
春官。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已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
憲之子。遂誣構以罪。論戍開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酒
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授經者。多所造就。
憲廟踐祚。詔復原官。尋與子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
英廟實錄。時以爲榮。進禮部右侍郎。轉南京禮部。進尚

書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諱平。生德量寬洪。與物無競。喜獎拔後進。聞人一言。若已有之。博覽載籍。宏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學。至老不衰。人以比衛武公。所著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遠海編四卷。藏於家。

監察御史姚公綬

姚綬字公綬。嘉興人。少工古文辭。天順中第進士。爲監

察御史。巡鹽兩淮。鈎別積弊。准飢畫策賑濟。流民賴以

全活。僉書褒美。未幾出知永寧。以母老辭歸。作滄江虹

末

卷之四十七

光

光緒堂

月舟遊泛甚適。書圖妙絕。一時詩文暢逸。所著有大易

天人合旨及雜集若干卷。

劉邦彥英趙廷玉霍孟賜俞鳴玉附

劉英字邦彥。錢塘人。自幼篤學。操行高潔。其爲詩清奇

俊逸。脩然出塵。當天順成化間。隱居不仕。與劉士亨趙

廷玉霍孟賜俞鳴玉結社賦詩。英長篇短章。備極工巧

名振一時

兵部主事羅邦彥信佳子續附

羅信佳字邦彥。慈谿人。少有異質。嘗與同邑桂琛鄭岑

鴻璋時中讀書永明僧舍。其四人者。講讀窮晝夜。一燈聚首。每至夜分。信佳獨寢。睡達旦。及舉所讀。信佳背誦如流。至講解經傳。四人紛紜未定。而信佳卧其旁。以一言決之。景泰庚午。與四人同領鄉書。大理卿夏時正題其讀書處曰聚奎堂。爲文記之。成化丙戌。登進士第。除南京兵部主事。未幾卒。其文字簡嚴。人謂其似李太白。爲人和易。未嘗以才自矜。位不滿德。人咸惜之。子續亦舉進士。官至監察御史。

石城訓導魏建卿傳

文

卷之四十七

子

光緒堂

魏傳字建卿。慈谿人。由郡庠生貢於春官。廷試第一。授

石城訓導。自幼穎慧。讀書日記數千言。稍長。博極羣書。

以文雄於世。爲詩希盛唐風格。典雅不凡。恒以立言自

許。時與學士楊守陳兄弟相和答。甚器重之。偶天性孝

友。動師聖賢。平生不見疾言遽色。與人文溫厚。樂易玉

利。謗勢惕則屹然。山立不可動搖。其教石城。以身爲範。

學者宗焉。所著有經書僅悟。數克子茶餘詩話。聞見類

纂小史雲林詩略讀史編

釋冠道人徐延之伯齡

徐伯齡字延之錢塘人號篋冠道人博學體記洞曉音聲尤工樂府嘗集篋冠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律者奏函一章俄頃而協所著有蟬精集二十卷

司理戴孟常經弟給附

戴經字孟常嘉興人御史祐之子也攻苦問學以能文稱成化丙午舉於鄉歷延平九江二郡司理居官執法甘澹泊歷任六載獨處官署未嘗以家累自隨公退卽垂簾著書歷泰安知州致仕家居益肆力學問文益工

所著有潯陽餘稿雙湖集行世秀水前未有志志自經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主

光碧堂

始其弟綸癸丑進士

稼翁洪唯卿貫父性附

洪貫字唯卿鄞人處士性之子性素博學有文章擅詩賦爲一時名公鉅卿推重貫少受性易學舉成化丁酉鄉試除教鄞州益復肆力爲古文辭陞知從化復改政和政和有紫陽西山遺跡貫因表章發揮以經學風勵多士士彬彬起然竟不進得下考歸因擬少陵秋興八首以見志曉結廬東野更號稼翁日哦其間取唐人詩和之殆徧好事者爭傳之或丐銘志譜牒以爲重海寧

新城江陰靖江四邑志皆其手筆也年九十卒時猶不忘摘翰詩文流傳人間有周易解疑卧遊清嘯錄太白山人稿五十餘卷

司訓沈明德宜

沈宜字明德仁和人由歲貢官安慶府學訓導天資明敏銳意攻古文辭尤長於詩下筆立就多驚人語晚節好畫山水多興致頗自珍不輕點筆世亦以此珍之郡司馬周天雨澤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主

光碧堂

周澤字天雨嘉善人博學有才爲文清婉詩亦工綴錄不多作無一言出人競贈炙之成化癸卯領浙江鄉薦第一登進士第調襄陽府推官三年獄無冤滯陞福州府同知尋轉贛州卒

劉季俊杰

劉杰字季俊海鹽人幼穎敏讀書過目輒成誦初學禮於許伯金復受尚書於邵宏譽經明不售遂棄去專意學古通聲律書數長於詩文成化改元徵杰修英宗實錄晚年著作煥然德器淳雅卓爲鄉士夫儀範云翰林院修誤錢與謙福

錢福字與謙其先本嘉興之桐鄉人五世祖德明徙華亭贊於西園薄氏高祖實出若放崔離福因自號崔離福生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監閩肆凌駕今古波瀾橫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顧清沈悅齊名時稱三傑福嘗遊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魁省試及奉廷對賜進士第一人福幼時病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與寬也時吳文定尚家食後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國朝未有第狀元者有之自福始授翰林院修撰三年告歸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初福之在告也放意山水益肆力爲文藻出入徽纒維志所適遠近購請廷扣響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羣客競請各用幅楮爲起居辭交錯不廢諸誰以其隙遞續之比酒罷無弗就者當是時福名滿天下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福亦意氣豪悍若無足當者居邸中日飲亡何當其醉後衝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諸急歸抵許墅關時權稅郎他出福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

光緒堂

舟三日從者快快欲自啓關鑰福不可曰必而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爲煥謝頗厚其酒資以酬福福却之曰不佞豈爲裏蹄止哉其居家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曉間也獨無急我時耶福不顧而守偶以事捷丞丞志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廉節方介人也福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它部使者乃釋守福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退而大息曰不佞亡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贈福而福疎守如故初福之與計偕也謁李西涯相公適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李贊者李卽以命福福援筆立就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在位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李大加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於謝文肅公曰此擒魁才也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

光緒堂

文學童子壬沁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五

光緒堂

董淞字子壬海寧之錢山人董故饒於貴子壬生而類異以志自雄視家產戛然欲自別於富人兒喜賑施慕賢達所交皆海內知名士苟庸劣雖富貴人奴視之加詬訕焉人咸咎其迂淞安之不爲變獨時時好讀書世所傳書無不窺尤好先秦西京卑魏晉以下不足學時經義程文行天下淞居校中一簡不畜也此舍生間示之誦不一再行則大笑弃去曰淺淺乎兒侮聖訓壯夫羞稱焉有司課試得淞文誦不一再行則大笑弃去曰怪哉將安所置是淞用是連試輒絀弘治中以薦應徵陳王遣獻若干萬言闕下天子異之下禮部試會要路人故淞所奴視之者沮之罷歸既歸自顧生世弗請益放誕爲大言廣際天地幽極鬼神遠邇皇王近逮古今名達罔不評判或發之詩大篇短章多與雅可誦然家日落其好施日甚錢果在側來求者色辭爲可憐狀聽持去持去盡則又破產以施若不知有家然家人交謫淞終自若以至喪明乃後已尸居數食守黑闕光沒齒無怨言因自號聽光大師喪明三年而卒年五十六所著有聖學全書真儒董語紫陽正脈并詩文

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莫仲璵瑤

莫璠字仲璵錢塘人隱居西湖與劉士亨爲詩酒友每醉後擊鉢輿唱迭和得句卽高歌於烟水間嘗作讀史三篇慨然慕謝安石文文山謝疊山之爲人義氣橫發音節悲壯有古烈丈夫之風

吳文英驛

吳驥字文英山陰人少敏慧博學洽聞才名籍甚工文辭嘗作東山賦或以爲不下孫興公李文正東陽見驥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五

光緒堂

所爲駉賓主廟碑數賞不置稱爲文章宗匠其志乘傳記率有體裁好咨訪時事評人物志行散逸不能爲醇儒而才美亦非諸儒所及所著述頗富而紹興先達傳最傳

恭議吳維新鼎

吳鼎字維新錢塘人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爲止卒以文章雄一時正德中以進士釋褐試吏尹臨淮以異等薦司風紀不報時武帝南巡縣次積食中貴道臨淮者非索甚橫鼎出身爲民遂爲中貴所

証逮繫詔獄廷議白晁還原官以薦擢南刑部主事歷
官廣西布政司參議乞侍養無何以病卒年五十三
起寒約性鏗亮力學自立每危行不疑以咳惰口不恤
也性好文特甚其爲臨淮罷劇猶手一編伊吾治當南
北達路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博文遠古諸名士大夫
輒輒委已交驩與相上下其論既謝病屏居益專力萃
精憤其積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
之誤古金石竹簡之傳旁逮外家雜說諸誕怪迂之語
罔不爲飲醇酣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主 光緒堂

決籀入奧神請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贈蔚宏肆能盡
達其所欲言每一篇出學者爭傳誦之郡諸老先生
轉能言者自以爲弗及也時有紀述其適自任必推泉
亭先生云二子皆好學能世其家

太常卿吳仁甫惠

吳惠字仁甫鄞人少孤隨其母育於異姓傭嘗茶苦賴
異遇人習記誦爲文章卽越流輩舉正德辛未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轉國子司業嘉靖初天子方嚮
用敦學惠侍經筵日講多所啓沃陞南京翰林侍講學

士虛官至太常寺卿以病卒惠自少熟蘊長公文每滿
毫染翰離相宵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常以東坡稱之
惠亦以此高自矜許或議其不能進於道惠亦復譏曰
經生學士如好古者且就左氏司馬讀之何暇及我故
其文卒自成一家言有北川文集若干卷

陳用明鑑

陳鑑字用明海鹽人性高亢早舉業弗習日馳駿馬蹴
踰學劍有古豪俠風或慮其終諷曰出事公卿禮也勸
爲省臬掾父兄允喜爲入鑑鑑曰大丈夫不力學何甘
伏人下弄弗就遂閉門讀書心弗擾紛人罕見其面者
數年學遂成至老不廢吟篇章浩穰金句激卓然爲
吟者之宗詩凡萬餘首總名之曰句溪集

卷之四十七

主 光緒堂

文學郎仁寶瑛

郎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
儒稱遜爲學生博綜藝文肆意探討素有疾於進取道
如也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瑛曰吾已委身載籍矣當
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牒對以見志督學使者
惜其才猶欲淵羅推挽之卒謝去家所藏經籍諸史文

章雜家言甚盛日危坐讀其中攬要獵華刺瑕指類辨同異得失著而爲書曰青史哀銳六十卷七修類纂五十五卷四方纓接之士見其書無不願托交者時奸黨之禁未除瑛獨討革除遺事作萃忠傳以明靖難諸公之節見者爲之咋舌瑛不顧也正德末寧藩計始萌芽衆謂不足慮瑛獨以爲憂及聞王文成在賴喜曰豎子不足平矣已而果然人始知瑛蓋有志當世而命不獲遇卒以著述終也惜哉

桂林守華仁卿愛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九

光碧堂

華愛字仁卿鄞人甫成童輒傳識強記其苦於學年十二舉於鄉成甲戌進士歷官職方郎出守桂林政績赫然以抗直忤當路投劾歸日以詩書自娛典至輒携其所知夷猶於迴溪壺嶂之間見雲蒸霧變水秀草榮欣然以詩文發之精古書法每臨池池水盡黑拙題叶韻往往闕右丞少陵之藩而入其室揆鉅吮墨之士方翕然向風而竟以不藥死所著有石窓集若干卷藏之家

朱元素朴

朱朴字元素別號西村海鹽人傳雅工詩善畫爲人澄嗜欲體履而修音聲琅琅每一吟咏能令鄰舍忘力積具養暇或弄笛月中興至則吮墨寫山水小圖懸壁間締玩之或作蠅頭小楷題詩其上客有造者請之去無辭色郡大夫高其名懇致之以疾辭且曰吾氓也焉可與尊官抗禮吾無他能以益若治吾休矣蓋時有官者多賤士莫肯下賢冥鴻之慕仙仙如也王孝廉文祿以其趣與詩可方陶靖節有西村集若干卷

沈用之賓國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九

光碧堂

沈賓國字用之義烏人性英特博閱經史弱冠卽厭舉業攻古詩文嘗遊越謝文正還一見之喜曰此今之長吉也爲詠雛鳥圖贈之爲詩多奇思不肯作尋常語所著有五經註疏太極圖衍皇極經世書疏文集若干卷提學副使陸舉之欽

陸欽字舉之副使偶季子也甫能言乳媼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目輒數行下已卯舉於鄉庚辰舉進士廷試第二拜翰林編修讀書中秘益銳志問學盡覽經史百家言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預修

武皇實錄成進修撰以議禮忤秉樞遂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再轉遷山東按察副使職專學校敦本抑末讀士爲之易趨山東舊無通志歎曰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淵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吾當任茲役矣遂考古蹟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銘告病矣上疏乞骸骨不報卒銖性溫厚和而不流口未嘗言人之短而劄大之氣侃侃不阿化履呼之戒脅無回忌卒坎壈以歿於書無不讀爲文與衍宏暢詩則溫醇而典雅畜而諷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光緒堂

有書唐之風所著有少石子集十三卷藏於家

施進士侃

施侃歸安人舉嘉靖丙戌進士少穎悟博學自經史百家律曆醫卜兵家奇秘以及稗官野史無不該覽有得輒書於冊與人談古今如河懸以注滔滔不竭爲文雄渾詩有氣格著青山集若干卷行於世

孝泰沈士明燿 弟燾子士立附

沈燿字士明武塘之麟溪人弱冠舉於鄉即以郭有首人倫東國自居父素好行其德燿每陰拓之凡一言

行之善必稱自父出及父卒摧毀倍恒適烏夷薄境空邑走避燿獨號泣扶父柩冒鋒刃以葬室廬篋篋焚掠俱盡不問也寇劇議築城以守兩弟當分役郡縣須一言以免燿不肯曰此自爲閭黨生靈計吾家何可不效春重爲父老子弟尋尺謀竟以身代之先後郡邑大夫高其誼思一見不可得凡十上公車不復藉有司具行李一切謝却曰曾無益於縣官顧煩公雖爲長安游衍費邪居家動遵古禮日闔戶手一編不輟與弟燾自相師友詩文抽自理學佐以蘇韓不爲雕績書法道逸酷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光緒堂

似米南宮然不漫爲提筆所至問奇履滿戶外苟非其人卽貴厭梁實弗許也卒年五十九所著有石聯遺稿行于世子士立亦能詩尤工書法人以比米氏虎兒翰林編修王懋賢相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慧絕倫少受蒙學輒奮勵誦習斯夕不懈稍長沉酣經典鈎稽史氏而力殫於淵學吐英摘華樹聲秘林嘗讀書高錢山中每夜灼一燈琅琅誦不休輒則拾蹲鴟火而啖之或申旦不寐隣傭厭苦之竊議曰何物豎儒欲以是博官邪聞之迄不變正

德舉於鄉，再上春官，始成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忽自刮磨，如茶攻苦，如寒士爲文，根柢六經，而步武莊列，每意至卽伸紙濡毫，頃刻千餘言，氣洶洶，不斷辟之，勢逸驥而下，竣坂也。壬午，授翰林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竟卒，年僅三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

尚賓卿戚希仲元佐

戚元佐字希仲，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文聲籍甚。初議選館詞林，兢推轂之，忽中旨傳免，後授儀曹，會穆廟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

光碧堂

登極典禮多所匡益，宗藩一疏深憂，碩畫不減賈洛陽。雖報聞罷，後世必有行之者。已陞尚賓卿，告歸，居家廉靖，不爲請謁，長於詩文，又善書，圖著有青藜閣集。

諭德姚維東涑

姚涑字維東，司馬鎮之長子也。母張夫人，夢五色鳥投懷，遂生涑，及長，狀貌奇偉，資識過人。領正德丙子鄉薦，連不第，益肆力問學，嘗曰：讀書當與天下後世爭雄，長一方不足爲也。嘉靖癸未，遂魁天下，授翰林修撰，爲經筵講官，積誠感悟，脫略詞華，每進對稱旨，歷陞春坊諭

德人方以公輔期之，會丁父艱，以哀毀卒。涑性孝友，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間言，尚書蔭例以嫡涑讓異母弟汲，以悅親心。涑讀書務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辭，如邊防海運皆有定議，作諸邊圖，時有翰林三絕之稱，謂經學、詩學、史學也。有明山集若干卷，門人楊維傑哀其文爲之論曰：漱六藝之芳潤，獵百代之英華，發而爲文，奪目愜心，竣如喬嶽，浩如長江，融如春陽，烈如秋霜，明興作者如公幾人，人以爲知言。

大理寺卿沈遂伯玄華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

光碧堂

沈玄華字遂伯，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少嗜學，不問家人生產，登第後屢告休沐，閉門著述，性善飲，嘗左持觴右執卷，伊吾至丙夜，意得處輒引滿，凡天文地理靡不綜究，嘗考古今方輿，自唐虞三代以至國朝，其形勝阨塞要害皆有圖說，字法趙松雪，晚而極意鍾王，終不能脫故步，爲人謙厚，不喜談人短，仕至南京大理寺卿。

文介先生支心易大綸

支大綸字心易，嘉善人。少穎拔，讀書目數行下，凡經史子籍、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九流稗志，無不精究。嘉靖甲

子舉於鄉甲戌始成進士試政西曹時江陵秉政嘗進
白燕紅蓮以爲瑞綸昌言於朝曰大臣不宜稱祥瑞啟
修心開會荒色荒之寶五月蓮同宜花卽不然物非其
時謂之草妖燕玄鳥也白者金象兆爲兵災瑞之有江
陵聞而嫌之遂請教南昌踰年考最以前隙僅遷泉州
司理時永春令以叨憤激民變監司欲兵之綸不可曰
義民無告撫之宜自定乃單騎往諭之亂民萬計舉投
戈赴愬卽渤海之靖亂弗及也待卽洪朝選失江陵意
當事者將中以危法綸執不從曰洪公庇正醜邪范孟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五

光緒堂

博之僞殺之非法又爲書具陳天道人事不宜枉殺大
臣媚人以取容聞者吐舌江陵聞而益嫌之遂中以考
功法家食七年推補江西藩幕遷奉新令益斤斤自樹
時與上官爭小民之命不可得歎曰天下事尚可爲乎
遂拂衣歸行李蕭然士民餽金三百治裝綸笑曰若徒
知予居官廉乎卽罷官廉固在也堅却之歸而著書談
道清風穆如于施式廬未嘗報謝生平偉抱訐謨憤時
憂世結轡於胃懷而逆轉於喉紫者悉於詩文中發之
練格高雅鑄辭新警卓然成一家言卒年七十一門人

秘譜曰文亦先生所錄永昭兩陵史五十年間朝野
實事爛然大備一以爲見衷之知罪不顧外十餘稿三
十卷華平先生集四上卷行於世

王都右侍郎蔡子木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生而穎異八歲隨父南雍聽甘
泉先生講白沙之學輒點頭一座大驚十八舉進士授
行人函璽書授齊楚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
詩歌片紙所落人皆曰不減漢之補衡與燕張言河南
高叔嗣昆陵唐順之晉安王慎錢唐許應元姑蘇王省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五

光緒堂

曾又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唱和而汝楠之文卷
遂翻翻一時已而以南京刑部員外郎出守歸德以強
幹聞兩河間無何母艱歸築室前山之麓益發篋讀三
代以來古六經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
家之言無不摘其疵類而探其精歸服闋補衡州衡縣
僻楚之南服故多才稍稍以經術醒瞶之飭石城書院
與諸生絃誦其中封以內多名山岫嶠祝融七十二峯
之勝每取殿數榜諸生出游游必有詩令諸生歌詠之
口稱所頌人又皆曰是不減漢之文翁歷江西布政司

參政間行郡。輒過鄒東郭祭酒。羅念庵司諫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從山東按察使。再徙江西布政使。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出爲南京工部侍郎。卒於官。汝楠生平好著作。不事生產。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汝楠之歷官卿貳者。所著有六經札記。自知集。樞管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於家。

同知范孔嘉言 彭翰附

文彙

卷之四十七

三七

光緒堂

范言字孔嘉。秀水人。嘉靖丙戌進士。居官相落。自滿圻。令改學博。歷國子監丞。陞大理府同知。致仕。言博綜經史。善屬文。里中以爲嚆矢。比部彭翰以文辭相頡頏。范宗韓歐有體裁。彭宏肆綺麗。出入史漢。兩家各負氣。不相下。說者謂范駢謹。而彭文肆質。離落不相羈。卒自困以老。言所著有菁陽集。

沈懋學仕

沈仕字懋學。仁和人。刑部侍郎銳之子也。生而俊邁。喜讀書。厭繩束。故不習經生言。雅好詩翰。多畜古法書名。

國朝夕展玩。久之有得。乃援筆揮洒。風神氣韻。絕勝名家。壯年益豪放。不羈縱。適遊討爲詩。綺麗豐腴。在大曆以上。點染花卉。如黃荃山水。筆法清勁。師吳道子。而胸中丘壑甚富。故結構多奇。每言吳越山水。淺薄不足以豁眼界。而開心胸。於是渡江涉淮。東走齊魯。登泰岱。北抵燕薊。歷九邊。周覽既廣。學益進而興。益豪有購其詩。圖者。饋遺累千金。仕入手一揮而盡。妻子在家不免飢寒。曠然不以爲意。先世宦索。既廉。仕復不問生產。比返故廬。僅四壁立。猶以筆墨養其暮年。然意所不當者。雖

文苑

卷之四十七

三八

光緒堂

賈賁不爲動士大夫。以此重之。年七十餘卒。

武庫郎中應瑞伯雲鶴 父振肅附

應雲鶴字瑞伯。象山人。父振肅。邑文學。有聲生。爲最晚。甫能言。卽有大志。嘗詣父讀書處。見墳典盈架。輒指而言曰。會須讀盡此書。方是男子。父陰奇之。及長。遂刻意淬勵。六經子史。無不綜貫。嘉靖辛丑成進士。出宰臨川。多神明之政。陞車駕主事。再遷武庫郎中。時北虜跳梁。數議征討防禦之計。贊畫爲多。丁內艱。歸。服闋補原任。竊憐官爲僕。親修潔制行。端嚴閑道。甚早。好古文。辭凡

所撰述悉根本六經而步武於遷固理明詞暢刊落陳言殆盡所著有臨川集經書講意東塘鼓音象川雜稿

孝廉王茂成養端

王養端字茂成遂昌人個儻負意氣抵掌談古今滾滾如懸河東下攻古文辭作聲詩如出唐人口吻舉順天亞魁大學士袁煒每推轂下之與濮州李先芳楊州宗臣諸名公相結甚惟平生著述甚富而最傳者有震堂集山居論

陳山人崔

文苑

卷之四十七

手无

光緒堂

陳山人名崔會稽人也生而穎敏絕倫博綜墳典窮日夜不休年十七襲祖蔭得官官故百戶非其好也居恒鬱鬱不樂得奇疾百療弗效山人則自爲醫七年始愈愈而奔其故所受官着山人服人遂稱爲陳山人山人詩文高古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放諸名家卽其所自娛戲瑣至異飲越曲權歌菱唱輓章薤露饌逐休儒投壺博戲酒政闢籌裨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驟腹口誦而手奏者一遇典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至對客談說古今與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

跨恢弘又足以撼當世學士而橋其舌以故賢豪日造其庭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爭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頤夷爲一擲各極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酣醉去留目管心記口對手書又雜談論諸諠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諸司巨公卿郡邑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卧未起或踣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心醉氣折願納交而去蓋居家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晚游金陵客四年而不返既卒同邑徐渭表其墓有曰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之凡許淳然三人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若海驪山負者然殆天所縱也邪吾不能測山人矣其爲名流所欽服如此

項子瞻元洪弟元洪附

項子瞻字子瞻秀水人生有至性狷介寡儔不治家人

文苑

卷之四十七

早

光緒堂

生。產居恒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窺工詩辭尤好臨摹古法書草聖每遊戲翰墨尺幅數行人競寶之季弟元汴博物好古尤精精事家藏丹青墨跡每與刊輒臨摹題咏其間自命曰墨林

田督學汝成

田汝成錢塘人性穎敏博學強記流覽百家言覃心作為文沈涵穠郁有齊梁風尤善為記事書其叙事理纏繞多雅致兩為督學使者盛有文譽杭士自弘正來揚聲藝苑者若許給諫相卿吳少參鼎許右使應元暨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學

九碧堂

錢成為最著云

按察僉事楊汝承

楊祐字汝承世家蘭谿曾祖永政徙嚴之建德祖大昇再徙錢塘遂為錢塘人少英敏博學年十八當嘉靖改元領浙江鄉薦春官不第歸治一室於河涓散列羣籍日流覽其中八年始成進士第試月初生賦天育驕駒歌改翰林庶吉士明年出知興國屢遭讒忌時起時蹶倖歷官湖廣按察司僉事以暴疾卒於官年纔四十餘耳海內士大夫聞之爭相吊曰文人已矣當是時北地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學

九碧堂

江西左布政使徐子與中行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生而穎悟十數歲即能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補邑諸生無何領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為古文辭行自督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無非賢豪長者以故聲藉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當是時濟南李攀龍龔江王世貞同為諸育郎以古文辭名行竊心下之交兩人最難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劇切行遂取舊草悉焚之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西京而上

無述矣。會曹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嵩論死，猶在繫。行時，時索糧食之間，一人相慰語，慷慨歎泣數行。下相嵩伺知之，怒甚，勿恤也。尋晉員外郎郎中，而繼盛已得死。行解索歸其喪，相嵩何知之，怒益甚。遂出知汀州外。艱歸服除，補汝寧兩政，俱以最聞。而相嵩之怒未解也。竟中以察歸行。好客，客時時滿座，稍能綴韻或搯一藝者，至行家如歸。問永則永，問食則食，問所虛借則爲草薦書數十函，不倦。行以是益困。母夫人從容語行曰：「而不念來日耶而不爲祿，且上英斷正臣，新柄國，不以

文獻

卷之四十七

聖

光緒堂

時白見寬狀，勉圖功名自効，而刺促一塵。若水上耶，行感乃之吏部，選得長蘆轉運判官。三月，遷瑞州府同知。以母喪奔歸，哀毀幾不勝。時徐少師階當國，內重行，超爲山東按察司僉事，服除，補湖廣武昌武昌首道也。案積委克字，行以精心應之，立剖積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寒暑無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批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悉留其携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尋爲右叅政。逾年而進按察使，凡三治其省，政益習歲時，歲決寢平而城西

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行，乃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浴腥植桃柳，輕機徐進，與僚佐引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減山荆州哉。遷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左領郡至十餘所，綰三王國子，疾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他所請質平停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館餉無虛日，行談笑應之，咸歎服以爲神。一夕以中痰卒，年六十有二。察中無倖餘，不能其棺，歛時王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行孝友敦難，寬然長者，其舌有瘡而無否，汎愛親仁，久而彌篤，當

文獻

卷之四十七

聖

光緒堂

時所稱七才子者，行獨莊事李攀龍，高簡少延納，吳國倫與其身，宗臣梁有譽早死，李攀龍高簡少延納，吳國倫與王世貞不耐口語，而世貞性復踈脫，卽格觚者思甘心焉，而於行靡間言，以故得醖醢稱。一日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行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弘麗悲壯，讀之神聲文趨步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天目山堂前集，凡若干卷，行於時

徐文長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

餘傲楊雄解嘲作釋致二十爲邑諸生試輒雋而鄉書不薦武進薛憲副應旂督學浙中大奇之名益起未幾胡總督宗憲招致幕府管記室時獲白鹿海上命渭作表以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憲以是益重渭然渭性豪蕩不羈既直幕府猶時出從諸少年狎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嚔囂不可致也憲聞則喜曰甚善其善時幕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胡伏無敢仰視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袴衣直闕門入示無忌

東苑

卷之四十七

早五

光緒堂

諱憲常優容之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諱然性豪恣或藉氣勢以醉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懼禍及因陽狂已乃爲真尋遊郡矣之自內閣者八年張官諭元忤重其才力援之獲免既出獄日閉門與數狎者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年人間何居曰吾歌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泔羹十許疋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粥手自給然人

操金請詩文書画者值其相裕卽百方不能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嚔囂不能再易至藉蕞校年七十三卒渭初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有曰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紳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画四識者許之渭歿後數載楚人袁宏道來會稽得渭集

文苑

卷之四十七

早六

光緒堂

讀之稱爲有明一人因爲之傳有曰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麤蕞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地如驚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奴而叱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所著

文長集關編櫻桃館集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解各數篇皆有新義謂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喉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曰枳

翰林院修撰沈懋孝

沈懋孝平湖人自幼明敏絕倫讀書數行俱下一過目輒不忘爲文洋洋纒纒宿學觀之皆避席年十九舉嘉靖乙卯鄉試壬戌捷春官不廷試歸隆慶戊辰始入對大廷選庶吉士歷翰林院修撰典試南畿中蜚語謫判

文苑

卷之四十七

聖七

光碧堂

兩淮遂拂衣歸懋孝生平無他好唯篤嗜圖史自金匱石室之書以至名山大川之藏無不搜羅研究其博洽近代無比故屬文最富麗典則每有乞其文者輒引紙疾書不經思索不加點竄視其紙之長短必竟紙乃已與客談古今事及品評于史則議論風生抵掌不倦賦性超超塵外不問家人生產卽千金在前頃刻散盡以故家日落里居近三十年戶外事絕不與聞朝夕苦吟不減諸生時所著有長水集若干卷行於世

方太守九叙

方九敘錢塘人少卽慕古修辭莫託不朽長與海內諸名家唱和甚有聲釋褐除兵部主事守山海關明習邊務將幸憚之甚舍貯散散種食於民不徵其息比代羣下號哭擁馬首不得行僞留俾令乘夜間去積官知承天府性抗毅直行屢忤巨璫遂投劾歸益討故業易綺麗入冲雅居然稱大家爲人高朗善論事當其抵掌上下古今千百年如身處其際而爲之折旋負經濟之才不究其用世共惜之

袁州司理徐茂吳桂

文苑

卷之四十七

聖八

光碧堂

徐桂字茂吳餘杭人形短鰲瘠偏盲而性警敏讀書一遍目輒上口博綜經史工古文辭登隆慶辛未進士第授袁州府推官堅正不阿每執法失上官指遂投劾歸僦居杭城之東隅地幽僻有亭池竹木之勝亭中列古圖史金石遺文與商彝周鼎雜諸法書名画日婆娑其中。有潔癖巾幘衣履無不精楚客有過之者先使人覘視衣服新潔方便使前促膝無所忤及去猶令人交帚拂其坐處衣垢貌寢者避之如仇人以是怪恨之不變也尤以高簡自持郡邑將初至公謁外無半刺人亦以

是莊重之興至發爲詩歌齊聲漢魏六朝間天寶大曆以下不使一字入筆底海內慕其名以碑碣版刻求之者非其人千金不與也詩尤長咏物古人咏物率以五言而杜衍以七言尤難銀鍊句字無不工者西湖十詠膾炙人口屬和者數十家終不及也所著有詩文雜稿數十卷行於世

太學茅稭延翁積

茅翁積字稭延鹿門先生長子鹿門以文章名海內而翁積才更高名駁駁出鹿門上性嗜酒飲數斗不醉醉

文苑

卷之四十七

聖元

光緒

輒演筆爲詩文數萬言立就人稱爲李謫仙之流翁積亦以謫仙自命不可天下士辟見人輒罵見尊貴人益大罵不少屈未幾以諸生高等推入南國學爲都講與阮妓狎遂置別室時微有不能容者遂構誣以獄死論者曰李謫仙識郭汾陽於卒伍其識力固高天下方其脫靴殿上時目中安知有天子耶才士豪氣不除竟被謫死非不幸耳第當時無汾陽已從永王璘族矣翁積負謫仙才目中未嘗見天子安論有無第以豪氣陵轡一世遂因脫輻馴至覆車盆死之冤痛於夜郎遠矣

時無汾陽其人遂使豪傑之士身填牢戶士之於知已顧不重哉翁積死幾五十年詩文猶膾炙人口惜多散佚者所存僅芸暉館數卷而已其所作自敘文蓋獄中絕筆也

布政司參議吳明卿國倫

吳國倫字明卿其先嘉興人以祖戍湖廣與國州遂家焉生而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俱下童卯卽善屬文宿儒讀之無不神聳曰此兒文中繡虎也二十省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釋褐尚書郎間有無事益肆力古文辭當是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壬子

光緒

時作者蓋有七人而齊則有李攀龍于鱗謝榛茂秦吳則有王世貞元美維揚則有宗臣子相吳興則有徐中行子與南越則有梁有譽公實明卿以生於楚遂稱楚材並集都下籍甚縉紳間茂秦布衣之俠爲于鱗嘴矢于鱗獨建旗鼓元美副之明卿子相屬鞭弭中原不相避舍而子與公實爲之雁行蓋于鱗法元美儔子相豪于與公實淳而明卿雅矣其宦轍所至歷燕楚閩粵貴竹大梁幾半天下故詩文老而益雄年五十四卽謝去岳歸高卧下雉之數以騷雅風動一世者垂十餘年

後卒所著有願親桐若干卷新安許相公序而論之曰
國初劉宋輩出洽覽羣書仍元舊貫時謂博雅弘正之
際李何挺生徐薛嗣起追漢襲晉規魏纂唐時謂古雅
爰及嘉靖作者七人嘔心扶肝窮工極變思務出奇語
必驚眾雄視往古目無當代時謂高雅而明卿詩循循
乎有玄暉摩詰之風焉其文稱是謂之爾雅始安張鳴
鳳亦曰百世而後如衡舉詩七子間焉古中程首稱精
雅者舍明卿其誰或曰師曠調鍾知音期於異代知音
夫知言夫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壬

光緒堂

陽明工部都水司郎中沈澄夫洙子孝徵附

沈洙字澄夫海鹽人生有偶才髮未卅吐語卽受憂畏
人老儒不能辯督學使者畢鏘試而奇之取冠博士第
子其後吐語益曳曳讀而知之者絕少試益誦乃聚其
稿燒之去習泰漢人詞益出於奇惟神行鬼從蛟聞懸
奮其指細天地少萬物翻倒皇帝王伯重開日月而新
之每捉筆伸紙呼吸數萬言立就未匝歲所著滿篋家
人弗戒燬於火以告且請死弗答顧命益紙連屋無何
所著復盈篋又燬於火乃罵曰咄咄祝融子何妒乃爾

庸詎能燬吾腹耶自是意所剗刻口以授其子孝徵不
復執筆而孝徵生六歲卽能與父屬句父喜摩其頂曰
吾兒出語有奇氣不媿乃翁第而翁扼於奇終身弗售
爾慎毋以奇自喜以爾之才而降心帖括取青紫如拾
芥爾緒紳筆舌易爲辭價出素所降心者以交獨古人
當雄視一世矣而翁未竟之志在爾小子其勉之孝徵
拱手而應曰謹於是徵其奇嘖紆爲恬雅十九試博士
卽冠其曹戊子領鄉書兩上春官不第益潛心正始之
音戊戌成二甲進士釋褐工部都水司主事註選簡六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壬

光緒堂

科廊事兼管 乾清 坤寧二宮工程督造香山公主
墳越二年奉勅督理清江漕廠兼理河道三年陞本司
郎中奉勅督理南河管淮揚河道明年以病予告起補
本司正郎奉勅督修 顯陵尋陞河南按察副使整飭
撫民兵備分巡汝南道推陞陝西關南道奉政會中蜚
語歸家聽調兩臺交薦因不應堅遜凡十二年一日以
微疾終孝徵天性篤孝以父貧而好施務有以繼其志
凡俸入所餘悉推以周姻族閭里之貧者居官勤瘁所
至除奸剔蠹不遺餘力取予之際一介不苟每日余不

敢以苞苴之微汚吾清父且余素奉教於君子矣清以持已勤以服官如是而已故其督墳香山也中官憚其清核不敢肆侵漁工凡十月告成而昌平守者例以廩給百金進孝徵佛然曰食常祿而勞王事何用此廩給爲其受事清江也中流擊楫自矢曰當令稅瑞橫行飛而食人民不堪命寬卹民力爲今日第一義苟虐商民而獨私榮者如此水及入署而情竅有禁漁獵有禁建漕厥條議數千言娓娓皆爲碩畫所節省歲以億萬計而稅使魯保純純虎視幸諸無賴潛偵所轄事宜將梗

太

卷之四十七

聖

光緒堂

我漕政孝徵乃庶而執之悉抵於法由是橫瑣屏息長淮南北之人始帖席臥三年報代性例四總于千金奉使者爲都下交際費孝徵見之佛然曰堂堂使臣襲此陋規縱面目可飾如尾漏何且曰吾懼無以見吾父地下也其清以成孝類如此然性耽篇詠卽執掌不廢淮揚多水塘長橋風月甲天下每公暇輒命小舟具肴核酒茗同四方之騷人墨客騎宦於是者爲汗漫游酒酣耳熱輒拈題擘鉢詩後成者罰以金谷酒數鉢響方經孝徵往往先就同賦者讀之無不心折也篇章之夥每

流傳民間婦人孺子皆能歌之曰此吾沈使君之與民同樂者矣當是時孝徵之文名滿天下益高自矜許下視俗吏如水火竟以是被誣歸不色愠也每慨然曰吾父苦心一世文光化爲祝融竟無一字留爲楷模者吾不肖得以文章繼先業使不傳於父者傳於子則父死之年猶生之日矣何幸如之至於升沉通塞安足介吾慮哉故疾革之日耳提諸子曰若輩辛苦讀書毋墮祖若父之聞一語不及私及卒縉紳士大夫毋論識不識皆曰東海之文淵淵矣所著有玄暢閣集行於世他如

太

卷之四十七

聖

光緒堂

疏議雜錄啓牘牋奏論辯序記等篇其于延銓延錄彙而集之曰天放新編若干卷載於家
光祿寺署正卓徵甫明卿
卓明卿字徵甫仁和人美姿觀眉目如畫有衛洗馬風爲人烈亮薄章句竊與豪子弟學騎射劍術父賢覺而督責之曰少年子不守檢柙事詩書而慕豪俠之行夫士有鳴玉簪筆侍金華安事兵明卿始折節閉門傅綜百氏所交傾海內豪傑近則杯醪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明卿耻之士或不爲明卿知至相請不比於人數

鍾信陵執轡鄭莊置驛不是過也初爲舉子業與兄孝
燕文卿同舍孝廉端精一業而明卿性跼踖爲文直舉
胸懷以是不合於累黍獨時時好稱詩取裁斷自大曆
初爲國子生賦桃溪書屋詩詩聲滿留都及北上拜官
光祿游日益廣諸名公咸忘年折行與明卿結爲盟而
稱詩長安市中尋乞歸侍養晨昏奉七箸操几杖者十
年父賢家埒素封爲人抱樸不游桃李苑至明卿最冠高
蓋好文章交游入則接筵出則連駟居左右多窄狹春
耕執籌列肆者私謂卓家兒不類卓氏其哀乎乃相與
文亮
卷之四十七
手五
光祿堂

人家醺新熟與客浮白放歌聲出金石時發詠諧談言
微中淳于生東方曼倩之流乎中歲習禪寂結石禪庵
栖託蓮花貝葉間是將以無生竟矣而竟死是必有不
死者存耶所著有卓氏蔭林唐詩類苑卓徵甫文集續
集北游稿行於世

東臯子殷方叔仲春

殷仲春字方叔廣西恭政近仁之裔生而澹泊喜讀書
工詩文慕隋東臯子之爲人自號東臯子隱居教授棲
嘉興郡之社南茅屋蔭牆不蔽風雨每携數十錢行遊

文亮

卷之四十七

手六

光祿堂

市中購古帖殘書補葺讀之往往申旦不寐聞者笑以
爲迂漫弗顧也精於醫遇人無貴賤輒教簡風雨冒寒
暑雖委巷痺室必往往則惟操解脫小舟平頭奴子而
已或曰盍不爲豪態以瞰里中兒仲春日隱於壑隱於
壁車畫舫乎且令病病者兼病貧我不忍爲也乃圭所
技無不立起人然不索金錢不結豪貴所居差拓往往
而席帽敝裘如故天性孝友父歿喪葬如禮悉以身肩
之不振諸季母病篤露禱告天請移十年之算以益母
母霍然起果十年而歿一日火震於隣遠近奔揖仲春

卷之四十七

七

光碧堂

吳少君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幼從父一源歲貢上京師父病瘳遂扶侍歸大父明由省薦俱不及授官卒孺子賢故薄更凶閭相屬習嬾不問家人生業晝粥其田廬生子

卷之四十七

五人

光碧堂

君房爲之銘一曲几萬歲。藤爲之前。膝榻上可憑而療焉。它物不可名舉。孺子嘗自稱古公輪。般何以過我。及卒。諸奇物俱散失。獨遺稿若干首。海鹽錢懋穀刻而存之。而甬東沈嘉則爲之序。略曰。少君詩吐自胸臆。語皆實際。景必心會。而情與事偕。然後韻而成之。不虛設。無轆泊。蓋深得性少陵之幽峭。而口吻略無所侵。故言雖辛酸。色不枯槁。意則悲涼。氣不萎靡。每讀之如置身襖嶺。俯耳清巖。小雨入林。孤雲度壑。啞使疲者忘倦。勞者息肩。雖飄寄僧條手。而風形貴介。視世之游者。借交臂。伎

不同日語矣海內知吳少君者率以嘉則之言爲不阿所好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七終

文苑

卷之四十七

壬元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八目次

方技

漢

趙公阿炳

謝堯卿吏部

韓叔儒說

三國吳

吳文則範

曹弗典

晉

嚴瞻

賀思令

方象自宋

卷之四十八

一

光緒堂

戴國流洋

王敬伯

賀道養

宋齊梁陳

光祿大夫孔靈產

吳興令賀道力

謝參軍善助

夏赤松

濮陽太守徐熙

徐秋夫

蘭陵太守徐道度

杜道鞠范悅時
荀欣遠褚胤附

徐常侍文伯

正員郎徐叔紹嗣伯

兗州刺史徐之才

智永

驃騎大將軍姚法衛僧坦 <small>父善提附</small>	
舒綽	延尉卿沈法朗僧昭
吳囁	
唐	
沈七	陳昭
徐維嶽囁之	辨才
陳閻	孫處士位
五代	
方集賢次	卷之四十八
吳仁璧女	陸晃 <small>唐希雅附</small>
耆學博士孫景璠	王肇卿伋
吳傳朋說	李明甫
毛會	釋仁
進士盧碩父鴻	吳應能
張司農習之	范復初疇
項彥升舉之	金紫良醫陳沂
太醫丞錢仲陽乙	韓慥

宋彥誠棟	王彥昭克明
工部侍郎馬和之	邢氏
富春子孫守榮	耿聰聲
書院待詔林椿	進士錢舜舉選
劉松年	書院待詔李嵩 <small>從子永年附</small>
待詔夏禹玉珪 <small>子森附</small>	書院祗候樓觀 <small>馬遠遠子麟附</small>
夏巨源	羅子敬知悌
稽仁伯清	趙必復初暘
李立之	毛存
方集賢次	卷之四十八
毛梓孫	
元	
張德元	馮道助
陳宗山	鮑原禮敬
楊子固維翰	張奭庚
劉資深 <small>戴州附</small>	黃子久公望
吳先生	泰州知州王叔明蒙
金應桂	吳孟思睿
陳仲美琳	馮君道

王思善釋

承應法師陳可復

王若水淵

錢九五

孤雲居士王振鵬

僧若芬仁濟

莫起炎月問

抱一翁項彥章听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八目次終

方技

卷之四十八

四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橋李屠中孚德胤氏閱

方技

漢共三人

趙公阿炳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之發機以盆盛水吹氣作

方技

卷之四十八

光緒堂

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與閩人徐登遇於烏傷溪上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爲不流炳復禁枯木木即生莫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術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炳乃故升茅屋支鼎而爨主人驚懷炳笑不應沈而爨爨屋茅無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後人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蛟蚺不能入

謝堯卿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威霽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闕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刑無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爲壽張令遷荆州刺史豫寇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而不墳

方象

卷之四十八

二

光緒室

韓叔儒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譏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誦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危期官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以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三國異

共二人

原缺第三葉

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成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以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憶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黃武五年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國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方象

卷之四十八

四

光緒室

曹弗典

曹弗典吳興人善書名冠一時時有吳範善曆數劉渚善星文趙達善筭嚴武善奕朱壽善占夢皇象善書夏舉善相并弗典皆稱爲人絕嘗畫赤龍以獻孫皓後宋文帝時大旱取弗典赤龍置水傍應時得雨

晉共五人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掠，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而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血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鷄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賀思令

方表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堂

賀思令，會稽人，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着絨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今世所傳譜是也。」

戴國流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以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等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

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使，知吳將亡，託病不仕。

吳平，遷鄉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陳琳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騰，周不見來。」年八月，崇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騰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病，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燥，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元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

方表

卷之四十八

六

光緒堂

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官，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逐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官今未王內，無舍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追越王去國，留夾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月，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

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戰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弃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口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不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弃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險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取荊州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

方叔

卷之四十八

七

光碧堂

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往壽陽府內地忽赤如丹約問洋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流血尤當有下犯上者恐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果至攻城大戟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蕞變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蕞變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變反遣部將李縣將兵到廬江其衆潰散約懼召洋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遂到歷陽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卒爲勒所誅反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死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宜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於武昌時歲鎮二星其合翼軫勅侃伐秦以取中原會侃覺不果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室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沙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

方叔

卷之四十八

八

光碧堂

父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郿爲賊所陷亮問洋曰汝當不失石城不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二縣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魏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一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庚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覺庚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方數

卷之四十八

九

光碧堂

驗者不可勝紀

王敬伯

王敬伯餘姚人善鼓琴仕爲東官扶侍嘗至吳郵亭維舟中治乘燭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入二女子從焉先施錦席於東床既坐取琴調之聲甚哀女子曰此曲所謂楚明光者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習數人而已言訖忽不見敬伯自是琴理大進

賀道養

賀道養山陰人世以儒術顯而道養工卜筮經占驗若

神人以比之管輅里中有好女子工歌無病忽死道養爲筮之卦成笑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諸人不信道養乃取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共質之女子云適爲黃衣吏所召至帝所見庭懸方作樂間命歌歌畢而返殊無苦也諸人駭服

宋齊梁陳 共十七人

光祿大夫孔靈產

孔靈產山陰人秦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爲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

方數

卷之四十八

十

光碧堂

微之與處靈產由高帝田微之與靈產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靈產光祿大夫以能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簡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以古人之服當世榮之子此其符也

吳興令賀道力

賀道力山陰人善草書尺牘尤美王僧虔曰賀道力若靈丘道養道書獻云道力草雄圖輿不第杜自躬之題常懷逸少之流通官終吳興令

謝參軍等勳

謝善勛山陰人。工書。爲湘東王府錄事參軍。初齊末王
勗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又遺沮陽令韋仲定
爲九十一種。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
爲第一。以大小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善勛善飲
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
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

夏赤松

夏赤松會稽人。文帝好碁。於時江左能碁人。瑯琊王抗
第一品。吳郡儲思莊及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

方報

卷之四十八

士

光緒堂

行。思莊思遲。巧於聞碁。又云。抗神速。思莊巧遲。抗取勢
赤松開子。

漢陽太守徐熙

徐熙錢塘人。仕至漢陽太守。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
道士過求飲。留一葫蘆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
嘗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人鏡經。熙因精心學之。遂
名震海內。

徐秋夫

徐秋夫。熙之子。善治疾。宅在吳淞橋東。夜間空中呻吟

聲甚苦。秋夫問何須。答言。我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
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
醫。故來相告。秋夫曰。第女無形。何由治。鬼謂爲。蜀人按
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
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蘭陵太守徐道度。杜道鞠。范悅。時褚欣遠。褚胤。附。

徐道度。秋夫子。能精父業。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
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奇驗。仕至蘭陵太守。同
時有杜道鞠。善彈碁。范悅。時褚欣遠。皆善棋。書。褚胤。善
奕。棋。宋文帝嘗曰。天下有五絕。而皆出於錢塘。并道度
也。

方報

卷之四十八

士

光緒堂

徐常侍文伯

徐文伯。道度子。既精父業。兼有學行。高邁倜儻。耻屈意
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
診之。曰。此石博小腸也。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郗
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官人患腰
痛。牽心。每動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瘕。文伯曰。此髮癢。
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

動掛門上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診之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鍼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鍼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正員郎徐叔紹嗣伯

徐嗣伯字叔紹叔嚮子秋夫孫也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

本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三

光緒堂

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褰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瀕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水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閑取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候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飲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裨衫體更肥壯嘗有老姬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嘗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

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又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蛻爾極難療取死人枕煮之乃佳卽爲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出蛻虫頭堅如石服五升卽差又沈僧翼患眼痛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蛻者人蛻也醫療既僻蛻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魘魘應須邪物以鈎之故亦用死人枕氣固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日出南籬間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而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後云此名釘疽也

兗州刺史徐之才

本集

卷之四十八

十四

光緒堂

徐之才雄之子文伯之孫雄自有傳在孝友之才幼而
偶發善醫術兼有機辯少解天文兼圖識之學有人患
脚根腫痛諸醫不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
垂脚水中病者曰實骨如此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又有以骨爲刀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
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
之其明悟多通如此之才醫術最高時被命召齊武成
酒色過度恍惚不恒骨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
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

方叢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碧堂

世音之才曰此色欲太多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
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
卽遣騎迎之鍼藥所加應時取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
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秋依次轉進以之才爲
兗州刺史及十月帝又病作語士開曰浪用之才外任
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
一日方到已無及矣

驃騎大將軍姚法衛僧坦

父菩提附

姚僧坦字法衛武康人兵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

梁高平令留心醫藥僧坦幼通洽仕梁爲太醫正武帝
嘗因發熱服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
至危殆元帝有腹心疾諸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
大黃進湯果下宿食而愈金州刺史伊婁穆病自腰至
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卽爲處湯三劑初服
卽上縛解以次盡除卽爲合散一劑兩脚疼痛復緩曰
霜降此患當愈既而果然後仕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封長壽縣公爲集驗方十二卷二子察最自有
傳

方叢

卷之四十八

六

光碧堂

智永

僧智永工書師七世祖逸少於永欣寺樓上積年學書
業成方下有禿筆頭十籠籠盛五石人來覓書者如市
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遂稱其書爲鐵門限
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嘗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江南
諸寺各留一本虞監云一字值五萬同時有智果亦工
書結體瘦健隋煬帝甚善之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
肉智果得右軍骨

隋共三人

舒綽

舒綽東陽人精地理家言時宰相楊恭仁欲遷葬會陰陽家五六輩皆海內知名恭仁未之決遣微解者馳往取四隅土各一斗方面形勢悉書於曆審緘之恭仁出士示衆言人人殊獨綽定一土批筆識之與恭仁所書之曆無毫髮差綽曰此上五尺外有五穀得其一卽是福地世爲公侯恭仁延綽至京掘地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貯粟七八斗是地昔爲粟田蟻啄之入穴故然當時以綽爲聖

友錄

卷之四十八

七

光緒堂

廷尉卿沈法朗僧昭

沈僧昭字法朗吳興人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甲午日夜著黃冠燕於私室時說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欲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邊有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

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存一乃苦求東歸旣不獲許及亂百口皆藏位止廷尉卿

吳暢

吳暢晉溪人精於天文袁天綱師事之煬帝時嘗過鄒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王氣流萃於春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卒之煬帝不返而唐高祖起義太原始知其言之不誣

友錄

卷之四十八

太

光緒堂

唐共六人

沈七

沈七越州人善卜李丹員外謂之曰聞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給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卽被追不得社日肉喫後此無祿公亦未改不得給事中其時去社纔十四日果有勅追李侍郎去社兩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給事中如其言

陳昭

陳昭婺州人善姑布子卿之術僕射房琯相國崔渙嘗

貶歛睦州官。昭見之云：二公他日並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來江左，及至德初，明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為選補使，按行江東，如昭言。

徐惟嶠之 父師道子浩孫璿觀附

徐嶠之字惟嶠，會稽人。父師道精於翰墨，嶠之能世其學。為人，有氣節，嘗面請張易之，終洛州刺史。正書入妙行書。人能令閣帖所摹春首帖，是洛州時書，甚有大令恣態。常書告身，米元章曰：「唐官誥在世為徐嶠之體，殊不俗。」子浩字季海，少受筆法於父，常書四十二幅，屏風。

方集

卷之四十八

十九

光碧堂

八體皆備，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草，隸相參，皆為精絕。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米元章曰：「浩書如蘊德之士，今世所傳聖德感應碑頌，是浩隸書。」述書賦云：「廣平之子，令範之首，煙蛇鍾前，遂進王後。」浩古述記末云：「臣長男璿，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述，亦勝常人。」又于峴亦工於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稱於人。四葉書名世，罕其儔。

辨才

僧辨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孫，智永之弟子也。臨其師

書，通真，百家技藝，悉造其妙。寶愛蘭亭真迹，太宗嘗求之，不與。用御史蕭翼賺得之，遂命馮承素韓道政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榻相尚。後太宗不豫，命太子以蘭亭從葬。昭陵今馮承素輩所搨之本在者一本，尚直錢數十萬。

陳闕

陳闕，會稽人，善畫，尤長於寫。照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妙絕當時。嘗受詔寫太清宮肅宗像，不惟得龍章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適潤，風采英逸，合符應。

方集

卷之四十八

二十

光碧堂

瑞天假其能，闕立本之後，一人而已。又嘗為徐侍郎畫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絕，無並。玄宗令京兆韓幹師闕畫馬，唐畫斷云：「陳闕貌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涯涯之狀，不在水中，移驥駿之形，出於天上。韓故居神品，陳兼寫真，居妙品上。

孫處士位

孫位，會稽處士，有道術，兼攻書畫，皆妙。得筆精，僖宗西幸之年，隨駕止蜀，曾於應天寺門左壁画天王部從鬼神，奇怪筆勢，狂縱三十餘年，無有敵者。景煥其先亦工。

書回書與翰林歐陽學士聯騎同遊茲寺似回右壁天
王以對之勸海某公觀其逸勢復作歌行一篇以紀之
續有草書僧夢龜後至又請書之於廊壁上書回歌行
一目而就傾城人看填咽寺中咸都號為應天三絕
五代共三人

吳仁璧女

吳仁璧女越人少能詩兼明玄象陰陽之學天復中仁
璧登進士居於家甚貧困間嘗伴狂乞於市女口大人
慎出入恐罹網羅已而錢武肅王命撰其母墓銘仁璧

方叢

卷之四十八

主

光碧堂

不從遂被繫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遂併女
沉之東小江女時年十八

陸晃

唐希雅附

陸晃嘉興人性疎逸善畫多寫村野人物酒後遇筆揮
灑略不預構時南唐李璟聞晃名欲召之入謂其嗜酒
無人臣禮由是不召時同邑有唐希雅者妙於圖竹亦
工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畫
神有餘喜作荆樹荒野氣韻蕭疎多得其趣非圖圖家
繩墨所拘也

宋共三十五人

書學博士孫景璿

孫景璿杭州水軍工於古文嘗篆千宇文作五十餘體
太平興國八年獻於朝太宗善之詔取去黜文隸御書
院宰相宋琪請授以官太宗曰爵祿非所惜也顧此人
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琪固言之乃授國子書學博士

王肇卿

王攸字肇卿一字孔彰其先汴人祖訓因議王朴金雞
屑有差衆排之貶江西贛州因浪遊江湖愛龍泉山水

方叢

卷之四十八

主

光碧堂

遂家於松源攸生而穎悟幼業舉子不售遂弃去精管
公明郭景純地理之學納交於何管鮑張諸家為之下
葬隨有何太宰管樞密鮑置制張諫議者出卒後門人
葉叔亮傳其所著心經及問答語錄范純仁跋之略曰
先生通經博物無媿古人異乎太史公所謂陰陽家者
矣

吳傳朋說

吳說字傳朋錢塘人師禮子揚州布衣王逢原之甥逢
原有高名為王介甫所重女嫁師禮而生說善楷書虞

伯生稱其深穩端潤。非近世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九里松字乃其所書也。阜陵嘗欲易之。御書至十數而卒。莫能及。遂命以金飾之。

李明甫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虫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謬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嚙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曰。虫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虫亦去。遂愈。

毛會

方象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堂

毛會遂昌人。工畫人物。得陸探微與道子筆法。嘗遊廣仁院。佛殿潛畫一婦人乳嬰兒於壁間。每夜輒聞兒啼。眾皆怪之。一日會復至院。僧語及會。笑曰。若欲止啼。甚易。乃以筆添乳入口。自後啼聲遂絕。人以爲神筆。

釋仁

釋仁永嘉人。善画松。一夕夢看四百條龍。自是疎於利妙。每醉揮墨醒後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額粉壁新巧。取扶盤帶濡墨洒其上。來日略略點染。爲狂根枯枿極槎枒輪囷之勢。人伏其神。

進士盧碩父鴻

盧鴻字碩父。金華人。舉進士。善仙卜。鄉人周師銳既中。宿問之曰。當魁多士。且曰。然讀程易師卦已而廷對。獨師律之旨。遂爲武舉第一人。又善驅邪。有條桑者。忽墮地。嘔血死。鴻曰。行持可也。宜靜聽之。頃四山皆鬼。叫病者。忽呻吟復嘔血數升而甦。

吳應能

吳應能龍泉人。奉靈官道士。雜用符水治病。輒愈。祈禱請驗。其應如響。崇寧中。上聞而嘉之。給驛召見。賦術甚精。

方象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堂

青上優寵命。改奉靈官爲天寧萬壽之官。御書額賜之。仍賜號洞元妙應先生。尸解。賜葬隱真觀後。

張司農即之

張即之蕭山人。恭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蔭歷官司農丞。授直秘閣。致仕。書名滿天下。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喜作摩挲大字。不一時輒畫一幅。絹尤工。飛白自謂得中郎遺法。

范復初嗜

范嗜字復初。金華人。得江西張九牛著易之占神妙。莫

測杭有無藉子胡婆壽負罪而逃官督責殊嚴捕者詣
嚙求筮卦成嚙曰是去不遠可於北方樹木中索之如
言迹至臨平果獲於空楊柳樹中遂繫獄後會赦出欲
報嚙持刀晨扣嚙門給以買卜欲殺之嚙決以占知將
不利於已隔門語之曰欲問卜者可放下手中刀胡聞
之駭服循以刀劃其門而去嚙由是避居異門設肆賣
卜疑者來問莫不神異

項彥升舉之

項彥升字舉之甫七歲爲遂昌紫極觀道士大觀庚寅

方表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

往汴京會九成官金明池因早而涸詔符召池中龍舉
之挺劍結步池水卽湧溢有七巨魚浮水上如北斗之
次雨隨露足詔改觀爲紫極壽光官賜殿額及田租政
和丁酉召赴闕授紫虛大夫葆光殿校籍爵秩視朝散
大夫

金紫良醫陳沂

陳沂其先汴人當唐乾寧時有曰仕良者以醫名於時
奉勅修聖惠方流播海內仕至尚藥局奉御子孫遂世
其業建炎中扈蹕而南遂爲錢塘人沂嘗治康王妃危

疾有奇効賜御前羅扇凡官中有疾欲不時召之者臨
持扇入禁中金吾關寺不得沮止仕至翰林金紫良醫

大醫丞錢仲陽乙

父穎附

錢乙字仲陽吳越王俶支屬也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
一旦東之海上不及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
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卽泣請往跡尋父凡八
九反積數歲竟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重其孝
多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
始以顓頊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有奇効授輪

方表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

林醫學皇子病瘰癧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
以治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
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
子病診之曰此可勿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此且暴
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志不答明日幼果發
癩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
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
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
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卒如言而

方數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堂

效有士人病欬而面青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又乳婦因憐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黃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衝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厥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未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舉不能用喜曰可矣使人登東山得茯苓大如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蹻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窺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捨卒與法合尤速本草諸書辨正缺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學痺痼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韓埏

韓埏臨安人精於星卜多奇中紹興庚辰春曾侍郎仲

方數

卷之四十八

五

光緒堂

躬暨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講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叩其何所至沉吟良久曰名滿天下可惜無隔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尚書迨遼遇皆卿監郎曾名遠吉甫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癸未諒陰榜南官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卒其術之神驗如此

朱彥誠棣

宋棣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靖康初携家逃難行抵明越之界萬山嵯峨望一石室壁立千仞規舍其中忽有老父曰此聖公岩也神人居之上每有金鼓聲毒蛇猛獸守其窟不可往也棣曰吾止平地而遇寇必無幸者匿此中未必死於是弃擔持繡綠崖魚貫而進居

旬有五日絕無可怖者而岡領秀山泉石清泚真仙靈所居望岩竇數有異光疑之因梯竹以上得一石匣緘鑄甚固一劍橫其外啟之中有書與印言役鬼治病之術寇退奉之以去設壇而事之自是役鬼神如反掌最異者能追魂診脈人有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召符亦安合沙鄭瓚嘗伺其作法往觀焉見其據案而坐運指於神呪水於口以桃茹麾使而鬼神自至訊鞠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棣曰非法也周天大數也大術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卷之四十八

无

光緒堂

滋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圖也棣妻戴氏妊幼子神降於奉化張氏言上帝使續棣法某日則生戴亦夢一道士賴有珠曰上帝使爲而子代天行法俄入於懷如期不血而生鄭賁據其實記之

王彥昭克明

王克明字彥昭其先饒州樂平人後徙居湖州遂占籍爲烏程人初生乏乳母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間入蕪湖鍼灸尤精診脈有

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

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子藥者期以某

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

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

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乘妻病內秘腹脹號呼逾旬

克明視之時乘家方會食克明日吾愈恭人病使預會

可乎以半碗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

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

炭炭燒地酒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燕金使黑鹿谷過

方彥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緒堂

痘癘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

鹿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已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

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

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克

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

選累任醫官後遷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紹興五年

卒年六十有七

工部侍郎馬和之

馬和之錢塘人紹興中登第善圖人物山水筆法飄逸務在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圖毛詩三百篇每篇俱圖一圖官至工部侍郎

邢氏

邢氏紹熙間以醫名於杭術業甚奇時韓侂胄知閣門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輒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惟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報卒矣牛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爾不藥亦愈然不宜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卒

富春子孫守榮

孫守榮富春人生七歲病替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泚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食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於市市中市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周坦未第時坐市肆屬聲詎僕榮

方技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碧堂

揖曰狀元何怒也但不答後果廷試第一嘗寓廣陵造

者如市有人於稠伍中伸一臂與之守榮執其手曰冀

朝奉別十年何乃抵此衆皆驚歎蓋一揣其骨終身不

忘其或持金玉請辨其色摩娑之頃美惡立判寶慶間

游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

郡者適見里人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

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

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淮南帥李魯伯薦諸朝既

至謁丞相史嵩之聞者以晝寢辟守榮曰丞相方釣魚

方技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碧堂

國池焉得云爾聞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

自是出入相門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哺時當有

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王柱斧爲貢嵩之又嘗得李全

書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三十萬爾

剗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

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宋祿其殆終乎史以

此深忌之証以他罪貶死遠郡

耿聽聲

耿聽聲亡其名錢塘人以聲音占故稱聽聲然兼能嗅

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官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官所御令小黄門持叩之耿嗅中官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云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嘗為殿岩餽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復時郭棣為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為三衛扣為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武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

方技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緒堂

吾所見如此可必也已而悉驗人皆服其先見

画院待詔林椿

林椿錢塘人工画花鳥翎毛瓜果傳色輕淡深得造化之妙淳熙中画院待詔賜金帶

進士錢舜舉選

錢選字舜舉烏程人舉進士善詩画尤工花卉設色有嫣然之態論者以錢舜舉画趙子昂字馮應科筆為吳興三絕

劉松年

劉松年錢塘人紹熙間待詔画院師郭禮工画人物山水神氣精神名過於師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院画中絕品也

画院待詔李嵩

從子永年附

李嵩錢塘人李從訓養子工画山水人物道釋得從訓遺意尤長於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画院從子永年能世其學

待詔夏禹玉珪

子森附

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善画人物醜

方技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緒堂

釀墨色如傅粉筆法蒼老墨汁淋漓雪景學范寬院中人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子森亦工山水

画院祇候樓觀

馬遠遠子麟附

樓觀錢塘人工画花鳥人物山水得夏珪筆法傳色亦絕似之咸淳間画院祇候與馬遠齊名馬遠其先河中人後居錢塘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妙獨步画院光寧朝授待詔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愛其子多於已画上題作麟画盖欲麟得譽故也亦為画院祇候

夏巨源

夏巨源精卜筮居臨安中元紹熙間有自穎進朝而遺其文創者卜之夏爲作食堯二字且曰獲在多口守以鴛鴦無虞也其人莫識所謂既而係從饒州持所遺至果妄漏安收藏鴛鴦字篋中始服其神術

羅子敬知悌

羅知悌字子敬錢塘人明辨博學以醫侍穆陵甚見寵遇宋亡隱居頗自尊貴少與人接丹溪朱彥修素志醫學徧歷江湖淮甸不遇明者還至武林遇知悌俟門下三載始得見知悌念其誠盡以其術授之彥修遂以醫名東南知悌能詞章善揮翰貧病無告予之藥無不愈者仍贈以調理之資

嵇仁伯清

嵇清字仁伯世傳秘術善療金瘡骨損初父由汴扈蹕南渡時方戎馬蹂躪全活甚衆及北虜入寇帥臣請俱值兵潰因失所在事聞命清攝職年未冠發諸先業已而官中有折肱者他醫莫措清爲整治完好如昔禁掖詫曰小小嵇真能接骨邪壽皇躬親騎射時有誤損應期而瘳中外益重之先是大江以南良醫故鮮正骨一

方技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緒堂

科尤所罕視清既著名日有扶疾就視者續斷起廢輒見奇效

趙必復初賜

趙初賜字必復縉雲人生而神異右掌有雷使二紅字學道術能役鬼神治疾無不愈歲旱呼吸可致雷雨時令小兒伸掌書一雷字握之開手則雷鳴兼能辟邪嘗賣雨於臨安市墨汁咒符雨點皆黑人皆稱爲趙雷使先生

李立之

李立之臨安人在宋以小兒醫擅名一時有嬰兒忽患瘡求治立之令以衾裹兒乘高技之地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曰此乳搐心也非藥石所能療其術之高太率如此

毛存

毛存杭州人父伯益坐韓侂胄黨流嶺表卒跋涉千里函骨歸葬人稱篤孝善墨竹水石如楊中齋裴德游諸人皆宗之

毛梓孫

方技

卷之四十八

三

光緒堂

毛梓孫松陽人。好軒岐家術。受業於顧希武。時御史吳叔潤病瘵。環醫無措。梓孫投一劑。立愈。程恩與病惡寒。已易黃梓孫曰。是尚可生也。使掘穽置火。設纊令卧。其上覆以重衾。用金灸藥蒸之。未幾病者默然起。坐其神異多類此人。以神醫目之。邑令洪臧序其事。

張德元

張德元不知何許人。元初嘗爲諸暨州吏。日避亂居山陰。有奇術。善觀字。知吉凶。生一子。名之曰槐。忽謂友人。

方叔

卷之四十八

毛

光緒堂

是兒必死。槐字木傍。鬼非死兆邪。未幾兒果卒。其友病以豐字示之。德元曰。死矣。明日計至。或問其故。德元曰。豐字山墓所也。兩手封樹也。豆祭器也。墓既成矣。尚欲生乎。徐總制書字問德元。德元曰。據字。今夕君當納寵。徐歸。其夫人呼一婦人出拜。乃乳媼也。嘗依劉彥昭家。曰。今夕復有客。已而客至。問之。德元曰。吾聞滌器聲。故知耳。

馮道助

馮道助。山陰人。善幻術。凡里中大噉人者。道助指之。則

狂獬以死。有村夫板築道側。見行者。偶妨其業。則詈之。道助摘草置其上。已而所築連堵皆潰。三江戍卒侮之。遜謝不與較。但引之坐石橋上。道助既去。戍卒踰時不能起。道助行三十里許。摘草與樵者。口其橋上有戍卒數人。可以此草與之。樵夫如言。戍卒始能去。嘗至丁墟呼農夫渡。不得。遂幻雙鯉躍田中。見者取鯉。禾盡蹂躪。又嘗暑行至顧埭。乞瓜於圃人。弗與。蔓中忽走一白兔。行者爭逐之。瓜蔓亦盡。傷後符籙事發覺。有司遣人往捕。適與捕者遇於途。取捕者公牒去。而捕者忽然不見。後不知其所終。

方叔

卷之四十八

毛

光緒堂

陳宗山

陳宗山。平陽人。少穎悟。及長。究心曆數。遍遊江湖。未得其要。及歸。欲受業於陳時敏。時時敏卒。得遺書。研精覃思。得不傳之妙於文字間。時敏之徒所推曆多有舛訛。宗山校正之。十數年。言曆者皆推宗山。

鮑原禮敬

鮑敬字原禮。山陰人。善畫人物。亦善花木禽魚。嘗爲人。西牡丹恣態。天然。牛效李迪。

楊子固雜翰

楊維翰字子固諸暨人維禎之從兄善水墨蘭竹爲河
九思所推

張夢庚

張夢庚松陽人遇異人授易元末召居將幕推步有驗
後復垂簾於市賣卜一日有某姓者無子多娶妾求卜
庚以詩二句授之曰不是桃花貪結子更教人恨正更
蜂持歸謂此老風字且不識何談理數乎其人焚蜂數
十筒一旦蜂逸冒而收之忽集其面整而死人以爲神
方技

劉資深

卷之四十八

元

光碧堂

劉資深永嘉人世精醫學元初郡大疫太守肩輿迎之
所療應手而愈與戴炯齊名炯曾治謝后異疾立愈后
喜詢其家世知爲少師文端公溪之孫以姪女妻之宋
祥穆耻事二姓遂隱去

黃子久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画山
水運思落筆氣運流動画家有極力不能追者每擬其
爲僊人得其片紙皆寶之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

爲書佐未幾弃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癡道人放
浪江湖年八十餘卒

吳先生

吳先生不知其名或云崇德人善易益日惟一課得錢
米衣肉共置一窩中時爲人竊去不問也無錫戴士先
母病舉不能行七八年矣百計求愈疾不驗士先歸過
崇德携百錢訪之吳曰觀君寒士百錢豈易無用許自
爲筮卦成曰當得有道之士治之則可姑蕪果道人不
爲勢利所誘君純孝往敬求必如志士先抵蕪五旬果
逢果道士先語其故拜懇之道人欣然至無錫爲戴
母診視數日即能移步母拔金釵謝之笑曰且寄夫人
處他時要即取之但館我於外足矣館之歲餘忽言曰
我且死幸醫所寄釵以辦棺窆明日果死戴氏奉其教
及將窆中已空空矣吳蓋異人也鄉人至今能言之

方技

卷之四十八

早

光碧堂

泰州知州王叔明蒙

王蒙字叔明仁和人家住黃雀山故號黃雀山人趙子
昂甥也仕至泰州知州能詩善画画學董巨源得用墨
法秀潤可愛亦善人物瀟灑文雅平生無絹画惟於紙

上作之其得意之筆常用數家皴法山水多至數十重樹木每回數十樣峯巒重疊徑路迂迴林木叢茂烟靄微茫曲盡山林幽致坐對其画恍若在名山勝水間也賞鑒家評其所作當爲元画中第一今片紙遺墨人不吝數十金收之

金一之應桂

金應桂字一之錢塘人仕宋爲縣令宋亡隱居風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画學李龍眠俱入能品性高亢不輕爲人下筆故傳世者絕少

方敏

卷之四十八

早

光碧堂

吳孟思庠

吳庠字孟思杭人居崑山工翰墨精篆隸遠近慕之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月爲人外和內介所交多達官而絕無求薦意士紳以此嚴重之卒於崑山

陳仲美琳

陳琳字仲美錢塘人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工古人無不臻妙臨摹古画咄咄逼真蓋趙魏公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画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筆也

馮道君

馮君道錢塘人画花竹翎毛性酷嗜鶴鵲常袖籠之視其飲啄以資画筆

王思善繹

王思善字思善自號痴絕其先睦人後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在諸生中年十二三已能丹青亦善寫貌繼得吳中顧周道開發不徒得其形似亦且得其神氣画家人多稱之

承應法師陳可復

陳可復定海人生而疎爽丰骨不凡有林生善役雷恣酒自喜有問其法輒斥去可復晝夜承事林嗜酒每嘗衣以奉繹是卒得其術至元中鄉大旱禱禴莫應有戲之曰陳道士能召雷命至官庭將候其不驗侮辱之可復以法典雲頂與雷電大作用甚雷足當主教鄣之玄妙觀時值中秋有方士寓觀賞月可復不預戲以墨水與符頤卽烏雲掩月而雨黑雨坐客驚散衣盡緇矣衆知其所爲延之入帝雲霧盡散月復朗然其響應神速皆此類也既而名聞京師召爲承應法師世祖偉其貌命潰是疾可復曰疾深不可除臣有禁架術願試之試

方敏

卷之四十八

早

光碧堂

之良愈復命止風風返却祈雪雪立至從上巡幸幾十年卒京師追封爲誠明翊教太極真人

王若水淵

王淵字若水錢塘人幼學丹青趙文敏公以画傾一時淵得與之游故傳色特妙天曆中画集慶龍翔寺兩廡壁高三丈餘難於著筆時都下劉總管命於門上画二鬼淵粘紙画之劉曰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再拜求教劉曰但先配定尺寸画爲裸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依法爲之果善筆法皆師古人無方象

卷之四十八

里

光碧堂

一筆院體山水花鳥人物一一精妙至於水墨花鳥竹石尤絕藝也

錢九五

錢九五淳安人居蜀阜幼習五雷天心正法採樵山中。有雷部神爲孕婦所魔九五爲之解釋始得上昇因授以呼雷法嘗求桑於江村人弗得遂書江村風枝木數字焚之須臾大風盡拔其木時縣苦旱尹俾祈雨應禱而降遂往龍虎山受籙道逢二老對奕啖以數果精爽倍常命拔一松倒種之誓曰此松活則法可傳九五乃

往及回則二老猶在而松固無恙也授以四石子戒以勿啓頃之石子錚錚有聲啓之則雙蝶颺去僅存其二自後有二神人呵護之一日聞張天師至九五方飲酒戲以果壳置杯中咒之天師舟不得發詢故致謝乃得上後如廁失待溺籌呼帥將則籌如蠅集而神亦不復至矣今所居法水井猶存

僧若芬 仁濟附

僧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摹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然若芬不以之自矜嘗曰錢塘八月

方象

卷之四十八

里

光碧堂

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踴躍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山家古澗側蒼壁間占勝作菴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峯號芙蓉峯主嘗自題画竹云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意趣可想也其甥法名仁濟亦出家上竺書學燕東坡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園稍圓耳

孤雲處士王振鵬

王振鵬永嘉人工画山水人物尤精界畫文宗詔畫殿壁稱旨欲官之不受賜號孤雲居士時人重其品爭購

其畫以幣交者屢錯戶外而苟非其人未嘗一筆
近世所傳春明奪標圖極精與清明上河圖同價嘗奉
詔作十妃冊藏之內府楊文正公忽於燕市中得之以
爲一段奇事什襲而題其後以爲子孫世寶其爲鉅公
所重如此

莫起炎月陽

莫月陽名起炎歸安人幼習舉子業三試有司不利乃
著道士服更號月陽入青城山見徐無極授五雷法用
是召雷雨破鬼魅動無不驗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

方衆

卷之四十八

星

光碧堂

隨之者元世祖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於江南得之
賞養優厚卒年六十九宋燕爲之傳

抱一翁項彥章斯

項斯字彥章世居東嘉今徙越江自號抱一翁自幼聰
敏好方數外大父世業醫奉父命調受其書讀之年未
成童已諳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越穆仲
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勵志醫術
後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
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珍奇眩

應試其說皆精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
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斯獨疑古方不宜治今病之論
至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
天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業見劉全父
爲撰五運六氣諸篇授斯太醫使張廷玉善橋引几案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斯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爲人

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其於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
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
闕樣行中書樣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

方衆

卷之四十八

星

光碧堂

也然庶謹練達之風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
謂不能及斯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
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
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耻言人過與人交
必盡其誠平生喜詞章善真律工繪圖而獨以醫顯所
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
宏靡未及成子恕能世其業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八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九目次

方技

明

貝國器

盛子昭懋

柴公達

徐和仲誥

宋授之杞

項賢甫

單俊良

周玄真

協律郎冷啓敬謙

吳國才

翰林侍書宋子夷懌

鄭孟純

方技別次

卷之四十九

光碧堂

太常寺丞袁廷玉珙

子忠徽附

劉日新

王與立權

孟月庭

呂玄英復

朱月鑑

太醫院使戴原禮思恭

魯府良醫正周景暹道觀

韓採芝履祥

孫本附

樓得達

胡公惠廷鉉

楊尹銘張璟附

沈野雲

胡元海大淵

袁杞山附

太常寺卿林以成章

太僕寺少卿姜立綱

楊宗敏

王子約葑

徐良甫徐舜舉附

俞用古

惟一子柴用先

族子壯附

俞存熙

子原澤附

季董

刑部主事俞公廣得濟

鄭玄真

裴文壁日英

戴文進進

子泉婿王世祥附

胡任之弘

欽天監副貝宗器琳

錦衣呂廷振紀

吳邦畿金陵

味易先生倪應奎光

葉玄

蕭氏

王坡

蕭氏

太醫院判葛茂林林

太醫院判徐文蔚彪

方技別次

卷之四十九

二

光碧堂

張景嵩嵩

禮部尚書許大章紳

陶尚文華

太醫院使徐叔拱樞

王一清乾

俞漢遠鵬

范行式摹

邵太初

吳友清附

胡日章

吳如心恕

徐芳遠蘭

胡彥信忠

希道道人

吳綬

王養蒙

孫公銳鈍

詹仲和信

張宣民員

朱克正端	朱庶夫倅
陳以誠	趙九成 <small>附 范洪</small>
沈嵩高	張秋蟾德輝
吳廷肅珪	吳東升
嚴觀 <small>附 弟泰</small>	王廷直 <small>諤 蕭鳳臺 附</small>
朱自方	嚴宗仁元
工部右侍郎談舜賢相	諸原靜餘齡 <small>子夢 附</small>
張文樞 <small>胡欽亮餘上元孟 附</small>	姚懋良能
陳叔謙	宋宗遠
方叔目次	卷之四十九
陳言	雲淵子周繼志述學
石以明銳	周宗盛頌
王世英奇	凌漢章
海軍衛指揮王載之軒	陸彥清大朝
中書舍人錢子仲仲	聶瑩
俞天錫恩 <small>子奔 附</small>	賀汝瞻岳
岑乾 <small>附 邵甲</small>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錢唐何振鷺于西氏閱
方技	
明 共一百一十四人	
貝國器	
貝國器郭店人。居海寧之烏鵲橋。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遠出。將開筭竊其書。既而發之。見國器在筭中。具元年。與鐵冠道人俱遊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因無枕。以斗爲枕。而寢。國器夜出視天。曰。帝星臨斗。上遽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餘也。上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國器以國號。對曰。當是大明。問鐵冠以年號。對曰。當是洪武。皆上心所默定者。益異焉。然恐其惑衆。將殺之。俄而隱形去。不復見。	
盛子昭懋	父洪甫從子著附
盛懋字子昭。魏塘人。父洪甫善圖懋世其業。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妙。始學陳仲美而略變其法。人謂精緻有餘。特過巧耳。其姪著字叔彰。能全補圖。圖運筆着色。與	

古人不殊洪武中供事內府 太祖高皇帝異之著盛叔彰全圖記

柴公達

柴公達衢之江山人自號無爲道人有道術洪武中寓龍虎山與張真人游一夕真人欲警夜公達曰毋徒勞人吾已役神兵主之矣是夜鈴柝之响達曙真人嘗遇公達夜歸見其假電燭途其明如晝真人大異之自以爲不能及

徐和仲詵

方彙

卷之四十九

二

光碧堂

徐詵字和仲其先錢塘人後父宦游四明因家焉詵性謹厚篤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洪武間成祖在潛邸以能召錫賚殊厚既歸舉明經爲邑學訓導卒於官詵自曾祖逮其父皆以彛名世而詵尤妙得心應手趣自天成時游江湖大爲知音者推讓有薛生者不知何郡人善琴操烏夜啼號薛烏夜每請和仲鼓之弗許薛求好事者邀和仲爲鼓此曲薛生隔壁潛聽既已趨出拜伏几下曰願爲弟子幸不虛此生以故稱徐門彛曰浙操所製有文王思舜操凡爲訂正者號爲神品曰梅雪

窩刪潤諸

宋授之杞

宋杞字授之錢塘人前元鄉貢進士達於經史善圖山水學馬遠夏珪妙處咄咄逼人

項賢輔

項賢輔龍泉人博雅能詩工草書得張顛筆法典至揮灑龍蛇滿紙人有得其書者持以易鹽益商計字酬之每字酬鹽百斤遂擅名一時稱曰草賢

單俊良

方彙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碧堂

單俊良蕭山人國初創圖籍數上其式有詔命天下法之又以踏車灌田之勞初造牛車以機輪轉之今鄉之牛車單制也

周玄真

周玄真海鹽人受靈寶大法能呼風雷洪武初入京禱雨雪輒應數召賜坐燕勞稱爲鶴林高士

協律郎冷啓敬謙

冷謙字啓敬嘉興人洪武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有友貧不能目存謙於壁間画一門命其友入次

取金玉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持引姓名逮捕之因并執謙謙渴求飲拘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隨以足插入瓶中身漸隱拘者惶急謙曰無害第持瓶至御前拘者如其言上問謙瓶中輒應上曰何不出瓶中曰臣有罪不敢出上屢呼之輒應而不出上怒擊碎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於蜀中見之

吳國才

吳國才奉化白巖人悉心唐舉之術言屢巧中遠遊歸

方技

卷之四十九

四

光碧堂

訪縣故舊不在其孫開肆乃索紙筆爲書緘留而去祖歸孫曰頃有吳叟留書祖啓視之曰此吳國才先生也風鑒入神又游始回書中云相汝色汝婦當有粉骨碎身之災其慎之及期俾婦宴坐新室竟日不出抓暮食既至厨啓檻取水虎爪之入山以食門人袁廷玉嘗侍太宗皇帝一日問其受業之自以國才對召至試之果驗將寵錫以官國才以福薄辭亡何果卒

翰林侍書宋子夷

宋懌字子夷翰林學士瀟之孫中書舍人璉之子瀟以

孫慎舉舉室徙夔州璉亦死家難璉書甚工嘗時稱爲國朝義獻懌奉母謫居思紹父學畫則臨池夜則畫腹蜀獻王憫其勤時嗣果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君念瀟爲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以爲翰林侍書懌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輩朝間而瀟門人以能書有聲者同郡樓璉滿江鄭楷云

鄭孟純

鄭孟純麗水人多藝術尤精音律洪武初詔州縣儒學以雅樂釋奠頌其成書於天下時無知者孟純獨能按

方技

卷之四十九

五

光碧堂

其音律以教諸生上聞而嘉之詔入成均與冷謙等共定一代之樂

太常寺丞袁廷玉

子忠微附

袁廷玉名璘以字行鄞人生而秀爽目光如電嘗遊東海補陀落伽山遇異僧於別古崖善相一見大奇之曰法當以術顯因試令仰視赤日兩目盡眩後入暗室辨赤黑豆又令月夜隔窓辨五絲線皆不爽遂悉其術授之且曰子後當出我右已又授相術於奉化吳國才成祖龍潛時邑人金忠當戍趙州携妻以行忠寢甚妻

哭於市。廷玉聞其聲，驚曰：「此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饋之膳。且曰：「自今皆亨途，可無憂也。」得志毋相忘。已而忠附商舟，商適失叢金，忠以六壬課占之，曰：「金當於某水涯得之。」果如其言，商遂厚資之抵戍，已而至燕，賁卜有名。成祖疾，召忠卜之，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富貴不可言。」何疾之憂？居常命卜，大見寵異。忠遂薦廷玉，密召至邸肆，未見。成祖雜衛士類已者數人，就肆中羣飲，陰試之。廷玉一見，即跪曰：「殿下何輕行？乃爾。」成祖遽以他言溷之。還宮，召見，廷玉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

方表

卷之四十九

六

光緒堂

太平天子也。俟鬚及臍，即登極矣。比鬚及臍，遂靖內難。官廷玉太常寺丞，而金忠亦爲兵部尚書，忠術不其傳。而廷玉術至今神之。其法常於夜二鼓或五鼓，人神澄氣定，張帳而燭之，以其形狀氣色，參之生年配之五行，定其禍福。如合符契，其貌人必望而得其心，善必吉，惡必凶。恒反覆化導，俾避禍以集福。一時達官貴人爭求鑒焉。然未嘗言及其私，其尤異者如相張啓源，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家果燬，質明復口火，氣猶未退。」啓源猥曰：「吾家一夕已盡，又何火邪？」俄而其別業

復焚，相南臺普花帖木兒曰：「公神氣嚴肅，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遷除百四十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必不朽，願勉之。普果晉署臺事於越，未幾張太尉逼奪其印，抗節而死。相副使程徐曰：「君帝座黃紫氣現，三年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二年果拜兵侍，陞尚書，後歸欽復爲吏侍。云又相劉仁本，清中有濁，張啓源濁中有清，及王楠鄭文寶曰：「四公不十年當二品，但晚節不令終，其後俱得樞密分院顯官，改物後啓源文寶見戮，仁本死獄中，楠亦貶死，相中丞月魯不花

方表

卷之四十九

七

光緒堂

曰：「公面有紫赤氣，如玉印紋，除拜象也。」當有中臺之命，然紫赤火也，不宜北，北水位也，往必不祥。果拜中臺，泛海北上，死於倭寇，妻孥從焉。相陶凱曰：「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爲異代臣。」以二品顯名荆楊間，凱果於內附之初爲禮部尚書，湖廣參政，相洪珏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青，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員外，兼理問，一妻死其一妻黜也。長子刺屯遠地，順天尹王驥疾甚，延而叩之，神色已變。

乃請相其夫人曰此一品命婦也公必不死後驥果驗以麓川功封靖遠伯相方明驛曰父喪而官顯後其父死事聲震爵官分省左丞其他因前參後由得論失或以親屬相徵應傳聞籍籍別有紀載不能殫述云子忠微生亦異常少業其父術事成祖官尚寶少卿扈從北征刻期取驗一日諫師出東道弗利上弗允不見虜而還仁宗朝宗室有謀爲不軌者事未覺忠微望氣知之七日高煦以反報嘗語方伯白圭曰王中丞文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于尚書謙日常上視法曰望刀

方彙

卷之四十九

八

光緒

劉日新

劉日新金華星者太祖下發之日召之推命答曰將軍富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太祖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太祖以所御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宜

不與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來作別去遊京師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算但講命而已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玉爲梁國公未幾以謀逆誅玉臨刑歎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誰曰劉日新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算命乎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遂殺之

王與權立

方彙

卷之四十九

九

光緒

王立字與權金華人性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曰人子不可以不知醫惟理學既講之素則取術於醫自無所難故其醫鮮有及之者活人甚衆太祖初入金華卽召儒醫而得與權與之語大喜問及家事卽對曰臣人口未知存亡何敢及家事惟願號令軍不擾攘市不易肆太祖聞其言亟下令禁戢復遣使特給令旗護與權家時家人男女二十餘口提挈嬰兒投潮本家井中冬月井涸使臣乃倉皇出諸井俱得不死咸以爲孝親濟物所致

孟月庭

孟月庭蘭谿僧也。明天文地理。戊戌年。越國公胡大海兵至蘭谿。獲之。并得其天文諸書。留居帳下。及太祖親征至縣。大海以月庭見問其所師對以得之龍游。後見婺州。立觀星樓於省東。夜與月庭登樓觀象。得其指授。頗有徵驗。今月庭長髮娶妻。待之甚厚。後又得青田劉伯溫。江西鐵冠道人。月庭與論不合。出和州居住。

呂玄英復

呂復字玄英。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徙鄞。因家焉。後少

方象

卷之四十九

光碧堂

孤食。依母氏。讀易書。習詞賦。有聲桃林。後以母病。攻岐黃術。一日過三衢。遇鄭禮於逆旅中。授以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屢驗如神。浙省平章左答納失禮在帥。聞病無寐。心悸神憊。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雖堅臥密室。而曉未嘗安也。召復診云。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與陽之支外溢於目。騰虛而風乘以入。故無寐。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其神效類如此。

朱月鑑

朱月鑑亡其名。蘭溪人。元末國初時。以善畫荷花得名。所居之傍有小池。可半畝許。植荷數品。於其中。構亭其上。終日坐觀。以察荷之生長榮瘁。苗葉花實。容色態度。為之寫真。筆妙入神。得之者。以為珍玩而寶藏之。號稱月鑑荷云。

太醫院使戴原禮思恭

父志附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之浦江人。家世儒業。究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去。徒步至烏傷。從朱丹溪先生游。先生見原禮。頓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之治瘵。

方象

卷之四十九

光碧堂

諸病。還選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諸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煎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子婦。瘡後多汗。呼騰湯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藟合香丸。而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聲。輒決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乃以黃耆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決旬而安。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

續。飲食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桓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益其病耳。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積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蘊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遇。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蘊人。因免乳後。被驚身。翹翹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氣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芤且澀。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瞶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疲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也。服人參黃耆而安。他若此者甚多。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早卒。原禮盛行於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方書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聖明。以名醫被徵。領太醫院事。以老病辭。授階。建功郎。職。御醫。風雨免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太祖皇帝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原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決。無恐。太孫卽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原禮。太醫院使。初洪武丙寅。文皇患疾。諸醫久不效。請原禮。原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文皇曰。何嗜。曰。生芹。原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煙也。文皇入繼統。寵待有加。以耄不任事。辭。詔免朝。日卧官舍。惟特召乃進見。無何復。厥乞骸骨。丑上。始得請。俾禮部選官護送。頻行。諭原禮曰。朕召汝。汝其復來。原禮既抵家。出賜金修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爲樂。置餽。羞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惟用。昭恩。貶之。隆甫旬餘疾作。卒。年八十有二。勅命行人翁綬。論祭於家。御製祭文。褒獎備至。且命載之國史。當時以爲榮。原禮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間以已意附著其後。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隱括丹溪諸書。而爲之君子。以爲無規師。門云。

方書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魯府良醫正周景暹道親

周道親字景暹金華人精於醫與戴原禮同時著名刀圭所授無不立效事父母極孝人稱為全孝先生洪武辛巳以薦授魯府良醫正年八十六乞休歸王親製詩文及手書全孝二大字以賜之

韓採芝履祥

孫本附

韓履祥自號採芝海墮人讀書能詩工醫技精絕洪武初受知高皇帝擢太醫院御醫成祖尤加眷遇公卿大夫莫不與交凡以疾召者一投劑無不霍然尤巧

方集

卷之四十九

十四

光碧堂

於切脉雖無疾壯夫能隔歲斷其死期無或爽人以爲神四世孫本字克誠能承其業不獨藝高其心更仁年近九十而陸輿水榭衝風破雨匍匐活人於四方者且七十年戴星出入雖老不以爲疲不責報不惜費不知有爭亦無所取質美貌古暗合於道有長者風以高壽卒於家

樓得達

樓得達鄞人性尚閒雅博於文藝於奕則稱國手永樂初驛召至京偕江陰相子先入覲子先自謂天下無敵

視得達幾如也上命二人對奕顧中貴官察朕紙圖

冠帶置局下得達累勝遂啓局視之命吏部給冠帶焉

胡公惠廷鉉

楊尹鉉張慎附

胡廷鉉奉化人字公惠少學歐陽詢書法洪武初召至京師命與唐孟舉各寫千文一本以進上覽之廷鉉書法過孟舉遂令書皇陵碑道勁可嘉授中書舍人永樂間鄧楊尹鉉亦以楷書進歷官中書舍人小篆師周伯琦若雨東張懋善詩文而小楷行草師鍾王各名於時

方集

卷之四十九

十五

光碧堂

沈野雲

沈野雲字道寧烏程人寓鬱秀道院幼習方外學朝廷累召禱雨以缸貯水每手一運雷即轟然雨亦隨至上深悅之賜三品服及湛然純一圖書

胡元海大淵

袁杞山附

胡大淵字元海初名浚陶庄人徙居魏塘賣卜於市言多奇中其學盡得之同邑袁杞山其母即袁之姑也二人相約游金陵寓神樂觀提點姚一山偶失金杯酷責其徒二人憐之占得剝之願告之曰金在土中未亡也

汝第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矣如其言果得杯
永樂八年一山薦二人於朝袁稱疾不行胡至京卜無
不驗賜今名免其匠後授欽天監漏刻博士上新作
殿命之卜布筭訖跪曰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因
之以待至期僧獄卒規視返報曰午過矣無火胡服毒
午時正三刻殿果焚上急召胡則死矣甚惜之賜馳
驛歸葬先是召命初下之日袁爲胡卜得乾之五爻袁
曰五爲君升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
曰吾直壬午壬爲水而午者子之衝也果錫名必不離
水袁曰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
大者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爲火丁者壬
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大淵袁大笑曰驗矣死
不遠矣果因殿焚而卒

太常寺卿林以成章

林章字以成錢塘人幼而穎敏好學長工臨池藩司以
大書薦於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遷禮部儀
制司員外郎天順初文簿彙查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
方稽據故實章預具籍冊無所遺失李文達賢殊愛之

方技

卷之四十九

七

光碧堂

超遷禮部儀制司郎中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叅
議寄祿順天府朝謁任事皆如故預修英廟實錄成
擢太常寺少卿秩滿再進爲正以父喪服闋秩又滿始
有加祿之命憲廟實錄成時資勞愈積而限於格例
於是祿再加而官不復進後以母喪服闋遂上疏請老
始有進階之命爲資善大夫致仕二子皆仕就養京師
弘治元年以新天子登極上兩官尊號再進階從
一品爲祭祿大夫衣鶴腰玉以歸蓋歷仕四朝五十餘
年年八十有一而終章性孝謹親疾必額天請代母老
迎養於官每公暇不去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
官慎重不洩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道勁尤精
鑒賞博文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歷可聽云

太僕寺少卿姜廷憲立綱

姜立綱字廷憲瑞安人七歲以能書命爲翰林院秀才
天順七年授中書舍人內閣制勅房辦事成化二十一
年陞吏部郎中弘治四年陞太僕寺少卿並辦事如故
未幾以微疾卒綱歷事三朝謙恭勤慎位陟清華布素
猶如寒士至於周急解紛視棄金帛如土直人以是重

方技

卷之四十九

七

光碧堂

之書法爲一時所重而小楷尤爲精絕凡進御諸書及大制詔多其手筆其卒得賜祭葬亦特恩也

楊宗敏

楊宗敏新昌人永樂間有異僧扣門父館穀之因授宗敏堪輿術已遂得神解登山隔十里許卽知作穴所向及倒杖不爽毫釐人稱爲楊地僊

王子約葑

徐良甫徐舜舉附

王葑字子約蘭谿人善畫竹多作釣勒時同邑徐良甫

善畫梅徐舜舉善草隸號蘭谿三絕蘓平仲嘗作釣勒

方接

卷之四十九

八

光緒堂

竹賦以美之

俞用古

俞用古新昌人以神醫名有病入方危篤呻吟卧延用古診治一人無病欲驗用古術亦避入帳內作病狀用古俱診之曰呻吟者可治初病者勝脫氣絕必死主人大笑之已而其人果以忍便急淫泄卒而病篤者竟愈王氏數口忽皆暗啞醫莫治用古見雉毛盈厨曰吾得之矣蓋雉是時多啄半夏其毒在內取姜汁飲之立愈一女欠伸兩手直不能下用古曰須灸丹田因灼艾詐

作欲解其視帶狀女子驚護之兩手遂下

惟一子柴用先

族子壯附

柴用先江山人號惟一子有神術能呼召風雨永樂間自京師還至武林值大旱祈禱無驗用先自言能致雷雨藩臬親以禮迎之令官吏宿齋大書一聯於壇上云二日登壇三日雨一聲號令一聲雷及期不雨衆且訶之用先乃散髮禹步咒符叱官吏跪壇下須臾雷電交作大雨如注衆皆股慄渾浸百里而西湖之水涸矣其族子壯少孤不事生產其家逐之居浦城三年得五雷秘法能祛邪治病所晴禱雨大著靈異家人招而歸之未抵舍一夕語衆曰吾門臨當撤之以入天師家人不之信至則風雷大作而門撤他所其神異如此

俞存熙

子原澤附

俞存熙龍泉人能詩興至輒吟哦不休或行道上推敲每至墮坑落壑或與人肩背擊撞而後悟善畫山水師永嘉趙仕謙而筆趣過之每得意卽題詩其上永樂中召爲金門圖士未幾引疾還子原澤亦善画

季董

季董龍泉人善星命洪武末游京師見文皇帝於舊邸即知天命有在永樂初召見拜御史中丞

刑部主事俞公廣得濟

俞得濟字公廣遂昌人幼孤長克勵於學涉獵既博復從先生長者習詩律尤喜臨池妙得八法之音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方儒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濟以能書薦書成被賜資詔進翰林益進其藝四方碑版墓碣不得濟書者以為不孝十八年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為邯鄲縣丞邯鄲

方按

卷之四十九

子

光碧堂

當要道過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日輻輳濟為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待民心洪熙改元召還為刑部照磨尚書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盡心獄事無冤滯者無何以微疾卒年僅五十有一濟居官不為崖岸不失持守遇事不平輒發不為苟默雖數以是召怨不悔也其才可用且未老而卒人共惜之

鄭玄真

鄭玄真諸暨人幼學道術年五十而術通能驅雷電宜

德間過大部鄉宿農家其家無烟而火沙石從空中下玄真書一符焚之即有大雷震一狐死自是怪遂絕

裴文璧日英

裴日英字文璧其先台州人後徙居錢塘善詞翰精繪事着色花鳥悉臻其妙墨竹坡石尤不可及嘗挾其所長游浙東西間而居杭最久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竿後以薦至京師無從得竹猶以竹塢扁其居人是以知其有王子猷之癖

戴文進進子泉婿王世祥附

方按

卷之四十九

主

光碧堂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畫集諸家之大成山水人物花草翎毛無不精妙蓋其筆力精熟氣韻天成凡一落筆俱稱神品晚年尤縱逸出畦逕自成一家真皇明画家第一人是也照映古今者也宜廟善畫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瑞李在皆海內名手及進入京眾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圖進以得意之筆上進首幅為秋江獨釣圖一紅衣人垂釣水次画家惟傳紅色最難而進獨得古法入妙宜廟閱之廷循從傍奏曰此圖佳甚但恨野鄙耳宜廟叩之乃曰紅品官服色也衣以釣魚

殊失大體。宜廟以爲然。遂揮去餘幅。不復閱。子泉字宗淵。山水得家傳。有氣韻。但用墨稍重耳。其婿王世祥亦善圖。稍勝於泉。

胡任之弘

胡弘字任之。鄞人。少受易於日者張生。力學不倦。既而游於杭。遇異人。深於易理。弘從之游。盡得其秘。由是以卜筮名。所言多奇中。楊尚書肱。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若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潜邸舊恩。累進。大宋伯。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諸如此類。千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傍。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中進士。串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幾不起。或曰。所問者字同。而吉凶何以相反。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弘曰。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思下加心。故應得應也。其術大抵如此。嘗著筮書曰。黃金尺。欽天監副貝宗器琳。

貝琳字宗器。定海人。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琳幼業儒。慕天官學。遂學象數於何司曆。盡得其秘。後被薦充天文生。例除戎籍。正統景泰間。從征迤北。及兩廣。占候有功。授欽天監。刻漏博士。天順初。玄象示警。英廟召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尋陞五官靈臺郎。成化戊子。因災異上言。君能修德格天。則災變爲祥。若高宗。雖

方表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開宜王。旱魃皆因。災知懼。率成中興之美。且條陳弭災圖治六事。言多可采。識者以爲克舉司天之職。庚寅。陞監副。壬辰。改南京。凡十九年卒。平生究心數學。刊校回曆臺曆。百中經諸書。居家孝友。與弟珙南北異地者三十年。及南改。復治第同居。庭產嘉瓜。並蒂。士大夫以爲雍睦之應云。

錦衣呂廷振紀

呂紀字廷振。鄞人。風神秀雅。精於繪。時綴小詩其上。初學邊景昭。花鳥。袁忠徹見之。謂出景昭上。館於家。使

臨唐宋以來名画遂入妙品獨步當代嘗戲画雌雞壁間而生雄谷谷繞其側弗去殆古點晴敲板之流孝廟時召至京師官錦衣衛指揮同知紀爲人謹禮法敦信義縉紳多重之其在画院凡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孝皇稱之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焉比病存問絡繹自言曰渥恩難勝吾其死矣果卒

吳邦彥金陵

吳金陵字邦彥龍泉人父初游太學生於金陵學舍因以爲名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善画鷹尤工寫照人一經見卽隔數十年默寫之無不宛肖酷嗜鼓琴每於泉石幽勝處率抱琴而往臨流動操四山皆響夜或對月則申旦忘返所著画鑑直指琴譜指南行於世

味易先生倪應奎光

倪光字應奎鄞人少受易爲舉子業已又感土木事役兼讀孫吳謀擊劍之術毅然有古結客取河西之志然時時沉玩先天忽朗然內覺若有神授自知不良於功名遂悉弃去觀消息盈虛輒能前知偶過日者胡氏肆見招牌懸湖田二字因占之曰田者墓田象也胡立水

方彙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碧堂

傍而從墓田其必以酒溺乎後胡氏果醉墜水死遂遊

兩京名動諸公卿皆爭致說易一日在鏡川楊公所忽

中貴使至光見一雀自庭樹集於地已復還集樹卽謂

其使曰汝來得非失馬乎六日當復使大驚鏡川因問

故光曰雀踴躍物也去樹而集於地舍所依也已還集

樹復歸其所也其集樹自北而南木數六也故曰馬失

而六日復因復問馬色光曰以北水尅南火當黃而近

於黑皆悉驗諸公神其術咸以小康節呼之後閭老萬

公安欲薦官之光遽辭歸旅宿臨清中夜聞扣戶聲棘

而辭哀光厲聲曰汝作歹將生邪其人吐實光謾曰

南北東西皆汝路也且起市已獲盜家時婦知縣楊琦

以諸生赴省試辭光光方汲井因曰寒泉食矣都憲王

應鵬少至光家光奇之問得莊字光曰莊子開卷說鯢

化其應鵬必九萬里乎以楊氏甥妻之張都憲楷聞有

南都之命其子露曉叩之光時收画遠迎門謂曰君翁

將起用被恩露必南都然不久而收有產子者至而傘

裂其人失色光曰傘裂而小人見汝細君已育子可喜

矣其前知類如此平生不以殖產爲事所獲卽散之人

方彙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碧堂

日僧洪兵部常金太僕提嚴兵部端宗憲部佑及散人
李端王政爲社會賦詩爲樂年八十生而舉殯擬淵明
自祭杜牧志墓事懸像設奠延慶寺爲詩自挽羣公屬
和金太僕別圖竹題詩爲壽有舉世稱高士關天合少
微之句曰先生舉殯吾爲寫真其達生委命非見道安
能如此人皆稱爲味易先生所著有味易詩集十二卷
葉玄

葉玄新昌人幼時渡槐潭溺水見一赤面長鬚人抹之
得不死自是遂通符咒諸五雷祈雨法成化間郡大旱

方技

卷之四十九

天

光緒堂

守白公延之所雨卽時大雨四郊雷足府倅女爲妖所

惑書符懸之少頃震雷擊巨蛇死女漸愈後不知所終

蕭氏

蕭氏失其名字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
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畫一牡丹遺之蕭初不甚
珍重藏既久發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醫
方也大異之令婿郭某按方試以療人皆奇效後又令
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爛爛若牡丹狀丹成如黍
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王坡

王坡鄞人病臂善六壬兼釋易繇至武林有驛傍人占
家宅坡云今年四月十三日當雷震堂棟不傷人後果
驗鄞斷塘有一祠初塑神像成鄉人託以人名占之坡
曰此人如木偶難逃水火越暮果爲惡少投於江隨潮
上下後復碎而燬之按察司僉事黃譽性嚴重人莫敢
近招坡筮之坡曰似得鬼責公前歸時失展先大夫墓
有陰譴黃下淚曰然坡曰明年當轉官在本省滿職後
果如其言

方技

卷之四十九

毛

光緒堂

大醫院使楊云

魯祖進祖景希父恭附

楊云武義人魯大父名進者好學善醫仕元辟御史職
請赦勅雲遊採醫方至東海遇鄉人仕宦者遂將所採
秘方一冊指甲一枚并家書寄歸且爲永訣其子景希
奉而行之爲鳴世醫景希子恭領薦赴京宿太醫院廨
中卽夜院廨火恭謫戍廣西遺云家居精父術業名動
一時宣德乙卯召至京師入對稱旨超授御醫適唐
皇弗怡藥進有效特陞太醫院使賞賚甚厚云入謝陳
情辭職乞恩除父恭戎籍特賜俞允寵遇與楊少師士

音等名動朝野舊名榮 睿皇以其與楊尚書榮同名不便宜召故賜名云

太醫院判葛茂林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攻小兒科名聞京師成化初命內臣來杭驛致之克太醫院官時武廟方在嬰稚而皇太后保護甚周每召供御一夕武廟痢疾作中外惶怖夜分召林一七而安明日使與燕上公有白金彩幣之賜人咸榮之汪比部有子年二十五矣忽患痘而汪故知醫以爲無恙也林視之憐然追五日而足七日而靨亦憐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信其無虞林曰災其在彌月乎至期而其子晏然汪置酒高會若以諸林者林視其子之足底有泡結痂膚內曰吁其百日哉迨是日而暴歿汪以爲神問其故林曰夫痘構形之餘穢也苟有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著於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至是日也汪歎服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已絕且移之木矣林趨而入曰無傷也亟出之公曰兒已噤矣奈何劑也林曰予無劑也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發淒淒

方集

卷之四十九

天

光緒堂

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養水而蒸於其下其可瘳乎果如其法而疾愈迨暮而兒戲於庭矣林貌清癯骨削而目精炯然特異故其視疾得其聲色洞若燭照既而切脉以決死生歷千百而莫或一遁也且善制方劑對疾而服其應若響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八所著有杏鄔秘訣一卷以傳其子孫云

太醫院判徐文蔚

徐彪字文蔚世居錢塘以醫名自晉濮陽太守熙受扁鵲神鏡於異人後秋夫文伯得此聲於齊梁間迨宋南渡有以侍醫彪從居嘉禾元大德間號月翁者爲鎮江路醫學提領遷華亭月翁子號雲隱者爲松江醫學提領遂家南梁雲隱子子陽不應召賜號清隱處士孫叔拱號足庵自秦府良醫正入爲太醫院使受知宜廟眷顧優異賜御製詩画請告焚黃遣中官二宮人一護送之還尋賜金帶致仕初足庵爲良醫時彪侍盡子職正統乙丑徵入太醫院時代王父病腫彪受詔視之旬日而起及昌平侯楊洪疾篤於邊又詔以彪治之而愈由是能績升聞乃留御藥房戊辰擢御醫辛未陞院

方集

卷之四十九

天

光緒堂

判嘗侍疾，懇進救身之諫，問藥性遲速，則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不可不慎。又問攝生，則對以內經，固元氣爲本。其乘機進諫，類如此。嘗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辨明十卷，論咳嗽傷寒纂例各二卷。彪質直洞達，善談議，不驕不阿。人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水。怨者反報之德，其所存忠厚亦多類此。

張景嵩傳

張嵩，字景嵩，仁和人。五歲，以疾喪明。十三，受易，善記。凡

方技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卜筮星曆諸書入耳，蘊心能了大義。終身不忘，每論人祿命壽夭，窮達利鈍，歷歷有奇驗。遠近異之，稱曰如鑒。名動海內。縉紳道杭者，必造訪焉。宸濠構逆，浙鎮守太監畢真謀內應，人情洶洶。方伯何天衢稽疑於嵩，筮得解之象，辭飲積賀曰：無虞也。渠魁將授首矣。何內應之有。不旬日，江西捷音果至。武宗南巡，將及浙，有司亟款儲供。方伯徐蕃命筮焉，得同人之離。蕃曰：同人，親也。離應南面，急當祇迎。嵩曰：不然。卦體屬乾，西北其位也。茲應返矣。君至尊也，豈夫人可同？且爻曰：先號咷後笑。

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後悉如其言。

禮部尚書掌太醫院事許大章紳

許紳，字大章，其先嘉興縣人。曾祖昇，洪武中以富戶貢京師，遂占籍江寧。未幾，由名醫入爲太醫院醫士。永樂丁酉，扈駕之京，因家焉。祖忠亦以醫名。父親初爲通州儒學生，後繼祖業，補醫士官至太醫院判。紳性資敏慧，少習儒，既成，棄去，乃究心醫術。本之以家學，濟之以穎悟，遂深契軒岐奧旨。其漢唐以下諸名家論說，亦罔弗參伍考訂，以求至當之歸。由是業底大成，而藥七所授

方技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無不立應。時人莫與京者。弘治壬子，以世醫子弟克冠帶醫士。正德丙子，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壬午，奉命診視聖躬，立方進劑，俱克當。上意。上察知紳之異於人也。隨陞御醫。自是屢承召對，敷奏詳明，方藝精當，每用輒有奇效用。是遷轉不次，丙戌，陞院判。庚寅，陞院使。壬辰，陞通政司右通政。掌本院事。甲午，轉左。丁酉，診療皇太子有功，陞通政使。己亥，皇太子冊立，禮成，陞禮部左侍郎。庚子，陞工部尚書。壬寅冬十月，上忽有官變，紳診視用藥，卽獲萬全。尋叙錄保，護功晉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紳嘗患脾疾至是再作自度不能起乃輯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數員以進再浹旬遂卒年六十有六訃聞上悼惜因置遣禮官諭祭者九詣曰恭儉仍命所司爲營兆域紳器宇端重言簡而行確諸縉紳咸雅重之掌院數年處事公正衆胥推服暇日彙集頒降御札鏤梓以傳名曰聖諭對稿間又捐俸刻鍼灸書并銅人圖像於公所俾習人有考證云

陶尚文華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其治病有神效一人患病因食羊

步數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碧堂

肉涉水結於胸中其門人請曰此病下之不能吐之不出消用何法陶曰宜食砒一錢門人未之信也乃以他藥試之百計不效卒依華語一服而吐遂愈門人問之則砒性殺人何能治病陶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其可愈鄉人抱青疾他醫不能治者尚文輒能愈之後來省郡治傷寒一服即愈神效莫測名動一時所著傷寒六書曰瑣言曰家秘曰殺車權法曰截江網曰一提金曰明理續論仲景以後一人而已

太醫院使徐叔拱樞

徐樞字叔拱錢塘人其先宋濮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頗有所悟子孫遂世以醫名父神翁元海益路醫學教授遂家海鹽樞少傳其術兼學詩於會稽楊庶夫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初以薦爲泰府良醫正出丞景驥召爲大醫院御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宣宗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仕有足庵集行世

王一清乾

王乾字一清臨海人善圖以輕墨淺彩作禽蛋瓜果及

方技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碧堂

山石林藪蒼蒼幽岑種種臻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茆屋竹樹雲氣默逗人物洒洒益可觀人甚重之而乾不自秘惜也當其吮墨時不知寒之無衣飢之無食耽耽若有事略焉似忘揮而迅注而留衆妙可翕而乾之精神猶在塵表也論者以乾圖得之無欲故神全同邑黃綰爲作王翁良傳以乾圖與庖丁解牛同一天機之動故入神時以爲確論

俞漢遠鵬

俞鵬字漢遠上虞人善圖浪游兩京名重公卿間性耿

介時有巨璫欲薦授一官。卽僮僕不肯起。其画亦不易得。典至乃寫。

范行式摹

范摹字行式。嘉興人。涉獵經史。善詩歌。多藝能。凡金石款識篆刻書画之類。皆能著其時代。辨其真贋。工画山水人物。筆力瀟灑。意趣幽遠。爲士林所推。

邵太初 吳友清附

邵太初。龍泉人。嘗學符水於龍虎山。正統間。知縣張羽。延之祈雨。築壇於台山之陽。叱符揮劍。雲卽滃合。握訣。

方拔

卷之四十九

五

光緒堂

步罡則雷電交作。俄而虹貫雨收。太初曰。此必有撓吾法者。索之。壬癸草澤中。見隱真道士吳友清。坐留槎州中。冠髻間藏一小符。衆責之。笑曰。吾戲太初耳。乃咒其符。技之水傾雨如注。

胡日章

胡日章。號樂素。海鹽之澉浦人。嘗遇異人。授以星術。爲人推命。輒作絕句詩一首。斷人貧富貴賤壽夭。百不失一年。九十六。猶能燈下作蠅頭書。益有道而隱於術者。張黃門寧爲之像。贊曰。百世之儒。喬一鄉之俊傑。

吳如心恕

吳恕字如心。錢塘人。博極羣書。少貧。賣瘋藥。烏蛇丸。以糊口。時觀風使。適有患此疾者。召恕與談。驚服其論議。遂委託治之。疾果愈。其名遂震。後徵至京師。授太醫院御醫。恕念傷寒爲病。傳變不常。乃潛心研究。洞窺臟腑。本仲景傷寒論。朱奉議活人書。編集圖括名指掌。縱橫規畫。發前人所未發。復成八韻之賦。其辭簡。其理核。仲景與旨。囊括殆盡。

徐芳遠蘭

方拔

卷之四十九

五

光緒堂

徐蘭字芳遠。鄞之諸生也。累舉不第。弃去。遂潛心書法。正書師鍾繇。宣示表。行草師王獻之。授衣天寶節過鵞。還等帖。皆淳古。遒勁度越流俗。尤精六書。考究點畫。正其訛謬。作古文奇字。得邊魯生筆法。八分初法蔡邕。淳于長碑。不失矩度。而晚年參以己意。名重一時。遠近求者無虛日。蘭亦高自矜負。間有挾位勢使與謀致之者。輒白眼叱去。曰。吾豈祇役者邪。人以其益重之。

胡彥信忠

胡忠字彥信。湯溪人。淹貫羣籍。子史尤精。醫術活人甚。

衆而却其饋謝嘗出粟賑貧人食其德咸稱長者晚號
辨湖漁樂

希通道人

希通道人嘉興僧也深於結生之術又擇用日辰可代
藥餌嘗通海州司馬韋敷見敷鑄白曰貧道爲公擇日
更之越五六日僧請鑄其半及生色若顰矣凡三鑄之
髻不復變座客有所鑄者且強之僧言惜取時差爽耳
後髮色果微綠意其術出於遁甲故自稱希通云

吳綬

方象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吳綬錢塘人著傷寒蘊要全書發明五運六氣圖立
說究極玄微以名醫徵至京師仕至太醫院院判綬北
歸時湖墅有馮英者病傷寒一時諸醫議用承氣湯邀
綬入視之曰將戰汗矣非下證也當俟之頃刻果戰汗
而解

王養蒙

王養蒙鄞人工画蒲萄乘醉著新草屨漬墨亂步絹上
就以爲葉布藤綬實天趣自然画家以爲可及

孫公銳鈍

孫鈍字公銳錢塘人嘗遇異人授却老之術年踰九十
顏如處子精於醫四方之人叩門求治者無虛日經脉
藥石之音雖古人不是過也所著有試効集成行於世

詹仲和僊

詹僊字仲和號鐵冠道人初爲鄞諸生已而棄去學書
師王右軍樂毅論東方朔贊及趙子昂度人經金丹四
百字七觀焦君礪諸帖俱得神髓善寫墨竹亦工白描
臨摹子昂書法無不逼真人稱詹子昂年七十餘燈下
作小楷如蠅頭道勁可法僊名動公卿而亢潔自好終
不屑巧一官人以是益高之

方象

卷之四十九

三

光緒堂

張壹民員

張員字壹民一字天民會稽人左目無瞳子自稱左瞽
善草書亦工画以筆墨自娛未嘗爲貴勢人一作往往
以金購之雖值屢空麾之不顧世以此重之

朱克正端

朱端字克正海鹽人寫山水可方輞川正德時以画士
直仁智殿食指揮俸欽賜一樵圖書用以識画後遂更
號一樵

朱熹夫偉

朱偉字熹夫嘉興人攻字學考訂偏旁訛謬得六書旨精篆籀古文及漢唐隸法每做管夫人書七十二篆金剛經人珍重之

陳以誠

陳以誠嘉興人善詩四尤精於醫永樂間應薦隸太醫院累從中使鄭和往西洋諸國擢院判歸卒有詩云九重每進千金劑四海曾乘萬斛船

趙九成范洪附

方表

卷之四十八

三八

光緒堂

趙九成鄞人初爲郡諸生以不檢被黜遂以奕遊京師畫一時無敵手孝宗御燕殿召九成試之果壓流輩所行算多出古棋譜外上曰真國手也命官鴻臚庖班供御其後乃有范洪字元博號全癡世居鄞城之南少習舉子業屢試不售竟棄去遂有高世之志以奕自娛嘗曰吾何用殖貨樹業觀觀若東海鄙人爲於是挾技遊於京師一時朝貴爭延致對局惟洽竟日無情客隨其人高下與之對不求大勝然終其身不一挫衄遂以國手名時人列之四絕謂金忠貞袁珙相呂紀畫并

洪奕云

沈嵩高

沈嵩高秀水人幼從蔣大方學五雷法居修真爲道士成化間郡大旱太守徐林召嵩高禱雨用虎頭骨投龍潭中灑之不旋踵大雷電雨四郊霑足又范教諭官舍晨夕空中拋擲瓦礫嵩高曰此土怪也溫元帥掌之書二符與之卽止其他治病伏邪往往有驗御史姚公綬爲之立傳

張秋蟾德輝

方表

卷之四十九

三九

光緒堂

張德輝字秋蟾自號雲巢老人世居慈谿大寶山麓少學畫龍自得其趣每遇天陰將雨登舍後絕頂盤礴以雲氣騰湧默與神會晚年烘染有法而飛雲驚電變化萬狀或累日不下一筆或一日連寫數幅極於神妙可追蹤陳所翁

吳廷肅珪

吳珪字廷肅魏塘人精於醫治疾有奇驗一婦妊及八月卧不語衆醫歛手珪曰此內經所謂胎瘕也十月當不藥自愈又有男子請診珪曰此疾不致死然脉無生

理過三日當投劑期內忽溺死人咸異之其精妙類是名動浙右無子贅吳江袁祥以保嬰爲業祥之子仁俱以善醫名皆珪所傳也

吳東升

吳東升杭州前衛百戶也善楷書杭城十門并各公署皆其題額淨慈寺壁書南屏二大字結構尤佳憲廟時負重名劉士亨嘗寄詩云墨花香滿鳳池頭畫說能詩老戶侯顧兔分毫犀授管冷金紙上字雙鈎屬續前一日有詩戒子薄葬時人賞其達

方敏

嚴親弟泰附

卷之四十九

早

光緒堂

嚴觀仁和人用藥不拘古方頗有獨得之解每用薑汁制附子或難之曰附子性熱當以童便制奈何復益以薑嚴曰附子性大熱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藥甚速若制以童便則緩矣緩則非其治也吾今佐以生薑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見其妙乎是以用獲奇效人稱之曰嚴附子其用藥有方有法行於世弟泰繼兄而出精於方脈治傷寒如決川爲時所推

王廷直謬蕭鳳盧鎮附

王謬字廷直奉化人工畫嘗師里人蕭鳳盡其術乃肆力於唐宋以來諸名家凡奇山怪石古木驚湍之類盡摹其妙孝宗朝大承寵倖時上好馬遠四亟稱曰王謬今之馬遠也同邑盧鎮嘗師謬亦稱絕藝

朱自方

胡仲厚胡景行史均民傳子英附

朱自方號夢庵奉化人性尚冲澹喜寫水墨山水晚年出入郭熙范寬而自成一家在鄞則胡仲厚胡景行之青綠山水師董源而雲氣悠揚可愛然重自秘惜人罕得之他如史均民之水僊傳子英之模寫人物各有生意數人出處不同皆一時之傑也

方敏

卷之四十九

早

光緒堂

嚴宗仁元

嚴元字宗仁餘杭人少業儒不售從父耕謁選京師屬有詔選醫士元故暢岐黃家言就試禮部宗伯大奇之授太醫院吏目世宗命纂修御醫珍方錄成賜銀幣甚渥世宗幸承天有旨命元扈從居常宜召診視及兩宮疾治輒效輒拜金帛賜至微御前酒饌以優寵之九載考績授御醫會司藥署員缺內監以他員上旨下特易元元感主知益自奮勵卽是爲

人所忌。竟中蜚語。落職歸。元慨憐調達。無他賜。專二親以孝稱。至其爲醫。熟察標本。陰陽脉絡。皆極洞暢。用以起人疲瘵。無枉死者。施德貧者。不受其報。更以忠直自結。主知遭讒坐廢。士論咸惜之。

工部右侍郎談舜賢相

談相字舜賢。嘉興人。少侗儻。有大節。博通經史。尤精八法。嘉靖七年。以能書薦。拜官史閣。受肅皇帝特達之知。始書官殿。扁額稱旨。一歲三遷。授中書理綸。綽扈從南巡。會行宮火。相與少宗伯張電。錦衣陸炳。以佩刀

方數

卷之四十九

望

光碧堂

割席垣相親。負上出火。實中倉卒。走下風煙。焰逼人。不可住。足走田間。里許。方得吐息。上心識之。益眷注。歸直無逸殿。日給事御前。相每對。御揮毫。蟒玉大璫。緝身執役者數十人。真不啻李青蓮之過。時值暑月。汗下。上親以扇拂相。相偶墨點朝衣。惶懼伏謝。上卽曰。起。因賜新衣一襲。或遊內苑。必召嚴嵩。李本徐階。朱希孝四大臣。與相同登龍舟。宴賞歡笑。出入太液。烟波島嶼。中望之者。以爲神僊。每歲春秋大祀。例遣部卿分祭。上必以相與頒祭器。故事內殿舉祀典畢。在直諸

臣例有慶成賀章。諸大老悉推相具草。取入。輒稱旨。隨賜金幣。有差。其他尚方服御諸物。頒賚之。賜相望於道。有親故大臣所不敢望者。相感上恩。普靡靡弗顧也。

累遷至工部右侍郎。賜一品服。食二品俸。祖父母皆封贈。如其官。予祭葬加等。舉世以爲榮。而忌之者。不無耽耽視矣。相性秉直。不阿權要。遇事可否。義形於色。初夏文愍言才相。首爲推轂。相因心德之。及文愍中相。嵩讒死。非其罪。相假間。每彈指嵩父子。感念流涕。髮上指。冠有媒之嵩者。銜之。勢遂不兩立。會內艱。相力請終

方數

卷之四十九

望

光碧堂

制。不得。予假。替葬還里。遇倭變。暮年。僅得畢事。復命渡淮。復道病。上疏乞寬限。相嵩乘而調。旨切責。相遑遽。兼程赴闕。具疏引咎。嵩隱不聞。以激怒。上授旨法司。比棄毀。詔書律死。後嵩以敗籍。詔復文愍官。子卹贈。相子文明伏闕。白父冤。下部。寢不報。人至今扼腕云。

諸原靜餘齡

子夢環附

諸餘齡。字原靜。仁和人。博雅能書。奕尤精於醫。其製方不執古法。時有所縱舍。而一七所投。輒有奇效。往往起

死。人其不可起者。刻死日。輒驗。四方爭迎致之。類然而往。無所責。精欲以厚。精致之者。不得也。人以是重之。皆稱之曰。雲泉先生。晚隱靈鷲山。日坐一小樓。冠蓋之展。遂滿山谷。或勸之歸。笑曰。我巾車。馳城中。起死人者。何得身爲死人。馳喪車出城乎。當終於此。預知死日。手置衾。歛具。削木爲主。手書之。子女環侍。拱手爲別。端坐而逝。所著有傷寒論若干卷。藏於家。其門人各憶記。先生治病方略。凡若干卷。名曰。雲泉先生醫案。子慶環以進士知通州。有惠愛。二年而卒於官。貧不能歛。通人至。

方技

卷之四十九

光緒堂

今稱其燕。

張文樞

胡欽亮徐士元孟玉澗莫廷賜附

張文樞。德清人。山水師。巨然筆墨。簡遠。只尺有千里之趣。時烏程胡欽亮。徐士元。歸安孟玉澗。莫廷賜。俱以圖名一時。

姚懋良能

姚能字懋良。晚號玉冠道人。少習舉業。屢不售。棄去。攻醫。好吟咏。每談論。歷奪滿座。著醫書有傷寒家秘心法。小兒正氣藥性辨疑。

陳叔謙

陳叔謙。武林人。玩古器。識名圖。其價值纖毫。不爽。國學倪雲林。叔謙嘗書一聯於家。以自況。傳古圖。蒐周漢制。無聲詩。寫晉唐題。亦可想其韻致。

宋宗遠

宋宗遠。縉雲人。丰儀。嗜古。喜讀書。工古文。尤工山水。筆法道勁。得烟巒奇態。每於筆外。取勢爲画者所宗。

陳言

陳言字無擇。青田人。敏悟。絕人長。於方脉刀圭。所技病。

方技

卷之四十九

聖

光緒堂

皆立起。有不可療者。預定死期。時刻不爽。作三因方論。研窮受病之原。用藥之等。醫者宗之。

雲澗子周繼志述學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澗子。先世汝南人。從南渡家於越。學資。詹才。閎。素負經濟。尤邃於易。曆居嘗曰。易天道也。曆之元也。知曆。斯知天。知天。斯知易。而曆法乃寥寥。莫傳哉。爰南遊吳北遊燕。徧謀業。天官氏之術。聞郭太史孤矢法。以圓求圓。循弦宛轉。極與天肖。視諸古名人。用方規圓矩法爲最善。名曰孤矢經。時荆川唐太史博。

研古算筭溪顧司馬精前例法欲求弧矢經而不可得見學竭其心思誤補弧矢又續中經纂曆議集曆章而層法遂爲完書其生平著述較圖書較理論以彰易之體極又象著易義以達易之用集京邵之文譜元韻之聲用占經世象吉凶識者以周子之心渾然一易其他輯會占而參以命法纂通志而徵以世紀準舉極而定度里之數本山河而序流峙之支水陸遠近有程以備行兵迂直都省區域有界以表守國形勝星命砂水太乙六壬遁甲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靡不洞其玄微

方叢

卷之四十九

吳

光緒堂

石以明銳

石銳字以明錢塘人。金碧山水界畫樓臺及人物花果得宋元院。圖體傳色鮮麗溫潤名著於時。

周宗盛頌

周頌字宗盛鄞人仕爲廣東幕僚非其好也年五十卽

解綬居於武林善寫春草蘭竹盎然有生意可愛性外夷而內介家貧甚不苟取臨沒計無以送死時有饒者堅却之

王世英奇

王奇字世英其先世自武林徙居天台少爲諸生治尚書兼通天文地理卜筮星數之學坐白友冤削籍遂挾策以遊其語人必附子服惠伯之說故縉紳先生以儒待之而奇亦以儒自待其游金陵也吏部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困困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復日與時皆不矣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以疾去嘗游歙谷山中仰見玄象歎曰客星犯帝座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其尤異者他事尚多不備書奇性至孝有所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奇爲嬰兒以悅之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也客於燕時館人被誣

方叢

卷之四十九

吳

光緒堂

繫獄奇爲直之其妻邀夜飲閉門不納明日徙去
古人所難者故人又以古翁稱之古翁自知數奇不受
室無子以猶子宗元爲之子

凌漢章

凌漢章歸安人精於明堂鍼灸爲人慷慨負義氣見人
之病如痛在身有迎者雖昏夜風雨無不疾赴砭石所
投諸患脫然每晨啟門與疾求治者日數十百人貧者
未嘗受直故身死之日家無餘貲至今以鍼灸行者皆
稱漢章弟子然術多不逮矣

方接

卷之四十九

吳

光碧堂

海寧衛指揮王載之軒

王軒字載之海寧衛指揮也天性孝友涉獵經史喜吟
咏而尤洞精洪範大衍數嘗禦戎海上乘戰艦哨沈家
門忽顛左右曰今日有一小變無大恐忽颶風陡作舟
幾覆軒方倚枕樓長嘯風息浪平舟竟無恙時千戶滿
正者自家來責曰爾來何遲曰今早舉一子是以來遲
耳遂按其生時推之笑曰千戶却生指揮矣正訝之後
正征姚源寇陣亡子潮陞二級襲指揮巡海副使由海
寧來軒卜曰不來或曰見起程出東門矣曰必不來已

而省下報同人皆以爲神每春正元旦卜卦審休咎正

德庚午得同人爻值游魂歎曰吾其已矣遽訣別僚友
刻日治欵具果卒先是嘗仰屋歎曰朽矣吾不及重構
止修葺之已而屈指計之曰却後二十年爾時當圯吾
孫勳值休運能重構也後二十年果重構於勳生平篤
好文學嘗語人曰吾衛自開國來百餘年間無以文舉
者有則我當書將門折桂以贈雖然其在吾門乎當不
出三十年耳至嘉靖辛卯孫文祿以尚書領浙薦去軒
死時正三十年其占多奇驗類如此

方接

卷之四十九

吳

光碧堂

陸彥清大朝

陸大朝字彥清海鹽人唐宣公贊之裔景泰間名醫賦
之玄孫也大朝少英敏博通儒籍有用世志其父恐世
業失傳抑令就醫諸醫經秘旨一入目即得其解用藥
不拘執古方時有所縱舍投之病者無不立差至診視
以決生死雖在十餘年之前時刻不爽一時以爲神醫
嘉靖間東南大疫所全活幾數萬人監司郡邑諸大夫
無不神其術重其功請錫以冠帶大朝不屑也尋以高
壽終子孫得其傳者至今皆稱良醫云

中書舍人錢子仲仲

錢仲字子仲，慈谿人。善詩歌，精篆籀學。有李陽春筆意。性豪縱，家貧而嗜酒，或有餽遺，即呼所知飲盡。乃已。既而避京師，無所遇，困甚，則戲標其所寓舍曰：「詩文出賣。」適翰林許成名過之，笑曰：「京師故多市貨，可買賣，而乃有詩文賣者？」邪？輒召問曰：「吾欲爲汝買詩。」仲應題，口占立就，清新雅緻，大見稱賞。嘉靖戊子，應六書試，桂冢宰。命作治河說，及秋典八首，跋仲居首選，發史館修錄。大學衍義書成，授中書舍人。

方表

卷之四十九

平

光緒堂

聶瑩

聶瑩，麗水人。少習舉業，不就。去而習軒岐家言，得湖州凌漢章針法，針至病起，雖厚衣可按穴而定，不以錢帛介意。人稱神醫。至今門人多有得其術者。與凌氏並行海內云。

俞天錫恩

子舜臣附

俞恩字天錫，錢塘人。號江村居士。善畫人物花鳥，性質直疎散，不喜治生。描染移時輒後中止。故其画雖嘉而所傳不多。子舜臣字治甫，喜觀長流疊嶂，號海峯子。工

山水人物，着色翎毛花卉尤爲精絕。

賀汝瞻岳

賀岳字汝瞻，少業儒。因母病求醫弗效，乃盡購岐黃書讀之。四方國手悉訪從遊，遂精醫術。母獲壽康，後鄉黨凡有厄厲，爭迎岳視之。圭勺一至，隨手奏功。著有明醫會要醫經大旨。

岑乾

邵甲附

岑乾，餘姚人。童時嘗從父游武林，或竟日他往，家人怪之。乾曰：「有羣兒呼與奕，自是顛異。」後遊京師，與顏倫奕。

方表

卷之四十九

平

光緒堂

累勝之。倫當時稱天下第一手，而乾由此顯名。然是時倫已向衰，乾亦時時語人曰：「與顏倫奕，必謝絕人事，養十日精力，乃可乾。」馳名早，人謂之小岑。惜未及四十卒。未見其止也。於時餘姚又有邵甲者，中年奕陡進，日月異，最後讓乾一路。乾甚忌之，先乾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九終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月次

列女

周

越王夫人

楚昭王越姬

漢

曹盱女娥

吳計昇妻呂榮

三國吳

孫破虜吳夫人

徐現母孫夫人

孫翊妻徐氏

張白妻陸鬱生

晉

卷之五十

无碧堂

虞

虞潭母孫氏

張茂妻陸氏

王凝之妻謝氏

孫晷妻虞氏

公孫夫人

浣紗女

宋齊梁陳

陳嬰妻

羊緝之女

屠氏女

隋

永樂郡君許母范氏

杜氏二女

唐

太宗賢妃徐惠

盧氏女

馮孝女

莫氏婦何

五代

吳越國太夫人吳氏

忠懿王妃孫氏

宋

倪夢應妻孟氏

李恭妻張氏

莫子純母虞氏

陳氏女

朱回女娥

凌大淵妻劉氏

列女月次

卷之五十

二

无碧堂

岑斌妻王氏

陳氏女

劉安世母石氏

夏孝女

甯小娥

章俱妻應氏

氏附

史簡妻蔣氏

章瓊妻盛氏

氏附

石公岩女

杜氏女

王木叔妻何氏

陳氏長女

美綬妻陸氏

柳氏二節婦

楊由義母譚氏

薛震惠妻尹氏

徐師顏二女

呂瓊妻石氏

王貞婦	元一	孟之縉妻趙氏	樂孫壽妻劉氏	邵氏婦沈氏	周璵妻朱氏 <small>周繼貞附</small>	李如忠妻馮氏	陳自中女婢	洪氏	劉女目次	丁烈頌王氏	張敘寶妻祝氏	馬氏女淑	楊伯妻王氏	王文榮妻張氏	韓孚妻黃氏	傅賀妻陳氏	黃福妻蕭氏	陳孝女
		女奴朶那	姚氏	畏吾氏三女	杜思綱妻陶氏 <small>林宗媛弟頌王叔附</small>	陳紹庭妻汪氏	郭氏	徐允讓妻潘氏	卷之五十	張正蒙妻韓氏 <small>女池奴趙奴附</small>	湯煇妻張氏	葉伯現妻王氏 <small>葉媛新蔡附</small>	湯熈	周婦毛氏	周如砥女	吳履妻謝氏	趙宜震妻郭氏	高義婦
									三									
									光碧堂									

陳彥道妻胡氏	楊敏妻齊氏	徐伯龍妻夏氏	童老安人周氏	金彥敬母梅氏	俞鴻妻童氏	趙良朝女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目次終	劉女目次
吳璟妻林氏	楊至戴妻黃氏	祝氏婦胡妙端	翁氏姊 <small>弟忠附</small>	葉杭妻王氏	曹處女	楊進佳妻劉氏	卷之五十	
							四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鹽官馮玉鳳宣士氏閱

列女

周 共二人

越王句踐夫人

越王句踐夫人不知何氏女王入臣於吳夫人爲妻羣

臣送別於浙江之上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

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鵲凌玄虛今

列女

卷之五十

光碧堂

翩翩集洲渚今優恣啄蝦矯翩翩今雲間任厥逝今往還

妾無罪今負地有何辜今誕天驅驅獨今西往孰知返

今何年心懷惓惓今若割淚泣泣今雙懸越王聞夫人怨

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翩備矣於是入吳已

而夫人從王居吳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

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所到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

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夫人與王坐馬糞之傍而夫婦之

儀具吳王登遠臺望見傷之赦令還國越王既歸國十

年生聚十年教養乃召八大夫謀與師伐吳教令既行

乃入命於夫人王背屏夫人面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吾見子於

是以爲明誠矣王出官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

門填之以土夫人去并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拂

越王卒滅吳以伯者雖八大夫之謀亦夫人克修內政

之力也

楚昭王越姬

楚昭王越姬越王句踐之女也昭王燕游蔡姬在左越

姬泰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

列女

卷之五十

光碧堂

園親士大夫逐者既惟顧蔡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

又若此蔡姬曰諾王命史書之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

昔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終而能改卒伯天下妾

以王爲能法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今則不然而要

婢子以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不聞以苟

從其間死而榮妾不敢罔命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嬖

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

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將

相將相聞之請以身禱王曰將相之公孤猶股肱也今

移神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矣。願從王矣。」昔日之游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王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子必仁。」乃伏師闔壁迎越姬之，于熊章立，是爲惠王。

漢共二人

刻女

曹盱女娥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經五日，負父屍出。元嘉元年，上虞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屬魏朗作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鄆，鄆年二十，聰明才瞻，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立就。其詞甚美。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

絹幼婦，外孫。蓋曰：「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遇王巨碑，有王右軍所書小字，新定吳茂先嘗刻於廟中，後爲好事者持去。」

吳計昇妻呂榮

呂榮，由拳人。吳計昇妻，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躬勤紡績，以養姑嫜，數勸昇修學。昇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昇呼榮欲改適焉。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昇感激，自勵，廼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

刻女

卷之五十

四

光碧堂

於路詣州，請甘心仇人。榮乃手斷其頭，哭祭昇柩。巨族多欲聘之，誓不再嫁。黃巾賊陳寶欲犯之，榮執節不聽。踰垣而走，寶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遂被殺。頃臾，疾風暴雨，雷電晦冥，寶懼叩頭謝罪，請爲殯葬。風雷始息。吳郡太守麋豹聞榮高節，遣主簿祭，又出錢助縣爲冢於由拳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墳。

三國吳 共四人

孫破虜吳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錢塘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遂結婚。未幾而孕。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夫人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及策平定江南。志陵中夏。士之賢者多歸之。時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

刺女

卷之五十

五

光碧堂

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畔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按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及權年少。統業未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建安七年。操下書責權任子。權遣周瑜詣夫人前定議。瑜曰。今將軍承父兄之資。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人不思亂。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親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臨薨。引見張昭等。囑以後事。合葬高陵。

徐現母孫夫人

孫夫人破虜將軍堅之妹。丹陽太守現之母也。現父真與堅相親。堅以妹妻真。而生現。現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策擊張英於當利口。船少。欲駐軍更求現。母時在軍中。謂現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爲泝。佐船渡。軍現具啟策。策即行之。衆俱濟。遂破英。事業克定。策表現領丹陽太守。

孫翊妻徐氏

刺女

卷之五十

六

光碧堂

徐氏孫翊妻也。貌美而善卜筮。翊爲丹陽太守。時葛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曰。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空。手送客。洪從後砍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進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

除服時月垂竟。覽聽湏祭畢。徐潛使親信語翊故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放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惟悅。示無戚容。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以除凶卽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衰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懼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張白妻陸鬱生

陸鬱生海鹽人。父績爲鬱林太守時生。故名鬱生。年十三。適張溫弟白甫。三月而白遭家難。請死異郡。鬱生誓不再嫁。以苦節終。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王蠡建寒

列女

卷之五十

七

光緒堂

列女

卷之五十

八

光緒堂

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觀矣。

晉 共六人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勸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盡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孫峻作亂。潭

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渾助戰，賁其所服環佩以佐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渾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渾卽以子爲督護，與允之合勢，累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渾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謚曰定夫人。

張茂妻陸氏

類本

卷之五十

九

光緒堂

張茂妻陸氏，吳郡海鹽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克。克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蘊，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蘊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安謂有雅人深致。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蘊曰：

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樂。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擄。外孫劉濟時年數歲，賊欲害之，道蘊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濟自爾娶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蘊。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蘊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列女

卷之五十

十

光緒堂

孫晷妻虞氏

孫晷妻虞氏，餘姚虞預女也。預與兄喜並有高名，世家多求預女，預不許。晷字文度，家富春，年少孝友，世家亦多願妻晷，而晷亦皆無所許。晷心竊慕喜兄弟，於是聘預女。女家奕世富貴，裝遣甚富。晷侯家子而嘗布衣，蔬食躬耕，畝畝女之歸也。其父叔戒之曰：「奔華從質，以諧夫子。」於是女乃奉父之教，甘淡薄，躬辛苦。晷甚安之，相與耕織，以給衣食。事親讀書，怡然自樂。君子以爲可比。梁鴻孟光。

公孫夫人

公孫夫人，劍人，夫其夫姓氏，夫人以節操聞。鈕治母孫氏，爲作序贊，序曰：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兆乎麟趾，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規禮。居室則道同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簪豆無缺。贊曰：猗歟夫人！天資特挺，行高水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頰，荷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令德來輯，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劉女

卷之五十

士

光碧堂

浣紗女

浣紗女，永嘉人，居蜃川，莫知其姓名。家貧，踰笄不嫁。事母至孝，常紡績爲養。人每見其夜浣紗，而且成布，易以供母及母卒，遂抱石自沉於水中。里人爲立祠，并建浣紗坊以表之。

宋齊梁陳共三人

陳婺妻

陳婺妻，劍人，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茗。宅中有古冢，每飲先祀之。二子欲掘去，母禁而止。夢一人曰：吾止此三百

餘年，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駢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陳年九十餘終。

羊緝之女

羊氏，名佩，紅烏程羊緝之女。年十四，隨母歸寧舅氏。母忽得暴疾死，女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爲女表。

屠氏女

屠氏女，諸暨人，居東灣里。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弃。女移父母遺跡於舍，晝夜績以供養及父母卒，負土成墳，鄉里欽其孝，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終其身不嫁。

劉女

卷之五十

士

光碧堂

墳鄉里欽其孝，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終其身不嫁。

永樂郡君許母范氏

許母范氏者，給事郎善心之母，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唐祖知之，勅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杜氏二女

杜氏二女。天台之仙居人。大業中。家鬻湯餅。甫及笄而喪父母。姊妹共持門戶。不廢先業。廬人乘間挑之。二女憤激。手刃廬人。去而之孟溪。隱焉。會溪溢。溺死。唐天寶中。文士鍾離介。應試。寓長安。夜夢二女子。歛衽前拜曰。吾家孟溪。君今中第。尹吾邑矣。乞以遺骸相託。後果如其言。入境。見二枯骸。壘藤上。卽之道阻。斧藤。藤流血。斷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鈎連。有聲。遂取以還。道遇樵父。告曰。此石。蘇石。稜二夫人。鎖子骨也。語竟。忽不見。介嗟異。塑其骨祠之。宋宣和中。民避寇其間。寇望山中草木皆兵。不敢犯。民因以獲生者多。慶元中有司。趙幼聞以聞。賜廟額曰慈感。

唐共四人

太宗賢妃徐惠

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解。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尚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列女

卷之五十

十四

光碧堂

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聲致。膽將。又無淹恩。帝益禮顧。遷克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官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瓊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財。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飢。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砒毒。後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割切。精諄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連珠詩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惠之弟齊。册。册子堅。皆以學聞。自有傳。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恭世以擬漢班氏。

盧氏女

盧氏女。永嘉人。居廬。嘗與母出樵。虎將噬其母。急投身虎。噪以代死。後有人見女跨虎而行。遂立祠祀之。朱理宗賜號曰孝祐夫人。

馮孝女

馮孝女錢唐人少孤不嫁以養母母病篤思肉因剖股爲糜以進後母死號慟嘔血既葬結草廬墓下日焚香疏食刺臂血寫佛經仍捨宅爲寺以薦母長慶三年詔賜粟帛仍賜寺額曰報恩

莫氏婦何

何氏於潛人莫氏之婦夫死盛年誓死不嫁養姑至孝黃巢亂羣盜嘯聚山谷隣里奔竄巷空無人何氏以姑羸疾固不可起惟抱姑涕泣賊至號慟丐賊曰吾數年

刑★

卷之五十

十五

光碧堂

寡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願代姑死賊捨其姑掠何氏去將汚之植刀使懼何氏跪請櫛沐更衣賊許使人伺之舉止自如伺者懈遂解襦自縊死賊義而瘞之

五代 共二人

吳越國太夫人吳氏

太夫人姓吳氏名漢月錢唐人中直指揮使珣之女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瓘而生俶天性慈惠節儉居常布練而已每聞王決重刑常頓感以仁恕爲言外家每有

遷授皆峻阻之及入見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異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勅封吳越國順德太夫人薨謚恭懿

忠懿王妃孫氏

妃姓孫氏名太真錢唐人性端重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洎諸宗屬皆盡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尚儉約非受忝謁宴會未嘗爲盛飾俶之征毘陵也孫於國城內時時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外稟畏如奉王旨漢制拜夫人周勅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宋進

剛女

卷之五十

十六

光碧堂

封賢德順睦夫人後隨俶入覲勅封吳越國王妃宋 共二十七人

倪夢應妻孟氏

倪夢應妻諸暨孟氏女夢應爲海門尉早世孟刻苦不嫁以冰霜自勵而訓子孫獨以仁厚餘粟出糶必縮直十二三歲以爲常時以比杯斛夫人

李恭妻張氏

張氏奉化李恭之妻名妙靜慈谿人年十九歸恭恭先疾病張甫入門一顧而絕或謂伉儷未成盍反從父母

張誓曰。入李氏門。卽李氏婦。遂守節終身。年八十四。卒。墓在江口。人稱爲女兒太婆墳。

莫子純母虞氏

莫子純母。餘姚虞氏女。幼習詩書。旣歸。莫則力任粗作。晝夜無所厭苦。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夫死。焚券舍責。趣其子子純就學。子純發解南宮。及廷試。俱第一。後子純連補外。夫人無愠容。常曰。吾憂吾兒不及古人。他復何覲。故子純卒。奉母教以恬裕聞。

陳氏女

列女

卷之五十

七

光緒堂

陳氏女。永嘉人。少孤。不知父母墓所在。誓不嫁。結庵獨居。賃紡績以自給。每望山泣。拜曰。吾父母葬於此。吾將終身焉。

朱回女娥

朱娥。上虞朱回女。幼失怙恃。鞠於祖媼。里中惡少朱顏。與媼競。手刃欲殺媼。娥方十歲。號呼突前。手挽顏衣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得脫。顏怒。霜刃雙揮。而手不釋。遂斷其吭而死。鄉人義之。爲立祠。熙寧十年。會稽令董楷以配祀。曾娥。

凌大淵妻劉氏

劉氏。於潛人。許嫁同里進士凌大淵。已請期。而凌卒。聞之號慟。告父母曰。見聞女子。以一志爲良。以死生不易爲節。兒已許凌君。固吾夫也。兒將易服奔喪。父母曰。汝猶木方芽。又未嘗身踐其庭。何遽若此。泣曰。以身許人。而背之乎。有死而已。父母從之。於是衣粗麻。赴夫家。伏柩哭。晝夜終喪。乞夫兄之子。以養爲之娶。至於抱孫。白首不易其志。寶祐間。縣令呂洗聞而嘉之。爲表其居曰烈女坊。

列女

卷之五十

十八

光緒堂

岑斌妻王氏

岑斌妻。餘姚王氏女。早寡。或利其裝。欲強委禽。王曰。是貴禍也。盡散以周宗鄰。晚年子全登科。有司欲上其節。行於朝。王令全謝之曰。夫死守節。婦人之常。以此得名。非吾志也。有司高其識。竟已。卒年八十有二。

陳氏女

陳氏女。永康人。及笄未嫁。宣和辛丑。遣官軍捕睦寇。所過抄掠。女被執。植白刃於前曰。從我則以汝爲婦。否則死。女無變色。掠髮伸頸。厲聲受刃。頭墮地。旋轉數周。血

逆流面如生而目怒視不瞬已而百鳥哀鳴浮雲白日無光狂風振木同事者愕然相顧頓首悔罪相與瘞之而去

劉安世母石氏

劉安世母新昌石亞之女安世除諫官以母老辭母曰諫臣當捐身報國汝但好爲子若得罪流竄無問遠近當從汝後果南遷石欲與俱安世百端懇免不聽徧歷惡地母子終無恙

夏孝女

列女

卷之五十

十九

光碧堂

夏孝女小字阿九黃岩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隣樵於山父前與虎遇隣人懼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數十步虎奔其父而啖之

曹小娥

曹小娥黃岩人其母范及隣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奮脊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躍坐熱視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

衾裹母歸母死而尸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章俱妻應氏 妣周氏附

應氏章俱妻及其妣周氏相惟如同產宣和間方臘作亂所過殺掠咸望風走避應病足與十歲兒居周欲歔不忍捨去應曰妾以足致死命耳妣何不亟避禍周曰生死共之何避焉未幾賊至肆威迫怵周扶應氏相與罵賊而死方殺應時兒泣謂賊曰殺我母殺二母賊怒并刃之

列女

卷之五十

二十

光碧堂

史簡妻葉氏

葉氏慈谿人歸鄞之史簡簡爲縣從事尉受賕杖平民簡憫之尉大怒杖簡歸數日死葉時年二十五四壁蕭然惟弱子幼女未幾子亦喪日夜抱幼女悲泣曰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於此極耶夫死時方娠囑曰若生女當嫁果男也幸謹視之葉氏泣受遺言後果得子於是毅然自守隣保咸謂曰汝家若是穉中兒寧可恃耶葉氏誓死不聽子既長俾從師讀書晚歲生產頗饒益務儉約有養孤女數人各令有歸壽八十六而卒嘗訓其

子曰讀書以行已爲先。捺筆作文辭務得聖賢本旨。故其子愈自刻厲。爲端士。舉八行不就。後孫魯三世爲宰輔。葉氏凡十八封。至葉國夫人。

章瓊妻盛氏

叔潘氏附

盛氏昌化人。同邑章瓊婦也。姑何氏性急而嚴。盛伺顏色。怡聲氣。終日侍立。無惰容。姑病。嘗簪珥以供藥。甘旨。費姑病劇。乃閉閣。刺膏取肝爲常膳。以進。烈潘氏化其孝。亦割股爲政。和六年。權知州事。轉運使劉旣濟上其事。詔旌其門。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石公岩女

石公岩女。新昌人。宣和中。方臘寇縣。女被執。紿曰。願容粉澤。賊聽之。卽取剃刀自剄死。

杜氏女

杜氏女。金華人。年二十。擇配未嫁。宣和間。里有悍賊。乘方臘亂而起者。詣杜門。大言曰。以女適我。否則族汝矣。舉家驚泣失措。因密諭其女。女卽應之曰。無恐。拾一女寬一家。曷爲不可。少頃。我浴更衣。以出。趣浴具。告賊賊相譖笑。以俟。女浴畢。照鏡粉面盛飾。登几而立。縈帛於

梁。就繼以死。母呼不應。卽發戶視之。死矣。惶遽號呼。屋瓦皆鳴。賊聞驚駭。相視捨去。

王木叔妻何氏

何氏永嘉人。初適王木叔。家事旁落。甘淡泊。以勤約起家。遇木叔之賓友至。必竭力營辦酒炙。以供談笑。遇貧士。必分庾釜以賑之。故木叔獲交諸名士。一日。語木叔曰。子爲官人。當不餓死。無奈季弟及羣妹。何我囊中尚有餘貲。久蓄矣。蓋木叔歎曰。此吾素志。顧未欲言耳。旦日盡散給弟妹。無餘者。木叔既登仕籍。復語木叔曰。子將改官。信不餓矣。子季尚困場屋。何以自振。先公有田若干畝。曷悉畀之。木叔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王。綽爲傳其事。

陳氏長女

陳氏長女。縉雲人。宣和辛丑。官軍所過。恣行俘掠。二女並爲所執。植刃惕之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請受刃。官軍砍之。次女竟受污。後有問之者曰。若獨不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難聞者笑之。永康陳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若陳氏長女。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之態亦兒女乎

姜綬妻陳氏

姜綬妻陳氏，麗水人。綬死於靖康之難，時年二十三。家貧，父母欲奪志，陳氏引刀斷髮，誓不再嫁。人以爲忠臣節婦，萃於一門。

柳氏二節婦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氏及其子桂之婦陳氏也。初唐氏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姑盡孝。越二年生子桂，而宗遠卒。人以唐盛年，或難寡居，以語試之。唐曰：吾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喪夫命也。婦一聽義也，命乃天賦，義出自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子幼，吾去此將何倚？以爲命邪？益苦心瘁力，嘗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所以喪葬之者，無不如禮。桂長爲娶陳氏爲婦，陳歸，桂逾年而桂亦卒。陳年二十四，或閤其無子，勸使更適。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卽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姑始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

歲時具酒餚祭柳氏亡人，二婦執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人稱爲雙節婦云。

楊由義母譚氏

譚氏，鹽官楊由義母也。父奉直爲軍前正將，胡寇攻京師，挈家從駕南渡，留杭州。還安撫司將官，未幾虜復寇杭，奉直捍禦於外。由義時年十七，獨將母譚氏携幼妹避走鹽官，虜騎踵至。譚氏乃泣語出義，汝父必死國，吾當死。夫遂携女沉於運河。

薛震惠妻尹氏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尹氏，麗水人，同邑薛震惠妻。夫亡時年二十三，有男女四人，皆幼。家貧，賣簪珥治喪，守服姑憐其志。一日語曰：吾家素單薄，汝不幸早寡，吾守爾孤，爾其再適。尹泣曰：一身更二夫，寧死不忍也。遂慟哭，幾絕。自後姑不復言。養姑愈謹，姑終喪，葬盡禮，撫育子女各成立。鄉人表其事，郡守旌之曰：貞節錄。事業現爲之贊曰：易繇從一，詩誓靡他，戢戢未亡，傷如之何。兒齒未龀，姑髮已皤，含辛茹荼，行道涕沱。百年水霜，一節金石，貞標上聞，有責其室爲善必報。惠廸斯吉，崑崙高岡，過者其式。

徐師顏二女

徐氏二女建德人長曰清次曰淳年及笄元兵寇嚴父師顏携之避於薛山父適出而兵奄至清謂淳曰吾家世清白寧死不受汚辱遂相牽拔崖而死鄉人爲之立祠翰林學士程鉅夫賦詩表之

呂瓊妻石氏

石氏新昌人爲同邑呂瓊妻瓊逃元難溺死錢塘江石道歸寧夢夫告之故且云側室吳今育男六指盡歸視之石氏寤而駭愕徒走歸則側室生男矣果六指也既喜且泣已乃得夫凶問遂哀泣撫遺孤與吳偕守

王貞婦

王貞婦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兵入寇婦舅姑與夫俱被執以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謂之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妾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願請爲服若則惟命是從不然我終死爾主將恐其誠死許之服明年師還挈行至嵯青楓嶺下臨絕壑防者少解婦卽嚙指血題詩崖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死後其血漬入石中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曰貞婦立石廟祀之更名其嶺曰清風嶺元一 共五十四人

孟之縉妻趙氏

趙氏歸安人名妙惠尚書孟之縉妻縉卒後以補蔭事携子淳至京有近臣悅其色請於世祖欲委禽焉使者傳旨到門趙曰妾寡婦請於黨內受吉既而出見使者則難發毀容矣使者大驚上其事乃已

女奴朵那

劉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朵那者杭郡東城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官他郡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無所得乃反挾主母柱下以刃礪頸上諸婢皆散走朵那獨以身蔽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寶貨皆我主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卽解主母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物置堂上先爭取之又欲犯朵那身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去朵那泣

拜主婦曰。拜主貨。全主命。惟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樂孫壽妻劉氏

劉氏字淑靜。鄞人。年二十六。歸定海樂壽孫。三年。壽孫渡江溺死。同溺者多不得屍。劉氏生男甫周歲。抱之沿流。上下仰天哭。而求屍。不絕聲者三日。夜。屍忽自浮得。收葬焉。舅姑已先沒。劉時年二十九。獨撫遺孤。勤苦守志。克成家業。有司奏旌其門。

姚氏

列女

卷之五十

三七

光緒堂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返。俄聞覆水聲。亟出視之。則虎啣其母。姚倉卒往逐。即以手毆虎。踰隣人因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歸。求藥療之。得不死。

邵氏婦沈氏

沈氏德清人。少而明艷。嫁爲邵氏婦。至正十六年兵亂。爲張萬戶所獲。遇之不從。乃閉之舟中。夜四鼓。守者稍解。陰取食箸納之口中。而舟木觸喉而死。

畏吾氏三女

畏吾氏三女。夷種也。家於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皆以壽終。

周瑛妻朱氏

周繼貞附

周瑛妻朱氏。名玉蓮。崇德人。歸瑛。妊七月。瑛亡。玉蓮時年二十。無異志。明年生男舅姑又相繼死。身舉三喪。撫育遺孤。筑筑寡居。至親亦罕親其面。已而夫妹嫁爲同邑費遜妻。歸一月而遜死。周氏年十九。喪葬禮畢。乃歸與玉蓮同居。自名曰繼貞。更相爲命。誓死無他。里豪葉友文慕繼貞。賄其族周安謀娶之。不可得。友文乃與大黠朱勝謀。勝曰。我爲証。遂訟於有司。有司一訊得其情。坐友文而棄繼貞。繼貞卒得與玉蓮同完其節。

杜思綱妻陶氏

妹宗婉弟婦王淑附

陶氏名宗媛。臨海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綱。四載而綱亡。矢志守節。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兵所執。迫脅之。宗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婦王淑亦皆赴水死。

列女

卷之五十

三八

光緒堂

李如忠妻馮氏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山陰人其夫李如忠東平人也仕爲武寧尹僑居越城初娶探馬赤氏生子任後娶淑安生子仕仗至大二年如忠卒淑安年甫二十七長子任乃率探馬赤氏之黨來整其家貲去淑安竟無淪志有強之者輒毀面流血因椎盾如忠於哉山下廬墓哭泣隣里不忍聞居越十六年至二孤有立始奉柩歸葬留仕奉祀東平携仗還越白首無議

陳紹庭妻汪氏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緒堂

汪氏名本奇奉化人生而聰慧年二十六歸陳紹庭越四載夫亡無子夫未終語本奇曰汝伯奴方娠得子當以嗣我已而果生子鑄本奇子之慈愛卽已出母族憐其貧欲奪其志本奇泣曰禮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清苦固其常耳如復相強有死而已乃穿窬夫墓以示死必同穴孝舅姑供祭祀遇夫諱日必哽咽流涕撫其子讀書成人年六十九卒有司上其事而旌之

陳自中女婢

陳婢宋行軍司馬自中女元司徒渾婢也宋亡時婢及

兄弟與母楊夫人相失後渾貴尋訪其母不獲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婢在家孝思尤切斷髮誓不嫁然指爲香以禱十指僅存其四既而傳聞母在順州某家渾以金幣名馬請勿得乃聞於朝爲降旨賜與金幣文錦甚厚迎母以歸婢與兄片適自南來遂奉還蘭谿服勤奉養終身爲比丘尼

郭氏

郭氏天台人千夫長李某戌天台日其夫爲步卒李見郭心慕焉乃分遣卒他戌日至其家調之郭毅然莫犯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緒堂

卒還具以告一日李過卒門邀入持刀將殺之李脫走訴於縣縣坐卒死罪郭躬饋食久之府檄調黃岩州獄掾葉姓者尤有意於郭乃結恩於卒卒感激入骨髓忽報五府官將決囚葉謂卒曰汝或可活我與汝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年少而子女俱幼無託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卒許諾遂以語郭郭泣曰汝之死以我之色也我又忍他適以求生乎因走出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溪流湍悍略無傾側見者驚異失色具棺飲葬之其夫竟得免事聞詔旌表其墓曰貞烈郭氏

之墓

洪氏

洪氏黃岩人。適南塘戴某。未至而聞戴死。兄弟送者皆勸之還。洪慟哭曰。吾已爲戴氏婦矣。可復他乎。遂性殯其夫。夫先有一妾。遺腹生男。洪撫教之。卒與戴氏云。

徐允讓妻潘氏

潘氏名妙圓。山陰人。爲同邑徐允讓妻。至正十九年。與夫奉其舅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讓呼曰。寧殺我。寇舍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若能焚吾夫。則從汝。無憾矣。

劉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寇聚薪焚其夫。火方烈。潘赴火死。

丁烈婦王氏

丁烈婦王氏。黃岩人。盜起海上。燒劫居民。王氏爲賊所得。欲掠而東。倉皇請於賊曰。我幼子在抱。且母家甚邇。幸還其父。卽從爾去。賊信之。如所請。王氏望兒入門。卽投江以死。

張正蒙妻韓氏

女池奴。越奴附。

張正蒙妻。山陰韓姓女。正蒙爲德清稅務提領。母喪。廬墓南池。至正中。大兵至。正蒙謂韓曰。吾爲國臣。於義當

死。韓曰。君果死忠。吾亦死節。遂俱縊。女池奴年十七日。父母旣死。吾何獨生。投崖死。次女越奴。晝匿山中。夜守屍傍。尋餓死。趙經歷率衆瘞之。

張穀寶妻祝氏

祝氏名清。鄞人。生有淑德。年二十三。歸張穀寶。時夫已疾革。僅扶持成禮。期月而卒。初穀寶娶傳氏。無子。納二妾。長馬。生子遂孫。次李。生子康孫。李性悍妬。待傳氏無禮。日攻其短。傳氏以憤慙卒。及清至。李假主父遺命。立已爲嫡。俾清爲媵。凡貲產悉據有之。清善遇馬氏。鞠育其子。如已出。久之。李復構族氏。誘之曰。汝名雖嫁寶。則女也。年少日長。如孤苦何。清正色曰。吾旣廟見。豈不爲張氏婦乎。吾不幸。命也。惟安吾命而已。何暇知他事乎。誘者遂止。清苦自勵。育其子遂孫。長娶而生子。子復生子及孫。凡三世。而清尚無恙。壽八十五卒。

劉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碧堂

湯輝妻張氏

湯輝妻張氏。龍泉人。時因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岩。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侍藥膳。間賊至。卽命與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爲婦。不從

則爲鬼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緩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刺死其年二十七

馬氏女淑

馬氏女名淑東陽人將嫁而夫死乃望夫家拜哭而制服以終喪未幾姑死亦如之父母憐其少將更字焉淑泣曰既許爲人婦矣安可再適乎乃以死自誓竟以室女終於家

葉伯現妻王氏葉媛新蔡附

葉伯現妻王氏麗水人時甌閩盜起與其夫之女兄葉

刺女

卷之五十

三三 光緒堂

氏避兵白岩岩時岩破抄掠者衆王度不能自免遂自經死葉亦投崖死葉之媵新蔡亦隨之死時人稱爲雙節葉名媛景寧蒲雍妻也

楊伯遠妻王氏

楊伯遠妻蕭山王氏女也至正間江水爲患伯遠爲里正築堰不就日受責王氏痛之割股投於水沙漲堰成因名曰股堰

湯嬌

湯嬌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嬌不勝悲

咽以頭觸刃賊怒所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王文榮妻張氏

王文榮妻餘姚張氏女名妙真性至孝其姑老且死視曰新婦事我孝我無以報願新婦如我壽且後多賢以新婦之孝我者孝新婦後生嘉閭兄弟五人皆有才望初以高年者德被殊旌後嘉閭貴復封太原郡君壽百有四歲曾玄孫幾百人無不孝事張者一如其姑之視

周婦毛氏

周婦姓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間隨夫避亂麻鷺山

刺女

卷之五十

三三 光緒堂

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誓曰碎骨賊汝死則臭我死則香賊怒剗其腸而去

韓孚妻黃氏

韓孚妻餘姚黃氏女名妙樵歸孚五月而寡以饋子資爲後至正初上塘千戶與刺知其殊色使媒者以樵貴動之妙樵叱之曰千戶受朝命衛民者乃欲奪寡婦志邪曳刺不敢復強旣而方國珍有驍將葉某者復欲脅娶之妙樵持刃割檻曰敢越此戶議婚者吾以頭血濺

之葉將僵而止

周如砥女

周如砥女。越州人。年十九。未適人。時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於新昌西客僧嶺。女被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良家女也。死即死耳。豈能從賊邪。賊怒。遂殺之而去。

傅賀妻陳氏

傅賀妻陳氏。東陽人。年二十四。夫亡。無子。家無餘資。力作以養姑。甘旨亦備。居三年而姑又死。及服闕。母家欲

刻女

卷之五十

三五

九鼎堂

嫁之。陳曰。我寧凍餓死。不敢從命。時舅姑與夫三喪未舉。乃銖積寸累。備歷辛勤。三年而得喪事。以夫兄子爲嗣。每遣受學。歸則督之。令習耕稼。母儀肅然。嚴而有法。

吳履妻謝氏

謝氏。名芾。金華人。年十六。適蘭谿吳履。時睦州被兵。城破。遊騎及境。芾謂履曰。患將及矣。盍買舟東下。不然禍及。決不污以辱君也。履曰。我在。且勿恐。至是聞亂。履出郭南。芾申前言。祝令早歸。越四日而履不返。漬卒奔走。殊衆。芾謂。膝曰。事急矣。雞再鳴。畏少粮。往山東。腰負小

兒。以從。芾挈幼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復見矣。吾與汝死耳。逕入山中。度不得免。顧謂膝曰。汝善護吾兒。吾於此死矣。力疾捫蘿而上。立岩險絕處。抱女投崖下。以死。死三日。履歸。求其尸得之。母子相向。貌如生。

黃福妻蕭氏

黃福妻蕭氏。名轉。永嘉人。年十九。而夫亡。未有子。鄉有巨室少年。慕蕭姿色。願爲黃氏義子。以求配蕭。舅姑以暮景無依。許之。蕭力爭。弗能止。舅姑遂自受聘。蕭度不免。因請葬其夫。畢。設席會賓。將成婚。蕭盛飾入房。扃戶。

刻女

卷之五十

三五

九鼎堂

以帛懸床屏間。自縊死。

趙宜震妻郭氏

趙宜震妻郭氏。名觀。元諸暨人。元季之亂。夫婦伏莽蒼中。數年始歸。而宜震死。郭年少。苦節。遺孤從師。以練布爲贊。師辭之。乃令孤致詞曰。非此無以成弟子禮。苟憐死者。而及其孤。則請勿辭。後疾革。呼其孤曰。爾既有成。我以得死爲幸。遂瞑。

陳孝女

陳孝女。錢笱人。父崇。爲嘗受勇爵。漫遊江淮間。居胭脂

嶺下家事粗給。元統乙亥兵火。挈家避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携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瘠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僚。供傍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父。要館穀殊厚。女亦得其家。惟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忽謂其父曰。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游。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居。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得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擗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出資具棺。歛而附於母冢之旁。

高義婦

高義婦。餘姚燭湖人。初許張氏子。已而張病。瞽云。聽改卜。父母將諾之。婦涕泣曰。男女適名。禍福無改命之所。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緒堂

遭義無難。異今夫不幸。瞽我遂弃之。而彼卒以瞽受凍餒。我何面目立人世邪。父母悟。卒歸張。養夫以終。老鄉閭高其行。號曰義婦。

陳彥道妻胡氏

胡氏名正平。東陽人。年十九。適陳彥道。三年生一子。而彥道卒。卽屏脂澤。惡衣垢服。人不能堪。而胡獨安之。夫族有諷以再嫁者。胡向姑泣曰。妾何敢備也。夫亡。婦稱未亡人。籍令無子。亦辦作陳氏鬼。況有子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大義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欲吾他適。奪吾田耳。田與節孰重輕。卽弃田以昇夫族。而惟務力。績以爲俯仰之資。事姑盡禮。族黨稱之。

吳璵妻林氏

吳璵妻林氏。瑞安人。名璵。事舅姑。得婦道。年二十二。夫亡。遺腹生子。曰荃。荃生一月。而舅繼死。姑婦相依爲命。時寇盜蜂起。族人有聚兵保障鄉土者。利其多貲。欲奪其志。璵剪髮長號曰。烈婦不更二夫。吾但知不負吾夫。保吾孤爾。其人知璵不可奪。謀勒兵強委禽焉。璵懼。謂姑曰。事急矣。不行必及禍。遂挾姑與子俱逃。見陽卒能。

列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緒堂

全節與姑皆以壽終學士宋漁銘其墓曰卓哉二婦貞德弗渝同扼猛虎以保孤兒卒紹三世免墜一絲誰家鬼妻斬麻爲衰夫骨未寒背而他之君子疾視何異蠱蛆有人心者請觀銘詩

楊敏妻齊氏

齊氏名妙觀諸暨楊敏妻也年十八敏卒一子甫周歲舅姑欲奪其志齊斷髮破面抱其孤向舅姑哭曰我爲死者守孤忍令此孤之無歸乎舅姑怒令自食齊居斗室晝夜紡績以資養舅姑卒托老婢經理其家閉門不出開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二十年年六十七而卒

附本

卷之五十

三九

光緒堂

楊戴至妻黃氏

黃氏字集義黃岩人性端重警悟通內則孝經論語歸同里楊戴至既歸而舅姑皆沒時大舅在大臺之年馭下甚嚴黃事之益謹定省無違禮日躬調飲膳隨所思以進或思異味雖遠百里必力致之如是者十載如一

徐伯龍妻夏氏

日大舅喜曰吾家新婦能善事我真孝婦也由是鄉里皆稱爲楊孝婦

夏氏名淑榮青田人爲徐伯龍妻至正間夫死於賊夏年二十一事姑撫子執篋子立賊黨有宋茂四者欲強娶之夏聞歎曰吾夫爲彼所殺尚未之報今反脅我耶有死而已遂引刀斷髻擲地曰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復來吾當斷頭與之賊不敢犯自是絕葷毀容間亂世者三十餘年節益堅壽六十卒劉伯溫爲之傳

祝氏婦胡妙端

胡妙端嵊人爲祝氏婦至正二十年苗獗擄之去至金華乘間嚙指題詩石壁赴水死

附本

卷之五十

早

光緒堂

童老安人周氏

周氏遂昌周滿女許爲蕪仲善繼室未婚而仲善死滿欲別嫁之遂衰麻哭至夫家事姑撫育前子家日落而終益堅鄉里以童老安人稱之謂其尚室女也年七十餘歲而終

翁氏姊

弟忠附

翁氏姊者錢塘人也年四十不嫁至正間寇陷錢塘與弟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於河姊曰河之死者穢矣吾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焉楊庶夫

吊之以詩

金彥敬母梅氏

金彥敬母梅氏黃岩人彥敬方四歲而父喪梅氏不忍夫亡遂裂其吭以死郭元亮有詩云烈婦處其變感激蹈勇決引刀裂其吭悲風酒腥血孤兒弃勿顧殺氣凌水霜天仍恤其孤不使宗祀絕其子孫居太平之小漢

葉杭妻王氏

葉杭妻王氏名妙泳遂昌人元末山寇作亂劫其夫將刃之妙泳曰夫死必將汚我急携二子屬之於姑先自

劉女

卷之五十

聖

光碧堂

刎粒尋亦被殺郡縣上其事旌之

俞溥妻童氏

俞溥妻童氏淳安人溥少孤母性嚴急童克承夫志以孝其姑至正十三年紅巾由徽而下據淳安之威平二月官軍克之將士貪暴無紀剽掠四出先是居人悉竄村東南山下夜復宿人家未旦則爭竄以覓溥貧無人力自隨故爨獨後人食乃得食又病足不能遽起家人方治裝爲就途計遇遊卒十數人執梃刃猝至童以身翼衛其姑姑遂與溥得逸去而童被執衆欲逼汚之童

叱曰我避賊在此日夜望官軍來救爾輩乃爲賊所爲耶因大罵不屈衆怒以刀擊其左股愈不屈斷其右股終不屈則皮其面而去溥匍匐往救不及明日乃死翰林徐尊生爲之傳

曹處女

曹處女名雪字玉英錢塘人年十三善鼓琴十五工詞翰母歿力窮葬其母年五十不嫁常自誓曰死作處女累至正間錢塘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楊廉夫吊之以詩曰曹處女白雪雲母惜白雪雲抱玉真珠擎十

劉女

卷之五十

聖

光碧堂

三善理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叮嚀媒與約必嫁與公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官家捉處女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粧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強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皇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做志皎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員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黔

吳女我作處女辭解淑城中三嫁婦

趙良朝女

趙氏名清平陽趙良朝女年二十未嫁至正二十二年

山寇入州郭清爲所驅迫度不可免因詒賊曰吾欲如

爾取吾所藏物以遺汝賊信之清遂投爾而死

楊進佳妻劉氏

楊進佳妻劉氏松陽人年二十七夫死無子其母憫劉

孤特欲奪其志不從隨引刀自刎家人救之得不死因

以血衣寄母示無他志壽八十四終

剛女

卷之五十

三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終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一目次

列女

元二

黃仲起妻朱氏

女妻弟孀

王琪妻蔡氏

婢附

王氏女

千涇沈氏

章瑜妻傅氏

俞新妻聞氏

柳烈女

孫信妻黃氏

沈回奴

張減妻章氏

張英妻莊氏

錢氏二烈女

剛女自來

卷之五十一

一

光緒堂

季銳妻何氏

吳守正妻禹氏

方仲剛妻吳氏

劉公寬妻侯氏

呂玄明妻朱氏

丘岩妻盛氏

多奴附

金幼芳妻高氏

程徐妻金氏

周誠德妻陳氏

陳程妻葉氏

明一

童賢母羅氏

賈明善妻朱氏

胡守貞

王附

鄭洪妻石氏

黃誼昭妻孫氏

陳氏

汪欽妻周氏	俞氏三節
王和欽妻馬氏	孫宋雙節
吳善慶妻孫氏	唐方妻丁氏
王守中妻劉氏 <small>子中允附</small>	席祥妻吳氏
魏節頰趙氏 <small>子應氏附</small>	郎理妻沙氏
張景忠妻陳氏	陳敏八妻倪氏
許瑜妻季氏	陳思恭妻莊氏
趙淑民妻盧氏	閩州守妻宋氏
蔣倫妻戴氏	徐宗谷妻張氏
別本目次 卷之五十一 二 光緒堂	
鄭翰卿妻徐氏	黃紳妻洪氏 <small>奴胡氏姪胡氏附</small>
潘順妻徐氏	李珂妻俞氏 <small>子頰吳氏附</small>
胡谷銘妻王氏	夏子昭妻顧氏
周天寵妻黃氏	方氏二烈女
石孝女	潘仲岳妻程氏
楊彥璋妻魯氏	金良女汝安
童敦妻李氏	袁堅妻方氏
華榮女妙清	孟貞女蘊
胡昌妻汪氏	李志寧妻劉氏

呂嗣芳妻顧氏	宋原用妻石氏
方良規妻章氏	王伯壩妻張氏
章孝女銀兒	徐孝女
譚弘妻沈氏	姚華妻周氏
王雍妻柳氏	包慎妻徐氏
吳曇妻嚴氏 <small>孔淑貞附</small>	虞守中女鳳娘
徐文佩妻鄭氏	范氏二女
徐福壽妻王氏	俞姻奴
葉俊妾何氏	李政妻三女
別本目次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宋允中妻魏氏	李汀妻呂氏
朱奉妻吳氏	陳曙妻張氏
馮光濟妻劉氏	周廷輝女
周本恭妻趙氏	蔡儼妻包氏
谷得與妻陳氏	翁錄妻鄭氏
楊孟輝女守貞	諸仕俊妻舒氏
趙孝女	包文助妻張氏
徐傑妻任氏	包謙妻鄭氏
張昱妻彭氏	陳佳妻王氏

吳節婦鄭氏

葉孔賓妻鄭氏妾何氏附

孫玉妻楊氏

何謙妻吳氏

高逾妻李氏

子煩曹子妾陸附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一 目次終

列女目次

卷之五十一

四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譚

錢塘袁升聞德玄氏閻

列女

元二 共二十八人

黃仲起妻朱氏

女妾弟煩乳母附

朱氏杭州人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驅諸煩至令監守期暮且至朱懼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曰我生何為亦自縊既而仲起弟煩蔡抱其幼子與乳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光緒堂

母湯皆自殺一門五烈視死如歸賢者以為難

王琪妻蔡氏

婢附

王琪妻諸暨蔡氏女至正中張士誠陷諸暨蔡避亂長寧鄉山中賊兵卒至道傍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死賊驅其從婢婢曰主母死我可驅乎賊怒殺之

王氏女

王氏女建德人至大間其父出私舍旁遇豹為其所噬曳之升山女識父聲驚呼奔救以父所弄鋤奮擊豹腦豹死父乃得生時人比之劉平妻

千涇沈氏

吳興千涇沈氏同里邵氏嬭也。至正二十四年，夫邵爲軍士所殺。沈有殊色，虜置船上，溪流迅急，乘間躍入水中。船去甚疾，意其已沒，不復顧。適張像舟過之，見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嬭人。衣漂水上，不能下沉死，卽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易衣置後艙內，使守視之。其下諭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更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嬭人哉，遂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卽以箸納口中，而力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爲歛而焚之。

章瑜妻傅氏

傅氏，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胥吏，脅軍典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傅氏匍伏往，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輟。既入歛，至嚙其棺成穴，及葬，自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之，乃已。居近百日，母欲奪其志，傅聞遂大慟，不食。母厲侍婢，謹視之，閱數日，使婢入室理浴具，忽失傅所在。明

嘉太

卷之五十一

二

光緒堂

旦汲水，則見倒植井中死矣。

俞新妻聞氏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沒，聞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嬭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父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營墓，乃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嬭，當問俞氏。

烈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柳烈女

柳烈女，嘉興人。父爲縣吏，至正末，紅巾賊陷嘉興，女時年十八，與其父母同竄。匿爲賊所得，驅以行。至河澨，給欲結襪，賊不加防，遂投水死。郡人金綱爲之記。

孫信妻黃氏

黃氏，平陽人，爲同邑孫信妻。至正十四年，爲賊所掠，以髡子昇之。黃氏哭曰：吾死耳，不從汝往也。自墜於地，時賊燒民居火甚，乃赴火死。

沈回奴

沈回奴德清人年十八元末兵亂回奴匿於蘆港中賊獲之求與合回奴從容諭之曰我願爲若妻然我室女必擇日具禮乃可賊信之擄至營責擄嬾守之回奴夜拔所笄銀簪藏其喉以死

張滅妻章氏

張滅妻新昌章氏女名孝行至元二年從姑逃亂產芝山中爲軍所掠不從遇害姑在萊棘中抱屍慟哭而絕張英妻莊氏

莊氏名淑貞諸暨張英妻生有艷質父宦游獨與母居

潮女

卷之五十一

四

先碧堂

至正乙巳張士誠引兵攻新城城陷執度不可免厲聲大罵曰爾輩鼠賊耳敢肆行無禮執略衣冠子女乎我死卽死奪我終不可得也賊怒扶其口而死宋太史景漁傳其事

錢氏二烈女 俞氏類附

錢氏二烈者嘉興錢子順之二妹也至正末紅巾賊至其家二女義不受辱乃相與結裙裾投河而死賊驚拾去其後子順妻俞氏亦以守節旌門鄉人稱其家二貞一節云

季銳妻何氏

季銳妻龍泉人姓何氏至正中避兵於邑之城門岩賊至何氏被執欲汚之乃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吳守正妻禹氏

禹氏名淑靜崇德人吳守正妻也嘗從容語其夫曰方今盜賊蠭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宜預爲計及盜陷崇德淑靜抱八歲女倉皇出門賊追及之叱日止不止殺爾淑靜度不免遂抱幼女投水死明日得屍抱女僵立水中如生藁葬石門鎮人表其墓曰貞母阡徐一

潮女

卷之五十一

五

先碧堂

薨爲之記

方仲剛妻吳氏

吳氏女名埤蘭谿方仲剛妻遭元季兵亂與其夫避難離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足弱弗能步度不可免乃謂夫曰君宜自脫禍勿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何吳曰妾義不受辱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捨去旣而游兵四集將追及適見道傍有梅塘水潔且深吳喜曰得死所矣遂投入以死越數日兵去夫踪跡其處見屍橫池面雖盛暑而顏貌如生爲之痛哭遂舉葬焉時至正戊

戊夏六月也章楓山有烈頰序童利故有烈頰傳緒紳士大夫多歌詠之

劉公寬妻侯氏

侯氏永嘉人爲劉公寬妻居南溪稱名家至正戊戌方明善據溫公寬圖結里中少年守禦鄉井語諸年少曰方賊青茶毒吾郡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今乃挾者鎮撫職名據此溫人從而忍事之獨不媿於心乎誓不與此賊俱生也遂率衆渡江由鎮海至千佛寺徑襲明善卧內殺其吏楊廷憲明善由間道脫去公寬歛兵退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六

光澤堂

保溪山明善連歲攻之弗克無何公寬爲其下金典所害取其首以獻明善侯氏收歛夫尸結蒲爲首以葬乃撫膺而號曰吾夫以身殉國遂結仇方寇寇至必辱我以雪其憤奈何以貞潔之頸飲賊刃乎不如先死乃自縊二子皆自縊

呂玄明妻朱氏

朱氏永康人歸同邑呂玄明元末羣盜蜂起玄明與東陽陳顯道各舉義兵擊賊有功遂欲乘勝討方國珍時臺官多受賂賂爲之內主乃遣宣差詐召玄明而殺之

并害其子堪朱氏聞報卽徒跣號泣走訴於陳顯道曰吾夫破家爲國有功不賞顧蒙顯戮以快仇讐妾頰人力弱憤不能報君義士也倘念同功之誼出一臂以相助得取仇人而甘心焉則吾夫雖死猶生之年也亦不至冷天下義旅心君其速圖之顯道曰諾卽擊豕醢酒會里中義勇者數十人從朱氏疾追之及宜差於中道遂擒以還朱氏設夫靈焚香難燭生取心以祭當是時義烈之聲震於天下莫不曰夫死於忠子死於孝婦貞於義而能借力報仇使忠孝之心無憾焉求之古人中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七

光澤堂

其孫翊徐夫人之流歟

丘岩妻盛氏

多奴邪奴附

盛氏烏程人嫁丘岩元末兵亂岩挈避於官澤沈家晬盛時年二十四恐寇至被汚口堯水清當死於此岩妹多奴邪奴俱年少聞嫂言遽應聲曰願與大嫂處死未幾寇至盛氏投水死二姑相繼以沒時至正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也

金幼芳妻高氏

高氏名文奴遷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娶以爲婦

明年生子輝。輝生七月而幼芳，以病死。當是時，方明善日事兵爭，高樞負暉，窺陞山谷間，紡績以自給。或勸其擇所從，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慮乎？與其懲節倖生，孰若死？飢死寒死，兵也。植志益堅，不爲浮言所惑。暉稍長，日夜策勵之，以詩書底於成。立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娘太史，燕平仲爲之傳。」

程徐妻金氏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卷之五十一

八

光緒堂

周誠德妻陳氏

平陽陳氏爲同邑周誠德妻。至正癸卯，方明善寇平陽，誠德率義旅禦之，戰敗，與陳逃於邑之逕口。陳氏謂誠德曰：「吾不能從汝去，賊至必污我。」自縊而死。誠德坎而瘞之，復土未畢而賊至，被執，竟爲明善所殺。

陳程妻葉氏

陳程妻葉氏，麗水人有美色。元末兵逼金華，葉與夫奉舅姑携子女避兵於風山，未幾處城破，兵掠所避地，葉

度不可免，及返，更新衣，其乳母虞氏見之曰：「當此倉皇，更衣何爲？」葉曰：「有死耳。」虞氏驚曰：「有舅姑與夫及子女在，奚忍爲之？」葉曰：「吾豈不欲同生以事，以育盡煩之道，顧禍在目前，祇取辱耳。身既被辱，何以爲人？嫗能爲我扶老，携幼，雖玉碎亦無恨，即觸崖下死。」

明一 共九十二人

童賢母羅氏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科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處士，時處士之祖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九

光緒堂

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紅，甚得煩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漫惡或時汚床褥，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箸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煩，無以報顯，汝有子有煩，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綜理，皆有方略條理，既而家寢盛，生四丈夫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早世，諸子長娶煩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

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納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亭出已粟以輸鄉間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母效他人宜減息一斗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十

光碧堂

以爲鄉率於是諸子奉行之又白於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命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有不可者戒勿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年八十餘子頰及諸孫頰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

人士往來者皆致拜稱賢母云

賈明善妻朱藝

宋氏名藝潛溪人景濂之女弟也美姿容幼卽讀書知大義既長歸烏傷賈明善踰年父母召藝令與婿偕來同居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爲人嘗謂諸女曰是亦不難爲煩者當壁碎而潔無寧瓦全而穢也既而西兵搗蘭谿遠近大震宋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寶山中未幾鄉民嘯聚作亂執劔殺人如刈草菅宋亡入榛莽中爲游卒所執求解不聽將亂之宋以計給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急我將死於爾何利不若導爾發之卒悅其言從之行至深澗側竟躍入死之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光碧堂

胡守貞 王志清附

胡守貞錢塘胡宗信之姊也守貞因父母長弟相繼物故而宗信年幼未立私念嫁蚤晚無加損誠能輔弟樹立晚嫁無所恨遂經紀其家及宗信長娶嬭王氏名志清甫五年而宗信歿王氏時年二十四生子貢暨一女守貞痛曰我終不可以嫁矣於是與志清相向哭誓死

年存胡氏血食。卧起相依。守貞待志。清如婣。姒。然志清則終身以事姑者。事守貞。貧無以爲生。每月開門。鬻書得錢。粗足供薪米。塩醢。輒闔門治女事。寒機雙杼。一燈欲滅。坐至夜分。如此者十九年。畧無間言。守貞年六十。洪武甲子卒。志清率貢行三年喪。

鄉洪妻石氏

石氏名勝。金華人。性敏慧。勤恪。嫁爲浦江義門鄭洪妻。李文忠分鎮嚴陵。辟洪參謀軍事。後以薦爲內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弊連洪。竟死於獄。石氏時從宦。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光緒堂

邸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爲鄭氏。煩。死則爲鄭氏。鬼耳。吾夫已亡。吾豈忍汚其身。以玷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隣媼強以粥糜。不聽。如是者八日。求死弗得。乃引絕自絕。公卿朝士。莫不稱烈。高皇帝聞而嘉嘆曰。嗟乎。此真義門煩矣。宋濂爲之傳曰。余居金華。熟聞鄭氏孝義之著。禮法之盛。今觀石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爲烈煩。不亦宜哉。庸表而出之。以勵世風云。

黃誼昭妻孫氏

孫氏慈谿人。年十八。歸定海黃誼昭。生子渭。三載而夫亡。孫以死自誓。延師教子。長求兄女爲配。甫三年。生二子。渭亦故適國。初糧餉至重。乃煩姑相率。携子與僕。輸賦南京。訴尚書。寒義言。海潮爲患。十年九荒。乞築海塘。以障居民。寒詰曰。如此孤苦。何爲不嫁。對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寒覩俯首者久之。次日遂爲奏請。差薛主事董其後。起自龍山。迄於觀海築塘。凡百餘里。承免潮患。鄉人感其義。立祠祀之。

陳氏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十二

光緒堂

陳氏錢塘人。禮部主事陳鏞女弟。許聘禮部員外郎孫。趙未成婚。而趙亡。樞還女告其父母。哀麻至趙家。見舅姑。臨柩伏哭。盡哀。還服三年喪。終身不嫁。壽踰七十卒於家。葬父母兆域之次。

汪欽妻周氏

周氏女山陰人。年十九。適蕭山汪欽。欽兄弟五人。皆夭歿。獨父湛及母在。夜有劫盜。湛起禦之。遇害。盜盡掠其貲去。周號泣曰。貲不足惜。何乃刃吾舅。誓不與賊俱生。挺身訴於官。不獲。則走奏京師。衣不解帶者三年。竟獲。

其盜二十人斬於市

俞氏三節

童氏諸暨之楓橋人年十九歸俞滿未一年而滿病
革呼童曰我死汝年少當更適童泣曰妾豈事二姓者
耶剪髮爲普滿弟滋娶趙氏滋死趙年二十七潤娶金
氏潤死年二十九有感於童率勵志同守居側生竹一
本分爲二幹本幹皆產生三節人以爲瑞上其事詔旌
其門曰三節

王和欽妻陳氏

子德中附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古

尤碧堂

王和欽妻陳氏永康人年二十九而和欽亡遺孤僅歲
餘苦志守節勤以自給孤名德中性篤孝嘗因母病額
天乞以身代母果獲痊一日東隣失火將延及德中向
火稽首火遂西轉人皆謂王氏母子節孝所感云

朱偉妻馬氏

朱偉妻山陰馬氏女名德真家病疫舅與夫偕亡姑張
亦病篤德真艱難事姑姑愈母家欲奪其志斷指爲誓
姑歿撫膺大慟翌日死

孫宋雙節

孫氏宋氏皆慈溪人孫歸沈銘善年二十九而夫亡生
子甫八月宋歸沈銘體年二十而夫亡生二子皆在襁
褓人以宋氏年尤少視之更適宋氏歎曰天降割吾姊
似似守義不貳吾忍弃去邪自誓凜如歲時歸寧母氏
憫而諷之不聽曰迫之果急惟以江水爲徑見吾夫地
下耳姊似日勤紡績澹泊清慎至白首猶一日洪武十
六年事聞詔旌其門曰雙節

吳善慶妻孫氏

孫氏名妙吉山陰人適吳善慶善慶死孫尚艾無子持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古

尤碧堂

節不易叔祖小觀納隣邑人幣將奪嫁之孫聞乃給曰
幸得作小佛事爲亡夫福小觀如其言孫沐浴更衣禮
佛少間走縊夫墓木而死小觀怒殘其尸覆於淺土中
聞者爲之雪涕然其家甚微不能聞諸有司爲可悲云

唐方妻丁氏

丁氏名錦奴新昌人生有異相頂蟠七螺涉獵書史歸
唐方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奴
部使者按籍其家押卒祝中順欲挑之借其髻梳掠髮
丁卽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竊謂家

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死之以全節也即日肩輿上道行山徑未半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丁忽從輿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沉復從容以手歛裙隨流而沒押卒數輩驚救至則死矣時年二十八至令稱其處曰夫人潭

王守中妻劉氏 子仲允附

王守中妻劉氏字至貞永嘉人七歲從兄讀孝經知大義適王氏克事舅姑守中性至孝先是父病亟默禱於天乞減已壽一紀以益父算其後父果延十二載人參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七

光緒堂

異之已而守中病卒時劉年二十九子在襁褓居夏長輒不如掌血御華靡及夫亡愈甘清苦至白首如一日洪武初詔旌其門子仲允性尤孝痛父母葬地不佳遂終身蔬食

席祥妻吳氏

吳氏錢塘人爲山陰席祥妻祥先以避兵挈家來錢塘兵退還家山陰而祥留錢塘娶吳氏生子未晬而祥歿吳年纔二十有六自歎曰吾席嬾義不當留父母家乃奉祥靈柩絕濤江而東葬於先塋之次從炊煙事舅

姑撫遺嬰姑患瘍痛甚醫曰此爲膿所苦耳孰能吮之吳氏吮之無難色姑瘍遂愈親戚鄉黨咸稱爲節孝娘子史臣餘一獎爲之傳

魏節嬾趙氏 子媳應氏附

魏節嬾趙氏名第台之寧海人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浦江魏氏千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憐元時以貴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費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七

光緒堂

父恩能周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修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嬾年僅二十四卽以猶子校爲嗣誓不他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嬾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嬾死爲魏氏鬼耳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於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早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校業惕勵無毫髮增損

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稱大小節煩云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二子曰江曰海

黃姓祖母劉氏

劉氏名文淑松陽人教諭黃應發妻也無子聘姊生于通通生五月而母亡劉鞠育如已生至二十而應發卒時劉年三十有六矣舅年耄私念通非劉產恐劉有他志憂見於色劉揣知其情以死自誓又三年舅歿劉葬舅與夫封樹皆盡禮日夜攻繇泉資通就學一日通墮井得狂疾劉意非久生者慮黃氏嗣絕急爲娶唇氏生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女

光緒堂

子姓前此應發以通幼弱先養姊子劉中孫爲嗣中孫以通且暮死不意屠之生男性也乃露刃入卧戕之劉奮奮其鋒性得不死訟抵中孫於法通狂疾死孤居哺孫至長使就學成名一日病革呼性語之曰我爲汝家煩不幸二世短命保汝於橫逆艱棘中今幸見汝成立復有子嗣吾可以下見汝祖矣言畢而逝壽七十有九

郎理妻沙氏

沙氏主事郎理妻安吉人也洪武中從夫官京師理以直諫死沙聞之哭曰夫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乎遂

自經死事聞命爲大棺合歛賜諭祭馳驛歸葬張景忠妻陳氏

陳氏字文婉錢塘張景忠之妻歸而克盡孝敬於舅姑生一子孩抱而景忠卒甫服除有諷其改適者唾去之携其孩抱孤日泣舅姑前舅姑亦泣下乃相抱持其孫慰撫之曰所不饒吾祀者無他望此之成唯母之依彼犬豕者之言奚足爲賢媳煩辱又相泣慰撫而後已舅姑沒喪葬貧儉而稱禮姻族黨每以漢陳孝煩比之太史氏王洪爲之傳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女

光緒堂

陳敏八妻倪氏

倪氏女安吉人年十四許聘陳敏八陳未娶從征踰五十年歸乃成婚人號白頭花燭

許瑜妻季氏

季氏名添寧海人歸同邑許瑜瑜爲盜所害季抱幼兒從舅氏董仲載走慈溪悲號摧毀或累日乃一食仲載欲更嫁之季微知其意泣曰吾寧抱兒還許氏使盜殺我不能事異姓也仲載不敢復言後三年盜敗伏法季始歸治田廬資其孤從學爲名士年七十卒學士宋景

瀟爲之傳

陳思恭妻莊氏

莊氏海鹽陳思恭妻。莊本泉南人。思恭自海鹽客泉南。贅焉。思恭嘗客於海。三年不歸。人以思恭死矣。諷之嫁。斥絕之。又二年而思恭歸。未幾復去。竟死於海。諷者復來。曰。今固可嫁矣。莊絕之愈甚。時年二十五。乃自泉携其孤彥。庶扶思恭柩歸葬海鹽。撫彥庶成立。莊以高壽終。高季述作詩美之。

趙叔民妻盧氏

趙叔民

卷之五十一

二千

光緒堂

盧氏名津奴。黃岩趙叔民妻。有婦容。涉略書史。洪武十九年。叔民被誣以黨。卒於京。明年籍其家。盧聞官軍至。邑。卽欲與子俱飲藥。既而泣曰。汝年方七歲。萬一得生。未可知。我寧就死。義不受辱。遂題詩壁上。飲藥而死。官軍入門。見壁間詩。莫不嘉歎。爲具棺。歛而瘞之。

閩州守妻宋氏

宋氏金華宋學士景瀛族女也。爲西安閩州守妻。守失其名。洪武初。坐府推累死。宋以夫罪連坐。遣戍雲南金齒衛。奉姑偕行。題長歌於郵亭壁間。觀風使者採以

上聞憐而釋之。仍賜夫之祿。養姑終身。歌曰。郵亭咫尺。

堪扶宿。手扶親。姑憇茅屋。抱薪度地。暫銷攤支。願相。

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

金華府海濱。曾爲山千戶。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

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

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并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奸學。

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意欲出仕。庭蒼生。前年郡邑。

爭交辟。婢親笑傲。趁神京。萬言長策。獻闕閭。泥金捷報。

來掀騰。承恩榮。除閩州守。飄然回舫。西南行。到官樓賢。

刺木

卷之五十一

三千

光緒堂

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復罪。苦相攀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聚橐。無錯鉢。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徵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持掠。不成。招賄。囑家人。莫送飯。無何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只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飲鈔殷勤。贈行李。零丁三口到京師。奉。旨。遣方戌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姐。南弟北。兩相勸。別來再。

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跌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閨門內遠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闌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髻蛾眉嬌繡牀新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五 光緒堂

刺雙蝴蝶坐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夫亡後萬里遐荒異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飢欲巧奉姑羞舉口同來一頓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未經數十日回厝重嫁塩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驕驕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古來節義難重陳扶目截耳肝膽真嗟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澹如水寧愛飢寒不受耻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涓體夫存念當學慈烏與終養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愁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啞咽低

頭不能語道傍聞者總淒酸隔嶺哀猿叫何許

蔣倫妻戴氏

蔣倫妻山陰戴氏女名輒齡早寡有節行既老鄉人欲上其事輒止之曰常事耳何煩官府

徐宗谷妻張氏

張氏名璩奴黃岩人少聰慧適徐宗谷未幾宗谷為仇人所害張負姑匿岩穴中聞道達姻家泣謂姑曰嬾不節死者以夫仇未報遺娘未分耳既而生女幸妾生男張撫字之如已出明年被姑理仇於官抵之法始還家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五 光緒堂

招夫魂而葬之焚香誓天守死不二年五十四卒

鄭翰卿妻徐氏

鄭翰卿妻山陰徐氏女翰卿出遊山西十年不返徐倚奉舅姑竭盡心力家貧而漸澹不乏姑疾劇額天請代疾遂愈後翰卿歸旬日病卒徐營斂畢歎曰向不即死以夫在耳今夫死矣何以生為絕粒七日而卒

黃紳妻洪氏 似胡氏姪嬭吳氏附

黃紳妻洪氏淳安人年十七歸紳甫一年而紳歿止一女一日歸寧父兄欲奪其志逼之更嫁洪遂抱女觸寒

水涉河以歸。誓無他志。獨立以奉黃氏祀。年九十卒。胡氏姪。賴吳氏皆幼年。嬌居悉化之。守節未嘗變。人稱爲黃氏三貞。

潘順妻徐氏

徐氏爲程人。年十六歸同邑潘順。未幾順死。徐引刀斷指。誓不嫁。及卒。取指以殉。而所染鳳仙花色。殷紅猶在。

李珂妻俞氏

子賴吳氏孫賴陳氏附

李珂妻俞氏。秉康人。年二十五居嬌。守節于祿。賴吳氏年二十九夫亡。子死。誓繼姑志。孫齊娶陳氏。年十九亦

附本

卷之五十一

西

光緒堂

寡。因自誓曰。守節女。賴常事死。李氏世德有自。平台州

王一寧。題其堂曰一門三節。賴四世九賢孫。

胡谷銘妻王氏

王氏名潤玉。鄞人。年十九歸胡谷銘。質性婉婉。生二子。皆幼。夫染瘵疾。延及一門。死亡略盡。潤玉時年二十餘。抱遺孤。獨處一室。人共危之。母家以其盛年無依。力勸之歸。且曰。是家不祥。而欲相從。爲鬼邪。蓋改圖焉。潤玉泣曰。夫宗祀幸有子。使吾一出。是門豈胡氏神主何地乎。吾未亡人。禍福固非所計。自誓以死。勤苦紡績。撫養

二子。底於成立。壽七十二而終。

夏子昭妻顧氏

顧氏崇德夏子昭妻。顧歸夏六年。年二十七子昭死。遺孤在襁。祿舅有愛于致養。諭顧使自爲計。顧涕泣以謝。願奉終身。後舅與愛子又相繼死。顧竭力營葬。中更亂。離卒無玷。污以全節終。

周天寵妻黃氏

黃氏名玉瑩。西安人。許聘儒生周天寵。未嫁而天寵病瘵。將危。黃知必不起。堅求侍疾。父母不能強。命之往。天

烈女

卷之五十一

圭

光緒堂

寵適一賭。黃目遂瞋。黃時年十九。慟哭盡哀。歛夫絞余之屬。皆經手製。送葬途有高壑。將投之。賴侍婢夾持而免。自是每袖一繩。以誓必死。悉散奩具。衣飾於妯娌嫌。林惟圖天寵像。朝夕哭奠。如初喪。事舅姑以禮。舅姑感其義。亦視之如親女。數年鬱鬱成疾。嘔血死。年二十六。

方氏二烈女

方孝友附

方氏二烈女者。正學先生之二女也。正學死難時。夫人鄭氏先自經。二女未及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下水中。死。先是正學被召草諫。不屈。親屬皆面縛就戮。正學之

季弟後至正學目之不覺淚下季弟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規正學之弟至二女子之死未有知者余故表而出之以見正學篤信守道不戴厥心而死難精誠蕪潰家庭閭閻雖二小女子臨難赴義視死如歸不獨與正學伯仲之死同時爭烈而已卽謂爭光於千古之日月亦可也季弟名孝友字和賢二女適其名第稱之曰方氏二烈女嗚呼烈哉

石孝女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宋編修石斗文七世孫女也洪武末坐事籍沒繫京獄妻吳氏以漏版獲免依父家以居時孝女在機杼中一日潛脫桎梏逃歸匿吳家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匿其尸吳含悽鞠女女既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悲憤莫能伸永樂初女年十六名閭競聘而舅氏主其婚以配族子吳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奈何又爲吳氏嬖忍事其家廟邪母曰我不幸失所天事不我從奈何女頷而不答及星期已屆治裝于歸吳族戚喜

得賴方禮賓未畢女竟經死室中衆皆驚愕詰其母仰天大哭曰吾女之死爲父報仇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者之罪

潘仲岳妻程氏

程氏潘仲岳妻衢州人永樂間仲岳戍遼東程氏送之行解戍者悅其色戲調之程怒解戍者遂以軍政挾與偕行法不能阻仲岳與程計恐在途遭辱程曰妾自爲計君勿憂也結以整裝故還家卽自經死鄉人義而傷之執筆作哀詠者數百人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楊彥璋妻魯氏

魯氏名淑清海鹽楊彥璋妻淑清世居海鹽其父彥中徙餘杭而嫁其女於故里楊氏永樂丙申夏倭夷犯海鹽武原鄉擄掠男女淑清亦在擄中度不能脫置兒於路傍泣曰天不絕我後幸活我兒潮至遂躍入海以死時年二十一

金良女汝安

金良女鄞人名汝安父母多疾汝安侍養惟謹及笄里中大家爭求聘汝安自謂父母老且病雖有兄弟驅馳

門戶事朝夕。乏供養。奈何舍去。自是。如。草。茹。每夜焚香告天。請二親壽。後父母俱八十餘而歿。汝安居。喪六年。遂終身不嫁。太史危素爲之贊。

童敦妻李氏

童敦妻李氏。名榮壽。昌人。年二十四而寡。舅爲夫營葬所。李求結壻於旁。父彥真欲奪其志。私許同里蔣武。遁而嫁之。李知勢不可遏。囑舅姑以後事。且曰。妾死於此。父必構訟歸死於家。則無害矣。泣拜而別。復至夫墓。慟哭而歸。說謂其母曰。兒失叙。母可往卜。家有一妹。又令尾其後而促之。遂入室自縊。母歸已死矣。父大怒。欲燔其屍。適舅姑送衣衾及棺至。就斂。則叙縛於左股間。遂收葬於向所築生壙中。時會葬者數百人。莫不爲之揮淚者。

袁堅妻方氏

方氏。金華人。軍士袁堅之妻。堅以酒喪家。卒殞於城北。濠上方貧無依。乃卽殯所。開棺寢處其中。飢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竟死棺中。郡守劉公蒞封土爲墓。而禮祭之。

卷之五十一

元

光緒堂

華榮女妙清

華氏。名妙清。杭州右衛前所副千戶榮之女也。早歲喪母。躬浴其尸。取水注器中哭。則出而飲之。茹素十餘年。坐臥儼思。恒若有見。初榮代伯氏戍彭城。永樂間。累征討功。拜前官臨戍。語女曰。吾起戰陣。出萬死得一生。荷國靈寵。位爲千夫長。期世世及也。今中道死于震幼。且弱族人利。吾官者行且將不利於震。汝以女子從一少後母。其若之。何。語未既。女卽哭應曰。吾雖孑然孱也。請得事我母。長我弟。令嗣我父。勛終不從。婚嫌去。遺父憂。

劉女

卷之五十一

元

光緒堂

矣。榮卒。女遂一意奉母。保護震備至。媒灼來者。輒啖拒之。後有伯之子。麟。果欲奪震官。令人百計誘女嫁。女剪髮碎面以示已志。且則爲震。勵。祿於天。晝則勤女。紅至夜。分不寐。以給衣食。竟育震成。製官且教以忠孝。自樹終身。果不嫁。其母王氏弘治間以守節受旌。女獨不及。餘杭鄒宗伯翰爲著孝烈傳以風於世。

孟貞女蘊

孟貞女。名蘊。諸暨縣民女。初許嫁縣學生蔣文勗。未成婚。文勗克貢入監。爲御史。病卒。蘊年纔二十。聞喪號慟。

歸蔣氏執喪三年養其舅姑盡孝終身不嫁人稱貞女

胡昌妻汪氏

胡昌妻汪氏蘭溪人嫁未幾而昌亡家赤貧誓不更適昌弟昉貪鄙時加逼挾不聽乃私受人財物許嫁之及與夫昇輜至汪氏心覺焉顧已無奈何乃更施粉澤易服繆爲願嫁狀東方喜飲不顧因從便門趨出溺萬安橋下家人索之不得踪跡至橋畔沙磧中見雙屨宛然入水求之屍已僵矣

李志寧妻劉氏

卷之五十一

辛

光碧堂

劉氏名添壽昌人歸李志寧五年而寡以死自誓父母以其無子欲奪而嫁之劉號哭哀訴又託父母之親厚者勸之終莫能止遂爲必死計製長旛繪夫及已像於上置諸篋中泣別舅姑而歸父母甚喜亟召媒灼議親舉家出迎而劉已投舍旁池中死矣舅姑逆其喪啟夫穴合葬焉

呂嗣芳妻顧氏

顧氏名妙善嘉興呂嗣芳妻方與伯子本相繼歿於官仲子原甫八歲顧携孤還鄉貧甚教苦守課子讀書

弱冠成進士廷試第二人以翰林學士人內閣參贊機務顧臨終勉其子曰忠孝一道也而父兄未竟之業惟見善成之故原立朝事績載之國史者得之母訓居多封太宜人享年八十有七

宋原用妻石氏

石氏字景榮鄱陽石思孟女少解文字年二十奉化宋原用任鄱陽教諭因娶焉閱六載原用卒石氏時年二十六二子俱幼母氏欲留之石泣曰夫死即未亡人爾今舍二稚弄舅姑失三從之義吾忍爲此獸行邪噉指

卷之五十一

辛

光碧堂

自誓母不能強遂奉喪歸及抵家糧無宿儲艱苦殊甚石盡貲裝以養舅姑舅嘗患疫痢石衣不解帶手滌廁踰晝夜侍藥糜無倦色及舅姑歿葬祭盡禮勤紡績以資二子學庭聞之訓尤嚴於禮節鄉族婦女咸服其化宣德間有司奏旌其門

方良規妻章氏

章氏蘭溪人適同邑方良規年二十六而良規亡遺子鉅甫六歲族之長強使改適章歎曰嗟乎斯言何爲至於我哉夫予之天也乃欲予背之孤鉅予之嗣也乃欲

子弃之背夫不義弃嗣不仁是欲禽獸我也有死而已
請勿復言遂毀容斷髮終身不二年九十餘卒

王伯璽妻張氏

張氏名相字敬助父爲餘姚張雲龍先生有隱德善識
鑒錄奇其女教之經義適慈溪王明白先生之子伯璽
爲金溪令有能聲雲龍嘗囑其女曰得甥當告我舉首
予以告視之曰來矣名之曰來再舉子再告之曰復來
矣名之曰復既而以第三甥告曰亦足與二兄鼎足而
立名之曰鼎來復同中宣德丙午科來爲工部尚書復

卷之五十一

至

光緒堂

列女

舉進士爲刑部主事鼎爲御史終廣東僉事張封太夫
人相夫教子一以古人爲法金溪既歿日三復敬姜君
子能勞後世有繼之言以勗諸子大書日新二字於書
齋以示警子在官邸每手書箴訓諄諄以竭忠報主和
僚友廼子姓爲規終不及其他來征湖貴時手製汗衫
遺之云非爲不足汝所恃使汝知我尚康庶得安心王
事不以我老爲念耳及凱還復戒以毋自矜伐以全居
美之道其手澤至今子孫寶之

章孝女銀兒

章孝女名銀兒蘭溪章清郎女也清郎死銀兒獨與母
居時邑中多火災其室畫燭未能復搆結茅廬以棲其
母寢疾連隣居又火烟烟四起銀兒出視衆呼令亟走
銀兒曰母病不能動何可避也亟返入廬欲扶母出烈
焰忽覆其廬矣衆皆踊足莫之能救火熄出其尸銀兒
雙手抱其母同焚死

徐孝女

徐孝女者嘉善徐遠女也年六歲母患臃瘡甚孝女問
母若爲得愈母謾曰兒吮之乃愈孝女遂請吮母難之
則女悲啼不已母從之數日果愈

卷之五十一

至

光緒堂

列女

譚弘妻沈氏

沈氏崇德譚弘妻也年十七歸弘三載而弘卒遺孤僅
歲餘晚姑陸氏在堂有親子婦日拮其貲裝璜盡無難色
謀去沈而併其產於親子婦日拮其貲裝璜盡無難色
奴又謀圖其孤沈懼携歸父家鞠焉久之陸恨弃奴收
婦而還孤折產與親子婦等沈於齟齬艱險中奔資保
孤智與節令人以爲難壽八十餘卒

姚率妻周氏

周氏名福蓮，海鹽姚璵妻。年二十二而寡，生一女甫八月，父孟經欲奪其節，福蓮以死自誓。父怒，詈而逼之。福蓮顧女悲慟，曰：「兒安歸乎？」少選，父索之不得，已抱其女赴水死。俄得尸，子母抱持如生翌日，具棺飲將焚，木煨有蝶從烟焰中出，文彩爛然，向祖墓飛去。張黃門寧爲立傳。

王璵妻柳氏

柳氏蘭溪王璵妻。年十七歸璵，時璵已病，爲脫簪珥求醫。璵病革，與柳訣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當別嫁。柳泣以死殉。封日夜侍湯藥，不少懈。迨璵死，殮畢，欲投於棺。

齊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及撤靈，又欲投於火。姑與妯娌力救之，哀哭不絕聲。潛自爲送死具。翁姑懼不測，密遣女孫伴睡。柳語女曰：「明早翁姑問汝，但云夜半子時女幼，莫知所云。俟女睡，沐浴更衣，就繼女驚覺，亟呼翁姑救之不及。」蓋子時也。

包慎妻徐氏

包慎妻山陰徐氏女。歸七年而慎死，無子。同邑右族鮑某色以利誘其姑，及其夫之弟欲強娶焉。徐氏髡髮毀容以拒之。姑故投諸艱，事莫變其志。徐知不免，自縊。

而死

吳曇妻嚴氏 孔淑貞附

吳曇妻山陰嚴氏女。曇死，無貳志。子顯舉進士，官刑部郎。娶曲阜孔淑貞，寔宣聖五十九代孫也。顯卒於官，淑貞扶柩南還。舟抵濟寧，水令去。父母家僅數里，許父母造車迎之。固辭曰：「夫柩在此，義不能暫舍。至於水解發舟，終不履岸。比至顯家，闔戶毀容以苦節終。」

虞守中女奉娘

虞鳳娘，義烏虞守中之女。其姊嫁徐明輝而卒。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無同妻之理，卽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遂絕口不言，自經死。」

剛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徐文佩妻山陰鄭氏女。文佩病亟，囑鄭曰：「我死無子，汝將若何？」鄭泣曰：「倘君不幸，俟季叔有子，卽吾子也。時季叔文佩之妻童始娠，尋果子鄭喜，襁抱示其夫。夫以舌舐兒首，遂卒。明年文佩亦死，童與鄭共撫遺孤，無貳心。」

徐文佩妻鄭氏

范氏二女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月

而寡次將歸傅氏而夫亡二女同守節別築一垣圍屋數椽田十畝於內以自居種獲有時父率傭以入餘日則閉戶相對雖淮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後自爲塋於止水墩竟合葬焉族人以其遺產立祠祀之

徐福壽妻王氏

節婦王氏淳安人年十九爲蜀阜徐福壽妻仁慈孝敬深執婦道明年生子士華越七年而姑與夫相繼死節婦值兩喪哀毀瘠甚幾不能生服既除舅以年邁莫給衣食欲奪其志節婦指日誓曰婦無再醮禮卽有異志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猶如此日由是舅不能強節婦益服勤儉甘淡泊躬紡績養老撫幼備極艱苦舅歿營備葬祭無違禮延師訓孤克底成立讀書習爲鄉善士節婦年八十有七稱水亡人者六十餘年節操凜凜人無間言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貞節商文毅公爲之傳贊曰人有恒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婦以夫爲天者也若徐節婦者夫亡守志六十年如一日豈非順天者乎福壽光榮享有子孫之盛非彼蒼者有以相之哉噫順天者昌予於徐節婦有徵矣

俞姻奴

俞姻奴永嘉人父貞早亡家貧母再許適姻奴泣下數日溺衆挽慰諭之母旣適乃暫隨母入繼父家居常快然無念及父涕下如雨居無何母亦亡繼父子欲犯之不從繼父子仍賂其母婢諷焉姻奴罵之婢曰若堅不從彼必殺汝矣又罵曰死則死耳我終身不受凶暴侵凌也婢退他日繼父出其子果持刃入房迫脅之終不屈遂見殺繼父還捕其子置空室中飢死乃葬姻奴時宣德癸丑早何守文淵禱雨未應耆老林提言其事何守曰其在此是乎遂爲文遣祭其墓明日果雨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葉俊妾何氏

何氏名京女永嘉人德性貞淑姿容秀整爲葉俊妾俊以山西太原府知府致仕歸卒於家何心痛之哭至氣絕而甦成喪後三日潛身沐浴以膏塗首傳粉施朱身衣衫服泣告夫人薛氏曰大人在日妾御莫敢嘗夕今夫人地下無人侍奉妾願以身當之拜別夫人爲之永訣夫人反嗔怒之以爲此女連日過哀失神乃致此耳何竟自縊而死夫人與衆婦大慟聲震閭里里人聞於

有司有司躬往視之莫不嘉歎爲題其銘旌曰烈女何氏之柩

宋允中妻魏氏

宋允中妻會稽魏氏女年十六贊允中僅三日而允中歸尋歿其家火之投骸澗水魏奔赴拾夫骸還拯家園中服喪三年父母欲嫁之則號泣欲自殺家人知不可奪然業已受他幣第嚴爲之守比近者臨門守稍弛魏乃潛之園中自縊死

李汀妻呂氏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呂氏名主奴爲永康呂汀妻汀赴姚泉汲水失足溺死目慟哭仆地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姑憐其少寡強更適之呂聞乃縫衣乘獨赴汀溺所死

朱泰妻吳氏

吳氏女會稽人適文學朱泰性至孝姑唐病瘵而性暴時加箠撻常跪受已輒起進飲食惟如也自食粗糲布褐常不完而姑之膳藥極精好既而泰死無後或勸之他適輒號踊欲絕奉其姑益謹卒與姑相繼歿閭文傳重其節爲白有司捐貲創祠祀之

陳曙妻張氏

陳曙妻蕭山張氏女受聘後陳日寥落不能娶父將有異議張曰受聘陳卽陳妻也寧死不願更適後歸陳未幾曙卒與姑同寢一旦白姑曰天氣甚熱可獨宿姑聽之是夕卽自縊於床屏間距夫亡未三月也

馮光霽妻劉氏

劉氏慈溪人聘於馮光霽光霽卒父宦所劉時年十七聞訃卽哀毀如不欲生輒歸劉請歸馮治喪母憐之不可哭曰聘不爲先婚不爲後不負此心死無憾矣遂奔

列女

卷之五十一

三

光緒堂

喪命治兩墳墳放欲投以殉姑力挽之遂終身不御鉛銷獨處一室日事織紵族人罕得見其面事聞詔旌其門題之曰貞淑

周廷輝女

周廷輝女松陽人年十八有姿色正統間避難橫山寇至欲迫去不從卽以刃嚙其頸脅之女曰欲殺卽殺決不汝從遂被害鄉人哀而葬之

周本恭妻趙氏

周本恭妻諸暨趙氏孟德女名淑少時父嘗授孝經列女

傳等書年十八歸本恭十一年而恭卒時值兵亂淑嚙指自誓孀孤從一勝避山谷間飢餓顛踣無二心亂既定還家治麻縷自給夜然松脂舉詩書授諸孤其兄公亦早死淑撫其遺孤如已生婚娶亦先焉後皆成立

蔡儼妻包氏

蔡儼妻包氏宣平人幼有淑質適儼勤於內助正統中鄉寇作亂包氏從舅姑避難東岩岩破包氏被執給賊曰我有金銀藏岩穴中當往取之賊以爲然同至其所遂自投岩下死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四

光緒堂

谷得與妻陳氏

谷得與妻陳氏麗水人年二十二善容色景泰元年春叛賊陶得二輩劫掠鄉林陳與隣煩同避岩穴爲賊所執欲犯之隣煩不敢拒陳獨憤罵不從賊脅以白刃罵愈不絕賊怒而殺之賊去鄉人斂其骸葬於小嶺因名其嶺爲烈煩嶺

翁錄妻鄭氏

鄭氏名惟孝慈溪海豐尹鄭淵女歸翁錄錄奉例輸米携鄭上京卒於途鄭扶柩歸葬時年二十七無子翁伯

仲欲奪其志鄭曰有姑在姑亡又欲奪之曰有父母在遂大歸於宗繼紉自給及父母亡屏處敝舍无鐫地爐以供朝夕年踰六十出所積治棺槨絞衾甫具而竟以微疾死

楊孟輝女守貞

楊守貞者鄞人楊孟輝女也甫八歲字俞氏伯子頃之伯子夭俞氏請以仲繼楊父母許之守貞聞嘗怵懼不樂比俞請婚期守貞以死自誓泣拜母前曰兒死矣兒死矣大人許兒爲俞伯煩噲知有仲也願大人以兒子畜之雖白首不悔父母憐而許之遂卧起一小閣絕不與家人相接年六十四而卒楊氏私謚爲守貞

諸仕俊妻舒氏

諸仕俊妻舒氏慶女名貞年十八歸仕俊仕俊故服賈既娶貞稍流連貞曰人其謂我何力贊之行行未兩月而計至貞哀慟屢絕聞者無不隕涕如是者三月仕俊骨歸貞親營墳葬之哭曰所未同穴者爲姑在也其姑念家貧身老貞年方十八恐後無所賴謀嫁之貞曰甘紡績奉姑終身若嫁但有死耳慕貞者乃重賂其父

列女

卷之五十一

四

光緒堂

母業已定盟矣。貞知其不免也。給父曰：俟吾薦夫畢，惟父所欲。適於是賣其衣飾，擇日治齋，供供畢，漏下已四刻矣。逮其母與姑俱就寢，乃沐浴，衣麻衣，被以長裘，牢結之，而截其餘帶，用素帛裹其足，取夫嬖故所服御，實一篋內，以赴火焚之。遂自經。俄而火熾，衆驚救之，則貞已死矣。

趙孝女

趙孝女，奉化趙鎮之女。父母連喪，女時年十八，尚未納采。弟淦幼，未能立。女念無以撫淦者，遂誓不嫁。育淦成，立至娶妻，生二子，曰英，曰豪。時年四十矣。士大夫皆重其德，欲令歸於貴族。而其弟旋歿，女又誓不嫁。撫其二姪，比英豪相繼歿，又撫英之子諫。女終不嫁，而宗祀賴以不墜。人稱爲孝女云。

包文助妻張氏

張氏，名如湏，鄞人。年二十二，歸包文助。甫葺月生子，旬未及晬，而文助夭。夫之女弟，誘以改志，毅然不聽。女弟見不可奪，夜僞爲鬼祟，以怖之。張知其僞，覆燈以覘，俟祟發，即放燈。女弟大慙而退。自是屏華飾，勤紡績，養姑。

列女

卷之五十一

聖

光緒堂

育子卒。振包氏之宗，旬長丕弘家業。孫曾蟄蟄，年八十餘而終。後曾孫澤溥，聯舉科第，爲御史，人以爲節義之報云。

徐傑妻任氏

任氏，慈溪人。性貞肅。年二十，歸徐傑。甫二年，傑以應試不第，怏怏致疾，將屬纊。而子錦方在娠，任泣語其夫曰：君上有母而吾幸有娠，必期奉母育孤，以存若後。誓不毀節辱君也。傑於枕上作頌首狀曰：謝卿果爾，吾目瞑矣。夫亡一月，子錦生，育之漸長，使讀父書，嚮環劍以佐費。勤織紉以資養。卒成其子錦，第進士官至都御史。

列女

卷之五十一

聖

光緒堂

包謙妻鄭氏

鄭氏，陝西臨潼人。父任杭州府稅課大使，携女隨任。擇杭士秀拔者，得錢塘包謙歸之。謙舉成化己丑進士，授行人，卒於京師。鄭氏時年二十六，父聞謙卒，命其子至京，迎回臨潼守制。遺孤光弼，方五歲。鄭氏謝泣曰：子歸侍父兄，則包氏宗祀絕矣。遂扶柩還杭，家屢空，勤女紅以自給。無間昕夕，寒暑十指皆學課子讀書，焚膏盈勺。竟始龍寢，日以爲度，或誦讀稍怠，即抱謙神主哭不輟。

聲子亦奮勵應明經選官貴池縣學訓導鄭氏年八十
三始卒

張昱妻彭氏

張昱妻彭氏字妙寧嘉興人父公衍有文行教以列女
傳諸書及節義事妙寧曰是不難人當壁碎而潔無寧
瓦全而穢父鍾愛之館昱為甥未幾昱疾且革妙寧泣
曰妾與君同年生必期同年死君苟不幸妾固不忍獨
存已而昱死兒尚在抱既殯輒欲自盡姑挽奪得不死
姑泣戒曰吾年老爾兒幼且病忍棄捐邪乃奉姑命調
劑未幾其兒愈遂絕飲食墜跌號泣五日而死

卷之五十一

聖

先聖堂

陳佳妻王氏

王氏慈谿人既聘於陳而夫佳病且革為娶王以慰之
及門即入侍湯藥未幾佳死時王年方十七即屏簪珥
服御衣斬衰誓不再嫁後姑張遇之無恩責其未成禮
而守為無名王曰既入陳氏之門經事君子何謂無名
張乃使人邀其二弟從容諷之王不答入卧內截髮以
示張終欲強之害辱百端二小姑凌之若婢稍不順輒
斥其面張聞復加捶楚王口無怨言第曰不遇嫁為婢

亦甘也每夕寢處小姑床下受卑濕遂病偃王私自幸
曰吾今而後吾知免矣鞠其猶子梅為嗣保愛過於已
出教之業文後領鄉薦為祁門教諭王以高壽卒

吳節嬭鄭氏

吳節嬭者平湖鄭氏女也父肅娶於茹雍敬一德寔生
節嬭節嬭幼閨內則年十七歸海鹽吳贈君某未幾贈
君殞矣當是時節嬭年纔二十八有兩孤日夜躬衣食
教之茹茶揮血益久益勵蓋五十年年七十八而終人
咸稱為吳節嬭云節嬭執勞自飭蠶績織紵寒煖無休

卷之五十一

聖

先聖堂

時姑且亡呼幼女隔之節嬭以累汝節嬭育而嫁之稱
矜九十事其舅始終極恭順雖魚菽之薦筐篚必自獨
曰養與祭皆嬭人事敢不虔節嬭又能念父母孝敬不
衰歲時上冢輒泣下徘徊不能去時時述贈君長厚事
教兩孤曰而父宜有後慘結酸愴然未嘗夜哭也仲子
舉進士令宣城分祿遺節嬭節嬭曰嗟乎祿養汝庶幾
汝祿無妨汝庶乎慎無復爾既封太安人貴矣益纖儉
居約一布被更六十年綴緝不忍弃正德中有旌典有
司擬上之朝節嬭則謂仲子曰從一而終吾盡吾心焉

耳。吾業受封。敢邀再命。汝亟謝。故有司輟弗請。兩子長昇。仲昂仕至福建右布政。自有傳。

葉孔賓妻鄭氏 夫何氏附

葉孔賓妻鄭氏。青田人。孔賓父卒於官。往撤喪。渡揚子江。舟覆而沒。鄭氏年二十三。子甫生十月。家貧。或勸改適。鄭矢心不從。夫何氏年二十一。鄭曰。我守夫志。若無子。宜出。妾涕泣曰。主母既守志。妾當奉以全節。何以出。為相依紡績度日。葬舅姑。撫幼子。共處六十餘年。時人謂之雙清。

列女

卷之五十一

聖

光緒堂

孫玉妻楊氏

楊氏。仁和人。年十九。歸錢塘孫玉。承事舅姑。以孝敬稱。居數歲。玉卒。楊氏哀毀絕粒。求以身殉。姑諭之曰。吾二老人待汝。以終。藐諸孤。待汝。以育。汝安得死。於是楊氏雪涕強食。誓天守志。時年二十七耳。人有欲移其志者。輒斥絕之。終身不與語。屏去膏沐。恒自稱未亡人。勤儉克家。以守夫業。教二子宗。誦宗祏。必以德義及舅姑相繼殯。殯具以襄大事。人云。孫氏有類勝於有子。

何謙妻吳氏

吳氏。名慶真。海寧人。許字何謙。未歸而謙卒。慶真遂衣衰麻。為謙執節。父母憐其少。欲奪其志。慶真哀慟不欲。生遂寢已。而父母相繼歿。兄嫂因其志不可變。因析屋分爨。以恐之。慶真依幼弟景輝以居。紡績自食。者八年。

弘治丁巳冬。舅姑為謙喪事。慶真具牲醴。偕兄弟哭奠。畢。回家闔寢室。自縊。時年二十有八。舅為歛。屍合葬焉。縣令江東易蒸贊曰。春風桃李。六禮初交。夫類既定。山嶽不摧。破鏡埋光。孤鸞沉影。一身綱常。重於九鼎。俾彼高岡。馬鬣其中。生未同處。死則同封。嗟哉烈女。節義完。

列女

卷之五十一

聖

光緒堂

備所讀何書不識一字。

高逾妻李氏 子類曹妻陸附

李氏。名阿妙。桐鄉人。年十八。歸逾。生子熊。方晬而逾死。家貧。舅姑復相繼歿。歸依其母吳氏。以若母諭之。改圖輒痛絕。母不復強。熊既長。娶曹。無子。李為熊娶妻陸氏。甫得子而熊又死。曹與陸皆矢心不戴。上事孀姑。下撫弱子。兩世三節。鄉黨重之。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二目次

列女

明二

吳江妻李氏

張鸞妻汪氏

徐泰皓妻陳氏

金傑妻徐氏

周漁妻王氏

滑鳳妻陳氏

莫潤妻沈氏

葛璋妻蔡氏

鄭好容妻詹氏

趙氏女璠

吳縉女

鄭璽妻魏氏

列女目次

卷之五十二

一

光緒堂

呂洵妻居氏

俞僧妻王氏

周孝女

豐勲妻徐氏

張維妻凌氏

張晟繼室于氏

方瑄妻沈氏

馬興繼室沈氏

袁子純女妙善

顧燁妻梅氏

高霽妻常氏

朱璋妻章氏

張道晟妻褚氏

子清嫡孫氏孫貳附

宋鼎妻周氏

丁杲妻應氏

劉越妻孫氏

李珂妻胡氏

金模妻呂氏

萬制三女月娘

衛蘭妻趙氏

張寧二節

蔡烈嬭

吳忠妻王氏

鄭銀妻朱氏

吳榮妻項氏

朱炳女

竇烈嬭

葉三妻蔡氏

忻玉妻楊氏

陳襄妻倪氏

李淳妻盧氏

石門丐烈嬭

孫氏女

陳文濠妻高氏

陳原理妻馮氏

姊潘氏附

徐氏三節

列女目次

卷之五十二

二

光緒堂

張珍妻趙氏

季君問妻萬氏

胡鈇妻徐氏

陸衍妻糜氏

嬭周氏附

董壽妻王氏

董湄妻虞氏

徐壽妻梅氏

蔣邦沛妻陳氏

葉氏女

林汝殷妻王氏

周顯妻張氏

周淑清附

向升妻王氏

凌桂妻張氏

高瑞妻郎氏

張生妻沈氏

王三狗妻陳氏

朱貴妻范氏

錢欽妻茅氏

朱道弘妻陳氏

吳伯鳳妻葉氏

方嬭王氏

許元忱妻胡氏

符松妾真奴

閔鑾妻孫氏

王曰可妻李氏

夏冕妻王氏

周應祁妻項氏

劉伯春妻張氏

沈束妻張氏妾潘氏附

沈氏六節

茅氏女

陸美妾俞氏

馮警妻張氏伯妾徐氏附

竺欽妻陳氏

傅梓女

徐氏女

列女附次

卷之五十二

三

九君堂

黃鶴年妻張氏

蔡孝女

程璣女菊音

馮坤妻夏氏

陳貴妻李氏

沈澤女淑貞

史立模妾馮氏

袁栢妻趙氏

孫承祖妻嚴氏

沈泰妻胡氏

朱球妻夏氏

劉漁妻馬氏

秦某妻顧氏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譚

鹽官許 倍叔魯氏閔

列女

明二 共一百九人

吳江妻李氏

吳江妻餘姚李氏女夫與舅姑俱病疾李周旋湯藥旬日不少怠既而舅與夫俱死家故貧遭此兩喪愈益貧令哀紡績以養姑及幼子而已恒凍餒時年纔二十耳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一

九君堂

明年有黃某者謀娶焉其夫族吳琰者貪賄無耻人也黃厚賂琰使嘗其姑而以尊劫之不從琰乃陰與黃氏及父家約稱其母暴病肩輿迎李李倉卒升輿然非故道心疑之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伯几席連之成禮李伴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也姑既許之復何言然妾自夫沒未嘗解帶今願一湯沐又問聘禮幾許姑曰幾許曰謹藏之爲終老計衆喜具湯湯至求如廁又之不出闢厠戶視之則已經矣

張鸞妻汪氏

汪氏慈谿人聘於張鸞未適而鸞遊閩中父母度其將返預娶汪過門以俟月餘忽報鸞死矣汪驚仆仆地移時方藉普無他志其母憐其未成嬾誘以歸諭之更嫁汪乃投簪取珥雉其衣曰還汪家物歸張氏身卽登舟而返獨守孀閨未嘗踰戶外後忽病疹危甚翁姑爲之迎醫汪却之曰吾得死所矣豈更藉醫求活邪遂卒遠近憐而賢之

徐泰皓妻陳氏

陳氏名妙善錢塘人年二十一爲徐泰皓妻越三年而

劉女

卷之五十二

二

光碧堂

泰皓死無子妙善苦志不貳事翁姑曲盡孝養每以徐氏宗祧爲念更託所親勸翁納副室生子崑妙善慮其孱弱且翁年近七旬盡心撫育以至成立徐氏之宗賴以不絕崑感丘嫂恩以母事之及卒崑行三年喪君子以爲宜

金傑妻徐氏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傑妻也傑兄以罪逮京師傑往請代瀕行時徐已有身傑顧謂曰子去生死不可知生女已矣卽生男可善撫之金氏之鬼庶不餒而已而悔曰

吾幾誤君傑去萬無生還理卽死汝可善事後人徐飲泣曰君誤矣君以義往必義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而已敢忘託乎已而果生男名之曰常居無何傑兄得生還而傑竟死獄中計聞徐哀毀不欲生乃撫孤僕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宗祧何強起括奩具營葬事服闋父母或勸之他適乃引刀截髮斷指以死誓時年二十二茹淡攻苦績紵給食以教子年八十餘卒

周漁妻王氏

劉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碧堂

王氏奉化人許嫁周漁未娶漁病既革索見其妻不已母送女至門漁一見卽絕王氏卽守喪辭母痛誓不返終身無變志

滑鳳妻陳氏

滑鳳妻餘姚陳氏女歸鳳未幾而服賈荆襄間十一年不返或謂鳳已死矣舅姑輒欲嫁之嬾曰使鳳果死嬾當以死事舅姑鳳倘生還而嬾已嫁嬾固置不諭舅姑將何以解於其子乃斷髮誓守鳳果還數月而鳳復去無歸期方是時嬾已誕一子飢寒辛苦未嘗幾微怨恨

無何而色內大疾其姑瘞且死嬖顧天曰妾夫客於外今姑遯危疾妾聞人肉可療死願剖股以進惟天神默祐婢姑更生得再面其子妾死無恨遂剖左股和羹以進姑竟愈人謂陳氏孝義之誠格於神明

莫潤妻沈氏

沈氏餘姚人有美色年及笄爲莫潤妻潤暴悍好飲博不治家人產輒促其妻爲不義事沈曰但有一死耳不義不忍爲也潤知其不從乃陰與富兄約強改嫁之遂自經其前死

列女

卷之五十二

四

光緒堂

葛璋妻蔡氏

葛璋妻上虞蔡氏女年十七歸璋明年璋卒未三月里中兒屠某謀娶之其姊蔡妯娌也假他事給與娉會而屠從旁竊視之蔡覺哭曰何顏再生人世耶奉舅姑夜膳畢沐浴服衰自縊死

鄭好密妻詹氏

詹氏青田人爲同邑鄭好密妻好密嘗忤大姓劉某劉伺計傾之適土寇聚採銀坑誣坐好密巡司戒捕好密逃去捕卒四人縲詹入官曉時披涉淋瀝三十里無人

烟詹自度不免時一卒髯勇三卒惟命詹知之游目屬髯勇卒背三卒給之口賔涉深麓三管勾無禮願爲主母縱其亂妾行君家惟所私髯勇卒意詹悅已掖詹出山三卒言稍涉戲輒詆之越二十里至黃壇遇歸樵詹顧髯勇卒曰妾屢折不利賔行假樵刀去之執屢呼四卒戲曰妾擲屨先得者夕當待寢遠投屨於棘藿四卒喧笑望屨競趨詹引樵刀自刎四卒驚走時盛夏暴尸於道經旬蠅蚋不卽面目如生官葬之事聞當道執四卒斃之杖下邑人陳中州爲之傳曰詹之死固難而潔身不污尤難荷綬出入麓藂三十里無人烟之岐計倚髯勇以退羣狡笑談弄屨以就死地此其智其節雖古之忠烈容有未盡詩書不足稱矣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五

光緒堂

趙氏女瑀

趙氏女名瑀縉雲人宋格菴先生六世孫年笄未嫁時流賊犯境居民奔避瑀父卧疾不忍離遂被執欲污之瑀給賊曰少人安慰吾父卽富從汝賊聽之卽解裙帶自經死賊重其義遺白金爲飲具咨嗟而去

吳縉女

吳縉女新昌人年未笄而縉死母石氏泣謂之曰我幸有孕若生男則汝父不死矣顧奈家貧何女奮然曰倘天祐我父使有弟願在家輔之不適人也後果生男遂堅守前誓母欲爲之贅婦曰有婿卽有外心亦弗許終身不事粉澤日夜拮据不急年七十六卒葬銅坑陳家塢人呼爲小娘冢云

鄭璽妻魏氏

魏氏字德盛蕭山魏文靖公仲子完之女幼有志操頗涉書史及笄擇配得錢塘鄭生璽贅於家璽回杭定省

鄭太

卷之五十二

六

光碧堂

得暴疾德盛聞之欲往侍湯藥祖母丘夫人與之俱行比至其夫已死德盛頌絕良久始獲至夕以白練自經於尸側祖母解之得不死及歸渡錢塘江據舷投水女奴力爲抱持遂已抵家又欲自縊家人晝夜環守無所得間遂斷髮毀容嚙無名指流血不已風中其患處而死德盛幼時嘗以父患劇疾日夕禱於天乞以身代父父病卽愈弘治間事聞詔旌其門曰孝烈

呂詢妻居氏

居氏海寧耆舊正之女笄而字於呂詢詢幼喪母而父

病癘絕不省識人事氏歸無何詢死後姑迫之他圖氏不爲動乃分出之北鄉田令氏奉詢柩如田舍間手織自營糲粟屢歷里煩悼憐之爲氏泣曰寒餓槁死荒野誰則知者氏失聲泣數行下曰吾義不踏第二條路吾終下殉吾夫耳單約困悴幾三十年乃死邑人許相卿

俞僧妻王氏

鄭太

卷之五十二

七

光碧堂

王氏新昌人歸俞僧僧鮮兄弟而伯六子橫甚欲七分其田宅僧父持之堅遂不通往來王歸俞始令悉疑之舅姑諍之故王曰兄弟重乎田宅重乎乃往伯翁所行茶告願均分如命伯翁大喜置酒惟會復爲兄弟如初王勤儉治生十餘年伯產悉歸王

周孝女

周孝女青田人父元綱哺時落簷下爲虎所噬女年十人呼號撲臂擊虎至門外力抱父足虎弃其父而噬之餘姚胡孝聞其事而立傳曰嗟乎同氏女之生也窮鄉

幽谷所見聞者杼軸事耳乃能奮不顧身搏虎救父不免虎口彼其心欲生父父斃而與之俱心始安矣孝莫大於安心作周孝女傳

豐勳妻徐氏

徐氏鄞人年十八歸豐勳勳力學篤行人稱醇儒三十而卒無嗣徐時年二十五誓以死殉自投於地傷手足姑周氏力救之得不死自是衰麻疏食終其身事姑曲盡孝道問安視膳畢即入室堅閉其扉即猶子莫得見其面壽八十四而卒卒之日其娣史氏往與之訣徐端

列女

卷之五十二

八

光緒堂

張維妻凌氏

凌氏慈溪人弘治壬子舉人張維妻維卒時凌年二十四有子三歲而殤因歸省其兄諷之改圖凌不勝悲憤哭嚙其唇啖血洒地遂終身不復歸寧舅姑慰之曰已不幸絕嗣生計無賴吾二人日逼桑榆爾生尚遠奈何為活邪節頰曰耻辱事重餓死甘之乃出簪珥為舅納妾得子紹喜曰張氏不絕亡夫墓門且有寒食矣未幾舅病瘋姑目雙瞽節頰紡績以養二十年不衰邑令葉

棟重其節置田五畝資之其後幼者未壯而荒喪相仍節頰亦老且憊竟以餓死

張晟繼室于氏

于氏名永壽應天府尹冕之女肅愍公諡之女孫也年二十一嫁吏科右給事中仁和張晟為繼室成化二十一年晟奉命封滿剌伽國王道卒於賴輿輓歸杭于氏聞喪號慟嘔血欲死父母慰諭之曰汝有遺腹若幸而生子宗祏攸係苟欲自盡如張氏血食何自是始悟不復言死矣時年二十六不服華麗不食膏腴不踰閭閻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九

光緒堂

謹撫遺孤成就學問歷四十二年如一日錢塘陳善論之曰松桂之藜必產芝蘭信哉吾杭于肅愍公魏文靖公皆有女孫以貞烈顯水清玉瑩矢志不渝夫烈女之殉夫猶烈士之殉國今以忠良之胄誕此貞媛有光王父矣

方瑄妻沈氏

沈氏名淑寧崇德人年十九歸方瑄纔十八日而瑄死淑寧痛哭隕絕復蘇舅姑貧令歸依母氏母以其年少無子潛以許人淑寧知之給其母曰事既如此盍可弗

白舅姑母不疑性，遂自經死。楊循吉爲之傳。

馬輿繼室沈氏

沈氏，嘉興知府馬輿之繼室也。貞靜有至性，輿壽考終，而沈年尚少，無子，悲啼不絕，聲入日夜，自經死。

袁子純女妙善

袁氏，名妙善，山陰羊望村人。父子純，沒於王事，貲產豐給，遺幼子一人，宗黨利其貲者甚衆。妙善方待年，未字，奮然願保其弟，誓不適人，且稍散其貲，以安宗黨。及弟娶，嬖俞氏，妙善喜，以爲庶幾振其宗。未幾，弟亡，俞氏又

劇女

卷之五十二

十

光碧堂

亡，妙善益勵志，綜緝家務，不怠。宗黨欲攘奪者，籍籍，妙善曰：「立後將自定，擇袁氏同姓者一人，非世次不可。」乃子其甥邦傑，家業自是益饒。邦傑生二子，次晟，天順八年進士官御史。

顧燁妻梅氏

梅氏，嘉興顧燁妻，四川提刑僉事梅江之女。江擇婚，得燁，以女歸之。燁字耀卿，第進士，有志行，爲給事中，能舉其職。早世，梅卽不食而死。

高齊妻常氏

常氏，嘉興高齊妻，年二十一歸齊。僅九月而齊死，遺腹女，又死。常之祖母隋，固節類也，因扁其堂曰「繼節」。矢曰：「上當不媿吾祖，下當不媿吾夫。」乃鞠夫弟之子爲後，卒能信其言。

朱璋妻章氏

章氏，海寧人。朱璋妻，生子八月，璋死，章慟絕，欲以身殉。姑歎曰：「我老家貧而孤幼，煩復令我以殉，夫孤將何依？」天其遂絕。朱氏邪，章聞姑言，遂忍死守志。父母舉輕塵，弱草之說，諷之輒觸額，灑血誓志不移。父母懼而謝焉。

劇女

卷之五十二

十一

光碧堂

嗜茶茹藥，四十年如一日。孝養老姑，訓子成立，煩道母儀，邑人稱之無異。舜。

張道成妻褚氏

子清，煩孫氏孫戡。

褚氏，鄞人。張道成妻，年二十五而寡，守節終身。子清克孝，遇褚危疾，封右臂和藥療之。母卽差，褚卒，清廬墓三年，有紫芝之祥。未幾，清卒，妻孫氏亦守節，辛勤撫其孤戡，戡成人，會孫感鬱疾，戡念父封股療母事，因亦封臂作羹進之。孫復愈，張姑煩雙節而清與戡，臂致孝，奕世載德，人多稱之。主事宗佑爲題其堂曰「世全節孝」。

文記之

宋昆妻周氏

周氏奉化周若之女歸宋昆病癰欲死嬾以口吮其
膿每口嚼土疊以塗瘡遂愈未幾昆中風死嬾號慟絕
而復蘇時年二十一一息在襁褓四壁如懸罄盡鬻衣
裝以飲不能營葬者二年朝夕悲泣若初喪宗人宋時
振憐其義割地與之嬾自負土以葬上事垂白下哺黃
口劬勞焦汲無毫髮怨懟又鞠夫幼弟以爲門戶計至
有室家相繼而亡未幾姑與子又相繼而亡嬾復負土
葬姑如其夫有富人慕其女紅欲求爲嬾者使隣姬袖
金銀以諷之曰一門盡矣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若何
侍乎嬾堅不可奪姬慙而退飢寒迫身惟紡績補綴爲
活所居風雨摧壞假祖屋簷下縛茅以自存艱苦之狀
人不忍見嬾甘之若飴竟以節終

丁果妻應氏

應氏縉雲丁果妻年二十五而寡三孤俱幼鞠育有成
比憐屢失火皆逼於堂而滅其丁酉之火應先夢神告
之曰無恐與西風以寧爾已東隣火居於西者皆惶惶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主

光碧堂

無措應以所夢告果返風滅火人以爲苦節之徵

劉越妻孫氏

孫氏慈溪劉越妻年二十一而夫亡舅姑憐其少寡欲
嫁之氏乃斷髮焚夫柩前曰吾志若移有如此髮因留
其柩不舉終日坐柩旁以事紡績鞠子旣成始舉葬之

李珂妻胡氏

李烈嬾胡氏鄞人年十八歸縣學生李珂二十五而珂
死一男一女胡守室中絕跡不踰閭一日夜火作於隣
珂兄珮往救之胡扃戶而應曰阿姆來吾乃出珮使妻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主

光碧堂

陳往胡以七歲男自牖付之囑曰幸念李秀才善視之
陳曰婦將何如胡給之曰取少首飾卽出陳去胡卽疊
數箱於牖下几上抱三歲女端坐而死

金模妻呂氏

呂氏錢塘人年十九歸邑人金模甫數歲模客死姑孀
呂方二十七聞訃哀慟欲絕旣而幡然曰吾卽死得矣
弱孤瞻與撫况高堂暮景乎是吾夫未了之事在我一
身奈何言死死非從夫是負夫矣遂忍痛棄事孤寒伶
仃衣食不給自甘澹泊水藥益勵撫育幼子山成立慈

節兩全無媿煩道時郡城大火將及其廬呂焚香祝天旋卽返風城南萬井煨燼而金氏之應巍然獨存人咸異之

萬制三女月娘

萬氏名月娘新城人萬制三女許聘同邑羅麓未結婚而麓卒月娘欲奔喪父母固止遂浣粉澤衣衰麻爲夫行服未幾父議將改字月娘泣曰天可容二日乎踰年父卒月娘年甫二十事母極孝日與母紡績閨門謹守卒於家

謝表

卷之五十二

十四

光碧堂

衛蘭妻趙氏

趙氏名靜端崇德衛蘭妻年二十七而蘭死時衛氏中衰遺孤在襁褓或勸之嫁靜端指井誓曰此井可改妾心不可改苦節五十餘年以壽終

張寧二妾

高氏寒香李氏晚翠海鹽人太守張寧二妾也年皆破瓜時相繼事寧者三年寧疾且革囑其嗣子曰必嫁高李二妾聞而慟不勝寧歿服除劉恭人與諸妾尚衣縗素獨令二妾釋服二妾泣問故劉亦泣謂曰主君臨歿

之言不聞乎二妾大慟曰賤妾蒙主君取憐有年恨不能卽死以從敢有他志邪相與焚香剪髮誓死屏居一樓三十九年家人罕見其面寧不事生產身後家益落二妾茹荼飲藥有賢者之操事聞詔旌之曰雙節

蔡烈煩

蔡烈煩崇德人龍陽縣學訓導蔡天錫之女許嫁何鶴齡多行不義兩家父母俱讓改婚蔡誓死不從遂躡鶴齡鶴齡日事淫博爲偷兒蔡輒泣諫憤懣就經翁姑覺而解翁死鶴齡不爲治喪蔡聲衣貫皆喪并鶴齡反朝夕追蔡從煩蔡知不免沐浴更衣自經死

謝表

卷之五十二

十五

光碧堂

吳忠妻王氏

王氏吳忠妻安吉人家甚貧正德初夫疾死煩無所依有欲收之者煩不應乃爲麥飯瘞夫冢前痛哭良久以草簣裹其身自沉溪而死

鄭銀妻朱氏

鄭銀妻縉雲朱氏女年二十五而無子爲銀娶妾生二子銀得篤疾將屬纊以孤託之朱泣曰天乎妾爲君謀至矣今何忍見其顛連亟爲夫治後事更衣自縊歟

鄭汝清稱爲夫君之荀息時爲名言

吳榮妻項氏

項氏松陽人爲吳榮妻有姿色在樓績麻夫兄名鷗童者窺而戲之項卽叱怒墮樓死隣族哀之聞於官刑其罪人禮葬之旌爲烈婦

朱炳女

朱四女平湖朱炳之少女也年十六許姚氏未及行炳卒無子四女日夜哀思依輔寡母極盡孝養其姊夫丘鍾惡少也謀欲私之且併利其業強附同居數挑四女

蕭女

卷之五十二

六

光緒堂

不從鍾卽暗誘而挾之四女卽大聲晉罵痛哭於庭自傷無父之女爲人所凌如此遂縊死父極之旁聞者咸稱其烈

寶烈婦

寶烈婦者餘姚姜榮之妻也京師人嫻於色榮爲主事時納之及出判瑞州携寶與俱時華林賊起攻瑞甚急榮時護郡符出拒賊賊破其城突入郡堂寶匿其符賊入榮舍擄寶以行寶度不可脫而榮未知符所在心獨憂之有郡民盛豹一父子者亦在賊中求還其一人寶

亦爲請賊許焉乃密語還者以符匿之所且曰吾必死矣歸報官府母我念寶行至花塢村見道旁有井伴渴求飲賊縱之遂投井以死賊駭異而去

葉三妻蔡氏

蔡氏松陽葉三妻也三貧負薪蔡小心敬事有舉案齊眉之風三父病績紉供藥糜無怠色三病篤執蔡手訣曰赴我生前嫁免得三年苦蔡跪爲樂從狀梳洗更衣陰袖刃告三日我先嫁矣刎頸仆地流血而死

忻玉妻楊氏

劉女

卷之五十二

七

光緒堂

楊氏鄞人年十九爲忻玉妻玉病疽楊吮之後死楊痛哭而絕三日家人具飲乃趨猶噫噫作哭聲遂斷髮死誓無他志每食必依玉柩側玉嗜鯉每忌日必設鯉一年偶植河枯無從覓楊悲慟不已忽一漁父持鯉至以一金得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以爲哀感所致呼爲哀感孺人年八十二卒

陳襄妻倪氏

倪氏定海人適鄞陳襄爲諸生有聲未第而卒倪時年三十無子而貧甚力女紅以養姑人有聞其姿者遣媒

自其姑姑將有感志。倪聞而悲憤。煎湯沃其面。左目
爆出。後以煙煤塗其傷。遂極悍惡。媒乃不來。歷艱苦二
十年。姑七十餘。病卒。倪哀慟七日。不食而死。

李淳妻盧氏

盧氏永康人。嫁李淳。三載而寡。一男一女。俱早喪。家貧。
續紉。自給。有勑之嫁者。輒以死誓。絕歸。倚母氏。氏兄弟
得賂。欲脅之再適。氏自知不免。乃給之曰。吾所以不從
者。以夫子亡。未薦服飾。未備耳衆。以爲然。乃潛治自己。
衣衾喪具。及期。置夫神主哭祭之夜。自縊而死。

石門丐烈嬭

卷之五十二

八

光碧堂

石門丐烈嬭

石門丐烈嬭者。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五年。湖民大
飢。嬭與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嬭有殊色。市人
爭憐。欲挾之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亦不顧坐東高橋上。
不復乞食者。二日。伺夫與姑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嬭乃
從橋上躍入水中。以死。

孫氏女

孫氏女。蕭山人。其隣有沈氏女。許聘汪鑑。既納采。鑑病
死。聞訃。哭之慟。欲往飲。父母不從。將自經。乃許泣告父。

母請終三年喪。孫氏時年方十七。聞之曰。差矣。父母聞
其故曰。只死方好。時孫已通名葉氏。未幾。葉氏子病篤。
將不起。孫卽潛製飲具。已而葉訃果至。孫因取飲具。隔
父母。令納葉棺。尋忽自盡。時守浮梁戴珊。躬臨其家。以
旌異之。

陳文濂妻高氏

高氏杭州右衛舍人高恂女。許嫁府學生陳文濂。濂病
夭。女聞訃。號慟。製服赴吊。北發引。又哭送至墓。因矢不
再受委禽。或以未成嬭諷之。女曰。夫一納陳氏幣。卽爲

陳氏

卷之五十二

九

光碧堂

陳氏。嬭何得以結褵與否。異乃心。業心許與死。同穴不
可易也。居七年。以病卒。夫家卒迎其棺。敬濂穴合葬焉。
陳原理妻馮氏。潯溪氏附。

陳原理妻馮氏

馮氏。慈溪人。爲進士陳原理妻。原理中正德庚辰會試
榜。武宗南巡。不果廷試。病卒。下邳馮時年二十二。無子。
舅姑老。業且凋落。惟勤紡績。爲餬口具。備之費。與一婢
俱。外戶不闕。內言不出。婢潘氏亦少。每歲時。聚享。相
對哀慟。誓以死守。郡丞顧錫岩。憐之以詩曰。曉閉共悲
雙鏡破。夜窓聯織一燈寒。讀者莫不墮淚。

徐氏三節

徐氏三節者，郵儒士徐奎妻王氏，生子海五歲，奎卒，王
年二十三，事姑孝，教撫育，遺孤海娶余氏，僅暮海卒，
余時年十九，遺孕五月，遂生子，名曰定，示其志有定也。
遭家日落，勤紡織，以養姑，定娶周氏，甫二載，定卒，親族
或勸之曰：汝無子，恐弗可以終，周曰：守節視子有無，懷
二心耳。乃子族人之子，竟以節終。徐氏三世，笑居皆青
年，以至白首，跡不踰閭，聲不出戶，鄉人稱之。

張珍妻趙氏

劉女

卷之五十二

子

光碧堂

趙氏，郵舉人張珍妻，方歸時，家徒四壁，立一燈，夜績，相
珍讀書，素成舉於鄉，未踰年卒。趙時年二十二，艱苦伶
仃，以死自誓，惟勤女紅以糊口，然終身不爲男子製服，
別嫌明微，類皆天至，坐卧一小樓，雖寒暑不下，至白首，
宗戚尚有不識其面者。趙氏諸子，姓有過，必曰：毋使祖
姑知之，其見嚴於人如此。

季君問妻萬氏

萬氏，遂昌季君問妻，能詩，夫亡，守節不二，嘗自繡梅花
一枝，并詩一絕於枕曰：灑灑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

誰知妾心正欲同貞白，枕上殷勤繡一枝，有詩集數卷，
藏於家。

胡鈇妻徐氏

徐氏，永康胡鈇妻，歸胡二年而鈇死，無子，矢志苦操，素
衣竹簪，不與宴會，坐卧夫柩傍，足跡不越戶閭之外，隣
火延及寢室，衆勸其出，顧堅抱於柩，大呼曰：得同燼幸
矣，頃與反風，以免，人咸異之，年八十二，無疾卒。

陸衍妻康氏

賴周氏附

康氏，嘉善陸衍妻，年二十衍卒，初衍病革，注目於康者，
久之，康泣曰：君疑我邪？遂毀容示衍，既而撫遺孤，取賴

劉女

卷之五十二

子

光碧堂

周氏，孤復死，適與周相依，以居，寒燈蔽帷，始終如一，人
稱雙節。

董壽妻王氏

王氏，名桂芳，嘉興人，歸同邑董壽，踰年壽病且革，囑賴
更適，桂芳誓以死殉，壽卒，其母湯亦寡居，命女歸同處，
芳不從，越月母固強之往家，一飯哽塞不能下咽，還過
宜公橋，顧其母曰：河水清冷，可就死，母懼，抱持之，乃止，
至家，即麻經自經死。

董涓妻虞氏

虞氏名嫻海鹽虞烈女也幼讀書能詩年十六歸董涓甫兩月而涓以暴疾死嫻視魄驚慟絕而復蘇屢求死不得盡屏常所服御髮免麻泉哀哭弗休丈室重局攻苦食淡瘁瘠如枯禪苾蒻尼間詠菊云移種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蓋墜飄風逐水流其志可知矣嫻每歎曰吾不得從吾夫死得復見吾夫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貌其夫如平生募工刻畫而自潤飾之意態風度溢於雕繪粉墨之外既成大哭曰

刺女

卷之五十二

五

光緒堂

吾夫今果如生矣具酒炙享之自是食必薦語必告事必禱盥櫛湯沐昏旦寢興哀葛更襲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誠積而思專目若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稚駭相告曰木官人許簞簞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袖指揮矣舅諫聞而恚曰兒乃恚此爲厲邪亟取火之嫻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泣必淚血黥爾悒鬱以死年五十一

徐壽妻梅氏

梅氏雲和徐壽妻年二十二夫亡長子珉方二歲次子

在娠家貧姑諭再嫁梅以死誓紡織易粟以養姑育子歲凶設三等食奉姑以米哺子以麩已則咽一二楚餅以克飢二子俱成立縣官表其門曰節孝

蔣邦沛妻陳氏

陳氏名金象山人適馬岡蔣邦沛夫染瘵疾語之曰吾不起矣汝年方少我死汝自爲之妻泣誓曰生則同食死則同穴吾不知其他已而夫病亟乃沐浴更衣歛手足潛自服毒謂家人曰吾身殊不快即假寢夫側既而呼之氣已絕矣其舅謂其夫曰汝煩死矣邦沛強顧之亦瞑目而逝

刺女

卷之五十二

五

光緒堂

葉氏女

葉氏女定海人許聘慈溪翁氏幼失父母歸翁育之年十四翁資產旁落且喪其姑舅畜之如婢勞肆萬狀無怨色一日舅以子未壯室可少緩欲鬻之葉聞恚曰我非貨也焉得展轉貿易以爲利連日泣下既知不可免僞爲喜色若將從舅命者舅遂寬之適夜月明給妯娌曰月色甚佳盍少夷猶乎適門外有人依違而入久之嫻嫻止之曰夜幾半矣盍就寢應曰諾翌晨啟門覓氏

已浮尸於河起之色如生其衣服上下聯結甚固時暑方熾而尸不腐人皆異之

林汝殷妻王氏

王氏黃岩人年二十二歸林汝殷未幾汝殷死里人陳文白慕其賢欲娶之王斷髮以死自誓其父母防之且勸之力王伴許焉既久防者稍懈乃陰囑侍女分其嫁時服飾一歸其母一予其妹一為殯飲之具遂自縊死

周顯妻張氏

周淑清附

張氏仁和人適同邑周顯為郡學生以秋試不第悵悵

劉太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發病死張氏年二十二家貧刻志守節誓死不淪顯妹名淑清待年未字見嫂執節亡兄有確然不可奪之志亦誓不許嫁寧伴嫂以堅其節青年勵操白首相依至嘉靖二年相繼卒方張氏卒時周氏已卧病張臨絕呼周曰吾與若俱上金堂玉室爾勿遲來不三月周果卒

向升妻王氏

王氏名月秋海鹽向升妻性慧自幼精女紅讀書知為詩年十六歸升甫一年而升卒頗投地痛絕得延遂數日不食以求配姑強之乃食不復茹瑩設一榻於柩側

舒帷蔽之朝夕坐其間欲繼者屢矣姑泣語之曰爾即從夫地下我老寡何倚耶頗亦泣不敢繼遂以針工易粟肉養姑居一年姑感於其季以十二歲子來後升頗固辭不得乃大泣曰以叔為子年少吾僅六歲耳叔嫂混處瓜李之嫌謂何吾死今其時乎復辟食三日俟姑瘞沐櫛具衣於柩前繼年一十有八方升卒時以一忱遺頗曰汝前途非吾所知苟無忘見此如見吾矣得其悅朝夕持之至是猶在手

凌桂妻張氏

周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張氏錢塘人夫曰桂為凌季子後於伯氏張歸凌數歲季子卒舅氏繼歿遺孤僅五月氏時年二十六矣始季子沒時氏勸欲死為有孤在姑又老乃忍死強食飲色養所後娶姑備盡孝敬當是時凌氏不絕如縷有強宗某者圖據其室嗾父張欲奪氏志氏誓死不許凌族之奴豪悍者又百計窘侮之氏但謹飭閨房弗為動一日父張持大挺至呼氏甚急聲色俱厲氏乃舉膝大慟曰承亡人豈愛一死以謝夫君所以不死者為王月兒耳且大人有女執節凌氏於張氏不有光耶今父既不知

女心吾生不如死乃舉頭觸棺首爲碎裂流血丹地陳
賴數輩挾持之得不死父張計大沮謀遂殺氏乃截髮
毀容甘苦拮据以植遺孤冀其立也命之曰立含哀茹
戚雪皎霜嚴六十年如一日孤長登進士積官至建昌
守隆慶庚午二孫登名登瀛同舉於鄉瀛名第一丁丑
成進士至今科甲相仍稱世家

高瑞妻郎氏

郎氏名元真錢塘崇化里人年十二字郡人高瑞字既
三載瑞出游郎氏在室愆期以待後竟不聞返舅姑聲

典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

之父母欲更字郎氏以死誓父母不能奪其後嘗欲歸
夫門以事舅姑父母固弗許一日從容言曰吾向許身
爲高某妻弗獲賴於夫家願一識其門而還父母許之
具舟楫送至門拜見舅姑如禮比晚父母促之歸郎氏
曰吾今日豈有還理乎婦人內夫家吾當受室於此代
夫奉甘旨耳父母舅姑強之再三竟不可回乃聽之居
數歲以孝聞舅姑憫其誠爲之置嗣後有託名爲瑞將
來歸者先使人相聞時姑已亡而舅目雙瞽不復能辨
聞其違舊事甚悉喜曰真吾兒也郎氏曰語言容可僞

此當以形體物色之既乃察其無耳非是遂拒之人
於是益賢郎氏謂其有貞志偉識云郎氏竟爲室女以
終其身

張生妻沈氏

沈氏名雲海鹽人年十七聘同邑張生未嫁張病瘵死
邑中聞其工容且賢爭來求聘父母將許之雲覺投河
死居士朱朴哀之以詩曰沈家有女子未嫁夫已死自
言生爲夫家人死作夫家鬼有眼不識夫君面妾心如
石不可轉有足不及夫家門妾身安得如車輪妾身欲
隨流水去直到黃泉葬夫處

刻

卷之五十二

毛

光緒

王三狗妻陳氏

陳氏名小奴臨海人適王三狗一日其夫爲虎所攫即
懷奮悲號而往虎驚駭舍之而去亟負以還而其夫死
矣未幾有郭素者欲納爲妾陰使人諷之不從乃強致
聘娶之物促迫以歸陳度勢不可免亟走妻岩自投死

朱貴妻范氏

范氏崇德朱貴妻倭奴犯境夫妻走避倭與倭遇倭揮
刃殺貴范氏厲聲奮臂爪倭而倭怒剖其腹罵不絕口

而死。

錢欽妻茅氏

茅氏烏程人爲生員錢欽妻嘉靖間避寇安固村遇寇將汚之茅義不辱自投於河寇怒剖腹刳胎而死。

朱道弘妻陳氏

陳氏錢塘人適同邑朱道弘道弘挾醫術携家僑居崇德適海寇至一邑人盡走陳抱持幼子與道弘相失遇賊賊迫之同行給賊稍寬已置幼子井傍脫雙屐投井中而死。

列女

卷之五十二

元

光緒堂

吳伯鳳妻葉氏

葉氏名潔雲和秀才葉鳳梧之女幼字吳伯鳳未嫁而伯鳳卒女心哀慟誓無變節父母不諒改聘何氏女日夜涕泣及何促請期乃沐浴更衣自經死吳母先一夜亦夢煩歸及早聞訃即迎柩歸與伯鳳合葬焉。

方頰王氏

王氏慈溪人爲同邑方氏頰嘉靖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夜半火起西市延熾及方王歸僅逾月居一小樓時夫外出堅守不下遂陷於火徧體灼爛惟心獨存夫歸抱

而哭之淚滴其心輒化。

許元忱妻胡氏

胡氏鄞許元忱妻元忱爲徐祝師養子習巫祝事氏竊鄙之勸忱改業身勤織作別治醫導忱漁以供翁嫗皆宜之然時時慮元忱故許氏子不能有徐氏業也令稍稍索貲樹許宗僅成田廬未返室而元忱病瘵死氏才二十三呼天自誓告徐乞殯其夫許氏廬而身自苦因極勞持一刀惺惺達曙時呼號泣卽所居無戶牖蔽而日殯其刃自壯聞者驚動未幾其夫之兄與徐師亦相繼瘵死如遽改適而徐嫗老亦不能爲氏植里人妍氏色覩媒於許之強暴者求偶氏有期矣氏見逼卽毀兩脰截髮髮斷左手三指血淋漓大詬罵誓必死羣暴者驚散去族尊姑妯娌皆抱持氏大慟因立應後者令子之子年相近氏故嚴督之命力田耕作唯唯聽氏益身自勞苦慰育備至喪三年不流不櫛故污穢自廢極力結同穴畢夫葬乃娶頰繞潔布素爲具修見族之禮用日始復爲具修其頰見族之禮曰非是無以爲許氏頰也夫有弟少流移則復爲反之日道之勤弗率卽延尊

列女

卷之五十二

元

光緒堂

者詬責之已而復爲之娶嚴之如嬾姑伯氏有遺孤在
他姓歲致衣履期保全之已而皆絕氏益痛含淚緣作
僅僅免飢凍而耿耿之性死不可易年七十餘無病卒
符松妻真奴

真奴黃岩符松妻也松既死其妻鍾氏將歸母家欲有
他志真奴泣諫求爲主父終喪鍾大怒亂捶之必逼以
去真奴潛還慟哭遂縊死於松柩上

閔塾妻孫氏

孫氏嘉善人歸同邑閔塾年十九塾死而無子兄欲奪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九君堂

其志乃歎曰兄所利者財也悉以奩田歸之遂與絕矢
心守節立族爲後年五十三值歲飢死貧不能襄事知
縣于業經理葬之

王曰可妻李氏

李氏名京錢塘人許字王生曰可未及請期而王生死
京聞訃慟絕復撫卹欲往視飯舍家人挽留之不聽以
母言乃止自此屏跡一小樓粗衣蔬食形影相吊事几
席行服如禮嘗告父母曰夫歿之日兒心已死知吾翁
尚鮮後嗣欲爲吾夫少侍一日之養以全頌道云爾嗟

哉已矣鬱鬱苦守八載而病劇他無所言但囑取王生
之像一見而訣至則不及矣生之父雖請從子合葬墓
在石屋山之陽

夏冕妻王氏

王氏鄞人歸夏冕年二十三而寡遺孤二人俱在襁褓
氏呼天大慟矢志無他時姑老齒落咀嚼不良氏每晨
起先以其乳乳姑而次哺二雛二雛呱呱泣不顧也初
氏之始歸夏夫兄弟已析箸氏言曰夫子儒流也獨不
聞田荆之義乎夫感其言遂令居如初嘉靖丙辰倭寇
卒至男子盡擄戈出捍禦氏乃負姑入山披荆榛破肌
膚姑賴以全比遭疾悉營其姑喪葬之事涕泣而卒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九君堂

周應祁妻項氏

項氏襄毅六世孫道亨女許聘吳江周恭肅孫應祁應
祁病瘵未婚而卒女聞訃即日編素以績麻密縫下裳
夜靜俟婢熟睡自縊以死時年十九卒同穴應祁人稱
爲貞女

劉伯春妻張氏

張氏秀水張繼女年十四受同邑秀才劉伯春聘伯春

少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婚，無何，以病卒。女聞訃，卽號泣截髮，誓不再適。自爲詩詞祭悼，守制三年，足不踰閭，口不茹葷，服闋卽絕飲食，母強諭之，畧進茶果，終不粒食旬日而卒。時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其詩曰：妾身未識良人面，良人何事先云亡。胸中厭飲五車史，想爲地下修文郎。妾欲追隨同殉葬，垂白翁姑尚在堂。小叔呱呱方五月，伶仃孱弱真堪傷。妾本儒家寒素女，感君一聘守綱常。妾身不比河漢星，妾身不似天邊月。千秋萬古無盡期，此情此義何時竭。妾非矯情以干譽，自求身心無玷缺。他年小叔繼書鄉，妾當一死來君傍。鄉人至今誦之。

沈東妻張氏 妾潘氏附

沈東妻，會稽張氏女。東之擢給事中也，尚未有子，張自家置隣女潘氏往焉。舟抵潞河，而東以抗疏方宿省邸中，候旨。潞河去京都六十里，急命輿入城，則東已下獄矣。張語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且未經事，主父盍擇自便乎。潘跪曰：主父抗節，夫人又苦志，婢子獨非人乎。因流涕沾膺，自誓以死。卒與張俱守，東在獄歷十有八年，父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年八十餘，張數伏闕乞哀，願以身代。臣東繫，令歸一省。父皆不報家故，貧有田十餘畝耳。養父且不給，張與妾乃日夜力女紅，用給藥，饘甚不給，則有鄉中父老具削牘爲泣，貸於同郡宦京者，然亦不多貸。率以爲常。會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論海主事瑞有詔下以尚獄，出東。東出見潘，問左右曰：是昔日某乎？曰：然。曰：我當拜謝之。乃再拜。潘泣驚扶之，遂同歸里。東既繫久，家益落，張乃身執汲爨，而令潘當夕。隆慶初，東起南京通政司奉議，不赴，未幾卒，竟無子。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沈氏六節

沈思橋，界觀海鳴鶴之間，家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閉，自嘉靖來海上多事，寇上烏山，燬鳴鶴，縱橫蹂躪。沈氏不惟自衛，且能藏其渠魁，奪其所掠，賊甚讐之。丙辰夏，賊乃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煩女，無輦貨財，誓以死守。不然者，先戮之。有章氏者，誓於內曰：男子死，聞煩女當死。義辱與死等耳。衆頗皆爲疎聽。既賊圍合，羣類聚於一樓，賊攻入戶，章氏遽出投於河。周氏馮氏繼之，共死一所。柴氏方爲夫礪刃，賊已砍戶入矣。柴卽以刃砍

賊旋自刃。孟氏孫氏姒姊爲賊所得，相抱持不放，共置賊奪刀自刺，皆死焉。思橋之難，沈宗嬭死者三十餘，其尤烈者此六人也。章氏沈祥妻，周氏沈希曾妻，馮氏沈信魁妻，柴氏沈惟瑞妻，孟氏沈弘量妻，孫氏沈琳妻。

茅氏女

茅氏女，慈谿人，年十四。父母早亡，獨與兄媛居。其兄癯，臥不能起。丙辰，倭寇入縣，媛出奔呼與之俱。女曰：「吾爲室女，去將安之？」俱去。誰爲扶？吾兄者。賊至，遽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俱被燔灼而死。二尸相變，棺焉。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陸美妻俞氏

俞氏，平湖陸美妻也。甫笄，歸美，克盡嬭道。嘉靖丙辰，倭寇至，將逼其居。美適外出，俞亟渡河，深不可涉。美弟與僕欲援其手濟之，俞厲聲曰：「死即死耳，手何可爲人執？」邪竟溺死。

馮警妻張氏

伯妾徐氏附

張氏，慈谿人，年二十，爲馮警嬭，纔六年而遭丙辰倭寇之變。邑治焚燹，張氏偕姑竄匿，其夫相失，遂死於寇。張哀哭不欲生，亟收夫歛葬，未數日，寇復至，張偕姑及姒

煙買舟逃至管山江，復爲寇所及。張知不免，曰：「不死且污賊手，然馮之嗣不可絕也。」即以幼子付其姑，偕伯妾徐氏沉於江。賊大驚異，遂捨舟中，諸嬭以去。

竺欽妻陳氏

陳氏，奉化竺欽妻。丙辰五月，倭夷入奉化，陳年少，父携姑及女而逃。至徐家渡，倭追甚逼，陳自度不得脫，言於姑曰：「辱而生，寧若不辱而死。」遂令夫負其姑，自抱女投水中死。

傅梓女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傅氏女，定海昌國傅梓女也。年十七，美姿容。丙辰五月，倭夷至自倉卒，女家故瀕海，遂爲賊所得。女亟以石自破其面，流血塗地，賊怒，磔其尸而去。

徐氏女

王江涇貞女徐氏，幼許字鼎室，其父以醫致富，而鼎室產落，無錐地。父欲啖婿，罷婚，婿亦甘焉。女潛知之，往問父計，奮金幾何？予我當從命。父授以百金，輒呼鼎室子與之，抵暮自經。後父以其柩歸鼎室子。

黃鶴年妻張氏

張氏黃鶴年妻秀水憲副綜之母年二十六而寡哀毀欲絕念兒方八歲強起撫孤形影相弔絕不爲姑息晝就外傳夜篝燈親自課誦稍不中程且撻且泣不啻嚴父後課諸孫亦然其綜理家務肅如官府平時拮据積蓄左書右算能力支門戶人以爲有丈夫風後綜成進士方疏請旌典而恭人歿君子曰貞而慈

蔡孝女

蔡孝女武康人常隨母入山採藥而虎突至攫其母女卽挺身赴之攀樹枝格鬥行三百餘步虎怒舍其母傷

列女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女其血上噴高丈許竹葉盡赤虎卽舍之而去奄有餘息歎曰吾得脫母虎口卽死何恨尋卒

程孺女菊音

程氏名菊音衢州程孺女生而沉毅弱不好弄稍長讀女誠知大義及笄或有以青陽徐鉉之刺謁其父孺閱牘俛首以先世少與婚姻且度女性或不宜其家善辭謝之未幾孺卒徐假父命以訟爲之誣證數載相持逮其母兄於獄賂當事遣孺卒相繼洶湧至其家欲迫之必行女曰負塗之豕咆嗥焉不足恤彼哉姜非之口

惡能移吾父命而奪其志俾有鼠雀之訟徒以兄之困抑無所控訴老母逮繫莫測晨昏以我之故也寧忍坐視耶乃自屏於室沐浴更衣綢結其帶翦其餘并昔所翦之髮簪之出別二嫂嫂慰以兩可之言女應曰人生至此在自力耳嫂幸自愛諸家前拜辭建升輿則氣不可忍呼父不絕聲哭道路聞者莫不洒淚至新路嶺氣逆嘔吐哭不成聲昇者前却不能步屢勉抵星川已不可支適噪者又以母音至停輿欲鯨視之而無人色吐氣如雲烟目左右直視遂卒議者曰不違父命不棄其母不背其兄合而言之孝也至若詳審於平時果決於一旦卽烈丈夫或有未盡然者云

馮坤妻夏氏

夏氏秀水馮坤妻性莊潔慈儉善相夫子事翁姑以孝聞發居五十年攻苦茹荼如一日其孫夢禎在襁褓時撫育備至亂年課以詩書丙夜治女紅相對一燈熒然膏盡一勺始就寢鳴雞初喔卽促起讀以爲常學成舉南宮第一贈淑人

陳貴妻李氏

李氏秀水人。適同邑陳貴。甲寅倭變。李方抱幼女走。恐追及。被汚。遂跳身入水。倭急持其髻。李振臂手濡血。倭怒。以刃扶其首。擗之水。詰旦。女母相持出。水次。

沈澤女淑貞

沈氏字淑貞。秀水沈澤女。姊妹二人。其姊嫁盛寔。蚤世。盛議聘淑貞。以續舊姻。淑貞辭曰。姊之夫。非妹之匹也。遂誓終身。不適人。後有求聘者。率以前盟謝之。奉佛持齋。年七十八歲。以處女終。其族屬憲副沈啟原爲作貞女祠。

列女

卷之五十二

天

光緒堂

史立模妾馮氏

史立模妻。京都馮氏女。初立模娶於蘓。生子自強。既娶。夫乃置馮。是時方爲行人。久之無子。既而立模以給事中謫通州判官。擢蘓州府通判。又增置維揚李。李生子復殤。而李自是病痿。立模不復御矣。一日立模受微之他郡。馮前請曰。主君日驅馳王事。奈嗣息何。此行度再經旬。盍召李立模握手曰。否。否。彼已廢。無已。寧汝可耳。則紿曰。諾。候立模既寢。乃抱持李置衾中。去李遂孕。及期生子。自上生之日。馮親爲吮臍。愛護甚至。却後五年。

立模與蘓相繼卒。自上甫六歲耳。諸宗彊。睥睨物產。時

攘臂起。馮以死力爭之。又課婢僕有法。家事不廢。及自上從羣兒嬉遊。則召撻之曰。吾爲汝千辛萬苦。始得汝。今家運微。史氏祀不絕如綫。而若此邪。泣與杖俱下。自上遂奮厲讀書。卒領嘉靖鄉薦。官平陽府同知。有五子。次子元熙。成萬曆二年進士。官江西僉事。有七孫。

袁栢妻趙氏

趙氏嘉善袁栢妻也。年二十八。夫亡。卽不茹葷。孤猶在襁。祿家貧甚。日紡績。自給。每引兒至夫座前。課讀。稍踰

列女

卷之五十二

天

光緒堂

度輒跽而責之。壽五十九。忽一日呼兒曰。我以半生事爾父。半生守爾父。今日是爾父亡日。我將往從地下矣。無疾而逝。

孫承祖妾嚴氏

嚴氏嘉善人。適同里孫承祖。年二十二而承祖死。止一女。欲以身殉。念姑且老。乃竭力孝奉天年。及女嫁。曰。吾事畢矣。可以下見夫子。遂不食死。

沈泰妻胡氏

胡氏會稽人。爲贈少卿沈鍊子泰妻。初泰之聘胡也。卜

胡女

卷之五十一

早

光緒堂

巷有期而遭父難自塞上并逮兄襄及泰繫萬全都司獄中時鎮臣某銜鎮甚且逢時相意必欲置二于死榜掠數百獄不具則時時問二子寢食獄卒微知其意痛虐苦之時諷以死一日已刻期令夜分具病狀上矣薄暮忽譚傳兩道官下視獄至則呼襄及泰至命且緩之襄等亦不測所以明日問之獄卒則某者以給事中吳時來疏其罪惡逮詔獄未午荷銀鑕就檻車去矣襄等遂得釋然泰自是遂病血匍匐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泰疾大作將不起呼胡曰吾累

朱球妻夏氏

夏氏青田朱球妻也年二十二而球亡哀慟誓志撫孤

劉漁妻馬氏

胡女

卷之五十二

早

光緒堂

再越歲兩子俱喪自是悲悵每欲自絕父懼強之歸寧意勸改嫁夏曰我之所以生者以子在爲夫守也今其已矣豈再醮乎值夫忌日感傷仆地潛入卧內引刀自刎舅姑迎喪與夫柩同寄外次一日洪水暴漲時民居漂蕩者無算獨夏氏與夫柩淪閣高墩人皆異之時直指謝廷傑行文禮葬立石表墓題曰烈婦朱球妻夏氏之墓

馬氏平湖馬玄女年十六歸生員劉漁一年而寡矢志靡他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每不與食百計挫之而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絕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翁又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遇沈舟舟且迅發氏投河不能得乃呼天而號頃臾風雨竟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氏別居時氏父兄繼歿無可歸假寓一室四壁不完上漏下濕每雨則危坐達旦或不能具糜率三四日不食而不死隣煩強以食進之乃復食至七十餘竟不食死

秦某妻顧氏

顧氏錢塘人爲同里秦某妻秦素醫不售兼病痿廢貧甚爲父母所逐無所得食日惟糊水咽麤粝一勺秦病且死謂顧曰爾與我同餓死無益徒自苦孰若更事他人爾既得所天吾亦賴爾幸少須臾無死計誠若何顧飲泣不答居數日秦父母携酒肴來飲其子相屬爲耳語顧度其必以已市也因却不飲食比夜呼女出汲井上令女返取甕卽窺入井中死明日出其尸衣囊內外俱紉綾羅絲不見體人益烈之時年二十有九

卷之五十二

三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三目次

寓賢

唐虞

許由

春秋

伍子胥員

辛沂

越大夫范少伯蠡

漢

吳光

錢元茂林

兩賢目次

卷之五十三

一

光緒堂

袁衛尉忠附子秘

大尉施君子廷

蔡伯喈邕

許司徒靖

陸仲芳璿

桓文林曄

孔潛

晉

臨海太守朱汎

許玄度詢

戴安道達

王逸少羲之

孫承公統

弟盛子騰登
曾孫康洲

右軍長史孫興公綽

東陽太守阮思曠裕

中軍將軍殷深源浩

秘書監孫安國盛子潜放附

宋齊梁陳

孔彥深淳之

尚書令何子季胤

劉孝標峻

康肩吾

辛文達普明

散騎常侍江文通淹

中書侍郎裴幾原子野

唐

吳直節筠

歙州刺史陸公參佐

烏程尉喻鳧

丁翰之飛

書賢目次

卷之五十三

二

光緒

陸鴻漸羽

虞部員外郎顧垂象雲

五代

工部侍郎章仁肇

宋一

王邠公彥超

四川助教潘逍遙閬

徐希顏復

商瑗

御史錢安道顥

太常卿江子我端友

衍聖公孔端友

子玠從弟傳附

中書舍人呂居仁本中

王子安用亨

刑部尚書胡少汲直孺

中書舍人朱新仲翌

侍講尹彥明粹

吏部尚書蔣仲遠猷

宰相趙元鎮南

參知政事陳去非與義

鄂王岳鵬舉飛

斬王韓良臣世忠

資政殿學士韓以夫肖胃

國子祭酒邵民望知柔

太尉李君錫顯忠

温州通判管仲常忠

翰林學士范元長冲

御史中丞常子正同

禮部尚書顏長道復

環衛上將軍孟載

五世孫性善附

安定郡王趙表之令矜子附

龍圖閣學士趙子晝

秘書監朱新仲翌

書賢目次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

奉議郎朱少章并

趙彥遠善應

工部尚書王碩夫俱

禮部尚書洪光弼陪三子附

和州守時傳之徽

侍御史黃龜年

兄岳年子爵附

烏程令蕭東夫德滋

白石道人姜堯章慶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長水屠懋昭用明氏閱

寓賢

唐虞 凡一人

許由

許由，潁川陽城人。寓武林山稽留峯，其遺跡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志返故號稽留。史記箕山有許由冢，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蓋由嘗游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光緒堂

覽於此，故借其所隱以名云。

春秋 凡三人

伍子胥員

伍員，字子胥，楚人。父奢為太子建傅，平王為建取婦於秦而美，少傅費無忌勸平王自取之，別為建取婦而使守城，父備邊兵無忌不自安，竊恐平王一旦卒，太子建立將殺已，由是日譖太子建以秦女故與太傅奢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怒召奢囚之，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太子亡奔宋，無忌又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

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王遂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

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許召二子

二子去，俱死無益，且使父誓不報，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恥，毋徒俱滅為也。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

耳。爾去矣。爾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就執員，遂脫

身走與太子建之子勝奔於吳，未至，中道疾作，吹簫乞

食於市，當是時，吳王僚方強，公子光為將以伐楚，拔其

寓賢

卷之五十三

二

光緒堂

鍾離居巢而歸，員因公子光求見吳王，因說之曰：伐楚

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伍員父兄為

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

也，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畊於野，今

嚴之胥村，其故跡也。公子光卒，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

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乃召員為行人，與謀國

事三年，乃與師與員伯嚭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將子常

敗走於鄭，員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昭王出奔，員求昭

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復伐楚取番楚懼吳之復來也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楚用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死太子夫差立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吳王將許之員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與越平未幾謀興師伐齊員復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吊死問孤其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且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吳王不聽伐齊大破齊師以歸由是益疎子胥之謀太宰嚭既與員有隙乘間日夜

寓賢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碧堂

讒員於吳王吳王信之乃使使賜員錡鏤之劍以死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於員故所嘐地立祠祀之命其村曰胥村在嚴城西四十里

辛沂

辛沂一名計然老子弟子爲范蠡師作文子數十篇寓居禺山吳興志云禺山禹十二代孫帝禹所居故名武康志云禺山一名計然山越大夫計然嘗籌筭於此山下有計村其族至今猶盛

越大夫范少伯蠡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四

光碧堂

范蠡字少伯楚人嘗寓居嘉興獨儻有深謀事句踐撫循士民訓治兵革越王用其計參吳卒報會稽之耻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於是乘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嘐於海畔父子戮力致產數千萬其後辭齊相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今嘉興城中范蠡湖其昔所游息處也有像在金明寺中

漢共一十八

吳羗

吳羗不知何郡人。漢平帝時，隱居畊作，世無所慕。王莽居攝，天下大亂，羗携妻子隨梅福東隱，於吳門後徙烏程，餘不鄉。以溪南山水紆鬱，遂避跡焉。人因名其所居曰吳羗山。

錢元茂林

錢林字元茂，徐州人。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棄官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梓山之東，穿菴造村，背山臨流，子孫因家焉。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或古平望。

寓賢

卷之五十三

五

光碧堂

鄉也。其後子孫繁衍，晉宋齊梁間，多顯宦，遂爲邑中之著姓云。

袁衛尉忠子秘附

袁忠，汝陽人。安玄孫也，與同郡范滂爲友。同陷黨獄，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青舟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亂，弃家隱於上虞。後徵爲衛尉，未至卒。子秘擊黃巾賊，戰死，詔旌其門。時同死者七人，號爲七賢。

太尉施君子延

施延字君子，沛國廩人。寓海鹽。明五經，旁通星官風角。

家貧，嘗賃作半邇亭，食其力以養母。人不識也。山陰馮敷爲吳郡督郵，過亭，延酒掃道上，敷知其賢，下車謝之，推食解衣，與之錢，不受。順帝初，徵拜侍中，位至太尉。

蔡伯喈邑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漢靈帝時爲議郎，上封事，忤中常侍，邕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會赦還，王甫弟智守五原，餒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禮，智恨之，誣以怨謗，邕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椽竹，取以爲笛，吹之，聲韻奇絕。又書曹娥碑，陰人字云黃絹幼婦，外孫瑩曰，卽其時也。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六

光碧堂

許司徒靖

許靖，汝南人。舉孝廉，與從兄邵俱。有人偷臧，否之鑒，董卓之亂去隱。會稽後仕蜀，累官太傅司徒。

陸仲芳璠

陸璠字仲芳，毘陵人。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皆精。辟主簿，視事旬日，卽謝病隱。會稽以終。

桓文林曄

桓曄字文林，龍亢人。榮之五世孫也。仕郡爲功曹，舉孝

蘇方正皆不應。初平中，避地會稽，止故魯相鍾離意舍。越人化其節，閭里不爭訟。太守王朗給服食牛羊，悉不

孔潛

孔潛，魯人。宣聖十七代孫。漢末爲太子少傅，世亂解官，避地會稽，遂世爲郡人。孔道隆孔覲皆其後也。

晉共十五人

臨海太守朱泚

朱泚，漢沛國朱雲之後。晉大興中，爲臨海太守，有政聲。

戴安道

卷之五十三

七

光緒堂

秩滿居蒲墟村，遂爲義烏人。曾孫幼事齊，遷揚州刺史。有功，人歌之曰：朱幼護江東，人安盜賊空。自有傳。

許玄度詢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父敏爲會稽內史，遂家焉。詢有才藻，善屬文，能清言，與太原孫綽齊名。隱居，不仕，徵爲朝議郎，不就。築室永興之南山，蕭然自致。乃號其岫曰蕭然山。一時名士無不傾慕。劉惔嘗曰：清風明月，輒思玄度。後終於剡山。

戴安道遠

戴遠，字安道，譙國人。不樂當世，以剡多名山，因居剡。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以禮度自閑，深以放逸爲非。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遠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耶？孝武時累召，辭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會稽內史謝玄慮遠遠遁不返，上疏請絕。召命帝許之。遠後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復請爲國子祭酒，竟不至。

王逸少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人。司徒導之從子也。少有美譽，朝

戴安道

卷之五十三

八

光緒堂

廷公卿皆愛其材，器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居京師。初渡浙江，見會稽有佳山水，卽有終焉之志。時孫綽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修禊山陰之蘭亭，觴咏竟日，自爲序。書之，爲古今勝事。晉祚中替，重以敦峻，鼓亂，羲之自負經濟，知時事不可爲，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嘗不復仕。遂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嘗遺謝萬書有曰：古之

粹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遠，遂其宿心，豈非天幸。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彷彿萬石之風，志願畢矣。子七人，徽之操之，獻之最著名，留家山陰，遂世爲山陰人。

餘姚令孫承公統 弟盛子騰登曾孫康附

孫統字承公，中都人。馮翊太守楚之孫也。與弟綽及從弟盛避亂過江，家於會稽。性誕任不羈，而善屬文，實爲

富賢

卷之五十三

九

光緒室

鄧令，轉在吳寧，居職不屑碎務，縱意山水間，歷窮名勝，後爲餘姚令。縣內大治，卒於官。子騰以博學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善名理，注老子，仕至尚書郎。盛著晉春秋，曾孫康嘗映雪讀書，仕至御史大夫。

右軍長史孫興公綽

孫綽字興公，與兄統皆博學，善屬文。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達初賦，又嘗著天台山賦，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桓溫欲移都洛陽，朝議不敢異，綽獨上疏，溫不

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國家事耶？」綽少以文才著稱，於時溫王郗庾諸公薨，必綽文，然後刊石。東陽太守阮思曠裕

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僑居剡縣，累辟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後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皆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或問裕曰：「子辟徵聘，而宰二郡，何也？」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聊自資耳。」年六十三卒。葬剡山子寧，孫萬齡，世居剡。竝列顯位，永初末，萬齡以侍中解職，東歸，稱爲一代高士，自有傳。

富賢

卷之五十三

十

光緒室

中軍將軍殷深源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公府辟，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皆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元初，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

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爲
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王羲之密說浩令
與溫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
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
督楊豫徐充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
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至山桑爲姚襄所敗
浩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桓溫上疏乞正其
罪竟坐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雖被放黜口無怨
言鬼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浩

富賢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光緒堂

秘書監孫安國盛子潛放附

孫盛字安國大原中都人父恂潁川太守在郡遇賊被
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家於會稽及長博學善言名理
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

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
暮忘食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佐著作郎歷官廷尉
正桓溫伐蜀以盛爲叅軍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
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具昌縣侯出補長沙
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部察之服其高名而
不之劾盛與溫箋詞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
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
依鳥溫得盛箋復遣從事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
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
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
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
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
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
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
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遠東得之以相考校
多有不同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官豫章太守放字
齊莊稱令慧終長沙相

富賢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光緒堂

宋齊梁陳 共八人

孔彥深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君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窮賢

卷之五十三

主

九書堂

尚書令何子季胤

何胤字子季。廬江潛人。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乃賣園宅。弃官去。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人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

高。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不起。有勅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園。因岩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無得至者。山側菅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皆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及卒。簡文帝爲志其墓。

窮賢

卷之五十三

古

光緒堂

劉孝標峻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於金華紫微岩。講授生徒。作山棲志。及撰類苑一百二十卷。靈岩古剎卽其故宅也。

庾肩吾

庾肩吾新野人。南齊庾信之父。隱居天台。信留周。雖致通顯。每多鄉關之思。故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有云。少微真人。天台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蓋頌父也。

辛文達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僑居山陰。少就關康之受學。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圍柩。蚊甚多。通夕不寐。普明處之怡然。及葬。鄉人高其行。爭以金賻。後至者。不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葬費已足。豈可利餘賻邪。豫章王嶷領揚州徵。爲儀曹從事。不就。

散騎常侍江文通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

賢

卷之五十三

主

光緒堂

爲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心於文章。起家南徐州從事。歷官建平王景素府主簿。遷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徵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膏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筆也。齊受禪。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歷遷中書侍郎。兼御史中丞。彈劾不避中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

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永元中。崔慧景舉

兵圍都。示冠悉拔。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移家寓於永興。今江寺其故宅也。未幾卒。諡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惟退。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中書侍郎裴幾原子野

賢

卷之五十三

主

光緒堂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松之之曾孫。少好學。善屬文。居父喪。廬墓。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爲諸暨令。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

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又勅掌中書詔詰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遣使由崑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于野曰漢顯帝時胡白題將一人服皮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班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大舉北伐勅子野爲移魏文受詔主成覽者無不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輿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子野在禁省十餘年

高賢

卷之五十三

七

光緒堂

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給之寓居與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惟以教誨爲本子弟祇奉君嚴君中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特賜諡貞子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於美道美道列誌自此始也

唐 共七人

吳直節筠

吳筠字直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

性高鯁不耐浮沉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文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召見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論三篇每有開陳皆關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山已而兩京江淮盜賊蠭起因東入會稽居剡大曆中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歙州刺史陸公佐參

高賢

卷之五十三

六

光緒堂

率子弟耕汲於其中因修桑門之法捐落人事貞元初兄既歿始爲宗姻士友所強慨然有應知己之心謁試佐環衛歷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裏行佐黔中又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凡四居憲職介二方伯皆有直聲休利邦人宜之徵拜祠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參爲人器度夷遠同心定交造次以之從善親仁發於肺腑文章弘朗有作者風貞元十八年瘍發於背卒於浴師年五十有五

烏程尉喻鳧

喻鳬南昌人其先遭亂遷徙不常開成中鳬登進士第以詩名於時徙家睦州嘗與方干賦詩往還仕至烏程尉有詩一卷行於世

丁翰之飛

丁飛字翰之濟南人讀老莊書善養生術居錢塘龍泓洞左陸龜蒙嘗詣龍泓見其綸巾布裘貌古意淡好古文樂府歌詩意其有道者因問其年曰七十二年矣後十四年道士葛恭寂爲陸言飛毛髮不衰氣力益壯疏導淮漑皆自執纆企升高望遠不啻履平地又作細字

高賢

卷之五十三

尤

九君堂

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弄少睡寡言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陸龜蒙爲作錢唐丁隱君歌而序其事如此

陸鴻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口鴻漸於陸其羽可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墁

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

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放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使

雉草莽當其記文字惜惜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

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鳴咽不自勝因亡去匿

爲優人作詠諧數十言矢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

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俊陋口訖而辯

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虎

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

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

高賢

卷之五十三

干

九君堂

今之接輿又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

貞元未卒性嗜茶著茶經三篇

虞部員外郎顧垂象雲

顧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許整與杜荀鶴殷文珪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師度之亂退居雪川杜門著書後宰相杜黃裳奏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韓渥司空圖等分修宜懿德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

五代 凡一人

工部侍郎章仁肇

章仁肇浦城人仕後周爲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兼耀武將軍有功於時廣順中徙其桐廬定安鄉之穴石蓋欽鋒芒居仁行義鄉人敬服之宋季有名木者其裔孫也擅詩名號小客星有誅黷文親海集行於世張壬苟屈之曰雲外客星落江頭桐樹周有文誅早魁無祿佐清朝親海聲名大同天志慮銷蠹妻與孤子仍舊瓦蕭蕭今居梧村者皆其流裔也

宋一 共六十三人

王彥超

卷之五十三

王

光緒堂

王彥超

王彥超本臨清人徙居義烏之鳳林少事後唐歷晉至周顯德中累官永興軍節度移鎮鳳翔宋初與太祖有舊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宗封鄆國公諸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遂乞致仕初彥超自節鎮來朝與郭崇義等侍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人冒榮寵乞歸丘園臣之願也卽日解官時議以此許之彥超每戒諸

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必無陰德以及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卒年七十三宋史贊曰彥超起自戎伍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

四川助教潘逍遙

潘闕字逍遙大谷人寓居錢塘通易詩春秋尤以詩知名落魄不羈所交游者皆一時豪傑盧多遜欲立秦邸閭預其謀後太宗登極事敗兵環多遜宅闕匿隣家獲壁中削髻髮示僧永五更持磬出宜秋門得逸去朝廷

潘闕

卷之五十三

王

光緒堂

下諸路圖像捕之或說曹彬曰朝廷捕潘闕甚急闕亦豪邁士氣伏既久欲遁死地稍裂網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何不奏朝廷弛捕或以一小官召出亦羈縻之端也彬然之爲具疏以奏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後卒於泗

徐希顏復

徐復字希顏一字復之莆田人後游吳因家杭州郡將至必先加禮而復未嘗至公門范仲淹守杭數就復訪問禮重之復有所占候多奇中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

與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殺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問西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乙守中，官宜內不宜外，帝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乙主客立成，層洪範論帝欲官之，固辭，留復監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東帛，賜號冲晦處士。年幾八十卒。沈文通守杭，勝其居曰高士坊。

商璣

商璣

商璣，其先汴人，流寓西夏，為都知兵馬使。嘉祐六年，因奉使歸宋，奏獻密事，上嘉其義，賜地於浙之淳安，以居。即今遠源之芝山也。子孫因家焉，以蔭補官者三世。

御史錢安道顓

錢顓，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間，由烏程令召為御史裏行。時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曰：「尊尚堯舜，遂致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狠自用。會公亮位居承弼，被遇三朝，反有畏避安石之心。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堂

更相稱譽，以固榮寵。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將出臺，謂侍御史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少念報國。君為美官，自以為得策，即我視君，大彘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在衢數年，好游泉石，多記詠。後徙家秀水，家貧親老，丐貸親舊，以給朝哺，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太常卿江子我端友

江端友，字子我，陳留人。博學能詩，與呂居仁相唱和，以元祐黨家居不仕，亦不娶，隱居封丘門外靖康初，丞相

商璣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堂

吳敏薦之，以為承務郎，諸王宮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被黜，避亂渡江，寓居桐廬之蘆茨源，自號七里先生。後為太常少卿，所著有七里先生自然庵集七卷，行於世。衍聖公孔端友，子璿從弟傳附。

孔端友，孔子四十八代孫也。建炎初襲封，扈蹕南渡，因家於衢。後子玠嗣，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以奉丞嘗玠從弟傳，字世文，御史中丞道輔之後，與玠同至衢，後守臨川，時建昌軍亦累招降，皆不受，必欲見傳為信，傳挺然往諭，叛兵以平。凡南渡後廟學

皆傳所請。所著有續白氏六帖。續尹植文樞紀要。東家雜紀。杉溪集。及道輔擊蛇笏。藏於家。

中書舍人呂居仁本中

呂本中字居仁。河南人。紹興初登進士第。仕至中書舍人。寓居桐廬之蘆茨源。詩學黃山谷。而主於自然。號彈丸。法世稱爲大東萊先生。與江子我多唱和。嘗作江西傳衣詩。派圖列陳無已而下二十五人。爲法嗣。謂皆出於山谷。云平生因詩以窮。耽詩而病。清癯如不勝衣。有孟浩然跨驢之風。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處之裕如。卒賜諡文清。

王子安用亭

王用亭字子安。開封人。寓崇德。第進士。調尉。益嗜學。如舉子時。手抄口誦。至忘寢食。試博學宏詞科。與倪思爭衡。高科顯仕。多出其門。分教襄陽。以根柢之學。表率士類。一時以爲人師。

刑部尚書胡少汲直齋

胡直齋字少汲。高安華林人。紹聖間擢進士。爲編修。管教元祐黨禍。累遷工部尚書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洪州。

率兵禦金人於營丘。斬首千餘級。已而兵潰。見執。在虜中。聞京城失守。大慟不已。虜欲立異姓。爭之久。得歸。欽宗撫諭曰。孤城久閉。天下兵至者。獨卿與張叔夜耳。及張邦昌僭號。歎曰。吾豈事僞主耶。高宗卽位。奔赴行在上。疏請益虔吉。戍兵改刑部尚書。封開國伯。奉勅治會稽。贊官因留家焉。未幾卒。葬雲門白水塘。有西山老人集行世。

中書舍人朱新仲翌

朱翌字新仲。龍舒人。政和間登進士第。時人諱言詩。翌獨沉涵六義。思繼作者。南渡後。爲中書舍人。掌書命文。章浸顯於朝。忤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旣而放歸。詩益老。文益奇。寓居桐廬。愛茨廬山水。遂開地家焉。所著有滿山集若干卷。

侍講尹彥明焯

尹焯字彥明。本洛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辟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

終身不就舉。靖康初，用种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及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蘇。劉豫以兵劫焯，焯抗罵不屈，夜徒步渡渭潛去。紹興八年，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每當講日，前一日必沐浴更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高宗嘗語恭政，劉大中曰：「焯學問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見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留侍經筵，復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極論和議之非，又以書切責秦檜，尋乞致仕。其婿邢純迎養於越，居二年而卒，因葬焉。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壬

光緒堂

所著有和靖文集十卷

吏部尚書蔣仲遠猷

蔣猷字仲遠，丹陽人。避寇寓居昌國。徽宗朝，積遷中書舍人，權御史中丞。遇事敢言，有直聲。故事，內侍省隸六察，崇寧中，宦者竊弄詔旨，奏免所隸猷疏駁正之。又言：「范之才使淮南，出與事，宜坐狂矣。」趙良嗣降虜後，必誤國，東南應奉花石，今十年，皆入權倖，願速罷之，不報。後為吏部尚書，欽宗即位，責貶重貫，貫時侍徽宗總兵柄，東巡，猷持詔諭立解兵，收知明州，到官數日，以不善應

奉丐祠罷未幾卒，葬於蓬萊鄉。

宰相趙元鎮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河南洛陽令，擢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力持不可，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樞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久雨，詔求直言，論罷王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大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頤浩惡其異已，除知平江府，移知洪州。召拜叅知政事，為朱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用陳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獨鼎勸上親征，命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兵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壬

光緒堂

儀鎮捷音既至，車駕已至平江。下詔辭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帝爲止不行。適有自江上來者，云北兵大集，人始服鼎之先見。時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用，乃召除知樞密院事。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復遣子麟，倪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淞江上下，無兵，鼎以爲憂，乃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剿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禾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倪遇，大破之。鼎命沂中趣合肥以應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

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倪拔寨遁去，浚在江上，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未幾，浚以罪去位。乃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時淮西警至，臺諫俱以無備爲言。鼎曰：行朝擁兵六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癰，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益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洪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千數。上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鼎嘗開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璫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始張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

檜機奔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興興至越
巧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復令言官論興嘗受張邦
昌偽命謫官居興化論者不已潮州安置移吉陽軍興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彌強猶昔居吉陽三年故吏皆不
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膠米檜知之命本軍月
具存亡申問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育
無患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
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圭

光緒堂

參知政事陳去非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兄時已有文名政和初上
舍甲科宣和中徽宗見其賦墨梅詩遂登冊府歷數猷
閣直學士知湖州紹興間掌內外制參知政事以任道
德尊主威振紀綱爲務乞外除資政殿學士復知湖州

卜居崇德青墩鎮與義不妄言笑接人甚和而中不可
犯薦士不使人知爲詩體物寓興與陶謝章柳相上下
崇寧後風雅幾廢與義獨以詩名中興有簡齋集二十
卷行於世

鄂王岳鵬舉飛

岳飛字鵬舉相之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
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
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同死朔望設祭於其
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遂涅四大字於

寓賢

卷之五十三

圭

光緒堂

背以自矢曰盡忠報國應宜撫劉幹募平劇賊陶俊以
智勇稱從解東京圍功多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
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材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法飛曰陣而後戰兵
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
書數千言以越職奪官歸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士補武經從王彥渡河拔新鄉轉戰至於太行禽其酋
補英州刺史兀朮趨杭州飛要擊之至廣德六戰皆捷
駐軍鍾村軍無糧將士忍餓不致擾民金所籍兵相謂

曰岳爺爺兵爭來降附兀朮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橫屍十五里兀朮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大破之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詔討賊方平之紹興元年與張俊同討李成敗其將馬進進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繡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追斬進成走降偽齊江淮平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都統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與楚賊育成相繼起百姓恒擾飛以大削平之時虔吉盜連兵寇掠閩廣諸郡帝乃專命飛岳旗所指擾搶無不立掃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神武後軍都統制仍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時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以及信陽湖寇楊公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越兩浙與公會帝命飛爲之備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非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禽賊不涉此江飛抵郢州一戰而斬偽將京超遂復郢州遣張憲復隨遂越襄陽成敗夜走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加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剿戰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殺賊將高仲復其城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侯移屯鄂命招捕楊公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遂因敵用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八日而楊公平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冠詔兼斬黃制置使加檢校少保進封公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命王貴等攻虢州下之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引兵至長水再戰皆捷中原響應時偽齊屯兵窺唐

州飛遣王貴、曹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乃召貴等還。七年入見，數陳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滹、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之，可以間廢，遂詐作蠟書，言劉豫同謀誅兀術，以疑之。兀術得書，果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會和議定，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誠，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尋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會道士侯詒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質欲觀，衆以伐謀。

南齊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堂

入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無何而金人攻拱亳，劉琦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又遣王貴等分布京洛。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住偃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術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術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術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術遁去。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輩復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晁相開德澤。

南齊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堂

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而盤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劔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傑。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耳。其將領多密受飛旗。勝自北來降。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進兵。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晝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百姓遮馬痛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

書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堂

帝問之。飛拜謝而已。明年謀報金分道入淮。飛請合諸師兵破敵。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諭功行賞。韓世忠張浚已至。而飛獨後。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因請還兵柄。詔同張浚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尚劾飛謂金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浚接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還樞柄。遂以祠罷。檜志未伸也。又諭張浚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遂以深文雜定之。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其資徙家嶺南。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書

卷之五十三

三

光緒堂

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性至孝家無姬侍吳玠飾名姝進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果時到河朔乃飲遂絕不飲善撫士卒能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初帝爲飛營

富貴

卷之五十三

元

光緒堂

第飛辭曰寇未滅何以家爲遂賜第於錢塘門內卽今之臬司也飛死時一女甫及笄聞變抱銀瓶墜井而死杭人憐之立祠井上題其額曰銀瓶烈女祠飛墓在棲霞嶺下墓上古樹枝至今皆南指識者以爲忠義所感云孝宗初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麻官人飛征戰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爲諸將先襄漢之平功在第一飛不

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選武翼郎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薦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庶則庶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惟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遠蹤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終左武大夫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原官以禮附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斬王韓良臣世忠

賢賢

卷之五十三

早

光緒堂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鷺猛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歐之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橫刀而前敵無堅陣當時稱爲驍將果積功至三公如日者言其事悉本傳中先是帝在錢塘世忠由海道赴行在適苗傅劉正彥反張浚在平江設討亂聞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俱生遂發平江至秀州而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

寓賢

卷之五十三

早

光緒堂

師次臨平。賊衆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刀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官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尤甚。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卽勒兵追賊。至漁梁驛。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兀術。將入。帝詔問諸將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守鎮江。旣而兀術分道渡江。諸屯皆敗。兀術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駐軍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而世忠軍已先屯焦山矣。兀術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淮州。遣李董太乙趨淮東。以援兀術。世忠與

寓賢

卷之五十三

早

光緒堂

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李董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會聞人有獻謀者。令鑿大渠。一夕遁去。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出是威名。大震。金人不敢犯。及金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乃力言和議之非。章數十上。金卒渝盟。如世忠言。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樞密使。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因乞骸骨。得祠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奴。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改潭國公。進封咸安郡王。未幾薨。進拜太師。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顯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廷。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

汝曹母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類直勇敢忠義
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忠
獨櫻槍怒不惜也力排和議觸槍尤多或勸止之世忠
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目瞑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歟下解
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
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資政殿學士韓以夫肖胄

韓肖胄字以夫相州安陽人忠獻公琦之曾孫以蔭補
承務郎條奏戰守計千餘言歷官刑部侍郎先比使入

衛賢

卷之五十二

聖

光緒堂

封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
肖寓居於越事母以孝聞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
七十六謚元穆

國子監祭酒邵民望知柔

邵知柔字民望建之浦城人紹興間歷官國子祭酒以
直龍圖閣奉祠寓居西安城東之菱塘舍側有古木輪
囷離奇曲卧塘上知柔因繫小舟扁曰野航日夕吟詠
其中迷題其詩曰野航集

太尉李君錫顯忠

李顯忠字君錫本名世輔綏德青澗人初爲鄉延路兵
馬紹興中自西夏率衆來歸高宗召對便殿獎賞甚渥
賜今名兀术寇邊會諸將戰於柘臯大敗之顯忠生長
邊陲熟悉虜情因上恢復之策忤秦檜意屏居台州久
之金亮入寇詔起顯忠爲池州都統與虜戰於大人洲
首挫其鋒亮擁兵犯淮西王權敗走詔顯忠代之遂回
虞允文大敗亮於采石復和州又復靈壁又復宿州中
原震動會副將趙宏淵伎功不協唱言惑衆士無聞志

衛賢

卷之五十三

聖

光緒堂

師遂潰於符離顯忠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而沮撓若
此乃納印待罪責校團練使安置長沙徙信州後朝廷
知其故復太尉歸老於會稽歲賜祿米三千石顯忠生
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未就而卒
朝野惜之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謚忠襄
溫州通判曾仲常志

曾志字仲常鞏之孫也以任爲齊社郎累遷通判溫州
携家須次於越建炎三年金酋琶八陷越下令在城官
僚詰且皆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

往爲隣人糾察捕見琶八詞氣不屈且言國家何事汝乃欺天叛盟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兵以殺汝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左右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驛憲及其家屬四十餘口於南門外同日殺之越人作大坎瘞其尸志弟朝散郎恩時令餘杭牧葬於天柱山志死國與衛士唐琦時事相同琦有旌忠祠而忘以流寓迄無建白之者嘉靖壬寅知府張明道始創大節祠合琦祀之於是越人始知有曾公云

翰林學士范元長冲

壽賢

卷之五十三

聖

光緒堂

范冲字元長太史公祖禹之長子登紹興進士祖禹南還諸子皆勒停建炎四年得守循固請祠與趙丞相同同居焉高宗以神哲兩朝錄多失實召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先是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嬖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遂盡削蔡京蔡卞所增宣仁太后誣謗事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張弛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

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書成遷起居郎兼侍讀會皇太子建國公瑗出就傳首命冲以數畝畝待制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副之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人以爲極天下之選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力贊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未幾坐與趙鼎有連奪職卒始冲之在資善堂也孝宗以建國公受業焉每出講見冲輒納拜及登御而冲已卒其後念之不置對羣臣言每字冲而不名

御史中丞常子正同

壽賢

卷之五十三

聖

光緒堂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安民之子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七年以禮部侍郎召還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忤秦檜以顯謨閣學士出守湖州遂寓海鹽自號虛閒居士卒贈少師謚忠毅墓在荆山雙谿之間至今人稱曰常家墳禮部尚書顏長道復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轉太常博士建官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考正祀典凡識精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黷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起居舍人兼侍講附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改禮部尚書建炎初扈駕南渡家於崇德之石門鎮比子孫自爲村落名之曰陋巷村未逾年以疾除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聘詔賜錢五十萬

環衛上將軍孟載 五世孫性善附

孟載本鄉國四十八代孫高宗時扈駕南渡授環衛上將軍卒贈太尉家諸暨夫縣里五世孫性善博學有大志熟諸孫吳以英雄自命元末盜賊蠭起不欲爲世所指名遂隱名剗迹於草澤間所著有雅齋集

安定郡王趙表之令矜 子子覺附

趙令矜字表之宋太祖裔孫大觀三年賜上舍出身靖

竊賢

卷之五十三

聖七

光緒堂

康間抗疏論用事者壅開邊釁謫臨江監酒高宗中典除都官郎令矜因上章留張浚忤旨罷居三衢退居泉州未幾秦檜誣以謗訕州將希檜旨幽於靜貞觀將俟趙汾獄具并殺之適檜死乃免尋復官襲安定郡王奉燕王祠歸於衢孝宗親洒宸翰以寵其行自號超然居士子子覺終嚴倅工行草能詩歌得墨法於異人有雪齋集行於世

龍圖閣學士趙叔問子晝

趙子晝字叔問太祖六世孫亦燕王後也警敏嗜學大

竊賢

卷之五十三

聖八

光緒堂

觀元年宗子進士第一宣和初編修九域志稍遷刑部副郎南渡來居信安山中車駕駐越遷奉常少卿時禮籍散亡子晝既淹貫討論無遺者進貳春官承密旨陞龍圖閣學士守秀潤已而奉祠家居慕司馬德操之爲人作崇蘭圖於城南與程俱諸人唱和其間仁稱其剛而不亢通而不流文敏以粹篆籀草隸皆力追古人所著有崇蘭集

秘書監朱新仲翌

朱翌字新仲舒州潛山人漢桐鄉裔夫邑之後以太學

生賜第初爲深水鎮高宗南渡爲秘書監屬喜其材俾
預修藏宗實錄方是時范冲領史局翌以文辭進剛潤
居多泰檜相逐趙鼎翌以禹黨謫已而釋朝廷憫其飢
寒計貶所十四年永俸悉與之遂卜居鄞翌敦睦宗族
其父司農卿載上死幾不能葬翌作信天緣堂記以示
子孫其略曰三十餘年屏跡荒縣私念少時始官州縣
月俸錢萬三千米石五斗麥如米之數十口之家取足
焉已而官朝廷祿十倍之然日食肉猶一盞衣常百結
室亦窶空南來已老內外食者四十人婚姻賓客伏膺

窮賢

卷之五十三

哭

光碧堂

不論論其常用一歲錢千二百緡米百八十斛炊烟屢
絕家人以釐告呼使前曰天生匹夫一飯前定多圖未
必得坐視未必失世豈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乎天
之所賦自應不關轉告而朋洗釜待之行有餉余者有
老嫗在旁大笑曰翁豈信天緣乎遂以名堂書其事於
壁苑自爲誌周丞相必大論其詩似杜牧之而出處亦
相類號消事老人有文集四十四卷

奉議郎朱少章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

學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南游淮甸會高宗嗣統駐蹕揚
州議遣使問安兩宮而士大夫無敢行者遂奮身自獻
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卽日與使者
王倫同行至雲中遇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
守之以兵弁復屢與書言用兵講和之利害甚悉紹興
二年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
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二人探籌決去留弁請使長
受書歸報已願暴骨外國遂留金金人百計迫之誓死
不屈嘗遣從者間行歸報虜中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窮賢

卷之五十三

手

光碧堂

也徽宗崩爲文哭之有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
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泗冰天
聲聞於帝帝爲感泣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
極言時機之不可失又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
御書所述北方聞見事狀帝高其節俾易文資且有進
用意秦檜惡其言敵情數沮之僅轉奏議郎未幾以疾
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不果權厝西湖
之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後四十年其從孫熹官
浙中卜葬錢塘積善峯下

趙彥遠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之孫建炎間與其父申國不求避地崇德之洲錢遂以爲家流離慷慨見諸篇什其詩有曰飄泊南來幾歲寒追譚往事設心酸雲烟聚隔中原望歸折梅花忍淚看善應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嘔噦曰此豈爲樂時耶尤哀稱爲古君子陳福公題其墓曰篤行于汝愚自有傳

工部尚書王碩夫俱

富賢

卷之五十三

王

光碧堂

王俱字碩夫本宛丘人政和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建炎初扈駕南渡遂家餘姚召拜右司員外郎克舉其職紹興初命左右條具改正崇德觀以來濫恩諸失職者爲飛語上聞免官復起爲兩浙轉運使遷戶部侍郎劉麟寇邊詔經理儲峙用度豐給秦檜專國俱家居一十八年檜死起知明州歷工部尚書尋乞身歸卒俱節行剛方爲中典名臣于遠自有傳

禮部尚書洪光弼皓

于遠遵遺附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宣和中爲秀

州司錄留綱運米拯飢人稱爲洪佛子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致犯時議遣使金國張浚薦於朝遷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璚副之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追二使什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官南歸恨力不能殫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惜曰此真忠臣也且止劍上爲之跪請得流通冷山冷山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

富賢

卷之五十三

王

光碧堂

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背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使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方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李棗棧

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祔陵訃，北向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於帝。帝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未幾，金主以生子大款，許使人還鄉，與張邵、朱弁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七月，見於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蕞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遂賜第錢塘，錢塘之有洪氏自皓始也。皓既對，退與秦檜議不合，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明日，御史承檜旨，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檜復誣皓有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有八。計開帝深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自建炎已酉出使，留北十五年，至紹興十二年始歸。當時同使者十三人，惟皓與張邵、朱弁生還，而忠義之聲聞於天下者，惟皓而已。惟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惡皓傳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

黃贊

卷之五十三

聖

光緒堂

氏指南。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適，适以皓出使，思補修職郎，尋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適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適文學尤高，立朝議論尤多，論者以為忠義之報云。

和州守時傳之徽

時徽字傳之，彭城人。建炎間，家崇德。歷知和州、居官廉敏，惠愛尤長於識鑒。嘗擇婿，得湖州張孝祥及同邑莫元忠。時元忠處約，辭以非偶。徽笑曰：「莫子當為令人，豈又貧約者？」卒妻之。後孝祥、元忠皆及第，為時名士。

黃贊

卷之五十三

侍御史黃德紹龜年

兄岳年子衡附

黃龜年，字德紹，福州之永福人。其父於鄞因家焉。舉進士，為殿中侍御史，與諫官劾秦檜，論秦檜行類莽、卓，特朝廷未之察。檜由是罷相，人或咎其過，至檜再相，卒如龜年言。龜年時寓吳興，檜據其過，押回福州。後居昌國之馬鞍山，品題泉石，與兄岳年同隱焉。山有石，面平五丈，日與僧馬耆處。士張光賦詩餉，伴於其上。檜死後，若於鄞卒年六十三。初，龜年微賔，永福傳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

絕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予衡仕至湖南提舉

烏程令蕭東夫德藻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嘗舉烏程遂家焉所居在弁山有千岩競秀因自號千岩老人有千岩集行於世

白石道人姜堯章夔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少從父宦游古沔與千岩老人相得遂移家苕霅以兄之女妻之堯章遂家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隣蒲轉翁號之曰白石道人夔答以詩曰南人常驚
卷之五十三
聖
光碧堂
僂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云云其詩大有名於江湖間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四目次

寓賢

宋二

敷文閣待制曾吉甫幾
附兄開

右司郎官張彥亨震

馮熙績成
孫彥珍附

黟縣令陳伯和墳

左司諫馬伸

大理司直賈子野廷佐

寓賢目次

卷之五十四

光碧堂

知和州陸子高峻

吏部尚書汪聖錫應辰

大理丞何叔遠彥猷
子伯臨附

兵部尚書宋嗣宗延祖

進賢令程可久迥
子絢孫仲熊附

戶部尚書蔡子平洸

王性之鉅

翰林學士綦叔厚崇禮

參知政事范致能成大

資政殿學士弁子才子獻附

刑部侍郎楊宜之由義子鼎附

潮州守徐德操定

秦州知州輔達

國子監祭酒王元石介

觀文殿學士李長孺魯伯

德清丞方智善淑

防禦使孟德夫宗政

周昭禮輝

竊賢自次

卷之五十四

二

光碧堂

禮部侍郎洪芹

參知政事高不妄斯得

右文殿修撰焦濟甫炳炎弟煥炎附

敷文閣學士言宗文通

顯謨閣學士劉德修光祖

端明殿學士王仲行希呂

刑部尚書程季與公許

參知政事楊元極棟

處士宋斌

周子受祐

國子正鄭宗仁樸翁

端明殿學士家鉉翁

謝臯羽翺

資政殿學士文時學及翁

元

禮部尚書謝叔敬昌元子大椿附

南坡老人戴仲文時才

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竊賢自次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碧堂

太常鮮于伯機樞

劉師魯汶劉渡附

夷門老人杜行簡敬

張潞公仲舉翥

翰林學士貫酸齋雲石

教授敖君善繼翁

集賢直學士鄧善之文原

福寧尹王伯敬簡妻潘氏子相楨附

洛下遺民郭彥澤

戶部尚書貢泰甫師泰族子友初附

馬從事易之

侍儀舍人陳雲嶠柏

繆叔彝倫

孝子張端

可閒老人張光弼昱

薩都刺天錫

丁崔年

李原善善

新寶目次

卷之五十四

四

光碧堂

明

明

兵部尚書溫祥卿

戶部侍郎高季迥啓

國子監助教李宗表畢

貢友初性之

太常張來儀羽

太常少卿高士敏異志

文淵閣待詔陳中復遠

監察御史桑仲修慎

戶部員外郎邵伯正

知雲南縣高彥高岳

會稽二無名氏

赤松山農金元玉琮

鄧吏部林

行人司副唐子迥志大

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

新寶目次

卷之五十四

五

光碧堂

袁武選永之泰

行人薛尚謙侃

孝豐知縣施以德懋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武原朱祖昌令回氏閱

寓賢

宋二共四十六人

敷文閣待制曾吉甫兄開附

曾幾字吉甫，贛州人。以兄弼恩，起將仕郎，累官敷文閣

待制，立朝敢諫，負氣不阿。嘗三仕嶺表，家無南物。晚節

猶重於人，雖儉邪如湯思退，亦以不得從游為恨。早從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光碧堂

舅氏孔文仲弟兄講學，時諫官劉安世以黨禁，人無敢

窺其門者。幾獨與之往，還避地衡岳，又與胡安國游。故

其學益邃，為文雅正，尤工於詩。有經說文集各若干卷。

幾初與兄禮部侍郎開徙家河南，紹興末，因官浙東，卜

居於越，寄禹蹟寺中，未幾其子浙西提刑逮，迎養於官。

卒平江，歸葬山陰之鳳皇山下，詔贈左光祿大夫，謚文

清

右司郎官張彥亨震

張震字彥亨，魏公浚五世孫，自綿竹屢徙居歙，乾道已

丑登進士，歷院轄寺丞，知撫州、江西倉，以不附韓侂胄，罷歸。嘉定初，召為郎，遷右司郎官，奉祠不復出。時論以正人目之。娶會稽曾文清公女，其子遠猷後為紹興太守，因家於越。

馮熙績成孫彥玠附

馮成字熙績，滑州白馬縣人。太史中書令魯國勣公守信之孫也。建炎間，扈駕至溫州，遂居永嘉。德政鄉嘗賦詩云：扈蹕東來到永嘉，南燕萬里盡平沙。粉身碎骨死無恨，願拓中原報國家。岳飛素奇之，羅致闔幕，屢與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光碧堂

兀術戰獲捷立功，收復州縣，每念魯公以必死報國高宗書嘉忠二字，賜之，遂以嘉忠名堂。誓曰：吾家清野久矣，今何面目行白日下？使成不能滅虜報國者，辱祖不忠，不孝當自殞於斯堂。時高宗賜岳軍旗曰：旌忠而成以嘉忠名堂，故虜有二忠將軍，萬死不可親之。謠飛既以冤死成，遂滅跡人間。以琴書自娛，號湖山居士。及卒，樞使劉珙以詩挽之，有武穆英賢友，勤威忠孝孫之句。孫彥玠博學多才，略有祖風。宋亡，不出，以忠孝世其家。

縣縣令陳伯和墳

陳墳字伯和陽翟人澗上丈人恬之族子博學工詩南渡寓居桐廬與滕岑相唱和岑盛稱之以爲力追作者頃嘗次岑韻山居詩云解紐滄濱畔携家紫翠間地臨雙港勝天與兩年閒茅屋靜聞雨竹籬疎見山所慚隣舍老句險不容攀雙港者一名橫港卽桐溪也以紹興進士終縣縣令卒於家

左司諫馬伸

馬伸東平人政和中進士歷官左司諫有直聲建炎初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隨高宗南渡寓家龍丘抗疏劾黃潛善汪伯彥朋奸誤國責監濮州酒稅死道中後胡安國訟其冤請官其子孫以旌直臣不報

大理司直賈子野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金人犯關隨父澗扈謁南渡遂家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授桐廬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以詔諭江南爲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警耻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

倫拘虜使決意用兵以圖恢復其辭旨剴切大略與胡銓同以官卑適不爲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未幾出知處州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

知和州陸子高峻

陸峻字子高高郵人建炎初徙居崇德第進士教滁滁人興起於學歷秘書省校書郎倅和州議散武定軍以收人心攝濠州時虜猖獗人情洶洶峻開示大信濠獨晏然散卒聞峻至受廬者數千乃悉簡爲勁兵改知和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

光緒堂

州養士屬俗修倉濟湟功多於濠坐免歸年飢與同志爲粥以食飢民餘萬人用是得疾卒葬縣北六里漫塘劉宰誌其墓

吏部尚書汪聖錫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五歲知讀書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蕚以繼晷十歲能詩遊鄉校未冠首舉鄉貢試禮部居高選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耳少受知喻樗既擢第往從張九成卒業海昌所學益進初任趙鼎帥幕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

議應辰上疏論之忤檜意出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餽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浩然之氣不爲少屈張九成謫邵州交遊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趙鼎貶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衛守章條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臺求祭文不可得得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乃寢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將誣以不軌事并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五

光碧堂

應辰而盡去之獄既具而檜死應辰乃免明年召爲吏部郎遷右司以母老乞外出知婺州召爲秘書少監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會議太上尊號失光堯旨乃以敷文閣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時大帥吳玠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并侍讀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服水銀邪應

辰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淳熙三年二月卒於家

大理丞何叔遠彥猷

子伯臨附

何彥猷字叔遠高唐人紹興中爲大理丞秦檜誣岳飛下獄彥猷與李若樸論其無罪万俟卨劾彥猷等黨奸撓法輕朝廷罪在不赦罷黜寓居德清餘不溪上檜死高宗欲召用而彥猷已卒孝宗卽位遥贈二階特命其子伯臨爲徽州文學

兵部尚書宋嗣宗延祖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六

光碧堂

宋延祖字嗣宗濟南人建炎南渡因家上虞紹興中登進士尉於潛教授廣德除國子監主簿嘗言招軍利害又欲重湖廣帥權孝宗甚嘉納之除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繳駁奏論無顧避未幾改諫議大夫兼侍讀遷兵部尚書延祖以忠公受知不三年而登八座亦自謂遭時遇主知無不言以讜直稱卒於官

進賢令程可久

子絢孫仲熊附

程可久字可久初家寧陵之沙隨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孤貧飄泊無以自振年二十餘始知讀書時喪亂甫定西

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迴得以考德問業所造益深專門
教授學者稱為沙隨先生迴尤好言易言易者人人殊
然以沙隨為宗註書百有餘卷舉隆慶進士初尉太興
遷德興丞終進賢令所至皆著異政然而不究其施朱
熹嘗以書告迴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
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
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為悼
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
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七

光碧堂

亦有名

戶部尚書蔡子平洗

蔡洗字子平興化僊游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家雪
川父伸左大夫洗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
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徙度支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
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斷時久旱郡民築
陂澮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洗曰吾不忍獲
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
我澮我水以淮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

卿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圖得人
為喜洗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
閣待制知寧國府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洗事親孝曾
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悉以振親戚
之貧乏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貲至弔所賜銀鞍轡治行
人服其清潔云

王性之銍

王銍字性之汝陰人寓居剡中善屬文不樂仕進讀書
五行俱下藏書滿架銍既卒秦檜子熈屬郡將索所藏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八

光碧堂

書許官其子銍子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
熈竟不能奪

翰林院學士蔡叔厚崇禮

蔡崇禮字叔厚維之北海人登政和進士歷官起居郎
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詞翰
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高宗
猶以為得之晚詔復鄉誥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
帝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
姦諛以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御筆親除為翰林

學士掌制誥凡五年深得代言之體尋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揚楚震擾高宗親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肝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及春帝還七州宴然不知羽檄之速期年上甲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六贈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庶儉寡欲獨單心詞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頗挫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九

光碧堂

參知政事范致能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累官吏部郎出知處州處民以爭役露訟成大爲初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至二十年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

資政殿大學士克金國所請國信使圖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并載書中不許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圖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珣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累官吏部尚書叅知政事以病請閒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官居武林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十

光碧堂

城中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張震對自號石湖高宗嘗書石湖二字賜之杭人重其德業因名其居側之橋曰石湖橋所著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湖船錄等書行世

資政殿學士牟存叟子才

子猷附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悅吳興山水寓居安吉州嘉定間官史館檢閱對延英殿首陳六事三策受知理宗嘗曰牟子才好箇士夫踰年遷著作郎力辭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始就職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辭旨剴切，舉朝誦其文，皆曰：「此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兼樞禮部郎官、遷軍器少監。時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而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才上疏救之，不報。進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才羞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當是時，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辭。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卽爲書行，以爲敘復地。」帝曰：「諛詞皆褒語，可更之。」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才曰：「脫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飭，似道不樂。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魯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間綿劍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大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時吳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于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才數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

卷之五十四

十一

光碧堂

駸薰灼，以官爵爲市，縉紳之無耻者，輻輳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不得已，改子聰知澧州。待次，子才遂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未幾，召對樞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乞身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韓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凌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十一

光碧堂

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官庭，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韓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以拓本遺宋臣者，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於帝，乃與丁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劾子才在郡公宴及謁過客爲人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客以輒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以爲無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讐不可廢也。』」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十三

光緒堂

而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外乃復子才官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陛見帝大喜慰諭者久之即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復有內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侍郎度宗在東官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平江守吳

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子嘯大理少卿

刑部侍郎楊宜之由義子鼎附

楊由義字宜之開封人家世爲將建炎初京師失守父奉直以軍前正將扈駕至杭未幾虜復寇杭奉直捍敵於外由義奉母避地鹽官虜騎踵至母沉於河由義被執累日而逸潛薦不第吏部朱松延請誨其子熹後以父恩補右階監贍軍南庫隆興初盧仲賢使虜辱命由義詣行以關門祗候克奉使金國虜折之使拜不屈全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光緒堂

節而歸換通直郎詞曰黑肱之爲子木先冀獲成言之信鄭衆不對單于拜蓋其自誓之堅官至刑部侍郎轉朝奉大夫卒於鹽官私第朱熹欲銘其墓嘗曰忠義大節夷夏稱歎會熹卒不果子九鼎以父任帥襄潛變有善政統領蜀賦死國事加贈五官官其子一人潮州守徐德恭徐定子璣璣孫似孫附

徐定字德恭泉之晉江人釋褐調處州教授娶永嘉鮑氏因家焉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時宣州妖人胡木匠誘衆作亂聚至數千人守遁去代者未至盜縛一巡檢貫其耳以徇人心胥恐漕司檄定往攝州事定單騎馳入境下令曰汝等苦飢耳能自首者亡罪其衆立時解散胡木匠隻身遁去州境獲安遷守潮州卒其子璣璣字致中工詩世稱四靈璣其一也終長泰令孫似孫仕至浙東帥叅宋亡劉万奴欲屠城似孫力爭獲免鄉人德之

奉州知州輔達

輔達趙州人寓居崇德乾道間爲後軍統制孝宗欲處以邊郡問其能勝任否曰當以家法治之又問何法曰

子視軍民愛惜財賦遂除知秦州語察來曰吾目不識字手不能書但心能燭理耳能聽訟爾郡中果大治

國子監祭酒王元石介

王介字元石吳人徙家金華從朱熹呂祖謙游紹熙初登進士第三除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筆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官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壬

光緒堂

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還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惡其切直出知邵武軍侂胄之謀人藉師且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未幾以服闋補知饒州未上召爲秘書遷度支郎時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獨不顧於是黨附者劾介資淺立異奉祠歸侂胄誅召介還除右司太子舍

人兼侍講遷國子祭酒會久不雨詔百官指陳缺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言漢法天地降災時

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不報陞太子右諭德兼樞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闕職爲州鈴介謂此小事而用樞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官意介曰宰相而逢中官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官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陞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壬

光緒堂

下者力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楚自有傳德清丞方智善淑

方淑字智善祥符人紹興初舉進士爲德清丞愛其溪山之勝遂家焉以持論平正不附秦檜意旨罷

防禦使孟德夫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扈蹕南渡家於歸安開禧初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宜無使吳玠奇之補秉義郎京西提轄駐劄襄陽金人犯

境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三伏以待之
驟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衆陽國急宗政午發峴首遲
明抵衆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捷聞差權衆陽軍
初視事一合中兒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
積水修治樓櫓簡閱軍旅未幾而金酋完顏賽不擁步
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
列濠外飛鋒以綯鈴自警鈴響則大吹宗政厚募壯士
衆間突擊金人不能支遁去賜金幣轉武德郎次年金
帥完顏訛可復擁步騎薄城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
殺數十人金人乃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
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草直抵圍樓下
欲焚樓宗政隨方禦之不得逞金人又摘彊兵披厚鎧
豎衫鐵面而前又濕氈衫濡草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
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
城軍自下夾擊自所至夕金兵墜死燭焰者無算梯橋
盡毀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草燒戰棚宗
政率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下金兵死者千餘弩

卷之五十四

十七

光緒堂

半手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之天反風金人忿憤砲愈
急會王大任統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閉入城內外合勢
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尸遍地詎
可奔帳走獲輜重牛馬以萬計捷聞朝廷方錄前戰守
功陞武功大夫衆開門宜贊舍人制置司以湖陽縣迫
境金兵微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
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矣衆陽許國移金
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衆陽中原遺民來歸者
以萬計宗政發廩贖之爲給由創屋以居籍其勇壯號
爲義軍俾出沒唐鄧間咸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
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兼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恕
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
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于琪自有傳
周昭禮輝

卷之五十四

十八

光緒堂

周輝字昭禮淮海人紹熙間居錢塘清波門之南嗜學
工文辭隱身不仕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而簡亢自
高未嘗報謝非義之餽一介不苟取藏書萬卷父子自
相師友誤清波雜誌十二卷

禮部侍郎洪芹

洪芹尚書僕射迨之曾孫以祖蔭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歷官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秘書少監升直學士院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與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還寔以伸國法以謝天下

新賢

卷之五十四

十九

光緒室

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關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燕將樂女轉弃予乎慷慨多言天下義之還禮部侍郎帝銳意衡用而以論去寓居嘉興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

奉知政事高不妄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寓居烏程之王村舉紹定二年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時父稼知沔州死於兵斯得日夜西向號泣會其僕至自沔知稼戰歿處與斯得

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泣下服除而哀傷不已無仕進心川帥李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書成進於朝遷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出判紹興府杜範入相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復上封事極言嵩之以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之是矣第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勅之休致乃一切廢而不宜是以謠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

新賢

卷之五十四

二十

光緒室

意之莫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嵩之恨切骨與羣僚合力排擠斯得力求補外差知嚴州遷浙東提點刑獄移湖廣按富民陳衡老姦罪籍其家其婿吳自性厚賂宦者使中傷斯得乘間言於理宗曰高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一近地理宗曰高斯得硬漢也安得有是召爲禮部郎權左司兼侍立修注官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賁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賁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具日書之史冊

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魏卽爲之罷丁大全入相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請拜斯得浙西提點刑獄炎浙西入乞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柱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度宗卽位召爲秘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未幾帝崩陳宜中入相以樞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拜叅知政事元兵下饒州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外簿錄其家丞相劉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言簿錄侵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遂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掄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而於是宋亡

石文殿修撰焦濟南炳炎 弟煥炎附

焦炳炎字濟甫宜州人寓居嘉興舉進士第三人理宗朝爲諫官論奏累數百上時宰主括田議遠近騷動炳

炎痛疏其害復面奏懇惻涕淚俱下上爲動容然未有寢命炳炎論愈力時宰語人曰焦生非攻括田實攻我也炳炎聞之不爲變爭之益力必報寢而後已尋除太常少卿疏辭去國累除淮東湖北漕悉不就改吉安府不得已就職以右文殿修撰致仕弟煥炎字晦用亦舉進士登對論奏切中時弊有兄之風生平英邁慷慨禦邊多顯效仕至鎮江太守

數文閣學士言宗文通

言通字宗文本吳人文學子游之裔也咸淳二年以數

文閣學士知紹興悅其山川之秀遂卜居北鄉子孫遂爲山陰人

顯謨閣學士劉德修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召對論恢復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右正言出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爲侍左郎官光宗初政方嚴御史之選顧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沉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父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極論朋黨邪正是非之辨言甚剴切章旣下讀之有

流涕者徒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提刑江西時
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官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
羣賢并力一心若上未過官宰相不可歸安私第林陳
二閫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
守忠故事以釋兩官疑謫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
俾緩急有可仗者寧宗卽位除侍御史司農少卿入封
獻謹始五箴進起居令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
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使韓侂冑震懼威
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

竊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會稽士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連上疏論
救俱不報已而論罷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
文愚既罷相侂冑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
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
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
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
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復職歷官顯謨
閣學士以蜀地險遠寓居德清之新市市人呼其家曰
川劉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

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知言
端明殿學士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避亂徙合肥以祖父廕補官建
炎間扈蹕南渡僑寓嘉興以事件秦檜去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召試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
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
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知廬州方說之
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繼斥
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屣以行恬

竊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不爲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淳熙八年以龍圖閣學士
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紹興和買
絹最爲民病雖屢經裁減額數尤多希呂復奏減六萬
七千疋太守洪邁繼而行之由是越民始安仕終吏部
尚書端明殿學士移家會稽貧不能廬寓居僧舍孝宗
聞之賜地一區錢六百萬緡令有司造第於越之東隅
子孫世居焉卽今所稱後衙池也

刑部尚書程季與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少負奇節不肯依阿舉嘉

定四年進士歷官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輪對言志士仁人要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弃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紀綱自蔽其耳目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遷著作佐郎兼直舍人院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已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輩相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快快遷將作少監拜太常少卿力請外遂以直寶謨閣知袁州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堅疑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時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許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操恐其積習沉錮重爲清

之累莫若且與覲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遣中貴人密以公許疏示清之清之銜公許入骨日夜於經筵短公許而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已而差知婺州未上帝後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入對疏陳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六

光緒堂

且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使縫掖皇皇市塵敢怨而不敢議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清之益不樂授橐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太學生劉黼等百餘人伏闕上書論垓且請留公許而公許卒遺表上帝嗟悼贈宜奉大夫官其後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數十年家無美儲賑給親戚惟恐後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忝知政事楊元極棟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一歷官樞密院編修官出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開田訓其子弟遷都官郎歷左右司郎官陞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洞郡察冤獄最爲簡易歷遷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棟爲山長詔從之因卜居於台未幾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尋奉祠卒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二氏負海內重望學者稱爲平舟先生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主

光碧堂

處士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幹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因於京邸孤潔抗高不取非義年且八十矣不以窮老失節臨安尹趙與惟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不葬死葬西湖上與惟歲一奠其墓都人謂端明此舉不異曹參之事蓋公至今以爲美譚

周子受祐

周祐字子受自長城徙居武康以春秋登進士第沉靜

寡交不事表暴恬然若布素無仕進心丞相留正葛邲以文行薦於朝除諸王官教授以疾力辭累敦促赴關卒不就

親文殿學士李長孺曾伯

李曾伯字長孺單懷人寓居嘉興曾伯儒而知兵有雅量歷官通判制置安撫學士等官官輒過宇內淳祐間特賜同進士出身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其後旋起旋罷仕至親文殿學士贈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閩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不竟其用有可齋類稿行於世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主

光碧堂

國子正鄭宗仁樸翁

鄭樸翁字宗仁平陽人以上舍釋褐歷福州教授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骸骨暴露樸翁不勝悲憤與友人林景熙謀間行拾之語在景熙傳中旣而歸隱燕山瀑下會稽王英孫高其誼延致賓館教授子弟二十餘年以病卒林景熙志其墓曰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由長至老又同出處而公沉毅直方自許致君澤民志不獲遂猶以語言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啣土重

可悲也。所著有四書要指二十卷，正義一卷，雜著二卷，日續古有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並傳於世。

端明殿學士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買餘慶徽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禮，堅奉表祈請於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君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三官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衆無以保有其國，見者莫不太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笑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改館河間，以經教授，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歎息。成帝卽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居於越，與林景熙相唱和，以壽終。

謝臯羽翱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父鏞，以春秋名家，翱世其學。翱儻有大節，而獨行好修，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幕，屈平托興遠遊，因自號鬚髮子。當元兵取宋時，文天祥開府延平，翱傾家資結里中豪傑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故家，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見者，絕倒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遂結社會稽，名其會所曰「汝社」，期晚信也。嘗行禹穴間，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北向哭，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則又哭。晚登子陵釣臺，迴絕千尺，西望臨安故宮，猶隱隱烟樹間，不勝黍離之感。急命酒設，天祥主於石上，醉，酒勳，哭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以招之。歌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今有，嗚嗚食歌畢，竹石俱碎，哭失聲。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卽恣游，倦卽尋隱，流方鳳吳思齊輩吟咏自適。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遺老尚多存者。咸說見翺晚。明年以疾卒。年四十七。屬
續。囑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中惟方鳳。吳思齊。最
善。慎收吾文。付之已。而鳳與思齊。果至。相與葬。翺於白
雲村。以文爲殉。伐石題之曰。閩詩人謝翺墓。初。翺以朋
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方鳳爲作許劍亭於墓左。從翺
志也。

資政殿學士文時學及翁

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徙居吳興。仕宋。歷官資政殿學
士。景定間。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

嘉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閉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

元 共二十七人

禮部尚書謝叔敬昌元 子大椿附

謝昌元字叔敬。西蜀資州人。類談四川第一調紹慶府
教授。遷太學博士。知封州。提舉廣東茶鹽。奏蠲鹽銀以
寬民力。疏入不報。捐俸代償之。爲沿海茶議官。因家於
鄞。開慶初。長子大椿。挈其家屬來。舟由鄂州。元世祖駐
兵江許。獲其舟。以大椿歸。甚愛之。俾給事殿中。十四年
宋平。命大椿召昌元入朝。上深器之。呼爲南儒。預議中

書省事。爲禮部尚書。上疏言增軍餉。結民心。除舊吏。戢
新軍。上允其議。又乞行選舉。收遺書。擇按察官。嚴賦吏
法。置登聞鼓院。至元混一之際。朝廷大議。昌元皆得與
聞。後乞身歸卒。葬於鄞。

南坡老人戴仲文時才

戴時才字仲文。鄱陽人。丰度清雅。喜賓客。好施與。至正
間。薄宦兩淮。有長才短馭之歎。遂弃去。買舟南下。渡錢
塘。觀胥濤。素車白馬。千乘萬騎。從海門而來。勢吞天漢。
不覺魄動。直抵蕭山。探五洩之奇。遂忘身世。竟卜居湘

嘉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湖之濱。以登涉吟咏自娛。人稱爲南坡老人。

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幹勒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爲人剛正。有志節。
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中外想其丰采。時殿中侍御史
合麻及其弟雪雪。交通賄賂。怙權肆虐。道路側目。海壽
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
諫許風聞言事。矧日擊乎。遂疏其罪惡。對仗彈之。一時
權貴爲之束手。官至浙東廉訪使。

太常解于伯機樞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郡人。仕元爲江浙行省都事。愛西湖山水。因家於杭。風流文雅。善詩歌。尤工染翰。名在吳興。趙文敏伯仲間。遷太常簿。致仕。西蜀虞文靖贊其像曰。飲風沙。裹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具與公運。圖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下。眼識二妙於遐邇。

劉師魯汝 劉漢附

劉汝字師魯。鄆王之六世孫也。占籍錢塘。以文章淑後進。德行學術與劉漢齊名。劉漢字聲之。莆田人也。占籍於杭。與師魯俱以文行爲一時。官賢之首。稱二劉先生。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東門老人杜行簡敬

杜敬字行簡。大梁人。至元大德間。朝廷講求禮樂之事。敬與其友張君錫同寓於杭。是時集賢。柴貢父尚書高彥敬都督鮮于伯機。承旨趙子昂侍讀。鄧善之尤善鑒古。有清裁。敬與之上下其議論。諸公以爲博雅。延祐初。朝廷首起張君錫爲大樂署正。次及行簡。行簡善鼓瑟。知音律。尤長於書。喜畜古名人墨跡。太冠長裾。優游湖山。文酒間。晚號東門老人。

張潞公仲舉肅

張肅字仲舉。其先晉寧人。父爲吏。從征江南。調安仁尉。又爲杭州鈔庫使。因家焉。肅少豪放不羈。好蹴踘走馬。喜聲色。不以家業屈其意。父憂之一旦。改節閉門讀書。因受業於李存。又從仇仁近學。以詩文名。一時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封潞國公。所著有峽庵集。忠義集。肅初在都下。嘗寄周伯琦詩曰。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惶淚。哭盡平生幾故人。其詩多憂時慷慨類如此。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

光緒堂

翰林學士貫酸齋雲石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名小雲石。海涯生而神采秀異。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故常。意旨出人。意表。仁宗時官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結廬龍華山上。自號酸齋。教授。教君善繼翁。

教繼翁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爐。夏

不扇惟事經史，異下名士，從之游者甚衆。浙西平章事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

集賢直學士鄧善之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至元中，辟杭州路儒學正。因家於杭，累官翰林待制，出食浙西。應訪司事，與興民夜歸，爲巡邏者所逐遁去，忽追及，刺之仆地，比死，其兄問殺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兄懇有司，執直初更者，誣服械繫三年。文原行部錄之，疑焉，鞠之，乃得真殺人者。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獲盜，獄成送郡，夜戴氏廬火竟失。汝惟文原曰：「此必有故，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人，皆以爲神。」文原博學工文家，貧行潔，屢拜清華輒以疾辭。官終集賢直學士，謚文肅。

福寧州尹王伯敬簡 妻潘氏子相楨附

王簡字伯敬，常化縣人。父吉昌，任濟南府治中。元統間，簡以材薦授祁陽縣尹。後改尹烏程，因家焉。後遷福寧州尹。至正十二年，劇賊王善寇建邵，迫州境，簡率民力戰馬中流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尸立不仆，頸中無血，惟涌白沫如流膏，賊驚以爲神。次子相亦被擒遇害，妻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五

光緒堂

潘氏聞變，恐被辱，先自縊。家奴逃還報其長子植，植往收得父母尸，歸葬烏程。江浙行省上其事，贈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以植襲父爵，除紹興總管。張士誠陷其城，亦以不屈死。

洛下遺民郭彥澤

郭彥澤，河南人。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有葛先生者，神於醫，盡以其術授之，避地武林。自稱曰：「洛下遺民。」

戶部尚書貢泰甫師泰 族子友初附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蚤歲游京師，入胄監，時吳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五

光緒堂

草廬趙松雪及虞揭諸名公皆與之游。後中選累官至編修，又擢平江路總管。值張士誠兵亂，隱居吳淞江易姓名作幽懷賦以自見。至正間起授兩浙運使，戶部尚書奉詔漕閩廣粟海上多警，留居海寧，與諸生朱燧謝肅胡奎輩講學。八月自海寧航海達閩，轉漕京師。次年自閩浮海，復還海寧，寓縣東湖塘村，命其里曰：「小桃源。」卒葬湖塘村之南。所著有玩齋集行於世。其族子名友初，至正間從師泰，叅政江浙行省，因僑寓錢塘。友初詩才清麗，但纖穠乏骨，獨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敘事委

曲而感慨繫之爲時所稱賞

馬從事易之

馬易之名乃賢本葛邲祿氏漢姓爲馬世居西北之金山後爲南陽人其兄塔海仲良宦游江浙易之遂家於鄞博學能文尤長於歌詩志尚高潔不屑爲科舉利祿之文平生所爲歌詩不規規雕刻而溫柔敦厚有風人之致嘗游京師出入賢豪間每一篇出士人輒傳誦之至正間用薦爲編修官需次於家時桑哥失里同知樞密院事領軍東薊州辟爲從事官後命移軍直沽易之病風瘡而卒所著有金臺集海雲清嘯集行世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七

光碧堂

侍儀舍人陳雲嶠柏

陳柏號雲嶠性豪宕喜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使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常爲侍儀舍人內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鐵太保女也侍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於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雜設甚盛酒終爲別以一帖餉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豆觥引妓樂促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

在京時卽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他無與比其所以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踴躍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西湖縱游兩峯三竺間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

繆叔彝倫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三八

光碧堂

繆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游於錢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杭人憐其以身殉父也贖錢以葬伐石題之曰東平繆孝子墓

孝子張端

父君錫附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焉時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爲樞幕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被俘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視爾家勿以我爲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

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既而明善沉君錫於江
端卽擲身江中抱父俱沉而死父子忠孝人至今憐之
可開老人張光弼昱

張昱字光弼江西廬陵人至正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
員外而所卜私宅在壽安坊顧湫隘甚昱居之晏如也
因署檣間曰晏居張士誠起昱棄官不仕頗以詩酒自
娛號一笑處士及元亡高祖聞其名召見欲官之因
其老曰可開矣放歸故又號可開老人當是時其居已
敝友人凌雲翰爲贖錢輯之交游爭爲之助不旬日而
輸奐一新昱每處西湖上簷衣耦食讀書賦詩以適其
志所著有左司集行世

薩都刺天錫

薩都刺天錫雁門人寓居武林博雅工詩文風流俊逸
而性好游每風日晴美輒肩一杖掛瓢笠脚踏雙不借
徧走兩山間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無不窮其幽
勝至得意處輒席草坐徘徊終日不能去興至則發爲
詩歌以題品之今兩山多有遺墨而西湖十景詞尤膾
炙人口竟莫知其所終

卷之五十四

三九

光碧堂

丁鶴年

丁鶴年先西域人父職馬祿丁徙居武昌鶴年因以丁
爲氏生甫十歲屹然如成人武昌以鶴年個儻類已俾
廕從父桓州職鶴年辭謝益厲志文學年十七通詩書
禮三經元至正間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以行備
歷難阻聞從兄吉雅謨丁爲定海令徙步往依焉薦章
凡九上皆辭不就旣而兵戈四起鶴年深匿海島中轉
徙不常入國朝占籍定海鶴年又處艱奔隆冬衣不掩
脛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泊然不樂仕進凡憂憤
愉悅皆發之於詩歌所著有海巢集

卷之五十四

四

光碧堂

李原善善

李善字原善山東東平人父顯仕元爲三山巡檢遂家
於慈谿善刻苦摩厲篤志同學處窮約簞瓢自樂襟度
裕如喜怒不形於色人莫窺其涯涘嘗扁所居之室曰
人性皆善日吟哦其中人美其詩詞豪放目之曰小李
白所著有崇陽藁

鄒聞達世間

鄒世聞字聞達登之黃縣人用世襲管軍百戶戍於海

率地瀕海。竈民多私鬻鹽。而禁甚重。有犯者。例與管民官共理。管民官欲寬法。開曰。民貧故耳。卒不竟法。民皆稱爲鄒父。會張氏陷浙西。見元兵有從逆者。開切齒罵不絕口。後屏居峽石。元亡不食而死。

明共一十九人

兵部尚書溫祥卿

溫祥卿大同人。精通陰陽術數之學。元末避兵家於長興。耿炳文初下湖州。民心未附。祥卿杖策以布衣進謁。炳文與語。奇之。遂留參軍務。祥卿卽爲炳文畫策。卽發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十一

光緒堂

應以賑飢者。出精兵分據要害。治戰具爲守禦計。未幾而吳平。實炳文爲之犄角也。祥卿以贊畫功累官至兵部尚書。時天下初定。高皇帝留意民艱。簡大臣有才望者十三人出爲十三省布政使。祥卿與焉。而得四川高皇帝特命學士朱濂。誤文贈之。當世以爲榮。

戶部侍郎高季迪啓

高啓字季迪。姑蘇人。爲吳下詩宗。元季避地蕭山。天兵下平江。始還故里。仕至戶部侍郎。其詩文有缶鳴槌軒太史等集行於世。

國子監助教李宗表畢

李畢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康鄭億遊。億奇其才。以女妻之。避兵金華。翔翔永東二邑間。國初有司奏補國子監助教。未幾以病免歸。卜築永康魁山下。講學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略下以貧屢介其意。天台徐一夔嘗評其詩云。其絳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出。不踰唐虞矩矱。識者以爲確論。門人唐仲暹編其詩文爲草閣集。凡七卷。

貢友初性之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十二

光緒堂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師泰之從子也。初以胄子除簿尉。有剛直名。後補閩理官。元亡。高皇帝徵錄師泰之後。大臣以性之薦。性之改名姓居會稽躬耕自給。或勸之仕。默不應。卒。門人私謚曰貞晦先生。

太常張來儀羽

徐貢附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吳興。以詩約其友人徐貢曰。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繞郭羣峯列迴波。一鏡如鑪餘卽宜稼穡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於是定居於戴山。東洪武初仕

至太常寺丞兼署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詩文奇古尤善畫葬九里岡湖學教授金華童其銘其墓徐賁字幼文蘄州人因張羽之約遂遷烏程之蜀山詩有北郭集以吳中所居在北郭故也當是時高啓楊基與羽賁齊名時稱高楊張徐

太常少卿高士敏異志

高異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寓居嘉興師事宣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之祐爲文有氣骨成一家言以薦起鄞山書院山長洪武初徵修元史爲翰林編修累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三

光碧堂

官至侍講學士太常少卿卒謚文忠

文淵閣待詔陳中復遠

陳遠字中復濮之野城人生而穎悟讀誦一過輒不忘弱冠游學宜饒間從中書左丞韓伯高受易得專門奧旨工草隸得晉人筆法藝事無不研習而尤善模寫人物過四明愛其俗尚淳厚遂家焉太祖耳其名召至闕廷命寓御容稱旨賜金帛以文淵閣待詔歸里成祖繼統復遣中貴驛召入覲賜賚益厚憫其年老賜歸遠爲人清峻剛直毅然不可犯而意度閒雅接之則

和氣藹如故士大夫多敬慕焉

監察御史桑仲修慎

桑慎字仲修世居常州遷嘉興性孝友苦行力學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見事廷諍朋友有過輒面折之以行郝海南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人議罪謫瓊州安置已而召還卒於家

戶部員外郎邵伯正

邵伯正先世汴人宋南渡居高郵洪武初徙家嵯縣由鄉舉爲南京戶部員外郎善經賦出納惟允以廉能稱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四

光碧堂

尋有令江浙人不得官戶部遂謝事歸杜門好書著教族明宗纂敘圖系刻俗爲之歸厚云

知雲南縣高彥高岳

高岳字彥高本畏吾氏高昌裔也大父事元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岳博學有才華儀容秀整人望而敬之江草書丹藥卜筮之術無不研解洪武間薦知雲南縣苑官寓家嘉興之魏塘子孫今爲魏塘人

會稽二無名氏

無名氏二人當永樂初一爲樵者寓若耶溪日薪薪兩

東足食則已食已往畫詩溪沙上畫已輒亂其沙人惟
之一日忽從後抱持乃得讀其詩云夢入鷓鴣班觀紫宸
醒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竟屬人
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藪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
要了榮榮一點真一爲僧寓雲門寺不知其所由來每
從一童子携茗具筆牀泛舟四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
不留一字此兩人者疑皆建文忠臣晦姓名而逃者也

赤松山農金元玉琮

金琮字元玉世爲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爲兒時與羣兒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五

光碧堂

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半弃
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休既克然有
得乃下筆爲文章浩論有奇思鵬鸞海怒令人不可正
視歷試不偶於時益肆力問學暇輒怡情吟咏尤嗜臨
池初學趙魏公得其真似晚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求
者無虛日嘗遊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家
焉自號赤松山農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
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顧慕非先施未嘗一登
其門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大夫多悲悼之弟璿姪城山

俱文雅克稱其家

鄧吏部林

鄧林南海人初名善親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
成祖更名之曰林後坐法謫戍保安遇赦歸居於武林
詩文爲一時推重

行人司副唐子迪志大

唐志大字子迪上海人嘉靖辛丑進士奏名三甲第五
例當得華要之階時母老乞南曹冷局以便就養遂得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而母病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六

光碧堂

依違者久之遂上疏乞終養歸敦行色養之道躬親稼
穡菽豆於圃種魚於池以給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
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弗受也閒居樂志自謂三公
不易遂無復有用世意方與二三同志擬結社山中爲
終老計而使從海上起矣初倭寇之來不滿百人東南
人不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志大歎曰寇玩我矣
且貪吳中富後必大至因作海防議其言鑒鑒切中肯
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歎曰人殆謂子將以求用邪遂
秘之甲寅寇果大至聞吳興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與

從弟妹子婿居焉。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關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志大以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無何而疾作。先母夫人志大朝夕扶持，得無恙而妹婿與季父輩相繼淪逝。志大不勝哀痛，親護二喪，銜冒兵刃，歸葬故鄉，復趨還吳興，遂及於病，竟不起。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志大乃合其族以身任之，間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志大之風，有不知規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七

光碧堂

者乎？志大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町畦，見者莫不知愛。雖其族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肯爲說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於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往告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蓄，卽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敝，乃更爲之。至於賑給貧乏，如恐不及，其入吳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憤，彼此唱酬，典雅悲壯，有開元之遺音。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又輯

高廟聖政記二十四卷，藏於家。

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或云關中人，眉宇炯炯，冠岸獨立，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語，委心其學，辟家人太白山，守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爲詩豪宕孤騫，前無古人。遇名流勝士，輒唱和擊鉢，限韻響未絕，而詩成，語率驚耳。一時詩名噪天下，中歲好游，嘗往來西湖茗雪間，踪跡大半寄山寺。中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且好談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顧益喜願與之交。後買田茗溪之傍，居焉。建業劉麟龍寬，咸徙居湖，與吳克陸崑暨一元結社遊，號茗溪五隱。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八

光碧堂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

劉麟字元瑞，金陵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刑部郎中，知紹興府。時中貴劉瑾招權納賄，天下諸郡邑爭輦寶貨走其門，麟獨清亢，自負絕不通瑾，憾之。摺撫微細，奪其官，詔從中下士民聞之，奔走號泣，爭獻千金爲贈，麟笑曰：「昔龍一錢，今與龍就，多爾輩以古今人不相及耶？」麾去之。越人感其德，肖像祀之，名曰小劉祠，蓋配龍爲大。

劉云既免官悅。嘗川山水遂寓居長興適歲飢晨炊不繼士大夫相與謀曰可使劉元瑞飢餓於我土地耶歛粟贈之笑而不受瑾誅復起累官至工部尚書立節慎庫宿弊盡剗宦途所至勲業卓然至居林下蕭然一室清苦砥礪賦詩自娛尺牘蕭麗人爭寶之李默作坦上翁傳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袁武選永之參

袁泰字永之長洲人生而奇穎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嘉靖乙酉應天鄉試第一舉進士授武選主事觸

寓賢

卷之五十四

四九

光碧堂

忤當路綸成湖州泰至吳興寓居城南之岷山寺搜奇弔古悠然自適後人以其所寓處稱為胥臺讀書樓蓋因號以致思也

行人薛尚謙侃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操行純固夙慕正學嘉靖間登進士官行人司司正時世皇帝前星未曜有識者憂之侃具疏草有定國本辨人才等語當是時永嘉方柄國而貴溪新有寵永嘉患其偏已思去之未有間也適有稱得侃疏草者密獻永嘉永嘉入言上此夏言所爲

將導薛侃上疏不數日侃疏果上上大怒急捕侃

御平臺親鞠之令其必引夏言侃厲聲曰疏萬罪皆臣侃所爲何與他人拷至死者再體無完膚竟不變詞

上尋亦庶知其妄乃釋貴溪而罷永嘉侃以狂妄疏職於是朝野人士皆重侃勁氣瀕死不易詞有古烈士風侃素慕王陽明先生學早出其門精思力踐師門以勇銳見稱既以罪廢遂徙家於杭築天真精舍以祀陽明而時與同志講學其中且爲戒於後曰此講學公所後世王氏薛氏子孫世世無所與

寓賢

卷之五十四

五

光碧堂

孝豐知縣施以德懋戴經附

施懋字以德應天府人善詩文以鄉貢授龍泉學諭歷孝豐知縣致仕官無全貲家無留業挈其妻子寓秀水之醋坊橋懋嘗從南都侍御戴簡庵學乃與其子經爲忘年交後以詩歌相唱和往來益密遂相依以居年七十七以壽卒經爲管葬於大彭之野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四終

外錄凡例

一仙曰玄玄其玄也釋曰空空空其空也玄玄則無名空空則無相名相既無何爲有者二氏之微言舉是矣以此標名庶微廣大

一食氣母者握玄牝爲宮住性海者結毘盧爲舍生都不有地豈能拘故遼東之雀何天不飛而西土之蓮隨方卽現凡瓢笠之所驅巾瓶之所託顯化茲方者卽同浙產不分流寓止次後先

凡例外

一 光碧堂

一道本無名神原不死自翀舉者蛻其形骸導引者詞其呼吸遂妄以鉛汞爲還丹誤認吐納爲真炁旁門一啟大道遂岐至若符籙之矯誣燒煉之誦詭採補之淫蕪科儀之猥陋言豈玄文事同兒戲何足辱彼仙宗抑難穢吾外史削而不錄以挽末趨間有一二可採者收之方技示非玄門之祖意也

一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是以香巖擊竹悟自聲聞侍

者吹毛道存且擊故頓悟者祇自言下薦機而尋聲者遂向句中作活非惟背祖去道遠矣凡以筆墨作佛事者一切附之於後明文腴詩雋爲世味非法味也

天啟四年歲次甲子穀雨日徐象梅識



凡例外

二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一目次

玄玄

上古

桐君

春秋

控雀仙人

鬼谷子

王子喬

沈羲
沈千霞附

劉奉林

漢

玄玄目次外

卷之一

光碧堂

朱仲

魏伯陽

茅盈

司馬季主

梅福

劉根

徐來勒

丹丘子

張道陵

戴火仙

繭子訓

劉晨阮肇

蔡經

裴仙姥

姚俊

三國吳

介象

朱孺子
王玄真附

劉綱
樊夫人附

趙廣信

翁虞生

榭衣仙

負局先生

晉

葛玄

嚴青

葛洪

姚紵

許謚

杜曷

郭先生

鮑蓋

玄玄目次外

卷之一

二

光碧堂

王質

黃初平
兄初起附

徐公

郭文

許邁

宋齊梁陳

謝玄卿

杜曇永

陸修靜

陶弘景

孫綽

孫遊岳

袁根柏碩

清溪道士

隋

尹真人	徐則孔道茂王遠知附
王遠知	杜子恭
唐	
司馬承禎	苗龍
徐弩	施肩吾
葉靜能	傅隱遶
徐靈府	馬自然
錢小校	僕僕先生
王可交	羊情
葉法善	謝自然
葉藏質	左元澤
劉處靜	許碣
閻丘方遠	應夷節
鄧去奢	杜光庭
宋玄白	田虛應
上真三女仙	鄭仙姑
馬大仙	
兩浙名賢外錄卷一目次終	

卷之一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玄玄	
上古凡一人	
桐君	
桐君不知何許人嘗採藥求道止於桐廬縣東山隈桐樹下其桐枝柯偃蓋蔭映數畝遠望如廬舍或有問其姓氏者則指桐以示之因名其人爲桐君縣爲桐廬江爲桐江溪爲桐溪嶺爲桐嶺而山亦以桐君名焉或曰黃帝時嘗與巫咸同處方餌有藥錄一卷春秋共五人	
控雀仙人	
仙人名厲仁天台玄虛老君第七子也周時常控雀至武夷山校定仙籍時魏王子鸞等禱雨龍潭之上仙人適過其處魏王與張湛等十二人因得謁見仙人見魏王等丰骨異常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取仙籍檢視果載子鸞與張湛等名先以飲酒過度故謫居武夷須八百	

卷之一
光碧堂

年後方得脫骨仙化於是賜魏王等胡麻飯九品丹書并授以換骨之訣子壽至始王時尸解顙骨猶存武夷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西周人受道於老君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因以爲號嘗游鄱太白山南滄泉水簾洞有祠倚山臨水幽深閑寂獸蹄鳥跡之所不到真仙靈之窟宅也郭景純有詩云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窗牖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鬼谷子游戲人間數百年後不知所之有

素玄

卷之一

二

光碧堂

陰符鬼谷子二書行於世

王子喬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伯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不返後見桓良謂曰告我家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期果乘白雀駐山頭可望不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爲右弼真人治台之桐柏山因立祠祀之

沈義 沈千霞附

沈義吳興武康人周赧王時躬耕於野後忽弃耕具而

亡家人求之不得子孫相傳以爲羽化邑人莫之信也至漢廢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二十二年已乃歸訪舊里呼諸孫而語之曰吾汝之七世祖也在西蜀之西以符藥治病有活人功上帝授我白玉簡爲碧落侍郎今歸以告汝條忽不見邑人聞之駭異遂建道觀塑像以奉之宋崇寧大觀間有內庭女道官鍊師孫千霞夢一道士披綠霞衣言曰我武康人也在碧落中與子有宿緣他日當相遇於彼千霞覺而茫然不知武康爲何地及靖康之亂二聖北狩千霞避地南方依直省官石防禦者家於崇德之韶村始知武康爲吳興邑一日石氏談大醮羽衣畢集時主觀道士姜景良與焉千霞以其夢告景良曰此吾邑沈義也千霞感慨流涕亟走義祠堂焚香設禮瞻拜塑像起曰真吾夢中所見也遂捐金適捨黃冠而去後千霞於富陽太元山授徒數百人年八十有九忽髭髯髮生越三年羽化去

劉奉林

劉奉林嵩高逸士也避周季之亂隱居天台之俱依山東北石窟中修煉丹成控雀輕舉崔墜一大關人因名

素玄

卷之一

三

光碧堂

其山曰委羽。登真隱訣云。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天。青童君之所治也。地所產石。無大小百碎。皆方湯煮服之。可以愈疾。

漢共一十六人

朱仲

朱仲。會稽人。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乃齎三寸珠詣闕。上書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復獻四寸珠。委金闕下而去。帝下書會稽徵之物。色之不可得。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至闕。即去。不

委羽山

卷之

四

光緒堂

知所之人。以爲仙靈所化。

魏伯陽

魏伯陽。會稽人。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樂仕進。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知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白犬。白犬無患。方可服。若白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無乃未得神明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於此。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

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本求長生。焉貴速死。不如不服。乃共出山。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歛具。伯陽即起。復將神丹投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頃臾。皆活。遂携之仙去。道逢人入山伐木。作手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二弟子乃始悔恨。伯陽作泰同契三卷。其說似解周易實論作丹之意。末章云。會稽鄒夫。幽谷柯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寒廓。與鬼爲隣。百世而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蓋離合寓已。姓名云。

委羽山

卷之一

五

光緒堂

茅盈

茅盈。字叔仲。咸陽人。於臨海鎮東龍嶺山。駕雀上昇。茅山記云。盈高祖。濛字初成。秦時至華山。飛昇。先是有童謠曰。神仙得道。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盈年十八。委家學道。詣南嶽上真。西城王君受道。道成。命爲太元真人。治大壺赤城玉洞之府。時漢哀帝元壽元年也。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楚人。潛易味玄。賣卜於長安市。後入委羽山。

大有宮中師西靈子都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受石精靈景化形之道道成顏如少女鬚長三尺黑光可鑒將化留枕席以代形竟尸解去家人葬之蜀山之南

梅福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爲南昌尉見王莽專政歎曰生爲我臨形爲我辱知爲我毒身爲我桎梏遂弃家求仙適遊雁宕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遂往結庵修煉丹成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金童玉女捧詔控鸞而下福拜謁辭家乘鸞而去一云福爲南昌尉成帝委任王鳳福上書極諫弃妻子而去遊於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今城中有吳市門卽其隱處

劉根

劉根永嘉人好神仙導養之術初隱積穀山飛霞洞後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求道要神人曰汝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卽我是也授以秘訣遂得仙用術濟人穎川太守史祈以爲妖遣吏召根欲殺之至府祈曰能召鬼卽至不爾當殺根曰甚易

玄女外

卷之一

六

光碧堂

借筆書符忽見兵甲縛二囚廳前祈熱視乃父母也卽驚愕流涕見責祈曰汝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太守伏罪求赦方解根忽不見尋歸飛霞洞嘗乘赤霞至天台赤城訪紫霞君時有稚子粥糖遇一道士引之入洞見臺閣森嚴二人對奕歸家語其母其母方妊亦隨子往視之至則岩壁合矣

徐來勒

徐來勒字元利修真於括蒼洞中按本際經云來勒昔在赤明劫一百八身爲道士濟生度死其後白晝乘火

玄女外

卷之一

七

光碧堂

上昇藏寶名山記云括蒼洞周回三百里徐真人所治真人名來勒得道上昇至東漢爲太極法師蒞職洞天總司水旱罪福之籍唐天寶七年有慶雲覆洞太史奏有真氣見於台宿詔建洞宮榜曰成德隱元虛外記云括蒼成德隱元之天蓋第十洞天列仙所居在台之樂安卽仙居舊邑也

丹丘子

虞洪餘姚人嘗入瀑布採茗遇一道士引三青羊至此山語洪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今以茗奉給祈子

他日有旣犧之餘相遺也。洪後常與家入山，輒獲大茗。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顰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蹲虎步，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以蘅薇香授之，既覺，滿室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七歲通道德經、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雖仕而志在玄修，入蜀，愛溪嶺深秀，
玄女外
卷之一
人
先碧堂

遂隱居霍鳴山，與弟子王長、煉龍虎、大丹、成道陵年已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道陵齋戒七日，入石室，窺然有聲，掘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分形散影，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測。順帝壬午正月十五夜，道陵在霍鳴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睜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車中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

勅道陵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道陵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爲吾治之，以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戒、秘錄、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錄、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口，都功印一枚，且曰：「與子千日爲期，後會閭苑。」道陵乃叩頭拜受，日味秘文，按法遵修，時有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天無數。道陵奉老君誥命，佩盟戒、秘錄，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鍾叩磬，布龍虎神兵，衆鬼即挾兵刃矢石，來害道陵。道陵舉手一指，化爲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道陵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鬼衆乃逢謂道陵曰：「師自住峨眉山，何爲來侵奪我居處？」道陵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遺種類。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道陵，乃以丹筆一畫，衆鬼盡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扣頭求生。道陵不復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

分爲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願往西方娑羅國君止焉道陵乃許之倒筆再畫六魔羣鬼悉起道陵命王長有一巨石爲橋度之遂命六鬼王歸於北鄆八部鬼帥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道陵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頃臾風雨雷電刀兵悉至羣鬼滅影而遁道陵遂與王長還霍鳴山中語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當往除之及至有十二神女笑迎於山因問曰此地有鹹泉何在神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道陵遂書一符化爲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合湫而去遂得鹹泉居民羨之有塩十二井神女各出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侍箕帚道陵受其環以手緝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按此環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旋解衣入井爭取玉環道陵遂掩之盟曰今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五更長昇見空中老君駕龍輿命道陵乘白雀同往成都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老君復去道陵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九月九日在

巴西赤城渠亭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道陵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錄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且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昇也亭午羣仙儀從畢至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戴火仙

戴火仙不知其名氏松陽人入大明山修煉道成陽精畢露於頂每夜輒懸之於山若太陽然人共見之因名之曰火仙

薊子訓

薊子訓不知其何許人建安中客濟陰宛句已駕驅車至許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厭尋卽遁去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從且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

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劉晨阮肇

劉晨、阮肇入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渴偶望山上有桃樹子實共取食之飢止體充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喜曰此去人不遠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欣然如舊識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幃絳帳角垂流蘇上有珠璣交錯各有數青衣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各手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暮因止宿各就一帳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時百鳥啼鳴懷鄉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喚諸仙女踏歌送之指示還路鄉邑零落驗得七代子孫傳聞祖翁有入山不歸者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蔡經

蔡經、禹杭人學道於括蒼山中仙人王方平忽降之曰汝命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冲舉當

女青外

卷之一

十三

光緒堂

女青外

卷之一

十三

光緒堂

作尸解須臾經如從狗寶中過方平乃告以要言言訖乃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舉被視之但有皮耳頭足具存如蛇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已老今更少壯頭髮復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乃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遠遊冠乘五龍車前後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不見獨見方平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舉家皆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繡裳光彩耀目坐定行厨自進麻姑手擘麟脯以玉盃行酒時經婦新產麻姑見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耶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卽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辭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初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王君今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此三山上皆有宮

室王君常平天寶事一日之中與天仙往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常乘一黃麟所至山海之神皆來迎迓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如舊脫云

裴仙姥

裴仙姥餘杭人善採衆花釀酒主方平過蔡經家以千錢沽酒五斗和天酒飲之知好飲貧士久之無所償願折券後有三人至飲酒授藥數九姥餌之仙去因名其所居曰仙姥墩宋王安石詩云綠淨堂前湖水綠歸來正復有荷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素素外

卷之一

十四

九君堂

姚俊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受業太學明經術災異曉爲交趾太守漢末入層城山學道遇秦人郭幼平教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道成治華陽洞天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藏蛻臨平家中時聞鼓角聲

三國吳 共八人

介象

介象字玄則會稽人學道得度世禁氣之術能隱形變化人莫能測嘗入山見一美女象知非常人拜求度世

女曰汝食氣未盡可斷穀三年來象即斷穀如期而往乃授以還丹之要大帝聞之召至武昌尊散之從象學蔽形之術還後官及出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試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大帝與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大帝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象乃作方塢汲水滿之垂綸得鱸魚大帝曰恨無蜀薑作羹象書一符著青竹中使人閉目騎杖至成都買薑薑到厨切鱸通了有種黍山中者苦徧候食之戒曰吾告介君候即去大帝爲介起第宅以御帳給之求去不許忽自言某月日當病大帝使左右以一梨賜之便死大帝葬之後人復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色更少其弟子發棺視之惟一符耳

素素外

卷之一

十五

九君堂

朱孺子 王玄真附

朱孺子永寧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巖下日服菊及米并餌黃精十餘年後遇西歸子於山中因叩頭拜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遂入石室存泥丸嘗於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葉下邀玄真同往求所見遂斲葉下得二枸杞根類花大堅如石煮之命孺子候火

凡三晝夜。孺子取其汁飲之。及熱。玄真始取共食。孺子便飛立前峯。舉手謝玄真而去。玄真獨居岩西。陶山後不知所終。

劉綱樊夫人附

劉綱字伯經。下邳人。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其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豫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宜行。民受其惠。暇日輒與夫人較其術。用庭中有兩株桃。夫人咒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綱所咒者數落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鯽魚。夫人唾盤中。成鰕。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不起。向綱而號。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着地。不敢出聲。夫人解帶縛虎。牽歸繫於床脚。下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筴樹。綱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卽平坐榻上。冉冉如雲之舉。遂同昇天而去。今四明山有樊榭。乃夫人遺跡也。

趙廣信

趙廣信陽城人。魏末渡江。入剡。小白山受李法成服。悉法。又受師左車守玄中之道。微視五藏。如此七八十年。

玄女外

卷之一

六

光碧堂

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井。作九華丹。丹成。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而去。按剡舊經云。東白山與小白山接。乃趙廣信煉丹登仙之所。

翁虞生

翁虞生會稽人。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大帝時隱居狼伍山。兼行雲炁。回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有少容。後人見其乘雲上天。

榭衣仙

榭衣仙龍泉人。不知姓氏。無寒暑。皆綴榭葉爲衣。人遂

玄女外

卷之一

七

光碧堂

以是名之。結庵於鳳山之巔。持守雌抱一之道。童顏黑髮。不御飲食。人或問其年幾何。但答曰。八十歲也。赤鳥中坐庵前槐樹上。俄祥雲四合。仙樂鳴空。遂飛昇去。至今庵址尚存。每月黑之夜。恒有紫氣燭天。或曰。有遺丹瘞其下也。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其所自來。言語似燕趙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輒曰。人有疾苦否。時出紫丸療之。卽愈。百餘年。國有大厲。藥活人萬萬計。不取一錢。後至吳山絕

頂懸崖下藥與人。去時謂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育下神水。崖頭久之有白色水從石間流出，服之多愈疾。

青 共二十四人

葛玄

葛玄字孝先，句容人。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嘗服餌求長生，能絕穀。連年不飢，嘗遊會稽，有買人從海中還，遇神廟，神使主簿語買人曰：今欲因寄一書與葛仙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買人船頭，如釘着板，板不可得，還達會稽，輒以報仙公。公自往取之，卽得也。語

東 索 外

卷之一

八

光 碧 堂

弟子張恭曰：吾不得治作大藥，今當作尸解去。八月十二日，日中時，當發。至期，衣冠入室而卧，氣色不變。日中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響如雷，遂失仙公所在。但見衣在而帶不解。今會稽有仙公釣磯及煉丹井尚在。

嚴青

嚴青會稽人居，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素書一卷，曰：汝骨應得長生，青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煩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耳。并教服石髓法，受之。無他佳器，惟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卽便見左右常

有數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問何人，青亦呵問，都巡怒叱，從兵收之。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不能動，明且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一年，入小霍山仙去。

勾漏令葛稚川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仙翁玄之從孫，以儒學知名，性寡欲，不好榮利，閉門掃軌，流覽經籍，尤好神仙導養法。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咸和初，選爲散騎常侍，不就，聞友出丹砂，求爲勾漏

東 索 外

卷之一

九

光 碧 堂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嘗游西湖，樂其山水，止而煉丹，鄉人因其所居，以葛名嶺，嶺下有丹井，至今淵泓澄澈，水波不動，時嘗見藥爐，丹竈尚存。年八十餘，尸解去，墓在葛嶺之西方，輿勝覽云：天竺山乃葛稚川得道之所。

姚 鈐

姚珍與與人嘗於五山採樵見二人奕棋觀之稍久二人語曰汝可還家今日爲汝祥矣珍還家因入夢中隱身謂家人云可七日始開未七日家人誤觸破珍化為白鶴向五山飛去因更名五山爲夾山

許謚

許謚字思玄儒雅清素傳學有才章簡文帝久垂停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會稽主簿功曹史王茂弘蔡道明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寒

玄素

卷之一

子

光緒堂

杜曷

杜曷字叔恭錢塘人事後母以孝聞三辟不就爲正一弟子受神人張鎮南之秘典陽平治人靜焚香輒見人三五世禍福符章立驗人尊之若神嘗爲陸納拜章解世厄授藥獲耄齡而桓溫比伐敗績悔違其言所策謝玄肥水之師堅來而覆其早鑒也預言木妖盧疎犯關其死狀及孫泰之禍亦預言之禍亂既生成家人治凶

具危期尸解

郭先生

郭先生不知其所始隱於桐廬縣北二十五里深山石竇中每驅虎負筥葉至桐廬市粥錢以周貧者歸則與仙侶奕棋於盤陀石上人因名其石爲仙棋石後亦不知其所終

鮑蓋

鮑蓋其先東漢鄴人也其父隱邑之青山無嗣日顯天以請其母晝寢夢吞日而孕凡三載當晉大始三年九月十五日乃生祥光燭室遂名曰圓照後更名蓋容貌英偉美鬚髯樂善好施任俠尚氣節嘗爲縣吏俾奉牒入京留家酣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已而得報章覈之果上達一夕忽醉終於家後三十年夢告其子曰我當再生其啟我棺子以告母次夕其妻夢亦如之乃遂破塚啟視尸顏色如生衣服潤潔若朝夕常御者塚四角明燈爛然衆皆詫異已而祥雲下迎衆之上昇塚間得寶鼎非金非玉上有篆文曰東海之寶永和中和穆帝遣使求之將納內藏褚太后曰此神物也仍封還故處

玄素

卷之一

子

光緒堂

王質

王質，衡之西安人。嘗入山採樵，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倚柯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令質含，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質含已盡，已質便歸家，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後入山得道，百餘年往往有人見之，後亦仙去。世人遂更名其山曰爛柯。

黃初平 兄初起附

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

卷之二

卷之二

王

光緒

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一道士善卜，起因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隨去，果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遂棄妻子學之，絕粒，服松柏茯苓，後亦得仙。初平更號赤松子，初起更號魯班。

徐公

徐公亡其名，金華人。嘗登長山頂，頂有湖，其水湛然，遇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酌湖水爲酒，飲徐公至醉，及醒，二人不見，而宿莽索上，家人服喪三年畢矣。徐

公復入故處，後亦得仙人，因名其積水爲徐公湖。

郭文舉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徧遊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蓋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糗以自給。人或酬下，質者亦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置

卷之二

卷之二

王

光緒

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旁若無人。導嘗與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鈞深致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居導國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竟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蕚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以爲知幾。自後不復

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
今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
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於所居處

許叔玄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
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
六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
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
存未忍違親謂禹航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

素玄外

卷之一

西

光緒室

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
懸霄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
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
同志徧遊名山初採藥於桐廬之桓山餌術者三年時
欲斷殺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
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
登岩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更名玄字遠遊與
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王羲之時居會
稽每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父玄遺義

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
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其測所終好
道者皆謂之羽化云

宋齊梁陳 共九人

謝玄卿

謝玄卿會稽人好呼吸延年之術近百歲精力不衰嘗
採藥五洩溪偶得一路前有石門夾道忽遇神女數人
逍遙林下乃前拜相視笑曰非謝玄卿乎於是引玄卿
登峻嶺絕磴危壁豁然平敞玉堂朱閣云是東華夫人
居也玄卿後不知所終

素玄外

卷之一

圭

光緒室

杜曇永

杜曇永字元老錢唐人仕齊逢革命歎曳裾之維繫因
游名嶽建清虛館於玉笥門人踵至遂大營法樂洞天
復開洞側石臺以待真侶武帝賜號金闕先生蕭子雲
師事之復共錢員外作還丹洞中靈真屢降服丹於太
白峯頂白日飛昇家屬隱爲地仙云

陸修靜

陸修靜字見寂吳興東遷人目有重輪足有雙歧掌有

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錄，旁究象緯，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疑，西至峨眉。宋元嘉末，文帝召，不往，乃友陶淵明，慧遠於廬山，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會於華林延賢之館，修靜鹿巾，謁帝，帝肅然敬之，勅建傳經宗壇，因著齊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若起裝將行，忽然解化，勅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初修靜在鄉時，嘗沒於德清縣東水潭，數月而出，後因名爲仙潭。

陶弘景

玄玄外

卷之一

三

光惠堂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讀之，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讀書萬卷，一物不知，以爲耻。劉宋末，爲諸王侍讀，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事披閱，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於是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至永嘉安固山中，棲止，永元初，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絕唯一家，僮得侍其傍。

特愛松風，聞其響欣然樂之，或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圓通，謙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梁武帝舊與之遊，及卽位，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帝嘗問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英英多白雲，只好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給之黃金、朱砂等物，合爲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太清三年，帝手詔招之，賜以鹿皮巾，屢徵不起，唯画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覽笑曰：「此人欲作曳尾之龜。」

玄玄外

卷之一

三

光惠堂

寧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號「山中宰相」，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魯褒如來，親爲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戒，後又煉丹於象山，棲霞觀，後丹井中，泉味甘冽，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孫綽

孫綽，剡人，棄家入山，師潘四明，參受真法，陶隱居手爲

題握中秘訣門人罕能見惟傳籍與柏園二人

孫遊岳

孫遊岳字穎達東陽人喜道家學嘗步赤松澗緝雲堂卜終焉之地師事簡寂先生於廬嶽遂授三洞經法茹芝却粒專服穀實者凡六十七年顏采不替簡寂羽化卽還舊隱齊永明二年詔主典世館於是餐真味玄之流爭來棲托孔德璋劉孝標輩皆結廬相近爲塵外之好以病乞還故山詔不允忽安坐泊然而化

袁根柏碩

袁女

卷之一

天

光碧堂

袁根柏碩皆剡人因驅羊度赤城山有石門忽開見二美女年皆及笄遂延入與語後謝歸女以香囊遺之根後羽化碩年亦九十餘方外傳之亦如劉阮故事云

清溪道士

清溪道士不詳其名氏修煉於青田山之混元峯丹成田產青芝餌之冲舉因名其田曰芝田山曰芝山溪曰芝溪丹井遺跡尚在

隋共三人

尹真人

尹真人亡其名大業中煉丹遂昌百丈岩溪西山丹成舉家上昇今勝因院其故宅也迨宋龔侍郎原作勝因院記頗詳其事後原守揚州時有一道人謁原題疏欲得錢萬貫原如數與之道人至和州創宅買田置器具交易標記悉作龔侍郎名字後原謫和州道人來請入宅云田宅器具皆公揚州捨錢所置言訖忽不見原大駭異物色之不可得或云道人卽尹真人也報其爲勝因院作記耳

徐則

孔道茂附

袁女

卷之一

天

光碧堂

徐則東海郡人幼沉靜寡欲博學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志杖策入縉雲山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棲於玉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口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及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

其後夕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倖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補衣餐松餌木棲隱靈嶽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養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後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怡於懷喪事所資隨湏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梓餘衣詎藉墳壟但杖屨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湏臾屍軀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贈千數遣画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贊時會稽孔道茂台州王遠知亦行辟敍以松木自給皆爲湯帝所重

王遠知

書外

卷之一

三

光緒堂

王遠知台州人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曝其書忽卧内雷聲殷殷然赤電繞室有一老人自天而下怒叱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追取遠知曰青丘老人知臣不逃故傳授焉老人首肯頃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子壽度期二十四年遠知拜命所取書乃易總也後遠知果如期仙去

杜子恭

杜子恭錢唐人有道術嘗借人瓜刀匿索不得刀主立求之子恭曰行當奉還耳刀主隨子恭至嘉興忽有魚躍入舟中破之得刀賢豪多師事之孔靈產去邑必遙拜子恭之室

唐共二十八人

司馬子微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隱居天台桐栢山著天隱子武后時屢召不起睿宗復命其兄承祿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庭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

書外

卷之一

三

光緒堂

奈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翠霞。紋被還之。天台開元中。再被召。至新昌大悔。今仙桂鄉。有司馬悔山。即其地也。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忽若蟬蛻。弟子歛空衣葬之。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貞一先生。

苗龍

苗龍不知何許人。居會稽。失其名。能画龍。人以苗龍呼。

卷之一

三

光緒堂

之後棄家學仙。得道一日。画龍方竟。忽擲筆於地。紙上画龍成。真負之升天而去。今瑞龍宮東南一峯。崛起上平如砥。相傳爲苗龍上昇處。

徐彎

徐彎海鹽人。少有道術。能收捕邪精。錢唐人杜氏女患邪彎爲作法。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彎一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峭不返。兄弟往尋之。見彎在山上倚樹不動。往視之。如蟬蛻。着木蓋尸解也。

施肩吾

施肩吾。分水人有詩名。元和中舉進士。退隱洪州西山。學仙。嘗貽徐凝書曰。僕雖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栖心玄門。養性林壑。願仙聖扶持。雖年迫遲暮。幸免龍鍾。後得遇許真人。授以丹方。竟得仙去。宋陸游修心鑑跋云。高祖太傅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鍊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

葉靜能

卷之一

三

光緒堂

葉靜能。奉化人。有道術。嘗講經虛白觀。忽南海龍化一髯叟。聽講。講畢。訴曰。胡僧咒力甚大。欲喝海竭。以取統天鎮海之寶。惟仙師垂救。語甚哀切。靜能乃書朱墨符。遣門人持往海上。抹之。海水復還。龍獲無恙。初觀在原上。無井汲飲甚遙。一夕風雨。龍於觀左穿一渠。泉流不絕。遂成大溪。因號靜能曰仙師溪。名曰龍溪。

傅隱遙

傅隱遙。永嘉人。具甘露初。葉家爲道士。以石室山大若岩乃地仙。李方回所治。爲第十二福地。因往結庵以居。

辟穀修煉至唐調露元年丹成上昇游戲人間蓋四百餘載也今大若岩左有登仙石

徐靈府

徐靈府錢唐人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山十餘年俄結廬層石屬睥松竹外環池島名以方瀛修煉其間有性修自性非求得之句作言志詩薛武宗之徵絕粒久之凝寂而化著玄鑑五篇及三洞要略授弟子左元澤

馬自然

馬自然名湘塩官人世爲縣小吏湘獨好經史文學後

玄玄外

卷之一

孟

光緒

忽棄家徧遊方外遇一道人携入石井令致書於蜀旋得報而出稱石井仙嘗至湖州飲酒醉行墮霄溪徑日而出衣不沾濕坐水上謂人曰適爲項羽召飲至醉方返人從看之時以雙拳入鼻出則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水走指橋斷而復續常州太守馬植異待之時與會飲湘於席上以磁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食之香美異常又於徧身摸錢不知幾寡擲之皆銅錢也擲錢井中呼之一一飛出收得者復失之毘陵鼠極多湘書符驅逐鼠遂成羣出城去或有

疾者哀求抹治但以竹杖擊痛處腹內有患以竹杖指口吹之如雷聲卽愈跛倚而來者以杖叩之應手便伸

展與之財物則以遺貧者一日忽然歸家其兄不在語

嫂曰吾久游不歸今欲與兄析宅吾止欲東園耳語畢

遽死兄歸具歛卽葬之東園時唐大中十年也明年東

川奏劍南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自日上昇遂勅杭州

發塚視之止一竹杖

錢小校錢唐人遺其名事令狐纁爲小校從袁循持節

玄玄外

卷之一

孟

光緒

入滇經玉局觀觀黃籙醮畢忽一紫衣人杖劍執孟水飲之固絕粒顏色更紅潤如少童循知其遇仙因解役令之入道乾符間人猶見之後不知所終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居台之黃土山嘗餌杏丹乘雲

往來刺史李休光以爲妖叱左右縛之龍虎現於其側

先生乘之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名縣

王可交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松江中流忽見一

画舫載道士七人皆玉冠霞帔一道士呼可交上船與以二粟命黃衣人送之登岸且令合眼須臾開眼已失黃衣但見峯巒中松柏參天問之乃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蓋三月三日僧言今乃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後遂不食挈妻子住四明山中不復出後人時有見之者云其顏更少也

羊情

羊情縉雲人以明經授夾江尉無意世榮罷歸枯蒼山一日與青蓮館道士飲於阮郎亭酒中忽仆地七日乃

玄玄外

卷之一

玉

光碧堂

寤詰之云初見青幘絳服一人自稱靈英邀入洞中殆非人世須臾石間有物迸出靈英指曰此青靈芝也食之得仙情取食之甚甘自是惟飲水覺身輕骨鳴日行數百里時兄忻任樂安令每往省之率朝去暮還後入委羽山人莫之見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松陽人世居卯山母劉氏夢吞流星而孕及產神光滿室異香彩雲繚繞不散七歲涉江三年不返人問其故曰二青童引我飲雲漿耳及長道成結

廬卯山之頂忽一老叟詣門曰某東海龍也上帝命主八海之寶有幻僧於海畔晝夜禁咒積三十年海將涸統天鎮海之寶必爲所取乞抹之法善乃勅舟符飛往有頃海水復舊幻僧愧歎赴海死明日老叟輦奇寶來

報法善辭之曰此山缺水但得一泉足矣是夕風雨及明庵側有泉迸出每旦夕有二黑魚浮水面人不能舉蓋其泉與海通故也唐玄宗欽其名召對便殿極言冊不易成請罷方士嘗於中秋夜引玄宗游月宮得聞霓裳羽衣之曲玄宗回以玉笛按之人間遂有天樂授

玄玄外

卷之一

玉

光碧堂

法善金紫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寵賚無比以開元八年庚申日化去贈越州都督初法善之得君時李邕爲處州刺史以詞翰名世法善求邕爲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碑邕從之文成請并書勿許一夕夢法善請曰向辱雄文光賁泉壤敢再求書邕喜而捉筆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爲夢乃真邪世遂稱之爲追魂碑以爲靈異宋歐陽文忠公云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爲余言邕之所

書此爲最佳

謝自然

謝自然華陽人幼而人道其師以仙經示之一覽如舊
記慕南嶽魏夫人之道一日徑浮海尋蓬萊過道士謂
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凡胎俗骨可到天台山司
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丹臺此良師也遂回詣子微受
法後白日仙去

葉藏質

葉藏質法善之孫也精符術隱玉霄峯號石門山居

太素外

卷之一

天

光緒堂

宗屢召不起一日忽語弟子以行日及期題其門曰雞
鳴時去弟子忽聞珠珮雜簫管聲於雲中急起視之見
藏質已凌虛而去幡幢隱隱若有前導者久之乃滅

左元澤

左元澤永嘉人得道於徐靈府居玉霄峯三年絕粒不
語常作真一頌云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爲廣舍
總萬宇爲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信之以自然任之
以萬物胎根既斷三界退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筆實賴
無功之功其功妙而難匹後亦仙去

劉處靜

劉處靜字道遊沛國彭城人其先避地家於遂昌與丞
相李泌爲友遇異人授以吐納之術肅宗召見賜緋衣
退居仙都山隱真岩結廬金龍洞側咸通十四年六月
辛酉解化自謨玄虛志後數十年有鄉人於襄漢間見
之歸語弟子啓棺視之所存惟劍屨而已

許碯

許碯縉雲人居仙都山辟穀養氣十餘年名山遍歷好
飲酒醉輒吟詩嘗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攀翻王母九

玄玄外

卷之一

天

光緒堂

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請向人間作酒狂或詰之曰我
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每當春景種花滿頭
把花作舞醉歌長往莫知所終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人幼學出世術受錄於道士葉
藏質每曰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爲三
十篇昭宗屢詔不起天後六年沐浴端坐而逝舉棺但
有空衣後人於仙都及廬山見之

應夷節

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母夢流星入牖而生後遊天台與葉藏質劉處靜爲林木友會昌中於桐栢觀建壇以居凡五十年一日語其徒曰玉京金闕泉曲鄧都惟心所造爾汝等勉之年八十五卒及窆惟空棺而已羅隱爲之贊

鄧去奢

鄧去奢龍丘人少入道精思忘疲年三十居松陽之卯山漢張天師葉靜能修道處結庵絕頂朝夕焚修山左有方石澗二丈餘平若砥去奢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

玄玄

卷之一

早

光碧室

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丹之與劍未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丹付去奢劍乃雌雄二口丹貯石瓶中約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病者皆愈時中和年荒枯人輩造謠岩陰爲盜聞去奢丹劍囚之空屋中一月及開屋神色儼然愈於來時造驚異送去奢還山而留其丹劍一夜風雷飛矢所在去奢復得之自是辟穀不食居十五年常有龍

杜光庭

虎異鳥行於庭若朝禮之狀或夜間笑談道士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環珮飛空去奢與黃冠絳服螺髻垂髮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又十五年忽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彩雲鸞霍與駢幢幢迎之上昇而去後野火焚其室靈跡尚存

玄玄

卷之一

早

光碧室

生年八十五尸解去

宋玄白

宋玄白有道術年可數百歲身長七尺眉目如圓言談簡遽盛夏衣綿單衣冬則卧雪中指燈卽滅指人若隙風吹指草木飄動居潤州希玄觀後遊枯蒼仙都辟穀養氣嗜酒食肉五觔蒜薑一盆和白梅食之更爲異香畢身無病到處必置美姬三四人行則拾之善禱雨至信州逢旱祈禱作術飛釘城隍目刺史帝德璘怪其貯婦女侮神明遣卒收之手足不能動玄白笑曰使君不

悟劉根欲見詠罰祖彌耶須臾致雨以禮遣之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

田虛應

田虛應字良逸齊人得大洞法每水旱請禱但焚衣岸憤而坐應不旋踵元和中入天台修煉屢詔不起笑曰吾曳尾塗中久矣奈何復以欲火鑽吾骨乎久之丹成仙去

上虞三女仙

三女仙孔氏莊氏葉氏俱上虞人共學道武夷棲天柱

玄玄外

卷之一

望一

光緒堂

峯下一日遇太姥元君授以丹訣令往東南尋雲虛洞鍊之三女至君峯果得洞名雲虛遂止作丹宋治平間有江叟者採藥入山得一小徑不覺深入忽有洞題曰雲虛之洞三仙女在焉仙童引入飯以胡麻江叟歸至家已三載矣

鄭仙姑

鄭仙姑松陽人姊妹二人及笄不嫁同心學道求謝自然師之每夜靜焚香求度一女奴執燈窺下忽長聲歌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當頭

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掘得金精牢閉固煉丹庭要生龍虎他人問汝甚人傳但說先生姓呂姊妹聞而習之又得華法善八使雲躡之法白日可以騰空凌雲化霍丹成竟化霍飛去

馬大仙

馬大仙景寧鷓鴣村女子也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潛修密證人莫之知往來傭織去家百餘里飯或有羹輒不食即以笠浮水還家薦於姑羹尚未冷頃之復回還故織處人始知其不凡相率呼爲馬大仙

玄玄外

卷之一

望一

光緒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目次

玄玄

五代

張昇真

厲歸真

譚峭

暨濟物

崔衣道人

馬氏二女

宋

管歸真

蔡華甫

張用成

王迥

女玄目次外

卷之二

一 光碧堂

謝寶

張無憂

沈敬

柯可崇

季隱子

梵公

唐子霞

范叔寶

林靈素

葉道士

受基

黃十公

王思燕

夏元鼎

聖道者

宋耕

周德方

孫耕

杜昇

王嗣昌

蔡道像

白玉蟾

李爰

盧葆真

徐泰定

皇甫坦

葉文詩

陳明

章思應

李鼻涕

朱希常

車四

髻髻道人

清音子

呂處仁

葉道士

女玄目次外

卷之二

二 光碧堂

沈若濟

葉梅卿

張復陽

賣柑老人

武元照

妙靖鍊師

唐廣真

蛇姑

陳氏

元

金正韶

陳嘉

劉大彬

張梯

徐弘道

丁野雀

周願真	塊凡子
王應瑾	劉雲心
周元和	羅少微
杜道堅	王壽衍
吳全節	阮日益
貝守一	
明	
彭素雲	張三丰
張守常	趙緣督先生
周思傳	唐扶
丘駝	施舉
徐道彰	金九先生
郁存	陸璣
俞大彰	閻蓬頭
葫蘆道人	潛自然
祝小仙	許源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目次終	

宮本目大外

卷之二

三

光緒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靈山方覺蓮然閱	
玄玄	
五代共六人	
張昇真	
張昇真錢唐人生有異相青骨方瞳形如瘦狹幼負篋從胡法師遊遇朱天師一見喜曰此子骨法應得度世遂授以要訣又受樊先生靈寶錄遂居真聖宮中歷覽	
慈笈秘文吳越忠懿王俾主三錄齋事納土後宋太宗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命校道書賜號元靜太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使速淨穢趨藏久之沐浴返真體柔汗泚火後得青黑色珠數升	
屬歸真	
屬歸真天台人嗜酒冬夏常單衣醉輒卧雪中飛雪四積或高數尺而卧處氣蒸蒸然醒則振衣而起或即叩水浴氣蒸蒸起亦如卧雪時夏則赤脚走烈日中或亭午輒瞪目對日抱膝坐四體微溫而無汗見者始知其	

玄玄外

卷之二

一

光緒

不凡又善水墨畫人有求之者當其醉即漬墨率筆數筆而已他日展視之則山巒層疊林木蒼翠沿洑澗坡陀遠近樓閣人物種種精妙有數日不能竟幅者人爭寶之以爲仙筆漢乾祐三年於中條山白日飛昇語人曰吾天台唐興縣人也隱隱入雲而沒後有人於大雪中見其赤脚度石梁擬呼之忽不見

譚峭

譚峭字景升海鹽人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聰敏文筆清麗洙教以進士業峭乃獨好黃老道家言靡不精究一

葉季卿

卷之二

二

光緒

旦告父出遊尋真訪道凡二十餘年始從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由是日飲酒醉輒扶杖獨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絳布衫或臥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人遂謂之風狂每醉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韋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隱形變化人莫能測後入青城山化去峭嘗作化書宋齊丘竊其名爲已作久行於世今復稱譚真人化書云

暨濟物

暨濟物字子虛武林人味玄於大滌山中於精思院建垂象樓三間積道書數千卷蓋笈琅函靡不窮討每講貫玄宗聞者歎未曾有錢氏欲爲賜度弟子答曰樂靜久矣不願有之一日忽語人曰吾將復往羅浮石樓矣遂不知所之

鶴衣道人

鶴衣道人不知其名氏嘗醉卧於龍泉西鳳凰山下爲里婦所辱道人即喫紙爲鶴乘之西去

馬氏二女

書玄外

卷之二

三

光緒

馬氏二女慶元人姊妹及笄父母將嫁之不肯問其故曰紅顏易老吾欲以金丹駐之耳遂結廬於百丈山頭每夜姊妹輒登山石上焚香拜求度世忽感真人密授口訣姊妹按法修煉丹成俱白日乘鸞飛去至今山巔有剪刀鏡臺遺跡

宋共四十九人

管歸真

管歸真錢塘人少好道術嘗遇一青衣人欲傳點化之術歸真問曰何時復還本質曰五百年歸真曰得無誤

五百年後人青衣微其言跪授紫府符法祥符間行符救病立愈禱雨虎龍飛躍賜號正白真人後承繡衣使者之召而化趙抃記其事

蔡華甫

蔡華甫名必榮新昌人幼警敏略涉書史爲縣從事嘗遇異人授以道術遂能驅使鬼神一日華甫偶出遊有道人來其家索酒持麻布囊盛去華甫歸而知其事卽剪白紙二條噴以符水化二白蛇凌雲去投其醺壇吸所懸佛像并樂器道人哀懇乃叱還之女適張文燁文

女玄

卷之二

四

光碧堂

燁嘗過華甫見園中有二虎倉皇驚走華甫曰無懼我當呼來卽馴伏於地如畜犬然暮年作冊將成使弟子護之夜登索駝山坐石棋枰上望烟色卓起卽歸取冊服之謂諸子曰我將遠遊矣遂尸解時有從子在天台清溪見其乘青驪後二童子問之曰道友邀我游桐柏官耳言訖不見

張用成

張用成字平叔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徧遊湖海孜孜訪問後入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

候之訣因自號紫陽嘗以所得作悟真篇八十一首時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爲得最上乘禪肯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卽到一日與紫陽相約同往揚州觀瓊花遂同處一室相對瞑目而坐皆出神遊紫陽至時僧已先至及歸各折一花爲記少頃欠伸而覺問僧瓊花袖手兩空紫陽微笑從袖中拈出弟子問紫陽曰僧與吾師同一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元豐五年夏跌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一好禪弟子誤用火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羣弟子至相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者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首而去紫陽嘗自稱已與黃晁仲維揚于先生三人皆紫微星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可見者六星而已

王迥

王迥字子高錢塘人丰神秀朗飄飄然有出塵之想厭

女玄

卷之二

五

光碧堂

薄功名結想泉石每歎曰葛稚川陶隱居吾之師也遂
弃家徧遊名山川嘗遇仙人周瑤英携遊芙蓉城歸而
絕粒蕙東坡作歌以紀其事云後羽化去

謝寶

謝寶象山之烏村人父宗立無子禱於真武母夢雷震
而孔次年生寶有金光燭室之祥年數歲即有靈異嘗
夢真武爲之洗腸溪上水至今有赤色天旱與羣兒求
芻龍祈雨雨即至舉芻龍放溪上即行數里觸石而沒
遂成深潭每陰雨芻龍必見寶忽去與人業田所芸處

玄玄外

卷之二

六

光緒堂

常有雲氣覆其上嘗於田中得一小魚變成小龍寶即
跨之遊水中逮出而衣不濡邑嘗大旱令使祈雨密囑
母擊簾箕旋紡車洒水母如其言而忘洒水則有雷而
無雨後歸問其母乃如囑爲之雨遂沾足元祐間事聞
於朝旌以金帛皆不受惟求東攝潭居焉至建炎三年
三月遍召隣里故舊曰吾明日辭世還造化三年後當
復生幸勿葬明日午果瞑目而逝越三年忽聞棺內有
聲啓視之容貌如生忽火從頂出自焚其尸人見五色
烟中寶乘之冉冉騰空而去

張無憂

張無憂字靈隱永嘉人號洪濠子幼入華山與种放劉
海蟾爲方外交師陳搏得微旨後廬於瓊行赤松導引
法間以修煉事形之歌詠題曰還元篇真宗召問長生
久視之術不對令講周易即說謙卦真宗問曰何以獨
說謙卦無憂對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真宗喜除
著作郎不受復召講還元篇答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
氣和氣和則萬寶結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此還
元大旨也賜處士先生號亦不受真宗親御宸翰作長
歌送行自丞相以下咸賦詩贈別既歸即閉影深山潛
精大道久之有悟泊然而化

玄玄外

卷之二

七

光緒堂

沈敬

沈敬錢塘人少慕玄修雲遊湖海遇老姥於鍾山令汲
山泉煮石石黍餌之得仙煮十載不系姥曰內蓄疑耳
此瓊樹中毒風故堅信吾言當自柔已而果然餌之竟
仙去

柯可崇

柯可崇永嘉人爲別真觀道士隱青嶂山架庵鑿石爲

觀乃陶貞白舊隱也其丹井石棋枰具存可崇更造絕頂築凌霄庵以居導引辟穀猛虎馴伏其傍人咸敬仰之後得道尸解

季隱子

季隱子名道華真定人晚遊義烏青巾褐裘與陳炯交而以奕棋自晦嘗曰自有宇宙以來其以奕關心而較勝負者不知其幾今我在哉隱居不食能飲酒嗜紙得紙卽燃爲杖以齒鍊之無紙與酒則默坐竟日或卽危垣之巔踞坐下視大笑嘗卧積雪中無寒色一旦語其

事案外

卷之二

八

光緒堂

徙曰吾飲止今日耳死卽埋我及期跌逝衆埋之明年金華呂道士元素過小茅山遇之語呂曰爲我謝宛陵陳主簿蓋炳也

梵公

梵公慶元人遺其名氏初執役縣中爲伍伯時縣令刑峻梵用芻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往往得從減一日令見梵不履地三尺詢其故大異之無何遂飄然去至白雀山廬其上一意修煉功成冠石曰千斤登山岡山羽化去人稱爲梵公聖者

唐子霞

唐子霞餘杭人潛心味道於洞霄宮嘗著大滌洞天真境錄自號渾淪子宣和元年詔主杭州洞霄宮明年益起陸欽破臨安官吏散走其徒亦泊舟請行子霞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子霞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叩關言狀憫其忠賻錢三十萬勅令改葬發土止一空棺而已仙家所謂兵解者也

范叔寶

事案外

卷之二

九

光緒堂

范叔寶字子珉遂昌人少爲道士落魄嗜酒談人意外事多奇中酒醉多喜画牛一日忽往詣郡守錢竿曰負公画四幅故來相償画成儼然就逝將歛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蓋其卒日也

林靈素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初名靈噩字歲昌母懷妊二十四月忽夜夢神人緋袍玉帶手執火筆指母腹曰暫借此居次日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道士踵門請見附耳語移頃忽失笑而語自是日記萬言吐辭成章嘗獨

登積穀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縱遊東京帝同藉東坡遊瑞佛寺覽寺記數萬言默識無遺東坡大稱之入蜀遇真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三年至京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龍遊神霄宮會靈醮騎青牛而入覺而異之命徐知常訪神霄事知常無以應或以靈醮進上召問卿有何術對曰臣知天知人上見狀貌如夢中所見遂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冲虛通真達靈玄妙先生每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恠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藉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是年五月大水臨城靈素奏請太子登城致拜是夕水退因上疏言國難將及請遷都避之蔡京見疏大怒嗾全臺劾靈素妖議遷都愚惑聖聰請改釋教誘毀大臣靈素即封還前後所賜出國門外上再宜復真人號不拜遂與祠溫州天慶觀惟皇城使張如晦并官從之歸一日戒如晦曰可於扈典靈官山斷地五尺見石龜蛇則葬我葬畢宜急去夜三鼓援筆題曰四十五年勞生浮名薄利

女玄外

卷之二

十

光碧堂

時嵒要識神仙舊路中秋月下三更時風清月白但聞雷震稽首而化計聞降勅賜祭詔守臣治葬斷地果如其言即下棺而走俄雲霧四合雷電晝晦惟亂石縱橫失向所在矣靖康元年欽宗噤舊事遣使伐其冢忽黑風雷雨百柱出草莽間人不敢動使者仰天祈謝天始霽欽宗聞之敬異復遣使降香加封通真冲虛妙濟真人有青牛歌見遺文今無傳

葉道士

女玄外

卷之二

十一

光碧堂

葉道士失其名淳安人素有道術能分形應供一日雖十家同時皆到人始知其奇一旦無病端坐而逝其徒即為棺斂一鄉人遇之途初不知其已死也道士語曰今夕當雨歸幸語吾徒可收我西垣上所晒屐及歸語相對駭愕走視西垣屐儼然在上急啓棺視之惟冠屐空衣如蟬蛻然始知其尸解也

吳基

吳基崇德人厭吐人世落號道味并家雲遊忽遇一道士視基微笑曰此皮囊可脫也何苦負之而走基知其異再三相懇遂授以導引之術且囑曰勤而行之可以

度世基遂歸入千鄉金山原修煉幾三十年道成跌坐而化面頰體柔如生其徒收瘞之惟有布氈而已

黃十公

黃十公慶元之下管人嘗樵於仙桃山見二叟對奕得餘桃啖之觀奕未竟歸已三載遂居百花岩二十年後坐化石上

王思燕

王思燕字正夫麗水人天慶觀道士受上清法錄政和二年賜紫衣得養氣之術於西蜀李曼老紫氣溢於眉

玄素外

卷之二

士

光緒堂

間喜誦南華經得其旨趣士大夫樂就之清談竟日日外之屢常滿題所居室曰渾淪庵年九十餘跌坐而化

夏元鼎

夏元鼎字宗禹永嘉人自幼嗜學六經諸子三教九流天文地志風角鳥占無不研解屢蹟名場遂遭危疾有教以吐納導引法乃差透知藥在吾身不假外求乃徧遊方外祈遇明師得關西宏先生授以道要遂歷湖湘至南嶽祝融峯又遇赤城周真人於逆旅性香畝禮因歷敘平生修真之要求其印證真人曰汝若是精切耶

世間所論皆常談耳我昔蒙西蜀鐵風洞聖師傳授今盡付汝遂舉酒一斗鯨飲而盡因告以心傳之妙元鼎

大悟驚喜感泣真人曰汝已知藥物矣若火候幽微待月出語汝及三鼓月上迺指天機造化玄妙之秘至夜將旦元鼎就寢覺而失師所在門扇如故遂歸隱西山未幾再遊幔亭諸峯一日歸家無疾端坐而逝是日鄉人在閩中見之寄書歸家人以爲尸解號西城真人所著有崔公藥鏡解陰符經註悟真篇講義味玄者多誦法之

玄素外

卷之二

士

光緒堂

聖道者

聖道者不知何許人紹興初居蕭山淨土寺日乞食於市口每吐一珠如彈丸大光奪琥珀出玩掌中人欲撲取則復吞之一日至山下指田中一穴語田父曰此有酒可飲田父飲之甚甘冽囑覆之無竊發田父思飲往取之皆水耳忽一日乞薪市邸謂市媼曰我將去矣叩所之不答乃於常卧處火薪自焚人卽其地葬之後有見之於蜀者歸發其棺則尸解矣

宋畊

宋研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於崇慶紹興中爲閬中令以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在四明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彌平山有二居士其一宋宣徽也德之躋華至彌平果見丹竈而仙跡不可復尋矣樓宜獻鎗爲賦楚詞以招之國學博士楊琛爲之記

周德方

周德方號廣莫子計籌山真人杜處逸弟子也性好學所居室扁曰不自怨齋坐卧一榻積書數千卷繕閱偶有得則珮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淹貫心識融會時出以折疑問有儒者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升堂一飯不出山餘二十年一日手書離形去智歸乎大通八字掛筆側身而逝異香滿室經宿不散

孫薪

孫薪字至豐麗水人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荆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葆光爲太學舊游宣和間黃以侍御史出守枳蒼薪不屑往見黃約會於洞溪僧舍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游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後年八十卒先是李若朴夢

書外

卷之二

古

光碧堂

薪赴赤松館管轄里人亦夢幡轍來迎孫教授去翌日具衣冠端坐而逝

杜昇

杜昇不知何許人有才學得隱形解化之術入武林市上沙書龍字浮轉杯中叱飛起丈餘蜿蜒若小龍隱隱雲霧間呼之復下得錢及新衣輒與貧者嘗言蕪牧杜孺休行死兵難當慈愛及人庶可免也後竟如言丹亦被殺有人遇之江浙湖南沙書如故人始悟其兵解云

王嗣昌

王嗣昌字玄悟自北海來望吳山五色雲跌坐頂上竟日衆異其貌遂編茅爲廬供茅君其中居之遂不下山常畫地爲獄囚妖嬖醜之治病病愈不用醫也居三十年無疾朗吟而化

蔡道像

蔡道像不知其所從來博學通微遇異人得養生訣高宗南渡阻風祠茅君而濟見三絳人坐吳山頂上因招庵爲觀使道像主焉所禱輒應每建金錄齋輒有仙雀百餘盤旋醺壇之上因賜七寶以鎮其山年八十一坐

書外

卷之二

主

光碧堂

解所遺左右侍中貴劉鹿泉款者感而弃俗封真人

白玉塘

白玉塘號滄瓊子師陳翠虛佩琅書以神童為神霄吏名滿天下煉丹於錢塘之三一庵蓬頭跣足喜飲酒而不見其醉嘗遊西湖暮忽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塘坐水上猶飄然醉也一日有持刀脅之者玉塘叱之其人墮刀而走玉塘召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玉塘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或云尸解於海豐

卷之二

六

光緒堂

李菱

李菱字定國濟南人寓錢塘為童子師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於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斲笋菱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道人曰未湏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暝失道人所在少頃雨止至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邸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蜀訪菱所在眉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盧葆真

盧葆真名仲緒麗水紫虛觀道士早遊名山遇異人得養生訣風格高爽心境虛靜年八十一於乾道三年六月三日作頌示眾坐小軒中揮扇而逝四體柔汗如生香氣與微風俱襲經宿不散太史何公偁以詩憶之云不見仙人盧葆真洞前松竹幾經春白雲中斷不雙鶴彷彿悲鳴是故人

徐泰定

徐泰定字虛寂紫虛觀道士開禧初居松陽之觀行庵庵在萬山中人跡罕到一日忽有吹雙笛道人至庵與泰定語相合授以丹訣仍贈筆一枝令作水墨山水泰定謝不能道人曰但隨意為之遂圖如素習後十年道人欲挾之遠遊泰定辭乃留詩別去鐵笛雙吹破曉烟相逢又是十年前曾將物外無窮意總付毫端不盡傳白髮數莖君老矣青雲一朶我飄然世間究竟只如此何似同歸洞府天泰定年八十餘常童顏端坐而逝吹笛道人自稱李洞明疑即呂洞賓云

皇甫坦

卷之二

七

光緒堂

皇甫坦亡其里居嘗得丹訣於朱桃椎久之所有珠光
能斷地出泉布氣生枯枿因入顯仁太后夢召之臂月
虛呵翳落及起妃覺留扇治瘡皆驗而高宗又善所對
無爲爲治之語賁錫甚厚坦潛置卧榻而去不受也兩
朝四徵館之西湖顯應觀俄進奏群衆泊然尸解天燈
仙崔旋繞藏室

葉文詩

葉文詩麗水人本儒家子爲天慶觀道士時稱葉書記
嗜酒善詩画山水人物閉戶輒累月不出出則羣兒環

葉文詩

卷之二

十八

光碧堂

之盛與之錢與之衣則悉與路人每嚴寒浴於溪寶祐
甲寅十二月旦浴於觀池擲其衣獨臂二草屨作偈云
似癡非癡似醉非醉竹杖芒鞋落魄半世喚清風明月
逍遙流水白雲自在端坐靜室而逝既葬人或過於路
跡之竟不見時皆以爲仙云

陳明

陳明橫陵舖兵也人呼爲陳院長年三十五時犯罪受
杖遂蓬頭跣足若病狂者往來行歌無定止頗能知未
來事雪中不掛一縷卧野橋上氣騰如蒸眼色正碧好

以白壁書地且讀且歌字畫類五銖錢文烈孝其後中
貴典頗橫官者憐其寒常遺以衣乃轉與貧者淳熙八
年郡中久不雨或叩以豐歉應曰水災竹災魚災貧道
災俄而山發洪水水暴至所經竹木盡拔魚蟹漂流明
大病不食數月腹皮皆凹人附骨隱隱見五臟人謂其
必死俄復如初有蜀客來見之焚香作禮曰先生正爲
鄉里募緣造橋安得未止衆始悟其爲異人神遊於蜀
云或問其庚但云三十五後微疾而終葬葬溪岸未幾
其徒發瘞將火之空無一物

章思廉

卷之二

十九

光碧堂

章思廉遂昌人名居簡以字行少業儒以經學名三舍
既有悟遂棲跡於邑之壽光宮終日默坐蓬頭垢面出
則步履如飛動作語言皆禍福所寓一時以神人待之
宋高宗遣黃門董御藥賞香致禱大書慎乃在位授之
未幾孝宗受內禪蓋慎乃孝宗名也乾道丙戌郡守錢
竿迎合郡齋兩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忽出遊半日而
歸因問目洞賓何在答曰正在張公橋洗紙被竿卽命
駕往謁之至則不見若有聞曰此思廉小兒饒舌一日

語竿曰吾欲歸乃端坐而逝昇至天慶觀七日顏澤不改越八日瘞少微山後有人見其持雙屐在東陽洞邊釣魚發其瘞唯雙屐存嘗有詩曰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

李鼻涕

李鼻涕遺其名紹興時來居秀州踪跡奇詭似有道者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身垢爲丸與之人信而服之者輒效因以鼻涕名之劉延仲嘗與往來一日與坐曰今日偶無酒不能醉客奈何李曰何不出床頭珍味泉劉大笑呼重取尊李曰不必取尊但將一空瓶紙覆之少頃香氣外溢坐中皆醉去明日劉有他客命啟珍味泉則空中無有矣久之忽詣劉別云後二十年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朱希常

朱希常莆田海西人住梅溪學老子術政和間從洞玄妙應先生吳應能人內祈禱上嘉之賜號凝妙大師未幾辭歸築庵於連雲山名曰南華庵丹成尸解而去其丹井與手植花木至今猶有存者

車四

車四不知何處人青巾布袍修髯偉幹有黃白術好飲酒一吸數斗不醉常往來西湖山水間時蔡京爲錢塘尉往依之一日隨京至新村是夜堅求同宿令京處外以蔽之京疑其大盜也故藉尉以蔽然業已同寢坦然無慮鼾聲如雷中夜風雨大作聞空中喧呼曰車四安在一人曰在此若數十人排闥入者至牀將擒之忽一人曰恐驚床外人以致帝怒奈何若遲疑者頃之歎曰又被他躲過六十年了也俄聞揭楮數萬番聲車四躍起謝京曰非公極富貴安能免此番厄究當無患及明辭去以乾禾術授京京笑曰身苟富貴何患無財安用此力辭不受車四舉手辭謝忽然不見後京子儵竄越卒賴車四以免曰寄語大師吾車四也特來報新村之德耳

髮髻道人

錢塘周反璞與趙師秀以詩名一時春日嘗偕數同社薄游湖山極飲西冷橋酒壚皆大醉偃卧忽一髮髻道人過而晒之曰詩仙醉耶酒家善看客我當代賞酒債

玄玄外

卷之二

三

光碧堂

玄玄外

卷之二

三

光碧堂

索水一小盃以瓢中少藥投之口略嗽咽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歎忽失道人所在及暮諸詩人始醒酒家語之故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值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題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冠

清音子

清音子姓湯名道亨復自號赤脚道人宋季引一孫云自金陵來處茅椒於秀州府北孫大如人能主給使亭

東坡外

卷之二

三

光緒堂

每夜坐時頂中出光照耀一室州人推異爭飯之豐薄不謝第言分定去由是州人益異之施與日多因構庵以居名曰太古以延竚四方雲水之士又之有市人戲烹其孫食之亨即咨嗟若不勝即與所知談別手書一偈云八十一年饒舌終日化緣不歇重陽時節歸家一路清風明月遂端居而化

呂處仁

呂處仁餘姚人嘉定間隱居四明山中得異術禱雨及爲人所賡輒驗尊爲演教真人及化去以劍投於後橫

潭至今每風月清朗之夕其劍時時飛出

華道士

華道士不知其名自云龍舒人不食五味年九十餘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弟子小道人極愿懋嘗歸淮南省親至七月望日有住處隣僧召道士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曰小道人約今日歸耳僧笑曰相去二三十里豈能必如約哉道士曰此子平日未嘗妄語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已弛擔矣客每訪之

東坡外

卷之二

三

光緒堂

沈若濟

沈若濟字子舟錢塘人通三氏書尤長於醫懸壺茅山施藥刀圭入口無不霍然道君再召賜號洞元真人後服丹尸解

葉梅卿

葉梅卿壽昌人明春秋通史傳理宗朝任撫屬舍人後

棄官家居，習修煉導引之法，有異術，能存神調帝一日。作偶示衆，怡然而化，將歿，顏色如生，後昇葬，衆疑其輕啓棺視之，惟衣裳在焉。

張復陽

張復陽，平湖人，自言是張果老後身，弃家爲道士，妻亦感悟爲尼。復陽修煉精勤，明周易，如復之旨，作復陽圖，善詩、畫、書、法、道、美，年八十餘，顏澤不枯，步履輕捷，卒之日，體柔如生，人謂尸解云。

賣柑老人

賣柑老人

卷之二

舌

光緒堂

宋端平間，有老人寓嘉興，逆旅日出金柑，易醉，月餘不竭。主人帷之，暮窺其室，用鼎盛土，下柑種，久之，柑實纍纍垂矣。主人邀飲，願授其術。老人曰：「此太上養道法，給身有餘，養家不足，不可輕泄。」主人拜乞，伏地不起。老人曰：「願往深山，乃可授耳。」主人因私念，得此術，一夕種數十林，便可致富，卽爲老人所覺。明晨覓之，不見，門扇如故。主人悵然，明年或見老人於廬州市上賣枇杷。

武元照

武元照，蕭山女子也。方孩時，母或食肉，卽終日不乳，及

藥食，乃乳。母異之，後及笄，議適人，女不從。忽夜夢神人，命絕食，及覺，遂欲不食。母強食之，則夢神怒曰：「何違吾戒也？」剖腹，漆之，因授靈寶法。自是不復食，以符水療人疾，如響應。一日，忽詣數十家聚話，後往其家訪之，云已死矣。其死日，正分詣之日也。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女，名瓊，壬午年十九，與娣浣於澗中，得桃實大如拳，啖之，從此不復火食，惟飲酒啖生果，初不識字，忽能詩，辭爲人言禍福，悉驗。一日，邀其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已，行水上，閱數日，水不濡語。兄曰：「我知來事，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寓意其中，衛聞政和七年召見，賜號妙靖鍊師，乞還山，賜肩輿，教遣壽九十，端坐而逝。」

唐廣真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而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之，而愈。自是與夫隔絕，從師修道，得遇何仙姑。至宋淳熙中，方在隣家會食，大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因隨三仙人遊諸名山。一仙人問曰：「汝

賣柑外

卷之二

舌

光緒堂

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老母在。願終奉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火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佛真人。母卒。不知所之。

蛇姑

蛇姑不知何許人。居臨海後嶺之巔。樵者見之。以告居人。忻生往訪焉。見庵畔有一蛇。護守遇不善人至。則逐之。故號蛇姑。邑人張得一往謁。授之訣曰。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涓涓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得

素素外

卷之二

壬

光緒堂

一。覺然解悟。遂遊方不歸。久之姑亦化云。

陳氏

陳氏義烏農家女。嘗着屐上大楓杪。了無危懼。顧曰。我爲仙。今日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辭訣於。是飄然舉。極睇乃沒。

元共十七人

金正韶

金正韶字九成。餘杭人。早歲師舒桂林於石室洞。讀書十餘年。度宗召爲龍翔宮書記。至元間。詔入武林授主

洞晨觀。講究性理之學。將解化。留偈別同袍而去。

陳嘉

陳嘉字志謨。諸暨人。文辭超邁。然佯狂不羈。每應舉。生司輒喜其文。第中必雜狂語。輒以怒去。於是棄去一意玄修。自號龍壇居士。後與沃州山道人尸解去。

劉大彬

劉大彬錢塘人。隱居茅山。延祐間得九老仙都君玉印。仁宗卽以賜之。加號洞觀微妙玄應真人。作茅山志三卷。張伯雨爲之書。尋蛻骨於華陽洞中。

素素外

卷之二

壬

光緒堂

張悌

張悌字信甫。居鄞之象山。傲兀烟霞。自號曰無爲子。象山在大瀛海間。多陶隱君司馬子微之遺跡。無爲子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既壯。出遊南粵北燕。回薄萬里。愛武當神明之奧。鍊形服氣。莫此爲宜。遂歸與妻子訣。妻子不從。乃中夜引刀截髮。留之枕畔。解故衣披布衲。偏履着行。藤佩鉢囊。侵曉掉臂出門徑去。上武當止紫霄宮。師事張真人。執弟子役。真人啓之道要。署爲首衆。無爲子晝則服勞薪水。與衆同甘苦。滋味取其至

薄者夜則危坐一榻。勝不至席者三年。忽晨起。別衆曰。我將歸去。衆方恠之。卽泊然而化。

一徐弘道

徐弘道。錢塘人。號洞陽子。修真瑞石山。年八十三。沐浴更衣。書頌而蜕。有不離本性。卽神仙之語。得法弟子。丁野雀也。弘道常感張平叔。住山傳訣。故庵名紫陽云。

丁野雀

丁野雀。錢塘人。師事徐洞陽。潛修密証。不露風采。鄉人視之以爲一鄙樸道人而已。元宵夜。偶與鄉人集。共言

素素外

卷之二

三八

光碧堂

蘇州燈盛。野雀笑曰。諸公有意往觀乎。皆令閉目。少頃。目開。燈見正在吳閶門外也。衆顧野雀。忽不見。時已歷叩衆家。語其故矣。久之。衆歸。急往謝之。野雀笑曰。更能致羣雀。爲諸公娛。衆舉目。忽仙雀盤繞。衆爭起。捕雀有得者。皆紙化也。雀鳴人喧。忽失野雀。急排室覓之。已作松雀坐而化。衆遂漆其身祀焉。先是野雀召其妻王守素。付之偈云。頽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妻感其言。亦爲女冠。二十年不下山。亦仙去。

周願真

周願真。字養玄。永嘉人。幼穎異。能畫周易方員二圖。年未弱冠。遇西蜀異人。授以隱書及壬遁反閉之術。因自號山雷子。復從開元觀道士蔡衡。嗣靈寶法。凡玄學運用。悉以易變通之。神化無方。人莫能測。元統甲戌歲旱。郡請禱雨。願真默運神機。電出袖中。雷雨隨至。未幾。有訐其左道惑衆者。捕之急。願真挺身立州橋石欄側。終日捕者旁午。莫得見。有司知其神。始獲免。一日。忽命筆書偈云。我從空來。我卽空。我向空歸。空自在。八十五年幻化空。非幻不化。空不改。唵。豁達大空空。不空一輪紅。

素素外

卷之二

元

光碧堂

日古今同。擲筆而寂。世稱蘭室先生。所著有洞浮老人集。行於世。

央扎子

央扎子。姓蔣氏。嘉興人。年二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遠。擊首垢面。動靜不羈。元至正初。抵松江。坐太古園室。已則歷市塵狂走。人盡呼爲風子。一夕。叩沈蒲團。門大叫曰。將蒲團來坐我。沈異之。攜一蒲團。導詣蔬園芥草中坐地。沈徐徐罷啓之。有所省發。遂委俗領身。服役爲弟子。由是庶方崇向。爭施與。固以其地爲庵。融然一室。足

不踰閭者三年。嘗有問者曰：近思錄定然後始有光明。是金丹否？垓子曰：賢且去味。中庸又嘗手書示沆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唯人得夢向誰說。登起空拳指白雲。又云：不偏不倚立於中，不着兩邊不。着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語沆曰：吾乘化盡矣。若等飽之言絕而蛻。

王應璩

王應璩，錢塘人。出家佐聖觀事父母極孝。張伯雨楊維禎俞子中高其行，與爲方外交，受錄張天師，領諸神帥。

玄玄外

卷之二

三

光緒室

揀邑早呼雨，若泐唾平居。種藥洗竹聽笙調，瘡而已。天師號之曰高士真人。

劉雲心

劉雲心，名德邵，麗水人。學道於妙成觀，善鼓琴賦詩，精意玄修。郡有疾病水旱必禱之，謝遺俱惠，食屢平居無畏物。眉間有七黑子，若北斗狀。一日忽語弟子曰：吾將於某日逝矣。至期沐浴坐於正室，索筆書偈，奄然而逝。

周元利

周元利，字謙甫，仁和人。初生有雷殷殷發地下，隣里驚。

異及生而目有神光。年十八出家大滌山師冲妙先生。性純謹，作詩無塵俗氣。咸淳間遷居太乙宮，與積雪巖郭似山爲方外友，尋避地山谷間端坐而逝。

羅少微

羅少微，不知其所從來，寓居紫陽宮。一夕大雪，與丁秀才輩擁爐夜坐，秀才忽歎曰：如此好雪，安得肥羊美酒以消之？少微笑曰：是特易易耳。卽踏雪出門，不數步，手携熟羊一肩，銀盒貯酒而至，曰：此師庖物也。相與歡飲，極醉。少微忽擲劍騰空而去，衆始知其爲仙云。

玄玄外

卷之二

三

光緒室

杜道堅

杜道堅，號南谷子，風度清雅。見元世祖陳養身安民之道，養賚殊厚。主昇元觀，與鄧元祐校讐羣書，築老君臺於宗陽宮，集儒彥賦詩，一時推爲社長。晚蛻去，舉衣屣葬計壽山下。

王壽衍

王壽衍，字眉叟，有學行。至治初徵授弘文輔導粹德真人，領開元宮。虞楊范揭四君子皆與善，嘗爲名士劉時中治喪，撫其孤，葬近壽穴，便拜掃，其篤友誼如此。尤羽。

流之不多見者。後無疾端坐而化。

吳全節

吳全節不知何許人。嘗奉詔訪異人。建紫瓊觀。久居錢塘。以禱祠被眷。薦吳澄進象山錄。脫其奴籍。每日欲知顏子如愚處。正在羲皇未畫前。蓋悟道於易者。未幾仙去。

阮日益

阮日益。於潛人。受度於天目玄雷山真慶觀。雀形古貌。攻苦食淡。徧游湖海。晚遇異人。授修煉服餌之訣。性命

玄素外

卷之二

三

光碧堂

雙修超然玄悟。兀坐於天目石岩中。四十年。寒暑不出。至元間年八十餘。無疾端坐而逝。

貝守一

貝守一。餘杭人。博通經史。靈一先生初洞晨觀。命開山父之。遷九鎖外山庵。好吟咏。疏食飲水。一布衲。二十年不改操。年八十二。作偈示衆。泊然而化。

明共一十八人

彭素雲

彭素雲。汝陽人。年十二。禮劉月淵爲師。稍長。遊武當。時

張真人集雲水三千餘人於紫霄宮。素雲求執厨汲水。苦行三年。得真人授機神錄。氣之旨。走蜀上青城。入閬登武夷。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徧。東浮浙水。陟天目。過華亭。擇勝棲止。洪武初。始至桐林。結茆居之。閉影不出。幾二十年。一日旦起沐浴。更衣跌坐。問弟子曰。何時日正中。遂翛然而化。七日。顏色如生。太祖皇帝適命中官來召。以羽化對。越月。復命中官啓其窆視之。正身不歆。太祖歎異。復命有司加甕以重。發其墓。

張三丰

玄素外

卷之二

三

光碧堂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雀骨。大耳環眼。鬚髯戟張。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衣。去袖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呼爲張邈邈。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雞金臺。留頌而化。臨葬。聞棺中有聲。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三丰棲其下。後入武當。時時語人云。茲山以真人應世。異日當大顯於天下。人亦不之信。一旦拂衣去。未幾成祖果命胡濙物色之。不見。遂勅武當建宮以俟。三丰

知之遂隱見其踪跡縱遊湖海間嘗爲正一天師郵書張守常守常惟其墨潤關後山尋其跡至寶極觀遇之居歲餘知胡洙將至竟遁去後不知其所終

張守常

張守常錢塘人爲三茅觀道士一意玄修以勤苦聞人多重之爭爲施予守常得所施未嘗私一文卽爲修葺觀宇感張三丰降其室日與談玄便爾通靈一日誦黃庭經聞異香滿室而化舉棺若空蓋尸解云

趙緣督先生

書

卷之二

書

光緒堂

趙緣督先生名友欽鄱陽人少有志於事功凡遁甲韜鈴天文曆算之學靡不精究一日遊芝山酒肆中遇一丈人方瞳綠髮與飲酒且曰爾來何遲也旣而盡出懷中丹書授之臨別曰吾扶風石得之也蓋世傳杏林真人者先生遂無意世事隱處海濱者二十年註周易數萬言識者多以爲發前人所未發先生嘗乘青驢從以小蒼頭往來衢發山水間客中無所資而用未嘗乏卽不知其何術倦游而休飄然坐逝於龍游之雞鳴山當是時宋景濂瀟劉伯溫基皆從之游且稱先生學貫天

人之際而王華川補至手校其所註周易以行於世云

周思得

周思得錢塘人受天心五雷正法太宗皇帝聞其名召試奇驗特建天將廟勅思得與將共居嘗扈從北征役王靈官鞭虎前驅虜見之大驚遁去殺獲過當尸橫遍野時當炎月穢氣觸人思得禱雪覆之六軍皆悅常歷事四朝寵眷優渥英宗尤爲傾注還山尸解年九十有三論祭賜號勅葬於八盤嶺下

唐扶

書

卷之二

書

光緒堂

唐扶少司空唐胄子得大梵斗母五雷法用報父誓下獄養御史訪薦於朝以擢火除官妖受賞及命禱雨雪輒應授太常博士旣罷來遊武林祈雨於祐聖觀運旗摩空雲轉如輪雨隨如注偶被疾忱見幢蓋來迎遂化去已歸其蛻三年矣忽市叢中從稚幼文索所借書以語得法弟子李一正正大駭異後又拯四孝蕪之溺曰帝命主治袁州因祠祀之

丘駝

丘駝桐廬人病駝因以駝名家貧操舟濟渡不索人錢

與之則受隔岸一道士暮夜呼渡馳急起就之無所見
傾之又呼繼往又無所見拔篙將行蹉跌而仆亦無怨
言迫起則駝背已直矣時人異之越數載死舟中家人
收殮久之隣人至衢州見駝與道士同行款洽若平時
屬寄所穿鞋以歸又與之以屨令着之則行步如飛不
日至家以鞋付其妻視之故款時物也啓冢惟折篙在
焉回顧所貽屨化為雙鵲冲天而去

施舉

施舉縉雲人學道妙成親深得洞玄之旨侍於法席者
甚衆教主張真人重其名寫紫霞山房圖以贈之洪武
中其徒王以節爲樂舞生連坐軍士以繩攀杖攀促其
行繩杖俱自解折捕者驚異赴京得釋而歸永樂元年
壽八十四一日語其徒曰往來合散理之自然我將歸
矣遂瞑坐而逝

徐道彰

徐道彰錢塘人生有仙姿通清微靈寶五雷諸法養神
通玄觀每早潦禮致有所輒應時爲人談說雷奧聽者
神悚除妖驅邪及採三光復嬰兒之明人咸異之受施

卽營妙庭幽潔絕塵後沐浴解化羣雀繞空迎之而去

金九先生

金九先生會稽人弘治間住方泉橋生平不巾幘服垢
衲人呼爲金蓬頭喜作詩一日在青塘村幻出一舍有
女織其中與金廣和已忽不見又嘗於武林遇道者共
飲已而渡江道者擲雙屨令渡金難之屨忽化爲舟道
者竟渡金遂返過所飲肆譁聚百餘人云道者所履屨
膠不可啓金至爭令啓之中有洞賓二字

郁存方

郁存方錢塘人徐道彰法孫也母夢霍鳴於室而生及
長風神散朗有包舉八荒之意忽遇一異人撫之曰此
吾道之傑也既受諸階法祈禳盡驗歲大旱郡守請之
祈雨乃封潭後將捲湖水洒城中駕瓦魚躍嗣天師張
真人命捕鼠妖召吏兵與戰立擒之年七十九無疾逝

陸瓚

陸瓚蘭谿人生有仙骨碧眼蒼髯身長九尺餘濶步紆
徐頃刻數十里性格不凡耽於修真斷緣息念雖處家
庭紛沓若不見聞每閉戶冥坐旬月不食人莫窺其際

有士人叩之曰聞先生得道之真果內與抑外與徐答云獨言其外不可以言道獨言其內不可以言道士人歎服三十後徧遊京師及諸遠方人稱之爲陸長仙後自外一歸絕口不問家事坐卧一小樓歷旬日復去竟不知其所終

俞大彰

俞大彰錢塘人修煉於重陽庵有道術每旱潦求之祈雨雨至祈晴日生反覆陰陽於呼吸間人以真仙稱之一日無疾而逝後有見之金陵者其顏色更少云

玄玄外

卷之二

三八

光緒堂

閻蓬頭

閻蓬頭不知何許人居雷峯最久冬浴水暑坐溺甕中出而曝之無穢氣一日坐逝毛百戶家百日顏貌如生初有人叩其所得者徐答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

葫蘆道人

張柏亭衢之西安人亡其名爲玄妙觀都紀永樂間奉勅建武富山宮觀柏亭應詔住玄天玉虛宮時遇異人授以葫蘆拄杖各一常施藥并五雷正法抹濟祈禱輒

驗後還衢日跨青牛出入自號葫蘆道人一日語其徒衆曰我以某日某時歸山至期果端坐而化

許源

許源不知所自棄武爵避仇自滇游蜀遇藍斗筵得訣居斗牛宮俄南來修煉表忠觀傍以却病方致貴游而實承王馬之派變容貌於頃臾若八公年一百八歲書頃蛇去

潘自然

潘自然松陽逍遙觀道士居雲岩善符咒燒煉之術號

玄玄外

卷之二

三九

光緒堂

召風雷及神將出現每夜有神燈懸掛於門當出行卽有神燈前導自然嘗他出有求符者情辭迫切勢不能待自然一執爨老人憐之遽呼神將承命往治自然歸責老人奈何輕遣神將忽泥塑滕申君詣前曰彼五世法官偶有過上帝謫下以侍公廬公僅三世法非彼若母責爾也語畢卽退步行復其位老人遂不復見自然後亦仙去

祝小仙

祝小仙粵人來游西湖寓於藕花居藕花居者高相公

儀之別業也儀一日訪之小仙曰汝因此次因此次儀未
幾卒竟築其地爲墓自稱無山視費游如土芥蓋神龜
之子黃頰通靈者也後尸解三聖橋復有遇諸粵者曰
爲我寄聲以謝武林諸舊好云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終

素玄外

卷之二

四

光緒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三目次

空空

漢

安清

三國吳

康僧會

晉

千歲和尚惠雲附

竺曇猷

竺道潛

支遁

容空月次外

卷之三

一

光緒堂

于法蘭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附

于法開法威附

于道邃

竺法崇道寶附

竺法曠

杯渡

竺道壹帛道猷道寶附

曇諦

曇彥

慧虔

史宗

帛僧光

曇蘭

淨度

竺法純

法宗

竺慧遠

僧翼

懷玉	慧理
智一	
宋齊梁陳	
曇摩密多	法願 <small>法鏡附</small>
慧靜	僧鏡 <small>曇隆附</small>
超進 <small>曇機附</small>	法瑤
法寵 <small>智果附</small>	法旻
慧皎	僧喬
慧開	法開
慧基	曇光
道慧	僧柔
智順	慧集
曇超	曇斐 <small>明慶附</small>
僧從	法隱
慧明	僧瑜
智稱	慧進
弘明	普達
嵩頭陀	道琳

奉安目次外

卷之三

二

光碧堂

法慧 <small>曇學附</small>	洪偃
真觀	僧護
傅大士	定光
明徹	曇穎
警韶 <small>法藻附</small>	智頭
灌頂	慧約
慧榮	法會
普明	僧安
稠錫	

奉安目次外

卷之三

三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海鹽姚士麟叔祥氏閱

宏宏

漢凡一人

安清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讓國出家修道。博覽經載。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徧歷諸國。以漢建和初到中夏。通習華言。宜譯諸經。多有神迹。既而適廣州。值寇亂。

宏宏

卷之三

光碧堂

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了無懼色。少年揮刀。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授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慙。厚相資供。隨高東游。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羣鬪者。誤傷高首。應時而殞。命廣州客。

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嘆異。

三國吳凡二人

康僧會

康僧會。康居國人。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國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初建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胡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三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典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三七日暮。都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

宏宏

卷之三

光碧堂

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果如會言權大嗟伏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名其里爲佛陀由是江左佛法大典孫皓嗣位益欲會神化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崇會在吳朝詎說正法以皓兇粗不及妙義惟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年會遘疾而終至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於越稱是游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荷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

容聲

卷之三

三

光碧堂

支謙

支謙字恭明月支人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識者譯出衆經又有支亮資學於識而謙又受業於亮傳覽經籍莫

不精究世間技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世亂避地會稽大帝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官與韋曜諸人共盡臣益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詔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蓮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等經皆行於世

容聲

卷之三

四

光碧堂

晉共一十三人

千歲和尚惠雲附

千歲和尚西域人生於周末魏晉時來游震旦嘗不食惟服鈴汞一日示衆曰吾欲住世千歲今已六百七十三年矣時號千歲和尚唐貞觀中劇游兩浙至諸暨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循山之陰林嶂幽聳中有石窟如方丈號曰蒲岩宜有道居之師抵岩下見山秀泉潔喜而作頌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游之句遂結茹居之名

其岩曰寶寧岩，傍有方石，師宴坐其上，凡一十七年。一
區，屈指計之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三歲矣。語其徒惠
雲曰：吾將謝世，遂授以還丹之術。明日端坐而化，惠雲
既得授丹術，築室東岩之下。九年丹成，能使頂顛開闢，
神通自在。龍虎馴伏左右，如侍者。號伏虎禪師。

竺曇猷

竺曇猷，武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
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壘家，乞食，猷祝願畢，
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

寒峯

卷之三

五

光緒堂

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
睡，猷以如意叩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
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
一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
室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
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
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爾。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今
者欲移何處？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於此山二千餘年。
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

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鞭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峭，
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
石橋跨澗，而積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無得
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
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晉太元中有妖星現，
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載饑災，猷乃祈誠，
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
星退，太和末卒於山室，尸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
入山登岩，見猷尸不朽。

寒峯

卷之三

六

光緒堂

竺道潛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氏，瑯琊人。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

也。年十八出家，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典化，舉洽西
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嘗講法華大品，既繇深解，復暢
妙辯，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永嘉初，避亂過江，文
帝欽其風德，潛恒着屐上殿，尋隱迹剡山，優游講席者
十餘年。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
洽。哀帝頻遣兩使徵請，御筵開講，於時簡文作相，以潛
先朝友敬，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常於簡文

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游朱門？潛曰：君自親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尋還剡之。岬山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道林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以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岬山復有竺法友者，志業強正，傳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毘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典，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康自謂筆道遇識，識共听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四人者，皆道潛之神足云。

空空外

卷之三

七

光碧堂

支遁

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少而任性，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常於餘杭山沉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王逸少作會稽，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否？王自有一佳備氣，殊自輕之。後孫興公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

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葩采映發，王遂披襟解帶，流留不能已。延住雪嘉寺，已入沃州小嶺，建精舍，晚移石城山樓光寺。嘗造卽色論，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三乘佛家，滯義支分判，炳然云：正當得兩入三，使亂其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甄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後至山陰，講維摩經，許掾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拊舞，但共嗟嘆。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支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賞其神駿，性好雀住東郭山，有人遺其雙雀，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雀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翮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旣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卒葬新昌南明山下，戴安道嘗過之，歎曰：德音未遠，而墓木已拱，冀神理懸絲，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度，精理入神，先遁亡，道歎曰：昔匠石廢

空空外

卷之三

八

光碧堂

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粹既潛，法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乎！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

于法蘭 三法典支法淵于法道附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求法問道，必在衆先，性好山泉，多處岩壑，嘗冬月雪深，虎來入室，蘭神色無忤，虎亦馴伏，雪晴始去。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嵎嶠，居於石城山，久之，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

本寺外

卷之三

九 光碧堂

乃遠適西城，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趣山澤，仁感虎兇，又有些法典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典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著，稱道以義解，馳聲云。

于法開 法威附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開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

針之，頃臾，羊腹裹兒而出，每與支道林爭，卽色空義，盧

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鄒超宜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耳，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屈，因囑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末耶？故東山諺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謂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石城，孫綽爲之目曰：才辯從橫，以術數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

于道邃，燉煌人，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精談論，性好山澤，多游屨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懷，後隨蘭適西城，至交趾，遇疾而終，年僅三十，有一獲公常稱邃詩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也，鄒

本寺外

卷之三

十 光碧堂

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明質玉瑩德音蘭馨喻道論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遠識者以對勝流

竺法崇 道實附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篤志經咒而尤長法華一教居剡之葛峴山茅庵澗飲取欣悅慧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桓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尋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行顯

竺法曠

竺法曠吳興人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嘗病篤曠役誠禮懺七日七夜忽見光明照印房戶如有人以手振之者所苦遂愈已辭師遠遊廣尋法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咏

空室外

卷之三

十一

光緒堂

空室外

卷之三

十一

光緒堂

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

杯渡

杯渡不知名氏嘗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年可四十許帶索縊縷殆不蔽身言語喜怒出沒不常或叩水洗浴或着屐登山或徒行入市惟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一日臨瓜步乞濟航人不肯遂累足杯中顧盼言詠不假風棹輕疾如飛直抵北岸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醢與俗無異百家奉供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時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

不勝與伯自看惟見一敗衲及一木杯與伯異之誠心供養幾二十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與伯卽爲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瞑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岩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極鮮香一夕而葵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渡負蘆圖行向彭城復東游入吳行至松江乃仰圖蓋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金陵游止無定請召或往或不往不召或自詣分身應化一時而有數杯渡神化無方人莫能測時吳人周靈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船至於海島登山見寺多是七寶莊嚴遇一聖僧叩頭乞指歸路僧云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因問云識杯渡道人否指其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着函中別以一青竹杖令靈期着船前水中自令速至靈期如言置竹杖船前惟聞船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三日至石頭淮而止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至朱雀航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槌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衆靈期作禮

以書鉢呈之渡視書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已四千年矣元嘉三年九月行至赤山湖示病而滅衆共葬之建康覆舟山下却後四年吳興邵信病疫垂絕無人敢視乃悲泣念觀世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慰言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僧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間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立愈又有杜僧哀者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念不得渡與誦神咒明日忽見渡來卽爲咒病者便愈頃臾門外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竺道壹姓陸氏吳人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父處方悟其神出嘗止瓦棺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山陰人少以篇讀

竺道壹

帛道猷道實附

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病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茹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新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遂定交林下久之郡守王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精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咨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隆安中遇疾而卒世壽七十有一孫綽爲之贊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譽若春園載芬載舉條被荷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實姓張氏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

曇諦

曇諦吳興人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晝寢見一僧呼之爲母背一塵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在

本卷外

卷之三

五

光緒堂

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物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通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通悟而泣曰卽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涅槃正是寄

本卷外

卷之三

六

光緒堂

曇彥

曇彥越州人弘法寶林寺身長五尺眉垂數寸時以爲肉身羅漢嘗與許玄度論同造碑木二塔彥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駐日倍工復從地引其臂至於塔頂未就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來鎮會稽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

彥望而呼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自姓蕭名晉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如今日由是二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大殿毀壞衆請彥重修彥曰非貪道緣力也却後二百有緋衣功德主來與此殿大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唐裴休任越州觀察使與隆三寶傾施俸錢修成大殿方知彥師懸記無惑云

慧虔

本寺外

卷之三

七

光碧堂

慧虔姓皇甫北地人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慧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影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乃東遊吳越囑地弘通授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瘵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所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居宿德有戒行夜夢觀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寶莊嚴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歎

史宗

史宗不知何許人常着麻衣武重之爲初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憑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值隨以布施人栖息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祗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辨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富卑塵累栖志且山丘檀祗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施人後南遊吳會嘗過魚梁見漁人太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尋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事焉後同止沙門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人史宗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於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着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帛僧光

本寺外

卷之三

八

光碧堂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於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山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倩人開導。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遂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樓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其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自言移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嗣。後薪採流通。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荇茨於室側。漸成蘭若。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年。世壽一百一十歲。太元

卷之三

光君室

光君室

光君室

曇蘭

曇蘭。青州人。太元中來游赤城。遂結茆山下。日誦經三十萬言。時時口吐青蓮花。香滿山谷。一日有金田神。身長數丈。屈膝自言。此乃弟子世居。大師德重。願推室相

奉。遂鼓角。凌虛而去。世傳爲常鄉山神也。

淨度

淨度。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悔。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嘗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燃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令弟子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十章。戒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烟至空而去。

竺法純

竺法純

卷之三

光君室

光君室

法宗

法宗。陳郡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遂毀弃弓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懺先罪。誦法

華維摩二經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慕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拓開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竺慧達

竺慧達西河離石人少好收獵年三十許忽如暫死經日始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具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卽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惟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帝於長

寒客外

卷之三

王

光緒堂

于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塔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利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入地丈許得一金函中有三舍利一爪甲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遭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監一刹施安舍利達停止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復適會稽禮鄞縣塔此塔亦阿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心東想乃見神光歛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栖集凡近寺側收漁者必無所

復獲道俗傳歎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撫達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身無改後不知所之

僧翼

僧翼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尋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屢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蒼閭之狀乃結草成庵稱曰法華精舍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卒世壽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文筆乃會稽孔道所製也曇學

寒客外

卷之三

王

光緒堂

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淮蒨並東岳望僧咸共懃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於若耶山立懸壺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懷玉

懷玉臨海人號高玉禪師修習方山法席頗盛持鉢應供者日數百人汲飲遠溪每用爲苦忽有一老父誦師云庵側石下有泉也懷玉乃杖錫率諸弟子共至其處舉錫三振泉流迸出方廣盈尺而一切灌漱洗濯炊煮

烹淪無不周給大煖。其泉不減一勺。卽今湧泉延恩寺也。

慧理

慧理西域人。咸和初來游東土。至明聖湖之北山。登其峯。歎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僊靈隱窟。今復爾耶。因就洞呼曰。黑白猿在石果有。黑白二猿應呼而出。遂樹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峯曰飛來。瘞骨之所名曰理公之塔。

智一

金鑑

卷之三

三

光緒堂

智一不知其所自來。居靈隱寺之半峯。精守戒律。而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箏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哀載咽。颼颼凄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之梵。頗生物善。又於靈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葛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爲猿父。猶云徂公也。每至衆僧齋畢。歛僧餘飯。送猿臺所。令山童呼三三聲。則白猿自至。因名其臺爲飯猿臺。後唐武宗廢教。伊寺毀除。飯猿於臺事皆湮沒。一公竟不知所終。

宋齊梁陳 共五十四人

雲摩密多

雲摩密多此云法秀。蜀賓人也。七歲出家。屬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生而連肩。世號肩禪師。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遊諸國。遂適龜茲。尋渡流沙。展轉至蜀。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沿流東下。至於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支那。至京甫過。傾都禮訊。自皇后太子以及公主。莫不設齋。桂官請戒。椒掖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樂正法。以三寶爲已任。及臨浙右。請與同游。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尋復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形。斬木刊石。營建上寺。上庶欽風。成之不日。息心之衆萬里來集。淨化久而莫淪。勝業崇而勿替。則神足弟子達禪師之以也。密多以元嘉十九年卒於上寺。初密多之發願實有迦毘羅神王銜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別。密多曰。汝神力通變。不行而至。何不

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形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至於今猶有聲影之驗

法願法鏡附

法願吳興長城人姓王氏初名武厲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父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以備相自業宗慙沈慶之徵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無不奇驗遂有聞於宋太祖宋太祖見之取東冶四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

空容外

卷之三

五

光碧室

之願指四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着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宋太祖異之卽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少時敗求出家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精心禪戒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官商唯以適機爲要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一時以爲導師時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咨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後出憩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

作禮而立乃謂願曰孫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過時類如此後人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火寺在下風烟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惟寺不燬卒年八十有七弟子法鏡亦吳興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卽與其一旣得入道屢操冰霜研習導唱有過終古

空容外

卷之三

五

光碧室

慧靜

慧靜姓邵氏餘杭人居貧屢操厲行精苦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頗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願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惟靜是焉及子峻出鎮東州携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尋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岬山飛錫所至並以弘法爲務宋太始中卒世壽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僧鏡曇隆附

僧鏡姓焦氏隴西人遷居吳地出家華山寺後入關隴

尋師求究法要累載還止都下大開經論經表合空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東反姑蘇尋常法匠尋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者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元徽中卒世壽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亡後靈運執筆爲誄

超進曇機附

超進姓顧項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專學大小諸經並所綜採戒行嚴潔早舉關中西虜廢陷長安法事罷廢進乃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經旨開暢講說時

卷之三

毛

光碧堂

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迎置山陰靈嘉寺遂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服膺式範進又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躊躇累加講說至年老失明猶令弟子誦唱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宋元徽中卒世壽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亦長安人避亂東下游觀山水至於會稽善法華毘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王崑請居嘉祥寺本崑祖蒼所創也

法瑤

法瑤姓楊氏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師萬里還遊充豫貫極衆經旁通異部嘗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住武康小山寺坐閤十有九年自非祈請說法未嘗出門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諸經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鑒興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遲暮而蔬苦弗改戒節精白爲道俗所歸元徽中卒世壽七十有六

法龍

智果僧淑附

卷之三

天

光碧堂

法龍姓馮氏海鹽人捨家服道止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後從道猛曇濟二師學成實論復負笈諸方歷聽衆經微旨遂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嚴才秀謂龍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如我秀有漸色大監七年勅住齊隆寺尋感風疾坐輿講說普通五年卒世壽七十有四勅葬定林時有沙門智果住

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刻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撰採衆師并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微駁而未盡其要妙也

法旻

法旻姓孫氏家於富春吳大帝之裔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從僧廻學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出都師莊嚴曇景與同學經論夕則合帳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咨詢不避炎雪大明數論究統

本客外

卷之三

无

光緒堂

經律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之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連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之難道融當時服其英秀今旻師言必興諸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文宜嘗請柔次二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議論詞旨清新致言宏遠往復神應聽者傾囑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彭城又爲難窟每恨不逢勁敵自至金陵累年不意見竭於今日也其爲勝流所推服如此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

實論山栖邑寺莫不掩扉畢集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議論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辱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

定天監五年復遊都輦天子禮接下筵詔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同凡八十卷皆令取畏於旻尋感風疾詔遣還吳閑處一室簡通豪右時蕭昂出守吳興過山

本客外

卷之三

手

光緒堂

展禮旻從後門遁去大通八年卒於所住世壽六十有一初旻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過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旻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盼風颭滿室凡所施爲不爲名利勤注教勗發於言晤宜其爲人天所師也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行於世

慧皎

慧皎未詳氏族出家會稽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

僧頗多浮沉因遂開創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創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繹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寶之實爲龜鑑文義明約卽世崇重後不知所終

卷之三

光君堂

三

僧喬

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乃與同寺僧整輦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意咨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飢而未嘗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或問旻曰諸少相携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

義優游教理鉤深致遠善能警校謙而未諱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其他卽有出羣倘與並馳皆瞠乎後矣喬學旻成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卒年僅三十有六法輪未轉遽入涅槃翹心龍象者至今惜之

慧開

慧開姓袁氏海鹽人出家宜武寺爲龍公弟子從學阿毘曇成實論建武中遊學上京止道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教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造次之機缺

卷之三

光君堂

三

法開

無對辯人間席上訥其辭也後忽詔略前習專攻名教及至解微析奧應變無窮雖逢勁敵雄辯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義虎之聲達於四部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開屢空餉錢一萬卽贍貧寒不終一日開性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嘗舉意浣濯同旅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住世僅三十九年

法開

法開姓俞氏餘杭人稚年出家北倉寺爲曇貞弟子尋

負笈西遊，從系次二公學成實論，永不蔽形，食纔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無碍，或遇勃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後還餘杭，止於西寺，講筵相接，遠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艱難累日，宵條餐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定，開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卒，世壽六十有五。

慧基

容空外

卷之三

圭

光緒堂

慧基，錢塘人，幼而俊逸。宋文帝率公卿送之雒陽，講宣經教，德被三吳，尋栖山陰法華寺，學者千人。元徽初，即龜山建寶林寺，啟普賢懺法，高士周顒、劉楨、張囂並摠衣問道。司徒文宣王欽其風德，致書殷勤，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齊建武三年卒，世壽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初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去耳。」後數日而基亡，因窆於法華山南廬，江何胤爲造碑文於寶林寺，以銘遺德云。

曇光

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通五經，工詩賦，算數卜著，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時宋衡陽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推光，以當鴻任。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羣生，惟德之大，上人何憚？」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於靈味寺。宋明帝嘗於湘宮設會，問光唱導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容空外

卷之三

圭

光緒堂

道慧

道慧，姓王氏，餘姚人，出家爲僧，遠弟子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同學智順、沂、流千里，覲遠遺迹，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辨三相義，慧詰難之，文采葩流，義旨弘暢，聞者心折。又就學猛公，猛嘗講成實論，爲張融所難，猛使慧以蒙輪當之，挫其風氣，融大歎服。稍澄謝超宗名，重賞時，咸以師禮事之。齊建元三年卒，年僅三十有一，臨終呼取塵尾，以授智順，順勸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耶？」因以塵

尾納棺中而歛葬於鍾山之陽謝超宗爲造石室

僧系

僧系姓陶氏丹陽人少耿介有出塵之想出家爲弘稱弟子精勤戒品委曲禪慧大小諸經無不洞其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座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入剡白山雲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且柔至遂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系秉德居宗富之勿讓常哲生

本志外

卷之三

三

光碧堂

安養每至懸輪西次輒頌答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展席於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世壽六十有四葬於山南沙門僧佑立碑墓所東

智順

智順姓徐氏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雖年在息學功已精及受具戒乘禁無疵陶練衆經而尤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人後東遊禹穴止於雲門精舍法輪

之盛復見江左天監六年卒於山寺世壽六十有一初

慧集

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羹以進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如此類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乃窆於寺側

本志外

卷之三

三

光碧堂

慧集與興於潛人俗姓錢氏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寺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於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總貫廣訪大毘婆沙及維心健度等以相警校故於毘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徒無不畢至每一開講負袞者常數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尋還烏程遘疾卒世壽六十所著毘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世

曇超

曇超清河人初止龍華寺元嘉末南遊永興徧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兇不傷尋造靈隱寺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春人採石山下傷壞龍

室羣龍共念，普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荒禾涸，伏願大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也。超遂南行，至赤亭山下，爲龍咒願。至夜，羣龍化人前來禮足，超更說法，因乞三歸。其夜超夢云：本因念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晴時當雨，至期沾足。永明十一年卒。

曇斐 明慶附

曇斐，會稽王氏子。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勝之稱。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法華臺寺，講說相仍。

空室 外

卷之三

毛

光緒堂

學徒成列，斐神情秀拔，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世，吳國張融、汝南周顒、廬江何胤並結知音之狎。天監十七年卒，世壽七十有六。時餘姚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僧從

僧從，不知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食秦梁，惟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彊，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

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法匱

法匱，於潛人，姓阮氏。少出家，京師枳園寺爲法備弟子，匱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關人事，禮誦法華經一部，每齋會得覲聚，以造旃檀像一軀，像成，自設大會，其家僑居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管理殯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空室 外

卷之三

天

光緒堂

慧明

慧明，姓康氏，本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獸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踪不繼，乃僱人開剪，更立堂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曰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猿鹿蛇虎之羣，皆作銀色，遊戲塔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文宣王聞風，祗挹，頻遣三

使殷勤教誨，乃誓出京師到第，文宣事以師禮，旋辭還山，以微疾卒，世壽七十。

僧瑜

僧瑜，錢塘人，出家廬山，嘗曰：「結果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乃誦藥王品，焚身火至，合掌不散，紫氣騰空，室中倏生蓮理。雙桐，其徒以爲娑羅寶木，因號爲雙桐沙門。平南長史吳郡張辯爲之讚曰：「悠悠玄機，茫

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實？」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親斯人。」其二英爽沙門，慧定心固，發神紫

雲客外 卷之三 无 光緒堂

氣表述雙桐，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殿

勢歸，其四

智稱

智稱，河東人，姓裴氏，魏冀州刺史徽之後，祖世避難，寓

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嘗隨王玄謨北討，徐杭

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事寧解甲，遂從印公

剃度，時年三十有一，乃專精律部，研構毘尼，尋以避亂

移卜京師，遇頴公於興皇講律，稱容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

開講十誦，雲栖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爲衆宜弘講律，耆年尊宿，清德勝流，幾千百人，莫不執卷承旨，說法之音，日與江湖俱震，尋還本

處，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永明三年卒，世壽七十有二，所著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

慧進

慧進，姓姚氏，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

心自啓，遂爾離俗，止高座寺，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

輒病，乃發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

百文，時有劫來，問進有物否，答云：「惟有造經錢在佛處。」

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

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普願既滿，厲

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

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隨無病而逝，世壽八十

有五

弘明

弘明，山陰人，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瓶水自滿，有意子自

天而下，供使令虎無時入室，自卧起如畜狗，然嘗有一

小兒來聽經。明爲說法。俄不見。又有山精。忽來指笑。明捉得。以帶繫之。久不得脫。曰。放我。我不敢復來。於是釋之。後住永興紹元寺。又住相林寺。飛錫所至。學徒雲集。法鼓之聲。震於四部。

普達

普達。遼東人。振錫東游。至於白郎岩。見林嶂幽邃。遂結庵以居。忽一夜有神來告曰。某江白郎神也。此吾所居。以師有德。推以相奉。故建寺。號曰白岩寺。唐長慶四年。大旱。令白餘豐禱於寺中。有異物似龍。自穴而出。寶曆末。空。外。卷之三。聖。光緒堂。初再禱。亦然。

嵩頭陀

嵩頭陀。名達摩。梁天監中。來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岩谷間。爲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紵。舉刹。昨忽中斷。引者無不顛躓。師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咒而作禮。捧鉢繞刹一週。刹乃不假人工。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嘗曰。萊山王而不父。香山久而不王。後悉如其言。未幾。留鐵魚磬於萊而西。至龍丘入滅。

道琳

道琳。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精於禪理。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絕響。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人。拔出其頭。且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禪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跡。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座。以飯之。梁初。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法慧 曇學附

空 外

卷之三

聖

光緒堂

法慧。山陰人。持律甚嚴。隱禹穴天柱峯。誦法華經。足不履人間者三十年。爲周顒所師。禮王公貴人。得一識面。以爲美談。時有曇學者。有奇操。與慧同游。卽泰望之地。爲庵。號樂林精舍。

洪偃

洪偃。姓謝氏。山陰人。風神穎秀。弱齡悟道。及長。遊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負

笈者無不虛往實歸當時義貌詩書號爲四絕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偃年非宿老座次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歎者久之屬戎羯陵踐因避地縉雲及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武子等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以偃內外優敷可與抗言勅令統接賓禮偃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洞以真文引之慈青子武等頃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天嘉五年卒於宜武寺世壽六十有一遺命置骸尸陀以餉飛走偃如自離俗迄於遷化唯學參寥外

卷之三

聖

光緒堂

是機儉節掃衣弗事華縵每緣情觸興輒敘其致而文采洒落罕有嗣者文集二十餘卷陳學士何備尚之封於秘閣

真觀

真觀錢塘人生有奇相舌橫綺文掌分仙人字兄事智者居南天竺時諺曰錢塘有真觀當佛去一半嘗感鼻亭神請講法華經捨祠爲剎能使盪水滴水地不濡增一紀壽

僧護

僧佑附

僧護剡人住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千餘丈護每至其下輒聞管絃聲或發光帷即發誓願就青壁鑄十丈佛像以齊建武中用工請同衣僧佑授其準式經年始成面像俄卧疾臨終誓曰再生當就吾志久之建安王聞始與令陸咸感剡溪之夢以僧護所造石像奏即詔佑董其事天監十五年告成或云建安王護後身也

傅大士

傅大士名翕字玄風義烏稽亭里人因捕魚溪上與嵩頭陀會頭陀試令照水乃見圓光寶蓋即悟前因因問

案外

卷之三

聖

光緒堂

修道之地頭陀指山下雙橋水曰此可矣因結庵苦行七年感三佛來自東方各乘金色相輪自天而下集於其身自是身常出妙香時聞空中聲偈梁武帝詔赴闕入重雲殿不拜竟登寶座與帝問答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四方衲子無不宗其禪唱共言以白衣弘法者淨名之後一人而已

定光

定光青州人字靜照耳過其頂手擎銀像長立不卧梁大同初隱佛隴三十年人罕知者初智顗在江陵夢光

引至山頂曰汝當住此汝當終此及顓遇龍光曰憶昔往時招手石顓即悟光曰金地吾已居之銀峯爾宜往今修禪寺是也陳大建十三年坐滅凡三瘞體骨踊出龕居乃已

明徹

明徹錢塘人青年難染資性通解嘗讀道安傳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爾乎從旻師學洞明奧旨武帝引入內殿撮聚律要兩宮周供備沐恩獎臨終帝爲作三百僧會給東園秘器以葬

本空

卷之三

聖

光碧堂

曇穎

曇穎會稽人少精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乃心平等一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後卒於所住世壽八十有一

警詔 慧藻附

警詔姓顏氏會稽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爲師受戒護持如擎鉢少長涉方便能清論歷叅名宿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誦大品經味法當時肩摩溢道時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說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諱

歎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爲翻新金光明經并惟識論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寫瓶重山知什再生者也天嘉四年存會稽釋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詔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歸志山林乃入幽岩自靖至德元年右脅而去世壽七十有六

智顓

智顓潁川人字德安十歲誓佛前願荷正法十八從湘州果願寺沙門洪緒薙落一日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

本空

卷之三

聖

光碧堂

其側滄海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伸臂舒手挽顓上山顓每以所夢語人咸曰此會稽天台山也顓乃杖錫往游遂達定光住處光見顓至欣然慰接且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握手相招否乎顓驚悟作禮始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應得住顓乃卜佛隴山南螺溪之源結庵以居獨坐華頂峯上習靜頭陀忽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持矛吐火駭異雜陳乃抑心安忍湛然疑定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歿二親枕頭膝

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久之強軟兩緣倏然都滅忽一胡僧前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每夏常講淨名經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顗三匝久之乃滅後示寂石城其徒歸骨佛顗嘗著止觀十卷綱流宗爲天台教天聖中詔求其書賜名天台總錄

灌頂

灌頂章安人字法雲號章安禪師聆智大師所說法了無遺忘嘗入都講演義疏晉王親爲軍持添水尋送還

空空外

卷之三

四七

光緒堂

山爲建國清寺今爲天台第五祖師先是同門智晞病絕復蘇其徒問曰師適往何處曰吾往兜率天上見先師智者坐蓮花寶座旁皆有人惟有一座尚虛問天人云六年後灌頂當升此說法及化果如其言

慧約

慧約義烏人母夢吞金像而生膚體粲然因名靈粲兒童時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人學鄉土以繒桑爲業見其纏縛而死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繒纊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不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腥

類年十七事南林沙門慧靜受具薙落始更名慧約字

德素齊侍中樓幼瑜約之叔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

此乃君族下班何爲致恭若是瑜曰菩薩出世方爲人

天師豈老夫致敬而已耶時人未喻斯旨惟王文憲深

以爲然後居山陰天柱寺周顒爲剡令去官携之入都

居於草堂沈約一見以爲道安惠遠無以尚之沈守東

陽隨歸葬親墓成游金華住赤松澗餌藥斷穀所進麻

糲而已沈代復隨往草堂梁武帝延約於等覺殿受菩

薩戒頂禮而請曰弟子頂禮勿使外人知之約遂合掌

空空外

卷之三

四八

光緒堂

入澡瓶中結跏趺坐見五色雲臺現出謂帝曰貧道化身入瓶中陛下亦毋令外人知之帝遂北面受戒親執弟子之禮稱曰智者國師大同元年九月六日示疾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武帝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與香滿室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詔葬獨龍山又臨終之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葬日亦然四衆無不歎異

慧榮

慧榮姓顧氏山陰人梁大通初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卽盡清辨一衆歎嗟稱爲義虎自是業專勇鎧鋒稱彌遠卽而講悟學者歸之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鄉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耳榮從容如舊傍若無人後與諸徒衆還歸故邑本邑道俗欲光其聲價大集諸衆令其暨義榮曰余學廣矣輒暨恐致餘辭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據衆以其傳達矜尚乃令暨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卽部分上

空室外

卷之三

聖

光碧堂

下以法繩持須臾膝數列名出體食雖難激盡無成濟晚又出都講授至德末卒於江都

法會

法會義烏奉國里人仕齊梁間官至雲麾將軍武帝時棄官爲僧自金陵携巨鍾長剎東還聞傳大士神異率八十餘人往丐食大士給以一簞飯衆飽而飯有餘會歎服以鍾獻乞爲弟子大士持鍾自松山頂擲之溪潭中謂曰汝緣在彼會卽其處宴坐巨石信向甚衆爲立精舍於溪濱卽法惠院也因名其潭曰聖鍾潭

普明

普明會稽人少小志操不凡有僧乞食因云卽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登座說法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所住房頭空地純是礪石明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以杖叩之應聲泉涌周給東西無不沾其潤澤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嫌爲樹木所蔽感動山王晨朝摧樹傾枝潤百步許一日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

空室外

卷之三

五十

光碧堂

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其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

僧安

僧安不知何許人戒律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聞嘗在王屋山講涅槃經始發題有一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起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升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於此逕至一家遙呼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

異之引入設食問故安爲述本緣六聞涕泣苦求自家
二親欣然許之安爲講涅槃便領帶一無遺漏至後三
卷茫然不解

稠錫

稠錫義烏人居稠岩山中頂日上岩麓曰下岩一日宴
坐聞膝間有嬰兒聲知俗緣不了乃叱開藥木脫衣寄
之水合如故下山娶妻生子以酬宿業復叱水取衣爲
大沙門後不知所往

空

卷之三

聖

光緒堂